新疆遊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衡陽謝彬著

新疆遊記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新疆遊記序一

古人有言。大丈夫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予亦嘗勗同人曰。有志之士。當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今讀謝君曉鐘之新疆遊記。行路四萬六千餘里。記載三十萬言。述其足跡所經。觀察所及。以饗國人。使知國境之內。尙有此廣大富源。未經開發者。可爲吾人殖民拓業之地。其興起吾國前途之希望。實無窮也。夫自民國創建以來。少年銳進之士。多汲汲於做大官。鮮留心於做大事者。乃謝君不過財部一特派員。正俗語所謂芝蔴綠豆之官耳。然於奉公萬里風塵僕僕之中。猶能從事於著述。成一數十萬言之書。以引導國民遠大之志。是亦一大事業也。如謝君者。誠古人所謂大丈夫哉。亦吾所欽爲有志之士也。讀其書畢。因喜而爲之序。民國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孫文序於上海。

新疆遊記序二

宗兄曉鐘。奉財政部命赴新疆省阿爾泰區調查。歷時十有五月。歸成遊記三十萬言。披露報端以後。今將付梓。屬予序之。

予覽是記。更就所談。油然而生感想焉。夫遊歷之益。盡人知之。而人事勞勞。鮮能遠往。此亦無可奈何事也。一旦奉公服務。觸言出遊。如曉鐘新疆之行者。抑亦樂已。

復次。吾人僦居繁盛之上海。樓宇櫛比。人烟稠密。其殆猶井中之蛙。不復知有天地之大也。然試括目細思。圜圖之地球。周行於太空。吾人賴地心之吸力。得以附着於其上。大氣渾淪。莫知所屆。山川原隰。島布星羅。渺渺此身。滄海一粟。試更推想。太空之大。星球之多。地球溷跡其間。亦何殊滄海之一粟。則吾人其將又自視爲何如。言念及此。輒爲啞然。

吾人具是見解。固可澈悟。然不能遠遁跡於空虛。欲求諸理之一貫。當仍以遊歷爲要舉。浮生半日。偶値公餘。勝水名山。乘興而往。讀曉鐘之新疆遊記。亦不啻臥遊之一助焉。

不特此也。吾國近時當局。上下交爭。百端待舉。而邊徼之區。棄貨於地。尤視之敝屣。不若今財政部有調查之任命。曉鐘復有遊記之發刊。瞻顧遐方。其欣欣然乍有生意歟。爰樂爲之序。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月二十日謝介子

新疆遊記略例

一、是書係奉財政部命。調查新疆省阿爾泰特別區財政時。公餘所作。原名新阿遊記。現阿爾泰已改道區隸新。特正名曰新疆遊記。

一、是書爲日記體。起民國五年十月十六日。訖民國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逐日皆有記載。舉凡足跡所及之湘鄂豫直東三省陝甘西伯利亞諸地。政俗道里名勝險要。亦無不詳諮博採。歸納成書。以備邦人臥遊。

一、是書對於新疆阿爾泰兩地。財政。吏治。軍政。國防。教育。實業。外交。交通。建置。疆理。皆按實地考察。條陳意見。詳著專篇。以供有志經營西北者之參考。

一、是書全文。曾刊時事新報。復承地學雜誌。民心週報。上海晚報。湖南日報。漢口某報。各報轉載。謬許爲寧息內爭解決時局之作。茲特重加整理印行。就正明達。

一、是書地名人名。多從回蒙哈俄音譯。期便實際應用。詰屈聱牙。知所不免。

一、是書校勘雖經數次。訛奪仍恐時有。幸望讀者隨時錫以匡正。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十日謝彬自識於上海太平洋雜誌社

新疆遊記略目

新疆遊記

衡陽謝　彬

▲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由湘登輪入都。即于役新疆首途之第一日也。自銜部命調查新疆阿爾泰財政。返湘辭卸軍署職務。宕延兼旬。既辦裝。又以祖餞中菌毒。調治累日。今始就道。買咸泰汽船。船主籍湖北咸寧。官艙人少。頗覺爽靜。惟菌毒新痊。肢體疲軟。與友人握別。卽倚枕假寐。下午四時啓椗北航。聞壁鐘八下。遂解衣入寢。夜過靖江、蘆林潭、湘陰、壘石山諸埠。皆未憑欄遠眺。夜月江景。滋遺恨焉。

▲十月十七日晴　早八時。起床諦視。輪舟已泊岳陽城下。計行水程三百有五十里。遙見軍隊紛紛上陸。詢爲吳光新所部北軍。新來此間駐防者。房艙乘客有一日人。散步甲板。頻過余門。試與談話。知爲早稻田商科學生。秋間來吾萍鄉醴陵考察礦業。事畢返滬。於吾國情形言之頗悉。惟不解漢語。不然。又一絕好國際偵探也。下午啟牕外望。水平波靜。遠樹成行。多帶秋氣。新堤、寶塔洲、金口、三埠。皆有乘客上下。統艙人聲嘈雜。尤噪耳鼓。夜十時許抵漢口。余以解衣早睡。未卽登陸。乘客皆紛紛去矣。自長沙至此。共行水程八百一十五里。

▲十月十八日晴　早七時起床。檢點行李。雇挑夫遝肩赴大智門車站。以出發期迫。不能在漢皋再作勾留也。上碼頭時。有軍警數人檢查箱篋。狀頗和平。不似前次之野蠻。抵車站。鐘纔九下。十一時半開車。二等車票二十九元。乘臥車加四元。憶自日本長崎至東京。鐵道較京漢線長三分之一。二等車價僅十一元七十錢。足見日人交通事業之發達。吾國生活程度之崇高矣。車向東行。過江岸車站。始折而北。微偏東。經劉家廟。則辛亥改革。民淸兩軍激

戰之情形。彷彿猶存。下午一時。抵孝感。大站也。計行一百三十六里。過此以北。地勢漸高。遙望山巓。石壘巍巍。沿線皆然。詢之土人。謂清粤撚之變。里閈騷然。鄉民築此以自衛。三時二十分。至武勝關。計行二百里。鄂豫於此分界。山洞長約二里。甚據形勝。軍家所謂爭地者也。四時三十分。至信陽州。計行八十八里。辛亥清軍南下。於此設大本營。將來浦信鐵道西端首站。亦設此處。地勢闊敞。可屯大軍。附近有雞公山。氣候溫和。林泉幽美。夏日西人爭來避暑。洋樓夷樹。歲有增加。地方警權。逐漸喪失。大有步武牯牛嶺、莫干山、北戴河、習慣租借地之傾向。守斯土者。宜鑒前車。於領土主權。加以注意。六時五十分。至駐馬店。計一百九十二里。八時十分。至郾城。計一百三十二里。九時半。至許州。計一百零八里。十一時半。至鄭州。計一百七十二里。海蘭鐵道。縱貫東西。於此交軌。商務發達。倍蓰清時。早已自闢為商埠。十二時半。穿山洞。長約里許。達黃河南岸。計五十二里。車過鐵橋。速度極緩。橋傍煤氣燈。光耀如晝。河中沙堆水流。皆能辨識。橋長三千法尺（合八華里）共墩一百有八工事不甚精良第七十一號橋墩早有傾斜下陷之象。京漢管理局綢繆未雨。已定歲提一百萬兩專款存儲。約須十年。即可改建全工云。

▲十月十九日晴　上午一時四十分。至新鄉。計一百里。道清鐵道與京漢交軌處也。又五十里。至衛輝。近郊名勝百泉山。顯宦多築廊榭其間。地皮一畝。値百元以上。四時、抵彰德。計一百六十二里。作皇帝夢之袁洪憲。卜宅於斯。聞距車站匪遙。有馬路可行汽車。六時二十分。抵順德。計二百三十六里。城環道右。歷歷在望。八時抵高邑。計一百二十六里。有枝路至臨城。長四十八里。其分軌地則在高邑南十六里之鴨鴿營車站。八時五十分。抵石家莊。計一百里。正太鐵道於此發軔西行。吳烈士祿貞殉國地也。九時十分。抵正定。舊為府治。城垣宏闊。十一時二十分。抵保

定計共二百六十二里。淸時直督駐節地。今軍民分治。省長移治天津。督軍仍駐此處。有陸軍部直轄軍官學校。規模宏偉。下午一時半抵高碑店。計一百二十四里。有枝路西經淶水易州達梁格莊。長八十六里。二時抵長辛店。計一百三十六里。有枝路三。一經良鄉至坨里。長五十四里。一經良鄉竇店琉璃河至周口店。長八十八里。二線與京漢分軌皆在良鄉。一達豐台。長二十里。京漢京綏京奉三大幹路。惟一聯絡線也。過此數里。卽蘆溝橋。爲京漢最初北端之首站。當時蘆漢鐵道之名本此。二時四十分抵正陽門西車站。計四十二里。自漢口大智門至此。共程二千四百一十六里。大小車站一百二十二。其由大智門四里至循禮門。又十里至玉帶門。尙未計入。武勝關以北。沿線各站。皆有軍隊荷槍排列。若在火線準備射擊者然。心頗異之。詢諸乘客。謂爲保路軍隊。下車寓肉市胡同同仁旅館。以同行林君烈夫先寓此處。取便料理行裝故也。

▲十月二十日晴　住北京。早膳畢。偕烈夫至東交民巷照相公司。各攝小影。備粘假道俄境護照。東交民巷。位前門之左。城垣之北。東西南皆間以隙地。繚以石垣。若小城然。各國使館。羣居其間。淸辛丑和約所謂使館區域是也。四周要隘。架設大砲。如臨大敵。南端城垣。且禁華人行走。街道淸潔。洋樓宏麗。甲於北京。中貫御河。日本意大利西班牙德意志奧大利五國使館居其東。美利堅荷蘭俄羅斯三國使館居其西。英法兩國使館。則北臨東長安街。區域以內。警察權。課稅權。中國官廳均莫敢過問。不啻一種公共租界也。

▲十月二十四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友人數輩乘人力車至新華門。作三海園遊。是門爲袁氏所闢。卽今公府出入之正門。護衛森嚴。衛兵體魄皆雄偉可觀。有司閽者在此收劵。繳劵入門。向東行。經藏書樓(卽雲繪閣)焦

雨軒、春友軒、日知軒。折北行。過魚樂亭、千尺雪。穿石洞。登假山。下山往西。經紫雲小石山。至流水音亭。亭內壘石成罅。流水其間。激湍成音。以供觀聽。再折北行。經韻古堂。道旁白碣。刻乾隆御筆題詩。音調書法均尙佳麗。又折西行。至仁曜門。銅獅一對。高峙門首。兩傍房屋。中西合璧。狀甚可笑。惟牆壁皆新。聞係洪憲所修飾者。仁曜門對面爲瀛台。四面皆水。通以木橋。翔鸞閣、祥輝樓、晨星殿、慶雲殿、涵元殿皆在其中。涵元殿前進。爲清光緒住所。後進爲黎總統由鄂入京初時住所。今皆空無所有。陰森逼人。儼然幽囚場所也。涵元殿之前。爲蓬萊閣。左右有亭。左曰對時育物。右曰觀懷抱爽。自流水音亭以往。沿途時見乾隆筆墨。瀛台各榭尤多。出瀛台。折西行。經豐澤園。總統辦公處在其內。不能入觀。乃前進。穿一石洞。幽折有致。洞石刻聯曰。三千餘歲上下古。八十一家文字奇。署名曰罪月僧。語氣近黃公度所爲詩。余頗愛之。出洞口。至芳華樓。其前隙地。石室巍然。四周石欄圍繞。卽新約法產生之石室金匱所在。而洪憲歷史之楔子也。石室高廣皆丈餘。牆均大理石砌。門則鐵製。內儲金匱。實卽洋行所用之大保險箱。內飾黃色。中有三層。上層匣一。中層匣二。袁氏親書候補總統三人名氏。卽藏是等匣中。出石室。折北行。過萬字廊。後折向東行。經聽鴻樓。至春藕齋。袁專政時。機要國務皆會議於此。門戶封鎖。不能入覽。惟自玻璃牕中。得見洪憲遺臣鄭沅所書條幅。夏壽田王壽彭所書橫披而已。齋後卽居仁堂。洋廈華麗。聳若高岑。曩爲袁氏藏嬌之所。今居黎總統瀛春齋東數十武。爲純一齋。陳設雅潔。總統於此延見來賓。過純一齋。曲折行。經寶光門。入景福門。外峙景太藍銅獅一對。內則益壽軒。多福齋。左右相望。再進一門。卽懷仁堂。其正殿則今年陰曆元日。袁皇帝受文武百僚朝賀處也。當時陳設。聞甚壯麗。今寶座已撤。僅餘孔雀屏扇二柄。交峙其間。使洪憲遺臣睹茲狀況。度有多少興亡之感。

階前有民國二年新築洋式廣廳。政府接待外賓。開會跳舞。皆於是處行之。覽畢出景福門。折北至寶光閣。清帝寶座在焉。座以木製。滿鐫龍紋。無他奇也。再出西華門。僱車歸寓。時已黃昏。園遊既畢。倦甚。草草用膳。隨即入寢。

▲十月二十七日晴　住北京。上午。偕友人數輩往皇城觀古物陳列所。瞻覽券每枚價銀一元。先赴武英殿。陳列秩序頗整。惟皆清宮所藏鼎俎家具之屬。明清兩代最多。宋元次之。唐漢以上寥寥無幾。各物插片。僅書質類朝代。而產地工作用途價格。皆略而未錄。余輩瞻覽。目迷五色。而外殆鮮有足供研究資料者。次赴文華殿。所陳皆歷朝書畫之屬。據嗜古者云。饒有佳者。余傖父不解所以。覺無可觀。入夜。少夫荷擎瑞璞來訪。偕觀前門大街夜市。百物皆備。其熱鬧不減日本神田及神樂坂諸地。聞諸土人。夜市諸貨。多來自偷竊之手。價格皎廉。識者則得便宜。否則無不受欺云。

▲十月二十九日晴　住北京。上午十時。偕烈夫乘馬車遊三貝子花園。即萬牲園。中央農事試驗場在焉。適值禮拜。遊人甚多。谷九峯總長。又宴兩院議員於此。車水馬龍。擁擠不堪。農產物陳列。無慮數千百種。奇形異類。饒有可觀。惜遊人如蟻。肩摩踵接。不能駐足。逐加考察。出場繞遊園中。亭榭樓台。布置有序。構造方式。無一從同。彷彿紅樓夢所述大觀園中院落之組織。老幹新植。參天競秀。規模宏偉。埒於東京上野公園。惟整齊清潔。遜之。聞諸道路。曩做外國動物園辦法。豢養珍禽奇獸極多。迭更死亡。存不及半。且多常產。足見我國動物蓄養法之未精備也。正午。出萬牲園。驅車赴頤和園。沿途馬路寬坦。爲清西后往來西山大內要途。現猶逐段駐兵荷鎗守望。若市警之站崗。道左數里。房舍櫛比。而整齊。詢爲拱衞禁衞兩軍營房所在。至頤和園。購入門券。每張一元二角。進仁壽門。即仁壽

殿。額語漢滿文並列。有太監作嚮導。引瞻各處。過長遊廊。經排雲殿。至清和舫。皆沿湖行。樓閣亭台。銜結不斷。驪宮阿房之宏偉。柏梁建章之壯麗。度亦不過爾爾。清和舫聳立水中。牆砌皆白石。樓台極潔麗。中有買茶小商。可供坐谿。下泊小艇數艘。爲遊人釣遊龍王廟及全湖水上之需。出舫。往西折北。登萬壽山。繞行山梁。全園在望。湖光山色。處處宜人。清末復興海軍經費大半擲之是園之建築。其國祚之不永也。亦宜。清光宣間。園中廣藏歷朝珍玩。近多移至古物陳列所中。存者無幾。或謂清室皇族竊售外人。取供揮霍。爲數實多。以急須出園。赴新豐樓宴客。故排雲殿龍王廟兩處。未及購票往觀。乘輿而來。興未盡而先返也。

▲十一月三日晴　住北京。上午九時。王血痕梁六度先後來。因偕散步天橋一帶。且行且談。順道直至先農壇。一望空闊。氣象雄偉。竊謂明成祖定都燕京。規畫如此宏遠。亦梟雄也。先農壇中隙地。古樹參天。近已闢爲公園。可供遊憩。惜皆天然景致。毫未加以人工。緩步而歸。沿途菜場茶店戲園。入眼不斷。茶店楨柱。皆粘請勿談國事字條。詢係洪憲皇帝時代之遺跡。當日摧殘民氣。專制淫威。亦云極矣。

▲十一月六日晨雨午少止　住北京。正午至王少夫處。詢天津老西開地勢。以法人强佔其地。日來風潮甚烈。外交棘手。余欲詳其地勢故也。少夫不甚了解。在坐某君。久客津門。應之曰。老西開卽海光寺窪。距天津南關約二三里。東爲英法租界。東北爲日本租界。北通南市。南連圍子墻。西接海光寺。(此處現駐日本軍隊)其地前本荒郊野窪。清光緒中葉。國人之不便遊租界者。如某鉅公等。醵貲建築房屋。開闢馬路。以與紫竹林租界競爭。而名其地曰西開。日趨繁盛。不幸拳匪亂起。變爲戰場。所有建築。付之一炬。經行其地。睹其瓦礫。莫不黯然神傷。自是以後。列强

皆夾白河拓闢租界。爭奇鬭勝以徠客商。我國官商。亦於各國租界西面開闢南市。藉保利權。南市俗名三不管。蓋鄉愚無知。見其地介中國與日法二國租界之間。遂以三國皆不能管也。近十年來。南市名雖仍舊。實則延及老西開。繁華且遠過於租界。因之日法領事。屢謀吞併。法領事野心尤熾。以津埠商民反對甚力。未能如願。今年遂用兵力强佔云。

▲十一月十一日晴　入夜八時。至東車站。購赴奉天車票。二等每張價洋一十九元六角五分。三等十元零六角。(至哈爾濱通票二等三十二元二角五分)中交銀行鈔票一律收受。惟找零數須用現洋。候半時。車始開。向東行。至通州。岔道折而南。經豐台、黃村、郎房、楊村。至天津東站。壁鐘已十二下。計行八十六英里又六三。二等車中設備甚不完美。形同日本三等車。惟價昂。客少。鮮擁擠之苦耳。車自此折向東偏北行。津埠繁華。未及下車瞻覽。

▲十一月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至唐山。計行八十一英里零三。是地為我國有名之開平煤礦所在。產煤甚豐。人烟稠密。設有唐山路礦專門學校。八時至山海關。計行九十四英里又七七。秦皇島在其南。我國渤海。惟一不凍商港也。清光緒二十五年。自行開為商埠。有鐵道西北至北戴河。與京奉線接軌。為開灤煤出海要道。近以出煤增旺。議鋪雙軌。當地駐有日本軍隊。以清辛丑和約。許各國駐兵於北京通海口沿途。共十二處。山海關其一也。(黃村、郎房、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昌黎、灤州、秦皇島、山海關)車停一刻。始向東行。斷長城而過。秦皇偉業。祇存殘壁。蓋世英雄。今安在耶。下午一時二十分。至錦州。計行一百一十四英里。自此以東。平原廣衍。不亞衛河白河灤河諸流域。土壤亦肥沃宜農。三時至溝幫子。計行三十九英里又六九。有枝路東南行。經胡家窩鋪、雙台子、大窪。

田家台。至營口。計長五十六英里又六。營口綰遼河流域農產物水路出口之樞紐。商務繁盛冠奉省。人口二十餘萬。前清咸豐十年。與英法立約開爲商埠。京奉南滿兩鐵道幹線皆有枝路交會於此。聯絡運輸。五時半。至新民。計行七十英里。七時四十分至奉天。計行三十七英里又八九。車站曰南滿站。俗呼日本站。蓋以南滿鐵道管理經營權。操諸日人之手也。下車寓悅來棧。自北京前門至此。共程五百二十三英里又八九。以每里三里三分折合華里。計一千七百二十八里。又百分之八三七里。

▲十一月十三日晴　住奉天。早膳畢。偕烈夫乘馬車進城遊覽。其車形同電車。曳以二馬。行鐵軌上。乘車手續類上海電車。自南滿站至小西門。長十五華里。車賃銅元十三枚。公司爲日本人所組織。年來頗獲鉅利。下車即城根門樓深鐫滿字。不識何語。入城。換乘人力車。車價視北京較廉。至中街。有鼓樓高峙街心。奉天省會最繁盛處也。繼曲折行。經行宮。二十七師師部駐此。不能入覽。督軍署卽在東南角。上建築係西式。衛護甚嚴。又經總商會中國銀行學務公所諸處。皆西式建築。學務公所駐工程營。奉省敎育可知矣。至交涉署。訪周詩祺。詢趙正平住址。知在赤十字社病院。往訪獲晤。就詢奉省財政情形與金融現況。言之甚悉。趙亦財部派查東三省財政者也。轉至小西門。乘馬車返寓。自小西邊門（上刻陪都重鎭）至南滿站。沿馬車軌道兩傍。皆鐵道附屬地域。警察行政兩權。均操日人之手。日本駐軍。鬪達一師左右。家屋皆日式。耳目所及。彷彿遊行橫濱市上。城內雜居日人亦多。且有日本警察官吏派出所。在中日新約以前已如是。將來實行雜居。更不識成何狀況也。

▲十一月十四日晴　早七時。發奉天。搭南滿火車赴長春。二等車票日鈔五元十錢。三等三元四十錢。每輛車中。

皆有警務員席。曩者法定二人。今則五六人矣。荷槍佩劍。儼然正式陸軍。對華人甚倨傲。若已爲東省主人翁者然。二等車中華人甚少。九時至鐵嶺。十時至開原。十一時至昌圖。十二時四十分至四平街。下午二時十分至公主嶺。各站時有日本尋常小學生。成羣上下火車。華人入彼校者。亦一律減價乘車。公主嶺小學學生達二百人。華生約五分之一。聞日本滿鐵會社。於地方科內特設殖民地教育課。其經費歲由日本政府籌備。遞年增加。蓋欲獎誘我小國民。與彼民族同化。司東省教育權者。亟宜設法抵制。不然。後患不堪設想矣。四時十分抵長春。自奉天至此。計行一百九十英里。折合華里六百二十七里。沿途大小各站。皆有日本兵房駐軍守望。而鐵嶺開原昌圖四平街公主嶺諸地。尤日趨繁盛。西式建築。櫛比連雲。木屐聲音。震聒耳鼓。日人經營南滿之勢力。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睹斯情形。余亦滋懼。下車寓大通棧。此地有支路東至吉林省城。是爲吉長鐵道。名爲交通部直轄。而管理實權。自中日新約成。盡落日人之手。計長二百四十華里。車行二時四十分可達。每日午前八時半十一時十分均有車開。夜十一時。換乘中東火車。赴哈爾濱。以車少客多。（每日祇開一次、惟禮拜二加一次、）乘車困難異常。乘客於車未到時。羣鵠立嚴寒大風中。靜候車來。極其喧囂擾攘。毫無秩序。登車更爭先恐後。擁擠不堪。奇形怪狀。宛如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諸埠輪舟抵岸。旅館茶役。強硬拉客。小擺隊乘機竊物者然。俄警視若無睹。不加干涉。視京奉南滿兩路之魚貫上車。優劣相去。不啻霄壤。二等車價盧布四元九角五仙。三等三元六角五仙。二等車設備。埒於京奉頭等。每室四席。席如榻形。覆以厚呢。一人臥之。甚爲安適。惟法定每席須坐二人（頭等則一席一人）耳。

▲十一月十五日。陰而風。　早一時半。至江家灣。四時至石頭城子。七時至雙城堡。腹飢甚。欲購食物。車中無有。郎

茶水亦須下車自覓。足見俄治之腐敗矣。十時半至哈爾濱。自長春至此。計行二百二十二俄里。折合華里四百四十四里。沿途車中亦有警兵二三人。荷鎗巡視。怒目逼人。回憶夏間漫遊粵桂。乘珠江輪船。船置衞兵。荷槍實彈防劫匪。余與友人笑語。謂爲武裝商輪。而昨今所乘火車。復有警兵衞護。形式且視珠江商輪加嚴。又可名爲武裝火車矣。天下事無獨有偶。信然。此地爲中東鐵道幹路第一大站。東距海參崴計長七百三十俄里。去中俄交界之五站地方。實達五百一十二俄里。下車。寓道裏大通旅館。午膳畢。偕烈夫乘馬車赴濱海關署。訪侯監督。閽人云在公館。復至日商協和洋行。侯私宅也。晤總務科長王錫瀛。云侯君去京已五六日。署務由伊代行。當出往復財部暨鐵路交涉局文電相示。結果卽護照刻難辦到。寒暄數語。卽行辭出。便道至吉林鐵路交涉總局。訪阮裨之。鄭介民及傅某。阮傅均外出。鄭謂出境護照。往海參崴者由吉局辦理。赴西伯利亞者。由黑局辦理。現在中俄交涉。未經解決。恐難辦到。並云俄領此次强項。爲從來所未有。且嘆息曰。此實關於國力之强弱。日俄交涉。俄領唯命是從。卽對韓人亦加優待。可見亡國奴之不可爲而可爲也。話畢返寓。茶役進晚膳。余以病後長途旅行。聞見又皆傷心事。神疲氣促。食不下咽。倚榻而臥。腦痛心燥。頭岑岑至不能舉。若大病將至者然。

▲十一月十六日晴　住哈爾濱。早六時半起床。身體軟弱。甚不舒服。膳後。王錫瀛來報謁。談數語卽去。當卽發電財部。告以護照難辦。請示行止。旋偕烈夫赴吉林交涉局。訪阮裨之。適渠走訪余等。道相左。候半時始歸。阮名志光。籍江蘇奉賢。趙正平之好友也。稍敘寒暄。卽驅車偕遊道外。哈埠地方。界以鐵道。內曰道裏。爲中東鐵道附屬地域。行政各權。操自俄人。實同租界。外曰道外。爲濱江縣轄境。山東土人麕集其間。道外馬路寬坦清潔。警察形式整齊。

建築亦多西式。實較道裏省勝一籌。余遊中外雜處地方多矣。如北京一入東交民巷使館區域。整齊淸潔。絕無華街之汚亂。如天津漢口九江上海杭州廣州諸埠。華街租界。尤有天淵之別。今觀哈埠道外竟視道裏爲優。寧非大幸。余恆持論中國與他國競爭。實多不逮。與俄競爭。可望優勝。徵之於此益信。又淸時俄商多在哈埠設公司。以機器製麵粉。廠後經營失利。漸將機器售與華商。故現今製粉事業。華人實執牛耳。亦華人優於俄人之一證也。糧台街一帶。爲豆油行雜糧店薈萃之區。槪華人所經營。資金各數萬十數萬或二十萬元。振興機器廠亦在其間。廠係股分公司。資本二十萬元。創辦人周文貴。恆矻指誓成此功。現有機器房二間。熔鐵爐二座。工役二百餘人。能製江輪及鐵軌。規模成績。皆哈埠實業公司中之有數者。嗣折至松江輪船碼頭。眺望江景。江已封凍。不能駛船。冰光與斜陽相映。遠峯與近村羼列。風景殊佳。足供遊賞。復曲折散步市街。商廛櫛比。貨物雲屯。繁盛之狀。埒於奉天。彼之語余曰。總經各地地皮。十年前畝値數元或十數元。今則四五百矣。傍晚始返。市入道裏。風揚馬糞。令人掩鼻。守望警察。多爲華人爾俄制服。余甚異之。卽詢彼之。謂爲歐戰起後。俄國軍警。更番調赴前敵。補充皆取自華人云。晚膳後。與彼之談哈埠情形。至十時。阮始辭去。

▲十一月十七日晴　往哈爾濱。晨起頭痛如刺。靜坐稍愈。早膳味如嚼蠟。屢食屢止。飯畢。偕烈夫至彼之家。邀觀道外農產貿易信託有限公司。公司資金二十萬元。以買賣定期農產物(豆麥雜糧之類)爲事。實卽日本之取引所。規模頗宏。營業場之設備。中設廣庭。四周懸黑板。爲各競買競賣者自由書價之用。項目種類。皆有定式。書滿則易一板。公司司事就板所書類載於冊。以資比較。買入擇價低者。賣出取價昂者。聞之彼之云。自有此公司以來。農

民食惠頗多。一可預賣農產物。爲資金之活動。一免外人短價卡買。受價格之損失。理事長爲牟平于衡湘。哈埠總商會會董也。理事三。一上海黃爲鈺。一山東王丕煦。一奉天白一震。遊覽畢。至五香南飯莊用午膳。余口苦無味。僅食少許。旋又繼遊街市。且行且談。午後三時始返。此地出口大宗。爲糧食豆油。而魚類毛皮人參三項次之。商業牛耳。魯直人執之。金融特權。俄國銀行操之。官署收支。商民交易。皆以俄國盧布（土人呼爲羌洋或俄帖）折算華幣。流通極稀。此至可痛之事。盧布在歐戰前。價格恒在華幣上。有時華幣百元。僅能換取盧布六七十元者。今則停止兌現。盧布價落。每一千元祇值華幣五百元左右。夜十一時。以財部回電。尙須期日。坐待無聊。藉遊消遣。乃偕烈夫搭中東火車。往遊龍江省城。鵠立車站。候至一時半。車始開。朔風嚴寒。實苦煞人。此間旅棧。每騙旅客早赴車站。以便房空。接住新客。奉天長春皆如是。似此惡習。警官宜加相當取締。以利旅人。洎進站門。門役向乘客索俄幣一角。名曰碼頭錢。不予則阻不得進。上車之擁擠。同於長春俄站。毫無秩序。其腐敗情形。較吾國有諸鐵路。猶甚十倍。自哈爾濱至昂昂溪。二等車價盧布六元九角。

▲十一月十八日晴　上午四時半。至對青山。俄人擬於此處築一鐵道。直達瑷琿。歐戰未起以前。聞曾向我政府要求。尙未承允。過此沿鐵道所見。皆莽莽平原。一望蘆葦。厥土黑壤。肥沃可耕。其人烟稀少。土地荒蓁。較由奉天至哈埠沿途尤甚。南省日憂人滿。胡不結隊來茲。爲一己墾田致富。爲國家足民實邊。兩利俱存。願我南人奮起圖之。十一時半。抵昂昂溪。自哈爾濱至此。計行二百五十三俄里。合華里五百零六里。由此換乘輕便火車。赴齊齊哈爾。卽所謂江省商辦齊昂鐵道是也。二等車票小洋一元三角。路僅四十華里。車價竟如此。昂亦中外商業競爭華商

失敗一原因也。十二時五十分。抵齊齊哈爾車站。站傍軍警林立。軍樂震耳。蓋江省文武長官。蒞站歡迎黎大總統像片之盛典也。自哈爾濱至此。共行五百四十六里。下車寓老官醫院胡同迎賓旅館。少息。出遊街市。商民懸旗結綵。士女塡街塞巷。皆歡迎總統像片之表示。足見邊氓傾向中央之誠。中央當如何爲之裕生計。謀幸福。嚴交涉。使獲長養子孫。不受外人魚肉欺侮也耶。至南大街。爲卜魁（江省土名）第一繁盛地。商廛整齊。皮店尤多。至城內。城爲方形。闢東西南北四門。督軍署省長署（門牌猶將軍巡按使）財政廳警察廳菸酒公賣局官產清理處。電報局。郵政局。羣居其間。民宅甚鮮。而高等地方兩審檢廳交涉署龍江道署省敎育會師部旅部各機關。尙居城外。街道頗具條理。且寬坦。惟馬糞塵沙。積厚盈寸。步行沒履。求如北京華街之淸潔。亦不可得。不識警察所司何事。市面通用貨幣。有官帖市帖羌帖三種。官帖爲江省官銀錢號發行。價格同現貨。市帖爲廣信公司（原爲官商合辦。嗣改官辦。資金六十萬元。現有財產千餘萬元）發行。價視現貨稍低。羌帖一圓。兌官帖五角三分。兌市帖七角二分。公署收支。商民交易。皆紙幣。鮮見現貨。入夜頭痛劇甚。飮虎骨酒少許。就寢。流濃汗數次。衣被皆濕。

▲十一月十九日晴。晨霜如雪。　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起。頭痛如昨。舌苔厚而黃。詢茶役幾時開車赴昂昂溪。答稱早八時。亟僱馬車往車站。至高審廳前。行人謂車已開。且日祗一次。乃囑馬夫駕遊環城近郊。途經江浙會館。烈夫入詢彼同鄉陳藜青住址。門者謂詢經理始詳。遂至電燈局訪無錫秦曙郇。其人老邁。和藹可親。留余等早膳。復導訪交涉員范其光。囑以私人感情。向俄領辦護照。范答竭力爲之。折至大興昌旅館。晤陳藜青昆季。暨孟正諸君。陳曾官財部僉事。居此辦墾。獲利甚豐。旋送余等返迎賓館。江省放債利率極高。通常月息五分。有八九分或一成

者。借債必須抵押。債額不得過押品所值總額二分之一。余意內省熱心作官之流。不惜鉅金運動差缺。若輩目的。無非剝民肥己。欲作富翁。苟能合彼卑鄙齷齪之官僚滋味。集鉅資來東省墾荒放債。坐致鉅富。不第人格高尚。消受精神上之幸福。而從政人物。亦可減去多少罪惡也。

▲十一月二十日陰　住黑龍江省城。早七時。范交涉員來電話云。俄領面稱出境護照。須經駐京俄使批准。能否長期以待。當復以急須返京。改道陝甘。此次俄拒我國官商往俄。或假道赴新。以我禁止俄招華工。藉圖抵制。而我禁俄招工。實以德奧抗議。並非厚恤華工。受俄虐待。始終居被動地位。蓋俄招華工。用赴前敵挖戰壕築營壘。不啻一種工程隊。德奧謂我加入戰鬥。破壞中立。政府屈於勢。遂禁華工赴俄。然政府對於國民出國。素無稽查法令與專吏。若他國國民出國。須持政府護照。由國境地方官吏查驗放行也。者天津上海大連青島廈門九龍諸租界租借地。國民得自由出入國境。無論已。即陸路國境各埠。亦可自由出入。故禁華工往俄。事實上殊無效力。彼有中東鐵道。自由輸送。官吏莫敢檢查。又有奸吏莠民。爲之暗中招致。故禁者自禁。往者自往。將來德奧質問。或難倖免。誦弱國無外交一語。爲之悚然。早膳畢。蔡青之弟來館。導遊公園。萬木扶疏。亭榭三五。若在夏時。度可觀覽。暖花室一間。煤氣薰蒸。不能駐覩。公園後方。即俄國領事府。亦有公園。修飾整齊。勝於華有。環覽畢。步行至賈家樓中膳。

▲十一月二十一日晴　早七時。乘馬車至車站。站距城可十餘里。須四十分鐘。始達。八時發齊齊哈爾。九時二十分抵昂昂溪。沿途荒原廣野。已闢者不過十之二三。中東火車經昂赴哈。日祇一次。又在夜間。向無一定鐘點。因住站傍德興盛旅館候車。膳宿日亦小洋八角。招呼與清潔。皆遜迎賓。入夜九時。西伯利亞赴海參威火車到站。即購

票登車。俄人自與我締喀西尼密約。其勢力彌漫關東三省。突飛進步。洎光緒甲辰。戰敗於日本。乃退縮長春以北。時人所謂南滿勢力範圍屬日。北滿勢力範圍屬俄是也。日人之在南滿。濟滋暗長。有永作主人翁之妄念。俟另論之。茲不詳。而俄人之在北滿。雖以其政府腐敗。未有立任主人翁之實力。然所扶植。亦未可輕易視之。除假保護鐵道之名。沿途駐軍設警。實行武裝鐵道外。茲大別為四類紀之。其一土地上之勢力。中東鐵道(舊名東清鐵道)在黑省境內。共佔土地十二萬六千餘晌。(一晌為一萬六千畝)吉省境內。共佔五萬五千餘晌。合計一十八萬一千餘晌。其二鑛山上之勢力。俄自中東鐵道告成。藉口需煤。要求採掘鐵道附近煤鑛。清廷猶未之允。彼遂自由開採。並及他鑛。其在黑省。則有達賚諾爾煤鐵礦。硯山石灰礦。吉拉林金礦。(此礦現已收回)其在吉省。則有杉松屯。頭道溝。官街等煤礦。至沿路土石。尤恣意採取。不顧我主權。厥後清廷知已無可挽回。遂許與鐵道沿綫兩方三十華里以內鑛山之採掘權。其三森林上之勢力。俄當築路之初。所需木料。類皆就地取用。吉黑兩省森林。凡在鐵道經過之處。胥被伐採垂盡。如吉思汗站、雅克山站、呼蘭河、札敦河諸地。森林面積。合達二千數百餘方里。入民國後。又强伐吉省石頭河、高嶺子、一面坡、黑省火燎溝、皮洛札敦河右岸諸地森林。其面積亦千餘方里。其四航業上之勢力。當築路之初。藉口運輸築路材料。攫去我松黑兩江之航權。迄今兩江俄輪。計百餘艘。如伯都訥、哈爾濱、米瓦伊羅舍邁、過富斯卡雅、松花江、吉林省城、黑龍江、烏蘇里江、五棵樹、西浪河、老少溝、烏拉街諸地。皆彼起卸要埠。綜上四端。俄在北滿勢力。實非可侮。惟望政府與我國民。早籌抵制之策。以消隱患而固邊防。

▲十一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十時。過松花江橋。抵秦家崗。仍寓大通旅館。譯閱財部回電。已准取道陝甘往新。擬

今晚返京。旋據賬房報告。由哈赴長。每週禮拜日禮拜三禮拜五三夜。皆小票車。只有三四兩等客座。不掛頭二等車。乃改明日起程。傍晚至被之家。請其戚蔡熙洪診病。舉方蓋連日頭痛心熱。不能不向醫藥上討生活也。哈埠實業。前記振興機器廠。與農產信託公司而外。其紀述者。又有二家。一爲商辦福裕和皮靴廠。俄國軍民。終歲皆着皮靴。我國商民近亦競相倣效。惟俄製者。上等每雙須銀四五十元。次等亦二十餘元。普通商民實無購買力量。民國元年。華商福裕和設廠製靴。堅靱過於俄貨。價值又較低廉。華人固極端歡迎。俄人亦爭來購買。因獲鉅利。越明年。更添購美國機器。增加股本十萬。(共二十萬元)營業益形發達。近三年來。獲利已達三十餘萬。今年以歐戰影響。原料價格漲二三倍。表面觀察。似無利益。而俄國前敵訂購價較常年倍增。預計利益仍可望獲二十萬元。二爲官辦製革廠。北滿盛產皮張。以無專廠製革。多爲外人收去。製成熟貨。運來售我。一轉移間。漏巵甚鉅。民國四年。朱慶瀾任黑省長。籌資二十萬元。來哈設製革廠。製出之皮。外表不遜洋貨。惟作皮靴。容易透水。以故銷路僅至鞋鋪。未能暢銷。此因資金不敷周轉。用硝以求速成。(用硝三月卽成。洋貨須經九月)皮一見硝。無不透水。該廠總理具言其故。於朱。朱去黑時。又爲籌股二十萬元。改按西法製造。現在出品。不讓洋貨。價值亦廉。各皮靴店爭相購用。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將來發達。殆未可限量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十二時。發哈爾濱。火車向西南行。下午十時。抵長春。以南滿南行晚車已開。不能前進。寓日商西村旅館。候明日早車。旅館膳宿。人日二元。此間車站以內。禁止華人旅棧茶役前往接客。視爲日人獨古事業。喧賓奪主。睹之傷心。弱國國民。卽被苛待如此。亡國奴更不識成何景況。邦人其重思之。

▲十一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長春火車向西南行。昌圖、公主嶺、鐵嶺、三大站。皆有食堂出售飯菜。乘客便利。倍蓰俄車。下午四時抵奉天。呼搬運夫將行李逕送京奉站。候赴北京火車。此行係由哈購至北京通票。票面書亞東遊歷票）無須下寓旅館。經過磅驗票種種繁瑣手續也。候車室中。遍粘南滿安奉京釜各鐵道開車時間表。與其必要佈告。關於京奉應有各件。遍覓不獲。以中國車站。呈如斯狀況。掌路務者。亦太尸位而無恥矣。奉天綰四達之會。控東省之衝。乘安奉火車。東南至安東一百七十英里。七時三十五分可達。由此換乘京釜火車。可貫朝鮮入日京。乘南滿火車至大連。二百四十八英里。十一時十分可達。由此可航海輪走青島往津滬。入夜九時有車開赴山海關。登車未幾。即沈沈入睡鄉矣。循南滿鐵道上下。有特殊之現象。為各省所僅見者。厥為錢莊錢鋪之多。奉天省城西關內外。聞達六七十家。而各車站附近。亦無地不有此類招牌。接觸眼簾。詢其營業。皆為買賣各種貨幣。蓋本國既有大洋小洋各鈔票官帖。與營口爐銀之別。而外國又有俄國盧布與日本金票鈔票之分。（日本金票流通東省者。除日本銀行日鈔不計外。朝鮮銀行六百萬元。正金銀行四百萬元。現皆不祗此數。鈔票俗呼銀票。又名牛莊票。正金銀行所發行。與各通商口岸諸外國銀行所發銀元票相同。定額一千萬元。據最近調查。已發五百八十三萬七千元）中以日本與中國各項紙幣暨現貨三者間之交換。為最複雜。以安奉南滿兩鐵道及其附屬地域。均須使換日本貨幣故也。邇者日本紙幣。既逐年增發。中國紙幣大受影響。迭見恐慌。彼此金融勢力。既消長異勢。而此中兌換。尤有不正當之利益可圖。故此項營業。日趨發達。而東省金融。遂益不堪過問。

▲十一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十時抵山海關。換車折西偏南行。下午五時至天津。折北行。八時抵正陽門東車站。

此行往返。共程六千六百九十一里七分。下車寓西河沿金台旅館。房飯每人每日一元五角。菜銀除外。電詢曾孝煩知滌君已來京。寓燕台旅館。偕烈夫往訪。談至十二時始歸就寢。而頭痛心疼。舊疾增劇。展轉床蓐。終宵未能成寐。

政府議闢連山灣爲軍港。余兩經其地。皆自車中取遠鏡視之。爲稽羣籍。成連山港志一篇。以饗世之研究軍事地理者。港位京奉鐵道連山站南三十華里。係葫蘆島環抱而成。一名葫蘆灣。葫蘆島名。始見全遼誌。明天啟中。鹿繼善。孫承宗輩。巡視海隘。嘗至是島。明季關外用兵要地也。島長六華里。由西北向東南。微作罄折形。北銳南廣而中狹小。斜峙海中。形同葫蘆。島名本之。四周皆山。極高峯約達四百英尺。其距海岸有沙岡。直由太陵入海。接近島之北端。若繩之繫葫蘆頸然。是岡可斷海潮。名曰斷岡。斷岡北面接島。南部向裏環抱。成大海澳。澳水中淺多灘。潮落卽成陸地。無開港之價值。島南盡處。卽葫蘆嘴。由嘴循島西南岸。迤西北至獅子頭。(卽島中部突出處)再由獅子頭向北繞山角。迤北西轉。接於斷岡。成灣環狀。是爲葫蘆套。斷岡中部向南作罄折形。接連突出之山。爲半拉山。山之西。海中湧石崖。卽高粱梁山。粱與獅子頭。東西峙立。作環抱形。其中卽現擬開港處也。地居營口秦皇島中間。又近京奉鐵道。闢爲軍港。不第軍事便利甚多。卽商業亦足握全滿轉運機關。以補營口之未逮。前清光緒三十四年。美工程師曾詳測該港。綜其要點。大別爲三。(甲)水量。高粱梁東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六尺。獅子頭迤南一段。潮落時水深二丈八尺二寸。(潮漲時約四丈左右)極大輪船。皆能自由出入。(乙)冰期。港中氣候。視秦皇島較和暖。結冰時。水深處。只有冰澌隨波上下。凍封處。只近岸淺水地方。若用碎冰船排刷。嚴冬寄椗。亦無阻碍。(丙)位置。自此赴奉天。較大連近六十英里。較秦皇島近百英里。若由錦州築一鐵道。北經洮南齊齊哈爾。踰興安嶺以達愛

琿。北滿貨物。將皆由此出口。散佈津滬。執此三點觀之。欲於遼東灣內覓軍港及通商良埠。無有逾此港者。惟臨港前。預須計劃二事。(甲)築水堤。港口南向而寬闊。入夏西南風起。則波濤洶湧。不能寄碇。必於港口築堤一道。船舶方能穩碇。工程師秀斯相度地形。先擬自高粱粱起。向南修出二千尺。轉向正東修出一千七百尺。為一段。東由獅子頭起。向南修出一千八百尺。為一段。兩段交錯相迴護。嗣改由斷岡起。繞牛拉山高粱粱。東至獅子頭對面修出堤一道。長五千英尺。預算泊輪四艘。修堤經費約需英金四十萬磅。(乙)築鐵道。港距連山站三十華里。須築枝路連絡。據工程師秀斯勘測。由斷岡起。循海岸迤西南至望海寺山麓。沙坨雖多。施工亦易。填築海灣。亦僅數處。自望海寺折向西北。經山城子長帳房諸地。間有山岡起伏。均不甚高。過此至連山站。皆屬坦途。路綫既短。需款無多。較修水堤尤易易也。

▲十二月四日晴　住北京。今日服藥兩帖。病勢仍平平。身體極軟弱。是殆兩旬以來。帶病為長途旅行。勞頓所致也歟。上午十時。王血痕來。謂余頭痛。恐係室中燃煤。門窗緊閉。煤氣薰蒸。空氣不良所致。曷往遊雍和宮。藉吸新鮮空氣。余甚然之。乃僱車同行。經北海鐘鼓樓。出後門。至宮前。有牌坊三座。巍然屏峙。牌樓之東。有日人庚子拳變之紀功塔。吾人視之。直一國恥紀念耳。正凝盼間。忽小沙彌二三人來。謂余輩曰。先生入內瞻覽乎。僧等願為嚮導。余喜其稚憨。笑諾之。尾之行。進昭東門。至正殿。額題雍和門。殿外銅鑄狻猊一對。高約丈餘。古色斑爛。至足賞玩。循西垣入。至第二殿。曰雍和宮。殿前有一方亭。中建乾隆御撰石碑。字迹頗難辨認。第三殿曰永佑殿。神座下列僧冠數十。形若巨蝦。令人生奇異感想。第四殿曰法輪殿。第五殿曰大佛殿。中塑金身如來一尊。聞係沉香獨木雕成。第六

殿曰綏成殿。各殿皆有刺嘛司鎖鑰。非納遊資。不能啓視。此處若加修葺。點綴風景。亦一幽靜公園也。導者小沙彌告余曰。法輪殿東偏偏殿中。有歡喜佛。先生往觀。尤多趣味。惟遊資較各殿皆昂。余異之。隨而往。啟扃入視。中有金佛五尊。佛之下部。蔽以黃綾。余强喇嘛展以視。不之應。且呈不豫色焉。余甚疑異。乃力疾躍而升座。强啟視之。則一雙歡喜佛。裸體偎抱。淫態醜容。極其逼肖。坊間誨淫之春畫。尙遠遜之。余與血痕。皆呼咤咤怪事。覽畢出殿。乘車歸寓。壁鐘已鐺鐺三下矣。

▲十二月五日晴。大風。　住北京。昨日遊雍和宮。疲勞過甚。睡至深夜。頭忽大痛。較前增劇。今晨雖略愈。猶憊不能起。以定明日啟程。急須服藥。挨至傍午。奮起飲食。中心則戚戚然也。九時。淮君來。謂淮明日南歸。約同行。自京赴新計有三道。第一取道西伯利亞鐵道。甚爲便捷。四十五天可達。第二經由張家口歸化城外蒙古古城子。是爲商道。平坦好行。取給惟艱。第三道由陝甘哈密。是爲驛道。取給較便。道甚崎嶇。行程所須。同於商道。均非三月莫辦。今第一道既被俄使拒絕護照簽字。末由通過。第二道歸綏蒙匪猖獗。不能經行。明日出發。屬第三道。自忖病骨殊難支持。幸平生冒險精神。及好遊天性。差足勉强與病魔宣戰耳。

▲十二月六日晴。　上午十一時。扶病乘京漢車南行。頭昏目眩。精神疲乏。淮君烈夫。皆爲余慮。余自忖尙覺無甚緊要也。淮君在車中。爲長律二章。貽余與烈夫。詞意纏綿悱惻。不忍卒讀。詩之感人之深。竟如是耶。下午二時半。過保定。五時過石家莊。十時五十分過彰德。沿途情狀。具前北上日記中。

▲十二月七日陰　上午一時半。過黃河鐵橋。二時二十分抵鄭州。計行一千二百七十二里。與淮君握別車中。相

視無言。殆隨園詩云無言便是別時淚也歟、下車、寓第一賓館、八時早膳畢。赴汴洛車站候車。汴洛鐵道。爲隴海線中之一段。係比公司借款築成者。十一時半開車西往洛陽。二等車價二元九角。三等一元五角。三十里鐵爐。三十里滎陽。四十里汜水。鐵道左右上古穴居時觸眼皆是。中原昔號文明。今猶有此。足見社會進化之非易也。汜水之西爲虎牢。又西爲成皋。中經硤道。即古鴻溝。楚漢於茲分界。爲歷史形勝必爭之地。四十里鞏縣。漢陽兵工分廠在站西北約十里。有枝軌達之。建築規模甚宏大。能製步槍與各種彈藥。現正準備開工。當洪憲陰謀帝制之時。深恐滬漢兵工廠易爲反對黨人所有。特於豐沛故里。慘淡營茲。潛圖抵制。未睹成工。已遭天殛。一世奸雄又安在哉。四十五里洛河鐵橋。橋工堅壯。河廣而淺。帆船如織。憑窗遙望。宛有南方內河風景。過橋即黑石關。以在洛河黑石渡西故名。其地寬坦。可駐大軍。四十里偃師。城在道南。福中總公司位城之西。河南最大煤公司也。四十里義井鋪。首陽山在焉。迤西分金溝。有管鮑分金台遺址。又西金墉城故址。鐵路穿城基而過。四十里洛陽。計行四百三十五里。時已下午五時五十分。車燈皆燃煤油。通過山洞。暗黑無光。頗令人悶。天候已寒。又無汽管放熱溫室。乘客多懼冷氣逼人。此皆設備上之缺點也。沿線地勢。自汜水迤東。即有土阜疊爲起伏。故鐵道工事。遂多鑿山通道。汜水至黑石關。中間穿洞計十有一。其他劈山行車。兩岸壁立如削之處。更僕難數。下車寓東關第一賓館。簡陋不堪。直同黔桂伙鋪。

▲十二月八日晴　住洛陽。洛陽爲周漢帝都所在。史書古蹟極多。早膳畢。偕烈夫馳赴各地遊覽。藉徵書傳。至洛陽橋。橋去東門甚近。額曰鞏固藩垣。滿列攤商。行人擁擠。土人稱爲最繁盛地。旋折入城。街道汚穢。店鋪矮小。商務

無一可觀。道經宮城舊址。午門三楹。半就傾圮。出西門。敗瓦頹垣。荒涼滿目。穴居民族。到處有之。據士人云。居其中冬煖而夏涼。較之瓦房。殊適氣候。故居民沿居不改。洛陽城因宋址。周九里。爲隋城之東南隅。書載古蹟。多未寓目。詢之耆舊。亦多未辨所在。城東扎馬營。城南關帝林兩名勝。均以道遠。未往瞻覽。乘興而來。竟敗興而返。日間頭痛較昨少愈。惟耳鳴如蟬。傍晚饑。八陳順來說。潼關以西多匪警。西安來客皆苦之。匪與兵通。故不懼捕。余漫聽之。仍准備明晨前進。河南田賦。均沿清制。大別其弊。約有四端。(甲)經界紊亂。地畝不明。豫省田地。向有大地小地之別。造報則用大地以合戶冊。徵稅則用小地以取利便。大地一畝。究由若干小地折合而成。漫無稽考。歷年報墾停豁。爲數復多。現在全省地畝。實共若干。究不能知。(乙)冊籍紛繁。報據無由。豫省田地。本有魚鱗清冊。屢經兵燹。蕩然無存。今所用者。全恃糧冊。是項糧冊。係由習慣而成。其間或地多糧少。或糧少地多。甚至有糧無地。有地無糧。飛灑影射。比比皆然。(丙)稅率懸殊。負擔不均。豫省田賦。雖以畝計。然輕重不等。至多有每畝稅銀二錢一分餘者。(例如滑縣民地) 至少有稅銀僅止一釐者。(例如內黃之馬場地) 實則稅重者地未必皆肥。稅輕者地未必盡瘠。(丁)銀錢並征。虧耗至鉅。豫省丁漕。向分銀莊錢莊。(征錢十六處。征銀八處) 又有或銀或錢。或大糧完銀。小糧完錢。而省會附近與交通便利之區。大都納錢。近受紙幣影響。銀價陡漲。公家受虧。已不下百數十萬元云。

▲十二月九日陰。下午晴。　上午五時半起。早膳畢。赴洛瀍車站。購赴觀音堂車票。二等車價二元二角。三等一元一角。七時十五分開車。西行三十五里。磁磵鎮。東有漢丞相朱買臣神道碑。神字以下沒入土中。三十五里新安縣。城倚山建。鐵道沿澗水北岸。遶城之南門。城東半里卽漢函谷關。昔爲形勝之區。今餘頹垣數楹而已。關後數十武。

突起小山。頗據形勢。上繞石垣。望若城堡。中建亭台。土人稱爲雞鳴望氣台故址。火車甫停。新安知事某來乘車赴鐵門辦差。坐四輿。擁護衛二。簷紅傘旖旎前導。腐敗情狀。無殊淸也。鐵道過此。沿澠水北岸行。三十里。鐵門。東南有棋盤山。相傳爲王喬爛柯處。四十里石河。三十里澠池縣。城西數十武有石碑。上刻秦趙會盟處。二十五里英豪。二十里觀音堂。爲海蘭鐵道已成者最西之終點。下車寓第一賓館。計行二百一十五里。洛潼亦借比公司款築成。現爲海蘭一段。沿線地勢平坦居多。僅函谷關西有山洞一。觀音堂東有鐵橋一。枕木有以鐵棍爲之。取堅緻與抑木少與。尚未詢悉。車中設備之缺點。車行速度之遲緩。同於汴洛。自鄭州西至觀音堂。業旅館者多鄂籍。站站有人接送。幾與淸時寧波人獨占信局。山西人獨占匯莊。後先爭美。亦殊觀也。

▲十二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乘轎車發觀音堂。向西行。觸目坡坨。鮮見田野。十五里。駕車嶺。十里。硤石。唐於此置硤石縣。其東硤石嶺。即南北二崤餘支。懸崖絕壁。升降極艱。車甚顛播。晉敗秦師於崤。其道在南。曹操始開北道。即今澠池陝縣間驛路。五里。廟溝。二十里。張茅。午尖（北人呼中膳曰午尖）。市民百餘家。附近居民六七百戶。有郵政分局暨巡防隊。宛然大鎭市也。十里。衛店嶺。北通三門。郡禹廟在焉。三門者。黃河中間有磊石截水爲三流。水誌稱爲人門鬼門神門是也。十里。磁鐘鎭。其東峽道數里。兩岸高達八九丈。車行其中。不見夕陽。市民數十家。有郵寄代辦所。駐防軍一連。住是日行七十里。沿途巨石林立。山勢雄峻。車行艱阻。無可爲喻。聞諸耆舊。淸道光十八年。光緒九年。皆曾削頑石。闢新路。無知重車動踰千觔。砰磅訇磕。移時又磊砢矣。有地方之責者。幸時籌修以惠行人。

▲十二月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磁鐘鎭。向西行。山道崎嶇。十五里。橫渠集。十五里。陝縣途遇青海王公入覲年

班。大隊塞途。陝縣爲周召二公分治之所。春秋虢國地也。城中甚荒涼。商務皆在城南二里。南關有關門二重。橫亘大道。出關行峽路。兩岸壁立。類磁鐘。迤東二十二里。橋頭。溝尖、八里。溫塘、有二土堡。林木頗多。近山有溫泉可浴。泉水出山卽冷。十五里。大營村。亦有土堡。入東門。出北門。高原平闊。北臨黃河。渡河卽山西轄境。二十里。曲沃鋪。二十里。靈寶縣。住。是日行九十五里。靈寶漢宏農郡。宏農縣地。今城門猶以古宏農爲額。語城中頗有商務。土產以棗爲有名。旅店概在南關。

▲十二月十二日晴。午後陰。　上午五時。發靈寶。皓月當空。光耀如晝。二里。渡恆農河。卽唐澂水。朱溫逼昭宗東遷。過此水時。僅餘小黃門十餘人相隨。河西卽古函谷關。關上有老子騎青牛塑像。關前有關龍逢墓碑。月下未睹詳細。入關門行峽道中。兩岸危峯高聳。有達數十丈或百丈者。盤曲如羊腸。險要視新安函關道百倍。眞絕塞也。二十里。抵沙河。始見平野。渡沙河。卽稠桑。虢公敗戎於桑田處也。過此仍行峽道。兩岸雖高不及前。而仰視天空仍寬。不及丈。二十里。達子營。尖。飛塵障天。目爲之閉。過此以西。道漸平坦。二十里。閿鄉縣。地勢展開。成小平原。征人至此。如出重險。心神爲之一快。城中亦寂寥。城西有關。商賈雜居之。踰關又行峽道。二十里。盤頭鎮。宿。是日行八十二里。遠則相當百里云。余旅行河南。遍東西南北。視察所及。有最可研究者二事。卽河南政治現狀。帶特殊色彩。河南人民。立於軍政之下是也。其一。濫用軍法。各縣知事。皆加軍法課員頭銜。驟睹之。不解所謂。詢之當地政紳。則云此袁氏之流毒。取便殺人。夫軍法較普通刑法加嚴。專用以治軍人犯法。與普通人犯軍法者。豫民果凶頑強悍。非武健嚴酷不足勝任愉快。有懲治盜匪法。儘可適用。何必軍法。爲戰時或可說也。方今秩序回復久矣。國人通病。又好濫用

職權。今假知事以特種權威。是獎勵之以草菅人命也。而去軍民分治之高調。益背道而馳。更無論矣。其二警政不修。各縣城邑與大小市鎮。皆駐軍隊。稽查行旅。嚴密如戒嚴時。苟無中央或該省高級官廳護照。而又對答不稱旨、者。則傾箱倒篋。一一檢查。且乘便攜貴重物品以去。夫保護安寧。稽查行旅。皆警察所有事。純屬民政範圍。除戒嚴區域外。軍隊無須過問。今河南皆代以軍隊。殊不可解。以財政困難。莫能辦警察。與養此多數軍隊。獨不需款耶。余不識豫省軍民長官。是何用意。而驅此無數荷槍佩劍之怒目金剛。以威嚇一般小民也。

▲十二月十三日晴　以欲睹華陰廟古蹟。上午四時。即發盤頭鎮。月明星稀。寒風拂面。雞聲悠悠。遠從四野而來。與車聲相酬答。車夫復時發口號。彼此策應。余乃正襟危坐。莫敢假寐。舉目四望。以備宵小。此月夜旅行情狀也。車行峽道。路尚平坦。十里。十里鋪、有澗河。即酈注之全鳩水。水東有戾太子塚。夾岸有田野。過此又入峽道。十里。閿底鎮。古閿鄉縣治也。稍見田野。復行峽道十五里。金陡關。入陝西境。出關。行下阪峽道中。狹而盤曲。勢甚險阻。五里。潼關。關前始稍平闊。關後枕秦嶺。前阻黃河。歷史上著名形勝地也。河廣而淺。車可涉渡。河中有風后陵。今失所在。惟餘風陵渡名。北岸即風陵司。清時由陝西設風陵渡巡檢。主船政。今裁廢。漢楊震墓亦在關前。自觀音堂至此。道途險峻。嶺壑相間。鐵道工事。甚形困難。聞峽石張茅四十里間。工費已估一百萬元云。城中商業繁盛。所製醬菜。尤為北方有名。官廳有潼關常關監督署。鎮守使署。潼關縣署。尖於第一樓。烹食黃河鯉魚一尾。味同南產。昔人所傳。殆虛語耶。城中東隅麒麟山。形勢高聳。園亭叢建。名勝地也。出西門。道路平坦。惟多飛塵。傍有小渠。流聲潺潺可聽。左文襄西征時。所植柳樹。時見道左。惟多凋殘不堪。五里、滿城鋪。五里、楊橋鋪。三十里、華陰廟。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

遠實當九十里。華陰廟爲歷代祀華嶽神處。廟基廣三百餘畝。繞以石垣。廟內古木千章。扶疏競秀。雅有可觀。正殿東北隅。有古柏一。標名秦柏。前院西偏。有青牛樹。相傳老子攜尹喜出關時。拴青牛於其上。二樹班文古秀。頗足娛目。碑碣林立。惟皆宋元後物。聞有漢西嶽華山廟碑。遍覓未見。度早斷爛耳。正殿之後。高大建築。推萬壽閣。計三層棟樑皆數抱木材。同於正殿。非現代所易覯者。閣正對華嶽。憑欄遙望。殘雪滿山。亂峯入雲。懸崖欲墮。如在日本箱根之望富士嶽。後臨平原。一望無既。槐柿柳柏。縱橫隴畔。若作阡陌。不啻一幅天然圖畫。視河南地勢之乾燥粗鄙。頑惡惱人。大有文野之別矣。廟前皆食物小賣商。甚囂而穢。廟中建築。復多頹敗。不無令人敗興之處。廟去華山極頂。尙有五十里云。

▲附陶保廉華嶽遊記　客有言太華之雄奇者。余羨焉。偕友往遊。以三月十三晚至岳麓雲臺觀。爲周明堂地。宋陳希夷隱此。西有顧亭林所建朱子祠。朱子曾奉主管雲臺之命。故祠焉。登閣視西峰。半出雲表。瀑布如匹練。次日乘筍輿至玉泉院。觀希夷洞。洞外鐫三大字。曰山蓀亭。入張超谷。經王猛臺。桃林坪。娑羅坪。曲折巉石間。飛泉怒號。奇峰駭目。望見大上方水簾洞。希夷峽。皆前明登山孔道。今則陵谷變遷。不復取道於茲矣。循十八盤而上。舍輿徒步。盤厔崎嶔。愈曲愈峻。距平地二十里。豁然開朗。爲青柯坪。坪當山半。山之勝至此得十之三四。其上益險。遊人率止此。顧不踰奇險。不得奇景。余心未慊也。日已瞑。宿東道院。澗水爭諠。松濤四起。澎騰徹夜。如泛滄溟。望日之卯。短衣窄袖。鼓勇猱升。輿人前導。指示崖上回心石三字。氣頗餒。不數武。瞥見英雄進步四大字。氣遂一振。無何。陡壁阻人。中裂一罅。鐵索下垂。縋而上者可千尺。曰千尺幢。出險得平地丈餘。復入壁罅。縋而上者百

尺。曰百尺峽。蓋水經注所謂天井也。從峽口度二仙橋。過媼神洞。至犁溝。危崖右削。刓石受足。倏高倏下。亘數十丈。下望如壁上蝸涎。余面壁側足。屏息曳踵。溝盡。達雲臺峰。卽北峰也。詣眞武祠。道人具蔬食。憑檻縱眺。翠峰羅列。白雲油然。須臾千變。午後至蒼龍嶺。則一線羊腸。橫嶺巔數里。如龍脊。前不見首。後不見尾。兩旁劍削而下。不知其幾千仞。導者告余曰。韓昌黎至此。痛哭不能下。戒毋旁觀。余濟睨左右。雲霧不起。風來體戰。遂蛇行而過。又踰數險。至五雲峰。當華岳中央。衆峰環拱。突起突落。重疊如蓮萼。此華之所由名歟。旋登雞冠石。磴道迂迴。盤旋空際。一步一曲。饒有逸致。入金鎖關。躋玉女峰。正對東峰仙掌。乃巖石崩墮。肌理呈露。文列如掌。好事者指爲巨靈擘山之跡。不足辨也。循馬槽谷下降十餘丈。出谷底松林。掬雪和松枝嚼之。殊沁心脾。至東峰下。升降略憊。從者舁余上觀青龍池。秦昭王博臺。下峰。入南天門。登聚仙坪。觀九節椽。鐵杙插壁。綴以狹版。其下羣石劍立。人跡不到。俯視石壁。鐫華山文約四字。大踰尋丈。曩固有徑可通。出天門。過玉柱峰。入於穴。石覆如廈。自隙上出。卽避詔崖。陡壁怖人。石溜浸履。華岳志載避詔崖三字。希夷手書。夫希夷既遯。肯自表之乎。華山古蹟志多附會。余惟賞山勢之奇而已。傍晚登南峰。宿岳廟。據華岳之極。高於平地四十里。帶黃河而礪羣山。昨在山麓望西峰插天。至是則抑然自下。有弗敢爭高者。須臾月出。天無片雲。俯視蒲阪馮翊諸郡邑。都歸烟霧。羣峰露半。若沉若浮。夜分甚寒。披裘就枕。次日登落雁峰。觀仰天池。黑龍潭。循省身崖。至西峰。巨石裂而未墮。有類斧劈。詣蓮花峰。高臥片時。松風拂衣而醒。折北經二十八宿潭。復至五雲峰。午後下山。晚宿北峰。次日還雲臺觀。當陟險探幽時。兢兢業業。無或顛躓。至平地而輿人仆。仆於所忽也。青柯坪以上。小險小奇。大險大奇。奇雲。奇石。奇松。殊形詭觀。不可

以物。擬向非鼓勇直上。則交臂失之矣。甚矣天下事之不可畏難也。爰泐石絕頂仰天池之旁。大書曰。光緒庚寅三月望。商邱席裕駟。秀水陶保廉。吳江陳世昌同登。

▲十二月十四日晴　上午四時。發華陰廟。月下過華陰縣城。未及入觀。三十五里。渡敷水。即敷水鎮。人烟繁盛。二十里柳子尖。二十里華縣城。西關外有碑。崎道左。文曰宋寇萊公故里。聞郭汾陽故宅在少華門內。三十里赤水鎮住。是日行百有五里。鎮西即赤水。有石橋九空。土人云。係周處斬蛟處。周江南人。足跡未至秦中。其訛耶。沿途平原廣闊。槐柳挺秀。麥地鋪青。景緻可人。橫道無數溝渠。皆引華山之水。灌溉田地。助盡地力。左侯柳亦夾植道傍。連續不斷。遠望如峽道然。其整齊處。視日本向島之櫻堤。猶饒趣味。自觀音堂以來。由甘陝運輸皮張羊毛之商隊。無日不絡繹於途。惜皆洋商。無華商。洋商以生貨去。以熟貨來。轉移間獲我鉅利。利權外溢。可勝慨哉。

▲十二月十五日晴　上午三時。發赤水鎮。二十二里。渭南縣。天猶未曙。城西南七里有灰堆。周百步。高三丈。傳爲秦始皇焚書處。四十里零口尖。十五里渡戲河。有藺相如墓。十里、新豐城。漢高五年築以娛太公。今已非其故址。半爲麥地。甚形荒涼。惟西關外頗有商務。經過時值市期。行人塞途。城東南五里許。有鴻門堡。楚項羽宴漢帝處也。十二里。驪山。即藍田北幹。其麓秦始皇墓在焉。墓形下方上圓。如陵如阜。一里臨潼縣。住。是日行一百里。南門外有華清旅館。即唐華清宮故址。爲臨潼官有財產。修葺於民國三年夏間。正屋一楹及廊房。皆宿旅客。溫泉則在左傍別院。泉初出爲一大池。水如沸湯。池上神像。土人香火頗盛。繼爲一小池。溫和清潔。余與烈夫浴焉。復右行爲小池二。宛如鴛鴦並列。一溫一涼。土人指爲唐貴妃春寒賜浴處。拳匪之亂。鑾輿西播。西太后浴於涼池。光緒帝浴於溫池。

浴室布置較清潔。初入時未及見也。有女浴池。在院左隅。別院後倚驪山。前望臨潼。正中為正屋一楹。左傍有三小間。形同書房。俯臨水池。池中建二閣。架木橋通之。池外環以小溪。溪前架樓為游廊。可通花萼、飛虹橋、及其他亭閣。太湖假山。布置盡善。足供游覽。相傳唐溫泉宮長生殿、集靈台、皆在其地。今莫辨其方位矣。壁間刻金人詞。有云聲鼓數聲。打通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蓋雅而紀實之作也。館外左傍有大池一。為貧苦士人羣浴之所。附近商店數家。日常用品皆粗備。隴海鐵道大通而後。邦人必多來茲訪古。藉以浴身。當日趨於繁盛矣。

▲十二月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臨潼。十五里斜口。二十里灞橋。橋長三百步。計七十二空。皆石為之。相傳係唐尉遲恭監修。兩端有牌坊。西曰西通關隴。楚漢相爭。楚軍灞上。即此。十里滻橋。橋長不及灞橋。亦石砌。西端牌坊曰長樂要津。灞滻合流。下入於渭。過長樂坡。八里。西安東郭門。三里。長樂門。時甫傍午。近郊平野中展。土厚水深。秦中自古帝王州。眞不誣也。城基廣大。略等北京。入長樂門。即東大街。前為滿城。辛亥之役。陝人燬之。建築市街。以賃商民。整齊寬敞。類租界。三里。住關中旅館。是日行五十八里。自潼關西至西安。道皆廣坦。鐵路工事。頗屬易易。道傍土堡廣大而多。皆前清回亂時居民築以自衛者。自觀音堂至此。計程五百八十里。飯後偕烈夫往訪警察廳長南嶽峻右嵩。未晤。返寓。傍晚南君來訪。談至十時始去。經年闊別。亂後相逢。蓋歡聚也。

▲十二月十七日晴　住西安。上午八時。南君以轎車來迓。余與烈夫去署早膳。作竟日談。早膳後往訪陳柏生督軍。晤於簽押房。其狀短小和平。頗知書法。時適為人書壽屏。言論丰采。似非治世之良才。旋赴文廟。覽碑林。有碑四百餘種。老而佳者。惟多寶塔、玄祕塔、聖教序、坐位稿諸碑。餘皆宋元後物。或翻板耳。(景教流行中國碑老而不佳)。

漢碑十三種。皆在褒城石崖上。魏碑新出土二種。聞書家言。尙爲佳本。亦在林外。某處適有拓本。因購漢魏隋唐碑十八種而歸。次遊皇城。城方形。廣約四百畝。爲有明秦藩所築。非古代物。現存太湖石一。餘皆草地。一天然跑馬場也。返警署。就南君午宴。同席爲烈夫陳百瀾景涵九瞿薌衡姚綠枝劉定五柱漢臣盧藹吾諸君。頗稱盛會。宴後。右嵩之弟嶽岑。導余與烈夫薌衡。赴易俗社觀劇。蓋秦中自辛亥以來。舊同盟會人。羣知欲致國家强盛。必先改良社會。遂致力於社會敎育。此項劇園。卽其經營之成績卓著者。以故各家劇園。恆稱某某學社。演員皆屬青年學生。劇本皆取材愛國覺民。與有益社會之事實。描寫盡致。唱作俱工。較上海民鳴社所演。有過之無不及。視其他文明新劇。專以誨淫爲事者。則霄壤矣。社會敎育之善者。無過於此。他省當倣而行之。惟白調字句太文。非一般人所能曉解。演時全用舊劇形式。則又急宜力圖改良也。

▲十二月十八日晴　住西安。傍午。同學王集中張西江華儼三君。邀赴曲江春酒敍。同席客座僅孫念先。亦政法同學。飲畢。至同學韓璠處看新娘。不甚佳麗。下午。陳百瀾招飲。以倦極未去。陝省財政。目前雖屬困難。而市面金融。尙形活潑。富秦蔚豐兩銀行。與中國分行。皆有現兌紙幣。亦未濫發。據財政當局云。刻有現款百萬。便可立致裕。如以較吾湘財政狀況。優出倍蓰矣。延長石油。爲三秦第一富源。質佳光亮。勝於美孚。將來鐵道大通。運銷全國。必獲大利。勿謂秦無財也。陝西軍隊。今年獨立之初。數達十旅。尋經兩度改編。尙存五旅。老兵祇陝北及漢中二旅。餘皆新編者。省城名勝。除碑林皇城外。尙有大雁塔。小雁塔。八仙巷。牛頭寺。城隍廟等處。可供遊覽。

▲十二月十九日晴　住西安。上午。取閱前晚易俗社所演苦樂記劇本。消遣。編列結構。都屬謹嚴。惜多時調。未諳

詞曲之學。此或囿於三秦習慣也耶。傍午。張庭芝偕韓璠來訪。下午赴各處辭行。以明日西發赴甘故也。西安古雍州域。周王畿。秦內史。漢爲京兆尹。晉西魏宇文周隋唐相繼都之。五代梁改大安府永平軍。宋爲京兆府永興軍。元曰安西路。改奉元路。明改西安府。清仍之。置長安咸寧二縣。民國裁府併咸寧。留長安縣。漢惠帝築長安城東西十三里。周六十五里。爲斗形。隋初遷都龍首川。營大興城。唐因隋舊。屢加修築。宮城東西四里。南北二里（半在今城北關外金鑾坡等地）南卽皇城。東西五里。南北三里。（今城西南二面依唐皇城）又南爲京城。東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今南關外及城東城西諸鄉）昭宗東遷。長安遂墟。天祐初。韓建去宮城及郭城。重修皇城。拓其東垣。如今城之形。宋以來皆因而修之。

▲十二月二十日陰　上午八時。陳督軍派馬隊來護送赴甘。九時。南右嵩吳光照（長安縣知事）先後來送。別十一時。發西安。七里、出西郭門。五里、金勝寺。唐波斯胡寺也。清乾隆時。陝撫畢秋帆。改題崇聖寺。宏壯爲西安諸寺冠。寺前平坦。龍首原西阯也。寺東北二里。爲唐休祥坊寺。東北半里。爲唐京城開遠門故址。十五里。三橋鎮。西南十里。爲秦阿房宮故地。鎮東北二里。燕雀門鄉。爲漢京城西南隅之章城門。東北五里。爲未央宮故地。鎮東有鎬水。古鎬池。鎬京皆在其地。二十二里。豐橋。橋長百餘步。覆土於木。形似吾湘小河之板橋。三里。河南街。以在渭河之南故名。出堡北門至渭濱。俗傳文王造舟爲梁處。秦都渭北。咸陽宮在渭南。作長樂橋。通二宮之間。今則冬春架木橋以濟行人。夏秋水盛則繫舟爲浮橋以渡。猶有造舟爲梁之遺風。二里。登岸。進咸陽南門。出西門。住。是日行五十四里。城中頗有商務。城北十五里。有周代文武成康諸陵。周公太公魯公諸墓。卽在近傍。蓋陪葬也。咸陽在兵家爲衝

地。西經鳳翔漢中。爲入蜀孔道。東出潼關。卽晉豫之交。西北踰隴坂。通甘肅新疆。亦四通八達之區也。西北風俗。凡服公務者。經行遠道。必以白布小旗大書官銜高樹車左。關津賂此不加留難。是殆官尊民卑惡習未改也。與

▲十二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咸陽。四望古塚累累亘數里。行篋無書。何代陵寢何姓祖塋。皆莫能詳。十五里、上照塘。二十五里、店張驛。尖。興平縣。城在驛南三十里。二十里。雒郵鋪。十里。醴泉縣北關住。是日行七十里。城東北五十里有九嵕山。唐太宗昭陵在其上。陪葬功臣一百餘塚。東北十八里爲武將山。有唐肅宗建陵。陪葬僅郭汾陽一墓。城中荒涼不堪。有皖人戴某騎行赴甘肅軍署公幹。駐醴兵士見其馬肥而佳。强欲以病馬易之。衞兵從而排解。始獲免。陝省軍隊之無紀律至此。可爲一嘆。寄語陳柏生。曷以反對李印泉之時間。而一整飭其軍政也。

▲十二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三時。發醴泉。僅有星光。車行冥冥。莫辨東西。八里東堡。折取商路。由楊家莊入山。經陸陌鎭。鐵佛寺新店子諸地。七十二里永壽監軍鎭。尖。至此始合驛道。（驛道經楊洪廟乾縣陽峪鎭安家營）路較便捷。清同治初回寇往來。官兵進剿。皆出此途。不經乾縣。乾縣城北梁山。有唐高宗乾陵。武后附葬焉。十里永壽驛。十里蒿店。二十里。永壽城外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山城斗大。居民百家。落落可數。沿途山道多平地少。窰居多。村落少。飛塵多。潔地少。盖以陝北歷年災旱。居民老少男女類皆形容憔悴。遊興索然。所見飛禽。多雁與鴉。

▲十二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永壽。入南門出北門入山。二十里。徐家車圈。迴環曲折。有似車輪。十里底窰溝。溝中水石參半。車甚顚播。十里、泰峪鎭。尖。是地列阜如屏。民皆鑿壁以居。尖後升坡。下望似山。上實平原。十里泰峪衖。衖入土溝內。陡而窄。如由金陡關至潼關一途。二十里。邠州住。是日行七十里。城南枕豳山。爲商豳國地。唐明

皇以豳豳同形。詔改爲邠。後從之。城中大部分皆空地。居民雖視永壽略多。然滿目荒涼。地瘠民貧則一。沿途終日行山峽谷澗中。即世所謂隴阪道也。摩懸崖時則莫敢俯窺。走溝道中則恆凜墮崖。山皆濯濯。民多穴居。行路之難。景色之枯。較河南峽石張茅一帶有過之無不及。窰洞怪象。遠望如蜂房排衙。富者於穴外築有牆垣門戶。貧者則否。詩稱陶復陶穴。殆即此也。秦隴本多此類家屋。邠境特甚。

▲十二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六時。發邠縣。出西門。道左有范文正公舊治碑。范公蘇產。其先世爲邠人。己身復獲治邠。亦佳話也。十二里。水簾洞。居民於石崖上。倚洞爲鄰。壁竅玲瓏。雅有可觀。有棗林長十餘里。縱橫交錯。宛如畫圖。十里。大佛寺。即唐尉遲敬德監修之慶壽寺。寺依川阻山崖洞爲之。佛像亦就石刻成。居中者高八丈餘。左右二像較低。外覆樓閣四層。建築甚新。梯登絕頂。極目遠眺。涇水前繞如帶。遠山層聳若屏。煙雨迷離。景緻絕佳。連日山行。至此耳目一新。兩傍洞穴數十。皆住僧寮。或懸梯以上。或垂練以登。自遠望之。如猿猴之攀崖覓食。唐宋元明代有聞人摩崖題筆於此。特惜字跡皆爲劣僧作灶置柩所燬壞耳。二十里、黑水。渡河。尖於停口鎮。尖後即行。飛塵蔽天。如在濃霧。二十五里。冉店塘。西有深坑。寬二十餘丈。繞以短垣。聯以土橋。十五里。長武縣城。住。是日行八十三里。城東北有隋牛宏故里。宏爲後周大將軍。降隋。爲尚書。史稱宏爲大雅君子。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城中居民稀少。地多荒蕪。唐設昭仁寺。超度陣亡將士。李華爲文吊古戰場。皆在是地。蓋長武爲秦隴間高原。攻守要地。伊古以來。大戰場也。晚間護送兵士來請名刺。銷差。予之。而副以賞號。渠等申謝如禮。此對余輩則然。其於商民則行同强盜。沿途强以病馬易民間良馬。計五六次。恃威刦人。民莫敢辯。以堂堂軍署衛隊。公然爲盜匪行爲。軍紀風紀。蕩然無存。

省外軍隊當更蠻橫而無忌憚。秦中將領治軍能力之薄弱。可想見矣。聞諸道路。陝省軍紀。以西路爲最壞。西路統將郭堅所部。類皆來自綠林（俗呼刀客）陳柏生資之以獲督軍。恃擁戴功。因恣肆甚。陳不特無整飭之力。且恆存一相倚之念。以是愈出愈奇。愈演愈壞。毆警士。拘巡長。佔民財物。悍然不顧。當局懼禍。亦熟視若無睹。余行西路。得安抵隴界。不能不感陳督派兵護送之功。而沿途聞見軍隊殃民。又不能不責陳督治軍優容之過。

▲十二月二十五日。晴。寒甚　上午五時半。發長武。星斗無光。寒風刮面。重裘不暖。嘘氣成冰。車行高原。道頗平坦。二十五里。白楊坡。入甘肅境。五里。窰店。自此以西。驛路兩傍。白楊成行。大可拱圍。高枝參天。夏日行人。多荷涼蔭。景緻之佳。有逾陝省西路。此皆左文襄督陝甘時。令防營所植者也。三十里。高家凹。有土堡。北門上書高公故城。尖。三十五里。十里墩。下坡。長武高原。亙百餘里。至此始盡。二里。鳳翔口。（駐有兵隊）坡益峻。盤曲硤路。澗深壁陡。只容一車。地極險要。八里。涇川縣東關宿。是日行百里。城中居民頗多。並有商務。城西北緊臨涇汭兩河。涇河黃濁。過於渭水。若非邠州以下。涇流深緩漸清。則涇渭之辯。亦無有也。城北五里有兼山。下有共池。密康公曾從周共王遊於其地。陝人反對李印泉爲省長。以余考察。有三原因。其一陳柏生自知才疏。恐李來難固於位。其二軍署祕書長何某。欲作省長。因極力慫恿陳爲反對。其三中央某系。日謀箝制民黨勢力。曾密電陳如是如是。方今秦省庶政。所亟宜興舉者。約略言之。殆有數端。陝北荒地甚多。急宜招集流寓。從事墾殖。就其土性所宜。廣種小麥棉花。以備升科。裕國而厚民生。延長石油。乾州馬匹。皆三秦有名特產。急宜擴充礦場。改良馬種。以廣燃料。而足軍需。童山濯濯。雨水以稀。急宜熟察土性。栽植柳柿棗楊之屬。使成森林。而潤地脈。煤鐵諸鑛。所在而有。急宜籌集資本。設立公司。依照

新法從事採掘。以備鐵路大通。多量煤鐵之需要。此皆落落大端。舉辦而最有利益於秦省者也。

▲十二月二十六日晴寒　上午五時半發。涇川西北行。渡汭河四里。回中山。絕巘壁立一峯。高秀。相傳周穆王漢武帝先後遊此。路繞山麓行。有碑矻立。大書古瑤池降王母處。山中有大佛洞。中架飛閣。上有王母宮。三清樓。文昌閣等處。瑤池在山陽。泉出石隙。滴瀝如雨。其傍峭壁石巖。黑如古鐵。二十七里。王郎市。二十一里。花家莊。尖。二十里。白水驛。入平涼界。居民百餘家。三十里。四十里鋪。住。是日行百有三里。自觀音堂以西。旅舍絕織。甚特別。房飯茶水。各各獨立。非爲一家。賣茶水者有專店。如上海之老虎灶。然寢處多無門。門行李置車上。亦鮮有遺失。民風淳樸。至可欽羨。而食物粗惡。居室臭穢。而垢衣汚不堪入目。牢不改良。自同禽獸。此又其種性卑劣。令人厭棄處也。

▲十二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二時。發四十里鋪。向西行。四十里。平涼縣城。鐘纔七下。尖。平涼清爲府治。現隴東道尹及隴東鎮守使皆駐此。城內商務甚盛。爲西安以來第一。最可怪者。鴉片商店。時觸眼簾。幾疑身在上海租界。報紙喧傳甘省長官明賣罌粟。似非無據。時人多謂兩廣爲煙國。余春間旅行其地。未見明賣煙膏。今平涼城高懸商幟曰。零土分剪。曰公膏出售。沿途市鎮。又復煙館林立。吸者往來擁擠。不堪萬目睽睽。無所飾諱。稱以煙國。名實符矣。政府關於鴉片。曾與列國立約。限期禁絕。目前期已屆滿。甘省猶復如是。洋藥入口。又何能禁。中央當亟嚴令甘省長官。剋期實行禁種禁售。以間執外人之口。而竟煙禁一簣之功。城東曰東關。皆回回居之。據土人云。漢人不准回回入城。果爾。則漢回感情。行將弄壞。妨害大局。良非淺鮮。關西有清平橋。爲邵陽魏午莊備兵隴東時所建。城北五里天壇山。卽唐瑊與吐蕃會盟被刦處。飯後進東門。出西門。就涇水灘行。小石礙車。二十五里。頁河塘。迤西乘

山絡繹。左右屏列。皆石戴土。車行山峽。時觸小石。南山缺處。望見崆峒東峯。十五里。安國鎮。歷見諸山細砂流注。老黃黝綠兩色相間。下藏何礦。未及細察。二十五里。蒿店。住。是日行百有五里。自邠縣以來。沿途南北諸山。以闢麥地過多。恆現平正階級狀。平涼迤西。是狀漸鮮。可知此地居民之惰於耕作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雪　上午七時。冒雪發蒿店。下坡。即瓦亭峽。古彈箏峽也。唐德宗時。與吐蕃於此分界。繞行澗底。兩岸皆山。五里。三關口。一名金佛峽。高峯夾水。寬僅二丈。擅一夫當關之勝。爲自來戰守要隘。有董少保故里碑立於道左。有關帝廟。兼供楊延昭像。土人因呼六郎廟。過廟。迎面石壁高聳。上泐峭壁奔波山水清音山容水韻等字。昔時驛道沿山脊。行旅行多苦之。清光緒初。邵陽魏午莊駐兵平涼。督師四萬。役夫八千。以數月之力。砌石山麓自三關口迄瓦亭驛。二十里。始慶安途。吳縣吳大澂記其事於碑。立關帝廟前。二十里、瓦亭驛。城堞高聳。望若縣治。爲渡隴咽喉之區。漢隗囂聞洛陽陷。即使牛邯扼守此處。可以見形勢矣。北距固原九十里。亦古要隘。渡隴水。亦涇源。十五里、和尚鋪。宋使吳玠守和尚原。即此。自此登六盤山。回環峻坂。馳喘且蹶。山半廟兒坪有關帝廟。可資休憩。計歷十有八盤。始得橫依山脊。斜達山巓。由麓至此。計十五里。登高遙覽。峻嶒百重。絕壁萬仞。衆峯環抱。如卷蕉葉。烟雲滿岫。如在天空。瓦亭直等球盤彈丸。隴溪宛似空中遊絲。隆德固原由此分界。有舊汛房。不見戍卒。下坡西行。雲起車下。風號叢谷。滿目陰森。令人心悸。曲折盤紆。行一時半。始抵山麓。地名楊家店。自巓至此。計行十里。時巳黃昏。元史屢稱元主避暑六盤山。當時森林必甚叢蔚。今則童山濯濯。不堪遊憩矣。眉月當中。又十五里。隆德。宿於城中。是日行八十里。自涇川至隆德。通常行四日。余以三日得達。亦不畏難之旅行家也。城中地脊民貧。荒涼滿目。

爲所經縣城所未有。道傍左柳。惟和尙鋪東數里。與隆德縣東十里。尙能成行。餘皆殘敗。三三兩兩。若斷若續。僅足表示驛路所在而已。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寒　上午五時半。戴雪出隆德西門。嚴寒襲人。齒顫作聲。雪花橫飛。路樹皆白。唐人詩云。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迎面雪柳成行。確有此種風景。凝盼出神。體溫爲增。四十五里。神林堡尖。三十二里。東峽口路在山麓。極其灣曲。時有小石阻車。十八里。靜寧縣。即清靜寧州治。住。是日行九十三里。城市雖不繁盛。而居民頗多。食物亦易購買。自西安以西至此。始食米飯南菜。城東五里。有東山。宋吳璘命其子傑。於此築堡抗金人。故縣城亦攻守要地也。飯後。散步經閱報處。前突見報載粵督陸榮廷病殂。甘省議會去電弔唁。並休會一日誌哀悼云云。不勝驚駭。克強松坡幹卿三公。皆擁護共和中心人物。今竟後先病殂。國難誰定。萬機誰理。思之慘然。

▲十二月三十日晴寒　上午七時發靜寧。積雪滿山。寒風刺面。渡苦水。淺而窄。踰祁家大山。上下二十里。餘高峻雖遜六盤。而縈紆過之。上陟峻坂。下臨絕澗。盤曲山腰。歷久猶是。目前幾若溯長江上三峽。朝宿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四十里。高家堡尖。十五里。界石鋪。入會寧縣境。循山麓行。車頗巔播。三十八里。靑家驛住。是日行九十五里。驛爲古寒林關。其東五里。倒回溝。有利濟橋。長十二丈。其西六里。尙家灣。有履順橋。長十六丈。左文襄公刻碑記其事。碑在全楚會館舊址西。今日驛路。多傍山麓。曲折山峽。方峻崖在前。忽深澗在側。征人至此。時有戒心。土厚無石。年久爲雨水衝刷。磋礙破碎。峭削崎零。無奇不有。

▲十二月三十一日雪寒甚　上午六時發靑家驛。出堡門。車馬雪積。人作寒噤。十里。大山川。入山峽。右循山麓。左

臨深溝。峻坂陡坡。迭爲升降。道路窄狹。回環曲折。車行顛播。缺口繁多。時虞傾陷。中途有車自西來。遇缺口而覆。車馬俱傷。三十五里翟家所尖。午後仍行山麓。渡土橋三。均名平政。升坂降坡不減午前。惟不常臨千仞深溝。令人心悸耳。二十四里張成堡。入會寧溝。溝長十五里。俗名七十二道脚不乾。平沙淺水。縱橫交錯。夏季多雨。山洪奔注。恆不可行。須改道山腰。近年張督軍曾將該路修治。尚頗好行。惟多迂曲。相傳溝中土壤皆赤色。今日積雪。莫能審視。而兩岸離地丈許。確多赤砂。溝口左岸土壤剝落。亦色紅如染。是皆可供土壤學家之研究者。二十三里會寧縣南關住。是日行九十三里。城東道傍有碑。大書麒麟塚。明天啟時立。叔季之世。好言祥瑞。古今一轍。可勝慨哉。沿途飲水。味皆苦鹹。土人多窖藏冰雪雨水以供飲料。民國紀元。今已五祀。余度歲亦五易其處。元年在湖南國民黨交通部。二年在日本箱根。三年在日本東京。四年在上湘山寺。今年在甘肅道中。世事茫茫。未識明年又在何處

▲一月一日　晴寒甚　上午六時。發會寧。殘雪在山。晨星三五。渡祖厲河。二十里雞兒嘴。下坡入新道溝。溝長二十五里。寬十丈餘。兩岸皆高山。凸凹不平。車甚顛播。二十里新道溝灣。入定西縣界。尖。餅麵都無買處。僅食油條充飢。尖後卽行。五里出溝。十五里西鞏驛。過此行山間。十里渡永定橋。上青嵐山。陡峻紆迴。不減六盤。車稍重者。必解二車騾馬。併曳一車。始得上坡。二十里達山頂。俗呼清涼山。住。是日行九十里。四圍皆山。重疊如鱗。登高俯視。羣山皆小。自山麓至宿處。盤曲上坡者十里。(周家凹)隨山脊升降者十里。共二十里。車夫則謂三十里。實遠亦如其言。宿處爲一窰洞。形如城甕。污穢視房間稍減。店伙燃馬糞於坑下。溫度過高。至不能睡。如受砲烙之刑。西北酷寒。自理論上言。土人耐寒程度。當較南人爲高。驗之暖坑。似不盡然。

▲一月二日晴　上午六時。發青嵐山頂。緣山脊行。曲折下降。俯視左右羣山。殘雪半消。麥地阡陌畢現。灰白相錯成文。雅有逸趣。行二十里。盤三十餘曲。始至平地。下坡時。車頗顛播。是山高峻。雖不及六盤。而道遠倍之。又十里。定西縣(卽舊安定)東關。未入城。惟遙見新城環舊城之南而已。城北三里。有明徐達常遇春等與元將王保保相持舊壘遺址。基地廣大。十八里。十八里鋪。尖。鋪店整齊。可以下宿。過此迤西驛路。多在山間。幸頗平坦。二十二里。纔口鎭。民居六七十家。有二小河。截民居爲三部。夾河對峙。有二舊壘。十六里。秤鉤驛。土人以其坡斜形似秤鉤。故名。住。是日行八十八里。

▲一月三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秤鉤驛。下坡。過豐橋。上車道嶺。明將徐達大破元寇王保保於車道。卽此嶺。長四十餘里。祇有一路可通。餘皆絕壁懸崖。深溝窄澗。洵用寡務險之要地也。隨山脊行。數爲升降。方抵山麓。四十五里。甘草店。尖。商務頗盛。可埒涇川。土人性絕惰。與之以錢。猶臥坑上。不起燒賣茶水。尖後卽行。二十里。淸水鎭。俗名屯軍鎭。相傳趙充國曾屯田於此。鎭西南三十里。卽金縣治城。其西北有興隆山。森林叢蔚。高薄雲表。大者十數圍。廣袤數十里。隴海鐵路。一通此又大利所在矣。車行平原。坦途捷便。二十六里。夏官營。宿。是日行九十六里。遠則相當百有十里云。甘草店以西。道路寬展。不帶山行氣味。午晚皆食鍋塊。甚難下咽。飲水仍有苦味。自靜寧來。左侯道樹。皆瘠薄拳曲。能成行如東路者極鮮。甚至數里或十餘里。不見一樹。莫識驛路之所之。豈迤西土性氣候。不宜植樹與。抑地方官吏與自治團體。未能保護培植也。

▲一月四日晴　以欲早達蘭州。上午五時半卽行。下坡。依河灘行。數里。渡河。循右山麓行。二十里。金家崖。有商店

六七十家。道柳參天。民居相望。邨樹扶疏。溝渠暢達。灌溉以西。水利以此處爲第一。水磨淤田二者。皆有成績卓著。水磨者。引水轉磨。以製麵灰。上築板屋數間。以爲屯積工作之所。據土人言。每磨一盤。一晝夜可製麵灰千斤。沿河上下。計有水磨二三十盤。淤田之法。於河灘築方圍。下方留缺口。承以石塊。自上方引水入中。清流濁淤。積久即成水田。依法淤之。可得良田無數。變石田爲膏腴。此爲良法。各省河流窪地。皆可倣行。以盡地力而厚民生。過金家崖。復行河灘。隨河曲折。二十里登岸。即哂水河。尖。十里桑園子。即明肅藩種桑處。崖右下臨黃河。水爲山束。深不可知。過此行亂山中。險仄如張茅峽。石車行維艱。十里東崗鎮。入平地。十里空心墩。道右有新式營房。廣約一里。張督由京帶來禁衛軍駐焉。十八里東關門。經南大街。至侯府街。七里。悅來賓館。住。是日行八十里。自西安至此。共程一千三百五十七里。今日驛道。皆在山間澗底。小石嶙峋。顛播殊甚。乘車之苦。難以言狀。賓館居停。係皖籍。有電話達軍署。故謀差者羣居其間。室爲之滿。入夜七時。甘肅調查員陳子遴來。余詢以陸榮廷凶信何時到甘。渠云陸並未死。係電局誤譯與皇二字爲粵督。致滋訛傳。張督曾撤電局領班。以儆不慎云。

△一月五日晴　住蘭州。移寓浙江會館。陳棡、朱元鴻、趙鋐。先後來。會隴省財政。眉睫異常紊亂。印花稅票。僅分派於各徵收局。使之違法搭貼。而應貼者。轉不過問。商民至不知印花稅爲何物。田賦亦未遵章徵收。銀一兩收至一兩六七錢。補平火耗。公然牌示加徵。糧一石。除一六五耗而外。更益以陋規三斗。合計半倍額。徵官產賣出。實獲十三萬餘。僅以二萬餘元報部。鹽稅年額可二百萬元。冊報亦祇六十萬。金產鹽池井。僅云花馬池。定邊二處。（鹽務總局稱花定鹽務總局）而漳縣。鹽關。惠安堡。擦漢。佈魯克。白墩子。青海。雅布賴。昭化。諾爾布。土魯。紅溝。哈家嘴等

處。概不言及。民間積存鴉片甚多。個中人云。可供甘省人民二十年吸食。當局於各縣遍設土藥罰款局。名爲懲罰煙民。實則官膏專賣。三年以來。收入達二百數十萬金。未經明白報銷。刻若提出此項罰款。與鹽稅盈餘。復令各項陋規。涓滴歸公。不僅甘省財政基礎。可以確立。且能接濟中央鉅款。惜無公正廉明財政當局。破除情面。積極以整理之耳。

▲一月六日晴　住蘭州。早膳後。拜會張勳帛督軍。及財政廳長雷祝三。自河南觀音堂西至蘭州。以余經驗所得。爲旅行所應注意者。條紀於下。其一宜戒車夫晝寢。沿途旅店。鮮有車夫臥處。恆臥車中。又須數起喂馬。多失睡眠。故一開車。終日跨轅作夢。情本可憐。而經行之路。除潼關至醴泉一段。道展而坦。餘皆崎嶇難行。不附高山。即臨深澗。不摸懸崖。即走溝底。峯回路轉之處。輒有缺口。稍一不慎。立致墮陷。車馬同傷。人亦危險。遇此等處。當令車夫拉車傍裏。曲折緩行。而張茅峽石隴坂六盤祁家山青家驛迤西與青嵐山諸處。道路益險。缺口更多。尤當特別留心。勿令車夫瞌睡。其二宜攜北洋銀幣。中國紙幣。邊省不行。旅行長途。必帶現金。盡人知之。而西北土人。特喜袁頭洋錢。與北洋造之龍洋。此外銀幣。概須貼水數分。有時並不收用。其三行李服飾。皆宜樸素。馳驅山谷。車多顛播。日間飛塵蔽天。夜則宿處汚穢。行李服飾。容易傷壞。若爲上品。損失尤多。故以極朴素者爲最佳。其四宜用北地僕人。沿途言語習慣。皆與南方各別。若用南僕。每多捍格。甚至飲食居處。欲求稍當意者。而亦不能。若用北僕。此弊即鮮。出外醬菜風鏡洋燭仁丹如意油以及日用必需之品。輕便可攜帶者。皆宜購備。惟勿令車過重。重又容易顛覆矣。

▲一月七日晴　住蘭州。上午發部信數緘。下午雷廳長張督軍相繼來答拜。且招飲。入夜偕烈夫至澡堂洗澡。汚

穢不堪。臭氣襲人。此間又祇此一處。乃掩鼻入浴。甘肅山多田少。其田分川原山三種。山高田也。原平田也。川水田也。凡河渠溝澗有水之處。皆於上游引至河岸。以灌下游之田。甘涼以西。以雪山融化之水。開渠灌田。故天愈晴亢。水源愈旺。天寒水涸。爭水而械鬬矣。附近省城各屬。多引溝澗水灌田。天旱水缺。訟案繁興。惟渭川道屬。水多田少。不虞缺乏。隴東田高。水利較少。寧夏各屬。田多砂礫。土脈鬆浮。得黃河泥沙灌溉。苗始勃興。諺所謂天下黃河富寧夏是也。又有所謂砂田。砂田者。以河流小石。滿鋪田中。厚三四寸。蓋甘地高燥。石氣涼潤。能禦亢陽。不虞乾旱。利可及五六十年。再久則砂潤漸滅。須除舊鋪新。甘肅本禹貢雍州之地。厥田上上。農業應極發達。而今則否。雖由俗惰業荒。地味以瘠。交通不便。穀無銷路。而淺耕實其大弊所在。農民所用犂鏵。尖小而入地不深。浮土僅二三寸。下皆堅硬陰寒。氣脈不融。不惟不耐旱。並不耐潦。耕深則反是。牧民者當以此意日執農民而教之。

▲一月八日晴　住蘭州。上午。策馬出南門。遊五泉山。即皋蘭山。古樹扶疏。佛宇林立。紆折而上。經大悲殿。武侯祠。文崇閣諸處。至混元閣。爲山中佛宇最高處。憑欄遠眺。會城在望。東山麓青塚纍纍。爲各省僑寓墓地。西山麓官林萬株。枝柯交錯。綿亘數里。正北一面。王保保城遺址。宛在白塔山。佛宇羅列。金城關磚牆矗立。九州元昊諸臺。環峙若障屏。黃河帶流。冰凍如白練。競勝爭奇。各呈逸致。大好一幅天然圖畫。扶級而下。瀏覽五泉。曰甘露。曰掬月。曰摩子。曰蒙。曰惠。土人則括呼爲東龍口。西龍口。東口水旺。其流西行。橫繞山中佛寺。合西口澗泉。折東流出山麓。以灌田園。而泉瀉流山澗間。皆結冰凍。潔白如銀蛇汩汩。自山麓遙望。彷彿立廬山下。觀香爐瀑布也。歸途便道參觀織呢總局。以久停工。無甚可觀。是局創自左文襄。爲有中東西三廠。由德購置機器。招聘技師。織造氈呢。甫有端倪。

文襄離甘。即行停止。未幾並將東西兩廠。改造學堂。機器遂多鏽壞。洎光緒三十二年。奏准重行開辦。乃撥中廠爲前後二廠。日可織呢五十丈。織氈若干條。入民國以來。以製品囤積滯銷。物料資金難籌。又復停辦。是亦因噎廢食之政策也。正午。就浙館公宴。後赴張督夜飲。席設軍署後花園。門懸左文襄書聯曰。閉門種菜。開閣延賓。園南有肅藩顧顏趙三烈妃祠。而墓即在其西。立有碑碣。臺閣亭榭。魚池假山。布置十分停妥。景緻幽然可愛。園後依城垣。即秦築長城遺址。望河樓在其上。高出雲表。下臨黃河。額聯皆左文襄公筆蹟。額曰大河前橫。聯曰積石導流歸大海。崆峒倚劍上重霄。甘肅鮮產棉花。民亦不知紡績。衣被所需布疋。類皆來自湖北河南陝西。盤金運脚。本重價昂。中人之家。都難購買。余自涇川至蘭州。沿途所見貧家兒女。嚴寒猶未着袴。齒顫成聲。皮膚紅腫。殊是可憐。地方官熟視無睹。是誠何心。秦隴犬牙相錯。土性量無不同。秦既盛產棉花。隴地當能種植。農民又素性服從。種棉農業。若經官府提倡。自能風行各地。一面督民使習紡織。十年之後。隴民猶有衣不蔽體如今日之甚者。吾不信也。

▲一月九日晴　住蘭州。上午派人購備途中所需各件。此地百物昂貴。洋貨尤甚。視北京幾高二倍。下午四時。陳子遴設宴。同席有徐某者。研甫族弟也。歷辦阿爾泰軍務及新疆軍署秘書長。以道尹分發隨張來甘。尋改高台知事。眉睫交卸晉省。心抱不平。故於此間吏治之黑暗。賄賂之公行。皆能言之鑿鑿。嬉笑怒罵。終席不休。隴省有異產二。甚耐博物學者之研究。其一鴿子魚。鴿子入水。即變爲魚。皮鱗似吾鄉斑魚。惟頭較扁而尾肥大。此地酒席引爲珍品。有見其未變成者。爪毛猶判然可辨。其二冰梨。土人呼軟兒梨。狀愈腐爛不堪者愈可食。洗以涼水。肉則軟。洗以熱水。肉轉硬。故食時須以涼水洗之。消解炭毒。功效神速。土人嗜之。如北京人之於生蘿蔔然。

▲一月十日晴　住蘭州。本定今日出發西進。以雷廳長邀飲。轎車亦未雇妥。故未成行。下午四時。就雷君宴。有陸軍部委員常維楷君新自京來。道北京政局近狀頗詳。月餘不閱京報。聆之如獲新聞。甘肅人民。於財政上享有兩大特別利益。用披露之。以饗讀者。甘省面積之廣。除新疆外。行省殆無比倫。以安西玉門敦煌三縣。即埒貴州全省。其廣可知。回亂以前。每年額糧。僅四十八萬餘石。洎經回亂。戶口逃亡。左文襄以實徵為額徵。復減十四萬餘石。迄今有田無稅者。所在而有。如某甲有地長闊皆四十餘里。僅以百畝納糧。此其一也。昔人云。南省苦於賦。北省苦於徭。甘省歷無差徭。有軍務公差過境。供應皆自省庫開支。不向民間徵發。此其二也。乘此機會。苟能厲行煙禁。尅期絕吸。敎民耕收。惰者必罰。行之數年。人民納稅力。必日加大。每年收入額。必日加多。因勢而利導之。甘省財政。可望大發達矣。

▲一月十一日晴　住蘭州。自蘭州赴新疆。須在肅州換車。而此地車幕車篷。又皆乘客自備。車行雖可代辦。價昂而物不適用。今日以準備此項。仍未成行。晚就徐逐初夜宴於其家。西寧道屬循化縣拉卜楞寺。西寧縣隆務寺塔兒寺。各有活佛。蒙番迷信甚深。恆以每日所得十之七八。捨之該寺。以表虔敬。如日本各寺之自由獻金者然。惟彼數少而此數多。彼多銅幣。此皆生銀。彼恆取出應用。流通社會。此則積而不散。同於窖藏。據官斯土者言。該寺建立甚久。所積生銀。數約千萬餘兩。果非齊東野人之談。斯亦甘省富源所在。苟派深通佛典。而與活佛感情較好之人。前往各寺。多方游說。曉以世界大勢。國家思想。金融流通之大利。使出窖藏。辦銀行。築鐵道。或開鑛西寧。或墾荒青海。政府從而特加保護。士紳羣相予以助力。經營所及。五年小效。十年大効。蓋甘省地廣而腴。礦藏甚富。實一未闢

之天府政府財政困難。莫能大舉開源。能得千萬餘兩現金。與辦一切。又復辦理得人。無論如何。總有幾分良好成績也。

▲一月十二日晴　住蘭州。車幕車篷未成。仍未成行。由此至肅。三套大車載重八百斤。官價銀四十兩零四釐。每百里二兩七錢四分。民價則須五六十兩。下午。張督來送行。並贈羊裘一襲。蘭州至寧夏由黃河水程。帆船須九日。若行輪船。二日而足。前清蘭州道某。曾自德購輪船二艘。開通蘭寧航路。厥後試航。以吃水過深。莫能通航而止。眉睫張督擬行淺水小輪。以利交通。正在籌議一切。余詢之舟子。則謂中衛以上。水深流急。下則水淺流緩。本有舟楫之利。惟老兩口兒。九姊妹。旋渦。鐵照壁四處。(皆在皋蘭靖遠兩縣轄境)灘石嵯峨。水量稍淺。輒礙舟行。且虞破舟。然則欲駛淺水小輪。亦須開鑿諸處。方能通行盡利。未識張督軍亦籌議及此否耶。

▲一月十三日晴　住蘭州。上午。至張督軍署廳長處辭行。傍晚。赴陳材香宴。此地應酬。多沿舊俗。請客恆用全紅手本。赴宴時須璧還。一揖道謝。否則失敬。入席之初。主人必於首二席一一敬陳杯箸。客亦須如儀還敬主人。蘭州商務。在西北各省。頗稱繁盛。以較東南省會。則又自檜以下。第一原因。雖在需要者少。而第二原因。則為資金難籌。交通梗阻。運輸為艱。故經營商業。首須寬籌資本。如門面欲做五千金生意。必須三倍其資。方足周轉。蓋途中、存儲、出售三項。商品各須五千元也。西北風俗。迥與南方不同。清無名氏有七筆勾一首。描寫盡致。茲附錄之。以備邦人臥遊。萬里遨遊。百二關河天盡頭。山禿窮而陡。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百花無錦繡。一陣狂風。不辨昏和晝。因此上把萬紫千紅一筆勾。堪笑儒流。一領藍衫便罷休。纔入黌門口。文字輒丟手。扁額掛門樓。榮華已盡。夠坐吃饅頭。

不向長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題名一筆勾。可惜女流。兩鬢蓬鬆灰滿頭。黑漆剛刀手。膻腥猙獰口。腿褲不遮羞。驢蹄寬且厚。雲雨巫山那見秋波溜。因此上把紅粉佳人一筆勾。沒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冬帽尖而瘦。棉褲寬且厚紗葛不須求。袷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因此上把綾羅綢緞一筆勾。客到忙留。乳子煎茶敬一甌。麵餅葱椒醋。鍋塊和鹽韭。牛蹄與羊蹄。帶毛隨入口。風捲殘雲。食盡方丟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筆勾。未雨綢繆。窰洞低窪盡土修。夏日難透。陰雨偏背漏。土坑砌牆頭。燈油壁上溜。馬糞牛溲。臉鼻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畫棟一筆勾。塞漠沙邱。士雜番回畜類稠。性情似豬狗。形容如禽獸。見了茗與茶。呵呵連拍手。國法森嚴。此地偏遺漏。因此上把禮義廉恥一筆勾。

▲一月十四日晴　住蘭州。以裝車過久。不能起到驛站。遂改明日起程。蘭州可遊地方甚多。城西莊嚴寺。舊稱三絕。題榜書絕。佛像塑絕。畫絕也。西城外金天觀。建於有明肅藩。後代繼續增築。有阿文成祠雷壇等處。松柏甚多。城東北隅山子石。即明肅藩凝熙園故址。累石為山。上建亭閣。下有二地道。一由府邸通金天觀。一通五泉山。今皆梗塞矣。舊藩署中有鳴鶴園。以崆峒玄鶴翔集得名。今改若己有園。古木參天。較節園(即軍署後花園)為勝。五泉山南有靈巖寺。其地澗壑幽深。夜恆多雨。亦名夜雨巖。南城外曹家花園。園主為陳蘇生君。梨花甚繁。西南城外魏家花園。牡丹百餘本。幹粗如臂。城西小西湖。離城五里許。北臨黃河。又名蓮花池。實無蓮也。城西南梨花館。背依四墩坪。梨樹萬株。一入春令。花開甚盛。此外黃河北岸金山寺。北山寺。城東水洞。樓與城南左侯祠。皆足以供遊覽。此均古蹟或名勝也。新建築中。則張督新闢城西之機器局。規模完大。亦有可觀。

▲一月十五日晴　上午十時。發蘭州。出西門。折北。渡黃河鐵橋。名鎭遠橋。計五空。長三十丈。寬二丈三尺。除石礎板棚外。大類上海外擺渡橋。鉅工也。初、有明於此建浮橋。清因之。迄宣統元年。始改建鐵橋。費金三十餘萬兩。端有坊。東曰三邊利濟。西曰九曲安瀾。夏秋黃河冰解。恆有皮筏自西寧裝載糧食。浮河而下。一稱渾脫。以牛羊皮爲囊。鼓以氣。聯四五具或七八具。浮水若筏。惟不能泝流而上耳。現值冬令。河皆封凍。彌望白光。幽潔可賞。三里金城關。隋唐皆設關於此。今存磚牆一道。八里。十里店。自此迤西。明代邊牆斷續入望。土人則訛呼爲秦長城。有棗林盛雖不若邠州。亦西北所不多覯。十二里。石家灣。桃樹滿野。春時桃花盛開。不必南走武陵尋桃源也。八里沙溝。寬僅二三丈。兩岸亂峯高聳。路曲而平。夏秋山洪奔注。動虞漂溺。旅行者最宜留意。中有一山頂如屋脊。麓若牆壁。方圓光濯。各極其致。遠望疑爲西式亭榭。土壤現紅砂迹。饒有別趣。十里。朱家井住。是日行四十一里。遠當五十餘里云。

▲一月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朱家井。行兩山間。路尙平坦。三里。越一陡坡。即俞家灣。土屋六七十家。三里。小澇池尖。四里。原山廟。入平番境。四里。琵琶台。升降高坡。十里。哈家寨。山鹽滿地。旋循鎭羌河灘行。彌望羊羣。毛細而長。類寧夏灘羊。奸商有以此作灘皮贋鼎者。二十里。鹹水河鋪宿。是日行七十一里。昨今飲水。味皆苦鹹。今日沿途荒蕪不堪。草木皆無。戶口亦稀。惟兩山間多紅土壤。狀若朱砂。崖巖崩坍。恍似洋房樓閣。頗足娛目。夜間土人爭鳴鞭砲。聲隆隆然。詢之護送馬弁。始知明日爲舊歷小除夕。土人歡送竈神也。

▲一月十七日陰　上午七時。發鹹水河鋪。西北行。間有樹木村落。接於眼簾。不似昨日一行二三十里。杳無人煙。二十七里。徐家店。一名徐家水磨。村落相望。道樹成行。土人引鎭羌河水灌田。流聲潺潺可聽。五里。紅城驛。尖。有土

堡。周約三里。商民近二百家。平番第一市鎮也。土產以鐵爐著名。十里。鄭家墩。有寺曰龍泉。建築宏偉。蘭州以來所僅見。十里。青市堡。住。是日行五十二里。沿途道柳參天。林泉在望。所見水利邨落。下午尤多。山麓羊羣宛如雪片。

▲一月十八日晴寒　上午七時。發青市堡。十八里。南大通驛。有土城。周約里餘。鋪店六七十家。可尖宿。二十八里。莊浪滿城。清末城守尉駐焉。城周四里。築於清乾隆四年。回亂焚燬。尋復重修。堞垣尚整齊完好。內居旗丁數百。生計維艱。城北里許有高閣。計四層。城西三里香爐山頂有玉皇殿。殿宇雕牆。上插雲霄。五里。平番縣西關。以前進無相當宿站。遂宿於此。是日行五十一里。沿途野平路闊。道柳成行。溝渠縱橫。水磨相望。隴樹成林。村堡連結。平番上腴地也。店坑清潔。爲西來第一。城垣頹敗。商務無多。居民亦鮮殷富狀。城西三里仁壽山巔有無量寺。每年演劇酬神。士女往觀甚衆。縣境多番民。牧馬爲生。恒以馬來易茶。清設莊浪茶馬同知。專理漢番茶馬貿易。清末已有名無實。今猶有茶馬委員。坐食乾糈云。

▲一月十九日晴寒　上午五時半。發平番。西北行。眉月在天。星辰三五。寒風刮面。噓氣成冰。十里。馬廠溝。天始大明。十五里。下漢屬郎坡。循鎮羌河灘行（莊浪河俗稱）砂礫滿目。車行頗困。十五里。武勝驛。尖。驛西雷廟山麓砂石遍呈硫化鐵色。其下似有礦床。四十里。岔口驛。住。是日行八十里。沿途官柳存者甚鮮。邊牆斷續入眼。道多小石。車頗顛播。村堡寥落。森林杳無。廢渠極多。田野荒萊。似昔闢治而今荒蕪者。迎面遠峯。卽爲祁連。積雪滿谷。麓巔皆白。其地產馬甚佳。歲有春秋賽馬大會。遠近赴賽者。馬恆數千匹云。

▲一月二十日晴　上午四時二十分。發岔口驛。向北行。浮雲蔽天。星月光微。亂峯萬疊。邊牆斷續。皆見其影而已。

二十里。折腰溝。東方始白。二十五里。鎮羌驛。尖。驛南祁連遠山在望。怪石磋硪。奇峯嶙峋。如戈矛。如旗幟。無奇不備。大類廣西桂林諸山。彼猶無此終年雪景。土人呼為老虎山。上產鹿麝及各種藥材。附近鎮羌諸山。多產金砂。惟皆斷崖雪嶺。機器糧食。均難運致。採鑛者率多虧蝕。作輟無恒。莫與大利。尖後渡鎮羌河。登烏松嶺。自蘭州至此。皆在兩山間行。亂山當道。此為首見。上嶺盤紆而平坦。嶺巔有韓湘子廟。土人祈禱甚虔。下嶺即古浪境。路頗陡峻。是山上下。約十餘里。山間恒有怪風。雲。旅人遇之易受感冒。三十五里。安遠堡。滿目頹牆塌院。居民甚鮮。十五里。龍溝堡。住。是日行九十五里。沿途人煙極稀。道樹皆為莠民剪去。惟安遠堡至龍溝堡間。尚稍有存者。堡店皆以柴薪作燃料。為入甘以來所僅見。堡前有龍溝河。即古浪河上游。過此無南流之水矣。

▲一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龍溝堡。向北行。十五里。黑松驛。敗壁廢垣。長約二里。土人云。此地前本市鎮。清同治初。燬於回匪。升坡入古浪峽。長約二十里。松林山在其南。上產杉樹。鐵櫃山在其北。巔有佛宇。兩山逼束古浪河。寬不數丈。形勢險要。大似河南函谷。道循松林山麓。峻坂頑石。相望於途。征人至此。多下車徒行。道傍有大白石矗立。相傳其石粉末。力能催生。過客每敲剝少許以去。故四面斑痕甚多。逮出峽口。河身更窄。巨石林立。水湍有聲。道南有石壁如門。二十三里。金家灣。車陷入冰。牽挽半時始獲脫險。車行澗上。巉石奔流。間見水磨。推磨有聲。七里。古浪縣。尖。城周二里許。頗有商務。時近舊歷年節。春聯輝煌奪目。四郊高原平闊。溝渠洞開。南引祁連雪水灌溉田疇。聞夏秋間。到處流聲潺潺。尖後行未十里。迎面人來。皆云前途有番子行刦。當飭衛送馬兵。戒嚴前進。二十八里。雙搭堡。入武威界。十里。有土阜當道。中裂大罅。僅通一車。五里。大墩。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頗有道柳與隴樹。下午

多行溝中。

▲一月二十二日晴　以欲早達涼州。上午四時。發大墩。十七里。靖邊驛。堡內皆頹垣。二十三里。河東堡。堡已廢。僅土屋十餘戶。過此走入沙灘。車行甚艱。十七里。大河驛。尖。尖後道南時見祁連山脈。屏峯積雪。景緻幽然可愛。三十里。涼州東關。鐘已四下。住是日行八十五里。沿途堡市。多被回匪蹂躪。元氣未復。到處呈荒涼之象。明日爲舊曆元旦。此處官廳仍循舊習拜年。余卽往訪道尹鎮台。爲免明日無謂酬應也。道尹馬麟翼。振吾接談。盡歡。鎮台馬麟。因公在省。入夜。武威知事康敷鎔來。請去縣署度歲。辭未行。夜闌鞭砲聲響。震動耳鼓。是則商民歡喜心之大集合也。

▲一日二十三日晴　住涼州。上午康敷鎔復來邀飲。馬紹先(護理鎮印)馬振吾二君。先後來報謁。傍午。策馬遊大雲寺。左有鐘樓。建築頗大。上懸巨鐘。重數千斤。聲音宏永。其酸化剝落處。色若赤金。未載鑄造年號。讀其碑記。則謂爲前涼王張氏物。五金皆備。右爲慶雲寺。寺後浮屠高十餘級。夕陽西照。其影爲倒。故俗又呼倒影塔。與大雲寺後者若雙岑並峙。甚爲可觀。繼出北門。至雷台。有殞石二。圓徑皆二三寸。長者二尺餘。短者約長者三之二。涼州城周十二里。商務雖未甚形發達。而四郊皆廣大平野。隴樹繁密。頗徵富庶。亦隴右一都會。南北朝時。前後南北西五涼相繼割據河西。均以涼州爲根據地。其重要可知矣。城內福音堂。卽昔兩廣總督牛鑑住宅所改。宅後花園牆壁。皆大理石鑲成。門窗以紫檀木爲之。糜費數十萬金。厥後門祚衰落。爲某學使以三千金購去。牛繼林文忠後。喪權辱國。毫無心肝。其亡也忽。殆亦上天降罰也歟。又有西夏古碑。皆西夏文字。鮮有辨者。近人頗寶重之。余以行期迫促。未及訪拓。甚爲悒然。城東北三里。有滿城。居旗丁千餘。生計艱窘。同於莊浪。滿洲入主中國。旗人皆予優待。不事

生產。且習驕惰。民國代興。籌畫八旗生計。遂成重大問題。傍晚就康陶然夜宴。所食皆川味。醉飽而反。

▲一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九時半。發涼州。道傍青塚累累。亘八九里。叢塚歟。抑戰骨歟。莫之或知。十四里。郭家鋪。砂磧廣大。頑石觸輪。車甚顛播。二十八里。四十里鋪。即永懷渠。時已下午三時。以趕宿站不及。遂宿於此。是日行四十一里。沿途村落。皆家自爲壘。高建門樓。以備瞭望守禦。大類秦豫之寨堡。詢之土人。則謂明代蒙古寇邊劫掠。歲無虛日。居民築此。互爲守望。賊至閉門升樓射擊。以資抵禦。犂此犄角。賊無所得。恒自退去。迄今相沿未改。案此法頗良。具有堅壁清野遺意。盜匪縱橫之區。皆可師以行之。宿處鋪店二十餘家。半皆崩塌。土人圍地賭博。興致勃然。小孩腰挂銅錢。互相炫耀。此皆舊歷新禧應時之點綴品也。

▲一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七時。發四十里鋪。行砂磧中。石如拳卵。車甚滯滯。十里。懷安驛。迤西小水無數。水皆冰合。甚滑。馬蹄十里。隆昌堡。車軸脫鬥。乃易騎行。十里。豐樂堡。尖。堡已廢。僅居民數十家。尖後仍騎行。石子塞途。如午前。二十里。柔遠驛。入永昌界。十里。八壩堡。住。是日行六十里。鋪店三十餘家。半皆頹塌。堡東有閣當道。曰火祖樓。塑像皆作簪形。不知何故。豈鬼神禍福無憑。而敎以是誚之耶。

▲一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八壩。西北行。三十里。三十里鋪。一名通津堡。易騎行。二十里。東崗。即十里鋪。有田畦村莊。十里。永昌東關。車後二時始到。以前進須六十里方有驛站。因宿於此。是日行六十里。沿途市堡皆塌渺無居人。無有尖處。惟路視昨日所經。較少石子。且有道柳。飯後策馬遊城北金川寺及海子。金川寺建於唐代。俗稱油神宮。依崗爲屋。拾級登覽。橫梁照面。二山遠峙。恍若南屏。東偏水雲觀。有亭可以坐翫。後院觀河樓。面山環渠。渠

岸紅柳成林。廣長里許。西面緊臨海子。遊鱗可數。山水清音。足稱幽絕。寺前有泉曰馬家。其流與藥葫蘆諸泉。合流經寺西。豬爲海子。實池也。水上蒲藻蘋蘩之屬。約十餘種。中有觀音韋陀二閣。通之以橋。池周楊榆蔚然。深秀。夏秋清爽宜人。可以避暑。池東有龍王三教二宮。遊廊飛閣。依崗而建。布置咸宜。足供遊覽。池西崗陀起伏。壇廟羅列。關帝廟後。浮屠高聳。與在金川寺者。若雙岑對峙。池水向北溢流。屈曲由石罅湍激而下。合北山諸泉。爲金川水。經金川峽東南流七十里。溉寧遠堡田數百頃。爲永昌沃壤。沿河上下。水磨復以十數。水利亦云溥矣。金川北有武當山。以巔有眞武廟得名。去金川寺才數里。自下而上。佛宇鱗次相接。亦足登遊。歸途便訪永昌知事閻權。接待盡歡。傍晚閻攜縣志來寓。談一時始去。志爲清嘉慶時邑人南濟漢所纂。朽腐不堪。永昌城周七里有奇。滿目荒涼。全縣人口。在回亂前有二十餘萬。現僅三萬餘人。亂後五十餘年。元氣猶未恢復。歷任邑宰。其能辭勞徠安輯之咎耶。

▲一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六時半。發永昌。出西門西行。冰塊塞途。橫道而北。此皆夏秋南山雪融。居民引水灌田之溝渠也。十里十里鋪。迤西道柳多能成行。爲蘭州以來所僅見。十里水磨關。明代焉支山番民互市處也。昔頗繁盛。自經回亂。塌房廢院。十居七八。下坡渡水磨河。即金川上流。十五里大河口。有店鋪數家。西北行數里。入長闊荒磧。升降沙崗無數。遍地黃色衰草。土人呼曰芨芨。刈作繩席。山石深黑。上覆琉色。似爲鐵礦已現苗者。十里空心墩。道左有明代將軍張臣紀功碑。十五里水泉驛。宿。是日行六十二里。沿途頑石當道。土路甚稀。遠當七八十里云。鎔內居民約五六十家。空地甚多。有回回馬某。與余護送回兵友善。延余至家。饗以牛羊肉。並貽一羊羔。作路菜。狀甚禮敬。甘涼鄉間自治區域。恒稱某渠某壩。如永懷渠八壩之類。亦猶吾湘之稱某團。山東之稱某莊。江浙之稱某圩。

日本稱某町村耳。

▲一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二時半。發水泉驛。西行。寒風透幕。重裘無溫。二十里。古城窪。漢日勒縣故墟也。天猶未曙。自是以西。即山丹縣境。十里。定羌廟。天始大明。有廢堡。依邊牆。南北兩山。漸相近接。車行峽中。南望焉支山。層峯積雪。蜿蜒若畫。山中產藥材三十餘種。大黃最佳。故亦稱大黃山。寔祁連北支也。袤延百餘里。山麓四面草場洞開。最宜遊牧。西南傍祁連方面。水草尤美。漢武遣將攻取祁連焉支二山。置張掖郡縣。以斷匈奴右臂。匈奴為之歌云。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可見伊古以來。二山皆要地也。五里。山丹峽。亂山環抱。頑石崢嶸。車甚顛播。盤旋曲折。約數十里。形勢險要。比於函谷。南下西寧。東取涼州。西出玉關。此皆必經之途。前清屢次回亂。匪皆先據此地。搶硝掠馬。備圖大舉。守口將士。亦恒立營山巔。南北夾峙。防匪佔領。憑高擊下。五里。出峽。即峽口驛。尖。有城。內外居民八九十家。城中掘井十餘丈。無水。皆賴城東石井水為飲料。若在戰時。甚危險也。城長方形。周約三里。北垣屬於邊牆。飯後騎行。草灘高平。四望無既。十五里。豐城鋪。有店鋪十餘家。十里。王城鋪。其南有土堡。無居人。迤西漸有崗阜。道尚寬平。十五里。新河驛。宿。是日行九十里。自定羌廟以西。沿途皆有邊牆入眼。其完整者。高約二丈。寬數尺。無梁口。新河驛有土堡。周約三里。店鋪四五十家。稍有商務。西門外且多新屋。刻值舊歷新正。人民着滿清冠服。拜年者。往來街市不絕。市中關帝廟。有二碑屹立。一義勇武安王廟建立碑記。明宏治七年立。字跡剝蝕。不可讀。一山丹北山漢夷分界碑記。清道光九年立。謂邊外六十里內。仍准漢民採牧。以外為蒙古住牧云。晚食米飯。米視永昌所食者為佳。酷似台灣所產之上米。

▲一月二十九日晴　上午六時。發新河驛。西北行。經三十里鋪。二十里鋪。十里鋪。皆有部堡。二十里鋪店鋪尤多。可供尖宿。道平如砥。地陝亦腴。三十五里。折行山丹河灘中。有石觸輪。車行頗困。五里。山丹縣東關。尖。城周七里。城北長山。東曰峽口。西至肅州。綿亘三百餘里。隨地異名。皆合黎也。禹貢導弱水至於合黎。即此。城內渠水暢流。商民沿渠列市。頗形殷富。街道亦寬。惜渠水四溢。遍地結冰。有礙馬行。午後騎行。渡三丹河。即弱水東源。下流經東樂城北。會洪水。至甘州。會西源張掖河。水勢始大。十里。大佛寺。寺依獅山東麓。建於明代太監。規模宏敞。大佛高十丈。覆屋七層。登最上層。(共百五十餘級)始見佛首。觀直隸正定。陝西邠州兩大佛。更大矣。山丹河屈經其東北而西流。合黎長山。遠拱若屏。左近山嘴。亭榭多處。景致頗佳。征夫過此。多登覽焉。山麓瀉鹵滿地。雨後經日。色白如鹽。三里。渡河。二里。十五里鋪。五里。二十里鋪。均有店鋪。樹木溝渠。相望於道。風景近似南方。西來僅見者也。六里。大橋寨。過橋。入東樂界。中經砂磧。十五里。東樂。住。是日行八十二里。城周僅二里半。所經縣城之小。此為第一。清為張掖分縣。治以縣丞。民國三年。始升為縣。居民稀少。滿目荒涼。不及南方之一小市鎮。轄境南百里。北十里。東西各十五里云。

▲一月三十日晴　上午六時。發東樂。初行土溝。繼走沙灘。十里。山陽鋪。入張掖界。十里。夾字墩。有店鋪二三十家。又數里。渡一河。車陷於冰。幾經牽挽始出。七里。古城子。尖。漢屋蘭縣。清仁壽驛也。街市百餘家。繁盛勝於東樂。十里。鹻灘堡。入大沙灘。長廣約十里。四周隴樹成林。若綠垣然。涉一大水。十二里。二十里鋪。附近盛產涉棗。自是迄於甘州東關。四望村落不斷。樹木扶疎。田園肥美。饒有南方景象。二十二里。甘州南關。住。是日行七十一里。昨今兩日所

經。道北皆有邊牆。斷續相望。甘州城周十二里。城中樹木茂密。登望恍若森林。商務繁盛。可比蘭州。皮毛。氈毯。藥材大米皆出口大宗。地當羌夷要津。河西孔道。故清駐甘肅提督於此。今猶甘省四大繁缺（天水、皋蘭、武威、張掖）之一。自涼州西抵肅州。南境山脈。皆為祁連。冰雪深積。終年不消。每歲春夏稍漸融化。萬壑成溪。聚流為河。居民分引為渠。灌溉田畝。為利甚溥。北史崔浩謂雪液裁能斂塵。何得通渠灌溉。是眞一孔之見。不知天下水源資雪者恒十六七。吾楚昔人詩云。巴蜀雪消西水來。可謂能紀實矣。

▲一月三十一日晴　上午十時。謁提督上元焦大聚字凱泉。係左文襄部將。矍鑠和藹。誠篤人也。甘省西路武職。概沿清制。提鎮協參遊擊管帶守府諸名目。當局不為釐正。是亦內政汚點。或謂西北民性愚魯。狃於積習。非此不足以資震懾。此殆曲為解說耳。繞道至宏仁寺。俗呼大佛寺。創建於西夏。重修於有明。正殿偃臥大佛。長約十丈。首高丈餘。山丹而後。又一大佛也。寺後有塔。內列同形小塔無數。各藏偶像。排列整齊。頗有可觀。寺前有小寺。土人呼玲瓏寺。其西數十武。為木塔寺。實無塔。亦一巨寺。中有銅鐘。古色斕然。繼至甘泉寺。寺枕城垣。建於泉上。前有大圓井一。繚以雕欄。中架飛杠。水清攝影。遊魚可數。圓井之前。小方井二。居民於茲汲取飲水。方井之前。有龍王廟。廟後有大澇池。寬廣數畝。甘泉尾閭在焉。刻已冰合。白光可鑑。井右即甘泉書院。院左有五雲樓。高踞城垣。全城在望。風景極佳。復出西門。至西王母宮。建築亦壯麗。西王母本唐虞時番夷部落之名。猶唐之東女西女。元之八百媳婦。今塑為美女。被以後代后妃服飾。創斯舉者。亦太不學矣。下午一時啓行。繞城至西門。西北行。道路平坦。渠郁樹木連綿不斷。十五里謝家灣。折北循黑水東岸沙灘行。河不甚寬。即弱水西源。又名張掖河。非禹貢所謂黑水也。渡木橋

一。長五尺。寬丈餘。每歲春夏祁連雪消。山洪奔注。河水泛濫。橋輒冲毀。故至秋末。重須修整。以濟行人。此在甘涼皆然。不僅此橋已也。過此向西曲折行沙灘。即黑河故道。廣二三十里。長半之。中涉小溝無數。皆黑水分流。踏冰而過。車行頗困。十里崖子堡。俗稱二十里鋪。人家八九。時已黃昏。住是日行二十五里。

▲二月一日晴　上午五時。發崖子堡。過河。西行沙地。車無轔轔之聲。輻起沙瀉。如磨吐粉。廣長均十餘里。四周有遠樹。二十七里。沙井驛。入撫彝界。鋪店二三十家。可尖宿。自是而西北。村堡隴樹。時入眼簾。二十里。涉沙河。即響山河。下流入弱水。車又陷冰。以十餘人牽挽抬槓。始得出險登岸。即沙河堡。尖。附近村落稠密。尤多梨棗。尖後經大鹻灘。彌望皆白。如落重霜。長約二十里。廣三之一。道北遠望。村舍樹木。斷續不絕。二十里。廣屯堡。俗呼小屯。十里古寨堡。過此入沙山。土人呼沙窩子。馬蹄無聲。飛沙蔽目。十里。撫彝縣。宿。是日行八十七里。未出玉門。已經兩度流沙。流沙豈僅沙州有也。城周一里四分。視東樂更小。荒涼亦如之。淸爲廳治。駐通判。民國改爲縣。城內外居民二百餘戶。轄地間頗肥沃云。

▲二月二日晴　上午五時半。發撫彝。西北行。沿途斥鹵。彌望。十五里。雙泉堡。五里。魯灣墩。入高台界。其地有大草灘。夏日附近村民。羣牧於此。五里。渠口堡。村落漸密。十五里。高台縣。尖高台城周五里半。白楊滿城。繁秀參天。居民稠密。頗有商務。今日值迎春期。近郭鄉民均來觀覽。街衢巷口。擁擠不堪。城西三里。有月牙湖。彌望沮洳。築堤架橋。夏日遊觀。饒有清趣。飯後西行。十五里。台子寺。爲西涼李嵩臺址。後人建寺其上。地勢頗高。縣名本此。過宣化樂善安定三堡。至羊達子堡。皆有村市。自渠口堡以來。村落連結。隴樹縱橫。溝渠夾道。熟田滿原。盛產稻米。比於甘州。城

西夏人烟稠密。隨在可以尖宿。亦河西繁盛地也。十七里。擺浪河。即羊達子河。道左為大荒野。道右遠處有村堡樹林。十八里。黑泉驛宿。是日行九十里。堡周三里三分。居民二三十家。堡南有三泉湧出。水色深綠。驛名所由起也。

▲二月三日晴　上午六時。發黑泉驛。西北行。道左為廣大荒原。道右有遠村隴樹。二十里。入大沙崗。荒沙連積。如垣如阜。四里。花牆堡。居民四五十戶。地甚沮洳。有草結實如球。中產蚊蚋。夏秋旅人經此。不堪其苦。十二里。紅寺坡。寺在高阜。牆垩紅土。沙厚澀輪。車行維艱。盤曲上坡。如登六盤。升至高處。北望弱水。盡成堅冰。白光一道。環繞合黎。幽逸可愛。十里。山嘴墩。下坡入溝。十五里。深溝驛。尖。店鋪八九。食物草料。皆自遠處運來。價值特昂。尖後行鹼灘。四望無既。路尙寬平。間有水草。三十里。鹽池堡。住。是日行八十六里。民居七八十家。鹽池在堡北里許山下。東西長八九里。南北寬約里許。夏秋池水蒸發。結晶成鹽。土人取之。運銷各處。

▲二月四日晴寒甚　上午四時。發鹽池堡。西行荒原。道平而坦。兩傍鹼厚如霜。土鬆沒脛。四十里。雙井驛。尖。居民十餘家。灰麵麩料。皆來自肅州。本地一無所產。飯後仍行荒原鹼灘。十五里。營兒堡。土屋三四。五里。界牌墩。入酒泉界。二十里。黃泥堡。始見人烟樹木。連日荒烟蔓草。極目蕭條。心悶欲死。驟睹此境。精神為之一快。二十里。臨水驛。宿。是日行一百里。沿途地平多草。南阻祁連。北至土山。廣遠數十百里。莽莽平原。似經先民開闢。而歲久荒蕪者。有賢邑宰。招民致耕。廣開溝渠。南引雪水。以資灌溉。熟田萬頃。當不難得。驛中民居八九十戶。附近村落亦密。頗有商務。各項徵稅局卡。皆具酒泉東方一市鎮也。臨水即紅水下流。合討來河。北入弱水。驛名本之。

▲二月五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臨水驛。涉三土橋。皆跨臨水。樹木繁秀。村落稠密。溝渠熟田。連綿不斷。十里。雙橋

墩。多廢屋。二十九里。永固橋。橋臨討來支流。二里入酒泉東郭。一里。城內。住。是日行四十二里。自蘭州至此。共程一千四百六十里。城周七里三分。中建鼓樓。高入雲表。四向有額。曰東迎華嶽。西達伊吾。南望祁連。北通沙漠。商務亦頗發達。比於涼州。明日為舊歷元宵。街衢密樹木坊。飾以顏色。雕刻甚為美觀。上題火樹銀花。玉街馳馬。金錢買夜。春明富貴諸語。商店民家。又皆張燈結綵。燃放鞭砲。復有高脚戲隊。（扮演生旦丑淨。縛木於足以代步）遊跳飛舞。布紫長龍。滾地高蹈。鼓樂聲。曲調聲。相間而作。紅男綠女。觀者塡巷。表面觀之。遍是歌舞昇平之象。南方謂年末能望其肩背。祁韻士萬里行程記。極言肅州繁華。其殆專指新年也歟。飯後乘馬訪潘道尹齡皐。張鎮台和。遜迎送皆升砲奏樂。全然滿清舊習。使清代逸臣睹此。定興故宮禾黍之感。繼訪酒泉知事王炳。並晤禁煙委員劉某。

▲二月六日晴　住肅州。上午。張謙齋。潘齡皐。王炳三君相繼來報謁。午正出游街市。鄉民鬧燈更盛昨日。屋頂街沿。人山人海。車水馬龍。肩摩踵接。笑語喧譁。令人頭暈。鄉間婦女多乘牛車來觀。村裝野俏。鬬媚爭妍。迄於深夜猶未少休。甘肅士人。男多結辮。虱積如蟻。汚穢不堪。女皆纏足。膝行操作。等於禽獸。執政者不聞曉諭紳民。敎民剪辮令女放足。聽其自生自滅。下墮劣等民族。又奚貴有此牧民者耶。而貧家兒女多未着袴。囚首垢面。望之傴嘔。隴西更甚於隴東。官紳亦視若無睹。至佛宇神廟。則極其壯麗宏大。金碧輝煌。萬金一擲。毫不之吝。卽在東南富省。亦非多觀。是雖邊民迷信過深。自甘窘蹇。作此無益。苟上等社會不為提倡。醵錢於民。亦未必肯如茲浪費也。自生計上言。與其集此鉅金。獻媚偶像。愈苦吾民。孰若以之廣開工場。多造需要之品。以利民用。積久成俗。未始無庶富之希望。余自西來。每睹民居之陋穢。神廟之宏偉。輒憐平民之愚魯。而痛官紳之不學。幸望甘省當局力矯舊習。出而救

濟之也。

▲二月七日晴　住肅州。甘肅西南兩路。皆有土司雜處部落。甚多。其著稱者。惟臨潭（舊洮州）楊土司。與平番魯土司。楊土司世居卓泥堡。清同治時。有楊元者。以助勦回匪有功。政府奬以頭品頂戴。其子作霖。亦以軍功得職如父。代增勢力。日益强大。四近土司皆弱小。鮮不舉土歸附。以故洮南西寧之間。與夫四川松潘所屬土司。皆歸管轄。封疆千餘里。儼然牧伯。其於所轄士民。阻遏讀書。魚肉備至。地僻官遠。控訴無從。官以舊章優待土司。控亦莫申寃屈。士民長困水火。甚爲可憐。平番魯土司。居縣城西百四十里之連城。明清兩朝。代有達官。頗知文學。所轄土司。南至皋蘭張家灣。導河思家台。碾北之川口等處。北至鎮羌喜鵲嶺。西至西寧冰溝口。地廣亦數百里。又上馬爾等番民八族。（青海遷來）與納糧番民華藏上托等十一族。及貢馬番民羅家等八族。亦歸兼轄約束。其於士民。鮮聞虐待。此蓋貴而知書。殘忍刻薄之習。潛移默化。有以致之也。惟茲土司。無論何部。風俗習慣。多與漢民懸殊。前清徒事羈縻。益與國家主義。背道而馳。幾致不可收拾。眉睫若能改土歸流。固爲上策。否則亦須採取干涉主義。制限其權力。損益其政俗。代興其敎育。使之漸就範圍。隱歸同化。决不可漫存優待。任其自由。長爲化外頑民。下午。乘轎車出南門。遊陳家花園。園分桃李杏三圃。基址宏敞。雜植羣卉。花徑草蹊。區劃甃然。惜當落葉植物。枯枝老幹。無可觀賞。若在夏時。必饒趣味。入門左有廳事。額題可園。足供坐歗。前進十數武。爲一覽亭。全園在望。頗極幽雅。其東即凝香齋。已傾圮。園中牆垣。多頹。花畦蕪萊。是宜亟加修葺者也。遊畢。入城。瞻覽左公祠。金公祠。左祠旁南門城牆。敗瓦頹垣。不堪入目。正殿鳥糞滿地。甚形荒凉。文襄建功西陲。肅州爲其大本營所在。駐紮頗久。身亡未幾。廟敗如斯。

本地士民崇拜英雄之心。無乃太薄弱乎。金祠祀忠介公順。清伊犂將軍也。棟宇輝煌。廟貌猶新。入夜就張和遜潘錫九王笏卿三君公宴。

▲二月八日晴　住肅州。甘肅西南。地鄰青海。甘涼肅三屬南境。與西寧府轄邊縣境。皆雜居番族。而循化貴德兩屬番族幾十之七八。（貴德番族。強半爲循化所轄。）族依所居水山。別其名號。各舉一人爲酋。稱曰洪布（漢語官長。）多世及。其經報部承襲與載於官書者。即爲土司。洪布大者曰昂鎖。或稱浪借。羣若干族。戴一招提（漢語曰寺。）以司兵刑錢穀。寺有呼圖克圖（漢語活佛。）執行政務。活佛冠蓋服輿。悉貴如帝者。其貴賤強弱。視所統番族多寡而差。位不世襲。強執番童。謂之轉世。冠以舊名。歷世不改。權利所在。人爭趨之。轉世佛童。所在出現。搆訟行賄。百弊叢生。及其結果。轉世之佛。總在昂鎖有財力者之門。執政喇嘛。利立幼佛。稍長蠢以聲色。智者倖存。愚者不活。嗚呼。佛亦苦矣。活佛之牟利也。假金番民。農商倍重其息。而農商每歲所獲。又以金額三分之二。獻於活佛。受戴哈達。歸誇儕輩。羣相倣傚。青海漠北各蒙古。亦不憚跋涉遠來貢獻。拉布楞隆務二寺之藏。擬於金穴。有由然已。番俗樂爲喇嘛。民十而僧五。問其部族。數寺以對。詢其戶口。數僧以對。循化南番各寺。拉布楞最大。有僧五千。其次曰黑錯。曰卡家。曰阿木椴。曰合隆哇。曰沙溝。曰上火力藏。曰下火力藏。曰白石崖。僧三四百或六七百。西番各寺。隆務最大。有僧二千。其次曰朵楞。曰邊堵。僧三五百。其他小寺無算。僧數十或一二百。貴德番族各寺。工巴最著。其次曰白佛。曰國巴。曰思得六。曰恩古魯。曰迭纏。凡二十餘所。番族俗事畜牧畋獵。耕者不及十一。山多地寒。穀只青稞粟麥。茶布仰給內地。交易以尺布或錢二十五文爲一陌。性多愚樸。間有黠者。苟抉其詐。即驚爲佛。赧顏不辯。此猶

勝於漢人也。下午。以明日啓行出關。至鎮道縣三署辭行。繞道登北門城樓。全城在望。前有祁連。層峯屏峙。後有討來。曲折縈繞。西瞻峪關。要塞天然。東望驛路。蜿蜒一線。憑欄極目。境界頗寬。左侯西征。曾留攻城砲三。鎮此北門。現為鎮署移去。列之大堂。下樓出北門。循討來支渠。繞城而東。長楊成行。流聲悠悠。至酒泉官廳。入門即清廟樓。左文昌閣。右奎星樓。皆有雕欄飛橋相通。棚板頗缺。步履心危。進二門。有大字橫額。題古酒泉三字。內即澄清堂。額曰大地醍醐。聯曰甘或如醴。淡或如水。無即學佛。有即學仙。皆左文襄手筆。後院酒泉在焉。古稱泉味如酒。今飲其水。不甚甘冽。泉為方形。水甚清潔。北流入池。池北有亭。曰擷芳亭。後復有大池。廣約二畝。圩堤外繞。蘆葦內殖。層冰映白。景色極佳。院中亭榭就頹。院周牆垣多圮。無人修葺。滋可惜耳。聯語甚多。佳搆不鮮。其中推作醉翁亭一塲清風留小酌。何須醒酒石。百年幾日。引流觴。與中聖人之清。有如此水。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二聯尤余所愛。東偏有小花園。花木無多。樓曰酒醒。亦屬破屋。西距數十武。有五塔列峙。皆曰白骨。其下則回亂時攻取肅州陣亡將士忠骸之叢塚也。

▲二月九日陰　住肅州。大風飛沙。黃塵彌望。以車未齊。莫能成行。甘肅全省。漢回錯處。回居十分之四。（河州寧夏則十之七八）。婚姻不通。敎育各殊。爾虞我詐。仇怨相尋。睚眦小故。動釀大變。積隙甚深。融洽匪易。前清甘省回亂。間世一發。愈出愈烈。殊堪浩嘆。順治五年。甘州回將米喇印反狄道。（舊臨洮）回衆應之。戕官據城。蔓及鞏昌。擁立僞延長王朱識鋑。副將馬寗。遊擊張勇擊平之。同時米黨丁國棟。跳據肅州。糾合塞外番回。立哈密會巴拜之子土倫泰為王。河西郡縣為之動搖。總督孟喬芳討平之。斬國棟土倫泰暨塞外回將六人。乾隆二十六年。定西（

舊安定）回族馬明心創立新教。幾釀動亂。四十六年春。循化撒拉回（撒拉以先而奉回教。回得撒拉愈有所挾。）蘇四十三。爭教釁變。陷河州。攻省城。據華林山。大學士阿桂來討。六月乃定。越三年。固原所屬新教回民田五叛。破西安堡。掠靖遠。總督李侍堯勦敗之。田五傷斃。餘黨張文慶等。糾衆聚通渭縣北之石峯堡。福康安督師。阿桂繼進。自夏至秋。僅而克之。此猶亂之在一隅者。若同治回亂。其禍最烈。全省皆遭蹂躪。河西尤無完土。茲略紀之以知其慘。同治初元。陝回肇亂。河州回匪響應。狄道、金縣、相繼殘破。河西諸回。蠢蠢欲動。甘涼漢人。乃盡戮回子。謂之洗回。其幸脫者。東走寧夏之金積堡。南遁西寧之大通。煽動諸回。作亂復仇。四年二月。河西南山獵回叛。陷嘉峪關。肅州諸回。相繼叛變。六年八月。河州回匪。進犯蘭州。安字營營官陣亡。調河州鎮三營擊却之。十一年正月。河州回酋馬占鰲。遣悍黨兩敗左文襄大兵於安定之三甲集。提督傅先宗。徐文秀戰歿。陳湜各營皆退。舍省會大震。嗣以馬酋來降。幸得撫定。十二年二月。陝回白彥虎之黨四千人。自湟中竄扁都口。出山掠甘州。撫彝高臺鎮夷而西。聲援肅回。左文襄令部將楊世俊等迭敗之。白逆由間道出塞。十三年冬。馬占鰲黨閔殿臣復叛於河州。擊潰各路防營。勢甚猖獗。西甯道劉錦棠間關赴援。累戰平之。此次回亂。以左文襄之雄才大略。猶用兵十萬。費時數年。始得平定。亦云劇矣。余自度隴以來。無日不睹回匪蹂躪之跡。蘭洲西迄肅州。更頹垣塲院相望於途。亂已五十餘年。猶復荒涼如是。當時塗炭情形。甯堪設想。夫回教之在甘肅。甘人以其語言衣服皆與漢同。呼曰漢回。亦稱小教。其逃回入漢者。彼族謂之反教。改從青海蒙古者。謂之駝毛達子。漢人從回者。謂之隨教。俗尊阿渾。若帝天。阿渾（即禮拜寺主）倚其掌教之權。得扑責回民。回民有吉凶事。必往禮拜堂誦可蘭經。而平日於阿渾又皆有賄賂金粟畜產。無

物不納。亦猶番寺活佛之聚斂。於是阿渾爭立新敎。名目繁多。河湟尤甚。大率杜撰欺人。詢以摩罕默得源流。茫然罔曉。惟喋喋焉互爭門戶。官若詰問。則又合而抗官。其刁頑類如此。金縣清水驛有創新敎回民馬元裝彼族尊爲聖人。其誕辰全國回族。皆來祝賀。土耳其民亦有至者。魔力偉大。幾甲西戎。回民不啖豕肉。(本草言豕性寒損人)不嗜鴉片。勤樸。尙義。勇敢善鬬。戒飲酒。戒吸烟。是皆勝於漢人之處。而無識之徒。往往自詡華族。賤視回民。詬爲異類。不知今之華族。如北方金劉石苻元李安蕭趙諸氏。其中皆雜戎種。又何厚彼而薄此乎。余願秦隴士民本張子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之心。蠲其小忿。厚遇回民。採其所長。救其所短。誘令漸就同化。勿再閱牆傷國元氣。亦望陝甘諸回。師元代廉希憲受孔子戒。漢唐時諸番請將改姓歸化之旨。自泯畛域。與漢通婚。受漢敎育。輸誠內向。作國良民。勿自外於五族共和。則幸甚矣。

▲二月十日晴　上午十時。發肅州。出北門。過稅關。中俄條約開嘉峪關爲商埠。而貿易實在肅州。據稅員云。上年稅收之銳減。一因俄國軍興。工廠停工。無貨輸出。一因販賣鴉片。利息較鉅。普通商貨。鮮人運買。五里。過討來川。依河灘行。碎石佈地。車頗顛播。二十一里。丁家壩。有土屋數家。自是迄嘉峪關前。一望戈壁。石如拳卵。車行其上。顛播不堪。三十四里。嘉峪關城。住。是日行六十里。東南距蘭州一千五百二十里。關北平岡。有嘉峪山。卽關名所由起。關有內外二城。內城甚小。僅容衙署。外城較大。周二百二十二丈。居民三十餘家。近郊共百餘戶。城居山坡。南據紅山祁連。北依黑山。牌樓關適居中。繞以邊牆。形勢險要。足資扼守。清於此設遊擊。駐兵四百餘名。屢經裁撤。今餘三十餘人。且皆疲卒。近調紮肅州巡防營兵額。亦僅兩哨。兵單如斯。一遇寇警。恐難爲守。況新疆孤懸西陲。逼處英俄兩

大之間。是關又其後路第一衝地。不有重兵長駐。遠不足壯天山南北之聲援。近不能懾番回之跳梁。尙望軍政當局。及早一注意焉。傍晚以車中晝寢傷風。寒熱交作。不能晚膳。擁被入寢。閔遊擊周管帶來謁。亦未起與酬酢。

▲二月十一日晴大風　出關以西。有宿站無尖站。車多夜行。上午七時。周炳南請去營部早宴。以病辭。八時發嘉峪關。出西門。道右有碑。題天下雄關四字。迤西磧阜纍纍。忽起忽伏。高逾數尺。車疲升降。四十里雙井堡。舊有土城甚大。居民六十餘家。淘金過活。今則場房廢院。滿目荒野。所僅存者土屋二三。有老兵一人。治茶以售過客。七里入玉門界。四十三里惠回驛。住。是日行九十里。實不足八十里云。沿途戈壁遼廓。渺無邨樹。北負長嶺。黑山。南望大小紅山。皆屬童山荒嶠。又復風打車蓬。磤磤有聲。冷氣逼人。不敢啟簾。蓋戈壁四望平闊。隙蔽無物。風來迅烈。較內地爲利害也。驛中居民二十餘家。白楊河經其東。水淸而甘。老楊數十株。成行而秀。黃草白沙中。忽然睹此。心神亦快。驛東半里。卽惠回軍塘。土屋十餘。皆謫戍及營勇流寓於此。（淸制軍塘屬標營節制。驛站由府縣管轄。）驛西土堡。亦有居民十餘家。回亂以前。堡中皆回民。今絕種矣。淸同治回亂。其攻破嘉峪關者。卽此堡回民與南山獵回所爲。

▲二月十二日晴　上午六時。發惠回驛。仍行戈壁。培塿起伏。盤旋登降。御者呼爲九溝十八坡。滿地皆黑色碎石。蓋太古火山噴餤所致也。十七里騸馬城。卽晉騂馬縣故墟。十三里火燒溝軍塘。民居十一家。有新開尖店。白楊河經其左。水流頗大。可引渠漑田。十五里膝髈蓋子卡。過此草灘寬平。廣數十里。最宜遊牧。並可耕種。二十三里赤金湖。土屋八九。甚形貧瘠。車夫護從於此燒茶小憩。自此西行。八日程。大紅溝小紅溝。盛產赤金。淸光宣時。土人歲褒

餱糧往採者。達千餘人。今猶年有數百。茶後。西北行。二十里。道南四五里間。村樹叢蔚。詢卽赤金堡。唐玉門縣也。居民數十家。其東南數里有石油河。產石油。甚豐。德人嘗攜往上海化驗。純油有百分之五十。惜在窮荒大漠。交通梗塞。坐睹大利遺棄耳。十七里。赤金河。源出祁連山中。西北流。經鴉兒河口。上赤金紅山寺。赤金堡。赤金峽。瀦爲花海子。河左郁樹啣結亘數里。五里。赤金峽。宿。是日行百有十里。沿途間有土路。草灘與白楊。土屋不似昨日一望戈壁。峽地險要。明代戍邊將士。常據此禦賊。居民二三十家。白楊成林。河水繞流。塞外有此。亦稱佳地。

▲二月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赤金峽。行戈壁。東西寬八十里。南北長倍之。碎石整砂。車聲嚓嚓。四十里。高見灘。有石碣。字跡剝落。不可辨。二十里。三十里井子。有井深十丈。馳目四望。恍若海洋。不見邊際。回顧赤金峽。則入地平。僅在隱約中矣。二十里。渡罩昌河。蘇賴河之汊也。稍見村樹。五里。大東渠。軍塘。五里。玉門縣南門。宿。是日行九十里。玉門城周三里三分。只南北二門。城中人烟頗密。老楊極多。古幹數抱。皆數百年前物。出關以來所僅見。同治回亂。此城幸全。所以有此。西北各地商店。貨櫃橫塞店房。出入皆躍而過。商貨多冠南字。如南紙南糖南酒南式點心之類。(陝境尤多)而蘭州以西。計算帳項。更有滿錢虛錢之分。滿爲十足。虛則九折。此類商業習慣。又南方所無有也。

▲二月十四日晴　上午八時。發玉門縣。出北門。西北行。渠水村樹。猶形豐美。四里。過城河橋(卽蘇賴支渠)。復行戈壁。長五十里。寬約三十里。堅砂卵石。鋪地成青。右顧遠樹成行。左眺遼廓無邊。冷風撲面。寒氣逼人。二十六里。西井子。屋頹井湮。西往者呼三十里店子。東來者呼二十里腰站。道北遙見村樹。詢係頭道溝莊。二十里。渡二道溝

河。入安西縣境。即三道溝街宿。是日行五十里。在回亂前街市及附近居民四五百家。今僅百家。左右商務可比玉門縣城。楊榆滿野。古樹在市。安西東方大市集也。市西有堡。清設都司。今猶未裁。有疲兵十餘人。皆住市內。傍晚大風怒號。如萬馬奔騰。聽之可怖。

▲二月十五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三道溝。道傍樹木茂密。熟田頗多。間有古樹。近似關內氣象。渡三道溝河。下坡。行四道溝沙灘。二十里。柳溝驛。漢淵泉縣舊址。堡空無人。稍東即二十里鋪。亦僅頹垣一片。十一里。六道溝。有關帝廟及土屋二三。可以茶尖。七里。七道溝腰站。古楊數株。土屋一家。車夫護從在此燒茶食餅。四十七里。布隆吉城宿。是日行八十五里。自二十里鋪以西。草地平闊。南北達百餘里。土厚而沃。又有溝流。最便開墾。而由七道溝迄布隆吉城。地尤沮洳。水富草豐。可闢水田數萬頃。布隆吉城周六里三分。清雍乾時曾屯田養兵於此。回亂前居民八百餘戶。甚形繁富。今僅七八十家。瘠貧不堪。城內四分之三爲空地。惟古楊數十株。合抱參天。頗有可觀。城外四望皆草地。草深歿馬。色黃若雲。登高遙覽。彷彿江南秋季觀稻畦也。

▲二月十六日晴　上午二時。發布隆吉城。西行草灘。五里。過布隆吉水。十八里。月牙湖墩。南有草湖。爲野馬溝所潴。十四里。過窟窿河。即古胡盧水。唐玉門關地也。西岸爲雙塔堡。即唐瓜州晉昌縣故址。堡僅一門。內外土屋二三十家。附近白楊成林。車夫護從就店吃辣麵小憩。八里。南北兩山對峙如門。南山雙塔矗立。北山一墩高聳。自遠望之。若邊門大啓。過此入亂山子。山低路平。四無草木。砂礫皆灰白色。十五里。渠口軍塘。迤西數里。田疇樹木夾道相望。十三里。小灣堡尖。內外居民二三十家。古楊徑圍。耕戶散處。牛羊成羣。是堡東門其小如竇。不通車馬。自布隆吉

至此。八十六里。本爲宿站。以安西至哈密。沿途草料。必在安西購備。須躭延一日。乃再趲程西進。十里。楊家莊。紅柳成林。溝渠交錯。地質肥美。甘草叢生。十四里。黃渠橋。水寬丈餘。渠流四出。平原敞闊。皆可墾種。十五里。北甘溝村。樹茂密。野平山遠。西走砂磧。長十餘里。二十五里。安西城。宿。是日行百有五十里。城周六里七分。城內五分之四爲空地。滿目瘠貧之狀。四郊楊柳成林。可比涼州。唐詩云。羌笛無聲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證以目歷。殆非信史。

▲二月十七日晴　住安西。上午策馬訪知事楊昌祿。路經鼓樓。有泉當道。土人呼爲神泉。古淵泉也。口徑尺許。四周皆石砌。深二丈餘。上繞欄杆。中有一柱。上通樓底。有二水龍張口。蜿蜒繞柱而下。似欲入井吸水然者。吸泉煑茗。味甚清冽。午正楊昌祿來報謁。西安在回亂前。有二千四百餘戶。頗形富庶。今僅九百左右。故入境以來。甚覺地廣人稀。學堂惟城內一高等小學。學生十餘人。猶經知事幾度勸諭。強迫始達此數。(甘省全省大小學校共只百餘所) 清嘉道時。縣境產金甚旺。四鄉金廠林立。城內有金鋪數家。嗣經停採。而金店亦歇閉矣。藥材則產甘草鎖陽二種。甘草大盈握。土人刈其枝爲薪。而留其根。即爲甘草。鎖陽形似南方小紅蘿蔔。味甜。壯陽之聖藥也。境內天候特別。終歲多風少雨。甚至露滴也無。田畝灌溉。皆恃各地泉水。疏賴河水。及南山雪水。而雪水之利尤溥。故土人恆以冬季降雪之多寡。以卜明年豐歉。去年關內人民。攜帶家眷。經此往新開墾者。數逾萬人。籍甘肅河州者居其半。餘則天津河南山陝諸地之人。似此新疆曠野廣原。萬里沃壤。猶有開闢之希望。聞之欣然。城西南二里。有清乾隆時築之廢城。白沙飛壅。高與城齊。十餘里外。即望見之。下午偕烈夫散步。繞城一週。入夜大風狂發。聲如山崩河潰。

附漢玉門陽關古道路程。元和志。玉門故關在壽昌縣西北一百十七里。(按壽昌故城在今敦煌西南一百四

十里。巴彥布喇汎）謂之北道。陽關在縣西六里。以居玉門關之南。故曰陽關。謂之南道。漢以二關爲西域門戶。自敦煌至鹽澤。（按卽羅布淖爾）往往起亭。唐宋以後。淪入流沙。今赴新疆。必道哈密。不能逕達于闐。於交通上阻礙實多。前清新撫劉毅齋魏午莊。先後遣人裹糧探南北道。各有圖說。惜皆疏謬不可讀。茲分記其程途。幷集諸說。加以疏證。以備留心西域路政者之參考云。

（甲）玉門北道　出敦煌西門。渡黨河西北行戈壁中。七十里。鹻泉。五十里。大方盤城。廢垣無人。漢玉門關故址也。四十里。小方盤城。長四五十丈。亦無居民。三十里。西湖。一名後坑。有邊牆遺址及烽墩數十。七十里。淸水溝。（以上六站有水草。惜多鹵）折西北七十里。蘆草溝。西望大漠。杳無居人。漢之白龍堆沙也。西行。六十里。五顆樹。有胡桐五。掘地得泉。砌堆立桿。上書地名。西南行。六十里。新開泉。西行。七十里。甜水泉。六十里。沙溝。掘井得鹹水。南望沙漠無際。北百里外有小山如弦月。長數百里。過此爲新疆界。西南行。八十里。星字山。皆鹻灘。土阜數十。遠望若星辰羅列。有柴草。無水。八十里。土山臺。皆潮鹻戈壁。途中獸迹縱橫。有土堆如頹廢城郭。漢樓蘭國東境也。有柴草。無水。掘井水鹹。西北行。七十里。野牲泉。多沙鹻。有紅柳蘆草。泉味苦。野牲多飲於此。西行。九十里。鹹水泉。途中有土墩。形如牆。高數尺或一丈。均生鹻沙。坡下有鹹泉。坡旁可挖窯洞。九十里。蛇山。有鹹水紅柳柴草。九十里。土梁子。沙磧鹻灘相間。有柴草。水味鹹。七十里。沙壠。八十里。黑泥海子。羅布淖爾東南隅也。水畔沮洳。人馬難近。水鹹。有蘆葦。四十里。蘆花海子。沿途鹻塊如堅石。馳蹄流血。（以上二十站。無人。皆堆石立桿題字。）九十里。阿不旦。有回民十餘戶。以捕魚遊牧爲生。自敦煌至此。共千四百里。道路平坦。可以通車。由此正北行。三日程。有古城。疑是樓蘭故都扜泥城

址。水經注云。龍城故姜賴之虛。蒲昌海溢。盪覆其國。再折西北行。四次渡塔里木河下流。六站。共五百十五里。都納里。唐西州蒲昌縣境也。各站皆有回戶。東北行。九十里浣溪河。即開都河。自博斯騰淖爾溢出之下流。又七站。共五百七十里。阿節克。沿途皆戈壁無人。九十里魯克沁。西北行。一百里。吐魯番。漢車師前庭也。自安西出玉門至吐魯番。共三千有三十五里。由此隨北山波河西行。即與今驛路合。

(乙)陽關南道自敦煌西南行。七十里石臥卜。七十里南湖。即陽關。一名龍頭山。四周皆沙阜。無高山。路西北有泉。農民約五十家。尚多可墾之地。其西曰古銅灘。又北一里紅山口。爲陽關廢城。有於此掘獲漢磚者。路南有唐壽昌城故址。清於此處設巴彥布喇汛。西行戈壁。七十里。推莫兎。有荒村。七十里。胡盧斯台。廢屋無人。有泉水。荒田數頃。北有通大方盤城路。七十里毛壩。或曰冰溝。途多石子。難行。有水草。青海蒙番。間來遊牧。三十里。安南壩。沿途有土山泉水草灘。一名下營盤。亦稱廟灣。有古壘。周三里。北有河水。頗清。多紅柳。東南數里。又有上營盤古壘。皆清康熙中建以防準夷者。均無居民。西行。八十里。野馬泉。皆沙泥平地。多野馬。有水草可屯田。西北行。一百里白山泉。一百二十里深溝。沿途有水有山。有平原。有甘泉。有胡桐十餘株。有獵者所築藏身之石圈。四十里龍尾溝。即沙泉。無水泉。高坡壁立。過此即新疆界。一百二十里。聚水溝。即石頭澇壩。南倚高山。有甘泉。路多在山峽中。其窄處須施斧斤。駝乃得過。九十六里。一碗泉。水味甘。沿途黃沙。山溝相間。七十里。雙泉子。北山下有二泉。回說曰伊格布拉克。華言雙泉也。中經石子溝（長三十里。）與長坡。（長二十里。）六十里。野馬溝。無水草。經大石山。雙峯插雲。路甚險峻。六十里紅柳溝卡。山下有泉。味鹹。山上有古卡。周二十餘丈。鐫字於壁。曰東至敦煌。南赴西藏。卡東南二百十五里。噶斯

池。爲赴青海要道。以上所經。道北皆漢樓蘭國地。道南皆漢婼羌國境。八十里紅柳溝口。路東有水。由東而西。約二百里。時伏時見。六十五里。雙石墩。無水草。途多土阜乾溝。(以上皆堆石刻字。)七十五里大土墩。土名乾站(按婼羌知事廖振鴻於民國六年四月在此新開一井、水量可飲百驢、)其東泉水性毒。不可飲。沿途皆以黑石作磊數十爲記。間有紅柳。自敦煌至此。共一千三百一十六里。間有崎嶇。須加開闢。方能行車。又西行一百二十里密阬。沿途皆鹻灘戈壁。有古城。周三里。附近水草豐美。居民八十餘家。近駐汎兵。北距羅布淖爾一百里。疑卽漢鄯善國之伊循城。與唐之七屯城。西行。一百里。卡克里克。有古城周十五里。新唐書地里志。七屯城西八十里石城鎭。漢樓蘭國。亦名鄯善。辯機西域記。折摩馱那國。卽沮末城。東北千餘里至納縛波國。卽樓蘭也。唐以後淪入沙漠。近百年來始漸開闢。今置婼羌縣治。一百里。甜水泉。一百里。凹石峽。有古城周三里。唐之弩支城也。八十里茄絆卡的。二十里。沁克里克。入且末縣境。六十里。布古里克。渡卡牆河。卽水經注之且末河。源出于闐東南託古茲達坡。東北流千餘里。入羅布淖爾。沿河西南行。八十里抵斂託海。一名店里多海。七十里英蘇。一名雅沙。八十里塔得朗。有回民莊。六十里卡牆。卽且末縣城。有回民八九百戶。舊名策爾滿。西北有古城。周十餘里。漢且末國故都。唐之播仙鎭也。由卡牆西至和闐。有二路。偏南者傍山多險。偏北者在磧砂中較平。五站四百一十里安多羅。或作安得悅。疑爲漢之戎盧國境。又西行戈壁。四站三百四十里。尼雅。卽古尼壤城舊址。又西三站二百六十里。克里雅莊。卽于闐縣城。漢扜彌國也。其西南爲漢渠勒國地。而自卡牆以西。取道偏南一路。五站四百里。卡拔小金廠。又五站五百一十里艾野。其南山爲大金廠。又三站二百三十里。于闐縣。與北路合。再由于闐西行。五站四百五十里。和闐縣城。漢于闐國故

城。在縣西南十餘里。自安西出陽關至和闐。共三千七百七十六里。今驛路由安西繞道哈密至和闐。共六千八百餘里。迂遠過半。蓋新疆精華。多在南路。苟能復開陽關古道。縮短與關內交通之程途。商民便利勿論已。即有事徵調。亦甚快捷。以謂戈壁難行。而纏回恒由此入關。且謂時短費省。以謂開路需費。而做軍塘舊制。所需亦祇此數。余甚願掌交通者。極力籌而闢之。

▲二月十八日陰大風　住安西。狂風怒號。如海潮洶湧。終日陰霾。如在濃霧。午正。楊受百招宴署中。同席七人。皆本地各行政官吏。有鄒某者。蜀人。而受百之戚。談辛亥四川革命事甚悉。甘肅人民國來有二秕政。足陷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內務方面。則凡前之糧廳分州分縣。一律升改為縣。如洮沙。紅水。漳縣。西固。莊浪。鹽池。（花馬池分州）東樂。撫彝。金塔。（王子莊分州）毛目之類是也。按之政象實際。多為失當。此十縣中有田賦所入。用供本縣政費而不足者。有敎育司法各機關。皆無基礎。而須新設者。今概升置為縣。不徒無益於民。而且重民擔負。某知事語我云。毛目一縣。城內居民僅二十餘家。全縣人口祇百餘戶。比之南方。特一小市集耳。亦設縣治。不亦傎乎。或謂候補知事太多。特闢此途以資除授。吁。國家行政區域。如何重要。而可如此兒戲也耶。財政方面。則頭會箕斂。竭澤而漁。徵收機關。名多於鯽。土藥罰款也。皮毛公賣也。百貨釐捐也。煙酒公賣也。駝捐車釐也。夷稅（番子貿易稅）集稅（市場稅）也。自縣城以迄鄉鎮。無地不備。無物不徵。無稅不苛。又有所謂籌款局者。機關獨立。不歸財廳管轄。亦一括搜民財之所。蚩蚩編氓。其何堪此。或謂甘省乃清受協省分。改革以還。不第協餉告絕。且須接濟中央。每年專款七十萬元。（公債除外）一出入間。收支懸絕。非如此稅。經費無着。雖然。亦當於歸併賦目。培養稅源。二者加

之意耳。

▲二月十九日晴　上午八時。發安西。出北門。六里。蘇賴河。卽漢地志之籍端水。嘉峪關外大河也。楊知事遣嚮道二人。導車踏冰而過。此處河底皆浮沙。車一陷入。多被淹歿。每年封凍解凍之初。冰薄不能載車。最易失事。旅行視爲畏途。恆倩土人識途者。領至安全地方以渡。河源出肅州祁連山南平地。西流經五個山南。及烏蘇達坂南。又折而西北。經魚兒渾及九個達坂之西。至大壩。會昌馬爾河。過壩北歧爲二。東北流者曰葦昌河。經上東渠下東渠。塔兒灣。瀦爲草湖。入於沙。西北流者卽正流。經大壩西北。爲四道溝。葦昌河之支渠曰城河。自東來會。又折西流。五道六道至十道諸溝。以次入之。又西至布隆吉城。受布隆吉水。又西經雙塔堡。受窟窿河。又西至安西城東渠口。壅引爲多渠。以漑縣南諸鄉堡。又西至敦煌北境。黨河自南來會。又西北瀦爲哈喇淖爾。是河每年夏秋。以沿河居民遏流漑田。恆無滴水。冬春有水。又皆凍合。而水聲淙淙者。僅一二急流處耳。渡河卽得勝坡。前清勅建龍王廟在焉。過此。行大戈壁。小石如卵。鋪地成青平曠無垠。如泛洋海。車行嚓嚓有聲。五十四里。石窰子。沙阜傍有廢土屋數間。車夫護從。於彼少憩。迤西沙阜紛起。車時升降。惟尙平坦。三十里。白墩子。宿。是日行九十里。其遠可當百里云。車店三。居民四。驛北里許。有草灘。長數里。可耕牧。惟斥鹵滿地。收獲或不豐耳。

▲二月二十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白墩子。西北行戈壁。道傍小山環繞若屏。不能遠望。途遇黃羊一羣。唧唧穿道而南。皆野牲也。聞有野騾一種。亦生長沙漠中。尙未之見。四十里。獨山子。有廢屋古井。無居人。道傍見死馬一。蓋不能負重致遠。爲車夫虐待。擊斃而委棄者。迤北山勢漸高。去道亦漸近。車曲折行其中。若在山峽。三十里。紅柳園。實

無柳也。宿是日行七十里。沿途黑沙鋪地。羣山亦成黑色。不生草木。其高坡上恒有過客堆石如小塔。用以敬神而祈福禳災。並謂心虔則歷久不塌。有蒙俗鄂博之遺風焉。車店四。民居三。糧食草料。皆自安西。或敦煌運來。路北有關帝老君二廟。過客省旅費者。多下榻其間。自炊自食。店坑髒甚。夜臥車上。驛東北五十里許。前山後山。西北六十里花牛山。皆產鉛。西北三十里。土山子產金。均以交通不便。器具糧食轉運艱難。人煙稀少。工價昂貴。莫能開採。棄利於地。滋可惜也。自安西至哈密。得程千里。無田疇樹木。惟有水處設軍塘驛站。以掘地不盡得水。故各站相距遠近亦殊。

▲二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發紅柳園。西北行戈壁。兩傍小山環拱。皆呈黑色。碎石當道。又多沙坡。車頗顛播。三十五里。道傍有土穴。洞外列石塊數十。可供過客坐憩。十五里。小泉。廢屋二三。前有泉水。過此山遠野闊。間有鹻灘。叢生旱蘆芨芨。及拳曲之短荻。遠望芃芃。近視則數步一叢。地仍沙鹵。不可耕植。蓋戈壁中少水分。祇生此三卉。若移他處之草植此。即不能活。二十里。大泉驛。宿是日行七十里。車夫呼八十里云。車店四。民居二。關帝廟中。有郵政所。性質或同信櫃。而不售郵票。住郵差二人。專遞往來郵件。若清之驛卒然。詢之土人。謂自安西至哈密中間十站皆如此。

▲二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七時二十分。發大泉。西北行。戈壁平坦。二十里。上坡走山間。路頗坎坷。二十里。道左有廢屋基址一圈。青羊數頭。覓食草地。護從槍擊之。未命中。其體大於黃羊。毛亦較長。其皮可製褥毯。以生長石山。又名石羊。亦野羊之一種。十二里。道左有白石山。蜿蜒數十里。石子皆潔白透光。若似玉石。其東麓山坡過客所堆祈

礦石塔。以數十計。遙望路北。白光瀰野。若爲湖川。詢之護從。則云瘴氣。行人觸之。立致怪疾。戈壁中此氣恒多。旅行者宜加注意。過此爲大鹻灘。寬廣數十里。荒草叢生。牛羊成羣。盛產鎖陽。大者如藕。馬蘭草亦多。其葉似萱。夏開藍花。土人訛呼爲馬蓮草。八里。馬蓮井。宿。是日行六十里。車夫又云七十里。車店三。民居無。安西在此設土藥罰款分卡。道北小堡內有土屋數間。郵差居之。堡傍有關帝廟。自白墩子至此。前清各駐外委一。汛兵十。今則每站僅安西警備隊兵一人。邊塞交通要道。守望如此輕忽。是可傷也。宿店土牆低僅及肩。垂頭出入。屋頂黑煙灰塵。纍纍下掛。若滿架藤花。西北旅店多汚穢。此處尤甚。入夜大風。

▲二月二十三日晴大風　上午八時。發馬蓮井。西北行。戈壁。踰石坎。無數車頗顛播。二十里。金窩子。小山環路。頑石更多。十里。咬牙溝。有廢屋基。無居人。甘肅新疆交界處也。自肅州至此。計程九百五十五里。自涇川白楊坡至此。共行甘肅境內三千四百三十里。過此山環路曲。崎嶇難行。星星峽口。山勢益近。新礦石堆山坡爲滿。四十里。星星峽。宿。是日行七十里。峽中亂石錯落。故名星星。長約三十餘里。曲折如羊腸。兩山皆砂石。無土。實新疆之東門。用兵西域。此其爭地。大店三。小店二。民居一。草料糧食皆自沁城運來。道南有土堡。駐排長一。駐兵四。其東數十武有關帝廟。香火頗盛。廟對面石崖。怪石穿空。凹凸崎嶬。橫亘數十步。下有回回蓋氏坟。相傳唐時回回教皇遺蓋偕挽葛無愛二人東來報唐皇之聘。客死葬此。坟爲一小室。門恆扃閽者啓視。骸骨中陳。上覆布帛。層積盈尺。五色斑斕頗爲美觀。聞皆信徒所敬獻。若吾湘神廟上之袍然。骸骨亦帛裹。土人謂尚未朽。亦一木乃伊也。坟前有禮拜亭。懸漢回文字布額甚多。題款皆稱爲西方先賢。不識何據。或曰唐大將某西征回紇。俘七人歸。其一歿於途。葬此。後屢著

靈異。好事者爲醵金建屋覆其龕。至今回漢經過必拜之。有祈輒應。

▲二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星星峽。西北行。細砂滿途。如行河灘。七里。大坂。有關帝廟。過客祀禱甚虔。聯額滿廊。廡相傳此處多魔。建廟後始安靜。神案前陳水晶石二方。精光爍爍。瑩澈可愛。周皆盈二尺。戟芒圭角。儼若削成。其品大者可製眼鏡。俗傳此石能催生。磨水飲之立產。道士告余曰。是石出距廟十餘里星星洞中。白黑雜叢。鍬掘卽得。驛路繞廟左。鑿石爲道。巉巖陡峻。恆易覆車。廟前有碑。上泐小心坡路危險。以戒行人。余乃舍車徒步。下坂後。始再升車。初峽路崎嶇。僅能騎步。清雍正間。大軍駐哈密。因轉饟始稍稍修治。厥後過者。猶數折輪損人畜。洎劉錦棠撫新。再鑿新路。里許。然石骨嶙峋。終不可平。下坡行沙灘中。盤曲而有坎坷。兩傍山石色皆焦黃。山麓遍露石炭礦苗。拾取小塊投火卽燃。將來鐵道開通。此亦大利所在也。三十三里。山漸低小。道漸寬平。十里。小紅柳園。有關帝廟。住道士一人。傍有廢垣數堵。草地數頃。井泉亦旺。若招農民耕牧其間。兼設旅店以供行人尖宿。亦可成一驛站。過此沙阜甚多。並有石坎。四十里。沙井子。回語曰庫木納克。言有沙有水也。宿。是日行九十里。荒店三家。郵政所一。無居民。泉水頗旺。自安西至哈密各站店主。皆曾爲營勇之人。而籍湘蜀者尤多。

▲二月二十五日早雪日晴夜仍雪　上午七時半。發沙井子。過草灘入戈壁。左右皆小山綿亘。二十五里。牛阿溝。頑石觸輪。山多紅砂。五里。腰站子。一名疙瘩井。舊有兩店。今皆塌矣。建關帝廟。守以道士。護從於此燒茶小憩。過此山遠路平。戈壁寥廓。安西紅柳園以來。所僅見道南數十里外。地平上露山頂四五。皆不見麓。此又陸地足證地圓者也。四十五里。苦水驛。回語呼阿及他蘇。宿。是日行七十五里。車店三。郵政所一。草料糧食購自沁城。本地一無所

出泉深八尺。水味特苦。餐用飲料。則自沙泉攜來。南行六百里至甘肅燉煌。舊有車路。今僅能行駱駝耳。附近二百里內恒多黑風。飛沙走石。自安西至哈密。水味多苦。且每站祇有一泉。車夫急飲渴馬。矢溺交下。泉即不苦亦穢極矣。幼讀漢書耿恭傳。窄馬糞汁飲之。是特濾去水中馬糞方爲飲料。史官不知戈壁情形。過侈其說耳。連日道傍迭見騾馬倒斃。肉腐皮爛。慘不忍睹。皆因道站太遠。水草中絕。負載過重。力不能前。車夫虐待。動加鞭撲所致也。

▲二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六時。發苦水驛。西北行。戈壁路闊沙平。碾雪而進。二十五里。道北遙見層峯積雪。高插雲霄。土人呼小天山。巴里坤天山之南支也。二十五里。天生墩。有紅土阜屹立。高三四丈。其西十里。即腰站子。有關帝廟。住道士一人。廟後有井。可吸水燒茶。若設旅店一二。便可成一驛站。七里。道北有土屋石碑。土人呼五十里井子。屋後二井皆涸。傍近水脈頗旺。昔曾擬在此處設驛站。十三里。道傍土屋一間。傍有廢院基址。後枕土山。紅色若丹。下坡即沙溝。寬半里餘。過平岡。黑砂鋪地。遠望若洞庭水平。廣長達數十里。四十里。格子烟墩。蒙語呼噶順沙陀。宿。是日行百有十里。車夫呼百四十里。哈密縣實測又止八十三里七分。余以平時車行速度與時間約計。姑如上數。舊驛在迤東二里。土屋烽墩。刻皆存在。惟無居人。今驛爲回亂以後徙此者。大店三。小店二。南阜上有龍王廟。四近草地頗多。可資耕牧。土人云。若開渠引水。可安百戶。執政倘未籌及。深可惜也。清光緒初。左文襄用兵新疆。以驛路戈壁。水草維艱。乃由三道溝經橋灣營出邊。走蒙古草地。至黃蘆岡始合驛路。道雖稍迂。爲計甚得。苟由戈壁前進。一遇敵人阻撓。全軍皆處絕地矣。

▲二月二十七日晴大風　上午八時。發格子烟墩。西北行。飛塵迷目。車簾恒垂。過大沙岡。路甚平坦。三十五里。腰

站子。有泉水草灘。十五里。道北有部落及牛羊羣。詢係回莊。居民四五戶。雜樹十餘株。傍近水草亦豐。自安西以來。七百里不見一樹。驟睹樹木。爲之色喜。十里。長流水。蒙語曰額帖木兒。宿是日行六十里。車店七。民居六。駐[illegible]長一。馬隊五。附近皆草地。牲畜成羣。西北坡上有泉水旺且清。流爲上下兩池。兩池皆繞木欄。上供吸飲。下爲他用。關帝廟居其上。階前陳大刀。重八九十斤。過廳有深井。水味甚甘。列環街白楊胡桐。達二三十株。茂密可觀。中有老楊二株。其大數圍。狀甚古秀。

▲二月二十八日晴仍大風　上午七時半。發長流水。乘風西北行。草地平曠。旱蘆叢生。惟多斥鹵。頗礙耕牧。三十五里。腰站子。道右有廢院基址一圈。其北二里。草灘中有方泉。寬深皆丈餘。環泉鹽場甚廣。上覆沙土。下皆塊鹽。二十三里。大泉灣。水草豐美。牲畜彌野。道北數里有村莊。漢回民各數戶。二里。黃蘆岡。回語曰賽烏拉克。宿是日行六十里。民居十一。車店四。白楊十數株。種地八頃。前有大渠。野多旱蘆。北數十里。雪峯聳峙。即小天山東。一百九十里沁城。蒙語呼塔納勒沁。農民百餘戶。熟田四千餘畝。自星星峽至長流水。各站糧食草料。皆採自彼處。哈密東北一沃壤也。傍晚風息。夕陽甚佳。夜臥熱坑。不能成眠。

▲三月一日晴　上午七時。發黃蘆岡。西行草地寬廣。皆可耕牧。十五里。一顆樹。有渠水來自天山。溉地極廣。纏民三十餘戶。漢民僅五六家。有小店二。五里。入沙窩。車行無聲。三十里。新莊子。回語曰克子胡木。渠水淙淙。楊榆成林。村莊亦密。漢民三十餘戶。各種地百畝。餘皆纏民。自是迄於哈密東門。田疇相望。雜樹縱橫。蔡湖莊。莊民羣居焉。十四里。上阿雅爾橋。回王沙木胡索特等。迓於官廳。于此換乘轎車。兩傍道樹成行。三里。下阿雅橋。一里。哈密東門出

西門。（城周三里半）二里。住店。是日行七十里。自肅州至此共程一千四百六十里。膳後入城。至馮楊王牛諸君處報謁。傍晚至新城（周里許）關帝廟赴本地紳士公宴。主席為商會會長李開仁與勸學所長李瀾同席為馮牛王諸君。有戲佐觴。係秦腔中之舊戲。無甚可觀

▲三月二日晴　住哈密。上午至回城報謁回王。（回城位漢城南二里。城周四里。）沿途溝渠二三。水流悠悠。雜樹茂密。縱橫有致。道路平坦。風景絕佳。安西以來長途戈壁。忽焉睹此。無異仙鄉。王府在回城西門內大阜上。高冠全城。王矍鑠（現年六十餘）和藹。能操漢語。談新疆情形頗悉。其受封始祖曰額貝都拉。一傳郭帕。再傳額敏。三傳玉索卜。四傳伊薩克。五傳額爾德錫爾。六傳伯錫爾。七傳邁哈莫特。八傳即今王沙木胡索特。世食采邑。且有國俸。哈密膏腴土地。大半歸其管轄。現有熟地四萬畝左右。（未墾荒地甚多）人民十三蘇木（每蘇木百五十戶。男女約五百餘人）蘇木猶言部落也。權力富力皆為回部諸王冠。初哈密吐魯番王。暨南路阿奇木伯克皆轄回民。清光緒八年改行省。設民官。裁伯克缺。回民歸地方官管轄。回王勿預。惟哈密則仍舊焉。城內回民四百餘戶深目隆準。軀幹雄偉。圓帽革履。服飾皆殊。文字橫行。語言侏儒。乍見疑是西洋人。所異者目睛黑耳。婦女身衣紅袍首蒙巾帨。長及於肩。酷肖印度女子裝束。幼童習經者。書之牛骨。成誦則拭而易之。至一回寺。有古楊樹。大幹為九。小枝無數。枝幹糾紛。穿墻踰壁。蟠旋成蔭。約十餘丈。俗呼九龍樹。相傳龍形無根。實則老楊臥地。處處生根。無足異也。出西門。瞻回王陵。陵為伯錫爾王所築。費時二十年。始告成。工。高三四丈。下方上圓。墻垣皆花磁方磚。極其壯麗。通事啓門入。左右二碑屹立。上刻可蘭經典。踰重門。即王陵所在。皆長方形。上覆彩帛數之十。兩傍小塚亦十餘。據

云大者爲今王之祖與祖母。父與母后。及其伯叔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小則同祖兄弟與同父兄弟。質言之。今王之祖以下。皆叢厝於此。新陵左傍。復有四陵錯處。則其曾祖以上諸王所在。建築若大亭榭。壯麗遠遜新陵。諸陵之後。有大禮拜堂。規模宏敞。可容千人以上。詢係過年回族大祈禱處也。平時禮拜。則在城中小禮拜堂行之。扶梯登屋頂。憑欄遙矚。四周皆回塚。若衆星之拱北辰。纏回三城。歷歷入望。一大觀也。返寓。作致財部函電數件。即赴王式如知事晚宴。馮牛王李皆先到。飲頗盡歡。是晚演唱秧歌佐觴。演員皆鄉裏人。衣紅衣。扮生旦丑角。且舞且歌。類似吾湘之花鼓。特鄙俚不堪。同席多樂之。可見哈密地僻無音樂矣。

▲三月三日晴　住哈密。上午至商會詢商業現狀。繼至王君仰英處報謁。食哈密瓜。（淸時用以進貢。）味亦平常。不若傳說之佳。瓜形橢圓。皮有花紋。肉色淡紅。仁若西瓜子。民國二年。王君曾攜其仁至北京。囑農商部友人詳按哈密氣候土性。種之農事試驗場。及其結實。形味皆變。幾不可食。江橘淮枳。遷地弗良之說。或可信。與回王亦云此地土煖泉甘而無雨。故瓜味濃厚。然瓜子亦須用灰培養。置之不濕不燥之空倉。愈久愈佳。有久至十餘年者。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種之。其味不美。得氣薄也。下午。副將馮桂臣設筵。肴中有鯽魚。種爲左文襄西征時所帶來。塞外得食鄉味。亦異數也。聞尚有鱔魚。亦湘種。而爲新疆向來所不產者。土人以爲蛇。恒不食。席中回王兩走淨處誦可蘭經。狀極虔敬。信仰之深。無可爲譬。摩罕默德魔力。亦大矣哉。中國語言固各省不同。而文字訓解。亦南北有異。如高平曰原。南人多以爲邱陵。而關中之原。有廣踰數十百里者。南人以流水爲川。而秦人呼平地曰川。（如秦川轁川之類）南人以汪洋千頃者爲湖。而陝甘沮洳多草者曰草湖。（如赤金湖之類）又如孟子書子產以其乘輿

濟人於溱洧一語。亦非躬歷北地。莫能索解。北方河流。夏多盈。冬多涸。漲則浩瀚奔騰。淺則揭履可過。故能濟人以乘輿。若南方地平流緩。雨多源旺。冬夏河皆有水。自非舟不能渡。趙營平曰。百聞不如一見。亮哉。然此猶其小焉者也。

▲三月四日晴　住哈密。晨間回王送贈鹿茸、和闐毯、哈密瓜乾、葡萄乾、四事。堅却不獲。且招午宴。傍午赴席。王雖自不飲酒。而勸觴極勤。筵席如昨日式。回王信敎最篤。不食漢味。漢官請渠。必倩渠家廚治饌。否則渠不赴席。故昨馮宴係回席。哈密環城皆有大渠。流水潺潺可聽。過城東者。曰庫申巴圖水。源出天山西南。流經城北八十里之石城子莊。廟灣。賽巴什諸地。繞城東南至小南湖。入於西北來之蘇巴什水。經城南者。卽蘇巴什水。源出城北四里土坡下。數泉并涌。匯爲大池。南歧三渠。流經漢回城間。雜樹繞岸。急流不冰。三十餘里至小南湖。與庫申巴圖水合流。至大南湖入於沙。回語名阿里庫爾庫爾者。猶蒙語淖爾也。距城約八九十里。以水道遷徙伏流。涸爲長溝。清同治十三年。逆回白彥虎竄據新莊伏賊溝內。以敗官兵。卽此兩渠沿岸卑濕地方。皆可開爲稻田。安民千戶。惟係回王采邑。非稍加强迫。莫能成功。僅憑口舌。斷難奏效。若實行屯田。更爲上策。前清湘楚兵勇。佔地屯田。卽成漢地。蓋有先例在也。

▲三月五日晴入夜小雨　住哈密。上午偕烈夫式如諸君。督查印花。下午赴牛崧亭營長家宴。以回王在。仍回餐。哈密。漢伊吾盧地。爲匈奴呼衍王庭。明帝取伊吾盧。置宜禾都尉。其後漢常與匈奴爭此地。以制西域。三國屬鮮卑。西部。東晉時。前涼張駿取伊吾。復置都尉。北魏屬蠕蠕。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蠕蠕伊吾戍主高羔子。以城內附。後魏

置伊吾。旋爲鄯善人所據。兩屬於鐵勒及西突厥。隋大業六年。置伊吾郡。隋亂。復臣於西突厥。唐貞觀四年。其酋舉七城降。置西伊州。六年。改伊州。天寶初。爲伊吾郡。乾元初。復爲伊州。轄伊吾柔遠納職三縣。廣德後。沒於吐蕃。領州者陳氏。自唐開元迄宋初。傳十世。雍熙以後。並屬西州阿薩蘭回鶻。元時稱哈密力。屬火州之畏兀兒。後以封宗室豳王喃忽里。明永樂中。其酋安克帖木兒來朝貢。封忠順王。賜金印。四年。立哈密衛。後又封其從弟兔力帖木兒爲忠義王。自是二王並貢。正德後。爲吐魯番酋莽蘇爾所據。閉嘉峪關。棄哈密。後復內附。濟興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入貢及土倫泰爲王。助河西回丁國棟爲亂。被誅。絕其使。尋復許通貢。康熙二十六年。其酋額貝都拉俘噶爾丹子及其屬以獻。賜札薩克印綬。地始內屬。乾隆時設哈密廳。光緒初改行省。升直隸廳。民國改哈密縣。東西一千一十五里。南北二百五十五里。地當山陽。廣衍沃野。園林蕃廡。泉甘而氣暖。爲新疆東路冠。領莊三十五。城東北二百餘里。有莊曰東山者。草木叢生。禽獸繁殖。雪水漑灌。歲有餘糧。恒輸出鎭西蒙古一帶。纏民聚落富庶處也。人民三種雜居。而纏爲土著。回王治之。自清咸同軍興以來。閭戶衰滅。及左宗棠規畫新疆。漢民販繒帛。稍稍隨大軍出關。久之闢疇殖穀。流亡還集。三十年中。增至五六百戶。而漢回之來自秦隴者。亦百有餘家。光緒初。大軍屯哈密。人衆多。取用宏。商賈駢至。罷兵後。滯頓之物無所委。折閱者多。初哈民好服斜布。斜布之利傾一市。其後俄商販藻布五色玢麗。若濯錦。出斜布上遠甚。人爭取之。斜布壅遏不可行。於是商旅大困。獨羊毳之輸出者。歲尙多額。民國五年。約達二十萬斤。瓜果饒多。其乾者或售諸遠方。然其細已甚。而俄商網取土物。歸而機製之。以倒輸本境。其利恒倍蓰焉。地居四達。羈旅失業之氓。僑留者衆。多無賴。爲姦利。健訟博。習遊食。相爲竊攘。膏腴之土。多屬回王采地。（地三萬

三千七百畝）故回富而漢貧。回民懦畏事。上恭謹。凡興大役。舉大事。出財粟趨而奉上。若恐後焉。其王故畏兀兒種也。轄城六。曰哈密（即今回城）曰蘇木哈喇灰。曰阿思他納。曰托哈奇。曰拉珠楚克。曰哈喇都伯。其采地沃腴。多葦蕩。豐水草。牛羊馬皆脂臕。異於衆。有蘇拉滿廠者。其馬爲回部冠。其地原泉灌注。森林際天。尤多老柳。有千餘年者。

▲三月六日晴　住哈密。上午偕杜臣烈夫策馬遊城北龍王廟。廟爲清光緒三年。哈密辦事大臣明春。飭其部兵所建。傍有明公祠。觀音洞。及劉猛將軍廟。建築皆壯麗可觀。其地後枕高阜。前臨蘇巴什湖。湖形長弧。水清澈底。遊魚可數。（湖中產鱔魚鯽魚及水鴨甚多）敗蘆叢生。色若熟稻。中建二亭。一曰養元。一曰鏡涵。有橋通岸。有舟涉水。長堤環繞。老楊成行。堤外渠水。雜樹夾岸。吸水煮茗。味極清冽。爲西來所僅見者。小憩明公祠。北望天山。積雪盈白。南眺漢回三城。歷歷在目。風景之佳。不啻塞外一西湖也。歸途遠眺東北隅數里外。有旋風捲砂成柱。搖曳天空。遠望若海船火車煙筒放煙。復游回王花園。亭榭數處。有沓都宜。核桃楊榆諸樹。拔地參天。並有芍藥桃杏紅蓮種種。惜未及時。無可賞玩。西傍城根。有官廳三楹。頗宏敞。其右數武。有禮拜堂。即回王每日五次誦經之所。堂前建藏經閣。頂如覆釜。上層闢四門。每朝黎明。回王令阿渾立其中。引吭高呼。全城回民。聞聲起誦經典。無或後者。哈密城內僅容衙署祠廟。商民數家。城外西北隅。有鎮番得勝二街。商賈皆集於此。漢人五六百家。餘皆回民。全市無車行。欲赴迪化。苟無肅州預僱之車。官吏則由官廳咨回王指派。自行發價。（章程每百里百斤三錢八分）商民須俟省來回頭車。茫無定期。甚爲困難。此爲旅行新疆所最宜注意者。近郊有菓子園數十處。產蘋果白果核桃。而蘋果

特多。

附哈密二大歧路

（一）經阿拉善蒙古草地至包頭鎮路程　自哈密東行。六十里黃蘆岡。北行六十里。鹹泉子。又折東行八十里河尾。七十里胡桐窩子。百二十里雅字泉。八十里胡桐大泉。百里明水。（有唐墩破城廢銀礦）八十里羊池。七十里蘆岡子。五十里條湖。百里沙泉子。三十里白疙瘩。四十里峽坡井。七十里石夾子。八十里苦水河。三十里胡桐子。四十里梭梭井。百一十里半邊井。百二十里五道明水。百三十里股東子廠。百一十里鄂勒斯河。百里英茇湖。九十里胡桐井。（以上均有泉水或井水）七十里砲爾叢。及百二十里打來苦墩。九十里草湖。八十里愛戀。（以上四站有沙窩。）六十里烏可烏蘇。七十里石那呼路蘇。八十里柴湖墩。八十里三個。九十里紅山井。八十里永裕隆。八十里青山頭。七十里西林湖墩。六十里吐海木隆。四十里大苦湖墩。（自郭勒河以東均有蒙古人）百里迭水。八十里大山號。九十里黃牙湖墩。八十里柴井河。七十里天德元。八十里阿奔期。六十里阿山。七十里塔布河。七十里西山嘴。七十里河拐。七十里紫泥泉。八十里包頭鎮。（自大山號以東均有戶民。）

（二）經札薩克圖汗部至烏里雅蘇台路程　自哈密北行。八十里沙溝峽。八十里三塘湖古城子東通歸化城必經之途也。二百餘里蘇海圖。又北入外蒙古札薩克圖汗部。共十四程至烏里雅蘇台。所經站曰海爾罕布拉克。曰蔡罕迭斯。曰錫林。曰巴爾魯克河。折東北曰毛海。曰車臣淖爾。曰那林。曰伯勒滾。曰奎素。曰諾爾木垓。曰畢齊克淖爾。過札布噶河。曰胡吉爾土。曰化領諸圖。曰烏里雅蘇。前清同治四年回亂大作。新疆道梗。曾於此路安

設台。站事平郎。廢

▲三月七日晴　上午八時。至焉牛王諸君處辭行。九時假裝。以王式如就寓餞別。延至午後一時。始首途。入西門。出南門。過昌武軍故壘。（現設學校其中）回城。及回王陵。至官廳。焉牛王諸君及回王章京皆來此遠送。向西行。鹹灘。二十里。崎嶇。道傍泉水。可資灌地。有雜樹數顆。纏民一戶。二十里西一顆樹。古樹一。無居民。有泉水。十里。五屯河壩。涉小渠二。皆流水未冰。十里。頭堡。宿。是日行六十里。土堡甚小。僅容一驛一廟。車店三家。漢民五戶。回民七八戶。纏民十八九戶。纏民呼此地曰蘇木哈喇灰。以明代哈喇灰人曾居於此。東南數十武。有二泉。水匯為一池。池南堤柳成列。下流漑地數百畝。種地纏民二三十戶。散處其間。

▲三月八日晴　上午七時。發頭堡。西行。鹹灘。荒草彌望。十里。西貢伯。道南有村莊。居纏民十餘戶。十里。二堡。纏語曰阿思他納。謂先賢墓地也。村樹成蔭。渠水瀉地。有纏民二三十家。漢回民各五六戶。過此戈壁草地相間。三十二里。白楊溝。泉水溢路。可資灌地。八里。三堡。纏語曰托哈齊。宿。是日行六十里。堡已塌。車店三。官店一。漢民十五戶。回民十二戶。纏民二十二戶。東半里許。道南有地藏廟。道北有回教堂。其傍回塚纍纍。有上覆圓形建築。如蒙古包者。西半里許。道北有白骨塔二。乃清同治五年。官兵為回匪戕殁諸忠骸之叢塚也。西南十五里。四堡。纏語曰拉布楚喀。明代剌木城遺址在焉。又十五里。五堡。纏語曰哈喇都伯。哈喇黑。都伯吐番也。其地在唐時曾為吐番所居。新疆改設行省。已三十餘年。而未墾荒地。猶在在而有。蓋當清末策名軍籍者。志在輕一死以圖金帛。令之屯田。奈彼無田舍翁思想。謫戍之徒。又習於遊惰。勸令力穡。輒思潛逃。纏民食用。乃瓜果與牛羊。粟麥非所重。有餘力始藝之。蓋

畜牧簡易。不憂水旱。習俗已深。殊難驟改。洎入民國。楊藎臣省長注意殖民。以墾政爲知事之考成。年來頗具成績。循此以往。或可稍望開發。以拯財政之窮也。雖然。前清同光之交。葉伯英撫秦。檄延綏守吏開荒。嚴定功過。有司急於邀名。遊過各報新墾地若干。既經咨部。繼任者不敢云復荒。乃分攤其糧於舊戶。貽害人民無窮。楊君精明強幹。或無是弊發生。

▲三月九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三堡。西行。皺地十里。柳樹泉。渠水迴流。村樹銜結。土屋數家。皆纏民。正北有哈木爾達坂。卽古俱密山。哈密之名所由本也。自此以西。皆戈壁。無居民草木。其北二十里外。雖間有農戶。亦若晨星。升降長坡四次。六十里三道嶺。纏語曰塔勒奇。謂有寄居人也。宿是日行六十里。車房五家。漢四回一。纏民一家。其後有桃園。園後坡上有關帝廟。廟左側有大泉。泉自沙湧出。泡影重重。若吾鄉稻田中鱔魚鰍魚之營巢。水源甚旺。可灌地三四百畝。自哈密西赴迪化。此爲窮八站之首。須至木壘河。方入富八站境界。西北十五里沙棗園。有回莊纏民二十餘戶。西南二十里有煤窰。產煤甚多。歲祇舊歷冬季三月可採。餘時封閉。以交通不便。哈密境內銷售。祇此數耳。煤窰屬回王采地。前清用兵新疆時。湘軍掘以供軍用。事平後。湘軍舉其礦歸湘人某甲經營。獲利頗鉅。回王稔其利。以六百金贖去。迄今二十餘年。所得礦利。已逹百萬左右。湘人好近利。不能大發展。此類是也。

▲三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發三道嶺。西北行。戈壁十二里。鴨子泉。纏語曰惡而台克。有樹兩株。纏民一戶。草地數畝。三十五里梯子泉。傍近皆草地。漢民一戶。雜樹數株。大泉一。小泉五。若加墾闢。可成驛站。折西南行。三里紅莊。破屋二院。古樹一株。亦有泉水。自是以西。沙梁起伏。車頻升降。起處若坡。碎石彌望。伏處爲瀦沙。棗樹成林。棗實大如

指。其色淡黃。皮厚味澀。爲塞外沙磧中之特產。余過東樂。曾購食焉。經沙墩子。墩在道南。其下有水草。纏民一家。四十里。瞭墩。宿。是日行九十里。大店四。小店二。纏戶一。統稅分卡一。有汎兵。東坡上有關帝廟。廟左泉水甚旺。流爲大池。其周有楊樹十數株。自驛北行六十里。橙槽溝。出哈密境。接鎮西縣上肋巴泉驛路。今鎮哈郵遞。取道於此。

▲三月十一日晴晨間大風　上午七時半。早膳畢。御者云不可行。至九時。風稍少。方發瞭墩。西行戈壁溝坡相間。碎石極目。是因天山雪水挾石南下。歷年久遠。浮土刷淨。僅餘碎石。下午三時。風又大作。砂射車篷。其聲硜然。馬之而喘。數步一息。閉簾靜臥不敢外窺。迨抵一碗泉。鐘已六下。宿。是日行七十里。破屋三四。皆無居人。僅官店一家。荒涼極矣。入夜風勢更厲。據店夥云。此風已刮十餘日。猶屬小風。至其大者。可倒車馬。此地東西百餘里間。向來終歲多風。俗稱小風戈壁。然視十三間房一帶之大風戈壁。則平穩多矣。北距天山。祇六七里。白雲鎖頂。高插霄漢。山嵐與天光一色。昔人稱爲天山。或曰白山。皆紀實也。唐書薛仁貴傳。征鐵勒。發三矢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卽此天山。東西綿亙三千餘里。起葱嶺。止沁城。隨地異名。

▲三月十二日晴寒甚仍大風　上午十時。冒風發一碗泉。西行。扣簾靜臥。莫敢外窺。惟覺升降坡坨。車時顛播。風吹砂石。擊車篷如雨雹而已。二十里。入鄯善界。三十六里。車箍轤泉。御者苦寒。曳馬力竭。遂止宿焉。是日行五十六里。車店三。官店一。居山峽中。峽長十餘里。山皆不毛。南山巖石壁立。多竅。玲瓏可觀。自店遙矚。頗似陝西邠州水簾洞。鄯善營長馬存德來迓。謂山南刮風愈大。山北雨雪愈深。日來如此大風。中路所經之大石頭地方。不能行車。公須改道鄯善吐魯番進省云。

▲三月十三日晴風稍小　上午八時。發車轂轤泉。西北行。出山峽。下長坡。走沙磧中。一望平闊。尋入草地。廣長皆數十里。可墾地萬餘畝。惜微有鹵。多胡桐。高不及丈。根則合抱。枝幹虬曲。祇中柴薪。塞外小樹也。土人訛呼為梧桐。歲經樵採。枯薪彌野。抵七角井。宿。是日行五十八里。民店四。官店一。民居三。汎兵十。西北數里。有官開坎井一道。水源極旺。可灌地四百畝。膳後與烈夫策馬往觀其工程。初見一大澇池。置閘便積放。傍有屋居農官。司閘之啓閉。其上承水渠。長百餘丈。流聲淙淙。更上則數丈一井。次第低降。通以陰溝。上掩沙土。以妨壅塞。操工者云。井愈多。水源愈旺。有連綴至十餘里者。好井三年一淘。劣者歲須修治。漢書溝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即是此類。新疆多有之。傍晚奇台縣役來。云大石頭雪深阻車。天候嚴寒。有二苦力經其地。足皆凍裂。現匍匐行返。木壘河醫治。然殘疾已成矣。自哈密赴迪化大道凡三。北出南山口。經鎮西奇台為北路。天山積雪。寒威凜人。行宜於夏。西至七角井。經鄯善吐魯番為南路。道傍火山。夏令酷熱。行宜於冬。而自七角井西北入天山。經頭水至色必口。合於北路。俗呼中路。又名小南路。雖深邃逼窄。而沿途不甚荒涼。旅行多出於其途。今為雪阻。莫能經由。中心甚悒悒然也。

▲三月十四日晴寒仍有風　上午六時。發七角井。西北行草灘。三里。迎面有分路碑。上刻西北達奇台。西南至吐魯番。過此入戈壁。間有沙阜衰草。二十九里。東鹽池。一名胡桐窩。僅一官店。住分運官鹽委員及局丁。店右有回回墓。纏語曰麻扎。頗靈異。附近居人不敢食豬肉。回教徒來茲祈禱者甚衆。後枕高巖。即天山南出支脈之麓。東西數十武。皆有湘軍舊壘。鹽池在正南烏克塔克山麓。產鹽極多。分三層。上硝鹽。中白鹽。下青鹽。白青皆色潔味純。遠勝淮鹽。惜交通不便。不能運銷遠地耳。在此小憩。風復大作。垂簾而行。二十里。入山。遍地碎石。車行遲緩。盤旋斜上。漸

上漸高。三十里。惠井子驛。有場院一圈。無居人。自此走山峽。兩傍懸崖陡逼。僅容方軌。頑石塞途。車甚顛播。曲折升降。三十里路始平坦。沿鹻灘行十五里。西鹽池。宿。是日行一百二十七里。四圍皆山。祇南山麓有一旅店。無民居樹木。鹽池在北山內。以色黑味苦。銷行不暢。久已停採。北山麓有草地數十畝。芨芨草彌望。芨芨即古席萁。李賀塞下曲曰。秋盡見旄頭。沙遠席萁愁。是也。春發新苗。與諸草無異。冬枯而不萎。有高至三四尺者。性至堅韌。以之織物。其用如竹。沙磧中多產之。而新疆特多。尤以焉耆城東清水河子地方所產。爲最上品。其心堅實。以之作箸。狀擬象牙。

▲三月十五日晴　上午六時。發西鹽池。南入山峽。曲折陟降。狹處形同永巷。所在碎石撼車。十六里出山。入大漠。滿地碎石。極目無旣。無人烟草木。九十里。土墩子。荒店一家。廢驛數間。白楊二本。小泉一井。自西鹽池至此。已行百有六里。尖。後騎行。仍戈壁。廿里入草灘。過廢壘。十四里。七克騰木。回語齊克塔木。言得泉水也。宿。是日行一百四十里。車店三。民居六。泉水甚旺。坎井亦多。(大小計三十餘道)附近農戶八十餘家。漢民七戶。餘皆纏民。種地二千餘畝。未墾荒地(合蘇魯圖一帶)尚有九千餘畝。上年楊省長飭鄯善縣在此挖坎井二道。今秋竣工後。又可增闢熟地千畝矣。自驛東行。一百三十里。十三間房。一名闊什。一百二十里。三間房。一名鄂塔爾奇瑪。七十里。胡同窩。九十里。瞭墩驛。卽舊驛路。恒多怪風。能飛砂石。甚者並人馬捲去。渺無蹤跡。劉襄勤率師西征時。改由今路。遵商道也。

▲三月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七克騰木。西南行。草灘漸上。微斜之坂。十八里。英子樹。纏語曰拉而布拉克。有村舍樹木。八里。六十里墩。纏語曰特斯。入平地。無居民。十六里。蘇魯圖。十八里。三十里墩。纏語曰哈克吐兒。有稅卡一。纏戶四五。自七克騰木至此。沿途地多可墾。遙望數里以外。時有村舍樹木。過此。坎井累累若串珠。散列戈壁。渡小

渠三。皆坎井。流聲淙淙。沿渠白楊成行。沙磧中竟得有此。人力未始不可奪天工也。是地當前淸時。魯克沁回王。以彼有坎井在北。禁人開挖。洎入民國。楊省長注意墾政。與王嚴重交涉。始行開放。十六里。柳樹泉。迤西一帶雜樹成林。邨莊相望。十二里。八柵。（回語街市。即鄯善城東關外）人家櫛比。漢回錯居。二里。入鄯善北門。住勸學所。官場之縟禮繁文。視哈密有加。頗苦酬應。是日行九十里。城周二里七分。商店居民。城廂共三四百戶。膳後偕烈夫抽查印花。依法多過貼者。此緣新疆印花出自派銷。縣令以多銷爲能。對於貼用規則。多不詳告人民。不止鄯善一處已也。余恐商民誤會。目爲國家苛征。逐一詳加說明。圖近功者。或不以爲然。與城南約四百餘里。有蘇爾塔什山。盛產水晶。質大而佳。西南二百餘里。有廢古城。房舍氈毯。猶有遺跡。土人呼爲唐城。或曰破城子。暇當參稽載籍。辨爲誰氏之物。城北百四十里。通木壘河間道。山峽中。有地曰對紅塘。人馬至其地。日光返照。相視皆呈紅色。是亦足供光學家之研究也。城東九十里頭一工。有古麻扎。曰蘇他勒列耳斯阿媿。爲回族最先來新之人。而麻札之最古者。相傳伊與蒙人爭地。戰死於此。後人爲之起壟墓。今纏回來茲朝拜者。歲絡繹於途。鄯善故闢展地。漢爲車師前國東境。北魏以後爲高昌白棘城。唐爲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地。宋爲六種。亦稱寶莊。屬高昌。雍熙間頻入貢。後入於遼。元魯克察地。明爲柳城。淸末設縣。民國因之。東西五百九十里。南北三百一十里。地分八臺。南梁北梁兩台。（皆在魯克沁）其沃壤也。纏回爲土著。有多羅郡王（袁氏晉封爲親王）者。領回部事。今稱葉親王是也。纏回劭於農。漢回徙自關隴。視纏民十一。漢民十九。皆雜居縣鄙。而聚族於附郭之東八柵。及七克騰木。魯克沁。漢墩。連木沁諸處。七克騰木者。形勢險曠。前淸回亂。安集延所據以抗官軍者也。土宜來。弁棉桑。井渠鱗次。無飢饉之虞。山出煤炭

水晶。熊狐之皮。以裼裘裀。牛馬之革。以爲鞮鞱鞊鞢。羱羊羝羊之毳。以索綯組。羖羊之角。以合藥餌。往往獲奇羨。而葡萄。棉花。尤出產大宗。惜無織布造酒公司。自製熟貨。運銷各處。多將生貨西賈於俄羅斯。棉花歲有百六十萬觔。(百斤值銀二十餘兩) 上品曰艾木干。(漢語曰洋花) 色白絨長。勝吐魯番所產。據俄人調查。其種來自美國。纏民相傳。則謂自土耳基。葡萄乾歲率百萬觔左右。(百斤值銀六七兩) 實大而色白。歷史豔稱之葡萄美酒。實由是以釀成。而東湖甜瓜。魯克沁梨。亦近來之有名者。特產額少耳。

▲三月十七日晴　住鄯善。車折軸不能行也。傍午知事張衡耀設宴署中。招梨園佐飲。此地十年未演劇。各界觀者如堵。學生皆着制服。尚整齊。而辮髮垂垂。彷彿徐州辮子兵。(漢語學校之纏生。則自來祝髮) 全縣大小坎井三百餘道。熟地十四萬餘畝。人民九萬餘丁。國民學校二。漢語學校一。學生共百餘人。魯克沁城在城西南九十里。繁庶過縣城。地極低窪。鄯善菁華萃焉。葉郡王居此。王受封始祖曰額敏和卓。一傳素賚璊。再傳伊斯堪達爾。三傳伊魯斯。四傳皮爾敦。五傳邁瑪薩依特。六傳阿克拉依都。七傳瑪木特。八傳卽今王葉明和卓。王有瘋疾。蓋禁治產者也。其福晉卽哈密沙親王女。閨闈有穢聞。去年已夭殂。新疆開省以前。此地回王亦掛札薩克印。管理土地人民。如哈密回王。自經新撫劉錦棠聯魁。前後嚴加削奪。一切實權。盡歸政府。卽其采地千八百畝。與祖遺私產。亦同齊民一體納稅。囊者回族頭目。皆囿於部落思想。奴使其民。朘削無藝。以故鄯吐兩屬纏民。自政府取消郡王札薩克權後。自漸致富。無有不能自給者。哈密纏民聞風興起。兩度圍城。反對回王差徭。願作漢官百姓。終以王工結納與其父有殉國之功。莫能裁撤其權。出纏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惜哉。

城南三十里樹柏溝。西南經大沙灣。踰北渠。至魯克沁。漢柳中地。長史所居。宋以後訛為柳陳。元史作魯古塵。今為回郡王所居。由此折南四十里沙白特坎兒。又呼馬廠。有人家五六十。多獵戶。第二程東南行。無地名。過此無人烟。第三程英都爾哥其。第四程毛拉艾買提。第五程迷拖克生。第六程托和鼐布拉克。（直西五程。通破城子）南有大山。循山北麓折東南行。第七程伯什托和拉克。第八程阿提米什布拉克。第九程布魯頭。第十程烏魯鐵漫吐。又東南行通甘肅燉煌。若干程不詳。清光緒三年。陝回餘匪數百人由燉煌掠糧出此道。至破城子休息。逾旬西合於安集延。而哈密吐魯番守兵皆不之覺。（按此途即漢元始中出玉門通車師後國磧道）。又自沙白特坎兒西南行。三十餘里入覺洛塔克山峽。七十里克子里山。八十里阿習布拉克。一百七十里烏尊布拉克。西南入孔木達坂。六十里。帕沙布拉克。折西八十里生額爾。六十里阿子桿布拉克。轉西南六十里。托和奈布拉克。五十里。營盤海子。西南四十里。浣溪河。渡河東南行。合今尉犂婼羌間驛路。四百三十里。羅布村。四鏡多沮洳。即蒲昌海之西畔。古稱牢蘭海。今回語曰哈喇佈朗庫爾。蒙語曰羅布淖爾。黃河初源至是伏流者也。

▲三月十八日晴　上午七時令車先行。八時半策馬出北門。過一渠一坡。村莊樹木夾道相望。十里入戈壁。平曠無人烟草木。北山為烟雲所遮。在虛無縹渺之間。道南沙山綿亙。嵯峨崢嶸。無奇不有。土人呼為神沙。以無論何方風來。皆不北流故也。二十三里。道北高阜下。有窰洞以憩行人。過此北數里外。邨落樹木。衛結成線。即漢墩也。以有漢時烽墩遺址。故名。涉渠三四。皆自漢墩流出之坎井。水聲潺潺然可聽。二十里。二工。回邨在野。桑楊夾道。十里。連

木沁。尖張馬二君祖別於此。車店四。商鋪數十。纏戶百餘。前清於此設學校。尋以經費無出停辦。其地水泉甚旺。積流成溪。下流百餘里以灌魯克沁東湖之田。飯後西行。泉渠村舍不斷。九里。入壁戈。過一土峽。二十三里。蘇巴什郎莊渠流。雖然呈目。其西七里。即吐魯番界。自二工至此。圓阜纍纍。遙視若叢葬之義塚。皆坎井也。由此西行。曠野鮮莊堡。二十二里。勝金台。回語曰森尼木。六里。道傍有樹木村落。入望南山漸逼近。陟降坡坨。道路窄狹。澗水淙淙。觸目古壘六七。或在峯頂。或在山腰。二十里。勝金口。回語曰愛克斯宿。是日行一百三十三里。車店五。官居一。無民居。駐馬隊營部。前後皆山。一澗中貫。源出北山木頭溝。下灌二堡。（居民千餘戶）三堡之田。三堡距驛東南十五里。居民八百餘戶。其南有峽曰玉門口。亦名磨子城。即高昌壁。或以為漢之玉關誤也。清宣統二年十月。巡檢張清來三堡掘取古蹟。得唐張懷寂墓誌碑一。（現藏迪化江浙會館）並見懷寂尸身。尙屬完好。修軀大首。覆以五彩絲緞。墓室以土築。似城甕。深四五丈。四壁及頂。密畫佛像。五彩斑爛。尸不用棺。下薦葦蓆。尸前泥人泥馬。持矛吹號。尸傍堆積衣衾常御之物。吐魯番同知王秉章聞之。戒土人勿妄動。仍覆以土。僅將墓誌碑輦歸省垣。而先後內外人士。在此掘獲唐經與古物無慮數十百種。余以急須到省。未及躬往遊觀。試掘古物。頗滋遺恨。

▲三月十九日晴　上午八時。發勝金口。西行。戈壁平曠。二十里。吐魯番新舊知事來迓於途。三十里。腰站子。窮民一戶。二十里。始出戈壁。迤西村莊。回墓相望。過回寺。傍有塔高三四丈。為魯克沁回王蘇剛所建。故名蘇剛塔。形如圓頂磁瓶。堆砌精緻可觀。涉沙河。源出北山。南流為葡萄溝。經城南之牙爾巴什莊。入於沙。入吐魯番東門。出西門。五里。住農林試驗場。是日行七十五里。場地平曠。建築西式。高敞光明。為度隴以來所僅見。晚有筵。同席為舊知事

陳繼善。新知事張馨。統稅局長熊瑾。儒遊擊李華楨諸君。吐魯番。漢車師前國狐胡國地。車師服屬匈奴。漢屢征之。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王莽時。匈奴大擊北邊。西域瓦解。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前王內屬。又降北虜。十七年。竇固破白山戎。擊降後部。前部亦降。和帝永元二年。遣子入侍。三年。置戊己校尉。居前部高昌壁。安帝延光中。班勇爲西域長史。屯柳中。魏仍置戊己校尉。晉初車師王居交河。而高昌爲校尉治。成帝咸和初。前涼張駿。置西域長史。而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立田地縣及校尉營。孝武太元以後。苻秦加車師前部王彌寘爲平西將軍。西域都護。並置高昌太守。後涼北涼因之。北魏及周隋皆爲高昌國。其國有四十六鎭。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刀等。皆其鎭名也。唐武德初。麴伯雅死。子文泰嗣。貞觀五年入朝。尋阻貢道。助西突厥擊焉耆。十四年。命侯君集等討之。文泰悸死。子智盛降。太宗置西州。領五縣。曰高昌。柳中。天山。蒲昌。交河。尋升安西都護府。二十二年。徙都護於龜茲。高宗永徽初。都護還治高昌。顯慶三年。復移治龜茲。改置西州都督府。開元中。曰金山都督府。並置天山軍。天寶元年。改交河郡。乾元元年。復爲西州。貞元中。陷於吐蕃。宣宗大中時。吐蕃衰弱。號稱收復。懿宗咸通七年。回鶻大酋僕固俊。自北庭取西州。回鶻旋分三部。曰和州回鶻。曰阿薩蘭回鶻。曰高昌。均服屬於遼。兼貢於宋與金。後西遼又封吐谷渾之裔畏兀兒於交河。其酋曰月仙帖木兒。亦都護也。（王號）其子巴而朮阿而特降元。太祖使尙公主。時高昌阿薩蘭並存。尋並入畏兀兒。三傳爲火赤哈兒的斤。至元十二年。都哇破火州。徙屯於哈密力。北軍平之。設霍州畏兀兒按察司。鎭北庭都護府。和州宣慰司。仁宗封紐林的斤爲高昌王。三尙公主。還火州。復立畏兀兒城池。元末分爲火州柳城土魯番三部。皆設萬戶府。達魯花

亦。明初。仍舊稱萬戶。正統後。並於土魯番。其酋居樂安城。自稱速檀。亦僭稱王。數爲邊患。萬歷中。復入貢。清興。貢獻如初。旋以助逆回丁國棟。絕其使。後復叩關請貢。然與準噶爾爲鄰。常服屬之。乾隆中內屬。開省後。置吐魯番直隸廳。民國改爲縣。東西五百一十里。南北二百九十里。領莊二十有一。地當孔道。爲南疆門戶。自前代以來。數用兵。清同治初。安集延酋帕夏父子襲據之。光緒三年。北路大定。劉錦棠遣兵破其壘城。遂復。回衆之脅從及流亡。皆反耕。而漢民牽車服賈者。亦强至焉。初。吐魯番有漑田。久萊蕪。雲貴總督林則徐謫戍伊犂。始濬托克遜及伊拉里克等渠。復增穿井渠通水。（即坎井）民用溫給。而同時遣戍有故布政使黃冕者。復大闢伊拉諸渠。然皆未竟而罷。其後軍旅數動。耕者益寡。又官司如傳舍。不遑暇政。水利弗大興。然土宜五穀。蕫穇蔬果棉桑之屬。而木棉葡萄尤大宗。棉歲產額率三百萬觔。（百斤值銀十八九兩）葡萄亦二百餘萬。（百斤值銀七八兩）二者皆由陸運以賈俄國。本省及關內銷售甚鮮也。葡萄古者用釀美酒。今所釀不中食。蓋古法不傳久矣。每歲桑葚熟時。土人就樹下攝而啗之。以當飯。或三月不火食。其地敲蒸鬱昔。當暑皆鑿地以居。夜出作事。近來水利森林次興。氣候雖稍變溫和。然炎威猶不減於閩粵。北山恆噴煙霧。鬱攸不熄。傍城山皆赭禿。無寸綠。故元以其地爲火州。更北則盛夏積雪不消。即天山也。北魏之時。高昌王麴嘉好儒術。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於室。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置學官以相教授。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乞借五經諸史。並請國子助教劉變爲博士。其後乃拜浮屠。奉天竺法。招提寶刹。節比駢羅。逮於有明。又改奉天方。信可蘭之敎。禮拜誦經。爭相朝汗。（朝汗爲新省一漏卮。另專論之。）告之以詩書。則痛心疾首。駭而欲走。開省以來。設學校。拔髫齔者敎之。而鮮有所成。然勤於耕作。故四民之中。農得十七。工商

得十三。蓋麴氏之流風杳矣。初。麴氏表求內徙。詔曰。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故。由是觀之。魏以前高昌皆漢族也。而其王張孟明馬儒輩。又皆華產。故其俗重儒。五代以後。其地入於回鶻。麴氏之澤既斬。浮屠之說風行。數百年中。梵宇至五十餘區。故杜佑曰。其俗事天神。信佛法。其後二千餘年。而瑪木特玉素。始至喀什噶爾。稱聖裔。可蘭之說熾矣。又高昌舊俗習尚音樂。行者必抱樂器。自唐滅高昌。樂工散亡。其後沒於吐番。據於回鶻畏兀。至於宋明。更姓迭主。疇昔侏離無復存者。今回部所有八器三曲。衡以隋唐讌樂。不逮其半。又名實繁淆。莫由訂正。乃知西域古樂不傳者多也。

▲三月二十日晴　住吐魯番。日中偕烈夫督查印花後。參觀兩等漢語國民三校。學生共百七八十人。校舍教授。均有可觀。前陳知事提倡之力也。新舊二城。相距四里。商鋪居民。城廂共千餘戶。舊城即漢城。官署局所具在。新城為回城。百貨聚散之區。商務在新疆稱繁盛。有俄商七八家。皆以洋貨來易棉花葡萄者。貿易額歲約二百餘萬金。輸出超過輸入恒百餘萬。此為新疆所僅有。他處胥輸入多也。自縣城東南抵魯克沁。西南至托克遜。二三百里間。終歲罕有雪雨。農作皆恃坎井與泉水。以見風雨為荒年。棉畏風而葡萄畏雨。葡萄色白而肥。中無仁。地球各國。除南美巴西而外。鮮有此特產。吐魯番纏民。其祖先多由漢族吐蕃回鶻蒙古諸種人。混血同化而來。故性質較他處纏氏特異。他皆巽懦恭謹。此則刁頑。好犯上作亂。他則顓愚固陋。此則開通。頗能模倣新式工藝。其阿渾（教主）恒與官吏交通。亦他處所鮮有也。全縣人口二十三萬餘丁。坎井八百餘道（官井七道）熟地二十四萬餘畝。纏回迷信摩罕默德。深不可拔。歲恒爭走土耳其朝汗。犧牲財產生命。不少惜。當朝汗時。必以黃白敬獻寺中。以為功

德。富者耗數萬金以為常。貧者亦數千或數百。及至誦經。又必多屠牛羊。施給附近窮民。富者二三千頭。貧者亦必一二十頭。新疆纏民之歲往朝汗者。絡繹不絕於途。現金之輸出。平均每年約達五六十萬兩。自歐洲大戰發生。道路梗塞。莫由而前。新疆無形中。不知增存幾許流動資金矣。朝汗之地有二處。一麥加。即摩罕默德降生之地。其地有大黑石。周里許。相傳為數千年前自天而降。饒有靈迹。作殿其上。規模宏敞。殿中開天牖一。使日月之光透臨聖座。墻周一百五十丈。高七尺有奇。正殿門四十有一。燃玻璃燈以六七千計。地舖氍毹。廬苑相屬。附殿多建禮拜寺。四面浮屠七。中空有路。可盤旋而上。凡進殿禮拜。必沐浴裸體纏白布。殿側甘泉湧流。謁聖者又必先飲而後膜拜。四方往朝男女。每歲無慮數十萬。叩祝以五日為期。距殿六十里許。有一山曰兒勒巴特。有大阿渾乘白駝獨上絕頂。團坐念經。往朝者皆羅拜其下。傍晚咸還憩於距殿四十里之山曰蜜喇。叩祝之日。天氣晴明。雖雨必霽。殿內侍香火者三百人。燃燈拂塵者千餘人。斂屍骸者七百家。並有乙廝目(率領念經之住持)三百六十人。墨總(發信念經之衲子)七百人。皆由土耳其政府按給衣糧。額設防兵三千。並派土著頭目協治。殿宇三面依山。一面瀕水。沙淤土瘠。不產五穀。惟松柏槐楊葡榴棗果。蔚然扶疏而已。一默德那。即摩罕默德墓瑩所在。其地城郭高聳。周四十餘里。塗以白堊。雉堞以赭石砌之。門十。皆衣以鐵。風景人物。與麥加略同。惟地臨海灣。半屬沮洳藪澤。終日朝霾數至。觸之生病。五穀亦不甚生。相傳摩罕默德葬時。斂以鐵棺。經久不朽。墳上以銅鐵鑄欄杆圍之。上建重閣。環建禮拜寺。各高十丈。并豎玉柱十八根。四面寶塔五座。晚間內外燃琉璃燈以三千計。墳前設巨燎二。各重五百斤。鐵架肩之。地舖絲毯千幅。華麗炫目。寺內乙廝目與墨總七百二十八。侍墓閣官三百人。燃燈掃地舖毯者一千五百

人。收屍斂骸者百人。尋常禮拜領拜者三百六十人。侍茶水者五百人。額設防兵一萬二千人。防兵餉糈。侍墓人役衣糧暨油燭器用。皆出自土耳其政府。此二處彼教均稱爲聖地。致徒以得瞻拜爲榮。男女往朝者謂之阿吉。在死者爲獲神佑。生還者謂之假阿吉。俗不以爲重也。

▲三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吐魯番。騎行。過新城。城爲安集延酋所築。頗廣大。二十里。雅爾崖。沿途官柳莊村。泉渠樹木。斷續相望。下高坡。對岸頹垣彌野。皆前清征討安酋大軍之廢壘也。或謂卽交河故城。爲漢車師前王治所。（唐書西域傳高昌王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清光緒二十七年。吐魯番同知文立山。於城中掘得唐開元十年蓮華經一卷。書法逼近二王。二里。渡雅爾河。下流二十餘里伏於沙。河廣五六丈。水流甚小。直同井渠。雜樹叢生。石子塞途。車行困難。二里。升陡坡。入土溝。浮沙盈尺。最費馬力。左右土阜圓扁層累。散處若餅若土屋。皆上古洪水漩流而成者。出土溝。行戈壁。涉乾溝三四。三十里根特克。（蒙語）漢人呼硜硜溝。官店一家。廢院一圈。小樹細泉。俱在東南溝中。陳張李三君在此餞送。飯後乘車西行戈壁。登降小坎無數。二十二里鹽山口。道左敗屋數間。二十四里。頭道河。宿。是日行九十八里。自雅爾河至此。皆在戈壁中行。不見草木水泉。小石鋪地。頗礙車行。車店一。回教徒公館一所。東涉泉水小溪。（泉出北山下）有一拱拜。卽回墓墓。後有屋一楹。回教徒多來此誦經禮拜。南有間道通托克遜。夜間大風。

▲三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六時半。發頭道河。西北行。戈壁平曠。十里。漸上坡。八里。三角泉。店二。廟一。別無民居。迤南山下出泉成溝。沿溝草地廣數里。過此。遍地小石如卵。撼車輪。澀馬蹄。十六里。道左土山迤邐環拱。衆山皆黑色。

惟此有白壤。易騎行。十里。過山峽。十里。度廣磧。一四里。白楊河。不見有河。車店二。汛卡一。南赴喀什大道。於此分途
距小草湖三十里。附近山麓。產石膏。小憩。卽行。穿長峽。陟降坡坨。踰二乾溝。緣沙梁行。南北兩山。多赤赭色。二十里。
過一窄道。鑿石如門。下坡。又一乾溝。右有間道越達坂至達坂城。較繞後溝近二十里。可騎行。十五里。後溝水流頗
大。入新以來所僅見。源出達坂城北山諸溝。合流過達坂城汛卡。繞博克達坂西南麓。又東南流。經吐魯番之托克
遜。合西北來一水。入於覺洛庫爾。李氏西域圖考。直名爲托克遜水是矣。河岸夆柳荒草茂密。入望。北負博克達坂
山麓。有一荒店。陋穢不堪。其南七十里。卽小草湖。有間道可通。小憩樹陰。復向西循河灘行。頑石堆積。甚礙車行。右
岸有破屋三間。三里。折北入山。紆迴斜上。不甚陡峻。七里。小達坂巔。鑿山通道。壁峭如門。下峻坂。須徒步。谷風刮面。
陰氣逼人。征夫偶不留心。卽易傷風。車行至此。卸曳馬。遵坡徐降。坡盡處。廢屋三間。獵者牧者休憩所也。左望後溝。
一線如帶。復登大達坂。陡峻倍前。降之坡。攀轅而行。行且息。莫敢回顧。六里。嶺巔石峽如門。右高三四丈。左半之。再
下極長之坂。亦峻極不可乘車。自入山至出山。長不過二十里。許車行須三四小時。上大達坂時。且須更迭加驂。淸
光緒末。湘鄉潘効蘇巡撫新疆。費金萬餘。修築自後溝循河岸行至達坂汛卡。平道不越達坂。一時行人稱便。未幾
爲蛟水冲毀。續修無人。仍須踰此重險。誦司空以時平易道路。不禁低徊於成周太平之盛軌也。邇來其路祇暮春
初夏。可以行車。餘時不苦冰滑疲馬。卽困山洪奔注耳。八里。山口。道左有車店一家。下坡。渡河。水深幾及馬腹。近左
岸有洲。基皆岩石。上有廢壘。周約二里。淸同光時。安集延酋帕夏父子。築以抵抗官軍進規南疆者也。左岸山麓。有
稅局。汛卡。水流其下。聲淙淙焉。五里。達坂城。宿。時巳五時。車十二時始到。是日行一百二十二里。城名嘉德。建於淸

乾隆時周三里半雉堞皆平以清官軍克復此城於安酋之時曾經開花彈轟毁尋遂未加修葺然地當天山南北孔道四面皆山有險可守亦兵家之爭地也今駐馬隊一哨營房在西門外商店居民六十餘戶附近農民五百餘家甘回居四之三有糧倉駐迪化縣委員就近徵糧（歲千餘石）儲倉備用四望平曠水草皆饒可墾之地尙多東北百餘里三角山產銅西南四十里產鐵鑛脈均富惜交通不便大利仍藏地中

▲三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七時發達坂城道傍樹木茂密五里入戈壁遙望南山麓白光一片綿亙甚長卽達布遜泊土人呼鹽海子卽有名之達坂城鹽池所在三十里破城子流水橫道土屋二家其南二三里有熟地七八十畝涉小流二皆南入於海子十里土墩子墩在北坡已圮其半店一居民一窮民赴海子撈鹽者多憩於此飲茶小休易騎行五里海子中有平沙一段恍若長堤路通南山荒草芃芃羊羣唧唧頗可觀聽而迎面道傍培塿累累又若叢塚東北山北有大小銅溝均產銅三十里路左有老樹一株南北二土屋夾道遙遙相對望見鄂門淖爾波漾澄綠南山積雪層峯皆白迤北草灘拳曲紅柳黃色芨芨相間叢生益以北山青色嵐光五色相映天然文章立馬凝盼饒有幽景五里柴俄堡宿是日行八十五里大店五小店二官店一民居十六傍近草地廣數千畝皆可墾也南距海子里餘海子東西長二十餘里南北寬十餘里灘渚渟汎鹽鹻極多掬手可得此與達布遜泊皆無出口蓋地文地理所稱爲死海者也

▲三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柴俄堡草灘平曠漸見砂磧道平如砥最便車行一天然馬路也三十里道傍廢屋二院先後入眼迤南芨芨草湖綿延十餘里色黃若四月之麥十里大鹽池西南山麓有圮墩塌屋過此升降

坡坨。十里。岌岌槽。前後皆山。車店一。民居一。回墓一。無草木。迪化知事屠文沛省長代表涂貢球來迓。尖後西行。泥濘盈寸。殘雪滿山。十里。升坡入羊腸溝。頑石塞途。泥濘更甚。峽路迂曲。實如其名。兩傍山石。多呈二酸化硫之色。十二里。始出溝。下坡。道右有頹垣一圈。淸時汛卡遺址也。七里。十七戶。有土屋數家。雜樹一線。自是迄烏城近郊。村莊樹木斷續在望。十里南梁。騎兵營房。陸軍小學。俄商租界。連續其間。三里。南關。折右進老南門。住舊學署。街市汚泥甚深。車底馬腹。醃臢不堪。是日行九十五里。自咬牙溝至此。計行一千九百三十三里。迪化漢卑陸劫國。卑陸後國。郁立師。車師後國。車師後城長。車師都尉。蒲類。蒲類後國。單桓。烏貪訾離。東且彌。西且彌。十三國地。兼有匈奴屬地。及烏孫東境。武帝時。山北皆車師國地。其王居北境石城中。屬於匈奴。宣帝時。侍郎鄭吉擊降之。後分爲前後王及山北六國。又分爲烏貪訾離國。東漢初。郁立師。單桓。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復立。時稱前後部。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爲車師六國。兩屬於漢及匈奴。明帝時。竇固耿秉擊車師。後王迎降。和帝後。時服時叛。三國時。東西且彌。單桓。卑陸。蒲類。烏貪。並屬車師後部。治於賴城。魏賜王壹多雜王印。號大都尉。晉屬鐵勒。亦曰高車。高車初役屬於蠕蠕。北魏太和中。遣使朝貢。其後大破蠕蠕。走其王。後周屬突厥。隋大業中。西突厥處羅可汗强大。鐵勒諸部皆臣之。處羅徵稅無度。鐵勒叛。共推契苾部人哥楞。爲易勿眞莫賀可汗。居貪汗山北。及西突厥射匱可汗復强。契苾部去可汗號以臣之。而鐵勒回紇之屬東突厥者。分統於阿史那社爾。唐太宗貞觀時。率衆內屬。及侯君集滅高昌後。乃置庭州。領金滿輪台蒲類三縣。賀魯仍有耶羅斯川。未幾內附。以其地置瑤池都督府。處庭州莫賀城。高宗時。賀魯叛。寇庭州。蘇定方等分道出金山大破之。賀魯跳渡伊麗水。庭州以安。增置馮洛州。輪台州。叱勒州。各都督府。分治庭

州界內。統隸於安西大都護府。武后時。設北庭大都護府。以諸蕃州都督改隸北庭。並置燭龍軍。尋改瀚海軍。與庭州同城。開元初。東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圍北庭都護。郭虔瓘禽斬之。旋置北庭節度使。天寶中。增青海軍。肅宗保應元年。改金滿曰後庭縣。後增西海縣。代宗時。復於輪台置靜塞軍。貞元後。其地屬吐蕃。後又屬西州回鶻。後唐爲契丹所破。宋爲高昌北庭。臣服於遼。南宋時。屬西遼。元時爲回鶻五城之地。曰別失八里。元末。强臣猛可帖木兒據之。爲瓦喇國。明永樂時。分三酋。皆受封爵。瑪哈木最强。數寇邊。傳子脫懽。併三部爲一。奉脫脫不花爲元主。而自爲丞相。傳子乜先。稱太師淮王。役屬哈密及諸蒙古。正統中。寇大同。英宗親征被虜。史所謂土木之役也。景泰初。乜先弒脫脫不花而自立爲可汗。遣子入朝。嘉靖間爲吐魯番所敗。後分四衛拉特。居烏魯木齊者。爲和碩特部。明末固始汗徙青海。此地屬額魯特蒙古準噶爾。清興。屢破其衆。乾隆時。其地內屬。初設烏魯木齊同知。尋改迪化直隸州。同治初。陷於回亂。光緒二年。始復其城。十年。建行省。以其地爲省治。升爲迪化府。民國裁府留縣。仍舊名。東西一百三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有莊九十九。其地居天山之陰。山河鞏塞。形勢陝阻。而膏沃宜麥穀。藥有枸杞。多葭菼。樫楊。胡同。草薦。蕃畜牧。饒煤炭。歲出以億計。經途四達。利盡西北。北路一大都會也。當全盛之時。屯戍相望。華戍商賈挾貲斧往來。聚族列闤。而錯居以萬數。百賭玩好。皓侈騈闐。嘉道之際。稱極盛焉。其民或以關內下貧。或以報怨過當。而學士大夫之遺戍者。往往出於其間。故其俗踳駁。或侈靡相高。清光宣時。湘楚人爲最多。而秦隴亦無慮數千戶。惰遊失業。逋負者半之。仕宦數湘楚滇隴。大賈推津沽。（有天津八大家）秦人多負販。今之大較也。纏商列市南郭。其俗奉十葉教。（天方教在東土者。）禮拜誦經。漢裝回牽。徒自關內。執賤業。屠牛羊。深目而聳準。好勇樂禍。

宗敎與纏回同。而稍變其禮數。南郭之外。則俄商所集。皆受成於領事。而蒙哈冒彨之遷引者尤衆。故其種族雜厝。風俗不齊。又冠蓋輻輳。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競趨巧僞。婦女戴金玉。羞不相及。尙巫鬼。飾寺觀。每歲四五月。晴燠多雨。卽賽神樹下河濱。徵歌演劇。男女雜坐。車服炫奇。纏民男則賣漿。張帟幄。檛杜達。（狀類阮咸。以木爲之。銅絃二。）探布。（銅絃四。）鼓敦巴克。謳胡曲。使婦女數人。曳綺縠。振袂赴節。偎郎以爲樂。偎郎者。纏女跳舞之名。猶蒙俗之背柳也。其遊氓之逋蕩者。則聚而博奕。强者拔刀相向。弱者或破產。吏不能禁。每七月中旬。出城隍行像三日。盛陳鹵簿。設皷吹雜劇。來往通衢。觀者如堵。否則多夭札也。

▲三月二十五日晴　住迪化。自哈密以來。習聞漢回纏三民雜居一語。而詢士人以戶口。亦列舉漢民纏民回民各若干以對。驟聞之。殊不索解。豈漢回二族之外。又有所謂纏族耶。詳詢士夫。迺知回民纏民。皆屬回族。以服裝殊而異其名稱耳。纏民圓帽革履。頗近歐人。頭恆纏布。俗呼纏頭。散居天山以南。雜有匈奴回鶻西羌畏兀兒大食回回突厥契丹蒙古浩罕波斯諸種。回民衣服語言皆同漢人。文言之。可名爲漢裝回。多入居關內陝甘各省。雜有回鶻。匈奴。氐羌諸種。而回鶻之後特多。夫回回回鶻畏兀兒。古昔本屬三種。今皆混呼爲回回。爰取史乘疏而別之。回回者。古大食之種也。舊唐書西戎傳。大食在波斯之西。大業中。有波斯人牧駝於俱紛摩地那之山。忽有獅子人語曰。穴中有黑石白文。讀之便王。果見石上有文。敎其反叛。於是糾合亡命。劫奪商旅。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皆爲所敗。永徽二年。遣使朝貢。其王名噉密莫末膩。有國已三十四年矣。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衆立爲主。開地三千里。兼克夏臘。謂之白衣大食。十四代後。改爲黑衣大食。至德

初。代宗爲元帥。用其兵以收兩都。遼史部族表。有回回大食部。明史天方傳。天方又曰默伽。回回教祖馬哈麻葬焉。又默德傳云。回回祖國。其初國王謨罕默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也。於此可見回回種族。出於大食。宋元以來。中國人因回鶻皆奉摩罕默德教。遂被以回教之名。其摩罕之民來自大食者。則名之曰回回。而元明二史。於回回回鶻一族。初未混同也。回鶻者。唐書謂匈奴部落袁紇。散處磧北。亦曰烏護烏紇。至隋曰韋紇。臣於突厥。唐初稱回紇。破突厥。始强盛。德宗時。其汗自請改名回鶻。武宗以後。回紇內亂。酋長來降。入居中國各部。龐特勒居甘州。有磧西諸城。宋仁宗時。爲西夏所破。其散處磧西者。皆服屬於蒙古。元史太祖紀。王汗走河西(指西夏)。回鶻回回三國。列傳諸臣有回鶻人。回回人。畏兀兒人。區分類別。則顧亭林所云回鶻即回回者誤也。畏兀兒者。木吐谷渾素和貴之裔。後訛爲和貴。爲畏吾。爲畏兀。非回紇人。但音近耳。宋神宗時。王韶取西寧。畏兀主懼遷於瓜沙。徙入交河。降於西遼。封交河王。爲畏兀兒國。其後亦都護降於元。俞浩西域攷古錄。力辯畏兀非回鶻。引證甚確。而趙子昂云回鶻即畏吾兒者。亦誤也。

▲三月二十六日晴　往迪化。新省軍界在清改練新軍(光緒三十三年)以前。統屬兩湖勢力。蓋左文襄劉襄勤收復全疆。所率皆湖湘子弟故也。以後則新軍皆秦隴巡防。仍湘楚。歧而爲二。日相仇視。宣統三年。袁大化來撫新疆。於新軍將領概易腹心。及伊新戰起。卒賴以生還玉門。足見我國軍隊去國軍程度尚遠。迄今猶有岳家軍楊家將之遺風也。其時楊督軍以消滅湘楚秦隴衝突。維持新疆秩序。不可別無兵力。乃招土著回隊馬步五營。民國元年。庫倫獨立。阿科宣戰。又添招回隊三十餘營。三年春着手裁撤。今存者十餘營而已。內地軍隊易招難散。此問

則適成為反比。蓋內地兵士月餉甚優。物價又廉。而傭工過活恒憂窘苦。人樂為兵而不喜作苦。此間兵士月餉概發官票。數僅四兩二錢。持票往市兌現。所得又減其半。益以百物昂貴。駭人聽聞。而種地苦工。月得工資最少亦六倍於兵餉。幾埒軍民兩署二三等科員。（二等四五十兩三等三四十兩）以故各營兵士。一至春夏。率多逃亡。傭工於農莊。須到冬初。方能易名入伍。此緣地廣人稀。（全省面積四百五十萬餘方里人口才二百萬餘）交通不便。工價極昂。（大工每日一兩五錢小工亦七八錢）謀生較易。有以致之也。政界在前清時。湘楚人居十之九。散軍留此種地者。亦多。當時有小湖南之稱。改革以來。多數相繼攜眷入關。今所留者。皆不作歸計。或欲歸不得者。其人數雖不下於秦隴。而政治上之勢力。則不勝有今昔之感矣。

▲三月二十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至財政廳。商救濟新省金融之策。談次。知坎巨提回部。今尚來貢。我國藩屬。此實碩果。歸閱史志檔冊。窮日夜之力。成坎部概略一篇。坎巨提回部。在今新疆蒲犂西南邊外。東西寬約二十里。南北長約六百里。兩面皆山。峻削壁立。中貫棍雜大河。為出入南疆要道。都曰棍雜。城廣三里。北瞰溫吉爾山。人民八千餘人。領莊二十五。大小頭目一百四十七。產牛羊馬匹糧食菓品。無布帛。盡衣毛褐。無市廛。無賦徭。麓金。清乾隆二十六年入貢。曰謙珠特。定例三年一貢。砂金一兩五錢。賜賞緞綢銀茶各項。恒值五六百金。其往來喀什噶爾。沿途並須支應。至道光時。為克什米耳戰敗。媾和。歲貢克部犬馬各二匹。克酋賞以油啤。（印度幣名重二錢五分）千五百元。同光之交。英取克什米耳。坎部遂為中英兩屬之邦。其後亦與俄通。受俄賞賜。光緒十七年。英謀假道坎部入帕米爾。坎酋賽德叱里罕抗之。失利。兩次赴喀請援。清吏皆不應。敗遁色勒庫爾。（即今蒲犂縣治）明年七

月。薛福成自英奏請與英會立賽晳之弟買賣提艾孜木爲坎頭目。自是坎部實權。全操自英。我國僅擁朝貢虛名而已。二十五年英人與我議劃印度克什米爾與新疆邊界。並欲獨領坎巨提。經我樞臣嚴重交涉。得延殘喘。至今取西域圖志胡氏一統輿圖及清時憲書所須地名。參互詳審。則中國昔年所屬回部。實遍印度庫什山南北。中央亞細亞全土。(如哪格爾格里格提巴達克山什克南浩罕基發布哈爾阿富汗諸部)皆以道光咸同回亂。邊政廢弛。盡爲英俄蠶食以去。厥後新疆雖經收復。而逼處兩大之間。不亦岌岌可危乎。

▲三月二十八日晴　住迪化。早膳後。偕知事警長督查印花。午後始畢。纏商過貼一如哈密鄯善吐魯番諸處。新疆全省人民二百萬餘。漢民僅二十之一。纏民居十之七。專誦可蘭經。不讀漢書。故凡官廳布告。須用纏漢合璧文字。方鮮隔閡。印花票面分數。未用纏字表明。彼遂無從分曉。示之以顏色。則誤赭爲紅。以藍作綠。告之以數字。則當時了解。過後茫然。益以頭目鄉約。(猶內省之團總地保)相習愚民。對於國家徵稅規程。尤祕而不宣。以便上下其手。近經楊省長痛加滌除。雖風氣一變。而積習過深。未必全無漏網。余恐纏民誤會。以良稅爲苛稅。囑各主管機關。取通用紅錢價格。爲印花分數標準。(紅錢三文印花一分)刊印纏漢合璧通俗布告。散給商民。似此辦理。或可少除積弊。推行以盡善焉。全省印花銷額。前年以准商民購帶入關。充匯兌。銷至十四萬餘元。上年部飭禁止。即形銳減。僅銷八萬餘元。傍晚偕烈夫遊覽江浙會館。建築宏大。冠於烏城。戲台右偏壁嵌唐懷寂碑。蓋由吐魯番知縣某得自三堡土中。獻之袁大化。而袁留之此間者。夜發財部一電。

▲三月二十九日晴　住迪化。上午。取閱清光緒八、九、十三年勘界各檔案照約文。又復迭覽邊隘。竊嘆當日勘界

諸人。庸劣異常。誤國喪地。罪豈容誅。不第不曾據約力爭。並未處處躬親勘測。甚至受外人之愚弄。糊指某某山梁爲界。依違兩可。貽害後人。而沙克都林札布不辨山之餘支水之方向。又不細察明誼所繪界圖。不研究曾氏改訂約文。鹵魯從事。喪地尤多。茲舉其鉅且大者數條披露於世。（一）改訂約（光緒七年中俄改訂之約。後倣此）第九條有云。俄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等語。現管云者。以當時國力所及爲度。正當的解釋。中國收復全疆。征服安酋。則凡安酋阿古柏所轄地方。自應全屬中國。當時歐美輿論。亦以爲然。孜鄺克沙勒山之西。喀什噶爾正北。有察提爾庫里。四周平原。地味膏腴。北有阿特巴什山。爲南北分水界嶺。其地向爲阿古柏耕牧之地。是應據約力爭劃屬中國。乃光緒八年沙氏南路東北界約。竟割與俄。且誤以天山支阜爲正幹。致通天山南北之烏什貢古魯克間道。與阿克蘇河札拉爾特河阿克賽河諸水發源之地。皆劃在界外。（二）改訂約第七條有云。中國伊犂地方。與俄國地方交界。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入伊犂河處云云。又第八條有云。自奎屯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爾嶺云云。則自別珍島山至薩烏爾嶺。屬塔城西南一段。必仍同治三年舊界。無有勘改明文可知。乃光緒九年塔爾巴哈台界約。升泰無端勘改舊界。割棄巴爾魯克山外一帶平地。且締俄借巴爾魯克山十年以居俄籍哈薩克人之約。使無長庚等執約力爭。收回借地。（光緒十九年）則巴爾魯克山至今猶爲俄有。而扼我精河塔城伊犂三城往來要地也。（三）改訂約第七條有云。自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東邊往南。順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舊界。乃光緒八年長順伊犂勘界約。既改建圖賴河爲蘇木拜河。又移喀爾達坂舊界。而溫都布拉克水源。且劃爲俄有。蹙國何止百里。雖爭回格登山

一片石。其功亦不足補過也。（四）改訂約初議時。俄以逆回阿古柏曾許南界止於瑪里他巴山口。請於曾紀澤。紀澤嚴詞拒絕。而光緒十年。沙氏南路西北界約更逾瑪里他巴之南二百餘里。止於烏仔別里山口。於是乾隆大軍追逆酋霍集占兄弟至霍爾庫魯克大戰之地。遂非我有。於是帕米爾諸地。亦以俄界轉西向南。中界轉爲正南。界以紅線迤東屬中。迤西屬俄數語。暗中斷送矣。下午。訪易式皆楊紹周（商會會長）二君。詢實業事。並至戴步麒劉福恩劉士楨安瀾諸君處報謁。夜發財部一緘。

▲三月三十日晴　住迪化。竟日披讀李源昺勘界公牘。海英調查帕米爾報告。與英人楊哈思班及戈登俄人康穆才甫斯基諸人遊帕筆記。論帕風土人情甚詳。皆地志所未有。因節爲帕米爾地理一篇。帕米爾居葱嶺之脊。爲世界第一高地。其中平地。亦埒歐洲阿爾伯士高峯。地形類桃。縱計五百餘里。橫將八百里。四周均有大幹山脈。皆本於葱嶺。一由克克突聿克達坂北趨李闊羅。轉西至烏仔別里山。折西南至塔什庫爾干。迴環二千餘里。一由波咱拱拜西行。至塔什庫爾干交會前幹。蜿蜒亦近千里。其間起伏者三。伏處爲全境水所從出。水道三。一大帕米爾河。源出搶庫爾。匯羣支西流。出乙更阿拉魯山口。入瓦罕境。一小帕米爾河。源出苗子塔什。匯羣支西經雅什庫爾出布勒滿山口。一六爾阿烏河。正源出奇喇堡海子。東北流。匯不伊阿克塔什自東來倭駝別里庫伊里克自南來各傍源。西併伊斯里克水。同流至六爾阿烏境。上匯從西北來之阿克巴伊塔爾河。分繞六爾阿烏山。至合流以西爲六爾阿烏河。卽麥爾根阿布河。由塔什庫耳干山峽出口。以上兩河俱入什克南境。帕中雖萬山交錯。然多坦迤而少銳削。故兩山豁分。而平地較廣者。卽成一帕。隨地異名。計爲八區。由葱嶺之塔什庫爾干自近者始曰塔克敦

巴什帕米爾。居全帕東南。自瓦呼羅特山口以東爲一水。以北爲一水。二水會合於伊烏扎拜庫爾干。左右平地皆屬之。其間伊里蘇山口。爲入塔帕要道。曰小帕米爾。居塔帕西。有阿克蘇河。自鄂伊庫里出。屈而東北流。其左右平地皆屬之。或謂此平地迤北止於阿克蘇河匯阿克拜塔河處。小帕轄地當以是處爲界。其間尼若塔什山口。則出入小帕之要道也。曰大帕米爾。又在小帕之西。凡北流之伊什提克河。西流之帕米爾河左右。皆其地也。曰阿爾楚帕米爾。在大帕之北。自察提爾塔什以西。雅什里庫里以東。左右皆其屬地。至雅什里庫里以西。即爲全帕西界。過此則山勢陡絕。地勢漸下。湖流逼東。注入什克南境。曰薩雷茲帕米爾。在阿帕之北。穆爾格阿布河左右。曰朗庫里帕米爾。在薩帕之東。朗庫里四周。及阿克拜塔河左右。皆其屬地。以上六帕。清光緒中葉猶我屬也。曰和什庫珠克帕米爾。在薩帕之北。喀里庫里之南。早爲俄國費爾干省地。庫里之北。爲後阿賴嶺。全帕極北界也。曰瓦罕帕米爾。在大帕之南。小帕之西。自布才拱把什以西。瓦罕蘇河左右。皆其屬地。巴達克山所屬瓦罕居此。巴部附庸阿富汗。阿被保護於英。又英屬地也。南近印度庫什山。爲全帕極南之界。其間巴洛哈爾山口。爲帕米爾南出要地。和什庫珠帕米爾。近喀拉庫里湖。阿爾楚帕米爾。近雅什庫里湖。清乾隆二十四年。大軍追討霍酋和卓木兄弟。一戰於和什庫珠。再戰於阿爾楚爾。三戰於伊西庫爾。勒銘於庫爾迤北十里之蘇滿卡。帕境內屬。固已久矣。逮夫同治之初。安集延酋跳據回疆。我適內訌。未遑遠略。至光緒五年。國軍收復全疆。劉錦棠即設黑孜吉牙克卡。六爾阿烏卡。巴什滾伯孜卡。圖斯庫爾卡。雅什特拱拜卡。阿克素睦爾瓦卡。塔敦巴什卡。以治邊境。後十年更設蘇滿一卡。審其形勢。黑孜吉牙克。可扼俄人入帕。蘇滿可扼阿富汗人入帕。塔敦巴什可扼坎巨提入帕。與塔什霍爾

罕城。蓋皆險要所在也。自光緒十八年總理衙門。由徇英俄之請。電咨新撫。撤退各卡防兵。二十一年。英俄遂私分其地。今惟塔敦巴什一帕。尚存蒲犁境內。其他皆不復我有矣。帕境恆年積雪。土瘠風高。不產五穀。民貧。遊牧為生。食以牛馬乳及乳餅為常品。間宰羊食之。麥麵則珍貴矣。無樹木。炊以糞蒿。無房宇。居處蒙古包。無市集交易。遊牧人所需食用。非東逾赫色勒購自疏勒。即西下山購自什克南。山間產銅。苗不甚旺。有溫泉十數處。居民極鮮。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遊牧人。皆夏往而秋歸。人性愚而多詐。俗無可採。

▲三月三十一日晴　住迪化。新疆省城。係併漢滿二城而展築者。（清光緒三十二年）周十一里五分二釐。闢七門。東曰承曦。西曰慶豐。南曰肇阜。北曰憬惠。東偏南有新東門。曰惠孚。南之左有新南門。曰麗陽。西偏北有新西門。曰徠遠。城廂居民二千餘戶。商務在東大街。藩後街。南大街。南關諸處。南關多纏商。南大街多晉商。藩後街多津商。東大街則眾帮雜處。京商販運京洋廣貨。資本雄厚。交際敏活。商業知識。亦富於他商。其執商務牛耳。非無故也。晉商多金融營業。民國以來。關內無協餉至新。其利益雖受損失。然資金多。改營他業。勢力亦不可侮。纏商多屯積居奇。不尚門市。觀其表似非富有。實則規模甚宏遠也。茶為新省銷場大宗。昔屬湘商朱乾益升專賣。全省皆其引地。辛亥改革。茶引破壞。匯兌不通。現金缺乏。購兌俄幣。損失甚鉅。商運遂停。商引亦即撤銷。俄商乘機而入。俄茶因以充市面。與國茶爭利矣。華茶以資金微薄。稅重運費昂。貨不時至。邊民常有望梅之思。現今銷路。猶未盡為俄商奪去者。則以蒙哈諸民。性富守舊。購買磚茶。形狀牌號。多舍其新而舊是謀。華商不急起厚集資金。組織公司。自運自銷。挽回利權。再過十年。新省茶利。必盡歸俄人之手。設令俄商製茶。改做我法。不用新形。喪利更速。失今不圖。後

無及矣。南關之南。南梁以北。中有俄國商埠。洋樓櫛比。商貨雲集。以布帛鐵器皮革為大宗。其商人多俄籍纏頭。老蓋衣二族人。真正俄人蓋無幾也。城內街道。歲值仲季二春。泥淖恆深數寸。行必車騎。否則亦須革靴。蓋天候酷寒。冬期冰雪。厚積不消。道傍冰溝凍而不流。欲除此害。須辦衛生警察。冬期多用清道夫垃圾車。一遇冰雪。隨時掃淨。載之野外。然非所望於此間之官商也。財力太薄。人工太貴。舉此鉅工。實非易易。

▲四月一日晴。禮拜　住迪化日間無事。入夜。潘鹿碩廳長招飲。盡醉而散。余于役來新。沿途借觀關於西北界務羣書。不下四十餘種。惟新疆國界志。與伊犁將軍長庚請設阿爾泰山專官奏稿。言喪地事頗詳。爰參證節刪成篇。補余前編喪地史西北過略之缺。

其一烏梁海科布多沿邊。初四衛拉特分牧於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部自為長。和碩特駐烏魯木齊。準噶爾駐伊犁。杜爾伯特駐額爾齊斯。土爾扈特駐雅爾。(在今塔城西約二百里。同治三年界約。劃隸俄屬。)清康乾用兵準部。皆分西北為兩路。平定而後。設將軍於伊犁。設都統於烏魯木齊。設參贊於塔城。而雅爾亦築城(名肇豐。周二里四分)駐重兵。獨額爾齊斯未設專官。然理藩院則例。不准哈薩克潛入烏科地方游牧。責成卡倫嚴查。其時每歲夏季。塔爾巴哈台於齊桑諾爾西北。置輝邁喇呼卡倫於額爾齊斯河西。科布多置霍呢邁拉扈卡倫於額爾齊斯河東。冬季科布多於齋桑諾爾東南。置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於額爾齊斯河北岸。塔爾巴哈台置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於額爾齊斯河南岸。交相守望。以禁俄人及哈薩克之出入。乾隆以來。雖准哈薩克依卡度冬。而夏令展卡。仍驅之卡外。不復聞問。嘉慶十六年。俄人至塔城。哈達蘇卡倫外。向哈薩克索取安集延人口。伊犁將軍晉昌。

檄協領哈芬布。出卡數十里。傳爾部頭目開導。議懲。廷旨申飭。不應越界管理。着將軍晉昌議處。於是以卡外為界外。而歷年巡卡官吏。又以邊卡荒涼。飲食不便。私將卡倫移於近邊之地。於是卡界日縮。洎嘉道間。科塔兩城。先後移撤卡倫。將夏季展放邊卡之地。委為哈薩克常年遊牧之區。俄人乘隙而入。習見我國以卡倫為國界。於咸豐十年。乘我北京有事。與我立自沙賓達巴哈起。直至齊桑諾爾。以常駐卡倫為界之約。夫我國邊徼卡倫。向分三等。有常設移設添撤之分。歷年不移而設有定地者。是謂常設之卡倫。住卡官兵。有時在此處安設。有時移向彼處。或春秋兩季遞移。或春夏秋三季遞移者。是謂移設之卡倫。有其地雖有卡倫而過時即裁撤者。是謂添撤之卡倫。卡倫之設。本祇幾禁游牧人私行出入。初無關夫界址。故常設之卡倫。至近者距城或不過數十里。俄以常駐卡倫畫界。可謂巧於侵地矣。厥後同治三年。明誼本北京約旨。勘辦西北界務。立塔爾巴哈台記約。其時雖與俄官雜哈勞再四辨論。謂中國卡倫向無常駐不常駐之分。必當以最外卡倫為界。無如我國邊徼規制。彼中習見習聞。竟莫能挽回成約。而阿爾泰山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部諸部。迤北千餘里可耕可牧之地。與科布多烏科克卡倫以西喀屯河源。布克圖爾馬河源。及山前之齋桑諾爾迤西愛古斯各哈薩克牧地。亦千餘里。全隸俄屬。迨同治九年。建立塔城界牌時。俄人又將簪罕鄂博界牌。建於中國界內。侵入百餘里。斷我塔爾巴哈台赴阿爾泰山之要道。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又謂同治三年所訂齋桑湖迤東之界未妥。請由兩國特派大臣勘改。而齋桑諾爾全湖。與阿拉克別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佔去。烏科蒙哈生計。因以日蹙。民國肇興。庫倫獨立。二年十一月五日。中俄外蒙又締協約。許可外蒙自治。自實際言。外蒙不啻中俄兩屬之邦也。其自治區域。按照一千九百十三年（即民國二

年）十月二十三號。中俄聲明另件第四條。以前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爲限。其與中國界線。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屬東與呼倫貝爾。南與內蒙。西南與新疆省之戈壁。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蒙旗爲界。中國與自治外蒙之正式劃界。應另由中俄兩國及自治外蒙古之代表。會同辦理。並在本協約簽字後二年以內。起首會勘。眉睫二年期限已滿。參謀部派測新蒙阿科境界委員。猶在途中。新疆官署。關於參考界圖。正在編繪。以往事測將來。如此茫無準備。貿然從事勘界。或有喪地之虞。甚望勘界諸公。勤於職務。雖險阻之區。必躬親勘驗。雖咫尺之地。必據約力爭。而於水之方向。山之幹支。尤宜詳加辨識。勿蹈沙克都林札布以支山作正幹。無形中喪地數千百里之覆轍也。

其二新疆沿邊。自清乾隆蕩平天山南北。闢地二萬餘里。哈薩克布魯特諸部。先後內附。凡昔日漢唐建牙戍守之所。悉歸囊括。故曰新疆。當時新疆去俄尚遠。邊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俄人於巴爾開什淖南建闊拔勒及維爾訥兩城。治哈部。中國官吏。無過問者。咸同而後。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進寸謀尺。狡啓戎心。故咸豐九年。因四國搆兵。議及疆事。遂約以常駐卡倫爲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百里。洎夫同治三年。執京城約旨。立塔城之約。而西界一變。同治十年。全疆淪陷。俄人據我伊犁。至光緒七年。立中俄改訂之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約。而西界三變。因塔城之約。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約。因改訂之約。而有光緒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牌之約。因喀城之約。而有光緒十八九年勘帕界防帕界之事。統計前後立約十餘次。而要以三約爲原起。三約之中。又以塔約爲提綱。改訂約爲樞紐。喀約爲結束。此其大較也。方乾隆之勘定西陲也。大兵追討阿睦爾

撤納。至哈薩克境。於是左右二部內附。討霍集占兄弟。至葱嶺巴達克山境。於是布魯特東西十五部內附。初哈部舊境。在齋桑諾爾西北之額爾齊斯河。河北流約二百里。爲科塔爾城設卡倫之處。稍南爲布昆河。右部哈薩克王度夏之處。此中俄西北舊界。科塔分防於此。幾禁俄商。蓋當日藩封故壤也。其南包沙色爾圖和賴湖。沿巴爾喀什湖南岸。至湖西南角。沿哈什塔克河。繞挪滾泊西。沿吹河。繞特穆爾圖泊之西南。轉爲正東西橫線。沿納林河之北。天山之頂。迤西包納林河。包安集延。又爲南北線。包和什庫珠克嶺。哈拉庫里湖。又南包喀楚特。（卽坎巨提）是爲西南老界。過喀楚特。又轉爲東西線。至呢蟒依山。哈拉哈什河源。接西藏而止。當是時。諸藩入貢。藩界卽國界。與卡倫無涉。設卡倫所以幾禁商賈。分別遊牧。有常設。有暫設。亦與國界無與。迨京約以常駐卡倫爲界。塔約雖力爭而不能得。而哈爾巴哈河布昆河。皆劃於界外。其科塔兩處。値額爾齊斯河分設之卡倫。又久已不存。故新界縮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之地。此北界蹙地之始也。竊觀塔約十條。其關乎界址者三。（一）自沙賓達巴哈起。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止。乃烏科之界。（二）自瑪呢圖噶圖勒干卡倫起。至阿勒坦特布什山止。乃塔伊之界。（三）自阿勒坦特布什山起。過特克斯河。依天山頂至浩罕止。乃伊犂喀什噶爾之界。其時旣遵京約。以常駐卡倫爲界。而地圖紅線。又出俄人之手。故損失疆土。自額爾齊斯河至天山。無一處不變更舊圖者。同治八九年間。於所議烏科之界。定立牌博。塔城亦依三年界約。建立牌博十處。自瑪呢圖噶圖勒干起。至哈巴爾蘇止。地名較詳於同治二年界約。而於界址尚無出入。時伊塔均爲賊踞。伊犂未及建牌。而同治九年。俄人乘亂據我伊犂。延至十三年之久。於是議交地。議改界。而界約改訂。又從此起。光緒四年。崇厚使俄。議交還伊犂之事。俄人要索割特克斯河。截天

山南北孔道。光緒七年改命曾紀澤往俄都重議。是爲中俄改訂條約。蓋同治三年之約。統議西北全界之約也。光緒七年改訂之約。擇段改移之約也。今舉兩約一一比較。塔約第一條。順大阿爾泰山至齋桑諾爾北。又轉而東至瑪呢圖噶圖勒干卡。第二條由瑪呢圖噶圖勒干卡。至阿勒坦特佈什山。改訂約第八條。即由奎屯山過喀喇額爾齊斯河。畫一直線至察罕鄂博。始合塔約舊界。塔約第三條。順圖爾根河爲界。改訂約第七條。則順霍爾果斯河爲界。而其第七第八第九三條。遂爲後來各約之所本。於是每次條約。有明改有暗侵。而失地從茲愈多矣。按改訂約第八條云。同治三年塔城所定界約。齋桑諾爾迤東界有未妥。應由兩國大臣會勘。於是有大臣升泰光緒九年七月。哈巴河上之約。及八月阿拉克別克河口邁克普奇蓋之約。總之改同治三年之曲線爲直線。由奎屯山過喀喇額爾齊斯河爲新界。迤至察罕鄂博方歸原界。而齋桑諾爾左右膏腴之地。悉割去矣。此改訂約第八條之結局也。其第七條云。自別珍島山。順霍爾果斯河。至其河入伊犁河處。再過伊犁河至烏宗島山廓里札特村。自此往南。循同治三年舊界。蓋由別珍島山分界。則伊犁河南北。如博羅呼吉爾春濟等卡倫。俱劃歸俄境。此光緒七年約明修改者。而光緒八年訂伊犁界約云。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噶起。至伊犁東北喀爾達坂止。共立界牌三十三處。又不遵七年改訂之約。故廓里札特村迤南以達圖拉河爲界者。至是又改爲松別河。初廓里札特村南有格登山者。同治三年劃歸俄界。長順於伊犁立約時。抗詞力爭。格登山復歸於我。自特克斯河劃一隅。縱橫各五六十里。而烏宗島山東北。爲錫伯營屯田水源。西南爲纏回圩。七年改訂約在廓里札特村東。包屯田水源。而俄官必欲由烏宗島山畫界。爭之再三。始允如約。此改訂約第七條之結局也。又有强援第九條更訂界牌者。七年改訂約第九條云。以

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交界地方。從前未立界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此兩條所指之地。不外伊犂之東。齋桑諸爾之西而已。與伊塔交接處無涉也。乃光緒九年俄七河巡撫奉命至塔城。與升泰立約。謂同治三年內開自喀拉達坂起。至哈巴爾蘇止。共立界牌二十一處。按同治三年塔約第三條。首云依阿拉套大嶺順阿勒坦特布什山往西。而阿拉套嶺之正幹。在哲拉那什赤庫里之西。庫里又在巴爾魯克山之西。今此約既由巴爾魯克山分界。已非依阿拉套大嶺舊約。而又借巴爾魯克山十年更約外之枝節矣。第九條又云。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由兩國特派大員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此爲光緒八年十年兩次喀什噶爾界約所本。曾紀澤在俄都繕進和約稿本。曾註明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分界之事。宜由勤明剛正通達和平之大員細意履勘。蓋知此界之不易勘也。光緒八年。分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依改訂條約勘分喀什噶爾東北界。自那林哈勒哈河上遊起。至別疊里山口止。光緒十年。又勘分喀什噶爾西北界。自別疊里山口起。至烏仔別里山口止。同治三年塔約。過特克斯河。順納林河。依天山頂爲界。自此往西南。由特穆爾圖淖爾。汗騰格爾薩及巴齊貢古魯克喀克善等山。統曰天山之頂。名目疏闊。是未經履勘遙計之詞。凡山有正幹有支阜。既云天山之頂。必以分水爲定。此帖列克山以南。水皆南流入札納爾河。山以北。水皆北流入特穆爾圖淖爾。別疊里山口迤西曰阿特巴什山山南之水。皆南流入阿克蘇河。山北之水。皆北流入納林河。所謂天山之正幹也。乃分界之時。既未詳細履勘。又無圖籍與之比較。卒以俄人所劃紅線爲憑。於是截阿克蘇河札拉爾特河。劃帖列克山於界外。是知同治三年塔約。原以天山正幹爲界。後之勘界者。不辨山之脈絡。水之方向。又不察明詣舊圖。致無端而棄數千百里之地。殊可痛也。

當八年定界之時。督辦軍務大臣劉錦棠奏云。烏什通貢古魯克一路。地界八城之中。且約文明言天山之頂。非指烏什之貢古魯克山麓爲言。乃於貢古魯克山口。及別疊里達坂中間相距二十三丈五尺。埋立中俄界牌。心殊叵測。請責成分界大臣勿稍遷就。然後由烏什達貢古魯克出卡達伊犂之路。足可索還。九年添派長順妥愼辦勘。卒以改約爲難而止。考中國圖貢古魯克至喀克善山之路。實包烏什各水源於內。而汗騰格里山正在納林河之北。據塔約而論。由貢古魯克達喀什之路。不難索回。但紅線出自俄人。不依原約。其所立界約。含混粗略。各山嶺以人不能到。俱作爲天然之界。兩國大臣。並未詳勘。然山脈之差。實在穆雜爾特山口。蓋由此向南作弧線。即非天山正幹矣。長順既辭界務。沙克都林札布仍會俄官向西履勘。光緒十年。自別疊里山口起。至烏仔別里山口止。約三小段。自別疊里山口至蘇約克山口。共十四處。自蘇約克山口。至伊爾克什塔木。共十四處。自伊爾克什塔木。至烏仔別里爲末段。言明兩國界線。至此山谿爲止。俄國界轉而爲西南。中國界轉而爲正南。繹其文義。言兩國界止於此山口。過此則向西南與向南者。各不相謀。此結束語也。時幫辦軍務大臣張曜。奏伊爾克什塔木與現管之界舛錯太甚。其處地勢平衍。既不沿葱嶺。又不依浩罕。而現管之帖列克達灣係葱嶺正幹。必收回此地。然後可以換約。時長順按劉錦棠張曜咨送輿圖。均於總署所頒圖紅線外。添畫一線。稱爲現管地方。沙克都林札布商之俄官。堅不肯允。長順遂以勢難力爭奏聞。尋伊犂將軍金順。亦奏片壤不足重勘。總署又是長非張。於是照約定界。按十年喀約原文云。喀喇別里達巴罕。自此不到喀喇灣庫勒。即順山分脈向東南行。自克則勒蘇河至伊爾克什塔木河。固兩可語也。方曾紀澤改訂條約之時。俄人請以瑪里塔巴爾山口爲止境。紀澤不許。謂崇厚議約未及之地。斷不能

復有增加。乃十年分界。俄人乘我不覺。竟越瑪里塔巴爾山口。南侵入二百里。至烏仔別里山口。此佔我和什庫珠克及喀喇庫里湖。並侵蝕各帕米爾之狡謀所由啓也。光緒十七年。俄兵遊弋帕境。揚言各帕均歸俄屬。英人聞之。亦侵入坎巨提。以固印度藩籬。新疆巡撫陶模。乃具圖與俄費爾干巡撫。英印度總督。據理詰問。咨商總署。爭於英俄使臣。又請駐英使臣薛福成。駐俄使臣許景澄。爭於其外部。英曰防俄。俄曰防英。訖無成說。十八年。俄兵築壘於讓庫爾。及六爾阿烏。英人唆阿富汗遣兵至蘇滿波孜納。而俄兵又有向色勒庫爾進發之音。陶模派兵駐其地。以固門戶。旋奉總署掃數撤兵之檄。於是蘇滿各卡防兵一退。而阿俄互爭。蘇滿舊界。從茲淪失矣。方英入坎巨提之年。曾勸我速分帕地。其意蓋欲我支格其間。阻俄南下之路。我既不允。英遂不得不唆阿據帕之中心。我遲之又久。而欲分阿所已取之地。晚矣。至二十一年。英俄私分帕界。漠然置中國於度外。而弗我與聞。雖俄駐英使照會英外部。文有界中國地須三國共分之語。然終未聞與我商訂也。今閱蒲犂鄉土志稱西北界俄。西界阿富汗。南界坎巨提。足徵帕地已侵蝕無餘矣。然阿克塔什以西。究係未分之地。不得爲定界也。帕之東南坎巨提者。本中國舊屬。一統圖之喀楚特也。圖載其地本在中國界內。光緒中葉。又爲中英兩屬之邦。二十五年。英使照稱印度新疆之界。尙未劃清。請我讓坎部。專歸英屬。英亦代坎讓塔敦巴什及喇斯庫木等地。全歸中國。所擬之界。見洪鈞中俄交界之圖。夫洪圖譯自俄本。經線尙由俄都起。其得失當然俄人任之。而新疆南界。俄人本不甚悉。其誤亦無足異。英遂指爲中國自定之界。藉收坎部。爲己有。亦狡甚矣。夫會典載葉爾羌南界圖伯特。一統圖載卡拉胡魯木達坂以南爲退拜特界。(圖伯特退拜特本一音互譯。近英人名其地曰拉達克。)是南疆邊要典籍昭彰。洪氏東書不觀。襲人

誤本。遂遺無窮之患。所爲鑄九州之鐵。不能成此大錯也。歷考古今圖志。自明鐵蓋達坂東南行。至昌器利滿達坂。重山巨嶺。皆葱嶺正支。洪圖爲喀喇穆嶺。直接西藏者也。嶺外所通者不止一部。由明鐵蓋達坂及星硤達坂南通者。爲坎巨提。又東南爲穆斯塔格山口。通巴勒提路。又東南卡拉胡魯木達坂。又東南爲昌器利滿達坂。皆通條拜提（即拉達克）路。其巨嶺西北之水。均歸葉爾羌河。東南之水。均歸印度河。此中外天然界限。亦即當年老界也。

▲四月二日陰。傍晚雨　住迪化。出京已四閱月。今始見雨。不勝歡然。日中至軍署。囑易廳長紹介熟悉阿爾泰山情形者來談。囑潘廳長調取全省五年度收支各款計算書。新省徵收田賦。南北不同。南路本折參征。北路全征本色。曩在清末吏治黑暗。百弊叢生。民間完納糧草。恒數倍於額賦。民國以來。楊省長派委主計專員。分赴各縣。將從前一五公耗。二五私耗。淨提歸公。並將淋尖踢斛。飛灑樣糧。種種陋規。通令革除。以增收入而養稅源。又派監收委員。馳赴各縣。以杜抑勒情弊。然此皆人治之策也。從根本上解決。當從財部統一征收方法之計劃。一律改徵折色。或謂新省交通不便。輸送艱難。駐兵之地。多非餘糧之區。商場購買。恒不得糧。必須官倉預儲。按月按人扣價俵發。（每人斗餘。扣銀六錢。較市價廉五之三。）方免無食之憂。即有餘糧地方。亦難令兵自購。民皆顓愚。奴性最深。公家有所需要。和平價買。倍蓰莫獲。由官派採。不費而納。兵自購糧。仍須官採。且邊兵腐敗。毫無程度。賤價勒售。於中取利。弊竇百出。防不勝防。權衡輕重。究莫如徵收本色。儲備兵食。可絕擾民之累。假令改折。而兵糧又必須官採。商民一旦居奇。省庫損失更鉅。加之閉糴道遠。在在堪虞。其征本色是矣。惟是倉糧變價。每年收入頗鉅。則歲有存糧必多。似應斟酌情形。取足兵食。明定本色數目。餘皆改折。以期漸收劃一之效。或又謂天災流行。何地靡有。一遇荒

年。安可無備萑苻間發。撲滅須兵。千里裹糧。難期神速。緣茲種種。亦難改征。此則非所敢知也。

▲四月三日雪　仕迪化。新省圜法紊亂極矣。硬貨則有制錢。紅錢。銅元。銀元。普爾。天罡。七種。紙幣又有伊帖。塔帖。官票。老龍票之別。合之俄帖。俄元。印度貨幣（俗呼油啤）計達十有餘種。（蒙古哈薩猶在實物經濟時代）制錢紅錢銅元均輔幣。銅元依於普爾舊式。制錢俗呼麻錢子。鑄以黃銅。攙和鉛沙。時價八百文值銀一兩。紅錢範以紅銅。其質最佳。多被俄人收買。改鑄俄國銅貨。以之兌銀。市價恒高於法價（法定銀一兩值紅錢四百文。市面只三百左右。）此新疆特有情形。不能執輔幣原質價格。必視本位貨幣爲低之普通原則推測也。銀元創於左文襄。其式因乎天罡。而規模較大。有五錢四錢三錢二錢一錢五種。視關內銀元重量形式皆別。金元始自王樹枏。用以抵制俄元。重價居奇者也。有一錢二錢兩種。亦曰餉金。（上鑄餉金二字。每錢值銀三兩）今皆流出省外。鮮有見者。普爾爲回部舊幣。鑄以紅銅。其式小於制錢。厚而無孔。上刻厄魯特汗名。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天罡爲逆回阿古柏所創。其質爲銀。重五分。中無方孔。徑二三分。少圓整者。伊帖爲伊犂將軍所發。塔帖即塔城參贊所發。官票爲民國省庫所發。老龍票爲清藩司所發。其價格塔帖最低（每兩值現二錢或二錢餘）伊帖次之（每兩約四錢）官票又次之。（每兩六錢餘）惟老龍票最高（票銀九十兩可兌現銀百兩）蓋是票發行之初。曾經兌現。不若其他紙幣之濫發。故在市場極有信用。而印刷亦精美。纒民多寶而藏之。綜上所述。新省幣制紊亂如斯。是宜亟謀整理。整理之方。無出改用國幣。右者國幣流通。不第全國幣制藉以統一。而新省徵收田賦。改征銀元之計劃。亦易實行。其他金融與簿記之種種便利。更無俟論。

▲四月四日晴　住迪化。楊督軍招飲於鎮邊樓。樓在軍署東偏花園課屯軒之後。就定遠亭塌基而建之者。建築係西式。計三層。上年八月方落成。登樓頂。全城在望。其北二里。山上有舊式砲台。俗呼一砲成功。以劉襄勤收復烏魯木齊。由彼一砲破賊故也。西北四里。有紅山嘴。峭壁懸崖。形如蟾蜍。昂首南面。陡坡直上。西南與福壽山。僅隔一路。上建佛宇。每歲四月八日。居民商戶雜技百工。羣集於此。酬神賽會。士女如雲。堪稱勝會。又有浮屠七級。與福壽山所。有如雙岑對峙。地形險要。烏城西北一屏藩也。東南博克達山。爲天山絕頂。望之如在目前。實距二百餘里。其山四周皆有冰雪。盛暑不消。世稱雪海。三峯高插雲霄。儼如太華。下豐而上銳。上有大龍潭。周數十里。水清而甘。深不可測。山麓有小龍潭。周亦十餘里。山間耕牧者二百餘戶。人跡所能至者。惟會仙台天柱石達摩崖福壽寺東嶽廟諸勝。皆其支阜。至所謂三峯。則堅冰老雪。好遊者百計探之。不能達。數年前。有德國人某。登最高處。以大力遠鏡望之。云有動物往來其間。或即雪蛆雪雞之類。與有奇草狀如芙蓉。六十年始華。名曰石蓮。嗅之頭痛。產藥材二三十種。雲母石亦多。烏魯木齊河（俗呼西大河）繞城如帶。楊柳滿堤。亦有足觀。席間楊督軍云。昨晚伊犂來電。俄國改建共和。俄領事已正式宣布。證之此間領事。近日來文。不稱帝國。僅云大俄。其事或確云云。聞之欣然。爲俄國革命黨浮一大白。俄國革黨之組織。遠在吾國同盟會之先。以舊政府防制過嚴。久無成功。猶憶辛亥之冬。滯留滬上。見俄黨人無不羨我成功之速。而自歎其無能。今乘政府對外戰敗之餘。一呼而竟數十年未成之功。語云。精神一到。金石爲開。洵不誣已。

▲四月五日晴　住迪化。中曆清明。今之植樹節也。上午。前阿爾泰民政局科員王佑文。營務處文案楊仁壽。以易

君式皆之囑託。來談阿爾泰情形。得遍觀阿爾泰開辦諸檔稿。下午。赴楊紹周宴於其家。楊津商。迪化商會會長也。入夜。檢閱西域圖志與新疆識略諸書。嘗清盛時。我國勢力十倍於今日。不禁掩卷而長太息也。案新疆識略所載邊外諸部。有瓦罕。什克南。達瓦羅斯。綽禪。羅善。差呀普塔什干。渾都斯。噶泥。窩什。安集延。瑪爾噶浪。霍罕。納木干塔什干。科拉普。濟雅克。拜蘭哈。布哈爾。黑斯圖濟。乾竺特。博洛爾。拔克達山。愛烏罕。坎達哈爾。巴特哈。普隆克。哈米爾拉虎爾。溫都斯坦。凡三十三國。極邊距葉爾羌六十站止。乾隆間。大軍定回疆。大小和卓木。擁殘衆而西。謀襲巴克達山。巴克達山酋素爾坦沙。興兵拒戰。擒其兄弟。將軍檄索之。函首軍門。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安集延諸國。皆遣使來庭。咸豐元年。俄羅斯通商約成。遂於伊犂博羅呼濟爾卡倫邊外。阿里瑪圖地方。設立商埠三年。遣兵自倭連步南下。直抵阿里瑪圖以西。哈薩克境內。築立礮臺。四年。於塔爾巴哈台東北。額爾齊斯河西岸輝邁拉呼卡倫以外之地。設立斜米拍拉廷斯克巡撫。塔什干之哈薩克。與霍罕世讐。霍罕因哈薩克之受役於俄攻之。俄伐霍罕。降其衆。同治三年。又奪塔什干城。四年。奪霍占。阿里瑪圖。設斜米烈厘斯克巡撫。擊敗布哈爾兵。復於塔什干設立土爾齊斯坦總督。六年。以兵下薩馬爾干。設立雜拉夫山省。與布哈爾定界。僅留霍罕一城。與其民居居民怨之。潛通基發。十一年。俄發兵問基發罪。定約以阿母河為界。復滅霍罕。建費爾干省。於是葱嶺以西屬國半為俄有。而巴克達山。魯善。什克南。瓦罕。諸小部。則皆服屬於阿富汗。為英屬國。英之大勢。亦駸駸由印度北嚮。有與俄爭雄之意矣。帕米爾者。向亦服屬中國。俄外部告我使臣許景澄。欲會同勘界分疆。惟英於帕米爾。本無分地。不使與聞。英亦欲劃清阿富汗界。使中國收帕米爾地。以限俄之南下。我外部則擬作三國公共之地。英俄皆不以為

然。商迄未定。於是遂有坎巨提之役。坎巨提者。近喀什噶爾西南界在蔥嶺西南。厥地縱橫數百里。戶口約近萬人。歲貢中國沙金一兩五錢。例賞大緞兩端。蓋卽新疆識略之乾竺特。距葉爾羌十六站。一統輿圖之喀楚特。同音而異譯也。旣又服於英屬克什米爾。英印度總督歲給坎巨提經費。名助防務。而實隱收其內政之權。旋以兵力脅坎巨提。坎巨提頭目連戰不勝。遂率其衆逃詣卡外。求援英兵修築一路。直貫坎境。北抵印度庫什大山。意在據此山隘。以杜俄衆南侵。而保印度門戶。坎巨提頭目興兵阻之。復爲英兵擊敗。其所居之棍雜城。已爲英人占據矣。時我出使大臣薛福成。詰諸英外部。英外部答以無滅坎意。語言閃鑠。旣乃稱選得舊酋之弟買賣提艾孜木。可爲坎巨提頭目。擬請中國派員會同封立。總理衙門電告新疆巡撫。派員前往。至光緒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其事始定云。

▲四月六日晴　往迪化。發部緘三件。新疆百貨抽稅。始清光緒初年。左文襄以餉源不濟。倣各省釐金辦法。征收釐稅。及開行省。劉錦棠修訂章程。定爲常稅。厥後陶模撫新。以俄有暫不納稅之約。（光緒七年。中俄條約准俄民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喀什噶爾烏魯木齊。及關外之天山南北兩路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俟將來商務興旺。再由兩國議定稅則）且受華商賄託。肆意包庇。甚至屬中回民。冒稱俄人。俄領事復含混庇護。喪失國權。不一而足。奏請停止。迨辛丑和約告成。各省攤解賠款。新亦歲認四十萬元。旋復興辦起落兩稅。考其性質。蓋在釐金統捐之間。至光緒三十三年。度支部議改釐稅爲統捐。新疆遂於次年實行改辦。沿用迄於民國。其稅則值百抽三。從量多而從價少。所謂新省擔頭章程是已。（粗貨二百八十斤爲一擔。細貨二百四十斤爲一擔）近年以來。省庫圖收入增加。將所有統稅。改由商民包辦。上年收入達二十五萬餘兩。（中含有二五商捐之附加稅）稅局有迪化。伊犁。塔

城。奇台。哈密。吐魯番。庫車。阿克蘇。喀什噶爾。莎車。巴楚。和闐。之十二處。各地皆有俄商包庇交涉橫生。通商章程之通商票。（票由俄領給發中國外交官簽字其上以爲各稅局稽核之證）多廢而不用。僅以俄國商約（即商總）手書小條。強制通過稅關釐卡。百弊叢生。莫可究詰。甚有纏民無知。以一紙通商票而變更國籍者。其害最烈。

▲四月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陶明樾來。以烏蘇柳花。柏贈花尖瓣重疊。與葉同色。以之代茶。勝於龍井。色綠香清。而性最涼。能滌腹垢。消三焦邪火。清乾隆時及光緒二十八年。曾以之入貢。烏蘇縣所屬東至烏蘭烏蘇二百餘里。皆產之。然每處不過數叢。以花最小者爲珍品。尤以奎屯河所產爲最佳。下午。赴易式皆張子俊張賓於張沚侯四君公宴。食冰魚。其魚盛產於額爾齊斯開都二河。額爾齊斯河所產白魚。其味尤美。開都河魚有重二三十斤者。即山海經鮭魚。其味腥。魚子食之令人腹泄。取魚之法。鑿冰爲孔。至夜燃火。其傍魚見火光皆躍而出。一夜有獲數千斤者。是即賈子耀蟬之術。

▲四月八日晴禮拜　住迪化。楊督軍種樹於水磨溝。邀同行。上午八時。策馬出新東門。過營壘三四。五里。官廳。又五里。水磨溝山下出泉。積流成溝。水大流急。寒冬不冰。下流三十里至古牧地。入於沙。雜樹夾岸。水磨七八盤。錯處其間。若一村落。坡上建龍王廟。有二三道士供香火。廟前亭榭數處。皆新撫潘效蘇及清室載瀾公爵（時流戍新疆）所建。以供釣遊之娛。景致極佳。爲迪化近郊勝地。聯額多帶疆臣頌聖。流人思君意味。無甚足觀。廟左數百武。山峽深處有巨泉湧出。泡高數寸。若濟南之豹突泉然。對面新建一亭。可以坐玩。流聲潺潺。更覺幽絕。拂衣上山。繞至龍王廟後曠地種樹。余亦手植一木。於潘鹿磧廳長所植之右。誌以煉磚一端。植樹畢。午膳於機器局。規模宏敞。

前清於此鑄銅元銀元。今則專製步鎗野砲所需之彈子。其發動機全恃水力。非若上海漢口天津諸製造局之用電氣也。坐室有聯。曰尋水望山牽情便。書幕天席地縱性所爲。不啻爲余年來行徑寫照。誦之怡然。飯畢。攝影於局前之水涘。返寓時。已午後四時矣。

▲四月九日雪　住迪化。吾湘有恒言曰。清明斷雪。穀雨斷霜。新疆氣候不能適用此原則也。日午。室中尙然火取溫。實是駭南人之聽聞。烏垣附近皆產石炭。其質勝於甘肅靈州鎮番之煤。然之之時。須待全體皆紅。黑色退盡。方無薰悶眩暈之害。新來斯土。最宜注意。否則立受煙毒。並無甘省軟兒梨得以即時消解。須至室外吸呼空氣。聽其漸愈。然寒氣逼人。最易致病。又足慮也。富貴之家。多用洋爐。導煙流之室外。室溫而無煤氣。纏民則砌六稜高爐於屋角。烟突外出。法同洋爐。而地中火洞。用以燒坑。其法尤關內北省所不及。迪化蔬菜品類繁多。自平回軍興以後。湘人之從征者。捆載芽菱移植茲土。津人踵之。廂次比耦。阡陌相望。津人以藝唐花之法。冬月掘地爲窟。播種其中。微火烘之。取葦桿密護四圍。上覆蘆箔。以禦風雪。俟春融凍解。則移植畦間。故春初之菜。無不應時入市。且所治町畦。整潔有序。湘鄂之民。皆弗逮也。

▲四月十日雪　住迪化。下午。赴陶菊緣宴於其家。閱津報。獲悉今年正二月國狀頗爲欣然。此間欲閱京滬各報。普通寄付須四五閱月始達。（余接到各處報紙。皆上年十一月杪十二月初者。陶君係用信封作快遞寄來。）新聞皆成歷史。有時且爲政府扣留。并此歷史而不得見。新疆士夫多渾渾噩噩。嚴守閉關時代政策者。職此故也。天山南北相通捷徑。伊古有四。皆自伊犂出發。蓋伊犂昔爲將軍所駐。西域政治中心所在地也。其一。自那拉特卡倫。

經珠勒都斯山。察罕遜古山。以達焉耆。（回稱喀喇沙爾。）漢時烏孫為西域強國。唐置鷹娑都督府。皆依此路為重鎮。清乾隆討阿睦爾撒納。亦以此路為往來要道。今則曠廢已百餘年。陵谷變遷。道路梗塞。現除每歲夏間焉耆蒙民。尚有由此往來伊犁販賣馬匹皮毛而外。其他商賈旅行。鮮有出其途者。誠以地勢既非適中。疏通亦匪易易。其二。由特克斯川踰冰達坂。以達阿克蘇。漢唐以來。為南北往來孔道。清同治七年。俄人經營納林河地。完障駐兵。造梁通堠。以規取我喀什噶爾。其時冰達坂路。猶荒而未治。及光緒八年。俄人交還伊犁。嗣由此路勘界。豐博乃發民夫。鑿冰梯。凌險阻。冒不測。而絕者復通。二十二年。復調兵民大治之。行旅稱便。厥後官兵換防。纏民貿易。皆取道於此。惟峭壁森立。艱阻萬狀。夏秋冰渙。尤為危險。其三。出伊克哈布哈克卡。越貢古魯克山。以達烏什。地界八城之中。為南北相通第一津要。清道光初。那彥成德音阿。指為換防官兵往來捷徑者也。道里埒於伊犁至阿克蘇。而所經布魯特遊牧地方。道路平坦。絕無冰達坂之艱阻。乃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時。誤以天山支阜為正幹。立界於貢古魯克山麓。於是伊犁通烏什之捷徑。遂非我國所能問津。（上年俄國哈喇湖逃哈。由衣布拉引卡入烏什。復取此路逃至伊犁。）而天山南北徵兵餽餉。通郵經商。皆須繞越冰達坂山路。或焉耆達坂城迪化大道矣。其四。西南出鄂爾果珠勒卡倫。一百三十里。踰善塔斯嶺。五百五十里。踰巴爾渾山。一百八十里。渡納林河。四百五十里。至烏蘭烏蘇河。以達喀什噶爾。路可行車。即三冬亦無雪阻之虞。清乾隆時。兆惠由此追討大小和卓木至巴達克山。道光初。德音阿奏言較冰嶺一路。平坦易行。其後伊犁兵士。南赴烏什換防。皆出是途。足見納林河域。昔日皆我疆土。不知何時棄為甌脫。致屬俄人。扼我天山南北之要衝也。披覽圖籍。不禁泫然。今不急謀交通。縮短南北程途。以便商

旅往來出師轉餉。一旦有事。南路八城。恐非我有。喀什噶爾尤必先亡。而新疆危矣。蓋全國精華。悉在斯土。無喀什即無新疆也。

▲四月十一日晴　住迪化。殘雪消融。簷流有聲。王懋卿來招夜飲。以日來勞頓過甚。辭未赴。新疆廣輪二萬餘里。一縣所轄。幾比東南一道區。曩者郵電未設。軍書文報。多隔閡濡滯。私人書函。更無從投遞。上下交苦之。今雖郵件恒有遺失遲誤。電報恒多錯碼梗阻。（政界人云。阿爾泰與新省交涉電郵。同時並發。往往電遲於郵。）辦理未臻完善。而視昔日則公私便利多矣。郵政始清宣統元年。以俄領事（塔城伊犁迪化喀什噶爾設有俄國郵局。今尚存）欲進而代謀全省郵政。乃裁驛站經費之半。開辦郵局。越明年。南北各局。次第告成。章程悉倣關內各省。綫路即為驛路。惟是就地籌款。與北京總局不相隸轄。又明年。郵傳部直轄郵政總局。始收歸國辦。而各項郵資。仍沿其舊。昂於各省。郵政章程云。凡新疆省內互寄之郵件。應按第二資納費。若由新疆往來各省。經由甘肅轉寄者。均按第二資加倍納費。經由西伯利亞轉寄者。均按第三資納費。）歲由省庫補助票銀六萬三千兩。尚入不敷出。遂於今年四月一日起。信函新聞兩類。又增郵資。其往來省內者。照第二資加倍。而往來省外者。則照第二資三倍矣。目今省內各縣及縣佐。皆有分局或代辦所。且北及於阿爾泰山。現雖開辦限制匯兌數處。而快遞尚未計及。電報設立。早於郵政。清光緒十九年。先後由部撥銀二十四萬兩。創設電局二十二年春。南北電桿。一律蕆功。而伊犁塔城喀什噶爾三處。皆與俄綫銜貫聯屬。厥後二十九年。由迪化展設至奇台。宣統二年。由綏來展設至阿爾泰山。民國二年。由奇台展設至元湖。現有迪化（總局）奇台。元湖。哈密。吐魯番。綏來。承化寺。烏蘇。塔城。伊犁。焉耆。庫車。阿克

蘇。巴。楚。疏附。十五局。疏勒。伊寧。精河。和什托羅蓋。依爾克什他木。五報房電局。關防。曰新青電政監督。實則靑海尙未設立電桿也。近聞交通部有展設由喀什噶爾。至于闐電桿之議。果見實行。則新疆全省交通機關。又增一番靈便矣。惟目睫電政。異常腐敗。電桿時有倒折。報生手法生疎。亟宜積極加以整理耳。電局收費。各自爲政。不相統一。有遵部令以一兩作一元者。有遵省令以一兩作一元五角者。電報收條。多不粘貼印花。間有貼者。須發報人認貲。據最近調査。除迪化吐魯番奇台三局外。餘多入不敷出。此緣土著纒民。不知通電。僑寓漢人。發報亦鮮。僅以官公等電爲收入大宗故也。

▲四月十二日晴　往迪化。下午。潘廳長易廳長先後來談。逾時始去。新疆在前淸時。歲受各省協餉二百九十二萬兩。（內伊犂三十四萬塔城十六萬）嗣經新撫潘效蘇奏減一成。猶有二百六十萬餘。民國成立。一律停止。至二年。雖由中央核准年協六十萬元（塔城十二萬。伊新各二十四萬）然多由新省中央專款（二十七萬）與官產變價（十萬元）兩項。就近抵撥。自國庫支出者。爲數無多。（塔城除外）視前之鉅額。解協不勝今昔之殊。以故楊省長銳意整頓。圖財政上之自立。於元二年。派遣主計專員。分赴各縣。搜提陋規。以充國用。近年歲入。遂較淸末增至五倍有奇。其時五十餘萬兩。今則二百五六十萬兩。除菸酒牌照稅一萬元。印花稅八萬元。爲新稅外。餘皆人民向納之舊額。未嘗從事加賦。不過官吏私囊。無以爲中飽耳。據某知事云。現惟喀什道屬各缺。尙可歲獲數千或一二萬。祇及前淸十之一。阿克蘇道屬尙可相埒。歲獲官俸之額。至迪化伊犂塔城（新設轄塔城沙灣烏蘇三縣）三道所屬。則搜括殆盡。多無俸外收入。甚有須出應得官俸。以彌補開銷者。宋儒有言曰。不加賦而國

用足。楊省長殆得之矣。

▲四月十三日晴　住迪化。下午。陶菊緣來。約明日偕遊紅山鑑湖。新疆轄地極廣。去京師極遠。由京至新。取道陝甘或蒙古草地。均須三月內外。假道俄境亦須月餘。由省城南至喀什噶爾莎車和闐。非兩月內外不達。西北至塔城。西至伊犂。東至哈密。北至阿爾泰。各須兼旬方到。交通遲滯。不第歐美各國所無。即在本國行省之中。亦屬鮮有。戰時調兵饋糧。平時行政通商。困難萬端。莫可罄述。今幸俄國多故。無餘力來經營。我均勢猶存。英亦難遽事鯨吞。苟延殘喘。得保歲月。否則久爲波蘭帕米耳之續矣。建築鐵道。需費浩繁。財政困難。刻難辦到。修築砂土馬路。駛行汽車台車。所費實非鉅額。據多數人調查。由迪化東出蒙古草地。至歸化城。接京綏鐵道。入嘉峪關。抵蘭州。接海蘭鐵道。駛行汽車。無路所需平路建站。購車開辦諸費。約在四十萬元內外。且草地一路。津京貨物運脚。嘉峪一路。郵件輸送經費。皆足資以養路。此與關內聯絡者也。其由省城經庫車阿克蘇巴楚莎車至于闐。由于闐北逾戈壁至庫車。由莎車南至蒲犂。西至喀什。由巴楚西至喀什。由阿克蘇西至烏什。由庫爾勒（焉耆縣屬）南至婼羌且末。由托克遜東至吐魯番。共約一百三十餘站。由省城經綏來西至伊犂。由伊犂越冰達坂南至阿克蘇。（中有一二站。難駛汽車台車。）由烏蘇北至塔城。由綏來東北至阿爾泰。共計六十餘站。通行四輪台車。所需修路建站。購馬開辦各費。共約五六十萬元。汽車日行可千里。祇以八百里計。則往來迪歸。七日半可達。往來迪蘭。五日半可達。台車以日行三百六十里計。（各站換馬不換車。如淸驛站遞軍報然。）則由省城十六七天可經阿克蘇以至于闐。（由車車南踰戈壁只六七天。）四五天可西至伊犂。北至阿爾泰。西北至塔城。其也于東由七頁能至。金宿亞交

通便捷。關內資本家。企業家。勞働家。勢必爭來此土。開洪荒蘊蓄天府之區。爲利國實邊之舉。卽不幸而有對外戰事。本省調兵應敵。關內拔隊來援。各項輸送。皆甚快捷。決無今日道路迢遙。交通阻滯。坐而待亡之憂。故余以便利交通。爲開發新省第一急務。又新疆金融生死大權。久操俄人之手。以故省票價格日低。百物日益騰貴。今幸歐戰連年。俄帖濫發。（俄國紙幣前在塔城伊犂喀什三道勝分行發行。祇百萬盧布。上年增發至五百萬。）價格暴落。商民多蒙損失。爭用省票。益以近年勵行紙幣收回。（新省發行大小省票九百八十四萬二百五十一兩。近年後先收回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七百零二兩。）嚴禁賦稅徵收現金。大宗現銀輸入。（近年新省流民多往俄屬哈喇湖薩瑪種植鴉片。歲產巨額。多東買廿肅。易取現銀。）種種方面之助力。省票價格。遂日增高。在昔民國三年。以紙幣賺現。每百兩須三百四五十兩。今則百六七十兩。卽可賺得矣。表面觀察。新省省票高價。似皆上述三者所造成。實則俄帖流通額減少。省票進而補充之。需要漸增。供給日減。（指令收回紙幣）爲促省票高價之大原因。此稍諳經濟學原則者。皆能知之。勿俟曉曉辨也。今宜乘此機會。籌集資金。設立銀行。以銀元紙幣換回銀兩省票。謀國幣之統一。以整頓后歲入總數。爲發行紙幣標準。（約五百萬元）嚴濫發之制限。特訂鎔化銀元罰章。（纏民喜用銀塊。多鎔銀元之弊。）保國幣之常存。辦理各處匯兌。利商民之貿易。更採行低利借貸。挽已失之利權。（俄商收買皮毛葡棉。皆先借金與賣主。預定最廉之價。）附設士貨囤棧。杜俄商之卡買。多方並進。竭力經營。庶金融大權。可還故主。對外貿易。或不吃虧。全省財政。得藉整理。各項實業。不難振興。不然。歐戰一停。俄國進而整理戰後財政。首謀紙幣信用之恢復。俄鈔價高。商民必又仍前行用。而省票流通額一部分。必爲所奪。本需要供給之原則。省

票價格。難保不再低落。至匯兌營業。方今戰時。尚操俄人之手。平時當更發達。全省金融。必無自爲活動之餘地。吾恐十年以後。新疆必亡於俄人金融勢力之下。此余以設立銀行。爲新疆第二急務之微意所在也。

▲四月十四日晴　住迪化。上午。偕烈夫、菊緣。策馬出新東門。過老東門。至農事試驗場。門額曰說園。其中羣卉雜植。地勢寬敞。夏令遊觀佳處也。當中正屋三間。額曰不繫山房。聯曰異種千年。苜蓿秋風思漢室。長城萬里。桃花流水夢秦人。皆王樹枬方伯手筆。其前有亭。曰一葦。霞照樓居其左。晴照軒在其右。右院西偏有夢魚亭。左垣東隅有花神廟。建築皆中西合璧。雅潔可觀。出圜。過北門。經乾州會館。值演戲。士女環觀如堵。有七八處積人成堆。則皆賭博說書搬把戲之類所在。此間下級社會之情狀。畢現於斯。至紅山。佛宇聯接。拾級而上。登塔傍高處。一望。當前懸崖千仞。令人心悸。河西平野中。有老滿城。四周土垣。歸然猶存。惟經回亂。廬舍邱墟。據土人云。其間盛產枸杞。皆爲碧血所化。實碩而甘。勝於甘肅中衞之水枸杞。歲出值三四萬兩。爲滋補聖藥。其東北山嘴。有關帝廟。屹立牆垣。壁以紅灰。俗呼紅廟子。爲關外土人羣稱迪化爲紅廟子所由起。亦猶伊犂之以金頂寺著稱於世也。下山。渡鞏寧橋（俗呼西大橋）至鑑湖。一名西湖。其地爲一小湖。中建水閣。通之以橋。閣前數丈。水深不可測。歲有溺人之事。右爲龍王廟。左有回民馬正元新築水磨房。屋西式。規模宏大。磨麵機器。購自俄人。日可磨麥四十石。今由省庫提銀二萬兩收作官營。所獲餘利。用充教育經費。後爲馬隊營盤。楊柳合抱成行。湖周。流水淙淙。震耳成韻。眼界廣遠。雖遜紅山。而淸幽過之。興盡而返。進北門。街道泥淖。沾衣若畫。遠地叢草。太陽蒸發。臭氣令人掩鼻而過。余游中國地方多矣。市街汚穢。此爲第一。警廳熟視無覩。頗爲怪事。午飯於迪化縣署。

▲四月十五日禮拜早雹日晴有寒風　住迪化。上午九時。偕烈夫至財政廳。檢査金庫。和闐之玉。于闐且末之金。累累之紅錢銀塊。固封之金元銀元。羅列其間。値數十萬。新疆素稱貧瘠。藏鏹乃多於東南富省。實吾人夢想所不及。余欲一觀回部舊普爾。帕夏銀天罡。而庫皆無存。心殊悒悒。有絲織大龍地氈。係有清慈禧太后七十萬壽貢物。（運至蘭州。以停止進貢折回。）前年袁氏將謀帝制。政事堂曾授意新省長官。取以進貢者。長三丈六尺。幅二丈五尺。其地黃色。上織二龍戲珠。和闐纏民之上等工藝品也。又坎巨提貢金。裹以黃綾。中爲十五小包。合重一兩五錢。俗稱十五塔哈貢金是也。其物雖無可觀。而滿清理藩政策之餘慮。與民國猶存之惟一藩邦。皆足令政家深長思焉。覽畢。至紅山。就楊督軍望祭博克達山。午筵。清以博克達山爲新疆鎭山。載在祀典。每歲清明前後。由京頒發藏香。令巡撫望祭於紅山。以祈時燠。民國以來。歲多寒候。士人僉謂未祭博克達山之故。楊督軍徇其請。於今日破題兒爲之。吾國普通社會。本多迷信鬼神。而新疆尤甚。如理纏民之訟。令其抱經。哈薩之訟。令其宣誓。一語而決。若治以新刑律。轉數訊而不能服。此固初民之特徵。理官亦不能不利用其迷信。以斷獄也。

▲四月十六日晴　住迪化。下午。訪楊督軍。與商便利交通之策。京綏全路。將次竣工。海蘭鐵道。成約修築。新省當由蒙古草地至綏遠。或由哈密肅州至蘭州。修造馬路。駛行汽車。台車。與之銜接。縮短關內外聯絡程途。有事則徵兵饋餉。無今日遲滯之虞。無事則運銷鹽煤石油。爲新省闢無窮之利。蓋鹽煤石油三者。皆人生必需之品。而煤之爲用尤廣。新省遍地鹽煤。俯首可得。無俟開挖。石油亦屬盛產。其質之佳。埒於陝西延長。今皆棄利於地。甚爲可惜。楊深然之。擬先籌築哈密至蘭州一路。分段興工。同時並舉。奇台至哈密一段。由商股辦。由官補助。哈密至安西一

段。責成哈密回王。肅州至蘭州一段。商請張勳伯督軍爲之。惟安西至肅州一段。苦思莫得承辦之人。余告之曰。刻無須慮。三大段路工一興。彼小段自有人出而承築。楊君談次出其致友人論新疆近年情形函稿。謂余曰某年來治新困苦與致謗原由。略見於此。余接閱一過。證以見聞。謗之者或有過當。非足以折楊君之心。以余觀之。楊之爲人才識幹鍊。能大有爲。惟惜腦筋太舊。成見太深。服官西北太久。世界思潮太弱。未能爲向上之發展耳。

▲四月十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戴驥衢與兩湖會館理事楊慶南來。邀遊兩湖會館及左文襄祠。會館供奉禹王。其基址昔爲葦湖。用石炭塡築而成。春間多潮濕。建築宏敞。惜多頹朽。右院有堂戲廳。可容數百人。前清末年。會館公立湘鄂小學。有學生四十餘人。民國初元。教員學生多數相繼回籍。遂爾停辦。現正籌備規復。大約明春可望開學。館右有定湘王廟。爲湖南一省會館。（湖北亦另有會館曰孟蘭公所）規模亦大。房舍整齊完好。勝於兩湖會館。定湘王本長沙城隍。而陝甘新疆。處處廟祀。初莫得解。詢之耆老。則云曩者左文襄劉錦棠。削平陝甘。收復全疆。所率軍隊。皆湘中子弟。竊取神道設教之義。祀定湘王。（相傳洪天王攻長沙時。恒夜見巨人坐天心閣指揮守禦。洪軍知不可克。遂引去。）於軍中。以鼓勵前敵士氣。厥後所向克捷。遂歸功定湘王之靈異。而廟因以遍設。回纏復祀禱甚虔。故祀事至今弗衰。左祠在兩湖會館左近。半里許。建築與頹敗狀況。視兩湖會館略同。正殿供左公雕繪二像。啟幕觀之。猶凜凜然有生氣。令人低徊嚮往。回憶肅州左祠之場廢不堪。又不禁黯然神傷矣。

▲四月十八日晴　住迪化。下午。張述侯招飲於外交公署。後有亭園。可供遊覽。同席爲林烈夫常篤生牟晉川錢玉亭諸君。入席之先。六人合攝一影。張君精寫眞術。怡情山水。所攝照片滿四壁。官場中之風雅士也。五時席散。至

郵政局。歷賈琛之荼敍。賈閩產。居長沙郵局最久。謂湖南爲彼第二故鄉。夜間。李叔皐來談。謂新省若設中國分銀行。即可就地發行銀行債劵。或有獎儲金。新疆纏民。固多殷實而鮮貧瘠者也。當舉公益票事爲證。公益票者。彩票之變名。而新省標買官物之特別方法也。清末民初。新疆抄沒官吏與官吏虧欠公款抵押物服。前後値數萬金。服多清制。購用無人。久存庫中。容易腐爛。潘廳長特襲彩票辦法。發行公益票。售之各界。票盡開彩。已舉行二次。甚形暢銷。現正爲第三次之發行。官物亦於此次盡矣。此間理財當局。恆豔稱之。曰官物者。以原估得錢。購者又以極微之資金。獲巨大之利息。（票一張。售票銀一兩。頭彩値七八千兩。）公私兩無損而皆有益者也。不知開彩射利。政府例禁久懸。已蹈犯法行爲。而猶自相稱許。可謂不識時務者矣。雖然。新省交通沮滯。官物無人估買。偶假此以達標賣之的。又當略其迹而原其心也。

▲四月十九日晴　上午將楊督軍貽贈新疆圖志暨西安自購碑帖。包封投郵。寄回長沙。以將西去伊犂。越冰達坂。南遊漢三十六國故墟。避長途之累重也。郵政章程。發寄書籍印刷品。以法衡二千格蘭姆爲限。合吾國庫平五十三兩六錢。余以市秤估折一包。遣僕持去郵局。試以法衡作爲標準重量。自謂得計。乃猶往反數次。以市秤家各不同。愈鬧愈錯。最後總持至局。一一先爲秤好。始行封寄。以最平常細務。繁擾至於半天。可謂天下無易事矣。吾國度量衡制度之紊亂複雜。窮年莫殫。屢世莫究。卽一市之中。經紀老商。亦有不能悉知一市之度量衡者。奸商取巧。欺騙鄉愚。百弊叢生。商民咨怨。某報謂亡國之徵。遍於禹甸。吾謂度量衡實其一端。方今度量衡法公布已久。農商部度量衡製造所亦已成立。而此間商民尙茫無所知。執政者亦未聞開導進行。是可怪也。下午周玉峯招飲於其

店同盛。和周爲津商八大家之一。其人亦津商中之佼佼者。席間某甲言焉耆庫爾勒某阿渾。（卽回敎中之掌敎者）有妾三十九人。每晚以二人值宿。日間猶向外間獵豔。至敎門幼女。例開窟窿。亦無不實事求是。（回俗女子至十歲左右。卽送請阿渾誦經。爲之破瓜。彼俗稱爲開窟窿。否則無人承配。幼女舉行此典。恆數日不能起。甚有下部潰爛至成廢疾者。上年楊省長特申禁令。非至十四歲。不得開窟窿。爲嫁娶）又有某甲曰。前清雲南開化鎭台某蓄妾至九十九人。分居於其轄地各驛。彼則巡遊盤桓。周而復始。歲以爲恆。又有某甲曰。南疆某縣有一纏婦。正式曾事百夫。無當意者。桑間濮上。無慮數百千人。居恆怏怏不快。右述數事。舉坐皆咤爲受天地之間氣以生。具有特別强固之精神。爲之捧腹不置。余曰。是皆人妖。宜殺勿赦。

▲四月二十日雪。舊曆穀雨節也　住迪化。下午常篤生設讌於其家。常君精俄語。任喀什道尹兼辦交涉。力護國權。不稍退讓。英俄領事交訴於外部省長。因以撤任。夫任免文武官吏。乃一國最高統治權之發動。議會而外。無傍人置喙之餘地。我國對於外交官吏。率以外國公使領事意旨爲進退。喪權辱國。莫此之尤。且對外交涉。利害相反。彼之不利。正我之大利也。當局竟無人注意及此。殊堪浩嘆。豈眞弱國無外交。惟强權是從也歟。茶菓中有杏子。若桃核而大。有松子。似豌豆而小。皆產自巴達克山。其地去喀什尙數十站。現歸英屬。人民風俗習慣宗敎迷信。視南疆纏民無大殊焉。席間張外交署長云。今日俄總領事來辦逃哈交涉。（上年俄國徵兵。哈喇湖地方哈薩克抗不聽命。逃入我國各處。政府以妨害人民牧耕。屢促俄國收撫。）請求展限三月。逐招回收。詢彼國近狀。皆不言。惟謂塔什干七河斜米三省督撫官銜。刻皆取消。改稱可米撒譯。猶吾國之特派員耳。又俄臨時政府。我國於上禮拜已

正式承認云。

▲四月二十一日雪　住迪化。楊督軍邀午宴。席間楊謂新省有兩大慮。一會匪滋多。二財政困難。而蒙回纏哈。可保數年無事。財政困難。尚可開源節流。徐圖整理。眉睫中央能借一百萬元。收回溢額紙幣。（擬定發行五百萬。而現有紙幣七百二十餘萬。）便可以新省歲入。應付歲出。勿煩中央接濟。會匪方面。雖經連年痛加懲辦。嫌怨不辭。目前獲慶安甯。不致發生民國二年到處戕官。儼然匪國之危險。而若輩愍不畏死。甘心破壞。防範稍鬆。即乘機竊發。此最可慮者也。飲畢。又檢示各項機要卷宗。傍批眉批。密圈密點。大類八股家之閱文章。以有嚴守祕密義務。未便披露其內容。（此項卷宗。即軍務政務兩廳長。亦於今日始見。）聞之署中人云。譯電處門恆扃。啓閉皆楊君躬爲之。譯生皆深居簡出。即出亦禁與外人攀談。故一切機要。惟楊君獨知。僚屬皆不得聞。上年正月。於酒席中殺軍署衛隊營長夏鼎李榮。事前無一人知之。其機警愼密類如此。

▲四月二十二日雪禮拜　住迪化。上午。牟晉川設早宴于其家。同席多連日共飲之人。盡歡而散。下午。教育科長安瀾來。談新疆全省學校。不及東南之一府。目前計之。省立初級師範一。學生四十餘人。縣立高等小學六。學生共約百六七十人。國民學校五十六。（內私立三）學生共約一千五六百人。漢語學校三十一。學生共約八九百人。女子國民學校一。學生二十餘人。全年教育經費。幾經籌措。僅獲官票九萬餘元。折合內地實洋。不過五萬餘元。與吾湘一省立中等學校相埒。有時或不及焉。

▲四月二十三日雪　住迪化。上午。取圖籍與烈夫商定旅行線路。一由伊犂南踰冰達坂經阿克蘇喀什和闐于

闐渡沙漠至庫車。經焉耆。至迪化白楊河。取道四道橋由路。抵古城子。一由伊犂東越珠勒都斯至焉耆。經庫車。阿克蘇。喀什。和闐。且末至婼羌。取道博斯騰淖爾東方小路。抵吐魯番之桑樹園合驛路。至迪化之白楊河。折由四道橋山道。抵古城子。究以何路爲便。俟到伊犂詳加考察。始能決定。下午。屠椿庭招飲紹興酒。連日家中然火取溫。炭屑滿室。塵灰滿架。午夜風作。屋內走石飛砂。彷彿車行流沙中也。

▲四月二十四日陰　住迪化。上午。檢點行裝。後至財政廳交代一切。又電部。報告前往伊犂南疆一帶。調查財政。兼查印花。下午。至督軍以下各機關辭行。在外交署與謝侯烈夫三人合攝一影。在迪化縣署晚膳。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雪下午陰寒　上午八時。自迪化寓舍坐轎車。冒雪出北門。繞至西門外西大橋頭官廳。潘鹿礦廳長張子俊處長屠椿庭陶菊緣兩知事於此送別。換乘四輪車。渡鞏甯橋。俗呼西大橋。橋在烏魯木齊河上。河出烏可克達坂。東曰庫爾齊勒河。西曰阿勒塔齊河。會而北流。是爲烏魯木齊河。北流逕迪化城西紅山之麓。東引爲鑑湖。博克達山水。自東南來入之。又北折西流百五十餘里。昌吉河（即頭屯河）自西南來會合流。滙於固爾班托羅泊。過橋西北行。平野空闊。村樹不斷。雪亦漸稀。三十里。大地窩鋪。又名三十里墩。塌墩一座。廢垣一圈。附近農民數家。十五里。小地窩鋪。小店九家。行人多於此吃麵小憩。三十里。頭屯河。迪化昌吉交界處也。源出孟克圖嶺東北麓。東北流逕昌吉城東。又東北會洛克倫東支水。（即三屯河）瀦於古爾班托羅泊。（一曰白家海子。）九里。昌吉縣。東關知事徐文彬遊擊楊錦侯來迓。文武不合。各備茶座。知事設某纏商家。建築爲洋式樓房。潔淨可觀。一里。縣署。住。是日行九十里。以四輪車行迅速。下午三時卽達。城周三里五分。建於清乾隆中葉。（曰寧邊城。）

城廂商店民居約二百戶。商務皆在東關一帶。縣南八十里有頭屯煤窰。昔年日出萬餘觔。近漸告罄。日僅數百觔。掘時多逢火燄流出。殆已掘近火山脈歟。本縣陋規在張馨任時尚歲有二三千元。近爲楊省長聞知節經分別提取或豁免矣。昌吉漢爲單桓東西且彌烏貪訾離地。晉屬高車魏入蠕蠕。周突厥隋西突厥鐵勒地。唐屬北庭。元屬回鶻五城。明屬衛拉特。清乾隆中葉置昌吉縣。民國因之。東西八十里。南北三百九十里。領莊五十一。其民漢纏回三種雜居。而服賈力穡。則漢纏較多。地曠人稀。有稗販而無大賈。故其俗纖嗇齷齪。自守然土沃宜大小麥豌豆。省治多資之。而纏商近歲販牛羊皮賈伊犂塔城。多至五千皮。且有日進之勢。

▲四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八時。發昌吉西北行。徐知事。楊遊擊分途送於郊。八里。過三屯河。卽洛克倫河東支之入白家海子者。現無水。迤北有廟。四里小西河。十里洛克倫河正流。皆無水。洛克倫河有二源。一出孟克圖嶺。一出格珊圖山。東北流。經昌吉城西。折西北流。會於呼圖壁河。八里。蘆草溝。有廢堡。東西門牆今尚巋然。其東門外夾道有二民居。十五里。楡樹溝。民居麵店共十一家。行人多尖於此。市東有舊壘。清駐把總。今無人。十二里。過橫水橋。入呼圖壁縣佐境。三里。三十里墩。居民數家。二十里。頭工。十里。呼圖壁南關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樹木入眼不絕。不似哈密迤東西彌望戈壁景象。城周約二里。築於清乾隆時。城垣塌頹。衙署卑小。縣佐于采芹。髮辮尚垂垂也。城內荒涼。商務皆在南關。大小商店七十餘家。轄境民居回亂以前二千餘戶。今僅千六百餘戶。南山有俄籍哈薩克數幕。倫牧其間。驅之不去。屢起交涉。聞持有前昌吉知事匡時私照。咄咄怪事。匡前年以言國事爲楊督軍鎗斃。其罪狀未識加入此款否。據西呼圖壁河上流金廠溝。昔時採金之夫恆數十人。近以產金甚微。成色亦低。無人過問。呼

圖壁元古塔巴地。清乾隆時築景化城。清末設縣丞。民國因之改縣。佐其轄境東西一百五里。南北七百餘里。領莊二十五。其民漢纏回哈四種雜居。漢纏最多。哈薩最少。回民則皆河湟產也。其俗鄙吝。然好稼穡。孳畜產。故多小麥稻粱蔬果。繁畜牛羊。儼然西路一縣治也。（按現已升爲縣）

▲四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七時。發呼圖壁。西北行。道左有玫園。雜樹叢蔚。幽整可觀。八里。渡呼圖壁河。源出松山之陰。北流經呼圖壁城西。折西北流。會羅克倫河。又西北注於阿雅爾淖爾。河幅頗廣。灘石撼車。十二里。五工台。農民十餘戶。十里。亂山子。居民四五家。過此行曠野中。三十里。大土古里。即圖古里克。商店民居共十餘家。市東有渠。流聲淙淙。市西有關帝廟。五里。乾河子。五里。入綏來境。其地曰深溝。二十里。樂土驛。商店民居共三十家。上下行旅不趕程者。可宿於此。二十五里。塔西河堡。有廢堡。昔駐千總。今無居人。其北二十里有樓莊子。居民五十戶。遠望之。只見樹木一線而已。渡塔西河。源出南山。東北流。經塔西河堡西。又北踰孔道。止不流。又東出一支。北流曰澄槽渠。並入於沙刻。乾無水。僅餘石灘。二十里。包家店。商店民居約二十家。二十四里。靖遠樓。樓南有學校。現任綏來知事何耀燊。改建張班二侯祠。並自以長生牌位陪祀。自奉可謂不薄矣。一里。東關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沿途地味膏腴。渠道縱橫。樹林尙多。村堡則稀。麥地鋪青。草花在野。饒有春意。不似迪化近郊。尤是三冬氣候也。抵此時間尙早。當偕何知事抽查印花。多未貼者。詢之商民。則謂官廳向未督催。綏來有三城。南曰綏寧。協署縣治在焉。北曰康吉。中曰靖遠。關邊城。城周皆三里餘。均清乾隆時築。至光緒十年。始通爲一城。當同光之間。逆回妥得璘。索煥章。竊據斯土。嗣經金順。劉錦棠克復。傷亡至數萬人。敗復全疆大決戰也。商務在中城與東關一帶。商店三四百家。天津人

爲多。本地惟史培元稱最。史有貲百餘萬。擅富名於天山北路。家蓄牛馬駱駝以千計。民國二年科阿戰事。新疆援阿軍隊。後方輸送甚賴之。城東二百餘里有地曰爲橋子。清同治初。居民避兵於此。築堡跨洛克倫河。賊至則扼險以守。賊退則耕田而食。其地肥美。每種一石可穫七八十石。及賊平。避難者皆歸故里。田隨荒蕪。此在省聞之常篤生道尹者。渠幼曾避難其間。故言之鑿鑿。如是。城北有通阿爾泰官道。詳後。城南有路通焉耆北山。每歲春秋。焉耆土爾扈特蒙民。運馬來綏出售者。皆取斯途。馬行七八日即達綏來。漢爲烏貪訾離及烏孫東境。三國烏孫。魏高車。周突厥。隋西突厥鐵勒諸地。唐爲西突厥處密部。內屬隸北庭都護府。宋元爲回鶻地。明爲衛拉特。清初爲準噶爾呼拉瑪部遊牧地。清末開省。設綏來縣。民國因之。東西一百三十二里。南北三百餘里。領莊十。地當孔道。數被兵。其民族五。漢回纏蒙哈。相錯而居。漢纏爲大。哈薩克最少數耳。漢民多軍流苗裔。兇悍而鮮知敬上守法。知事非幹練有才。輒爲所制。服其俗與昌吉類。重農事。脩黌校。生徒恆數十百人。商務在伊犂新疆之間稱繁盛。菽麥果瓜金玉膏油皮革鹿茸之屬。皆其產也。東賈秦晉隴蜀。北賈科塔。般庶爲奇台亞。

▲四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綏來。西行。過磨河渠橋。二里。達格大。路傍土阜高三丈許。諺謂綏來爲鳳凰形。達格大其首。西北兩城其翼。靖遠樓其尾云。八里。瑪納斯河。河寬里餘。灘石塞途。有水處才丈餘耳。夏間南山雪消。水勢盛漲。旅行恆有滅頂之憂。須坐水車以渡。水車官設。若南方之義渡然。河有二源。皆出衛和晶勒嶺。固爾班多博克一源自西南來。固爾沙濟海一源自東南來。會以北流。經綏來城西。歧爲數渠。又西折北流。合入阿雅爾淖爾。其水清。產玉石。又名清水河。玉色黝碧。有文采。大者重數十斤。河東岸有城墉舊址。周十餘里。即海屯紀程之仰

吉八里克西書稱爲昂吉八里者也。十里。六工。附近居民二三十戶。二十里。石沿子。店鋪民居二十餘家。爲綏來鄉鎭第一。市西道北里許。有瓦房村莊。詢卽史培元住宅。十五里。三個店子。店鋪民居六七家。八里。花樹林子。之南十五里頭堡。二十里。烏蘭烏蘇。車店二。商店民居二十餘家。其北地勢低窪。一望無涯。中有海子。西南里許。有守備營卡。及郵差住房。住是日行九十八里。大路則由石河子直取花樹林子。以達烏蘭烏蘇。今日以大路須經草湖。泥淖難行。特迂迴繞曲。如是自石河子以西。雜樹菁密。草地碧翠。路徑幽折。如在園林中行。杳無戈壁景象。

▲四月二十九日早陰午晴　上午八時。發烏蘭烏蘇。一里。道左有白骨塔。道右有營壘。遍地皆鹻。白如重霜。四里。西樹窩子。入沙灣境。十五里。五顆樹。民居數十家。十里。頭道河。道傍多青塚。場院。十里。三道河。小店居民約二十家。十五里。五道河。場房一片。惟一廟。尙完好。自此以西。皆在樹林中行。五里。五道灣。梁童山濯濯。道右遠樹連綿不斷。二十里。東樹窩子。十里。安集海。住。是日行九十里。有東西二街。中隔一河。東街短而貧。西街長而富。車店三。商鋪民居約四五十家。有稅局。市中井水鹹不中飲。飲水多從十里外山泉運來。有專爲賣水營業者。道南有廢壘。淸同治間回匪曾於其地殲烏蘇滿軍。今駐汛兵數人。沙灣縣治。設於民國四年。爲新疆阿爾泰塔城通聲援也。沿革民俗。悉同綏來。縣署建於小拐。附近河西地方。南距綏來五站。北距阿爾泰十一站。其附近移戶渠馬家龍口新盛渠各地。皆由軍隊前往開渠墾田。其轄境東西一百三十八里。南北五百餘里。面積估約九千方里。領莊十三。皆撥自綏來。現有人民七百餘戶。熟地三萬四五千畝。額糧一千七百六十三石。牲稅一千四百一十兩。縣治東北。唐朝渠。其東有鹽池。長四丈。廣三丈。產鹽。味純。色兼黃白。其南有鹽池。周約二里。色同。味稍減。蒙民取以運銷蒙部及阿爾泰。

初定每駝馱。稅銀一錢五分。每驢馱。稅銀五分。尋以銷數無定。稅收無多。停辦。又本年新設和什托羅蓋縣。佐即歸沙灣縣轄。其主旨聯絡阿新通道。而兼撫輯蒙民。保護郵電之任務。其轄境東南至烏魯木河。西北至額爾齊斯河。即舊土爾扈特北部落所轄蒙境。南距沙灣四站。北距承化寺七站。地勢適中。為由新赴阿必經之途。聞之新補縣佐劉福恩云。設治之地。現僅蒙古氈房數幕。衙署民居。皆待建築。是眞所謂披荊棘斬草萊者矣。有郵政及電報局。無稅收。

▲四月三十日晴風　上午八時。發安集海。西行。十里。夾道有場院。過此。入沙梁。十五里雙石井子。二十里石壘沙灣烏蘇於此分界。五里。四十里井子。破店一家。四十里奎屯驛。車店一。小店三。附近有矮樹。迤北有遠村。烏蘇縣役來此設午尖。飯後仍西行。道傍漸見樹木。三十里奎屯河東岸。河出托羅滾山。北流西合南來之沙格得里水。北流逕烏蘇城東。又北為庫爾哈喇烏蘇河。折西北流。濟爾噶郎河自南來會。又西北左受固爾圖水。折西流。匯於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河幅甚廣。現無水流。聞上下皆有水。渡處特伏流耳。灘石如卵。甚礙車行。十里奎屯河西岸。三十里烏蘇縣近郊。道柳斷續成行。柔條萌茁。青翠宜人。知事鄧纘先迓於官廳。進北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城周三里一分。築於清乾隆中葉。商店皆在北關。城廂民戶僅數十家。西北兩門皆閉。城北三里蓮花池。白蘋蔓生。亭亭池面。挺出水中。長或丈餘。一異產也。縣境礦產。金鐵煤硫磺石油石臘石炭石膏皆有。石油礦在獨山子。距縣東南七十里。質佳苗旺。惜製煉不解新法。坐令大利棄地耳。又縣東北六十戶地方。與縣西謝家莊太平橋等處。水旺土沃。皆可開渠安插新戶。烏蘇兩漢三國為烏孫地。北魏為高車國地。周為突厥。入隋屬西突厥。統葉護。突厥既分。

咄陸建廷於鏃曷山西。又屬咄陸。初居是者爲處木昆部。附於賀魯。唐永徽中蘇定方出金山北。擊處木昆部。破之。賀魯平。設郡縣。屬崑陵都護府。統隸於北庭。復設葉河黑水二守捉。開元中。置瀚海軍。十六番州隸焉。此地屬葛邏祿部。大漠元池二都督。後稍南徙在金山北庭者。自稱葉護。是此境也。後唐同光初。役屬於遼。宋南渡後。西遼建國伊犁。此爲北路重地。入元爲回鶻。明爲衛拉特。清初爲布爾古特台吉呢瑪遊牧。呢瑪內附後。附阿睦爾撒納。乾隆二十二年。擒而誅之。遂入版圖。設官駐防。同於內地。光緒十二年。置庫爾喀喇烏蘇廳。民國改爲烏蘇縣。東西三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三十五里。領莊九。其民漢回纏哈四種雜居。而蒙古舊土爾扈特。黃教喇嘛。復羼侔其間。（察罕烏蘇新寺四百人。將軍滿寺二百人。月牙台承化寺四百人）故其族類雜糅。趨向多歧。地膏沃。五穀溤戎。芻收蕃息。而柳花爲珍產。柳花者。老柳叢生。入夏著青綠花。小葉簇積。若冶瀹之。味微苦。可以當茗。中熱有宿酲者宜之。人呼柳花茶。其他金銀煤鐵石油硫磺之祕。諸山川者。不能出。或出之。以土法。則折。故民皆呰窳偷生。而無積聚。

▲五月一日晴　上午九時。發烏蘇。出北門。折西南行。一里關帝廟。鄧知事遂別於此。二十九里乾河子破店一家。四近多紅柳。地亦可墾。其西北三十里寶家莊一帶。有熟地六七十戶。向未升科。惟清末舊土爾扈特蒙王帕勒塔。以是地渠水來自南山。須經蒙部轄境。歲收每戶買水銀十餘兩。（渠道仍民自修）積弊相沿。遂成習慣。今年三月。鄧知事呈請省長。豁除蒙部買水陋規。限期升科納賦。尙未奉批准行。然辦法則甚正當也。十三里道北十餘里外。有清伊犁將軍金順所闢屯田。二十七里普爾塔車店二。小店。民居八九。四圍渠水溢流。土壤沃黑。大可墾闢。以安戶民。過此行樹叢中。十五里渡濟爾噶郎河。河有三源。曰額布圖嶺。曰恰克圖嶺。曰古爾班嶺。衆水匯流而北。爲

濟爾噶郎河。鄂壘扎拉圖水。西南流入之。又北流。經普爾塔台西布爾噶郎水西流入之。又西北流。會於庫爾喀喇烏蘇河。渡口河幅廣四五里。盛夏南山雪消。始有水流。現涸只餘灘石撼輪耳。五里四顆樹。車店五商廛四十餘家。烏蘇西境大市集也。住。是日行九十里。道南三里。蒙部帕王府在焉。飯後。偕烈夫策馬往遊帕王。留京未歸。其福晉鄂爾勒瑪與母后揚金接見。服裝結束效女學生。嬝娜有致。殊鮮蒙俗鄙野氣。鄂福晉曾隨帕王遊學日本。頗解日語。揚后久居北京。頗知漢話。遂以中日合璧語言。與之接談。無須舌人通譯。遊牧烏蘇境內蒙部。爲舊土爾扈特東部落二旗。自爲一盟。曰烏訥恩素珠克圖盟。東路。昔隸庫爾喀喇烏蘇大臣管轄。伊犁將軍節制。民國裁將軍改鎮守使。遂與西南北四部落。直隸新疆督軍管轄。二旗各有牧地。一駐此間爵羅王。爲盟長。領蘇木四。人民氈房五百幕。一駐將軍溝。爵貝勒。(名德沁恩。)爲副盟長。領蘇木三。人民氈房六百餘幕。其地沿革。漢爲烏孫國地。北魏爲蠕蠕地。後周入於突厥。唐爲西突厥地。後爲嗢鹿州都督府地。明爲衛拉特地。清初爲準噶爾各鄂拓克與各台吉遊牧。乾隆平準部。地屬烏魯木齊大臣統轄。尋賜舊土爾扈特東部落爲牧地。東界奎屯河。南界南山。西界烏蘇舊時屯田。北界官道。東西袤四百餘里。周積九百餘里。水草豐茂。地味肥沃甲於烏境。

▲五月二日晴　上午八時。發四顆樹。西偏南行。四十里。敦木達。廢屋一圈。舊驛站也。道北有泉。三十里。古爾圖車店一家。別無居民。抵此時方午正。以馬乏站遠。不能趲程。遂宿於此。是日行七十里。沿途荊棘叢密。足中柴薪。黃蘆滿野。白鹻匝地。道路平坦。頗利車行。惟天候驟熱。汗流如珠。未攜羽扇。無以爲凉。大足悶人耳。傍晚無事。引土人數輩閒談。獲悉烏蘇境內。如謝家地。毛家窩。閻家墩口。馬家梁。汪家渠。竇家墩口。杜家地。八分地。十三戶。甘家湖諸處。

昔皆漢纏戶地。後爲蒙部佔領。轉租哈薩牧放。拒絕漢人耕植。守斯土者。宜與蒙部交涉。索還而闢墾之。以殖戶民而增國賦。

▲五月三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固爾圖。五里。道左有關帝廟。駐汛兵。渡固爾圖河。源出額布圖嶺。五水會以北流。經固爾圖驛。西折西北流。與庫爾喀喇烏蘇河會。渡口河幅廣約五里。不見水流。彌望灘石。二十里。塌橋子。一名太平橋。有水來自南山。流聲潺湲可聽。其東數十武有廢垣舊驛站基址也。三十里。華樹林子。烏蘇精河於此分界。有廢壘。昔駐汛兵。今無居人。是地與昨日所經敦木達固爾圖三處。皆辛亥改革。伊犂民軍與新疆官軍交綏之地。三十里。托多克官店。一家。外無居民。有汛卒二十里。四季卡子。僅荒店一。房舍頹穢不堪。板櫈坑几皆無。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沿途樹木蘆葦。入望不斷。道路亦寬平利車行。

▲五月四日晴　上午二時。發四季卡子。蹍月西進。二十里。龍王廟。有舊壘。建於清光緒季年。流沙積與牆齊矣。四十里。沙泉驛。官店一家。外無居民。山泉頗旺。流水若渠。抵此雖正十時。然炎日當頭。砂礫返熱。汗流如珠。不能前進。遂於此午尖。店後有被官廳驅逐返俄逃哈十數幕。途宿於此。飯後偕烈夫至其百戶長家。一覘風俗。其人容貌居處。略同蒙古。語言服裝。近似纏回。男皆祝髮而戴皮冠（形同哈帽）女皆辮髮而幪白巾（惟露面部）少女則垂雙辮。繫貨幣以爲飾。戴平冠（形如滿清朝冠而無纓頂）以爲別。娉婷風韻。類歐婦焉。下午三時。迎日西行。熱不可耐。三十里。黑山頭。道右有營壘。無汛兵。兩山壁立。一綫中通。精河東面一要隘也。五里。下坡入戈壁灘。八里。灘盡。始見草地樹木。七里。入精河東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一十里。沿途童山無樹。卽駱駝茨紅柳白茨三種之矮小

植物。亦不多覯。又積沙成阜。狀如驚濤。遇風則流。乍聚乍散。車陷馬滯。數步一息。行程之艱。不啻二百里云。知事何允春少梅湘潭人。城周二里二分。築於清乾隆時。闢四門。衙署卑陋。視烏蘇尤甚。商店皆在東關。商務遜於烏蘇。而近郊樹木叢蔚。新綠可賞。又爲烏蘇所不及。城東三十里。過黑山頭偏北戈壁中。有鹽池。廣長各十餘里。面結堅殼。隨處起殼。皆有清水溢出。鹽浸水底。深逾二尺。撈以鐵鈀。即足運銷。鹽白如雪。味純而鹹。經撈有年。未形少減。又城西四十里永集湖。城北二十里忙各布魯。亦有鹽池。產額均富。財廳於此設官運局。採取行銷本治及綏定伊甯霍爾果斯諸地。精河者。地以河名。漢魏爲烏孫地。晉後爲鐵勒部所居。魏書稱金山以南諸部是也。隋唐爲西突厥。唐書所謂經黃草湖大漠小磧。又地理志稱渡石漆河。蓋即此地。元爲曲兒只地。明爲衛拉特。屬準噶爾。其博羅塔拉。屬綽羅斯。明末和碩特併烏魯木齊。而此地又屬和碩特。清乾隆初。策妄阿拉布坦既有準地。而此地復爲所併。及將軍兆惠禽布爾古特台吉渾齊於此。地始內屬。初築安阜城。復建豐潤堡。後置精河直隸廳。民國廢廳。改爲精河縣。東西三百八十里。南北二百一十里。其山嶻嶭。沙磧三百餘里。自大小鹽池外。彌望皆瀉鹵。垠無居人。故其地石留瀦漏。聚落稀疏。領五鄉。漢回纏之民。不盈三千。其俗褊急。巧僞趨利。薄恩禮。好生分。而蒙古舊土爾扈特遊牧境內。食封爵長子孫。傳十一世。至今貝勒有衆二千七百。穹廬毳幕。隨畜逐水草。好飲酒。不事耕作。而察哈爾營復牧治城西北。立營守邊。轄地二萬三千方里。有衆一萬六千二十三人。鮮知稼穡。儕于蒙俗。以故博羅塔拉及大河沿一帶。肥野沃壤。皆爲所佔。任其荒蕪。幾同棄地。有議設官招墾。前清劉將軍固執成例。格不得行。民國復拘牽優待滿蒙條件。莫肯當機立斷。滋可惜也。

▲五月五日晴　下午五時。發精河。一里官廳。何知事茶餞於此。三里渡精河。源出哈喇古顏山陰。三源並導。合西北流經精河城西。又北流。入於喀喇塔拉額西柯淖爾。渡口河幅廣二里。亂流而渡。深浸馬腹。聞之何知事云。此時水流尚淺。若舊歷六七八三個月間。南山積雪盛消。河水汗漫。須由官設嚮導引車以渡。二十里。八家戶。附近有農家十六。十六里。永集湖。車店二。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有汛卡。駐汛兵。有間道向西南行。經登努勒台（即登努斯口）入山峽。踰博羅布爾噶遜山。折東南出峽。即伊甯北境。峽長二百餘里。旅行頗艱。清同光間。俄人竊我伊犂。曾依乾嘉軍台舊址。大加修治。預備行車。今則廢圮多處。只可騎行。快馬三日可達伊甯。爲精河鹽運要道。三十里。黃土梁。五十里。大河沿。即托里驛。大小商店約三十家。民居八九十家。有郵政代辦所。暨牲稅分局。爲精河第一繁盛市鎮。蒙哈漢纏互市處也。抵此東方已白。計行一百二十里。沿途蘆葦叢生。故多蚊蚋。農事正興。渠水滿道。迂迴繞折。里數頗多。市中關帝廟後。古樹參天。何止百株。遊息其下。心爲不悶。

▲五月六日晴　舊歷立夏節也。馬乏將死。不能前進。休息一日。精河東境。除托多一隅。餘皆沙窩。不可耕牧。西境腴壤。又多察哈爾旗兵與舊土爾扈特蒙古牧場。其屬縣轄殖民之地。僅附城二三里許。及永集湖四近十餘里間。與西至大河沿沿途官道左右一綫而已。今宜倣清光緒十六年奏准劃撥滿營旗地與綏定甯遠兩縣爲民地成案。以山內爲牧場。山外爲民地。劃大河沿一帶歸精河縣轄。於博羅塔拉別設縣治。（按現已設博樂縣）闢萊任土。足民實邊。固兩利俱存之道也。大河沿一帶。南北百餘里。東西五六十里。河流長瀉。夙號膏腴。可墾之地。約十餘萬畝。現漢民纏民。承佃蒙地而種熟者。二三百戶。然皆市廛近處。其距市較遠之區。仍荒蕪自若。蓋蒙民習於牧放。

不諳耕稼。故不能盡其地力也。博羅塔拉地居博羅塔拉河域。袤延六七百里。橫亘三百餘里。土肥水沃。甲於精河。南北兩山樹木葱蘢。大河中貫。嚴冬不冰。炎夏不涸。遍地伏泉。掘卽得水。濬渠開田。甚爲易易。土宜稻穀。下種一石。上地可獲六七十石。中下亦三四十石。誠土壤之腴區也。現在彼中蒙旗私招漢纏耕種者近三百戶。貿易者亦六七十家。漸有成聚成邑之勢。四方客民。惟因憑空承種。不能永爲己業。尙多觀望不前。否則幾無曠土矣。其間屬土爾扈特蒙古牧地者。曰濤灘。曰精河窩堡。曰哈拉木墩。曰脚坑。曰福春渡口。曰下拉井子。曰西泥塔拉。其屬察哈爾營牧地者。曰大營盤。曰小營盤。曰下拉泊河。曰夾河子。曰塔斯海。曰梧桐逆塔。曰沁達浪。以大營盤爲最繁盛。居民衆多。商廛成市。(業油酒水磨者。達數十家。)將來縣治。卽可設此。舊土爾扈特西部落盟長。郡王諾爾博爾不勒。昏駛無知。幾不能自辨姓氏。察哈爾有左右翼領隊。一爲富某。辛亥改革。會持異議。尋遂亡命俄境。今尙未返。一曰索泰。卽今管理旗務者。頗拘成見。要之博羅塔拉。五方雜處。已成逋逃之藪。緊邊强俄。時啓鯨吞之心。形勢險要。伊塔關鑰。清康熙中葉。噶爾丹東犯。策妄阿那布坦潛回博羅塔拉。遂得伊犂全境。雍正中兩大將軍出兵討賊。皆以此間爲屯兵要地。乾隆二十年征西之役。兩將軍會兵於此。畫攻取之策。厥後阿睦爾撒納叛。亦在博羅塔拉集衆。毛拉用兵伊犂。此爲要津。伊古有然。不自中俄定界而後始見重要也。開省之初。劉襄勤有見於此。擬設巡檢。旋以恐礙遊牧生計。事擱未行。姑息之策。烏足以言治邊。今不及時設官招墾。守撫其地。不逾十年。將有起而代謀者矣。

▲五月七日晴　前年今日中日交涉。日本送最後通牒。脅我政府。上午七時。發大河沿。五里過庫森木什水源出庫森木什達坂下。流伏於地。三里過覺洛海水。十二里過渠。立海水皆南流。入庫森木什河。道傍茂茂。彌望間有黃

蘆。野雞飛鳴其中。頗可觀聽。十里。五台。即托霍穆圖驛車店。一汛卡。一泉在道北數十步外野中。是地爲伊犂塔城精河三處咽喉。中俄分界以來。距界僅五十里。敵軍最易以輕騎斷我通路。籌邊者所急宜未雨綢繆者也。過此入山。南北相距二三十里。中皆戈壁。草木不生。碎石佈地。甚礙車行。四十里。腰站子。有頹廢房基一圈。爲昔日武營會哨之地。精河綏定於此分界。四十里。四台。即瑚索布圖克驛。荒店一家。塌穢不能容足。宿於汛卡。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頑石阻輪。車行甚滯。遠當百四十里云。卡後有山泉一道。以木槽引自二十里外之南山。數月一疏濬。數年一修理。鉅工也。水流甚大。可溉地數百畝。惜皆戈壁。無地可種。清冷而甘冽。自哈密龍王廟迪化水磨溝以外。所僅見也。卡前有路通博羅塔拉。馬行一日即達。此處麩料糧食。皆自大河沿運來。本地一無所出。

▲五月八日晴　上午六時。發四台。南北山益接近。其窄處不及里許。漸行漸高。衆山當道。土人呼亂山子。四十里。舊有武營會哨之處。今餘石址一圈。三十里。下斜坡。地勢廣闊。車行極速。二十里。三台。即鄂勒著依圖博木驛。住。是日行八十里。有汛卡。車店二。小店。住戶共九家。道南有關帝廟。頗靈異。聯扁盈廊廡。前臨海子。即賽里木淖爾。又曰西方淨海。隕鐘雕羽。不入於波。水色清碧。莫測其深。陽焊不耗。陰霖不濫。每日潮汐。若應子午。昔有閩越客善泅者。欲探其淵。入水數十武。即返。言下有氣吸呼。人不得前。後有俄人入探。云內不產一物。惟有風洞。未知信否。海子南銳北豐。周約二百餘里。環海皆山。雪峯倒影。景緻幽絕。東南隅有島嶼三。近南者大。上建龍王廟三楹。甚爲壯麗。爲新撫潘效蘇知伊犂府時所築。凍解無舟。未往觀瞻。東北隅有小池二。土人稱爲海耳。海中恆起大風。力能吹岸上行人或羊羣墮水。經其地者。當天色昏霾之時。不宜冒險前進。入夜。廣仁城隊官王子祥率隊來迓。

▲五月九日晴　中日交涉國恥紀念日也。上午五時發三臺。南行一里。升坡循山腰。俯臨海子。勢甚險峻。四里過一關門。倚山臨海。僅通一車。擅一夫當關之形勝。下坡沿海岸行三十五里。松樹頭。有汛卡一。小店一。於此小憩。步升陡坡。二里至巔。俯視海面。煙霧迷茫。渺無涯際。大風橫吹。陰冷逼人。有察哈爾營索領隊新建武廟。高不逾丈。上覆葉鐵。四周多栓馬椿。其傍別有小屋。狀如方盒。牆皆整段松木鑲成。上蓋土塊。爲行人避風休憩之所。下坡陡峻。過迪化大小達坂五里。紅水泉。有土屋。駐保路隊數人。於此登車。沿溪下坡。四里。陡坡。盤入溝峽。有水曰察察布拉克。自東來。流勢瀰湃。半里有烏蘭烏蘇水自西北來會。八里半。一臺。即鄂博勒奇爾驛。有汛卡車店二。小店居戶五六家。有伊犁林木公司查驗處及保路隊。十里。六道橋。有汛卡駐保路隊。二十里。廟灣。關帝廟一。小店二。五里頭台。即塔勒奇阿璊驛。有汛卡及保路隊。十五里。出山口。入平野。自松樹頭至此七十里。皆在山峽中行。寬不數丈。下坡多而平路少。俗名果子溝。爲迪化伊犁間現今惟一通路。密邇俄境。守邊者當如何加意防護也。夾岸峯巒峭聳（一即塔勒奇山）上多藥材松林。陰森彌望。蒼碧果樹雜生。羣花競放。濃碧嫣紅。步步引人入勝。山泉成澗。積流爲河。奔騰洶湧。或類瀑布。曲折彎環。幽境如畫。山水之奇。勝於桂林。巖石之怪。比於雁岩。昔元太祖西征。鑿山通道於溝。刋木架橋四十有八。清乾隆時。保文端公因其遺址。改建四十二橋。其六道橋一處。峭壁懸崖。寬纔一丈。每値春融雪霽。或逢陰雨連綿。橋輒爲水冲折。旅行視爲畏途。光緒丙申。伊犁將軍馬亮傍山鑿石。新闢一路。始化險爲夷。今餘大橋十一。小橋七。伊犁鎭守使署於沿途駐保路隊兵。專事修葺道路橋梁。而傾圮頹廢在在而有。蓋監督之未力也。沿道草場。兩岸林木。皆爲鎭署管轄。綏定所屬。僅頭二臺官店二處。如同插花地面。亦此間之特有者也。出山

口。平野曠闊。五里山口卡子。水草豐秀。青綠相間。二十里。蘆草溝。即廣仁城。爲伊犂九城之一。城多崩塌。內駐巡官。外駐防卡。有綏定牲稅及統稅分局。與國民學校。城廂店鋪民居約二百餘家。住營盤。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有歧路西行二十里至瞻德城。即清水河。亦伊犂九城之一。民居百餘家。有汛卡。

◎五月十日晴　上午七時。發廣仁城。東南行。二十里。上中三工。居民數家。有汛卡。地味之沃。甲於伊犂。過此陟降沙梁無數。塵沙眯目。視昨日行萬花谷中。不啻人間天上矣。三十里。地窩鋪。有汛卡。二十里。綏定。北關知事李璨督帶昔維嶽暨紳商十餘人來迓。入北門。小憩縣署。即偕李知事督查印花。尚多合法。城周四里有奇。亦伊犂九城之一。商務比於綏來。店鋪皆在南大街及南關。南關皆纏商。城內多津商。南關前年燬於火。市廛皆新築。樓房俄式。整齊可觀。街道亦寬廣。午食於縣署。綏定唐絜山都督府地。前清設官。爲伊犂府附郭首縣。民國裁府留縣。東西約百里。南北二百四十里。當清光緒二十一年。河湟之創亂也。其良懦有挈拏來居者。往歲俄復歸我。漢回及塔蘭奇（本地纏回名）諸族。皆與漢民雜居四境。其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四愛曼。及蒙古哈薩克。環居境外。隸伊犂鎮守使管轄者。不與焉。土沃宜稻麥。然僑雜浮食者衆。農所出粟。不足取給。工商多竊斂。無所勸。俄人出其奇衺。蚩眩以射姦利。而耗漏不可詰。歐戰以來。京津貨頗暢銷。然非單純國貨。未足以挽回利權也。縣西九十里。爲霍爾果斯即拱辰城。清伊犂府之分防廳。無轄地。民國三年。楊督軍激於國防。乃劃撥綏定轄地。與索倫營地。設霍爾果斯縣。東界自小西溝心。順渠水。折南。折東。抵妖魔山。沿山脊。折南。順大乾溝。至綏霍大路之頭道河。折西。至二道河。折南直抵伊犂河。沿西界霍爾果斯河。與俄接壤。南界伊犂河。北界索倫營新劃草場。東西八十餘里。南北二百餘里。居

不盈二百戶。商務未興。招民闢萊。實邊固防。蓋今之急務也。下午四時發綏定。出南門。南行。夾道楊榆。綠陰足蔭行人。六里。過烏河。卽沙拉布拉克水源出塔勒奇東山下。流入伊犂河。亂流而渡。十里。惠遠新城北關。道樹整齊參天。過於陝甘。官柳入北門。住天福居。是日行八十六里。傍晚偕烈夫乘馬車訪鎮守使楊飛霞。楊曾留學日本。談吐尙有新知識。旋晤參謀長牛正中。中校參謀林汰非。皆青年軍人。

▲五月十一日晴　住惠遠城。上午。牛正中林汰非與警察處長（卽清理事同知改設）。常國英少校參謀彭澤霖。軍需官陳忠誠。先後來會。正午。楊太虛招飲。三時席散。楊君邀遊鎮署後花園。楊榆合抱。芍藥匝地。丁香花殘枝三五。果花瓣積地盈寸。亭榭荷池。蔬圃葡架。布置有序。樹梢烏鴉。羣噪晚風。雌雄野鴿。拍拍齊飛。景緻淸幽。最宜避暑。歸經鎮署附設學校。入視講舍。頗大。有學生百八九十人。滿生五之二。哈生四之一。漢生五之一。蒙生十餘。纏生無有。以強迫之反響也。校舍右偏有敗瓦頹垣數十間。卽淸伊犂將軍署陸軍督練公所及講武堂所在。辛亥改革燬於將軍志銳被戕之後。其殆無意識之舉動歟。返寓。偕常警長督査印花。商民尙知貼用。城周七里有奇。爲淸光緒八年所移築。稱惠遠新城。（舊城亦在伊犂河北岸。距此尙十五里餘。建自乾隆年間。嗣爲河水所浸。漸就頹圮。）商務昔在東大街北大街及東關。城內多京津商人。城外則纏商羣居。曩在淸時。伊犂將軍駐此。理事同知。與各領隊協領佐領衙門。新舊滿營。隨駐全城。房屋半爲衙署。益以伊犂將軍缺優全國。（次爲四川將軍）不賺不貪。一年百萬。幕遊上客。恆數十百人。文酒風流。盛極一時。有小北京之目。而會芳園天福居兩酒樓。遂相繼而起。規模宏敞。幾勝吾湘曲園大吉祥泰豫諸處。改革而後。機關裁撤。風流雲散。衙署一處。滿目荒涼。（現全城五分之二爲

空屋。）雖二酒樓門面尚存。然不勝今昔之感已。夜間。楊太虛君以余取道珠勒都斯山徑。前往南疆。所經皆哈薩蒙古遊牧。特飭墾牧局備文傳知各該遊牧長官沿途照料。並派科員長明爲通驛。送至焉耆。約十六日在雅瑪圖地方取齊。

▲五月十二日晴　住惠遠城。楊太虛今日納妾。屬僚送戲慶賀。邀余觀禮。成禮於後花園之亭。採文明結婚儀式。其妾鄧姓。蘇產。結束時髦。豐韻尚佳。自迪化西來。於途中作總報告。行則風塵困頓。息則案牘勞神。沐浴久廢。面垢首囚。引鏡自照。幾不相識。取水洗身。精神爲奮。伊犂自兩漢迄晉皆爲烏孫國地。北魏爲悅般國。有樂舞。又爲高車國地。周爲突厥地。隋爲西突厥及石國地。唐爲西突厥及回鶻地。有數部皆隸北庭都護府。又西境爲突厥施烏質勒部。爲西突厥毀赤建國石國地。大歷後。葛邏祿居之。宋爲烏孫。遜於遼。元爲阿爾穆爾王諸海都行營處。明爲衛拉特地。清初準噶爾建庭於此。乾隆中準部平。始於伊犂河北分建九城。以將軍守之。同治初回亂。九城不守。俄人以兵數百襲據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緒初清兵收復天山南北各城。獨伊犂不下。是時督師左文襄駐哈密。欲分兵五路爲進取計。而廷議難之。其後卒以俄幣九百萬元收還。而天山西北邊要之地。遂以界約壓損至數千里。亦可謂得不償失矣。（西域圖志載伊犂東路屬地十有八。西路屬地六十有二。今西路除一霍爾果斯。其六十一皆俄屬。可嘆也）清末駐將軍分防。民國初設鎮邊使。尋改鎮守使。今存之地東西約千五百里。南北二千里。其地表裏山河。物產豐饒。多富商大賈。西陲一大都會也。有九城。曰惠遠。今鎮守使駐之。曰綏定。今綏定縣治。曰寧遠。今伊寧縣治。曰拱辰。今霍爾果斯縣治。曰廣仁。故烏克博爾博羅素克。曰瞻德。故察罕烏蘇。曰塔勒奇。曰惠寧。故巴彥

岱。曰熙春。故哈拉布拉克。自分界以來。中外之勢。若處一堂。其地曠野平原。無關山險要可守。一旦有事。而孤懸遠塞。徵兵輓餉。累月不能即至。而彼之鐵軌勢成包圍。（近俄議築由塔什干經薩滿至斜米鐵道。由薩滿分一支綫至我伊甯路綫早經測定）。朝發夕臨。利鈍遲速。不可以道里相計。名曰收復。不啻空城。就新疆西北大勢論之。烏蘇當東西上下之衝。宜屯重兵。爲伊犂後援。而復於博羅塔拉果子溝登努斯口諸處。重設關隘以固門戶。開通道路以利輸送。於特克斯崆古斯哈什三流域。籌設縣治。移民實邊。庶幾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策邊者宜早爲之計也。今歸鎭守使直轄。人民務耕種者四。曰錫伯營。居伊犂河南。轄地面積三萬六千方里。人口一萬九千二百。其人種相傳爲吳三桂軍隊苗裔。曰索倫營。在霍爾果斯縣境。轄地面積三千六百方里。人口一千八百四十八。曰新滿營。轄地面積二千二百方里。人口二千二百八十六。曰舊滿營。轄地面積一千八百方里。人口一千四百二十八。其地均在托古斯塔流一帶。業遊牧者三。曰額魯特。其地散在特克斯崆古斯哈什三流域。而以哈什河域爲最多。面積共五萬二千六百四十方里。人口二萬五千八百八十九。皆準噶爾部遺裔。曰察哈爾。其地在精河縣西北博羅塔拉。面積二萬二千八百方里。人口一萬六千零二十三。皆自張家口外遷來駐防。曰哈薩克。自清光緒八年收復伊犂之後。逃亡哈薩克。節次自俄來歸。安插生聚。有衆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九。其住牧地方。即在四愛曼營地之中。別無專管牧地。

▲五月十三日晴　住惠遠城。上午偕烈夫夢蘭烈時。策馬出南門。微偏西行。二十里。伊犂河沿。又名月牙湖。清嘉慶間。俄人曾於此地設貿易廳。與我通商。今有義渡以濟行人。花草雜放。彌望無涯。水鳥鳧江。野兎穿林。哈薩氈房。

縱橫棊布。牛羊馬羣。牧放其間。復有漁夫數輩。結廬江滸。舉網而漁。一網恒數百斤。牧謠漁歌。互相唱和。立馬觀聽。大有瀟灑出塵之想。旋買鯉魚數尾。就烹哈薩氈房。以下攜來之酒。高談闊論。極其快活。覺昔人恨不十年棄官日飲滄州酒。洵非虛語。午後一時。策馬而歸。折經天壇。樹陰夾道。進東門。至鎮署。就楊太虛夜飲。席間有楊某者。鎮署牲稅經理。旬日前以三千金。置一妾。于歸宴會。費亦不貲。一末秩而豪侈若此。得勿於征收中迭有弊混乎。此間軍隊。有前清訓練之歷史。諸下級官亦粗解軍學。形式頗有可觀。而兵士挑自四愛曼。與蒙古哈薩諸族。帶有徵兵性質。逃亡缺額之事。亦較他處爲少。迪化伊犂間之電桿。已十二年未修。（章程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一遇朽倒。恆截原桿重豎。因陋就簡。以迄今日。自綏定迤北。與俄綫（俄屬薩瑞有電杆通我伊甯）並道而南。彼則下夾石礎。高插霄漢。我則高不逾丈。腐敗傾斜。相形之下。欲哭無聲。且又嘗梗不通。幾同虛設。俄領事每笑比爲駱駝電綫。可恥亦可憤也。伊犂官有森林。向由人民自由砍伐。任意偷售。年由公家抽取山稅落地稅。山稅在民國三年以前。歸前鎮邊使徵收。落地稅歸伊甯縣徵收。收入總額。不過伊票二千餘兩。除外經徵人員開支。所入無幾。而俄民每年偷伐。爲數甚多。無法禁止。自楊太虛創設林木公司。每年稅收。皆歸鎮守使署經徵。歲約伊票一萬兩。又與俄領交涉。禁止俄民越境運伐。四年分公司營業。尚屬平穩。五年以後。受歐戰影響。中俄商民。鮮人新構房屋。俄國木料。又復私運來伊。公司營業日趨減少。銷售價額。聊敷開支。遂議停止包伐木料。今所售者。皆係四五兩年已經砍伐積存木場之木。一俟售盡。公司卽暫停止營業。而國家木稅收入。六年分恐難如數經徵也。

▲五月十四日晴　上午。偕烈夫夢蘭烈時。乘馬車出東門。店鋪門首。均懸國旗。又以水瓶高插柳枝。柳枝搖曳。國

旗飄蕩。然有可觀。詢之夢蘭。則謂此間苦旱已久。今日官紳舉行祈雨舊典云。至博果園。園廣數畝。爲清協領博某所建。渠水中貫。上起亭榭。可以坐聽流水之音。再南正屋三楹。額曰四宜。讌會處也。古木時花。清蔬佳果。雜植滿園。葡萄尤多。若在盛夏。日攜二三良友。遊息其間。亦足樂已。（北關亦有果子園二三。惟皆不及此園之壯麗。）出園。驅車至大校場。兵房爲清長庚三次任伊犂將軍時所築。周可十餘里。房舍之多。足住混成一旅。操場之廣。可行全師教練。規模宏大。爲出京以來所僅見。惜自改革而後。兵額裁減。偌大營房。空無人居。半就傾圮。再逾數年。恐只有遺址可訪耳。正午。夢蘭烈時就余行館設宴餞行。下午三時。飲畢。至鎮署辭行。四時。發惠遠城。出東門。向東行。商廛櫛比。道樹稠密。中有回民新建禮拜寺。甚爲壯麗。尚未落成。一里。東關。市口。十二里。標營卡子。有汛兵。十五里。板橋。舊有防卡。今無居人。十五里。春梁子。有汛卡一。小店民居共八九家。清同治三年。回匪之亂。伊犂軍隊兩次赴援惠甯。皆爲賊遏敗於此。過此。即伊甯縣境。道右十里外。有七里溝。回亂以前。村落稠密。今餘頹垣一片。望之神傷。二十里。五端營。五里。巴彥岱。俗呼八音台。廛舍二十餘家。市西里許。即惠甯廢城。甚廣大。皆頹垣。十里。城盤子。即熙春城。城內居民二三十家。與惠甯均伊犂九城之一。七里。高橋子。有製革公司。每年營業達七八十萬金。二里。沙河子。有卡房。稽查俄商往來貨物。國威不揚。有名而無實也。一里。伊甯北關。夾道翳林。俄商羣聚。俄領事署。即駐此間。俄人呼是街曰諾威噶爾特。譯言新城。直視爲彼領土。華人尚夢夢也。進北門。住縣署。知事趙國樑。京兆人。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所經。多昔年皇渠灌溉之地。（皇渠長百七十除里。東南起哈什河。西北接濟爾噶郎水。爲清嘉慶二十一年。將軍松筠奏鑿。故云。）回亂而後。全經荒蕪。前年伊甯俄國道勝分行。要求集貨百萬盧布。重爲疏濬。且延長至

霍爾果斯境內所溉之田。二十年內。由彼征收水租。期滿以無條件歸還。當局恐多轇轕。拒未之允。上年楊太虛許幹臣二君。會商本地紳商。集股二十萬兩。組織水利公司。從事疏鑿。尋以俄屬逃哈交涉突起。議遂中止。現未繼續進行。聞之楊太虛云。渠成能安七千餘戶。是可於伊甯綏定間別設一縣治也。由迪化至伊甯計程一千六百九十四里。

▲五月十五日晴　住伊甯。上午。訪道尹許國楨幹臣。就詢伊犂財政。與國防諸事。繼至商會。集商民勸導推行印花。有纏商名裕三巴依者。當場指說縣署素無此項公布。語氣蠻橫。其刁悍為纏族所稀有。詢之趙知事。則謂裕三上年爭包牲稅。與彼意見甚深。今日特與彼故意搗亂云。下午。許道尹來報謁。略為酬應。即偕趙知事至東關北關一帶。督查印花。多數尚知貼用。惟有裕三發單數紙。未經粘貼。當交趙知事依法罰金。便道登東梁高處。訪金頂寺遺址。僅餘土阜。他無所見。又值大風。飛砂眯目。縣屬八十四圩。皆在虛無縹渺之間。下坡繞至南關。居民數百家。可比烏蘇精河全縣人口。折入北門歸寓。此地上年歉收。今年又久不雨。糧價奇昂。且無糴處。（常年小麥每斛伊帖四五兩。現則十六七兩。猶無人賣）貧民恆不得食。日由縣署平價散售官麪三千斤。糖餅六千枚。以拯饑莩。俄領事暨俄商民。亦正醵金數萬。辦理平糶。地方官紳。更徇迷信。籌備祈雨。人心頗現驚慌之象。伊甯舊固勒札城。亦稱甯遠城。為伊犂九城之一。清末於此設甯遠縣。與伊塔道同治。隸伊犂府。民國改今名。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三十餘里。領圩子八十四。當天氣清明之日。登城東東梁高處。可歷歷數也。地當邊徼。內纏回而外蒙哈。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近歲俄屬纏民來占籍。多至千餘戶。而業工商者各三百餘家。山出馬牛羊狐猥鹿羘。俄商歲取皮毛以

為髦毵染毼鞮韜之屬。衒鬻於市。以與我角逐。彼常贏而我常絀。纏民性塞懦。服未穆薰習宗教。往往通斯拉夫族語言。哈回之狡者。倚俄爲奸藪。殺人攘貨。恣無忌畏。一旦與訟。外人包庇。常不得直。故居其地者。時有其人其鹿之憂焉。

▲五月十六日晴　住伊甯。趙知事設午筵。襲用西式。以彼卒業北京俄文學校。時與西人接洽。頗習西俗故也。同席爲許道尹。暨纏回各商領袖。清同光間。俄人乘我內亂。據我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嗣經收回。又訂伊甯爲自由商埠。以故市面商權。皆握俄人之手。又有彼郵局電局及道勝分行。以助競爭。其勢愈雄。華商惟纏商稱最。而裕三尤首出。有資二百餘萬。雅和普次之。亦六七十萬。雅和普尙急公好義。（民國初元。以私人維持伊犁紙幣。鎮邊使廣福曾爲保獎四等嘉禾章）裕三則一毛不拔者也。商場用器。度曰當子。（値我二尺）衡曰哈塔克。（當我十一兩）皆俄器也。賬簿、算盤、銀錢、貨單、皆俄式也。發售俄國商品。沿用俄商習慣。求之形式。無一有類華商。洵可悲已。自歐戰以來。俄國工商業停歇。無貨輸入。纏商巴依。影響最大。（纏語商人曰稍塔干。大商曰巴依）津貨頗形暢銷。惟是蒙古草地。既苦蒙匪。陝甘大路。又困厘金。成本過重。百物皆昂。歐戰一停。俄貨重來。無稅賤售。終恐難與彼爭上游耳。又此地處亞洲大陸之脊。當東西交通孔道。若由俄屬中亞鐵道展築。達我漢口。聯絡京漢川漢粵漢三綫與長江水運。較北由西伯利亞鐵道。南由紅海南洋水程。皆短一萬餘里。東西往來。勢將羣出此途。伊甯適當其衝。商務發達。將與香港上海諸埠並駕齊驅。俄人知之最稔。故於民國三年夏間。調集中亞三省軍隊。會操薩瑞。休息霍爾果斯河上。聲言與我將有重要交涉談判。意在取我伊犁全部。歸彼版圖。幸歐戰旋作。兵隨撤回。得倖存以至

今日。袁氏夢夢不知乘歐戰期間力圖自強。轉謀子孫帝王私利。死有餘辜矣。新疆中俄民籍混雜已臻極點。要以伊犂爲尤甚。伊犂自清同治回亂不守。俄人藉詞代收官房市肆。均爲所佔。散漫而居。至交還時。因有俄民田地照舊管業之約。於是城廂內外園莊地址。鄉村牧地。（種地俄民有留戶頂戶兩種。俄民留種華地曰留戶。俄民頂種華民之地曰頂戶。共計一千餘戶）均與我漢回纏民錯雜而居。往往欺壓平民。爭佔水利。抗納糧稅。攤抵債務。煽誘投俄。違約滋事。種種弊竇。迭出叢生。而地方官每以事成交涉。多所遷就。故凡刁狡之民。騎牆兩籍。肆其奸僞。趨避自由。屬中屬俄。莫能究詰。而蚩蚩邊氓。遂生外嚮之心。相沿成習。愈廣愈多。外人相率而操縱。以致南北各城。俄人駐足之處。均有此種情形。英人於我南疆一帶。亦多從而效尤。特未如俄於伊犂之甚。然查新省俄人通商各處。照約本有給與少許曠地。以便牧放牲畜。但當時並未指定地段。即原約亦僅限於喀伊塔三處。乃俄民任意越界遊牧。漫無限制。在昔新省中俄國界未定以前。常有俄民越界遊牧。故劃界之時。俄即藉詞謂凡俄民遊牧之地。盡在俄界以內。幾費磋商。而猶未能挽回。璧地不少。厥後俄民越界遊牧。每於深山僻壤。別開馳境。漸入腹地。來去自由。而我邊地守界伯克。多與此輩串通。私收規費。明知故縱。常因此釀成別故。雖屢經查明驅逐。仍復絡繹而來。此不僅於我人民遊牧生計。大有妨礙。特恐日後釀成爭界交涉。流弊滋多。覆轍前車。可爲殷鑒。即以國防關係而論。亦應早爲慮及。甚望守斯土者。於疆理之責。加之意焉可也。

▲五月十七日晴　上午九時。發伊甯出東門。天微雨。衆喜形於色。趙知事即促余返。余仍前進。不數里。一輪紅日又當頭矣。十五里。濟爾噶郎。有稅卡一。水磨三。農民數家。過水。循伊犂河灘上坡。三十里。兒密圩子。農民四十餘家。

某鄉約備茶尖於其家。氈毺鋪地襪而登席。猶有太古遺風。三十二里。偉滿巴依圖海道旁有小店一家。農民二家。附近農民六十餘家。鄉約於店烹羊備午尖。二十六里。下阿克密唐。農民約六十戶。趙知事在此獵一野鴨。三十二里。沙哈圩子。農民一百三四十家。上阿克密唐。附近農民二十餘戶。道右小店一家。鄉約在此備茶尖。下馬小憩。十二里。雅馬圖。蒙語二水合流處也。（特克斯河會崆古斯河西北流。於此會哈什河水。稱伊犂河。）住於河北某纏民家。是日騎行一百四十里。晚烹日中獵鴨下酒。其味甚佳。附近居民二十餘家。有伊犂林木公司查驗處。河南亦二十家左右。並有小店可供尖憩。

▲五月十八日晴　晨間。伊犂鎮署通事長明偕哈薩千百戶長四人。牽烏拉馬渡河來迓。九時飯畢。騎行。三里。伊犂河渡口。距哈什河與特克斯河合流之處。才數十武。水勢甚大。比於吾湘沅湘二流。而湍急過之。有官設義渡二艘。蒙民纏民各操其一。以濟行人。伊犂河有三源。一爲特克斯河。一爲崆古斯河。一爲哈什河。特克斯河源出汗騰格里山北麓。自蘇木拜卡倫入伊甯境。東流。經諾海托蓋山北。格登山南。又東逕霍洛海台南。又東北逕木尼克得山南。又北流至額林哈畢爾噶山南。崆古斯河自東南來會。崆古斯河源出鄂敦庫爾嶺西北流。經丹布哈什山北。昌曼河自東南來入之。又西北流逕額林哈畢爾噶山南。特克斯河一源自西南來匯合。西北流至雅瑪圖山北會於哈什河。哈什河源出哈喇古顏山西流。經十二圍場之南。傍北山。又西流。經齊齊爾罕托羅海。又西經哈什回城南。又西至雅瑪圖山北、崆古斯河合特克斯河兩源來匯。合而西流。是爲伊犂河。又西北流。經察布察爾山北分枝南流。釃爲錫伯渠。又西過伊甯城南。又西經熙春惠甯城南。又西經惠遠城南烏拉果克水自北來入之。又西經塔

勒奇城南。匯磨河之水。又西流。莫霍圖河。自北來入之。又西。經拱宸城南。霍爾果斯河南流來匯。又西流入俄境。又西北匯策集河。齊齊罕河。薩瑪爾河。奎屯河。圖爾根河。喀喇河。察林河。格根河。庫隴癸河車里克河。古爾班奇布達爾水。古爾班阿里瑪圖水。哈什柯楞水。庫魯圖水。哈什塔克水諸水。流長七百餘里。（指在俄境言）而注於巴勒喀什淖爾。過河。憩於某纏民店。半時。行李裝畢。別趙知事。向東行。循山麓。五里。下坡行小徑。以距托古斯塔留過遠。今日不能達。哈薩克於前面河干備宿站故也。十五里。宿幕。臨特克斯河。是日行二十五里。當地哈薩克千戶長曰體里米斯。領百戶長八。有牲四萬餘頭。宿幕卽蒙古包。內鋪和闐絨毯。陳木製方榻。被褥皆入以雁羽。濕輭勝鴨絨。幭以繡屏。俗呼坑圍。爲女子嫁奩品。陳設華麗。視東來旅店穢劣不堪。直天壤矣。晚以羊羔當飯。無烹調。無箸。余頗不慣。而哈俗以非上客不宰羊。食之津津有味。其以刀封肉之妙。恐古庖丁解牛。亦不過如是耳。

▲五月十九日晴　上午六時起程。東南行牧場。五里。合大路。折正東行。五十二里。破房子。哈薩冬時住處也。附近氈帳數頂。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尖後仍東行。微偏南。過一大沙梁。一大鹻灘。五十三里。托古斯塔留。住副千戶長概拉克拜所備宿幕。是日行一百有十里。道右里許。有新滿營營盤。又曰小營盤。周約三里。四門宛然。城內民居二百餘家。皆滿人種地者。城外東關。小賣商漢回纏民共二十餘家。常受滿人虐待。建築必須立約借地。務農絕對拒絕。夏令且有禁吸飲水之無意識舉動。其東十二里。曰大營盤。亦新滿營轄地。城周祇小營盤四之一。（大小營盤皆清長庚爲伊犂將軍時所築。）以駐佐領。故稱大營盤。城內居民百餘家。附城三十餘戶。皆種地滿民。新滿營地方廣闊。六年輪種一次。地味亦沃。上地每種一石。能收六七十石。相禁轉租漢纏耕種。任其荒蕪。殊堪痛恨。大營盤

東南十六里曰老滿營。俗呼皇工。種地滿民四十餘家。纏民租耕一百六十七戶。分四圩子。曰莫因苦扎勒。曰烏圖布拉克。曰爾勒格特。曰阿依塔姆。而莫因苦扎勒莊最大。戶口幾居全額之半。托古斯塔留一帶回亂以前有農民一千九百餘戶。方今未及三之一。荒地之多。概可想見。宜就小營盤地方建設縣治。正名曰滿營縣。招民墾闢。以實邊隅。不可拘牽優待滿蒙條件。長聽荒棄。使他人進而經營之也。此地有間道。南踰雅魯博克沁達坂。至特克斯川。道路平坦。可行車。

▲五月二十日晴　上午八時。發托古斯塔留。東偏南行。十三里。大營盤。駐屯長。卽清佐領所改。有兵八人。專司渠工修理。屯長者。制猶民戶。各村農官由人民推舉。而縣知事任命之。餼食則派諸農戶。戶歲輸麥二百斤。或銀數兩。其職司察田畝高下遠近。以時啟閉渠水。更番引輸。農戶皆如期約。村莊遼闊之處。更置水利一人。爲之副管。其有過流壅利相訟爭者。皆赴農官。平其曲直。蓋古時田畯之遺也。（小營盤與老滿營另有屯長）小憩於滿人吳某家。其人曾任佐領。善漢話。談新老滿營現狀甚詳。十八里。老滿營營盤在南山麓。距大道約二里。餘二十三里。莫因苦札勒。譯言莫因背。苦札勒馬鞍也。以東有達坂形如馬鞍。故名。農民七十餘家。鄉約羅札阿渾備茶。尖。下馬小憩。十里。克緦布拉克。譯言克緦紅。布拉克泉也。泉在莫因苦札勒達坂西麓。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尖後升達坂。頗陡峻。一里稍平。緣山腰行。升降坡坨無數。三十里。下坡極陡峻。五里。坡盡。住於特克斯河西岸。卽莫因苦札勒達坂東麓。是日行一百里。對岸有大濟爾噶郎水。自東來會。又有土屋十數家。皆哈薩窮民之種地者。地方官乘機獎而誘之。不難進哈薩克爲居國之民。而藉闢曠土也。此間特克斯河上流數里。爲哈拉齊格與莫因苦札勒兩山所束。下

流數里。爲甲拉斯與莫因苦札勒兩山所束。水口灣環。皆極緊密。遙望之。不知河流由何方來。向何方去。

▲五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七時。發莫因苦札勒東麓。八里。過特克斯橋。皆整段松木架成。高險可觀。兩端以灘石砌級。最礙步履。西岸有土屋一家。住二漢人。司保橋之事。東岸鑿石如門。只容一人行走。貨車經此。須將貨物卸下。以空車浮水而過。八里。哈薩厤札。升坡。坡不甚高。六里。下坡。樹窩子樹木稠密。鳥巢千數。鳴聲噪耳。花香撲鼻。人行其中。彷彿公園。山腰舊有路。今崩塌不可行。十里。千戶長大魯隈來迓於途。備茶尖。十里。濟爾噶郎水南岸。住。是日行五十里。大魯隈領百戶長四。有牲三萬餘頭。附近商店二十餘家。漢纏商民合只數家。餘皆俄屬老蓋依人。並有種地者。內地任外人自由居住貿易耕種。亦吾國所特有也。可爲浩嘆。務農者纏民二十餘家。漢回十八九家。哈薩克亦百家。左右漢回皆自河湟亡命而來。兇悍成性。恆以武力奪佔哈薩克牲口與其熟地。哈薩克人見血卽懼。莫敢與爭。官廳窵遠。(鎭署總稽查常駐特克斯川。馬行須四五日。)控訴需時。有時案情重大。悍回一見控官。知難逃法。且乘而襲殺其家。遁而之他。哈民以是愈不敢控。今宜設縣托古斯塔留地方。劃大小濟爾噶郎。歸其轄治。就近生聚斯民。似爲得計。小濟爾噶郎距此只三四十里。其地土壤肥沃。種地之家猶多。宿帳後臨穆柯溝。源出雪山北麓。西北流三十餘里。至此入濟爾噶郎河。午食後。策馬往尋其源。至十餘里松樹林。以時將暮而返。夾岸樹木合抱。蔚然。水流有聲。幽然成韻。氈房無數。散處其間。哈薩少女。(哈語曰克矢若漢人之稱閨女)歡笑偎郎。(哈薩歌唱之名。)姿首佳麗。比於江浙。按轡沿觀。至足樂也。清乾隆時建設伊犁駐防。分徙達什達瓦之衆於伊犁。是爲額魯特上三旗。遊牧伊犁南境。今特克斯川流域。其自哈薩克布魯特中投回伊犁者。是爲額魯特下五旗。又土爾

扈特投誠時。自額濟勒攜來準噶爾額魯特。及喇嘛之沙畢那爾額魯特。亦附入下五旗。遊牧伊犂東境。今哈什河流域。當時牧地東接舊土爾扈特西部。西接布魯特。南踰天山接珠勒都斯。歸伊犂將軍管轄。

▲五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六時。發濟爾噶郎。循河南岸。正東行。三十三里。過濟爾噶郎橋。架木爲之。傍無欄杆。寬不三丈。水流湍湃。聲激若雷。灘石磋硪。狀極可怖。岸皆懸崖。北面猶陡。偶有疏失。即足喪身。過橋折北行。微偏西十里。升陡坡。此處有路通濟爾噶郎。較過橋近十餘里。近以冰消水漲。未敢冒險鳧渡。五里。阿克布拉克。譯言濁泉也。千戶長沙脫巴勒提。（領百戶長十一。有牲二萬餘頭）於此備宿站。以時太早。尖畢復行。初折東入山。山谷幽邃。比於函谷。漸行漸高。五里。烏魯布拉克嶺巔。下陡坡更斜。下極陡之坡。右臨澗底。何止千仞。鳥道一綫。寬不盈尺。設一墮崖。人馬立碎。一里。危坡盡。地稍平。有泉匯成滂池。蘆葦叢挺。青翠可觀。循左山麓行。下長坂。右臨深澗。其岸壁立數丈。如地新陷入者。兩山哈薩所築冬窩土屋。無慮數十。十二里。地勢漸闊。一望新葦。彷彿仲夏江南之稻畦。三十二里。山口。道左半里。有哈薩坟地二圈。折東南。循右山麓行。左望皆崆古斯河流域。三十五里。塔兒特茶尖於副千戶長魯克特伯克之家。建築陳設。一倣纏俗。此地哈薩多進化。有上等住房八家。水磨五盤。纏商六家。附近種地者亦百餘家。尖後折正東行。三十三里。恰克魄。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千戶長曰馬克蘇脫。（面龐酷肖陸幹卿。而肥過之）領百戶長十四。有牲三萬三四千頭。宿帳臨恰克魄水。圖志作昌曼河。西北流十餘里入崆古斯河。崆古斯流域。俗稱崆古斯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里至二三百里。平原廣衍。山環水束。地味膏腴。草場豐美。爲伊犂東南最要地方。即唐西突厥南庭所在。舊爲準噶爾額魯特霍爾博斯鄂拓克遊牧之所。現爲哈薩克分撥牧地。土曠

人稀。急宜設置縣治於塔爾特。正名曰崆古斯縣。就現有種地哈民（全川約五百家）。獎誘擴充。更招南疆纏民墾闢其地。按耕四牧六。切實進行。數年而後。當斐然成大縣也。

▲五月二十三日晴　上午八時。發恰克魄。過恰克魄水。深及馬腹。正東行。涉渠水六七。一望平原。三十五里。伯失脫保。譯言伯失五。脫保土阜。以其地有土阜五也。茶尖於某台吉家。（即馬克蘇脫之父。已故。僅母存）二十五里。阿失兒布拉克。譯言鹹泉也。某百戶長於此備午尖。三十五里阿兒曼布拉克。譯言果子泉也。住。是日行九十五里。千戶長阿兒斯巴依。領百戶長十。有牲四萬頭。左右阿兒曼布拉克在恰克馬山中。三源並下。分流北入崆古斯河。南山一帶。松林蔓野。大皆合抱。高逾十丈。近百年來。始稍斫伐。交通不便。未及萬一。其根枯腐。恆多自焚。日中遙見山間延燒。廣闊。火光燭天。初猶以爲人爲之也。入夜出帳立觀。彷若夜坐長沙天心閣上。看全城燈火萬家。或謂其地爲火山。又曰馬糞經年。一見日光。即能生火。未知信否。哈薩克頭目人俸薪。皆自其所轄之民攤派。千戶長歲羊二百頭。副千戶長八十頭。百戶長四十頭。副百戶長十八頭。五十戶長十頭。又哈民窮無牲畜者。亦知種地。耕犂之法。效倣纏民。其犂一具。駕以二牲。田無疇列。但橫斜欹曲。掀土而播其種。迎風飏灑。如繁星。旱田一犂之後。任其自長。水田犂行一周。布籽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弗刈弗薅。及其蘊蔡。並廢灌溉。待日曝龜坼。草盡枯萎。乃引水溉苗。苗輒復活。亦間有俱槁死者。聞諸道路。南疆纏俗醇樸。一村一莊。必有催耕之夫。朝旭乍升。其人則登陟高阜。引吭長呼。警告同井。旋趨東作。農功視天山北路較勤。及其秋成。既刈委積疇隴。高梁若墉。未嘗置守瞭望。亦無盜掠之虞。場圃之內。置碌碡以治穀。置碾以治麥。家有其具。特麤不中程式。纏民性愚惰。苟給粗糲。即

輟業而嬉。不爲儲蓄謀。必飢而始耕。寒而始織。薄治田產。求足租稅。免催呼而止。此其弊也。

▲五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九時。發阿兒曼布拉克。正東行。二十二里。嘔里克阿拉克。譯言嘔里克杏子。阿拉克平路也。千戶長之兄毛刺某備茶尖於此。毛刺者。哈薩士人之通稱也。十二里。渡崆古斯河。幅廣半里。水流湍急。馬腹爲沒。渡時甚覺危險。聞盛夏水漲。馬渡更難。源流具十八日記中。十里。喀拉額蘇。譯言喀拉額松樹。蘇水也。千戶長阿斯的米斯。於此備午尖。三十二里。阿拉土依布。言平地有土阜也。又曰恰可依特。言平地有草也。住。是日行七十六里。其北數里巴顏珠魯克地方。有土屋數椽。爲此地哈薩克人公共禮拜寺。其南崆古斯河灘。樹木葱鬱。遊息其中。暑氣全消。

▲五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八時。發阿拉土依布。正東行。十二里。折而南。渡崆古斯河。灘廣一里。水流甚急。深浸馬腹。三里。塔雅蘇山麓。小憩。登山。山頗陡峻。盤旋而上。六里。山坡平處。立馬望崆古斯河。只見岸樹葱綠。蜿蜒一綫。而水流轉在虛無縹渺之間矣。過此。斜循左山腰升坡。二里。坡盡。下小坡。一里。松樹窩子。條達合抱。何曾萬章。因風吹折。或根枯自焚。入眼皆是。長春眞人有句云。橫截天山心腹。樹干雲蔽日競呼號。移詠此間松林。尤爲切當。惟惜交通梗阻。不能斫運他處。供建築之需。而聽其朽腐於此深山之中耳。旋又上坡。一里。嶺巔小憩。下長坡。十里。抵平地二里。崑國。譯言日照也。道左坡上。有纏民一。張幕屯麵粉。發售蒙民。過恰克魄水。卽昌曼河源出焉者。北境。西北流。經昌曼卡倫南。又西北流。經達哈特嶺。（哈語呼達額。蒙語曰達格爾。）北。那拉圖達額水自南來會。其合流處。立馬可指而望之。彌望綠草如茵。馬蹄無聲。茫茫平原。廣達數十百里。草場之豐美。爲經行以來所僅見。天候已夏。尙

無牧羣。足見曠土之多。二十二里。達格爾山麓。臨達額水。支帳而住。是日行六十里。踰嶺卽舊土爾扈特蒙古南部落牧地。哈薩牧地盡於此矣。哈薩克者。漢康居種人也。散處阿爾泰山塔城伊犂諸地。無城郭。鮮廬室。逐水草游牧。四時結穹廬。其地藉以諸色絨毯毛氈。臥則鐵床木榻。各異其式。（鐵床購自俄國。木榻皆自製用）茵褥重疊。厚至數尺。多褚以駝氄。枕則方圓各一。著以天鵝之㲰。眠時覆以薄被。入門竈三尺。設火爐。傍置鋼罐鐵鍋。（皆俄貨）烹茶煮食。燃料少用柴薪。多以牲糞。羊糞爲上。駝糞次之。馬糞爲下。以其一燃卽燼也。其俗喜食薰燔諸肉。而馬臘腸爲款客上品。馬臘腸者。殺馬駒三四歲者。切細臠。以五味和之。實諸馬腸。長三尺餘。以筋束其兩端。烤而乾之者也。其男女所服之衣。貴賤不分。名曰袷褌。圓襟窄褏。不結紐。長施於膝。男敞前衿。以左衽掩腋。以皮帶嵌金銀珊瑚珍寶。左懸皮囊。右佩小刀。婦衣較長。當胸多以金絲編緒。綴以環紐。衣之前後。繫繫小囊。盛零纖什物。便於取用。男女衣皆以黑色爲上。白次之。雖盛夏恆褌襦複。以蔽日光。春冬則外襲皮裘。厥名曰惆。富者以貂獺猞猁諸皮。貧者羊裘。澤身襯白布及五彩褌襦。有袖而無衿。女之褟衣。下圍如繞領。其長曳地。男子著皮帔高帽。內襯幧頭。女子皮帽。方頂闊簷。嫁後則以花巾斜絫頭上。逾一二載。其姑爲換戴白布面衣。名曰崔落什。其製以白布一方。斜綴如袋。蒙首至於額。而露其目。上覆白布圈。後帔襜襜然下垂肩背。（長二尺餘）見者知爲婦裝也。皮靴謂之玉底克。皮襪謂之黑斯。皮鞋謂之克必斯。皆以牛革爲之。婦女較窄小。踵底之木高二三寸。連鞔鐵釘。踏地錚然作響。斯爲美耳。其入室也。脫之門外。室中人數。視履而知。婦女出門必騎。以花巾爲幪。此古禮之僅存者。富女髮辮。金寶繽紛。而不施脂粉。喜著臂釧。（左右各具一式。不必成雙）女子耳貫珠環。婦人有面衣。去之不復着。多以寶石珍珠嵌

爲約指。（有一指四五枚者。）其頭目人以銀製約指。鐫回文名字其上。書立約券。多以加蓋爲證。若日本普通人之用圖章者。然其俗向無冠禮。嬰孩四五歲。父母擇日徧告戚友。延毛剌誦經行割禮。（即割勢皮一周。）諸戚友相率饋物致賀。富家大族。則殺羊馬饗賓客。爲賽鬥跤之戲。婚姻喪葬。僉以此爲盛舉。過此無恙。始得論婚學騎馬。教之控縱坐臥諸法。（五六歲時。騎之馬上。以小袋插股於鞍韉兩傍。上下以帶㩦之。執韁者導之騎法。至十幾歲銜勒緩急。無不嫺熟。）故其部人以善騎著名。縱馬疾馳。率能起立馬背。作盤旋舞。聳身拾物於地。其仡捷如此。俄國可薩克騎兵稱強。即自此項天然馬隊訓練而成者也。少年即不薙鬚。惟常剪唇髭。便湯飲。十日一薙髮。三日一削爪。同於西俗。兒童小帽謂之克擺什。以五色絨絲組織之。上繫馴狐之毛。名曰玉庫爾。避邪祟也。年十三四。則以金絲緞及雜色綢布。製爲小幘。四時均加皮帔高帽。謂之突馬克。其式六方。頂高三四寸。後帔長尺許。皆皮裏也。戴時露口眼於外。冬日以禦霜雪。夏亦帽。無露頂者。大小頭目進謁官長。皆戴祝帽。胸懸政府給予徽章。（如嘉禾章名譽褒章等）以示尊異。其婚嫁之禮。惟同乳不相妃。妃者不問門戶年歲。視聘貲多寡。富人往往致馬千蹶牛千足。駝百峯。銀二三千兩。媒妁入女家。議定財聘。偕其父若母或其昆弟。爲踏水之禮。踏水者至河干躍水而過。示無悔心。有因此跌折肢體而不恤者。過此則女家時時往索銀畜。交償逾半。其壻得朝夕入女家同寢餐。爲夫婦。（交納財禮之數。如已逾半。其壻則入女家。拜見外舅外姑。留食留宿。夜間由嫂氏送女於壻臥處。家人僞爲不知者。一宿之後。其壻隨時往來。儼成夫婦。不復顧忌矣。財禮交未過半。而性慾急者。以羊十五頭購衣料。馱以馬。又銀五十兩。二歲馬駒一匹。攜往女家。至其近處。誰見之。即將馬駒饋誰。受者即爲治餐。呼女來同食。唱歌爲樂。入夜偕往女

家。以銀與外姑。以馬與外舅。以衣料與女。亦可如前式同寢）。雖交不盈數。則終身不得迎娶。（女如有身。設法墮之。）親迎之日。媒攜新婿納采帛。次第進見女父母伯叔兄弟。握手鞠躬爲禮。（婿家男婦聯騎而行。猶漢俗之伴郎。肉食而後返。）其見外姑。則別以良馬奉之。酬乳哺之恩也。女子將出門。辭父母。握手接吻。以至親之人。抱持上馬。紅巾幬面首。並騎以行。至門。扶入氈房。毛剌高捧潔水一盂。口喃喃誦經。飲新郎新婦。猶漢俗之飲交杯。並普飲同座者。夜則諸男婦雜沓調笑。吹彈唱歌。跳舞爲歡樂。猶漢俗之鬧新房。盡興乃各散去。次日。嫂氏爲改婦裝。梳合十數小辮爲兩大辮。稍結紅繩。長垂齊足跗。一彩巾帕首。拖背後。服黑色袷袢。繫紅裙。嫂氏扶見姑。新婦握生牛油擲爐中。光焰滿室。以爲吉祥。鞠躬就座。姑置木盤堆積肉食。嫂氏操刀代劑奉姑。復徧敬座客。環匝而食之。敬聽姑訓辭。俾躬親灑掃諸事。（姑率新婦周歷家中。先使灑掃火爐。爲婦職之始。）此後入姑室。揭氈簾問安。入門倚左立問安。至火爐側問安。出門則以紅巾幕面而去。其俗以翁媳不相見爲禮。遇則背立帕掩其面。貧者亦三二年後。始得相見。男子娶婦不許過四人。嫡妻執家政。諸妾同操作。以生子爲倚。不嚴嫡庶之分。夫妻反目願離異者。則延頭目戚鄗論是非曲直。其夫指應出條事。賠嫁貲遣之去。其妻請離異者。則一切什物。概不得持取。衆反覆論之不聽。乃立離書。摹手足。頭目用戳印爲據。謂之士耳。兒若女均歸其夫。婦不復問也。夫死。婦不得嫁異族。其夫之兄弟娶之。不願再醮者。亦弗之强也。其俗親死不居喪。不奠祭。惟舉哀而已。死則速葬。不逾宿。人病。延毛剌誦依滿經耳側。（經言死後復生善地之意。）既殁。取淨水洗尸。以阿和乃哆（即細白布。）密繳而堅擦之。奠板上。憮以常服之衣。毛剌率其家人往拱拜。（猶漢人之義園。）竁地爲長方穴。舁尸入其中。頭北而足南。面西向。西向者。朝汗之

意也。（亦有傍開一穴安放尸身。墓門閉以木板者。）擴門壘土爲墓。會葬者誦經而後返。其墓或圓如蒙古包。或長如棺形。或作方塔高三四級。無定式。而方塔形特多。其禮未葬。衆不得飲食。既葬始大嚼。毛刺且攫死者衣服以去。葬後四十日以內。皆誦經。毛刺多者至二三十人。少亦三四人。竣事各酬五歲馬一匹。亦有報以銀者。富者初周之年。設宴會親友。殺馬駝以敬。至者賻貨財。賻牛馬羊駱駝。量力大小。自擊氈幕。聯結墓左右。爲騎馬鬭捷之戲。是日也。童子不盈十五者。跨馬至會所報名。以次編列。萃集數十里外。整鞍按轡而立。聞角聲起。驟騎飛馳。疾如鶩矢。先至者居第一。以次至四十騎而止。第一酬銀畜值千金。其下獎各有差。遠近慕羡以爲矜寵。其俗夫死。婦皆毀容。戚友弔唁者。對之痛哭。以抓面流血爲戚。否則鄙笑之以爲無情。婦之於夫。子女之於父母。喪服無定制。類持服四十日。不出門。不宴樂。無墓祭。然時延毛刺誦經以薦亡人。蓋亦追遠之意也。其俗朴誠簡易。待賓客有加禮。戚友遠別相會。必抱持交首大哭。儕輩握手摟腰。尊長見幼輩。則以吻接脣。唼喋有聲。既坐藉新布客前。設茶食醺酪。（新布呼打斯塔拉干。相傳爲古時哈族一少女之名。其人佳麗。且善敬客。後世以其名新布。義取敬客。）貴客至。則縶羊馬戶外。請客覘之。始屠以饗客。馬以菊花青白綫臉者爲佳。羊以黃首白身者爲上。殺牲先誦經。血淨始烹食。然非其種人宰割。亦不食也。每食淨水盥手。頭必冠。儻事急遺忘。則以草一莖插頭上。方敢就食。否則謂爲不敬。食掇以手。謂之抓飯。其飯米肉相淪雜。以葡萄杏乾諸物。納之盆盂。列布毯上。主客席地圜坐。相酬酢。割肉以刀。不以箸。禁烟酒。忌食豕肉。呼豕爲喬什罕。見卽避之。性尤嗜茶。以其能消化肉食也。客至門。無論識與不識。皆留宿食。所食之肉。如非新割者。必告之故。否則客訴於頭目。謂其寡情。失主客禮。以宿肉病我。立傳其人責而罰之。故賓客之間。

毋敢不敬也。其敬祖摩罕默德。不祀天神人鬼。以敬上帝爲宗。富者齎金走謁摩罕默德墓。謂之朝汗。歸牧後。去帛服布衣。名曰阿吉。以白布重疊匝纏其首。名曰餐里特。尊異之。謂自汗所來也。遊牧夥人爭訟者。皆就折之。無不唯命。晨起。男婦趨水濱浣手滌面浴下體。一日五誦經。遊牧無寺院。面西方禮拜。行路者屆時覓水盥沐。無水則撮淨土代之。禮拜誦經。無日敢怠忽。紀年無甲子。數之以十二象。月不置閏。以三百六十日爲一載。有長齋期。一月始畢。期內早晚不飲不食。必日落星燦。始敢授餐。禁食之末日。開齋過年。謂之小年。越七十日始過大年。男女老少著新衣美服。相往來。依廟目率衆西向誦經禱祝。（公舉毛剌熟經典者爲之。）禮畢。握手相慶。三日之內。唱歌跳舞。相與爲刁羊之戲。刁羊者。封羊擲於地。羣年少子弟飛騎拾之。攘諸馬上。彼此馳逐相攘奪。支解血肉。赫然剷落。衆人隨之以擾一鬨。致親友爲吉祥喜事。受者必亦厚報之。其族素不講宗法。無譜牒可稽。父業子受。無子者。繼親族兄弟之子爲後。父死則均其財產。子與女共分之。其俗與纏民大略相同。自祖以上無稱述之者。回人之言曰。厥初一人生二男子。一子強狠好盜竊。不事耕作。其父逐之。是爲哈族之祖。一子巽懦畏事。是爲纏族之祖。其說乃好事者爲之。未足以爲徵信也。中俄畫疆。人隨地轉。二國之民。非其朋黨。即其親戚。彼此相倚爲奸藪。控馭失術。則挺而走險。適足爲敵人叢毆利耳。官斯土者。宜勤求撫字。使漸進而與於進化之途。勿以其爲非種。去留無足輕重。日魚肉而刀俎之。俾敵人用以爲前驅也。

▲五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達格爾達坂北麓。東偏南行。過達額水。三里升坡。循山梁行。左臨溝澗。水流成聲。六里山口。頑石塞途。馬行甚滯。過此。右傍山。左緣澗。漸上漸高。兩岸奇峯插天。餘雪滿谷。澗中冰雪厚五六尺。谷

聲陰冷。羊裘不溫。（自雅馬圖以來日衣棉衣。今早易老羊皮。）嵐氣濛濛。午日無光。七里。過澗而左。（澗亦將盡。）升陡坡一里。折南傍左山腰上。斜坡六里。分水脊冰雪當道。按轡徐踏而過。若在冬令。大雪封山。深不可測。旅人咸爲裹足矣。而氣候亦怪異。盛夏晴日。猶時雨雪。出此途者。又不可不準備嚴冬服裝也。過分水脊。盤旋左山腰下坡。不甚陡峻。頑石更多。馬行石罅中。鐵蹄觸石。錚錚作響。四里。路右臨澗。坡漸陡峻。一里。陡坡盡。緣澗行。漸下漸低。八里。左折行山腰。有平地一圈。遙望珠勒都斯河。蜿蜒一綫。宛若白練。下馬小憩。復下坡。折東南。循左山腰。升降陡坡一。斜坡一。六里。土爾扈特南部落盟長汗王福晉色爾濟布吉特。遣佐領某偕通事來迓。三里。抵平地。六里。過一小水。升降一坡。六里。汗王夏帳。卽巴音布拉克山北麓。住。是日行五十六里。印務處巴雅爾偕二協領先在。寒暄畢。敍談蒙旗近狀甚詳。未幾。福晉送羊麵茶米諸件來。以前進須裹糧也。固辭之。乃各攜二之一以去。此間通焉耆有大道一。小路二。皆須騎行。大道向東偏南行。第一程哈拍塔烏蘇。第二程沙拉喀莫。由此越可托可達坂。不甚陡峻。第三程惡保木。過此渡哈布齊陔水。正流支渠無慮十數。夏間水漲。馬渡極難。且多危險。第四程察罕通古。路平坦。第五程焉耆縣城。小路一由沙拉喀莫折南。逾哈哈達坂。再馬行三程。卽達焉耆。惟達坂高峻。頗不易行。一繞大道之南。亦東南行。過達蘭達坂。快馬三日可達焉耆。達蘭蒙語七十也。升降七十達坂。山徑又皆崎嶇。出是途以赴焉耆者。頗不易易。又向西南行。有山徑通庫車。快馬三四日可達。爲阿克蘇庫車一帶商販懋遷伊犂及大小珠勒都斯各蒙旗間之通路。擬明日取道於此。以印務處與諸協領皆以是道相勸也。傍晚。活佛自巴爾根台喇嘛寺歸。從者數十騎。皆喇嘛而黃衣冠者。優孟鑾輿。煞有可觀。竊嘆上年袁氏拚命謀叛民國。帝制自爲。蓋有以也。盟長汗

王布彥蒙庫。於今年正月以家庭變故。被酒暴死。嗣子滿楚札布。年未一齡。眉睫旗務。由福晉協同汗王之弟班第達多布棟策楞車敏(即活佛)治理之。

▲五月二十七日陰。日中微雨。 住巴音布拉克。福晉以余等騎行經旬。不無勞倦。留住一日。以資休息。此間蒙衆。春冬則出山插帳開都河岸。呼曰冬窩。夏秋則還牧大小珠勒都斯河源一帶。是爲夏窩。王帳數日前才自冬窩遷來。故環帳而居。刻僅辦公官吏與喇嘛共二三十幕而已。民房尚未有也。環帳喇嘛。整日鐃吹喧唱佛號。官廳房舍皆供佛像。大小員役各手唸珠。迷信之深。埒於纏哈之信回敎。而潔勤信義則又十倍遜之。佛敎信徒人格敗壞若此。宜其祖國印度之見墟於英吉利也。帳南里餘。小山屹然。曰巴音布拉克。上有亂石疊成之塔。(漢曰鄂博蒙語達格爾恭)族神廟所在也。每年陰歷六月初二十六兩日。土爾扈特南部落四旗五十四蘇木皆來致祭祈福禳災。音樂歌唱。貫跤馳馬。繁華熱鬧盛極一時。案焉耆蒙古別爲二部。一爲土爾扈特南部落四旗。盟曰烏納恩素珠克圖。此與烏蘇東部落二旗。精河西部落一旗。塔城北部落三旗。皆自俄羅斯復歸故土。經清高宗分授牧地者也。本末詳乾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與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中。今有蘇木五十四。蒙古包約三千。人口萬餘。汗王之下有郡王一。(獨管二蘇木)鎭國公一。輔國公一。(各管一蘇木)協領五。佐領十。協領轄蘇木十。猶哈薩之千戶長也。佐領轄蘇木五。猶哈薩之百戶長也。牧地東至烏沙克他爾。西至霍霍烏蘇。南至紫泥泉。北至達格爾。東西距馬行七日。南北距馬行五日。土地之廣。幾埒東南大道區。轄地之中。有曰紅札。曰老鴉溝。曰阿烏塔哈。昔皆金廠。荒山積雪。每歲祗夏秋間一二月可往淘採。今皆停矣。二爲和碩特三旗。共爲一盟。曰巴啓色勒啟勒圖和碩特

支庶○向在青海游牧○清康熙間早已內附○此則其族偕土爾扈特遊牧俄之額濟勒河○乾隆時隨渥巴錫來歸○賜牧者也○同光之間○劉襄勤用兵南疆○屢獲該部衆嚮導偵探之力○今盟長桑吉甲諳管理左右札薩克○共有蘇木十一○（盟長轄四左札薩克四右札薩克三）人口九百餘○轄以貝子一○鎭國公一○牧地東至烏沙克他爾○西至小珠勒都斯○南至開都河北岸○北至察罕通古山○焉耆蒙民牧地古屬西戎○漢及魏晉屬烏孫○北魏屬高車○周爲突厥○隋爲西突厥○唐爲鷹娑都督府○宋屬西州回鶻○明爲回部所據○清乾隆平回部○地屬喀喇沙爾大臣轄境○尋賜舊土爾扈特南部落○及中路和碩特爲牧地○歸伊犂將軍節制○民國改隸新疆督軍○

▲五月二十八日○晴○正午雹○夜微雨○　上午八時○發巴音布拉克○西南行○五里○過烏蘭烏蘇河○無水○升坡行草阜十二里○下坡過達格爾水○草地平曠○涉小水三○南山雪厚而遠○北山雪薄而近○二十三里○夾道有二小山○迤邐達里許○過此地復平曠○六里○西北天色昏黑○密雲欲雨○大風橫吹○冷氣刮面○雷聲旋轟轟天空○昔人謂新疆爲無雷國○殆不可信○又二十里○急雨驟至○奔避於道旁蒙古包甫及門而雹四下矣○移時雨止○天霽○神爲之爽○乃整裝折西行○微偏南○草地鬆浮○馬蹄時陷○不能馳騁○似昔爲湖沼積淤○而經年未久者○徵之圖籍○即爲巴倫阿拉○二十七里○過大珠勒都斯河上流○河不甚廣○水亦不深○五里○玉律阿拉住○是日行九十里○附近窮蒙數家○其帳房之醃臢○殆與禽獸巢窟無別○

▲五月二十九日○晴○大風○夜雨○南山雪○　上午十時○發玉律阿拉○西南行○一望草原寬廣○約在百里以外○漸南草漸茂密○馬行其上○如履重茵○惟雪消未久○尙帶多少衰黃色澤耳○五十五里○下小坡三次○三里○渡扣克乃克河○水流湍

急。深淺莫知。呼彼岸逃哈牧童。前導以渡。折正西。循河岸行。十二里。大風驟起。冷氣刺骨。急更羊裘。偏南馳行。風力甚猛。馬幾倒斃。五里。避入逃哈帳幕。旋自支帳而住。是日行七十五里。其地即名扣克乃克。迤西迤南一帶爲土爾扈特窮蒙冬窩。水草豐美。惟氣候較寒。扣克乃克河。爲察哈沙拉與牲根二水合流之名。牲根自西來。察罕沙拉自南來。其合流處。即在住帳左近數十武耳。

▲五月三十日。早陰午晴。南山雪。　住扣克乃克。以嚮導喇嘛。昨日逃去。既須另覓。而烏拉馬乏。又待催換。阻滯一日。一蒙古汗王命令。効力不及哈薩千百戶長之傳呼。其內容之腐敗。不堪問矣。住帳環居皆俄國逃哈。共計八十餘家。六百餘人。牲口四千餘頭。其人自呼克兒格斯。土人則稱爲黑黑孜。蓋布魯特同部之一支。而古之吉利吉斯之遺裔者也。日中散步河干。牛羊滿野。馬駱四放。頓憶北魏斛律金勅勒歌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底見牛羊。行國風景。盡於是矣。下午。福晉遣一協領兩佐領。率蒙兵十餘人。來攆逃哈出境。不由逃哈所來庫車烏什方面。改經伊犂鞏古斯特克斯二川。以原路水草早經告罄。伊犂水草尚形豐美故也。（省長命令須由來路攆回。）此非佛性慈悲中有賄託情弊耳。

▲五月三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扣克乃克。向南循察罕沙拉水東岸行。蒙語察罕白。沙拉溝也。六里。過勃律忒河。蒙古呼磨刀石爲勃律忒。以其河產磨刀石也。河自東南來。入察罕沙拉。十四里。過一山溝水。流頗大。下入察罕沙拉。十三里。升降小坡二。察罕沙拉水自西南來。屯和沙拉水自南來。山溝自東來。合流於此。自此循河屯沙拉水東岸。六里。升降小坡。過水。循右山麓。五里。下坡。循左山麓。三里。下坡。過水。循右山麓。三里。下坡過水。又上坡。三里。下

坡。通當赴庫車。由此向南入山。越阿拉切拉克(譯言柏樹)。達坂。馬拉克切(譯言觔斗)。達坂。與由此循和屯沙拉水路會。再越的諾賣提達坂。其路近十餘里。而達坂險峻。升降艱難。因向西南循和屯沙拉水前進。沿岸多鷹鳥。甚肥大。重達二十餘斤。據從者云。能啄一歲嬰孩飛翔空中。過水。升坡二里。下坡。過水。循河灘行。三里。當道石山壁立萬仞。有小水自西南來會。自此折南入峽。兩山壁束。高插雲霄。崖石弔懸。勢欲飛落。河流窄小。不見午日。人行其中。如在永巷。中有數處。冰厚盈丈。水流其下。湍急有聲。馬經其上。蹄滑時蹶。曲折環紆。極目不見數十步以外。幽邃險阻。平生未睹。三里。亂石塞流。嵯峨可怖。馬行極難。且慮危險。下馬。摩石。蛇行而過。其遠雖不過數十丈。然足疲而氣喘矣。六里。折東南。循山溝。鉅石對峙。儼若石門。折南入的諾賣提達坂山口。亦有山溝。其越達坂不繞河流之路。即於此合。循溝繞進。愈進愈高。七里。折西南。升陡坡。愈升愈陡。斜度只七十度。左右步行者須牽馬尾。騎行者須抱馬項。斂心前進。勿敢迴顧。一里半。達巔。人汗馬喘。席地而休。大風橫吹。冷氣侵骨。幸值天氣晴明。否則恒遭雨雪殭凍之災也。蒙民從者。皆疊小石。口喃喃唸佛。禱謝神助。下坡亦甚陡峻。須持尾纜。緊踏馬鐙。身體後仰。按轡徐下。二里。坡盡。接升第二達坂。較前稍斜。中經小坡。二里至巔。焉耆庫車於此分界。下馬休憩。風力益猛。俯視溝澗。心寒足顫。下坡陡峻。不減升第一達坂。斂氣凝神。或恐失墜。一里。危坡盡。斜度漸大。同行皆色喜。如由重慶乘船。東下巴東三峽之得至平喜壩也者。自此折循右山腰行。十二里。坡盡。循山溝西行。微偏南。左山古松何只萬章。沿溝新楊。亦極叢蔚。溝水淙淙。時伏時流。甫經險地。獲此勝境。趣味甚濃。九里。道左有售麵灰纏民一家。其室皆整段松木鑲成。上覆土塊。甚為堅實。十三里。道右山麓。有牧房一所。倚岩架木。狀如窰洞。滿野羔羊。如白雪片片。松楊益茂。蒼翠宜

人。奇峯高聳。巔皆積雪。海子揚波。夕陽返映。風景佳絕。一天然公園也。三里。海子傍。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馬行一十三時始達。勞神搖精數倍平時日程。海子周約數里。水無出路。三面環山。南崗較低。其傍產鹽。蒙民常採取之。住帳傍有甘泉。流若小渠。中產小魚。圉圉洋洋。坐觀頗樂。

▲六月一日晴　上午八時。啟程南行。微偏西。三里半。升降一小達坂。萬年良材。積腐於野。若似木柵之傾頹者然。甚爲可惜。二里半。登哈拉蓋（纏語松樹）達坂。主峯坡亦陡峻。惟在樹叢中行。不覺危險。二里半。達巔。當道有關隘一堵。與山麓海子南端崗上土堡。皆安集延酋帕夏竊據南疆時。築以防禦清兵進剿者也。下坡不甚陡峻。二里半。平地。道右有倚石架木牧房一間。半里。又升坡。半里。至巔。三里。坡盡。至的克拉克水濱。道右有土屋。無居人。過水。升小坡。纏民呼其地曰可干。有帕夏舊壘。周約半里。夾岸高山。皆有瞭墩。的克拉克水自西來。兒息克把息水自西南來。會流於此。曰哈拉諾水。東南流入龍口河。龍口河一名扣克乃克。卽古龜茲東川水。源出庫車東北迭拉爾達坂。西南流。經扣克乃克卞倫。西有塔里克水。自其西北南流來會。又西南流十里。受哈拉諾水。又西南流八十里。經銅廠山口。朶托水自其西來東流會之。又西南流至庫車城北。分爲三支。西一支曰密爾特彥河。東二支曰烏哈爾薩依河。曰葉斯巴什河。尋復合流東逝。潴爲沙雅里克淖。安西舊壘適當的克拉克水與兒息克把息水合流之交。扼由天山北路伊犂襲取庫車之惟一孔道。極佔形勢。今住纏民二家。下馬小憩。折循兒息克把息河岸行。雜樹葱鬱。足蔭行人。山石奇秀。極有可觀。七里。道左有木屋一。住牧者數人。三十五里。過水。折南入山。循溝行樹林中。漸上漸高。風雪交作。卽欲住。避苦無水草。十二里。折西行。一里。當道有木屋一。爲夏間牧人所居。支帳其傍而住。是日行

七十里。地當喀扎勒忒達坂之腰。松林環繞。茂密可愛。腐壞良材。入眼皆是。內地修築鐵道。枕木皆購自外洋。利權外溢。無慮鉅萬。不知先築西北鐵路。輸運國產。挽回利權。殊爲可惜。願秉國者熟籌而審計之。

▲六月二日晴。傍晚風雨。旋止。　上午七時啟程。向南循山溝行。松林中。六里。過木橋一。五里達山巔。一覽羣山。皆在眼底。小憩。下坡。雖較的諾賣提達坂傾斜少許。而曲折處頑石塞途。偪臨絕澗。又鮮樹木以爲屏蔽。人行其上。時有戒心。三里。陡坡盡。偏西循山溝行。乾河無水。惟餘石灘。十二里。道右有纏民一家。旋入溝峽。流水淙淙。兩山壁立。蒼翠皆松。九里。折南。兩山逼束。不盈二丈。縈紆曲折。彷彿前日行和屯沙拉水道中。惟此間樹木叢蔚。崖石奇秀。水流深處。且產小魚。山水明媚。勝彼數倍。十七里。山勢稍展。而無樹木。河灘較廣。而水伏流。十二里。伏流復出。泉湧成溪。紅柳雜樹。密生道左。風景復佳。十七里。出峽。山勢漸寬。東西相距可二三里。道傍漸見種熟之地。三里。喀迷和屯。纏民三家散處其間。且耕且牧。衆馬皆乏。不能前進。支帳而住。是日行八十四里。

▲六月三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喀迷和屯。向西行。升坡。旋折南行。彌望土山崩塌。千奇百怪。或如亭榭臺閣。或如太湖假山。種種形狀。惟妙惟肖。十二里。升坡。行戈壁。九里。戈壁盡。入山峽。山色殷紅。峯巒奇特。饒有可觀。二里。出峽。地名忒馬克渠。水麥地青白相映。有種地纏民二家。七里。下小坡。行山峽。兩山逼束。一綫中通。道坦如砥。細砂平鋪。天然馬路也。漸行地勢漸低。山峯愈奇。岩石愈秀。徑路愈曲折。人行其中。疑在港滬洋場。二十里。出山口。地勢漸曠。一里。道右廢院一圈。前臨龍口河。土人呼銅廠河。詢係前清紅銅煉廠。冶爐七座。尚皆完存。惟無居人。此間產銅。甚旺。銅質亦佳。停辦至今。已十五年。民國二年。庫車知事馬紹武。曾派兵士開掘。得不償失。旋即停工。今年營長楊慶

明。又來試掘。尚未著效。蓋掘鑛斯土。容易達泉。以無機器吸水。往往功敗垂成。下馬小憩。環顧四圍山峯。殷紅其色。怪特其形。如以顯微鏡看巴黎柏林倫敦紐約諸市街之寫眞。低徊往復。樂焉忘倦。昔人云。五岳歸來不看山。此又非五岳所能比也。自此循銅廠河右岸行。三里。對岸有農民數家。楊營長所派鑛夫亦支帳其地。（鑛在山內二里許）二十三里銅廠莊。青青麥隴。綠綠渠楊。嬉嬉農夫。謳謳田歌。自崆古斯以來。不走牧場。卽行山峽。不睹耕家風景久矣。忽來此境。無異登仙。不僅耳目一新已也。三里住於鄉約鐵木耳家。是日行七十里。鐵木耳轄農民一百三十四家。附莊只八九十家。餘尚距離遠也。

▲六月四日晴　上午八時。發銅廠莊。循銅廠河西岸行。兩山逼束。危石欲墜。十六里。出山口。地勢平曠。極目前望。茫無際極。不復有山行氣味矣。七里。兩庚莊。農民八家。憩於某纏民室。饗以桑葚。色白而肥。味甚可口。少坐復行。二里。夾岸有安酉帕夏所築廢壘。十八里。庫車知事陳宗器以轎車來迓。頑石阻輪。顛播不堪。腰背振痛。二十五里。河灘盡。（實卽戈壁）桑樹成行。極其茂密。惜未用以養蠶耳。樹下臥纏民甚多。初以爲是彼乘涼。細詢土人。則謂不事工作。在此求食。蓋纏民性愚惰。苟可得食。卽輟業而嬉。而南疆饒瓜菓桑葚葡萄之屬。從夏至秋。纍纍遍原野。貧民率售其釜甑。攜毡橐。就瓜田桑下。仰啖俯啜。坐臥其間。秋盡實落而後去。歲以爲常。至冬始典衣購爨具。其贏三日糧。則足不出戶矣。六里。陳知事哈遊擊來迓。經回城入漢城。五里。庫車署縣。住。是日行七十八里。自伊甯至此。計行一千四百七十一里。和闐新知事陳源清。以其妻產兒。尚滯此間。飯後來訪。相見歡然。由京至迪化時。曾在吐魯番相識故也。庫車者。古龜茲國也。在焉耆縣西九百四十里。漢通西域。始內附。初武帝末。遺扞彌王子賴丹屯輪臺。

賴丹前質龜茲。其貴人姑翼勸王殺賴丹。及常惠使烏孫。發兵數其罪。遂斬姑翼。時龜茲王絳賓娶烏孫公主女。自喜得尙漢外孫。及與公主女入朝。皆得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絳賓死。子丞德嗣。成帝哀帝時。往來尤數。建武二十二年。莎車王賢攻殺龜茲王。而以子則羅王其地。又分龜茲爲烏壘國。而王其貴人駟鞬。其後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求王於匈奴。匈奴立貴人身毒爲王。自是屬匈奴。明帝中。龜茲王建方强。攻殺疏勒王成。以其左候兜題爲王。及班超使西域。乃劫殺兜題。而立成兄子忠。無何。龜茲降。以白霸爲龜茲王。白氏之王龜茲自此始也。晉太康中。爲焉耆所倂。後復立。東晉時。臣於呂光。魏太武時。數寇邊。萬度歸討破之。歷梁周隋。皆入貢。唐太宗朝。來獻馬。復以其助焉耆。命將平之。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高宗時。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統于闐碎葉疏勒。號四鎭。龍朔初。吐火羅款塞。乃自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悉置都督府。督州八。縣百二十。軍府百二十六。皆隸都護。號稱極盛。儀鳳中。陷於吐番。武后長壽初。王孝傑收復四鎭。仍於龜茲設都護府。中宗時。突騎施娑葛與闕啜忠節交惡。怨朝廷。使節遮弩。以兵五千人出安西都護。牛師奬死之。元宗朝。遣其弟孝義來朝。自漢以來皆一姓。安史之亂。徵兵入援。此後更無都護。宋眞宗時。數遣使來貢。其王自稱師子王。南渡後。臣屬西遼。元明爲別失八里西境。城曰苦先。清初。準噶爾强盛。徙其酋而北。倂有其地。乾隆時。清師追霍集占。拔其城。地始內屬。開省而後。設庫車直隸州。民國改爲縣。仍其名。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三百三十五里。領莊一百四十餘。分四鄉。轄之曰東鄉。曰西鄉。曰上南鄉。曰中南鄉。西鄉最富庶。中南鄉次之。上南鄉與東鄉皆平平也。其地古爲佛國。故多佛跡。地廣而人庶。俗尙音樂。五旦七均。（皆樂名。詳隋書音樂志。遼史樂志。宋史樂志。）繁音促節。少舒遲廣大之響。而婦女飾姿容。善偎郎。雜裾垂髾。目窕心與。

猶有龜茲之遺風焉。廛市八栅之盛。一如溫宿。而牛馬羊革。歲輸英俄。多至十數萬觔。百穀果蔬。中於各城。而梨爲最。味甜肉酥。水多渣少。勝於津梨。紫銅碙砂出北山。質佳苗旺。又多善馬。相傳蓋龍種云。（見唐西域記屈支國條下。）其南一百八十里爲沙雅。沙雅故沙雅爾回莊。唐之突騎施沙雁州也。東西六百二十里。南北四百三十里。有莊六十餘。皆賴渭干河水以灌溉。土沃氣暖。百穀果蔬皆生之。小麥包穀尤盛。牛羊蕃孳。英俄商歲取其毛。以觔牽之。踰四五十萬焉。民俗同庫車。有間道踰沙漠南通和闐。馬行十日可達。

▲六月五日晴　住庫車。晨間纏商某（其父曾爲阿奇木）邀覘偎郎於其果園。園廣約二三畝。羣果雜植。叢蔚可觀。中建亭榭。足供遊憩。新疆民俗喜建果園。貧者用供生計。富者兼資遊觀。一若南方之有花園。而庫車特甚。每歲春夏。環城幾爲香國。每當盛夏炎熱。羣召姎哥（纏俗婦女之稱）偎郎於園。（俗呼浪園子）偎郎者。樂工傍坐。且奏且歌。（琴有月琴胡琴。皆二絃。鼓若噪鼓。擊之以手。）繁音促節。莫識其名。舞者隨其音節起舞庭中。初爲一人。漸舞漸多。緩急舒徐。一視樂之與歌。又必逐至環觀上客之前。展手擺腰。請與同舞。知音者則逕入席。不知者必須點頷謝之。否則長立不去。是日姎哥至者十有餘。翟樂工亦八九人。蓋極一時之盛。同觀者爲林烈夫哈玉亮陳綺園楊慶明諸君。下午至東河壩大街。督查印花。商民尚多貼用者。惟未十分了解章程。傍晚就陳君夜飲於縣署右偏淡園。羣卉雜植。亭榭可居。荷池葡架。菜圃花徑。均布置整齊。縣屬礦產。紅銅而外。石臘石油礬石煤炭。產額亦多。皆在東北山脈一帶。石油色黃而質極佳。勝於烏蘇所產。（質黑）未加製煉。即可燃燈。若交通便利。掘採運售關內各省。恐延長石油。未能專美於一時。外洋石油。必將減少其銷數也。中國礬鑛。前只浙江平陽與安徽蕪湖二

處。運賈外洋。歲恒數百萬金。此間礬礦。發見亦僅數。年前以銷路不旺。每年商包稅金。爲湘平銀三百兩。自歐戰發生。西洋顏料原料。日形缺乏。俄人爭來購買。銷數驟增。今年陳知事乃加稅額。歲繳庫平銀一千二百兩。其礦質佳而旺。加意經營。聞不難與平陽蕪湖爭上游云。漢書言龜茲能鑄冶。有鉛。龜茲今庫車拜城地也。其民至今工冶業。范銅爲器。若鐺鑊盤匜之屬。鐫鑿完美。其鑄刀之法。鍛鍊精純。晶光熒熒。（製法取熟鐵數十觔。截作小方形。和白礬鍛成鐵片。埋馬矢中數日。取出再鍊之。如是數十次。閱半載始成一柄）其刃短而窄。鋒薄質輕者。尤爲佳品。置映日光中。隱見波濤紋。若連雲細縠。或雪花片片作旋舞形。吹之有聲。斷鐵削木不缺不卷。西域傳言婼羌自作兵。兵有弓矛股刀劍甲。此其遺製也。

▲六月六日晴　住庫車。上午七時。偕烈夫綺園慶明。策馬赴丁谷山。訪千佛洞佛蹟。出南門。經回城。回王買賣的敏。現署烏什協台。其采地僅存草廠一區。在城東南二百餘里。今年庫車輪台尉犂三縣清界。其地劃歸輪台縣轄。街市渠水溢道。流聲淙淙。自甘肅山丹以來所僅見也。出回城南門。西南行。三十里。道傍有墕墩一座。二十里。隔渠有莊。曰牌樓。村舍稠密。樹木葱鬱。十二里。渭干河岸。夾岸有廢壘。詢之同行及土人。皆莫辨爲誰氏之建築。八里。托和拉旦達坂西南麓。俗呼丁谷山。亦名千佛洞。沿河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處。極其壯麗。皆以五彩金粉繪西方佛像。高不盈寸。墻壁爲滿。惜多爲遊歷外人刓劉攜去。莫窺全豹。最西石室五楹。高皆丈餘。深二丈許。就壁鑿佛工頗細緻。年久剝蝕。無有完佛。中間一室。就壁刻隸書梵文五方。螺旋斜行。莫識其義。余乃拓之。備質專家。聞有壁鑿白衣大士像。及漢楷輪廻經偈。索未見。或在最高洞中。忘攜梯繩。未由走壁覓也。由此向西北行。逾山約三四十里。拜

城轄境。亦有佛地多處。與漢字碑刻。視此間爲完好。冬令河水凍結。可踏而赴。方今凍解。不能飛渡。須繞大道至拜城和色爾。折南前往。又城東北二十里有小佛洞。六十里蘇巴什有大佛洞。皆有鑿穴繪佛。惜無時間未獲逐一瞻仰。要之昔時庫車佛教之盛。可想而知。按唐西域記。屈支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六百里。大都城周十七八里。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藍。同名昭怙釐。佛像裝飾。殆越人工。東昭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八寸餘。每過齋日。燭照光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受經聽法。竭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庭宇顯敞。佛像工飾。是則當日佛蹟之多。更不止今存丁谷山數處已也。坐覽二時。感慨係之。策馬歸午膳。於牌樓莊某鄉約家席設果園。風涼花香。頗有樂趣。莊之西南。有陳知事新開一渠。長二百餘里。明年可墾熟地二萬餘畝。假設開省以來。各縣知事。皆如陳君之盡力溝洫。新疆早已儕於東南富省矣。食畢馳行。歸城途遇大風。流沙眯目。天地爲昏。庫車城北百二十里。有巴拉海提山。長約七八里。廣四五里。產石鹽。質堅色白。味純。城東烏恰拉莊之鹻灘。長十里。廣五里。俗呼土鹽。質鬆色黑。味苦。其價甚賤。城南十五里哈拉布哈莊。鹻灘與城西四十里排樓莊鹻灘。及城西六十里布素特莊鹻灘。皆長五里。廣三里。均產土鹽。質色俱劣。惟附近鄉民掘食之。新疆遍地皆鹽。南路尤甚。鹽課帶征於田賦之中。良有以也。

▲六月七日晴　住庫車。上午。策馬至城東十里弓格依莊之北。觀哈遊擊所開坎井。水流甚大。日可灌地二十畝。

其地昔皆戈壁。今藝果園數十畝。蔚然成林。新綠可愛。再逾數年。石田皆沃壤矣。開井之初。俗人以爲創也。羣相阻難。謂無効果。及其成功。則皆訝爲希奇。舌橋莫下。難與圖始。可與樂成。國人劣性。多類此。庫車城周四里六分。東南北三面形圓。各闢一門。西面形方而無門。回城環繞東南二面。城廂商廛民居。共千餘家。纏民最多。漢民通干（卽漢回）各百餘家。英商四十餘家。俄商六十餘家。英俄各有商約。交涉時形困難。土耳其人亦有數輩。纏民以爲祖國之人。崇信極篤。（呼土耳其人皆曰聖裔）有薛里色以提斜米大毛剌者。設塾授書。纏童從讀者頗不乏人。今年春以事被張知事攆往迪化。行時纏紳送者百餘人。灑淚而別。情感之深。可以想見。土倚德以强。苟啟戎心於我回疆。利用其宗敎上之勢力。實爲腹心巨患。且較英俄爲烈。當道勿以其國小而弱。恒稱近東病夫而忽視之也。

▲六月八日陰。上午微雨。　上午八時。至玉亮源淸慶明諸處辭行。十時。發庫車。出北門。五里官廳。陳知事與哈陳楊諸君。送別於此。向西行。三里。村舍道樹皆盡。入戈壁。三十二里。夏德郎卡倫。土屋一家。駐稅卡。過此。行山峽中。層峯夾峙。險峻嶙峋。一線中通。難容雙軌。爲庫車西出阿克蘇必由之道。要隘可扼。唐時拓厥關。當置於此。而載籍遺址。則皆無徵。三十里。鹽水溝。卽托和拉旦驛。官店一。民居二。水味苦鹹。不堪入口。（午間飲水自庫車城中馱來）飯後微偏北行。二十里。托和拉旦達坂。斜上至巔。約七八百尺。細沙澁輪。馬行甚緩。逾嶺。卽拜城界。嶺巔有拜城稅卡。並小店一家。當道樹木柵。設關門。以稽征往來商賈。西來所僅見者也。過此。地勢漸曠。一望戈壁。四十里。大坂破店一家。四十里。和色爾驛。舊名赫色勒。唐時俱毗羅磧也。官店一。車店二。小店六七。附近農民百餘家。住。是日行一百七十里。有支路至庫車千佛洞及境內千佛洞與漢烏壘關故址。去年敎育部創設圖書館。曾咨新疆省長。令行

拜城知事。拓漢烏壘石刻字跡剝蝕模糊。多難辨識。

▲六月九日晴　上午七時。發和色爾西偏北行。一里。渡和色爾河。卽古龜茲西川水之東源也。水流甚大。深逹馬腹。源出額什克巴什山西南麓及南麓。幷西南流。受西北來之伯什克勒克水。經此南流。逕千佛洞西。會西來之銅廠河入庫車境。爲渭干河。經沙雅。下流入塔里木河。渡河西北行。沿道南北數里外。邨莊不斷。三十九里。賽里木回語安適之謂。唐俱毗羅城。元梭迷國也。舊有回城今傾圮。車店二。小店民居六七十家。道北有舊壘。道南有城墟。疑是唐城。附近農莊雖稠。而荒地尙多。若濬舊渠。引和色爾河餘水來灌。則皆沃壤。惜地方官未嘗注意也。護從在此小尖。尖後折正西行。夾道皆有農家。漸西距道漸遠。二十五里。乾河子東岸。八里。西岸。灘石密鋪。如拳如卵。甚礙車行。過此。西偏南行。十里。道傍村莊漸密。楊柳綠陰。渠水溢流。足徵繁庶。二十二里。宮廳。知事馮德純回部貝子司的克來迓。五里。過一水。俗呼乾河子。水深盈尺。聞盛夏時。北山雪消。水勢更大。經苗圃。入縣署。住東偏花園之平亭。樹林陰翳。暑氣爲消。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拜城無城。縣署爲安酋帕夏禮拜寺所改。頗爲修廣。縣存倉糧一萬二千餘石。中有經十餘年者。不籌變價或貸出。爲推陳出新之謀。將皆霉腐成廢物矣。縣屬銅礦。現歸司貝子承辦。歲繳銅二三萬觔。化煉皆用土法。需松炭極多。近礦之松。斫伐早盡。刻須派民樵採於二三百里外。頗爲擾民之政。若督民就礦植松。保護成林。十年以後。必足取用。而民受賜不亦多耶。商務皆在老八柵。（卽縣署前大街）而新八柵則定期爲市。猶關內各省之趕墟趕集也。拜城漢龜茲國地。清乾隆中準回平。地內屬。於拜城賽里木城均設伯克。隸阿克蘇辦事大臣。光緒十年設行省。乃併拜賽兩城。置拜城縣。屬溫宿府。民國裁府。縣仍舊名。東西七百四十里。南

北六百五十里。有莊二十一。地居兩山之間。氣候稍寒。果蔬鹽煤。皆足自給。菽麥雜糧。且輸出於庫車。南山產紫銅。昔時歲取十萬觔。納官鑄紅錢。錢四百值銀一兩。今則紅錢停鑄。改供兵器需用。繳額遂亦減少四之三。北山出鐵爲農器。鐵廠四處。曰明布拉克。曰提雜哈依胡山。曰搭爾齊山。曰呀色里敏山。向由鄉民自行採取。出鐵不旺。公家未收課金。縣治不當孔道。故無富商大賈。民俗同於溫宿。

▲六月十日晴。傍晚微雨　上午七時。督查印花一周。商民雖尚有貼用。而鮮知其所以然者。九時。發拜城。西偏南行。道左有城墟。疑卽唐之阿悉言城。道柳成陰。樹下皆渠。饒有景緻。七里。官廳。馮司二君送別於此。二里。過水。二里。又過水。御者皆呼三道河。圖志作鐵廠河。源出北山。繞拜城西南。復東南流。受流經拜城東之乾河子水。下流入銅廠河。十五里。二十里。兩庚。夾道有數民居。過此。折正西行。三十里。四十里。兩庚。卽沙哈爾莊。道傍無人家。附近農民二三百戶。自此迤西。道北彌望皆戈壁。二十五里。黑米孜。官店一。車店一。民居數家。附近農民約三百戶。某鄉約於此備茶尖。二十五里。銅廠河。卽古龜茲西川水。西源。源出木素爾達坂。上流曰木雜拉特河。下流曰渭干河。渡口河幅廣二里餘。水流甚大。而白濁。歧爲四派。有官設嚮道領車以過。有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水色黃濁。其合流處。二水判然。如涇渭之可分焉。二十五里。察爾齊。官店一。車店三。商廛民居一百一十餘家。漢人三家。小敎二家。餘皆纏民。有稅卡。附近農民七十四家。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沿途道路平坦。除傍戈壁數處外。道樹多能成行。以蔭行人。

▲六月十一日晴。　上午六時。發察爾齊。西偏南行。戈壁。辨機西域記。屈支國（龜茲）西行。經砂磧。至跋祿迦國。（姑墨）其小砂磧。卽此戈壁。砂石阻輪。車行甚滯。四十里。滴水崖。午尖。官店一。民居三。官店對面山頂。寬平廣數

十丈。聞有廢寺基址。山腹有泉一泓。銅廠礦夫。皆取飲於此。泉背泉左。皆有安酋帕夏建築頹垣。詢係當日營壘。砂磧迤南小山綿亘。即產銅之楚午喀山。拜城境內產銅之區有三。曰和色爾。曰渾巴什。（俗呼下銅廠）曰滴水崖。（俗呼上銅廠）銅質之佳。滴水稱最。惟環礦荒山。又無飲水。不若彼二處附近。皆有村莊。採掘工人。極爲苦累。夫上下銅廠。本爲新疆銅廠之冠。舊章銅課攤征於畝稅之中。洎設行省。始改征銅爲採銅。其間辦法遞變。而弊害亦遞深。初由公家貸發成本。責令銅戶。按月繳銅。銅價極微。交不足額。（歲繳淨銅十二萬觔。每百觔發採價銀十八兩。）復令各莊幫貼僱夫採銅之費。其始但幫出銅費。而免其徭役。未爲病也。未幾官銅鼓鑄日多。銅戶力不能供。更派幫戶出夫。入山採銅。民益不堪其苦。其董辦之人。又不明化學。冶銅必用薪炭。於是銅夫之外。加派炭夫。光緒三十二年夏。新疆巡撫聯魁。命停辦以蘇民困。是年冬。王樹枏來藩西域。以拜城銅礦爲新省第一利源。弊多而利亦多。聽其曠棄。是因噎而廢食也。乃具說帖堅請復辦。巡撫飭下司道籌議。阿克蘇道潘震請略仿舊日征銅之法而變通之。責成銅戶辦理。勘礦委員劉澄清等。則請遴選本地殷富纏民承辦。拜城知縣談鎮坤則謂事歸民辦。招工實難。若仍攤派。復蹈前弊。莫若仍令本地富民承辦。而分牽銅戶爲之經理。如是則交相爲用。兩有裨益。故卒從鎮坤之議。方拜城銅礦之停辦也。議興庫爾岱山銅礦。以濟缺乏。庫爾岱山者。當焉耆之東。礦苗森列。浮露入土不深。銅坯百斤。中含淨銅百分之六十七。山多胡桐及梭梭木。利於燒鎔。自光緒二十三年試辦之後。無人繼作。至是始以拜城銅缺。招商採辦。而一試不利。改爲官督商辦。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委知縣楊昺焜往監之。卒以民少傭貴。公司虧累而止。尖後西行。仍多沙窩。四十里。鹽水溝。即托和奈旦驛。亦產銅處也。荒店一家。拜城溫宿於此分界。自

此入峽口。兩傍懸崕峭壁。一線中通。曲折灣環。如行幽谷。峽長約三十里。疑即唐時姑墨石城。出山口。戈壁平曠。中逾一溝。瑩白如練。彷彿上年過甘。觀五泉山西龍口水之冰流。初疑山水成冰。近凝視之。乃知山泉注地。地中浮出之白鹼也。三十五里。求里塔黑大坂。流砂益厚。路又上坡。車行甚艱。曳馬皆喘。數步一息。時已二鼓。余渴欲飲。乃易騎行。十五里。哈喇玉爾滾驛。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唐書貞觀十一年。阿史那社爾討龜茲。其王走撥換城。即此。官店一。車店二。民居十餘家。附近農戶頗爲稠密。官店中有古柳一株。老幹槎枒。濃蔭數畝。土人多懸紅布其上祈禱甚虔。其地有二捷徑。南行六日達和闐。東行二日達庫車。皆乏水草。惟冬令雨雪時。可裹糧嚙雪。騎行以達。

▲六月十二日晴　上午七時。發玉爾滾。西行。路多流砂。三里。闌干。言小店也。居民十餘家。三十里。烏落呼雅溝。新疆識略所謂阿爾巴特河也。十里。野克鐵坎溝。十五里。亦克其溝。皆入阿爾巴特河。北流瀦爲哈喇布拉可湖。二里札木台。蒙語呼道路爲札木。言地當孔道也。午尖官店一。車店三。商店民居四五十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東偏北行。有路越冰達坂。達伊犂。爲昔天山南北連絡四間道之一。迄今猶爲商旅通途。里程詳後。尖後仍西行。渡亦列克河。十五里。闌干爾村。小店民居三十餘家。復過拍莽河。阿吉里克河。哲依托拉克河。與上亦列克河。皆源出南山。北流。灌溉地畝。分入哈拉布拉可湖。與哈拉和立湖。二十里。西蓮池村。環道居民四十餘家。某鄉約於此備茶尖。過此村莊漸稀。戈壁平闊。二十五里。阿闌干。夾道小店居民四五家。由此分路。西南沿電杆行。十五里。毛陸拉村。二十里。阿克蘇城。沿途皆戈壁。大道仍西行。十八里。上卡坡。道傍回墓峨峨。殊壯觀。瞻較蒙俗不葬其親而投畀鳥獸食啄。謂之天葬者。文野又迥別矣。過此下陡坡。入土峽。兩傍壁立。高四五丈。半里。坡始盡。折北折西。經舊回城。街市叢密。

人烟輻輳。入東門。住縣署。是日行一百四十里。沿途皆在高原中行。且多流砂。連日以來。湘軍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連綿不斷。枝拂雲霄。綠陰行人。城東數十里。茫茫原野。上覆流砂。下皆土壤。周廣約百餘里。苟從北面哈拉和立湖開濬大渠數條。引以灌之。數年後皆沃壤也。溫宿故巡檢治所。屬溫宿州轄。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始升爲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二十里。南北六百五十里。有莊十。舊回城殷富。有市列。纏民九萬餘。牛羊馬之革。西輸俄羅斯。羊毳西南貿英吉利。染氈施旃。東賈廸化。而俄商自其國運藻布及纏民所服用磁瓷雜器。一歲所獲。恒倍其値。南疆一大市場也。玉爾滾出銅。城北出鹽鐵出煤。其鹽甚潔白。故取之者衆。郡王哈的爾者。纏族也。其先霍集斯以禽達瓦齊有功。復從征西四城。累封至貝勒加郡王銜。四傳至邁瑪第敏。無嗣。清光緒中始得系出邁瑪第敏之哈的爾者襲焉。今所稱回王者也。

附氷達坂里程　自札木台折北行。微偏東。戈壁。可行車。一百里。鹽山口。即阿爾巴特驛。其地產水晶鹽。味純質佳。由此渡阿爾巴特河。亦曰阿察哈喇河。唐之撥換河也。六十里。黑不拉村。居民十餘家。二十里。可力峽。即和約火羅驛。有卡倫。齊山砌牆。絕勝關隘。由此過橫流水溝三道。又經半山。斜險石路。(約二十里)六十里。圖巴喇特。唐書地志之大石城也。過此。均亂石險途。六十里。瑚斯圖托海。由此過大河水溝無數。亂石塞道。觸礙馬蹄。白龍黑龍二山左右夾峙。相距近處僅數十丈。木素爾河流經其中。八十里。塔木哈塔什驛。南五里有水自西來。其色如墨。名黑龍口。與白龍口水會。是爲木素爾河。渡河。卽氷山口。由此行氷路百里。(氷梯)雪路三十里。上山脊三十里。平路二十里。共一百八十里。至黃草湖。卽噶克察哈爾驛。其行氷梯。人馬跟蹌上下。氷之消長無定。梯亦隨之遷移。山頂有

池。在冰不冰。殆熱海耶。過此。即伊犂鎮守使署直轄厄魯特營牧地。樹林彌望。路勢稍斜。六十里阿仁墩。即阿東格爾台。過此均行樹林中。有石硎險途。約長十里。俗呼天橋。六十里杓梯。即沙圖阿滿台。過此。即入坦途。八十里。特克斯台。再渡特克斯河。喀喇烏蘇河。伊克華諾輝河。一百二十里。霍洛海台。亦作和約火依。過此經舊銅廠。過溫都布拉克河。一百里布噶樂。即博爾台。八十里。索果爾台。九十里。海努克台。出蒙古遊牧。入錫伯營界。九十里巴圖蒙柯台。渡伊犂河。入綏定縣境。四十里。綏定縣城。自溫宿札木台至綏定。共程一千二百四十里。又特克斯台博爾台霍洛海台海努克台。均有通伊寧支路。惟自霍洛海台直取海努克台以達。較爲直捷。夫冰達坂一路。爲今天山南北聯絡惟一之間道。艱險阻絕。古今一轍。經其途者。無不心悸。西域水道記。勘界日記。回疆風土記。諸書言之尤詳。茲並刪存以供世覽。軍事家固可藉悉地利。小說家亦足臥獲奇境也。

西域水道記云。木素爾嶺。回語木素。冰也。言爲冰結成。按明華夷譯語。冰曰莫勒孫。即木素之轉音。車登三不勒傳。(附車凌巴勒傳。)乾隆二十年六月。霍集斯禽獻達瓦齊。偕副都統額爾登額。以兵五百。由木素爾嶺往取械達瓦齊詣軍。山脈來自西三百里之薩瓦布齊山。亦喀克善山支峯。故唐書以爲葱嶺北原。嶺長百里。高百餘丈。堅冰結成層巒疊巘。高下光瑩。冰有三色。一種淺綠。一種白如水晶。一種白如硨磲。嘉慶二十一年正月五日。黎明自噶克察哈爾海軍台行。二十里至山麓。朝日始升。據鞍魚貫如緣螺殼。天風橫吹。飛砂擊面。寒砭肌骨。噤不出聲。冰每坼裂寬或近尺。塞馬骨作橋上嶺。數里。渡雪海。周三四里。一線危徑。界海正中。劣裁容馬。若逢巽二震怒。滕六肆虐。神鷹不飛。(冰嶺遇風雪迷道。有一神鷹飛鳴。隨其所向覓路。乃得出。)迷途坐困。杜環經行記云。從安西(今庫

車。唐置安西都護府）西北行千餘里。有勃達嶺。又北行數日。渡雪海。有細道。道傍往往有冰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其數。卽其地矣。嶺中又有二池。周各十許丈。在冰不冰。淵然澄澈。其熱海之儔歟。嶺端夏日消釋。氾濫四出。冬復增高。冰中時函馬骨。又含巨石如屋。及其融時。冰細若臂。銜石於巔。柱折則摧。當者麋碎。辨機西域記云。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詩納於凌陰。傳曰。凌陰冰室也。周官掌冰者曰凌人。是知凌卽冰。說文作𣽤。引詩納於𣽤陰。）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雪。春夏含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人由此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聲叫呼。微有違犯。災禍目睹。暴風奮發。飛砂雨石。遇者喪歿。難以全生。

余按辨機之言。斯爲不虛。惟衣赭持瓠之忌。今則不爾。行五十里。展敬於回人馬雜爾。（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上諭舒赫德奏稱。過木素爾嶺下至山麓。有澗名塞塞克愛噶爾雅勒。其險處約四十餘里。一値風雪。卽難行走。必須住候晴霽。從前準噶爾於其地樹幡誦經致祭。今年四月初旬。遞送事件兵丁。有凍斃者。酌於附近之克斯地方造屋以資避禦等語。木素爾嶺。爲往來要路。今山澗險阻。猝遇風雪。人力難施。蒙古風俗。俱誦經致祭。著傳諭舒赫德。如回人內有善於禳禬者。令其虔誠將事。或無其人。卽遣厄魯特人致祭。）乃下冰梯。梯寬三尺。冰消長無定。梯亦因之增損。鑿梯者曰達巴齊。凡七十戶。（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上諭。舒赫德奏由木素爾嶺行走四十餘里。地多冰石相雜。內有二里。全係冰山。滑不可行。每日派回人十名。鏨鑿磴道等語。木素爾嶺。係往來要路。既係冰堅難鑿。十八之力。恐不敷用。舒赫德應多派回人前往。專責以修治道途冰雪之役。行走人多。地氣漸就和暖。則凝沍自易消融。）又四十餘里。下嶺始盡。乾隆二十五年。秩於祀典。春秋祭之。（乾隆二十五年十月。舒赫德奏言。臣等於九月二

十五日。致祭木素爾嶺。先三日。天氣晴和。本日。風霧盡斂。日色昭朗。官兵回人等。俱驚異歡悅。臣巡勘木素爾嶺形勢由山陽之阿爾巴特阿瑞入口。兩面俱是高峯。峯中滙大河。由山崖行百八十里至塔木哈塔什軍台。卽山嶺之足。初入嶺口。繞行冰石相雜之地二十里。一山橫亘。盡屬堅冰。臣卽將派出修道路回人一百二十戶內。每日派二十人。更番搥鑿。過此地。復冰石相雜。約六七十里。至噶克察哈爾海軍台。山陰積雪。柴薪甚乏。）嶺下洪流噴薄。厥聲殷雷。色如米汁。諺曰白龍口。又西行里許。爲塔木哈塔什軍台。台後山尤險惡不通徑路。亙台之右。於台西五里許。湧泉如墨。諺曰黑龍口。二水交滙於軍台南。是爲木素爾河。乾隆二十一年。定邊右副將軍兆公惠奏言。副都統阿敏道。閏九月初五日。帶兵將至庫車城。探知阿克蘇城之阿布塞塔爾率衆一千人往木素爾河。卽此河也。是爲渭干河西源。

沙克都林札布勘界日記云。光緒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向南行。六十里至天山頂。百盤九折。草木不生。積雪滿山。凝冰瑩晶。下數武。頗平。有冰池。涵水一泓。又西南三數里。卽所謂冰嶺者也。周圍山環二百餘里。堅冰凝結成塊。其形磷磷然累累然。如牛羊起臥山中。縱橫莫可指數。人行處勢若龍脊蜿蜒。上浮生碎石如舖馬蹏觸踏冰出則滑不可支。道旁冰柱高尺許。上擘磐石甚巨。亦甚怪。冰澗滃滃深不可測底。循聲俯聽疑有魚龍又南七八十里。冰坎深邃。形如架梁。此冰橋也。其下有潭千尺。厥曰雪海。過此數里。冰峯六七。參差排列。從中鑿冰爲級。人馬踉蹌而下。若稍失足。直落澗底。甚可畏矣。下行三十餘里。溪出冰坎之下。水向南流。左右夾山成河。厥冰雖盡。其山尙遠。晚霞返照。四圍空明。計程百八十里。駐塔木哈塔什台。

回疆風土記云。穆肅爾譯言冰。達坂譯言山。穆肅爾達坂譯言冰山也。在伊犁烏什之間爲南北兩路必由緊要之孔道。其北爲噶克察哈爾海台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二十里。中卽冰山由噶克察哈爾台南行有雪海。一望無際。冬雪極深。夏亦冰雪泥淖。人畜皆於山坡側嶺。羊腸曲徑而過。失足落海中。則杳然沉墜不復可見過此二十里。卽冰山矣。無土砂無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初不知其幾何尋丈層巒疊嶂千仞攢空巉巉如嵩華者皆冰也。裂隙處下視正黑。不見其底。水流之聲。泂湃如雷鳴。人聚駝馬之骨。橫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絕處亦鑿有冰梯。陟降攀援。滑險萬狀。跬步不謹。輒落冰澗中。時聞冰裂。其聲琅然山谷相應。經其地者人畜魚貫而行。莫不惴慄。冰上皆石塊石子。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屋如樓往往有數丈大石。惟徑尺冰柱支撐而立。人必於其下往來設中途日暮。暗不能行。須擇穩厚大石伏於其上。夜靜聞有如鉦鐃鐘鼓之聲。絲竹管絃之奏。通宵聒耳。則遠近冰裂之繁響也。其冰亦長落無常。時或突起則高三五百丈。時或沉陷則下三五百尺。道路亦無一定。有神獸一。非狼非狐。每晨視其蹤之所往踐而循之。必無差謬。有神鷹一。其大如鵰。色青白。或有迷失路徑者。輒聞鷹鳴。尋聲而往。卽歸正路。益西山峯矗起。林立如筍。望之深青。不可登陟矣。八十里他木哈他什台。河流浩瀚。卽冰山湧出之水也。東南流五千餘里。支分派別。盡歸賀卜諾爾。(按卽羅布淖爾。)

▲六月十三晴　溫宿城周約三里。築於清道光十九年。商務皆在東關北關一帶。俗呼回城。(卽舊回城已圮)極其繁盛。阿克蘇統稅大局實設於此。非在阿克蘇縣城也。漢人四十餘家。回民一百二十餘家。俄商四十餘家。英商十餘家。英俄皆有商約。恒出手條包庇華稅。稅局交涉頗形困難。南疆各城多類此。上午督查印花皆新貼者。且未

合法。繞途往觀溫泉。泉在高崖之麓。溢湧而出。水流頗大。清冷甘冽。並非溫泉。特以縣名名之耳。泉下甃方池。圍以欄杆。上蓋亭榭。景緻清幽。城廂人民。多飲此水。某觀察劭有碑記。泉上崖腹。爲龍王廟。架梯構屋。清同光間。廣東提督張曜用兵南疆。特建此以供讌飲遊觀之樂。昔有三層。閣極壯麗。今存一層。且就頹圮。崖巔亦有屋宇二層。舊爲營盤所在。俯瞰全城。控扼形勢。現空無兵。幸在承平時也。縣境逃哈。尙有四百餘家。（上年俄哈入境。多攜鴉片。此間某吏盡收買之。運售甘肅。獲鉅利。）偷牛盜馬。殺人越貨。無所不爲。俄商約復出而庇護。纏民受害甚烈。近日俄屬哈喇湖來信云。有逃哈四五百人還牧。俄兵圍而鎗殺之。不講人道。於斯爲極。在華逃哈。故皆裹足不前。當局擇哈又生一番挫折。沿邊人民。又多一番痛哭矣。上年哈喇湖滋事。俄人謂爲通干主謀。（卽陝甘回民從白彥虎叛逃之俄。俄人安插於哈喇湖一帶。清廷屢次要求引渡。俄皆拒絕。）此次收回逃民。拒通干而不納。有至其地者。輒誅殺之。僞托爲漢人。則食以猪肉。（回敎禁食豕肉。有寗死不食者。此次則多大嚼而歸。）此種亂民。正詩所謂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弗受者也。城東北二百里。鹽山口。深谷糾紛。層巒峭壁。滿目赤壤。綿亘百數十里。高五六十丈不等。山左迤東。爲可拉阿瓦提。產鹽。瑩潔若水晶狀。俗呼水晶鹽。味正質堅色白。其中偶結一枚。如雪附氷者。名爲鹽根。更屬瑩潔。自麓至巔。上面浮紅。下卽鹽片。每片重五六十斤。不須熬煉。細研卽足供食。下午三時。發溫宿。由東門。折南行。十五里。入阿克蘇境。十五里入阿克蘇北門。住勸學所。是日行三十里。沿途左傍高崖。恍若城垣。右有長渠。溢流泛漲。官柳連緜。稻田彌望。景致佳幽。埒於江浙。惟土厚塵深。飛若濃霧。曳馬爲遮。車幕皆黃。人乘其間。氣悶欲死。知事金樹仁。統稅局長許汝霖。道尹劉長炳。協台譚迪安。游擊廖正科。後先來會。酬應頻繁。頗以爲

苦。自庫車至此。計程七百五十里。阿克蘇故阿克蘇回城。漢爲姑墨國。常服龜茲。永平中。漢使班超屯疏勒。龜茲王建數與姑墨攻疏勒。章帝初。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攻姑墨石城。破之。和帝時。姑墨溫宿隨龜茲降漢。西域始平。自魏至元魏。皆役屬龜茲。其後卒爲龜茲所併。唐太宗時。阿史那社爾討龜茲。王走撥換城。撥換卽姑墨也。唐平龜茲。以姑墨爲姑墨州。隸安西都護府。其北爲跋祿迦小國。漢姑墨舊國也。宋南渡後。屬西遼。元太祖時。爲別失八里地。以封宗王阿只吉。明永樂中。其酋歪思西遷。其地遂爲回部。與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號四大回城。清興地內屬。開省初。置溫宿直隸州。嗣升府。民國裁府。改今縣。居南疆之中。泉甘而氣和。形勢便利。東西二百六十五里。南北五百一十五里。凡三鄉。有莊十二。其民雜居三種。纏回爲土著。其人劭於農。秉耒者二萬餘戶。稻米之肥甲於諸部

▲六月十四日晴　住阿克蘇。上午。督查印花。多臨時黏貼者。今日爲本城八柵。北關一帶人山人海。百貨雲屯。極其熱鬧。八柵者。纏俗商場之稱。猶東南各省之趕墟趕集。滿蒙直晉之趕廟子也。下午。劉道尹招飲。劉曾任阿爾泰辦事長官兩年。嘗囑渠摘抄阿山要稿。備充參考。席設道署花園一覺亭中。値玆初夏。百草皆青。又有馴麋鳴聲呦呦。頗多樂趣。此地遊觀之所。共止三處。一道署花園。二苗圃。皆前任朱鳳樓道尹所闢治。三縣署花園。則金知事所經營。亭榭荷池。布置尙佳。惜樹木花草太少。不足供人留玩耳。又有車店二家。一曰德勝。一曰裕昌。恒寓纏妓。備解旅愁。色藝聞均可觀。亦南八城所稀見者。縣屬土產。稻米爲最著名。米質之佳。甲於行省。雖安徽蕪湖甘肅甘州之最精者。亦弗能逮。顆粒長肥。潔白柔軟。殆類暹羅日本所產。商民購米溫宿。較阿克蘇爲便。價亦較廉。以環回城及舊漢城西南北三面。皆稻田也。阿溫兩屬地畝。多資瑚瑪喇克河水。以爲灌漑。是河源出木素爾達坂。上流河身陡

竣。水流湍急。夏秋水雪消融。水更盛漲。岸皆砂土。容易沖決。泛濫之災。在所恒有。每年夏初由兩縣派遣民夫（每日各二百人）前往修整。障川而南。約需萬工。始克竣事。頗足累民。今宜寬築河堤以厚其力。夾樹楊柳以固其基。工程雖巨。一勞永逸。人民鮮歲修之苦。官中省督催之勞。勿以民怨爲難。因陋就簡。而不爲根本上之解決也。此間金融。白銀一兩。兌紅錢三百二十文。（合銀八錢）紅錢四百文。兌天罡一十五枚。（一枚重六分二釐五。銀質。法定値紅錢二十五文。）輔幣價格。恒視本位幣價爲高。輔幣之中。小者價格又視大者爲高。階段顯然。其數遞減。此東西各國所無。而關內各省所罕聞者。究其原因。則民智卑下。無鑑識貴金屬之知識。銅質紅錢。辨別較易故也。而權量稱呼。亦屬特別。十六斤爲一恰納。（亦有十二斤者。）十恰納爲一塔哈。塔哈。纏語口袋也。恰納塔哈。求之實際。不見其物。仍以斤秤爲準。殆猶關內各省之稱若干斤爲石。若干斤爲引。若干斤爲鈞之類耳。阿克蘇舊城周一百四十丈。只東西南三門。現城周九百五十九丈。闢四門。築於前清光緒九年。離城根百步。周圍環有子牆。子牆下即壕溝。漢商皆在城內。北關則皆纏商。英俄商共二十餘家。商務遜於溫宿。其西二百四十里爲烏什縣。烏什本漢溫宿國地。國小。常服屬龜茲。漢明帝時。班超破姑墨石城。於是因龜茲降漢。元魏後併於龜茲。唐貞觀中平龜茲。以溫宿爲溫肅州。一曰于祝。隸安西都護府。宋南渡後屬西遼。元明爲別失八里地。清乾隆中內屬。爲回部霍集斯世居之地。舊有城。現城曰永寧。周二里六分。係乾隆三十一年所新築者。光緒九年。置烏什直隸廳。民國改爲縣。東西一千一百八十里。南北三百七十里。有界牌五。卡倫十二。莊二十七。初烏什纏民逾萬戶。賴黑木圖拉之亂。薙獮無孑遺。旋徙喀什噶爾英吉沙爾阿克蘇葉爾羌和闐等處回民實之。而布魯特兩部之在沙圖與巴什雅哈瑪兩卡

倫外者。其族尙蕃多。每歲暮春。驅牛羊駝馬。遊牧萑澤。卓帳以居。至秋末乃歸。漢民漢回安集。延合之亦千數百人。然回多置田產。長子孫。餘皆用耒作自給。其地南睇喀什噶爾河。西挾葱嶺。因山爲城。跨重巘。帶長流。形勢爲四城冠。物產之饒。市廛之盛。不逮溫宿。然皮毬旃布銅鐵麥谷。東賈阿克蘇。西賈喀什噶爾。而鄰國之中賈關內之裨販。亦多有至者。八柵之日。百貨紛陳。囂良雜糅。利贏之優。往往什伯焉。

▲六月十五日晴　上午九時。發阿克蘇。出南門。南行。過渠橋二里。白雲觀。劉譚金諸君。送別於此。西北多崇佛教。新疆又屬回部。度隴以來。沿途所見棟宇輝煌者。佛宇居十之六七。入新而後。其建築高聳者。類皆回族禮拜寺所存。羽流道院。此爲初睹。地勢寬敞。房舍修飾。亦阿克蘇近郊遊觀佳處也。三里。過圖南橋。渠水甚大。宛然小河。或謂即阿克蘇河正流。新疆識略所謂楚克達爾河也。橋西有稅卡。居民數家。過此未幾。前面大車三十餘輛。馬車轎車數輛。浩浩蕩蕩。塵土蔽天。詢係卸疏附知事馬紹武回省。闊哉知事。可謂滿載而歸矣。十六里。過阿克蘇河。源出俄疆烏魯山。東流入烏什境。爲其希布勒孔蓋河。又東受玉簪水。別疊水。雅滿素水。又東逕畢底爾卡倫。爲畢底爾河。又東。沙圖水南流。逕胡什奇山。爲胡什奇河。自北來注。又東北歧一支流。逕烏什城北。曰托什罕河。灑爲數支。俱東北流。尋復合而東南流。畢底爾河自西來滙。又東流入溫宿境。曰阿克蘇河。又東分支南流。爲艾柯爾河。又東南流。曰渾巴什河。正流則東南流。有源出木素爾達坂西南流之瑚瑪喇克河。自西北來注。源出溫宿西北喬塔山谷中之湯那哈克河。自北來注。又東於阿克蘇境右與渾巴什支流滙。曰哈拉塔勒河。又東與葱嶺北河會。入於塔里木河。度口岐爲數派。水流皆大。正流支派。莫能確指。土人則均呼爲渾巴什河。以其附近有渾巴什莊也。聞至夏秋之

交。冰消水漲。則須乘船以渡。今日水勢尚少。只及馬腹。僅用導者牽車而已。淸道光六年。張格爾之亂。掠西四城。揚威將軍長齡率兵至阿克蘇。禦之於渾巴什河。賊軍敗退。卽此河也。三里河灘盡。十八里四十里店子。車店一。民居十餘家。過此。偏西行十里渾巴什驛。夾道居民數家。無店鋪。驛舍亦圮。二十二里來蘇橋。俗呼三道橋。上年朱鳳樓飭民重修者也。其下渠流甚大。灌溉之利甚溥。十三里阿音柯車店四。商鋪民居約二百家。附近農民五六百戶。鄉約某於此備茶尖。有支路二。一南行八十里至羊瓦里克莊。一東南行四十里至渾巴什莊。皆人煙稠密之處。尖後仍南行。微偏西三十里。薩伊里克官店驛舍俱傾圮無存。車店一。民居十二家。附近農民約二百戶。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七里。沿途道柳成行。渠水交錯。良田萬頃。村莊稠密。饒有江南風景。惟風大塵揚。頗爲悶人。

▲六月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薩伊里克。南行。農莊相望。二十里皇工。夾道居民小店七八家。過此樹木漸少。彌望皆戈壁矣。二十五里沙井子車店。民居共六七家。天氣甚熱。下馬休憩。午尖後。折西南行。砂磧返熱。車揚塵飛。汗流不息。甚覺心煩。十里喬里呼圖驛。破屋數院。塌墩一座。電桿一堆。寂無居人。三十五里色克索爾里克。俗呼腰站子。荒店一家。阿克蘇柯坪於此分界。引領前望。道旁電杆。愈遠愈低。以至於無。此又陸地滄海見地圓之確證。五十五里齊蘭台驛。住。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官店一家。頹不可住。車店民居共三十餘家。有阿克蘇所設稽查往來洋商司事一名駐此。國勢太弱。亦有名而無實也。飲水極苦鹹。夜間飲料。尚自十里外山泉馱來。然味亦苦。不過較市間澇壩水稍好耳。市中居民壯者。刻皆赴距西南三十里許庫爾地方種田。至秋收後。方回開店。市西有劉襄勤用兵南疆時。及安酋帕夏所建廢壘。今日所經戈壁平曠。上雖流沙。下皆土壤。若自渾巴什河開渠引水灌之。必皆可

墾而種者也。柯坪故柯爾坪回莊。距此一百八十里。清光緒二十八年。設分防縣丞。隸溫宿州。民國成立。裁佐貳。歸阿克蘇直轄。三年。規復縣佐。議別置。今年春委李德良來部署一切。其轄境東西四百八十里。南北四百里。有莊十四。除阿磧六十餘戶。齊蘭台數十戶外。餘轉環治而居。產小麥青稞杏棗瓜棉。其民多力農。圃務藪牧。俗尙同阿克蘇。境內有布魯特遊牧種民。皆歸烏什管轄。無城郭。無郵政。無漢民。無日用雜貨店舖。衙署所需食物。皆須赴阿克蘇採購。有國民學校一所。有糧八百餘石。境內斥鹵之地。十居六七。然產鹽。而居民千餘戶。皆尙食饢。飲水。佐以瓜果桑葚。不爲羹。故弗用鹽。或作抓飯。用亦無幾。鄰境溫宿喀什一帶產鹽多且佳。故柯鹽無運銷境外者。

▲六月十七日晴。大風。塵土蔽天。面不見人。　由此至巴楚九台。中有沙窩數十里。日行天氣炎熱。人馬皆易疲困。必須午後啓行。漸行漸涼。方不苦乏。下午四時。發齊蘭台。南行五里有歧路。折西則經阿磧小站至柯坪。西南則道黃草湖至九台。爲行弓弦。正南則渡烏蘭烏蘇河至九台。係繞弓背。且無腰站。曩以黃草湖夏間水勢漂散。路苦泥淖。不便行車。恒多出於是途。近年以來。黃草湖鮮有水患。旅人多由弓弦。不繞弓背。以弓背遠二十里也。五十里。夾道廢屋數家。詢係色瓦特驛。卽十二台舊址。以乏水草。早將驛舍移近玉河之南。此處遂無居人。巴楚柯坪於此分界。十里。黃草湖。小店居民共七八家。過此。卽入沙窩。大風竟日。流砂塡道。行未數里。卽迷所向。既無日影取準。又無指南針辨方。冥行移時。始合大路。殊覺危險。五十里。十一台。卽雅爾庫圖克驛。譯言遠地有井也。官店一。車店居民共八九家。抵此時已夜十二時。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途中遇大風。行沙窩。車中塵土厚積寸許。取鏡照顏。狀如古廟頹廢之土木偶像。且笑且憐。飲水味甜。不似前昨兩日之鹹苦澁口矣。有歧路北行一百里至柯坪阿磧。

▲六月十八日。上午陰。下午晴。　午後三時。發十一台。西南行。道傍胡桐紅柳。叢翳連綿。人行其中。不覺暑氣。間有沙窩。亦非長途。胡桐老幹裂皮溜汁。俗呼胡桐淚。纏民有胡桐淚車夫買之。謬謂其能醫馬腹疾也。五十里。十台。即車底庫勒驛。車店民居共十餘家。距此東南百餘里。近年新闢一莊。名夏和爾。譯言其地低窪也。墾熟之地。已報一萬三千六十七畝。未及荒地數十分之一。目前居民雖只二百餘戶。將來未可限量。蓋巴楚土地本腴。惟居葱嶺南北二河下游。歷苦水乏。前知事盧殿魁。乃於其地新開大渠。導玉河(即葉爾羌河)餘水北流。分灌地畝。玉河源遠流大。餘水極多。故遠近農民。咸携鋤荷鍤前往墾闢。二年之間。遂成聚落。再逾數年。聞可別置一縣。或縣佐云。其地東距沙雅縣城。馬行二日可達。惟無水草。須冬令裹糧嚙雪而進。茶後復行。沙窩迭見。車行甚緩。三十里。唐托古拉。譯言胡桐樹窩也。附近農民一百餘家。亦係新墾之莊。十五里。阿和旦木。道傍農民數家。過此村莊稠密。雞犬之聲相聞。二十里九台。即圖木舒克驛。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五里。官店一家。民居商舖六十餘家。漢人八家。附近農民三百餘戶。舊設有漢語學校。今停未辦。驛在圖木舒克山口傾圮已久。山腰有廢城。俗呼唐王城。土人曾於其地掘得開元錢。相傳爲西遼鷹州。載籍無徵也。

▲六月十九日。陰。傍晚雨。　下午三時。發九台。西南行。南山綿亘如帶。六里。圖木舒克山嘴。頹垣一片。詢即圖木舒克驛舍廢址。過此灌木紅柳。入眼不斷。紅白草花。異香撲鼻。三十四里。阿夫麻札。夾道居民六七家。十里。西山盡處。山巔有土台。上插木杆。懸獸尾白布。山麓有形如馬跡者二。寬約丈許。土人云。回敎聖人曾登此山。故留蹄痕。荒誕不經。不辯可知。折行草湖村莊。遙遙相望。三十里。八台。即察巴克驛。驛言園子四處也。大雨如注。不可前進。乃住於

此。是日行八十里。道途平坦。車行甚疾。市廛與附近民舍。共有二百餘家。清曾於此設漢語學校。今停閉矣。道南有麻札山。相傳爲回祖艾孜而里木得道之所。昨今所經各台。其數爲逆。蓋以清乾隆時葉爾羌(今莎車)駐協辦大臣。瑪喇巴什(卽今巴楚)歸其管轄。故台起莎車。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亦猶伊犂軍台一二三四。皆由惠遠方面算起也。

▲六月二十日。上午晴。下午雨。　上午七時。發八台。西行。蘆葦瀰望。宛然綠畦。三十二里。闌干。夾道居民數家。二十里。尤黃托和拉克。附近農民三十餘戶。過此。垂柳夾道。阡陌連雲。十五里。知事章綏棨遊擊馬致和來迓。三里。過橋。入東關八柵。橋下卽葱嶺北河。俗呼洪河。水流甚少。葱嶺北河亦名喀什噶爾河。二源並導。皆出葱嶺。一源出帖列克達坂東格爾瑪達坂。匯爲廓克蘇河。又東。三莕罴子冷蘇來匯。爲奴拉蘇。卽赫色勒河。是爲烏蘭烏蘇上游。又東依爾克什他木河。自南來注。又東柯希額得克蘇水。自北來注。又東業干河。自北來注。又東薩烏雅河匯玉區塔什水。自北來注。爲得爾必楚克河。一源出喀喇庫勒之北。東流。爲圖拜里河。又東爲瑪爾堪蘇河。和色爾河自西南來注。又東爲烏蘭烏蘇河。又東鐵列克水。又東麻喇托海水。又東阿其貝利水。又東別什托海水。又東坎素水。均自北來注。又東庫斯渾水。合喀喇克瑪匝爾海水。自西北來注。又東阿依河。自東而南來注。又東木什水。自北來注。又東過疏勒縣城。爲喀什噶爾河。又東圖舒克塔什河。合伊蘭烏瓦斯河。自北來注。於疏勒疏附境內。灑四大渠分蔭地畝。曰牌素特。曰和色爾布依。曰賽爾滿。曰阿爾瓦特。又東入伽師縣境。出龍口橋。分支爲洪水河。又東入巴楚縣境。又東與洪水河合。其北河故道。在洪水河北。斷流已久。又東過巴楚城北。又東折而南流。入草湖。經大戈壁。與葱嶺

南河會。二里。八栅。盡。進東門。住學校。是日行七十二里。巴楚為南疆四達之區。歷代視為重鎮。西抵喀什。南達莎車。皆於此分途。其至莎車之路。出南門南行。三十里烏恰力克。三十里六台。即吉格達沙瑪里克驛。吉格達譯言沙棗也。居民二十餘家。四十里栽邑。地勢低窪。夏秋常成澤國。車馬難行。折西南四十二里。五台。即阿克薩克驛。葦湖夾道。居民十餘家。清乾隆四十二年。葉爾羌辦事大臣疏請於楊瓦里克造船六隻。運糧至此儲倉。嗣以水流多砂。易淤。船運尋罷。三十里。龍王廟。廟南玉河曲繞。時聞濁浪排空。折西四十里。四台。即阿吉格爾驛。有草無木。居民三十餘家。十二里。色里布牙。有草木。村舍二十餘家。有海子。曰大器。三十里伽藍泊。自此行草湖中。五十里。三台。即邁里那特驛。有玉河渡船。樹木稠密。雞犬相聞。頗類東南風景。逾河南行。有支路。三十里羊帶里克。四十里麥蓋提八栅。其地楊柳夾道。地味膏腴。村舍鱗次。有市街七八條。商務之盛。人煙之繁。過於縣城。大路仍向西行。三十里阿瓦台鎮。村樹扶疏。市廛櫛比。居民三四百家。五十三里。二台。即賴里克驛。居民二十餘家。河濱有渡船。二十五里。牌樓入莎車境。折南十二里。澤普勒善河。河沿。五里。米霞八栅。折西南二十里。滿哈八栅。二十五里。頭台八栅。三里。頭台。即愛古特虎驛。譯言其地有鬼魅迷人也。二十里。托胡列克八栅。二十里。科什巴思塘八栅。三十五里。莎車回城。居民三千三百餘戶。折西六里。莎車縣城。自巴楚至莎車。共程五百六十里。巴楚因巴爾楚克得名。漢尉頭國地。三國及北魏。屬龜茲。隋為疏勒國地。唐為尉頭州。亦曰鬱頭。宋屬疏勒。又為西遼鷹州。元明為別失八里地。清朝三平回亂。大軍均扼巴爾楚克。蓋西疆要道也。清道光中討平張格爾。始築城。光緒初。劉襄勤克復全疆。更修治之。易以方磚。闢三門。周三里二分。即今縣城是也。開省後。置瑪拉巴什直隸廳。嗣改巴楚州。隸莎車府。民國改為縣。東西五百七

十里。南北五百二十里。有大莊九。小村八九十。地當孔道。扼諸大國之衝。(溫宿尉頭疏勒依耐莎車)延袤千三百里。窪鹵少田。多胡桐檉柳。而葉爾羌喀什噶爾兩河。橫貫東西。兩岸多沃壤。可耕植。然春時水恒淺涸。入秋洶漲與溜。往往壞堤。故常有水害而無水利。而鐵里木華兩莊。歲訟水以爲常。故其俗纖嗇而忮急。無遠謀。少積聚。地廣人稀。一歲所獲。獨與各莊交易。有餘以買喀什噶爾。

▲六月二十一日。晴。　上午赴縣署就章知事讌。後至東關一帶。督查印花。多有貼者。惟未合法。漢商八九家。回商七八家。英俄商十一二家。餘皆纏民。商務較拜城稍盛。有統稅局電局與二等郵局。此間寄信去京。約須三月方達。包件則須半年。若信面書俄文。貼俄郵票。由俄道轉。則二十六七天卽到。不收包件。然非十分緊急事件。亦不必採此特別辦法。坐令郵權喪諸外人也。土產大米。色澤稍遜阿克遜。而成飯爲多。棉花不亞吐魯番。而產額爲少。鐵里木華兩莊出棉布。比於陝西三原大布。魚較開都河所產。肉爲細嫩。惟尚不敵北涯。英俄籍民在四鄉種地者。達數十戶。歲多諉爲歉收。而不納糧。地方官巽懦畏事。恒遂聽之。噫。長此因循。成爲習慣。全疆歷史上對於外國人民留保之土地課稅權。恐將喪失於無形也。守土者。當愼密強硬以辦理之。縣在清末。曾有蘆課。民國成立。隨而廢除。前年財廳令行規復。盧殿魁知事。當以巴楚少水。現有熟地。不敷灌溉。爭水之訟。無歲不有。若規復蘆課。則該納課人民勢必爭水以溉蘆葦荒灘。水量愈少。恐礙熟田。各理由。呈復免辦。就巴楚現勢言。似不爲無見。然宜從開渠濬滂引水。積水諸方面着想耳。巴楚地勢低窪。又當葱嶺南北兩河下流衝路。春間農作。上游節節堵截。水不下洩。幾若旱海。秋季農畢。渠水涓滴歸河。汗漫橫流。又成澤國。常有水患。而無水利。議者謂宜於邁那特與賴里克兩驛地方。

開渠引水導玉河(卽葉爾羌河)北流。以開各路水源。於蘇沙湖。故海子。鹹海子。洪海子。諸處。開渠設閘。積受上流秋冬餘水。以備次年注放。雙方進行。則熟地不憂無水。而荒地亦可廣爲墾闢矣。境內地味異常肥沃。聞諸老農。鐵里木華却古恰克一帶。下種一石。能獲一百石云。縣境清末民初。賭風甚熾。城市鄉莊。皆設必石場。(賭場之俗稱)名爲官賭。呼朋引類。殆成匪窟。嗣經數度嚴懲。其風始息。而民業以安。麥蓋提莊納粮額地一萬餘畝。經劉人俠清丈。實八萬餘畝。又阿瓦台某莊。纏民有堯樂阿奇一戶。粮册地僅六百餘畝。經李湜清丈。實四千餘畝。又距阿瓦台莊四十里。有新開八柵。曰阿哈墩。現歲征牲稅銀一千二百兩。皆未上聞。備增國庫收入。下午馬遊擊招飲。三時席散。啓行。出南門。折西行。繼微偏北。渡葱嶺北河。河幅窄小。若溝渠。蓋北河水流。以沿途開渠引灌地畝。愈至下游水勢愈少。故流至巴楚城東數十百里。已成乾河。三十里牛圈子。葦湖曲繞。居民數家。四十六里屈爾蓋驛。四圍有樹。居民二十餘家。車店三。官店已塌。住是日行七十六里。沿途胡桐低樹。夾道連綿。適値雨後。塵土較少。

▲六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七時發屈爾蓋。西行。五十五里卡拉克沁驛。居民一家。破屋六七。驛舍官店。皆已倒塌。二十五里通干麻扎。居民十餘家。廢院數圈。十里恰墻。無居人。巴楚伽師於此分界。十二里嘉玉崑。農民八家。十八里玉代里克驛。車店四。官店已塌。小店五。民居三十餘家。附近農民二百二十餘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驛南有大草湖。彌望無際。驛北數十里外。有遠山東西綿亘。市民以苦無飲水。連日在草湖中。到處掘井。未達泉源。水味苦鹹。實不中飲。今日市中值八柵。鄉民皆來交易。頗形擁擠。

▲六月二十三日晴。　舊歷端午節也。去年今日在廣東肇慶。居國之極南。今年今日來新疆喀什。居國之極西。相

去蓋二萬里云。下午一時。發玉代里克西行。三十里。崑嵌把居民二家。五十里。廠子卽雅素里克驛。居民三家。廢屋數院。二十里。哈喇玉爾滾。民居七八家夾道若街市。兩端皆有橋。其下卽紅河所經。十里外有農民百餘戶。二十里。龍口橋驛。驛在紅河南岸。河幅甚窄。架橋處不盈二丈。官店一。車店一。民居五家。附近農民十八戶。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烏蘭烏蘇河（卽葱嶺北河）。流經龍口橋東二十里。向南分支爲洪水河（俗簡呼洪河）東流至巴楚城西三十里。瀦爲洪海。正流迤北紆迴。經巴楚城北柏陌莊。東流至覺里孔山。始折而南。其分流處可指而辨也。自巴楚以來。連日皆在北河北岸行。或遠或近。均在眼底。河皆窄小。宛若溝渠。而紅柳胡桐。繼續彌望。昔所稱爲樹窩子是也。清道光七年。大軍討張格爾。由樹窩子進勦。道光二十七年。上諭巴爾楚克爲西四城門戶。且與樹窩子相連。地方緊要。光緒初。劉襄勤平定西四城。闢爲驛路。避弧就弦。較昔年軍台舊路。自巴楚至喀什。須繞沙車以達。共程一千三百三十里。今則直捷一半矣。

▲六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龍口橋。西行。二十五里。腰站子。回語曰打夕。居民七八家。四十五里。英阿瓦特。官店一。車店四。居民數十戶。附近農民三百餘家。自龍口橋至此。塵土蔽天。窪窿滿道。車甚顛播。乘者苦之。茶尖。復行。村莊相望。樹木成陰。二十里。月引木七克闌干爾村。八里。阿喜克闌干爾村。十二里。英阿巴仁村。知事談鳳翼來迓。十里。伽師八栅。土人皆呼排素巴特。住官店。是日行一百二十里。下午見客數輩。五時督查印花一周。伽師無城。商務多在南街西街。全市商廛居民共四百餘家。漢人六十餘家。回民二十餘家。英商一家。俄商四五家。餘皆土著纏民。俄人在四鄉種地者。皆纏民之入俄籍或安集延人。眞正俄人無有也。縣境今年升科下地九百八十六畝。有

鉛礦。在縣東北六百餘里。可喜布拉克地方山內。發見於蘇洪卡員許鼎銘。每人每日能取礦砂十餘觔。可煉淨鉛五六觔。山中收買每秤(十六觔爲一秤)值銀一兩一二錢。馱運出山可增至一兩七八錢。現只開挖一洞。面積尚不及畝。自上年四月起征收礦稅。值百抽五。由經過蘇洪卡員代收。上年收數不過數兩。土產以棉布爲大宗。銷路及於俄屬費爾干省。近以俄貨不來。纏民做印花布自銷自用。成績甚佳。若從而獎勵擴充之。未始非挽回利權之好機會也。縣屬北鄉大阿圖什及格達梁莊一帶地方遼闊。土壤膏腴。大阿圖什人民尙屬繁盛。格達梁莊則極稀少。若就阿圖什八柵舊馬隊營房增設縣治。正名曰阿圖縣。招徠纏民。廣闢水源。盡墾格達梁之荒地。十年以後必能漸成大縣。又王代里克東北五十里山麓有廢城。東西南三面斷垣存五尺許。北垣圮盡。相其基址宏濶。類王府。按唐西域傳。疏勒一曰佉沙。環境五千里。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居伽師城。即此地也。伽師漢疏勒國地。唐爲佉沙城。卽阿摩支王所居者也。清光緒二十九年始置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七百里。有大莊四。小村一百二十餘。纏民爲土著。布魯特漢回營僑寓者。其民務農。商工業次之。穀有小麥包谷胡麻棉花。果有杏。工有布。每歲皆有出境者。其俗同疏附而無其殷阜。

▲六月二十五日。晴。　上午六時發伽師。西行三里官廳。談知事送別於此。七里慶拉村。十里乞月克村。渡烏蘭烏蘇河。有橋。十里。夏布訖村。喀什提督馬福興遣營長馬應徵安中傑來迓。十里託什卡拉村。十七里合簪可爾村。六里克滿村。過此入戈壁。十二里入疏勒縣界。十五里雅滿雅爾驛。午尖。有汛卡官店一。車店二。居民三四十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爲疏勒三大市鎭之一。雅滿雅爾河流經驛北。水量甚深。唐景龍二年突騎施酋長娑葛入寇。五千

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疏勒。郭元振在疏勒柵於河口不敢出。蓋卽此河。源出哈喇租庫嶺。東爲哈喇租庫河。又東流爲圖巴里克河。又東曰雅滿雅爾河。又東南流布倫可爾水自西北來注。又東爲格斯雅滿雅爾河。又東倭儀水自西來注。又東爲塔什雅滿雅爾河。又東烏帕水自北來注。爲泰里布楚克河。又東分兩支。北支爲罕愛里克河。南支爲喀拉蘇河。均伏於沙磧。按葱嶺北河舊說皆作南北二源。北曰烏蘭烏蘇。南曰雅滿雅爾。今則雅滿雅爾下流不能達於烏蘭烏蘇。實質上僅存北源一源矣。然考瑪爾堪蘇一源尙遠於烏蘭烏蘇與雅滿雅爾。自應列爲一源。以合古籍二源之說。尖後仍向西行。四十里。羊達滿店舖民居三十餘家。附近村莊稠密。鄉約某於此備茶尖。十五里。過一大渠。入八屯境。八屯者。曰太平。曰安邊。曰鎭遠。曰永豐。曰永定。曰得意。曰廣濟。曰平慶。初淸道光八年。大軍討張格爾。隨營來新之人。流落難歸。官中設屯爲之安置。無事聽其耕種。有事入城助守。原設五百戶。同治三年。安酋帕夏之亂。死亡十之七八。光緒三年。安逆平。經善後局淸查原地。撫舊招新。日增月闢。現計七百餘戶。居然土著漢人矣。十二里。疏勒官廳。知事袁彥薰。道署財政科長彭維藩。營長馬吉慶馬貴諸君來迓。袁知事邀住漢城。（疏勒縣治。）以總報告須在回城（疏附縣治）繕就付郵辭之。乃繞漢城東北隅向西北行。四里合出漢城北門大路。道樹參天。綠畦彌望。路亦寬平。車行甚疾。十五里。七里橋。入疏附境。大橋二道。水磨林立。氣象雄偉。足徵繁庶。五里。疏附官廳。知事盧殿魁。協台林從文。都司馬文瀾。營長馬應徵諸君來迓。二里。進南門。住舊審判廳。是日行一百八十四里。自阿克蘇至此。共程一千二百六十九里。坐未幾。道尹朱瑞墀鳳樓。電報局長胡俊。交涉局文案委員陶明榕先後來會。頗苦酬應之煩。疏附。漢槃槖烏郎楨中疏勒諸城地。故回莊。淸光緒九年置縣。舊有城。乾

隆二十四年重修。道光十八年。阿奇木早敦。又拓寬其西南。光緒二十四年。因協署在城外。復開西門。包以月城。周十二里七分。規模之大。過於省城。其轄境東西九百九十里。南北五百六十四里。有大莊九。小莊百五六十。其民多山北雜種。山內布魯特五部。曰胡什齊。其牧地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一十五里。轄游圖五。曰冲噶巴什。其牧地東西六百四十里。南北二百五十七里。轄游圖十七。曰岳瓦什。其牧地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轄游圖七。曰希克察克。其牧地東西五百四五十里。南北二百三十八里。轄游圖七。曰奈曼。其牧地東西四百三十里。南北八十里。轄游圖三。皆徙格爾（即蒙古包）。牧葱嶺。其僑雜錯處。稗販耕作。漢民漢回無慮數百戶。而俄人徙自安集延霍罕塔什干等處。往往受田宅。長子孫。其逾葱嶺而東。逐錐刀之末者。皆英人也。故言新省人類之雜。厝以此地爲最（淸時喀什道署設有九種語言譯員）。其敎殊。其俗尙亦異。地多磧鹵。饒檉楡葭葦。其沃壤秎穫。每歲小麥包穀稻米。率數十萬石。而牛羊駝馬。富者阡陌成羣。瑰貨霧集。華夷縈轇。遷引之盛。甲於南疆。葱嶺之東一大都會也。當全盛之時。人習技巧。雕玉鏤金之器。跨越上國。而習俗奢靡。多妓女。嫺歌舞。富家皆畜聲樂。客至命酒出以侑觴。然畏法。事官長如神明。不似庫車以東。悍然僿野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晴。　住疏附。上午偕烈夫赴各處報謁。在縣署午膳。下午偕烈夫鏡蓉至城東北隅。訪耿公井。井在高阜之麓。上下二井。皆方丈餘。泉自井底湧出。泡湧重重。若串珠相傳。東漢耿恭師行至此。拜禱而得者。男婦汲取飲水。爭先恐後。新染舊服。環而聚澣。汚濁垢穢。幾難近觀。此宜飭民修理。多闢數井。若者汲飲。若者澣物。嚴爲區別。方無碍於衛生。井背土阜高殆十丈。上建樓閣二層。下層三楹。中祀文昌帝君。左祀劉猛將軍。右祀耿恭班超。皆

有塑像。上只一楹。崇祀奎星。凭欄遙矚。城郊在望。城中街衢交互。廛肆糾紛。樓房層列。全疆稀有。郊外綠樹成陰。良田萬頃。行人往來。車龍馬水。商務之繁。人煙之庶。比於省城。故自漢唐以來。爲西域建庭之所。今日猶全疆命脈所係。惟是強鄰逼處。種性錯雜。治理之難。什伯內省。守茲土者。當如何國而忘家。公而忘私。未雨綢繆。刻意經營。勿爲異族所得。固我全疆門戶。斯爲尚矣。入夜。彭科長送遠東報一束來。逐一檢閱。財政部以鍊銅廠案。總長被押。次長逃匿。繼任總長爲李經羲。次長楊壽枏。交通部以買機關車案。總長褫職。以次長權量代理部務。海軍部以上海造船廠案。物議沸騰。國會愼重通過對德宣戰案。遂遭冒稱公民團攻聚毆。紛紛逃避津滬。不能繼續開會。國務員伍張谷程諸君。以亂民侮辱國會。相率辭職。致段內閣催倒於無形。種種消息。光怪陸離。長此搗亂。國基何日始得鞏固耶。爲之長嘆。城中纏商富者首推裕三玉滿爾巴依。貲皆數百萬金。次爲伊敏沙謂兒克木三巴依。亦各數十萬金。

▲六月二十七日。晴。　住疏附。上午。疏勒袁知事來談。謂前喀什道尹楊增炳（楊省長胞弟）不歡於英俄領事。待僚屬種種刻薄。公然吸食鴉片。楊省長迫於內外物論。迺易以朱鳳樓。其時朱在阿克蘇任。以辦逃哈交涉未能立卽履新。命袁權代。而石郜抗不交卸。袁說以大義。反唧之刺骨。以方面大員。省長介弟。而舉動若此。烏足爲羣僚訓邪。下午。督查印花貼者寥寥。復多違章。隨至蔚豐厚商業銀行。行長云。昨接京行來電。稱各處金融閉塞。暫停滙兌。又謂湖南滙漢。現銀百兩。須湘票銀四百餘兩。似此內地或有不靜消息也。城中商務最繁盛處。爲北大街。西大街。大寺前。布八柵。諸處。北關外則英俄籍商錯處雜居。陳肆而賈。儼同租界。英俄各有領事。統治僑民。俄領事設於

清光緒七年三月。署在北關。有領事官一。（現任名梅世臣。）幫辦領事官一。繙譯官一。醫官一。衛隊武官一。（轄馬隊四十七名。）而領事館兼轄。尚有駐紮蒲犂武官一。（馬隊十六名。）稅務官一。領事館附屬則有郵政兼電報局。道勝分銀行。英領事始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原名駐喀遊歷官。宣統元年升改領事署。在城內。有領事官一。醫官一。書記生一。而駐蒲犂照料遊歷委員一名。亦歸領署兼轄。今領事馬繼業。出自曾文正公之婢。嫻漢語。多機變。其頭銜署總領事官。英在新疆設領。僅此一處。不知其所總何謂。

▲六月二十八日。晴。　住疏附。上午偕烈夫鶚秋鏡蓉策馬出東門。遊覽香娘娘廟。（即清乾隆香妃。其歷史詳清朝野史大觀清代軼聞東華錄諸書中。）道傍渠水淙淙。田疇莽莽。廬舍重重。廝扎累累。望而知為繁庶之區。十里至廟。前居民數十家。宛若街市。廟周有垣。妃陵位東北隅。上圓下方。牆皆綠色花磚。望若琉璃。鼎帨包以黃金。重五十兩。宏敞壯麗。勝哈密回王陵寢數倍。中有坟墓數十。層疊環列。詢守墓阿渾。香坟何在。皆莫能對。惟謂大者男坟。小者女坟。皆香妃親屬而已。當門左偏有廢鑾輿一乘。制作粗率。裝飾俗陋。相傳為乾隆所賜。有謂為香妃生時所乘用者。有謂為靈櫬西還所馱載者。夫高宗在全盛之時。斷不以此粗物錫彼寵妃。其為附會。不辨而明。聞有乾隆欽賜諭額一方。鑾甲全幅。遍覓未獲。詢之阿渾。則謂諭額當帕夏據南疆時。為人取去。鑾甲早經頹朽。不復存矣。陵之四隅。各有甬道。盤升屋頂。然燭登覽。鳥糞堆積。敗瓦四散。不堪步履。四周各建小閣。寬廣數尺。狀若瞭墩。下視墻周低處。光潔可鑑。一塵不染。詢係纏族婦女來茲祈禳。伏墻而哭。拂摩所致。俗傳香妃靈異非常。無求而弗應也。又有大頭羊角。堆砌若塔。數之五六。則皆纏民用以敬神。漸積而成者。（大頭羊產蒲犂山中。其角整圓。若南方水牛

之角而小。纏俗習用以敬神祈禳。每對值銀十兩至二三十兩。）陵之右偏北隅。有似陵寢之建築。爲妃父生誦經死厝瘞之所。其前禮拜場二。連結直列。建築宏偉。擬於大內。再前爲二澇壩。周百餘武。綠水清碧。游魚可數。環水古幹。倒影分明。復有二三果園環而錯處。羣花競秀。清幽宜人。夏日避暑。最爲合宜。喀什近郊遊觀佳處。此爲第一。纏俗迷信香妃極虔。損貲作祀。歲有其人。二百年來。漸積漸多。故今廟產甚富。歲入可達萬金。守廟阿渾多至數人。香火之盛。冠於回部。上年有達楊氏者。攜眷屬六人。來自北京。自稱系出香妃之兄。當日隨妃入京。編入旂籍。回部王公年班進京。皆彼招待。爲香妃嫡裔。呈訴官廳。欲盡攘廟產爲己有。前疏附知事馬紹武。判廟產爲三。一歸原守廟者。一與達楊氏。一留與現居北京者。（尙有五人）達楊氏不服判結。今猶爭訟未休。遊廟既畢。小憇於某果園。品茗消暑。傍午始繞至北門外。參觀玉滿巴依軋花廠。規模宏大。有機器四部。（現有二部未用）發動皆用水力。每部日可軋花一萬二千觔。技師爲一俄人。裝花亦用機器。惜以人力旋輪。未曾改用水力耳。進北門。經大寺。此間回民總禮拜處也。中建大庭三楹。每楹可容千人以上。庭前有大坪一。廣數十畝。古樹縱橫。綠陰匝地。日午不暑。大風無塵。纏民無數。雜集其間。有伏臥於地而酣聲如雷者。有斜倚樹側而施按摩手術者。有環坐一圈。中立一人。口講指畫。如漢滬京津之說書然者。形形色色。望玩有趣。大坪兩傍。皆建廊房。間以百數。爲纏民通人及厭世者。虔心研究可蘭經典之所。舊寺在寺前左偏。今爲津商同興和購作商店。相傳董福祥任喀什提督時。曾懸猪頭其門。纏民棄之。改建今寺。遊覽一周。乃策馬至道署。就朱道尹午宴。席設東偏花園。房舍整潔。頗具歐風。亭榭數處。皆可坐玩。雜卉古楊。葡架蓮池。野蔬洋花。配置咸宜。入新以來。所僅見也。入夜。瑞典敎士傳來消息。謂南方各省反對對德宣戰及

陰謀復辟。預備宣佈獨立英俄領署。亦接駐京使電。段內閣已倒。伍庭芳繼任總理。蓋喀什接近俄疆。有俄郵電可以利用。無華政府檢查扣留之中梗。關內消息傳達比較省城猶快。

▲六月二十九日。晴。　住疏附。上午。林協台招飲。喀什當清開省之初。駐兵三四十營。各營需用柴薪。皆由人民征採。行之數年。民甚苦之。旋議開辦炭局。由官發價。掘炭代薪。辦理未善。炭不足用。仍征民柴。迄於民國初元。易先後長局務。極力整頓。兵亦漸裁。炭遂足用。且有餘以賣商民。定章百觔。運價五錢。山價一錢八分。售諸衙署。祇取運價。商民購買。兼收山價。易以賠累。屢請辭職。今年林從文來署協台。楊省長即委林兼辦。現正交代一切。此地西距俄屬安集延火車站十一程。故自南疆往來京津漢滬及湖南省。無不出於其途。蓋亦交通孔道也。茲紀其程途於此。以供旅行之參考。由疏附啓程。一百二十里明約卡。一百里安鴆安。地廣而沃。水豐草茂。前知事馬紹武於此開渠灌地。已勘荒熟共獲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五畝。未清丈者。尙達萬畝以上。纏布爾民競相攜耒來耕。漸成聚邑。將來發達。可設縣佐一缺。一百四十里烏古莎路。一百二十里烏魯克卡。一百二十里兒克斯塘。有達坂。俄於嶺巔設卡。幾禁出入。一百里苦魯蘇越小達坂二八十里克得古魯什踰大達坂。終年積雪。一百四十里梭飛。一百四十里克子古魯干。過此路漸好行。八十里古魯善。七十里考藍。五十里藍疙瘩。五十里碼底。四十里窩什。自此乘台車。一百二十里安集延。（由蘇附至此。每馱馬一匹運租五兩。駱駝一峯運租七兩。若遇喀商運送輸出貨回馱之便。其租銀較專雇爲廉）自此乘火車北偏東行。一晝夜至塔什干。換車三晝夜至吉聶聶換車。西赴俄京聖彼得堡。東至中國滿洲里。於此分路。宜加注意。勿誤登車。自此折向東行。一晝夜又半日至車里雅賓斯克。換車經阿姆斯克（

每年舊歷五六七三個月。有輪船溯額爾齊斯河達斜米及齋桑。再乘台車至新疆塔城。）諸夫尼克乃斯克。（有鐵路南達斜米。俄名曰阿爾泰綫。）共五晝夜至伊爾古斯克。換車。經貝加爾湖。赤塔。兩晝夜又半日。至滿洲里。中俄國境於此分界。其地海關檢查。非常嚴密。隨帶行李。自忖須報稅者。寧與以少許稅金。勿令查出沒收。由安集延至此。計程十四晝夜。二等車價盧布九十二元。自滿洲里換車。經海拉爾（有大山洞一。兩端皆有俄兵荷鎗駐守）一晝夜又半日。至哈爾濱。（東走海參崴者。換車向東行。）換車西南行。一日或一夜至長春。俗呼寬城子。由滿洲里至此。二等車價。盧布三十五元。自長春換乘南滿火車。行十小時。至奉天。二等車價日鈔五元十錢。三等三元四十錢。由奉天換乘京奉車。一晝夜至北京前門。二等車價華銀十九元六角。三等十元零四角。由北京至漢口湖南。則乘京漢火車。至南京上海。則由天津乘津浦火車。或海船。交通極其便利矣。

新疆布魯特回部。以喀什爲總滙。其種人出漢烏孫休循捐毒諸國。散處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蒲犂。葉城。烏什諸邊境。其俗好利喜爭。尙牧畜事。耕種與纏回同敎。而頗畏法度。問其家之富。則數畜以對。其牛羊重雪水。飲不雪則延毛拉咒經。以繩繫龜殼一。活蝦蟆一。懸淨水上。咒之。龜背浸浸見水珠點。頃刻即雪。謂之下箚答。有病者。毛拉禳之。屠羊於前。擊鼓跳舞。謂鬼附羊身以滅。蓋三苗巫敎之遺也。其穹廬曰那哈阿依。木架氈撩。圓如覆磬。其壁衣之珇麗者。以五色花氈彩絲綉之。富家一幕有費千金者。氍毹薦地。無牀榻椅桌。值門置烓竈。駕三足鐵爐。謂之格爾加克。家長居其下。右處賓客。稚幼居門之左。僕役居門之右。爨則以糞代薪。汲水以羊皮袋。謂之通拉。亦有以葫蘆者。謂之腦蓋。銅盌謂之沙瑪。鐵釜謂之略章。席地以布承食。以盤切肉。以刀攄飯。以手澡浴。以繩佻大腹細頸沙瑪。灌

頂至踵。謂之密什雀可。其服飾多與纏回同。身披禪襦。冬冠他瑪克。夏冠斗披。女則摺疊白布絡頭。垂背尺許。阿渾之帽。上銳而高簷。以白布縱之。厚二三寸。脫帽爲敬。入門必解履。婦女出。必以㞕㬹障面。皆古制也。婚姻之禮。納采親迎。皆同纏俗。女入門。男女對座。以鹽水湛餅而食。猶合巹也。次日見翁姑。家人長幼。以次相識。均交手鞠躬。曰賽拉馬理坤。猶問安也。一夫衆妻。無嫡庶。婦多從一而終者。夫妻反目。則延阿渾誦經以調。再醮則先兄與叔。無兄弟則適族人。無族人。始改嫁異族。此財聘之弊。同於市估。自秦以西。君子不忍觀也。於布回又何責焉。其俗向不講宗法。自曾祖以上無聞焉。蒙回之俗。大抵皆然。其父母及夫死。無三年喪。葬畢除素服。着青衣。有墓祭。期年開筵享客。戚友輩以牛羊相問遺。爲設刁羊之會。植高竿爲的。炮射角勝。其教專祀天。其歷法齋期。一遵回制。不食彘。不飲酒。宴客。薦牛羊酸乳。貧者湛麪爲湯。富者以馬湩茜酒。熱羊肉大米爲飯。賓主之間。情意周洽。濃至。少詐虞者。其民易使。敬畏官吏。斯足多耳。烏虖。布族自歸誠之後。世守邊圉。國家常虎擾而兕畜之。疏節闊目。以相縻縶。中俄畫界。各有分民。爲官吏者。往往犬羊蟲介其人。鄙爲異類。相與剝朘而重困之。幸而彼國之政。兄弟耳。不然。其人其鹿將爲德不德者。徵也。曩在清末。伊犁領隊大臣志銳。愍然書告大府。蠲除官吏無名之徵。及其繇稅。厥後巡撫聯魁復奏免馬租銀歲二千兩。專司偵卡倫平道路諸役。至今仍之。可謂勞徠綏輯。得其民有道者矣。

▲六月三十日。晴。　住疏附。上午。前財部新疆官產調查員劉登鳳來會。劉在此間調查官產。頗有成績。不見容於當道。上年十月已辭職。而籌墊經費三千餘元。屢請財部核發。消息渺然。致劉滯留此間。不能回鄂。頗足令人寒心。下午。朱道尹來談。謂喀什外交亟應辦理者。厥有二端。其一司牙孜。今年例應舉行。現政府對德宣戰。屆時恐難會

派委員執行耳。新疆邊俄亘數千里。蒙回纏哈。在在分居。隨牧移徙。向背靡恆。既無國籍可準。又無宗法可稽。服飾無標幟辨別。貿易無契約爲質劑。殺人越貨。逋逃鄰境。爭財攘產。託庇外籍。窮奇譸張。橫生交涉。案牘累累。莫可爬梳。守邊官吏。勵以爲苦。自清光緒八年。塔城參贊錫綸。行文俄國七河巡撫。公同派員清理積案。是爲創辦司牙孜之始。然屬試行。未爲定例。至十一年。續辦第二次司牙孜。結案一百八十四起。自是著爲定例。十四年。錫綸升任伊犁將軍。卷查中俄積案甚多。深知司牙孜辦法。有利無弊。奏援塔城成案。倣辦司牙孜。結案一千五百餘起。幷定每屆三年。會辦一次。二十九年。新撫潘效蘇。以喀什自光緒七年改訂條約以後。中俄積案纍纍。亦倣伊塔成案。奏調索倫營領隊大臣志銳。會同俄官潘特索福。齊集奇木霍爾罕地方。舉行第一次司牙孜。結案一千六百九十八起。惟烏什一隅。因人證未齊。未克舉行。自是以後。中俄交涉之案。除一二眞正俄商。遇有爭訟事故。仍由領事會同地方官隨時辦理外。其餘俄籍商民。一切案件。統歸入司牙孜。大起辦結。俄官亦知東方領土之民。冥頑檮杌。非用特別法律。不能日久相安。故能顧念邦交。和衷商辦。鮮有掣肘之虞。而俄領署之領事裁判權。亦因是而稍稍替矣。所謂司牙孜者。譯爲清理積案之義。其辦法由中俄兩國邊吏。將歷年積案。彼此互相知照。凡俄屬哈薩克越我邊境搶劫經人控告之案。由我交涉局造冊咨俄領事官。若中屬哈薩克越俄邊境搶劫者。俄官亦造冊咨送伊犁將軍（今改鎮守使）塔城參贊（今改道尹）及各管理通商事務衙門。豫備傳集兩屬人證。約定日期。擇交界適中之地。兩國各派官員。前往會同審訊。不用中俄法律。依哈薩克舊俗。持經設誓。以判曲直。曲者責令賠償銀物。或牛羊馬匹。而直者取贏焉。其戕殺剽掠。在逃未獲之案。則兩國官吏。各視其案之多寡。互相抵除。作爲了結。案少不能相

抵。則議給償款。皆照定章辦理。俄國官吏。往往虛張其數。特強欺詐。不可究詰。然自會讞以來。亦彼此互有贏縮。大率償款多者不過一二萬金。少者僅及千金。一次清理。訊結之後。無論何屬人民。均不得違章瀆控。故從前中俄交涉糾結紛爭之事。自舉辦司牙孜後。漸歸平復。就我範圍。此則中俄兩國治理領土之特別法律也。其二查勘界牌。新疆中俄界牌。伊犂共設三十三處。塔城共設二十一處。阿克蘇共設五處。指山爲界四處。喀什共設十九處。指山爲界六處。按照原訂界約。每年由中俄兩國派員會勘一次。後以邊疆多事。改爲三年。歷屆按約會勘。僅自伊犂塔城阿克蘇至喀屬蘇約克山與俄七河省交界各處止。其自蘇約克以西。與俄費爾干省交界。共有界牌九處。指山爲界六處。每屆照約催商會勘。俄人皆以界務未清。藉詞延宕。此段界址。遂自光緒十四年後。已八九屆未能清釐。先是光緒二十三年。喀什道黃光達派員專勘喀費交界界牌。竟被俄兵阻擋。僅行至吐子阿蘇而止。嗣更無人問津。故自蘇約克以西各牌。幾同虛設。洎光緒三十四年。俄國土耳其斯坦總督請易中俄界牌木椿爲石碑。以垂久遠。新撫聯魁欲乘機清釐喀費歷年未勘之界。密令喀什道袁鴻祜以修通志測繪山水爲名。遴員攜帶圖卷。逐細密查。行至兒克斯塘以南。又被俄卡力阻前進。其所勘各牌名稱次第道路遠近。均與原日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訂界約稍有歧異。有原載指山爲界。而究有界牌遺址可驗者。民國四年。楊省長以俄德交戰正殷。藉名調查喀什布魯特戶口草場生畜。派周家瑞勘查界牌。其與俄七河省交界。起巴圖瑪納達坂。訖蘇約克。共界牌十處。惟巴圖碼納。庫倫杜。和堅特。博孜艾格爾。黑皮恰克五處。尚屬完好。餘如帖列克提。阿圖魯黑孜。庫爾圖魯。阿提蘇約克五處。均無牌博。僅存石基。其與俄費爾干省交界。起依提木阿蘇達坂。訖烏孜別里。共界牌十五處。其中塔拉庫

勒。克斯達爾兩處尚存朽壞界牌。餘如依提木阿蘇庫賜爾塔。吐子阿蘇塔。拉約依色丹薩兀雅爾得。哈喇卡拉·哈喇別里達坂。以克則克達坂諸處界牌。早經損失。而哈喇瑪阿蘇瑪里他巴爾烏孜別里三處。並無建遇牌博形迹。或係當日指山爲界。未曾樹牌。或係邊地俄人潛移歿迹。國土喪失。於玆實多。今宜乘俄喪亂之餘。就玆查得情形。呈報政府。與彼駐京俄使。嚴重交涉。會勘定界。建樹石碑。並申前約三年會勘一次。保我領土。固我疆圉。故喀費定界之舉。亦今喀什一重要交涉也。

▲七月一日。晴。住疏附。盧知事邀午飲。盡歡而散。報載中央對德宣戰。此間距蒲犂只十五程。蒲犂去阿富汗境。程略相等。阿人早受德人運動。中國若果對德宣戰。德必以阿爲前驅。利用與新回民同教之勢力。陳師深入。涉車喀什。首當其衝。且爲必爭之地。故此間政界中人。甚爲驚惶。而表面又不能不持鎮靜態度。以左右皆回纏。不啻同舟敵國也。查蒲犂舊駐巡防馬隊一哨。既多缺額。又皆老弱。當局飭派馬隊一營前往駐防。節經開拔。旬日內外可望全抵蒲犂。諺有之曰。無事不燒香。有事抱佛脚。正此類耳。疏附疏勒在全疆稱富邑。故兩縣官產特多。據最近調查。土地一類。其一鄉約養廉地。疏附有五千六百三十一畝五分五厘。可估價洋二萬九千九百九十元零四角。（官冊只報五千一百二十二畝八分八厘）疏勒有一千八百二十一畝五分。可估價洋七千八百五十三元。而鄉約盜賣隱瞞。及戶民侵佔之田。尚未清查計入。其二草場葦湖地。兩縣共有十萬九千九百二十九畝。內有向經官廳查悉。收課入公者。亦有距城窵遠。視同荒棄。公家從未過問者。分別估價。約共值銀三萬九千九百零八元三角。而疏附西南鄰接英吉沙爾草場。面積達三千畝。尚未計入。其三私墾成熟官地。兩縣共計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三

十五畝。其可墾而現尙未墾者。又共四萬八千五百二十三畝。分等估價。約共値銀一十六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元。此外開渠引水。可墾荒地。爲數尙多。此皆兩縣官地共同所有數目也。其各別者。疏附縣屬有二。一曰伯什克勒木莊衞地。四千二百餘畝。係清光緒十五年。經署疏勒直隸州蔣諾開渠。招民承墾成熟。未繳荒價。由官發照。禁止頂替。於額粮外。另收租粮。作爲地方辦公經費。民國成立。該縣知事張東鐸被戕。卷宗散佚。額糧雖照舊完納。而租糧並未徵收。據官册報。現有民五十六戶。中地二千四百八十畝零四分九釐。每畝額糧三升。下地一千八百二十七畝零五分一厘。每畝額糧一升五合。總計額糧一百零一石八斗二升七合三勺。以時値中地每畝五元。下地三元估價。約共値銀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五元。二曰沿邊卡倫地。疏附向有卡倫四處。曰霍爾罕。(總卡)曰圖舒克塔什。曰伊斯里克。曰明約路。各卡皆設有卡員通事毛拉卡兵等。稽查出入國境中外人民。附卡官荒。向聽守卡諸人墾耕。以資津貼。圖舒克塔什。伊斯里克兩卡。原有官地九百餘畝。已售四百八十畝。今存四百七十六畝八分。霍爾罕官地三百畝。明約路官地一千五百四十三畝四分八厘(外留一百六十畝。以資卡兵贍養)統計共實存地二千三百二十畝二分八厘。估値時價。約洋二萬四千九百八十六元二角。疏勒縣屬有三。一曰官草場葦湖。清時爲疏勒府府經歷佃民收課。作爲津貼。歲銀五百兩上下。民國成立。提歸公有。由疏勒縣管獄員征解。歲繳湘平銀九百五十兩。其地長七千二百丈。闊狹牽算。寬一百八十丈。合地二萬一千六百畝。已墾成熟約二千畝。其平坦有水可墾者。尙有六千五百餘畝。每畝平均估洋一元五角。共洋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元。其低窪與高阜地方。祇能牧放牲畜。割取蘆草者。計有一萬三千一百畝。每畝估洋七角。共洋九千一百七十元。二曰八屯官地。已墾熟地。共一萬

七千零四十九畝七分。土沃水饒。屯民因以致富。承種歲久。私相頂替。書立頂字。載明頂價。昔粘前清契尾。又經民國驗契。民皆視爲己業。惟於正賦外。加納租糧。節經核減三次。今納租額上地每畝一斗。中地六升。下地三升。共納租糧二百七十六石四斗四升五合。按照時値。分別估價。約洋一十一萬七千六百四十元。三曰官荒地。租地畝。此係清光緒初辦善後時。未經清丈之地。聽民墾熟。亦未升科。惟按年收取租金。現計各莊共地六萬六百七十畝一分。每畝年收一錢五分七分五厘或五分三分不等。由各該莊玉孜巴什征收。交由鄉約繳縣。共湘平銀一千九百餘兩。其取於民者。恒倍其數。今除清宣統三年經疏勒知府王炳堃於別什幹莊七村內。發給執照。永作民業。共地一萬八千四百四十一畝二分不計外。分別肥磽。酌中估價。每畝三元者。計二萬三千七百八十七畝七分。每畝二元者。四千八百四十畝三分。每畝一元者。八千六十五畝一分。每畝七角者。五千五百三十五畝八分。統計估洋九萬二千九百八十三元九角。此外提標防營園地草場之在疏附疏勒兩縣者。計共面積一十一萬四千一十五畝。(中有大草場一區。介兩屬中。直抵英吉沙爾北境。面積九萬七千二百畝) 其墾熟者。計達四千餘畝。按照時値。牽算估價。共洋一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七元。此項地畝。除諸零星苜蓿地。菜園地。小草場地。大校場地。尚照舊章。歸各營公共取用不計外。其大草場收益。前爲提標兵士年節犒賞。提署雜耗津貼。近年上項費用。節經免除。所有收入。均入馬提台私囊。且派軍隊大加墾闢。而謀以省票銀七千五百兩。(約値現洋五千元) 購爲私業。楊省長素明大義。量不爲所朦騙。致國家多受損失也。

▲七月二日。晴。　上午八時。發疏附。出南門三里。官廳。盧知事於此送別。四里。七里橋。入疏勒縣境。十四里。進疏勒

北門。住。是日行二十四里。隨至縣署。就袁知事早宴。傍午席散。復至提署。就馬提台午宴。馬酗酒漁色。（妻妾四侍婢二十餘人。）穢聞載道。余笑比爲平原君。同席某會余意。大笑至於噴飯。引起憑欄環眺。毫無羞容之馬家婦女互相擠笑。喧嗔滿室。移時始休。飲畢。合攝一影爲紀念。旋即歸寓。朱道尹盧知事周管獄員相繼來談。頗形繁倦。疏勒。漢疏勒國。有城郭列市。較西域諸國爲大。太初三年。貳師將軍伐大宛。還置使者校尉屯樓蘭領護之。疏勒較遠。不過羈縻而已。宣帝神爵二年。日逐王降漢。以鄭吉爲西域都護。治烏壘城。督察諸國。疏勒亦受漢號令。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與陳湯擊殺郅支單于於康居。別遣三校由疏勒踰葱嶺而西。疏勒驚懾內附。王莽之亂。西域既絕。役屬匈奴。東漢中興。求內附不得。而莎車王賢方强。建武十四年。遂服屬於莎車。明帝永平四年。莎車爲于闐王廣德所滅。又屬于闐。十六年。其王成爲龜茲王建攻殺。立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明年。司馬班超既服于闐。從間道至疏勒。去槃橐城九十里。遣吏田慮先往劫縛兜題。超至。求得故王成之兄子楡勒立之。更名曰忠。自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復通。十六年。焉耆攻沒都護陳睦。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疏勒兩城降龜茲。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八年。龜茲復攻疏勒。明年。疏勒王忠陰與莎車通。率衆反。西保烏即城。超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降烏即城。元和三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城。遣使詐降。縛斬之。南道遂通。和帝永元二年。超擊退月氏兵。移居龜茲它乾城。留徐幹屯疏勒。殤帝延平元年。諸國叛。攻疏勒。圍都護任尙於槃橐城。既解。徵尙還。疏勒復不通。順帝永建二年。班勇擊降焉耆。疏勒仍內附。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徙舅臣槃於月氏。安國死。無子。國人立臣槃同母弟子遺腹爲王。臣槃說月氏送還疏勒。國人迎立之。更以遺腹爲槃橐城侯。陽嘉元年。臣槃破于闐。復拘彌。

降莎車。疏勒稱强國。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季父和得。射殺其王而自立。因發諸國兵討之。和得保楨中城。攻之。四十餘日不能下。引還。疏勒遂絕。三國時。攻沒莎車。併有其地。西晉以降。爲龜茲所併。東晉末。吐谷渾擾龜茲疏勒貴人。殺龜茲守將。復立國。遣使入貢於元魏。旋爲蠕蠕所隔。世祖太延三年。使董琬等招撫。遂內屬。周齊之間。突厥伊利可汗。季子俟斤。(官名)既破蠕蠕。西路諸國。疏勒又服從突厥。隋開皇中。俟斤子大羅便自立。國稱西突厥。居烏孫故地。南與疏勒接。遂歸附之。大業以後。西突厥授諸國王爲頡利發。(官名)幷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蓋是時疏勒雖有土。亦不復國矣。唐貞觀初。叛突厥自立。十五年。突厥强。復附之。會賀魯叛。疏勒復隸賀魯。高宗顯慶二年。總管蘇定方平賀魯。三年。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領護之。龍朔元年。置佉沙都督府於疏勒。與于闐焉耆爲四鎭。分築城堡。咸亨元年。吐蕃與于闐襲陷龜茲。遂罷四鎭。武后長壽元年。擊破吐蕃。復取四鎭。中宗景龍二年。又爲突騎施所斷。明皇開元三年。發諸戎落兵出龜茲。西下數百城。佉沙仍內屬。至德宗貞元六年。吐蕃攻陷安西。遂無聞焉。宋爲疏勒國。徽宗宣和七年。遼耶律達什自立爲王。招降回鶻。西走破諸國兵。稱帝。建牙嬀水間。役屬西域諸國。甯宗嘉泰元年。乃蠻王奪西遼主卓勒古位。盡有其地。遂屬乃蠻。嘉定十五年。元太祖由輝和爾擊定西域諸國。於喀什噶爾置達魯噶齊 (猶華掌印官) 監治之。隸阿母河省。太宗以爲諸王哈薩岱分地。明永樂六年。李達齋勅往賜。卽奉命。十一年。遣使入朝貢方物。宣德時。亦來朝貢。天順七年。命指揮劉福普賢使其地。其貢使不能常至。憲宗成化間。鐵木兒近族米子阿帕伯克里。竊據喀什噶爾。稱帕夏者。四十年。武宗時。鐵木兒裔孫蘇塘色衣提汗攻取之。淸康熙時。爲準噶爾所滅。乾隆二十一年。準部平。釋錮酋和卓波羅泥都。還喀什噶爾。二十三年。波羅泥都

與弟霍集占相繼叛。逾年戡定。遂入版圖。其後六十七年。而有張格爾之變。又四十四年。而有安集延之亂。光緒三。年南疆平定。九年議建行省。罷參贊以下及伯克各員。置疏勒直隸州。二十八年升爲府。民國改爲縣。然昔之疏勒。卽喀什噶爾之別名。今之疏勒。乃喀什噶爾之分地也。東西九十五里。南北一百七里。有屯八。（名見六月二十五日）大回莊五。小回莊一。八屯皆漢民。其土著纏民。有白種黑種之別。而皆阿拉伯族。其人力農畝。稻黍苞穀。歲常穰。俗胡麻棉花皆常產。而棉尤盛。罕愛里克莊出大布。

▲七月三日晴。夜微雨。　住疏勒。上午會客六七輩。僉謂馬提行事。多越法律範圍。以女（年十七）充衛隊營長。以子（未周歲）爲炭局會辦。兵額吃缺四分之三。（額設一千三百餘人現祗三百餘人）賤價圖買官產草場（見前日）聯絡英俄領事。排去常（篤生）楊（石鄀）兩道尹。其他種種舉動。均鮮有近人情者。楊督軍以斯安人鎭茲重地。似於國防未免太忽視之也。下午督查印花貼用者多。而合法者少。城周八里六分。建於清道光八年。關東南北三門。商務遠遜回城。多在北街東街及北關一帶。城內多津商。而兼匯兌營業。城外皆纏商。而惟八柵列市。傍晚陳滌新陶鏡蓉二君來自回城。謂城中漢娼達三十餘家。全疆中迪化而外。此爲第一。邀往冶遊。以天雨而止。此地可遊覽者。有劉襄勤祠。耶穌教堂。與周明軒所經營城內外二果園。若縣署西偏民樂園。則亭榭失修。樹木凋殘。不堪遊憩矣。耶穌教堂位北門外里許。掌教者爲瑞典人。建於清光緒三十年。先是光緒十三年。法國神甫石天基敎士梁明德。於伊犂寧遠城外東梁。設天主堂。是爲耶教傳佈新疆之始。然奉教皆流寓漢人。從無回纏厠足其間。西儒有恒言曰。信仰自由。觀於中國之民。則宗教自由之風著之久矣。漢唐以來。漬漸於黃老。浸淫於佛氏。又歧爲陰陽

巫覡之屬。洎夫清末。耶敎風行。巖陬下邑。皆逢敎士。獨新疆不然。新疆古奉佛敎。隋唐之時。猶號佛國。迨天方敎徒。由大食波斯流衍於西域。繇是天山南北。自僑居漢人及奉喇嘛敎蒙古人外。其地若準若纏若哈薩克若布魯特諸部。無不崇信摩罕默德爲至尊無上之敎主。深閉固拒。恪守宗風。積釁深仇。勢如水火。故新疆耶穌敎堂。僅省城及漢民稠密之處。有一二所。於以見漢民之善受。誠不若回民之善守。其堅卓不渝之風。有足多焉。

▲七月四日。晴。 上午七時。發疏勒。出南門東行。過紅濟橋。橋長五空。建築頗大。下卽雅滿雅爾水。（源流詳六月二十五日記中）袁馬等三君於此送別。折正南行。村舍樹木。皆極稠密。二十五里。塔斯渾莊。過此曠野平闊。村舍漸遠。四十里雅布泉。卽雅布驛。爲疏勒三大市鎭之一。有稅卡官店巳場車店二家。市民六七十家。漢人十餘家。皆放債及典當營業。午尖於鄉約公所。下午四時。復向南行。道樹成行。村舍亦密。四十里入英吉沙爾境。其地曰蘇和路克莊。鄉約於此備茶尖。十里色依提莊。十五里麻木魯克莊。過庫山大河。有木橋。河出蒲犂山中。東流經威塔克山邊墻。爲庫山河。又東南經圖木舒克卡倫北。爲圖木舒克河。又東南與特爾格齊克河合流。經英吉沙爾城南。爲英吉沙爾河。經兩沙梁間。東北流。灑爲數渠。分蔭地畝而盡。十里。忙升莊。七里。官廳知事李義。參將馬守清來迓。三里。進英吉沙爾東門。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沿途溝渠紛歧。村舍頗密。草湖平衍。可闢之地尙多。英吉沙爾回語新城也。與喀什噶爾（今疏勒）葉爾羌（今莎車）和闐共稱西四城。城周三里。中隔一墻。通以柵門。墻之南回民居之。其北官廳漢民萃焉。商務皆在南關。八柵長二三里。俗呼回城。出西門。有歧路。經阿克托八柵至疏勒。爲清乾嘉時臺路。迄今烽墩多有存者。阿克托卽漢楨中城。案漢元和三年。疏勒廢王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楨中城。卽此縣

境上年升科下地一萬五千餘畝。皆昔日荒地之隱墾者。城西南一百餘里。阿哈羅提山。有鐵鑛。苗旺比於孚遠。質佳勝於俄鐵。獨惜交通不便。工價極昂。未能採掘運銷。圖大利耳。英吉沙爾。漢疏勒國地也。清光緒九年。設英吉沙爾直隸廳。民國裁廳改爲縣。東西二百一十里。南北二百一十里。有回莊五十六。土著纏回十餘萬。服田畝者半之。工作二三千人。商賈稗販又半之。漢民不及千之一。布魯特之牧於西山者十四部。（舊有部落十九。蘇勒圖等五部投入俄羅斯。）山內設卡倫五。曰鐵列克。曰特爾格齊克。曰圖木舒克。曰烏魯克。曰特比斯。山外設卡倫五。曰卡拉塔什。曰木納克布古納。曰托海巴什。曰柯克元。曰哈拉達坂。物產如伽師。有市列八柵。交易不出一方。其利纖矣。而西山多鵰。其羽可用爲箑。

▲七月五日晴。　上午。李知事設筵縣署。飯後。游覽東偏花園。亭榭五六。（小瀛洲。退補軒。一覽閣。鵝池亭。皆其著者。）佈置停妥。惟多頹朽。無甚可觀。後枕城垣。有路升登。可望全城。下午三時。發英吉沙爾。出南門。東南行。過八柵市。適值八柵。百貨雲屯。人極擁擠。出街口。當前有大沙梁。東西橫亘。踰沙梁四里。官廳李馬諸君送別於此。十里哈喇巴什莊。十里沙漢橋。過沙漢橋。其下爲英吉沙爾水。即庫山大河。十里。柳樹泉。道左居民一家。自城根至此。升降沙梁無數。村舍樹木。距道皆遠。過此行曠野中。二十里。庫車托和鼐。十里克立品。十里托和布拉驛。驛舍就頹。居民六七家。附近農民七百餘戶。鄉約於此備茶尖。尖後折正東行。十里。合什公伯子莊。十里踏木葉莊。十里庫圖克莊。十里。察木倫莊。十里黑孜爾驛。官店一。車店三。居民四十餘家。附近農民三百餘戶。水味微苦。抵此已夜十二時五十分。住。是日行一百二十四里。沿途平原廣衍。若多闢水源。良田百萬頃不難獲也。按漢書西域傳稱依耐國少穀

食。寄田疏勒莎車。今英吉沙爾地望適在疏勒以南。莎車以西。土地遼闊。皆可耕殖漸成沃區。當卽昔日依耐國人寄田所在。

▲七月六日。晴。下午四時。發黑孜爾。向東行。道南數里以外。有草地。道北彌望皆戈壁。十里。道南有廢屋一院。迤東有土墩一座。過此道南不復見草地矣。十五里。玉代克欄杆土屋一家。墻爲綠色方磚。似爲昔日纏回廢禮拜寺屋後有井。深數丈。上覆土屋。傍植苞穀蔬菜一圈。繚以編棘。青綠可愛。戈壁中得此。殊多生趣。十五里。馬雅克吉兒格欄杆。貧民一家。售杏子酸乳鷄蛋。以供過客。十里。兒代克起欄杆。貧民一家。過此。卽莎車轄境。十里。阿吉兒瓦特。卽河色爾驛。驛舍已塌。土屋一家。水草皆乏。過此微偏南行。仍戈壁。皓月當空。一望平衍。如在大洋中行。三十里。土打阿渾欄杆。土屋一家。以欄杆爲土打阿渾所建。故名。十里。必格爾滿欄杆。土屋一家。十里。戈壁盡。道傍楊柳枝拂影移。車行其間。時隱時顯。凈座尋玩。頗有逸趣。古詩云。月移花影上欄杆。洵爲寫景妙文。十里。巴什欄杆。卽科科熱瓦驛。稅卡一。居民五六十家。官店已塌。車店二家。夜住民房。頗修潔。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七日一時半矣。

▲七月七日。晴。下午三時。發巴什欄杆。向東行。微偏南。道樹成行。宛如馬路。五里。道北見戈壁。道南有遠村樹。十二里。夾道有數民居。道樹頗密。三里。右有塌墩。八里。過新劉橋。橋欄皆塗藍色。新整可觀。其下卽新劉渠。爲現莎車知事劉人俊所開。以別於淸知事劉塔哈所開老劉渠也。渠長二百六十餘里。寬四五丈。深半之。支渠十五。合長二百餘里。寬三丈。深半之。水源引自玉河。可溉地二十萬畝。目今下英額瓦特一帶。已丈荒地七萬餘畝。近年新疆墾政中之鉅工也。過渠橋二里。茄列克八栅。市民二十餘家。附近農民二百五十餘戶。鄉約於此備茶尖。十五里。哈喇

崑。夾道居民五六家。道左有塲廢官廳一楹。七里。蘇富夾克。回語蘇水。夾克多。言其地多水也。道北葦湖彌望。蘆葦新綠。水色淸碧。幽潔可愛。湖曲折綿延。長三百六十餘里。歲由莎車征收蘆課四百六十兩。中有旺泉。水入老劉渠。分蔭地畝。湖沿盡。過一沙山。流沙盈尺。車行無聲。三里。老劉渠。有橋。橋西有小店。渠爲淸知事劉瑞齋（渾名塔哈。謂其愛取民財開闢地利也。）所開。長一百六十餘里。幅廣十餘丈。蔭地二三十萬畝。五里。上英額瓦特。居民十餘家。有鄉約在此備茶尖。小憩。復行。二十里。阿舖渠。渠幅極廣。驟視疑爲河流。上架木橋。兩端皆有民居。渠長約四百里。莎車最老之大渠也。六里。官廳。知事劉人俊。協台張堯階。遊擊譚眦雲。新軍營長馬鳳章諸君來迓。四里。進莎車西門。住工業學校。是日行九十里。此間統稅局。上年開辦麻烟稅。暫定包規歲銀二千兩。其烟係取麻本尖葉上之霜。積聚成塊。因名麻烟。吸之令人昏醉亂性。又曰醉烟。久吸成癮。害甚於鴉片。產於疏勒英吉沙爾莎車葉城皮山諸縣。銷於英屬條拜提克什米印度一帶。其地男女老少。甘之如飴。英政府不之禁。祗重征其稅。欲以此滅印種也。

新疆纏回雖不吸食鴉片。而吸麻煙成癮。或致死疾者。亦時有所聞。地方官宜早設法防止之。勿使其毒遍染全體。

莎車者。漢莎車國也。後漢建武中。莎車強盛。西域五十五國皆屬焉。其後幷於于闐。元和後降漢。三國屬疏勒。元魏爲渠莎國。一曰佉沙。後幷於疏勒。隋屬于闐。唐爲斫句迦。五代幷入于闐。宋亦爲于闐地。南渡後。屬西遼。元至元中。立鴉兒看水驛。又設安慰鴉兒看等城。其後降其城。以封諸王阿魯忽與幹端可失哈兒號爲三城。入明。世統於于闐與別失八里。俱號大國。明末西域皆幷爲一。而葉爾羌爲最大。淸興。其酋阿布都拉數入貢。稱成吉思汗裔。其後瑪哈木特興。而霍集占主其地。乾隆朝。霍集占叛。將軍兆惠擊破之。降其衆。勒銘城中。其後張格爾之亂。再陷。同治初

復陷。越十年。南疆始大定。開省置莎車直隸州。尋升府。民國改爲縣。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五百七十三里。有回莊十八。地多沙。饒沃不均。然宜大小麥苞穀棉麻。而和什拉普居山谷。氣寒。秫稷亦較晚。烏廠阿拉爾秋魯克三莊。兼種稻。其民三族。纏回爲土著。耕者十七。工者十二。稗販者十一。而鄰國之民。羼雜錯處。無慮千數百人。皆英俄商販。全盛之時。列市長十里。値八柵。陳百貨。男女蜂聚。珍怪琦賂捲提之物。不可殫述。葱嶺之東。亦一都會也。其人懼謹畏法。敬官長。習技巧。工觚攠鈲槐華阮切錯。俗尙飲酒。男女數聚會。婦人善歌舞。嫺百戲。折觔斗。躋銅索。然兼幷成風。貧者少有居積。必見擾。故民戶口雖稠。溫給者少。今其俗猶然。而葉爾羌河舊產玉。大者如盤如斗。小者如拳如蜆。有重至數百觔者。白如截肪。綠若翠羽。黃侔蒸栗。赤擬鷄冠。黑比純漆。皆上品也。若羊脂朱斑。或碧如波菱。而金片透露者爲尤貴。其在葉爾羌之南二百里。有山曰密爾岱。人呼玉山。卽山海經所謂崟山也。璿瑰瑴瑤。是叢是麗。腹地商賈。用販玉致富。往往家累千金。大者至鉅萬。不可勝數。

▲七月八日。晴。　住莎車。早餐畢。至劉張譚馬諸君處報謁。復偕劉知事往東關及回城一帶。督查印花。皆已貼用。惟尙未合法耳。東關多漢商。業零售。以興泰和爲首。出有資數萬金。回城多行店。業批發(俗呼黑八柵)便道至回城中間阿敦麻扎。爲回族古墓所在。靑塚纍纍。下通隧道。(有入墓中探視。謂骸骨皆未腐敗。)有大禮拜寺。地勢髙敞。建築宏大。前年英吉利教育大臣某。來游兹土。曾逐一撮影以去。游覽一周。折至纏商麥富蘇提織造霞夷綢公司。參觀陳機七架。若關內鄉人之織布。綢幅寬不盈尺。纏民用以縫袷袢。(每件材料需銀三四兩至七八兩。)並能煮繭繅絲。效倣江浙土法。每歲產貨頗多。近銷南疆。遠賈俄國。蓋纏民中之開通者也。出經滿洲滂湏爲昔駐

防旂兵所挖。中有巨泉。湧流不絕。清碧可鑑。回城中有澇溳五十餘處。水皆瀦積。類同死海。污濁可畏。（纏民頸項多浮大。即飲積水多微生物之故。亦猶直隸遷安縣民飲石漿水之多浮頸也。）其長流水者。惟茲滿洲澇溳。復出回城西門。至漢城西北郊。參觀製造火柴公司。公司爲伽師纏民塔什所組織。股金總額五萬兩。技師爲日耳曼人。總攬全權。公司財產。多被侵蝕。刻僅小機二部。發動尙用人畜之力。每五日間。可製火柴約十大箱。年來獲利頗鉅。又有印造花布機器一部。機亦甚小。公司初組織時。以小機器難期大擴營業。曾向德國購製火柴花布大機。利用水力發動。尋以歐戰突起。迄未運回。將來歐戰終局。運回機器。公司營業可望大發達矣。歸就劉知事午宴於縣署。縣署規制宏偉。前多失修。頽敗不堪。靜軒來守斯土。大加修葺。煥然一新。又於西偏闢一花園。中建水閣。通以木橋。復在其前數十武建築洋樓三楹。平其屋頂。羅列羣卉。若西人之屋頂花園。尙未竣工。將來落成。必大有可觀也。甫入席。馬鳳章拔隊前往蒲犂。備阿富汗人內犯。差弁來縣支餉。靜軒飭科照發。畢。始再入席。蒲犂扼葱嶺之衝。爲漢唐以來東西相通之孔道。唐玄奘請經印度。歸途取道於斯。元哲別征古出魯克。清乾隆征霍集占。皆追至色勒庫爾。乃竟厥功。控外蕃樞會之途。爲內地逋逃之徑。守徼乘塞。關係綦重。自莎車西往。計十三程。出西門三里。上密霞莊。十里卡木拉莊。十里阿拉巴哈奇八栅。十七里熱瓦奇莊。四十里牙合孜勒克驛。六十里協坦耿山口。入蒲犂境。四十里托乎拉克驛。六十里阿普里克驛。六十里開子驛。六十里八海驛。七十里塔希代克驛。七十里赤裡拱拜驛。六十里。托魯布倫驛。五十里塔爾巴什驛。六十里奇恰克驛。五十里申底驛。七十里蒲犂城。沿途峻嶺絕澗。夏多山洪。冬苦冰雪。馬行維艱。須騎犛牛。蒲犂一曰色勒庫爾。漢爲蒲犂依耐西夜烏秅諸國地。後漢爲億若國地。魏爲滿

梨億若二國地。並屬疏勒。北魏及唐爲喝盤陀國。宋元爲于闐國。明屬葉爾羌。清與爲布魯特西部。光緒開省。置蒲犂直隸廳。民國改爲縣。東西一千四十里。南北一千二百七十里。有莊二十七。其民多塔吉克族。（塔吉克卽突騎施之音轉。蓋突厥也。）布魯特次之。皆旃幕而牧。亦有服田疇者。其俗禮拜誦經。持戒如纏回。山出犛牛及羊。歲販各回城及俄國。兼賈坎巨提。坎巨提諸部。亦各以其物來互市。然蒲犂處極邊。廹介英俄。扼葱嶺之衝。據要害之地。外戢强鄰。內固吾圉。皆蒲犂所有事也。蒲犂誠巖邑哉。莎車有新舊二城。舊城爲瑪哈墨特世居之地。周十一里有奇。高踞山崗。規模宏敞。甲回部。新城爲漢官廳所在。三門洞闢。周八百九十四丈。東關市街整齊。商廛櫛比。氣象甚雄。商務雖遜疏附。繁庶殆冠南疆。說者稱爲纏回菁華所萃。洵不誣已。全縣人口三十一萬餘人。（疏附祇二十餘萬）漢人二百餘戶。英籍四百餘戶。俄籍三百餘戶。回城尤人烟稠密之區。城中計三千三百餘戶。漢城及東關共四百八九十戶。縣屬纏回富者二人。一買賣色提。有貲二百餘萬。葉城巴克奇提克。全莊地畝。皆其所有。雇英屬巴圖人爲之代耕。一吳壽。其父初爲安酋帕夏司度支。降清爲回部阿奇木。貲財亦百餘萬。所管莊地亙莎車葉城英吉莎爾三縣。出回城東行八十五里。有地名黑孜吉爾。介莎車巴楚葉城三縣之交。長亘八九百里。廣達二三百里。除小部砂磧外。皆肥沃可耕。歲有各地農民。前往偷種。截放巴楚渠水以資灌溉。妨害下游農田。巴楚官廳恆嚴禁之。有時竟犂殺其苗。議者謂從提孜拉普河闢渠引水。或倣吐魯番坎井辦法。多闢水源。或留低地築成塘圩。儲積冬令餘水。徙民往墾。不難增設一縣佐云。

▲七月九日。晴。　上午。鄧發財部報告畢。與靜軒烈夫合撮一影。留爲紀念。下午四時。發莎車。出東門。經東關。進回

城西門。折出南門。沿街廛肆鱗次櫛比。人煙稠密。甲於他縣。八里。官廳。劉張譚三君送別於此。向南偏東行。溝渠縱橫。稻田彌望。楊柳桑株。夾道綠蔭。渠橋新整。道路寬平。民事之修。爲入新以來所僅見。劉知事可謂克勤厥職矣。三十五里。敏列克八柵。市民三十餘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鄉約於此設茶尖。十二里。澤普勒善河。沿葱嶺南河西源也。三源並導。一源出蒲犂西北烏魯克瓦提達坂。入於賽里河。一源出蒲犂西南穆斯塔格爾山。東北流爲賽里河。烏魯克瓦提達坂一源來匯。折而東流。爲托里布隆河。會於澤普勒善河。一源出卡拉胡魯木達坂素蓋提達坂。合而西流。是爲玉河。卽葉爾羌河。又西北流。福新河匯穆斯塔格河來注之。又北流。入於澤普勒善河。卡拉胡魯木一源。既會澤普勒善河。折而東北流。和塔什拉普水來注之。又東北流。奇盤水來注之。又東北流。過莎車城南。爲葉爾羌河。又東北流。入巴楚縣境。葱嶺南河之東源。聽雜布河來會。渡口河幅廣約十里。(寬處有達二十里者。)眉睫水流歧爲七派。大者二流。水勢湍急。不能馬渡。有官設渡船(回語曰威呼)以濟行人。車行至此。須脫驂馬。轅馬橫車牽馬入船以渡。渡須白晝。夜則止宿江干。待旦而前。但有官廳招呼。則爲例外。馬渡五次。船渡二回。費一時半方登彼岸。聞諸土人。此河每歲夏秋之交。冰雪盛融。山洪暴發。農作既畢。渠水歸河。水流更大而益湍急。則須向北行。繞遠一桿旗地方。始能安渡。彼處河床較淺。水流較緩故也。過河卽葉城縣境。三十里。波斯坎。市民商鋪二百餘家。官店一。在大禮拜寺側。車店三。附近農民五六百戶。葉城西北大聚落也。前清於此設稽查一員。處理民事而受成於葉城知縣。案情賄入。歲恆萬金以上。入民國來。稽查之名。雖經裁撤。然土豪之受理人民訴訟如故。積弊亦未稍減。爲治理計。不如酌劃區域。設置縣佐。正名曰波斯坎。以謀庶政之發達。而明行政之系統也。住。是日行八十五

里。

▲七月十日。晴。　上午六時。發波斯坎。迎曉日。南偏東行。二十里。小八栅。夾道居民約八九家。十里。亦肯蘇老八栅。居民約百家。十五里。托古斯克回勒克。譯言九道橋。實無橋。惟有泉水溢道耳。道右葦湖一區。面積甚廣。中有巨泉。水清澈底。附近卽雅布拉克莊。五里。坎濟橋。橋在提孜那普河上。長約半里。建於清光緒二十三年。葉城縣令左昭貽。名曰坎濟。南端有碑紀其事。楊柳夾橋。嬝娜拂影。景緻幽佳。惟橋欄頹廢。不堪入目。苟加修葺。寔便遊觀。提孜那普河。卽聽雜布河。葱嶺南河東源也。源出英艾達坂。西北流。折而東北流。過葉城縣。入莎車境。又東南流。入巴楚境。爲提孜拉普河。左與澤普勒善河會。又東流。過巴楚城南。又東至噶巴克阿克集。合於葱嶺北河。過橋二里。升小坡。夾道居民數家。十八里。亦肯蘇斯八栅。居民二百餘家。二十七里。知事顏永基。守備郝瑞麐。管獄員葉琪來迓。經西北街。折南正街。三里。住。是日行一百里。自莎車至葉城。沿途村莊不斷。雞犬相聞。樹木繁蔚。足蔭行人。過波斯坎而東。渠水更清澈可愛。以較他處數里或十數里。必有戈壁。水流又皆汚濁。心理上之感受。判若天淵矣。葉城無城。商務皆在西正街東正街一帶。城市人口約三萬餘丁。漢人計百餘家。多單身工賈。全縣人口十五萬餘。英籍商民一百零四戶。男女共四百零六口。俄籍商民一百四十三戶。男女共七百三十口。縣屬纏民多改漢姓。充鄉約者。如楊祠堂。駱和達。石成玉。胡雜翰。方立言。文華國。周懷玉。陳國棟等。服公務者。如游藝圃。沙里吉。李照鳳。余青山。向玉生。王自智等。其他商民。亦多傚効。苟因勢而利導之。逐推及於他縣。使姓氏皆有區別。內而倫紀修明。族黨親睦。有裨風化。外而中俄纏回。判然有別。而自由出入國籍之惡習。藉以限制於無形。有封圻之責者。其亟審諸。葉城故回莊

也。漢爲莎車子合國地。後魏爲渠沙。悉居半。朱俱諸國地。唐爲沮渠。朱俱波地。併入于闐。明爲葉爾羌。清乾隆中。地皆內屬。光緒初。設新疆行省。置葉城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八十五里。南北三百八十里。有大莊二十。小村一百六十一。纏民爲土著。客籍英人爲最多。漢民次之。俄人次之。漢回又次之。服田畝者踰萬。工得十之一。商得百之十。土宜百穀果蓏。足棉桑。飼蠶。歲出繭數千觔。絲數萬縱。牛羊馬驢二萬頭。皮毯絲布。每歲輸西鄰。其利往往三倍。然而鄰國操其奇贏。常駕我而上之者。則工拙異趣。而范計之術。蝕焉不講故也。

▲七月十一日。晴。　晨至顏郝處報謁。歸就顏君早宴。旋赴郝君午宴。縣儲倉糧一萬五千石。有七八年未尉換者。顏知事恐成紅朽。今年呈准省長。變賣五千石。價繳省庫。朱道尹以此間官糧價格。較喀什市價爲廉。特函購千石備署食。亦兩利之道也。縣城西南十六站喇斯庫穆。有地曰而古奴牙。逼近蒲犂。地味沃饒。坎巨提人春來數人種之。秋來數十百人穫之。（今年已種青稞四十秤。合關內百餘斤。）歲以爲常。已經四載。愈種愈寬。侵及民地。且佔民房。上年因爭渠水。橫欺華民。折毀水磨。今年四月八。札達拉卡員兼喇斯庫穆屯牧徐天爵。據當地鄉約報告。呈報喀什道署。官場始有聞知。出而交涉。余自伊犂至庫車。途經濟爾噶郎。某老哈民告余曰。自濟爾噶郎南行二日。過大達坂。（即天山。）有一曠地。廣長馬行皆達數程。水草豐美。夏無蚊蚋。絕好夏窩。人跡渺然。惟冰雪封山。歲祇夏秋間二三月可往牧放。按其地望。固在伊寗焉耆庫車拜城溫宿之交。而歷詢官廳。皆無知者。今茲葉城又見新地。夫新疆開省已三十餘年。而無人曠野。猶復如是之多。宜由當道規定清地章程。通令各屬。派遣明白士人。携帶羅針。率同各該縣屬四至極邊鄉約。分頭查勘。誌以椿石。繪編圖說。彙存省署。以備考核而資分配。不第殖民有所根

據。侵墾有所禁防而內務行政。亦屬最要者也。下午四時。發葉城東偏南行。五里。五里烽墩。農事試驗場。與守備衙門。東西夾峙。五里顏郝葉三君。送別於道右民房。一里入戈壁南北遙見村莊。八里。察什木可莊。夾道居民八九家。三里。又入戈壁。七里。阿哈奇村。當道樹木一叢。居民二家。過此平沙廣漠。不見村樹。初東偏南。繼折正南。三十里。亦克莊。一名五十里鋪。楊柳一線。水磨一盤。小店四家。兼營耕牧。住是日行五十九里。店側有水一渠。遠自百里以外引來。下蔭哈喇巴什莊田四千餘畝。（莊在亦克莊北二十里。）水流頗大。皓月靜夜。水聲入耳。幽遠多趣。

▲七月十二日。晴。 上午一時。發五十里鋪。東偏南行。彌望戈壁。月下望之。似甚平坦。車行其上。殊爲顛播。二十里。伙什欄杆官店。一禮拜寺。一墻垣階坪。皆係煉磚塡以三合泥土。建築宏大。且極堅固。中有正屋二十餘間。房頂形皆半圓。人立其間。如在城甕之下。詢係安酋帕夏所築。昔爲營壘。今改官店。當安酋竊踞南疆。英欲用之以制俄人南下印度。故我大軍進討。駐京英使。屢向清廷爲彼緩頰。洎破達坂城托克遜。帕夏聞而喪膽。仰藥自斃。於庫爾勒英使未之知也。尙爲請於清廷。割我喀什噶爾。立爲藩封。左文襄力持不可。乃寢其事。其奏議有云。安集延非無立足之地。何待英人別爲立國。卽欲別爲立國。則割印度與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且喀什噶爾本古之疏勒國。漢代已隸中華。固我舊土也。英人藉詞保護。圖佔我邊方名城。直以喀什爲帕夏固有之地。其意何居。疏入。甚爲清廷嘉賞。余遊南疆。睹帕夏當日佈置之規模宏遠。實有令人欽許者在也。四十五里。達烏孜渾入皮山境。二十五里。綽洛克台。午尖官店。亦係帕夏營壘所改。建築同伙什欄杆。且較完好。亦有禮拜寺一。門戶柱梁。木質皆佳。煉磚方整。亦非戈壁所能造。此必皆自遠道運來者也。店住居民十家。耕種欄杆官地。爲活。輸流看管官店。店前有大澇

壩一方廣數畝。水自克里洋皮西乃（距此五十里）一帶引來。傍有麥地約二百畝。楊柳縱橫數十百枝。新綠可愛。下午四時復行。一望戈壁不見草木。四十里矢勒克。俗呼五十里。鋪小店一家。外無居民。十五里莫桂雅小店一家。居民二家。知事蔣先熹來迓。三十五里。咽瑪八柵。即皮山縣治。無城。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自葉城以來。長途戈壁。流沙甚厚。大風一揚。路即塡塞。過往征人往往誤走歧路。至二三日而不能覓大道。或竟渴死戈壁之中。以故旅行茲土。必僱熟習路徑土人爲之前導。方不失事。鄙意宜由公家出資。或地方官捐廉。就原有十里烽墩。更隔三里五里而增築之。使成永久路引。斯亦路政應有事也。皮山漢皮山國地也。東漢爲于闐所併。後復立。三國時爲皮穴國。北魏爲蒲山國。歷周隋唐皆屬於闐。其後不見於史。清輿地內屬。光緒九年設行省。皮山屬葉城。尋置縣。復析葉城之咽瑪桑株兩大莊屬之。東西三百八十里。南北一千一百六十五里。有莊三十八。有纏民七千餘戶。產二麥苞穀胡麻棉桑果蓏。多胡桃石榴羅蔔皮珍。瓜疇蔬畦。所在皆是。牛羊皮毯之屬販於外。無富商蓄賈。而布魯特人或多趨萑澤。茭牧從禽。以相頡亢。其俗雕悍喜亂。類哈薩克。俄之安集延。英之印度。其人皆來賈鬻。一歲數至。無常期。而印度人拜牛。

▲七月十三日晴。　上午。偕烈夫曙亭環觀縣署。規模闊大。詢爲置縣初任知事謝維新所擘建。惜未竟工而先調任。猶留多少缺限耳。東花廳前有澇壩一。前知事蔡漱濤以憤交涉困難。於此跳溺。其子殉焉。先是清時南疆官吏多貪墨。纏民苦之。有購英俄領事通商票。托外人自庇者。厥後相習成風。幾無縣無外籍人民。而皮山尤甚。其刁狡者。動與地方官爲難。知事懦者。莫敢抗顏行。民國二年。蔡甫周來宰皮山。深爲痛恨。遇有托庇外人刁民交涉。據理

嚴辦。不稍瞻徇。刁民乃訴之駐喀英俄領事。領事據以咨責道尹。嚴令懲戒。其時張應選護道篆。一味媚外。逕將此項命令交該刁民呈蔡收閱。該刁民更強橫兇悍。令人不堪。周甫憤不能忍。因以跳溺捐生。其情可憫。其志足嘉。余以爲事蹟不可沒也。當囑蔣君紀其事於碑立之池上。以風懦吏。皮山實業。農桑而外。製紙織布。均極發達。紙佳埒於和闐。布業不減伽師。下午六時。發皮山。東偏南行。一里官廳。蔣知事送別於此。十五里。入戈壁。十四里。莫桂雅莊。居民遠在道左。十里兩庚當道居民四家。三十里秋打莊。附近農民二百七十五戶。二十里。木吉驛。市民六七十家。漢人四家。附近農民三百餘戶。官店一。車店一。住。是日記九十里。

▲七月十四日。晴。下午五時。發木吉。東偏南行。十二里入戈壁。三十三里。滾闊里克欄杆。居民二家。茶尖小憩。十五里。莊桂雅。市民五十餘家。漢人二家。附近農民六百八十餘戶。官店一。車店一。住。是日行六十里。

▲七月十五日。晴。上午雇土人數名。携鋤鍬赴驛北十餘里。漢皮山國治廢城(俗呼破城子)試掘古物。至其地。見頹垣一區。周圍數里。粗燒紅泥窰鋼碎片。極目皆是。挖掘數處。一無所獲。據土人云。往時於此掘土尺餘。恒見破毀銅章錢刀之屬。清光宣時。歐人日人迭來掘取。鋼窰泥佛多件。簍裹捆載而去。下午五時。發莊桂雅。東偏南行。十里。入戈壁。六十五里。腰站子。一名沙依欄杆。居民三家。二十五里。皮爾幔。居民十餘家。官店一。車店一。住。是日行一百里。

▲七月十六日。晴。下午五時。發皮爾幔。東偏南行。二十里。黑斯里賽格斯。入和闐境。十五里。搭哈提坂。道傍破屋數間。無井。飲水須自皮爾幔馱來。曩本有人在此售賣水果酸乳鷄蛋。以便行人休憩。嗣因和闐連年大変。支山失

受災旱。往來人稀。營業所獲。不足自給。旋遂散去。二十里。阿赫欄杆。有店一家。帕夏舊築營壘所改建也。井水味苦。不中飲料。二十五里。鴿子塘。有屋一圈。皆好生者。流續築以鴿棲者。鴿以千數。有老而無毛者。土人呼爲神鴿。莫敢侵害。相傳清乾隆時。兆文襄戡定回部。師行至此。迷失道途。得鴿引之。始獲出險。兆公感其異。劃地種糧爲之食。築屋鑿井便其棲。厥後光緒初年。董福祥率湘軍進討和闐叛回。道經此地。鑿井十數。皆不得水。全軍苦之。突有鴿羣飛過其前。識者以爲鴿在沙漠中。非水不能活。遣人隨鴿所向。果得水。軍免渴潰。洎南疆大定。董以其事呈報督師左宗棠。更爲之擴劃地畝。種糧養之。以酬其功。今哈拉哈什某莊。有地七百餘畝。分阿渾七人種之。每歲秋穫。皆以養鴿。不納國賦。並有阿渾一人輪流住此。散給鴿糧。往來車輪經過此間。鴿聞鈴聲。即飛前求食。藉作嚮道。過客亦恒報以少許糧食。蓋於此最易迷途之沙窩。得免歧路之哭。亦大幸事。鴿巢傍有一井。懼爲沙掩。以屋覆之。流沙飛積屋頂殆滅。不諦察之。莫識其中有井在。又有頹房數處。廝扎五六胡桐一綫。散佈其間。互相點綴。若似昔日曾成小村落然者。十二里。塔巴哈什。有汛卡。幾禁行人。過此。村舍入眼不斷。如出幽谷而升喬木。十里。札瓦驛。市民二十餘家。漢人四家。官店一。車店一。住。是日行一百零七里。沿途皆沙窩。又值大風。曳馬皆乏。而喘數步一息。抵此已交十七日辰正。莫遠當於二百里云。

▲七月十七日陰。大風。傍晚始息。　住札瓦。人馬皆乏。不能前進。藉資休息故也。驛西南隅有廢壘一。周約一里。爲大兵勦討和闐叛回時所築。其傍有白骨塔。即當年戰死忠骸叢葬所在。驛北二十餘里。即哈拉哈什城。戶口繁庶。幾比縣城。清於其地設稽查局。局員歲入甚豐。與庫爾勒卡墻。波斯坎稱南疆四大肥缺。今卡墻改置且末縣。庫爾

勒亦議設縣佐。此地當亟酌劃區域。別置縣佐一缺。以期庶政進行。聞諸道路。若設縣佐將來發達。並可成爲大縣云。(按七年已設縣治名墨玉)其西四十里。有地曰博羅齊。清乾隆二十四年。大兵重定和闐。敗賊於此。

▲七月十八日陰。　上午六時。發札瓦。東偏南行。過一大渠。俗呼札瓦河。十里。庫雅明。居民七八家。又過大渠。七里。瑪庫雅明。又過大渠。五里。哈雅什明八柵。市民百餘家。漢人二家。茶尖。十五里巴拉瑪什明八柵。市民二百餘家。漢人一家。或謂此地即昔哈拉哈什城故墟。五里。哈拉哈什河沿。即魏書之樹枝水。一名計式水。源出昌器滿達坂北麓。東北流。經和闐城西。曰哈拉哈什河。又東北流。經哈拉哈什莊東。又北流。至伙什拉什北。合於和闐河東源玉隴哈什河。渡口幅廣一里。水流甚大。有官設義渡。以濟行人。五里。又過渡船一次。詢即哈拉哈什河之沱流。一里。哈里巴克八柵。市民十五家。二十里。哈斯庫雅。夾道居民六家。十七里。官廳。知事謝文誥。參將馬樸倉。貝子木沙。管獄員劉森林來迓。二里。進回城。實無城。二里。進漢城東門。住。是日行九十里。沿途渠水溢流。稻田彌望。村舍不斷。人烟稠密。東關回城一帶。尤徵繁富之象。和闐者。漢爲于闐國。後漢時。併有諸國地。自疏勒十三國皆服屬焉。魏文帝時。其王山習來獻馬。元魏時。國尙強。信浮屠。吐谷渾慕利延黨。入于闐。殺其王。其後蠕蠕數爲寇。于闐患之。魏文末。數來朝獻。梁武帝天監大同中。貢使凡四至。又貢於厭達。周武帝建德時來貢。隋煬帝大業中來貢。其王王姓。一號瞿薩旦那國。唐貞觀中內附。後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其後復立國。姓尉遲氏。石晉天福初。其王李聖天來貢。晉使使冊爲于闐王。王使劉再興來貢。至漢隱帝時。又來貢。宋自建隆至宣和。朝享不絕。南渡後。役屬西遼。遼亡屬乃蠻。入元。亦名斡端。後以其地封阿魯忽。阿魯忽貳於海都。其後數用兵。阿魯忽降。乃罷宣慰元帥府。以封阿魯忽。中葉以後。

與拉撒馬並稱大國。元末其主闇弱。鄰國交侵。人民僅萬計。匿山谷。生計索然。明永樂中。西域憚天子威靈。咸修職貢。不敢擅相攻。于闐始獲休息。稍稍行賈諸番。復致富庶。桑麻禾黍。宛然中土。數入貢。仁宗以後。貢使漸稀。其後遂爲回部。清興。準噶爾有其地。乾隆中內屬。道光同治間兩陷。皆復之。開省置和闐直隸州。民國改爲縣（按新設和闐道尹亦駐此）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一千六百七十里。全境分十一朋。沃壤千里。編戶殷賑。嘉穀果蓏。所在溤戎。而蠶事尤甚。有玉河。相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俗尚音樂。嫺歌舞。無獷薄靡曼之習。男務耕作。女恁篋纈織綴。人皆祝髮。敬有司恭謹。鞠躬而讓。有毗沙門天之遺俗。其地昔爲佛國。沐浴象教垂千餘年。故今日耕者。往往於土中獲金浮屠梵筴經石。或曰。昔時有中國帝子譴逐至此。居於東鄙。歲久成都。乃興軍旅與西酋戰。遂斬其酋而撫有其衆。又謂漢任尚爲都護。嘗棄其衆於此。今之土著回。乃其遺種。故自隋唐以來。其王皆漢姓。由此言之。史稱高昌以西諸國。人皆凹睛而聳準。唯于闐之人類諸夏。有自來矣。

▲七月十九日。晴。　住和闐。上午至各處報謁。下午。督查印花。多有貼者。惟英俄籍商。未與華民一律購用。若莎車葉城然耳。城周三里有奇。城內居民四五百家。商務祇縣前街一段可觀。多漢商。（城關漢人共六七十家）東關及回城。則皆纏商與英俄籍商。（全縣英籍四百餘人。俄籍三百人。）英俄各有商約交涉。遂多困難。正午。此間統稅局長纏籍某甲來。謂于闐馮知事密令商民抗稅。致彼虧賠達三千金。請爲維持。余答以靜候查明辦理。和闐工藝發達。甲於全疆。最其著者。一曰氈毯。而毯尤佳。有絲織毛織二種。絲毯之價。倍於毛毯。皆纏民人工織成。精緻可觀。如有繪成圖樣。則任何花彩。都能織成。人謂纏民愚陋。豈盡然耶。二曰夏夷綢。原料之絲。織成之布。皆視莎車葉

城所產為佳（氈綢除供本國人民需用外。尚有大宗歲貿英俄。並多彼國商人在此設廠。就地織製。運回銷售。）三曰皮紙。較皮山所製質堅而白。方今全省官廳。繕寫公文。率用斯紙。四曰皮箱。視迪化喀什出品。皆有過之。可埒吾湘常德長沙所產。五曰刀。精利雖不逮庫車。形式尚屬可觀。六曰棉。產額雖遜吐魯番。然用以織布。足供民用。

▲七月二十日。晴。　住和闐縣境上年查出隱墾地畝六千二百八十九畝三分六厘。現皆按畝升科矣。城南偏東四五十里。有破城一。規模不甚廣大。土人常於其中掘得土物古器。按其方位道理。疑即唐時贊摩寺。為昔羅漢比邱盧旃為其王造覆盆浮屠之所。又自破城踰玉隴哈什河。東南行六七十里。大胡麻地。沙磧中崩塌處。有大古洞。高可數丈。寬約半里。天津人某曾然燭深入至數十里。拾得古代銅章及小塑像多件。余借觀之。工作粗笨。無可稱述。並云其中有河。隔岸遙見家屋亭榭。據某湘人云。潘效蘇牧和闐時。曾遣人入探。以瘴氣太重。燭光不明。僅行數里而返。一無所睹。城北偏東小胡麻地。前清於此採寶玉。居民達千餘戶。今僅數家。種地為活。其地沙磧起伏。狀若游龍。一望無際。相傳為古營壘。或謂即唐于闐國都。頹垣破瓦。恒露外間。有時流沙開處。城廓宛然。家具備置。且見大宗貴重品物。插標誌之。偕人往取。或為沙掩。或迷所向。多屬往返空勞。然於其地掘得刻像古錢銅章之類。亦時有其人。東西洋人遊歷至此。必雇土人導往大小胡麻地。（現隸洛浦）一觀古蹟。藉掘古物。余聞而好奇心作。又以時間迫促。不能至大胡麻地。一行早膳畢。乃偕烈夫效周策馬往觀小胡麻破城。午行十餘里。至玉隴哈什河岸。睹水流甚大而勢湍急。涉渡甚難。從者又言夜水更漲。不能逕渡。以返城須止宿彼岸。遂望洋而返。甫入縣署。閽人謂陳知事來緘。定明日接印。入夜源清果至。住馬參將處。偕烈夫往晤。談甚歡然。

▲七月二十一日。晴。　住和闐。今日回族過年。男女老幼。皆着新衣。集大禮拜寺誦經開齋。各家亦互相慶賀。街市頓呈熱鬧景象。晨午赴馬陳二君宴後。至城關一帶。遊賞回俗年景。綠女紅男。塡街塞巷。鞦韆假郎。頻接耳目。少女秀麗。勝於庫車。童男狡美。殆甲南疆。和闐人物在西域中。蓋比於東南之江浙也。和于洛三縣。民國初元。即有瘟疫流行。迄今未息。人民死亡。殆達十萬。（據洛浦呈報。自民國二年秋迄今。疫死三萬二百餘人。）田地荒蕪。十室九空。地價減半。購者猶難其人。近楊省長委三官醫南來。爲民醫治。然纏民迷信宗敎。故步自封。不信漢人醫藥。成効如何。實難逆睹。此種瘟疫。無端而至。初起之時。頭痛發熱。口渴。不思飮食。或頂頸脅肋等處。生一瘍疽。或吐血。或腹瀉。一二日內卽死。家病一人。全家傳染。有三數日間。而闔家全數死亡者。間有瘍疽潰爛於外。幸免一死。然萬千中不得一二人也。其疫慘厲。視昔年雲貴之瘍子瘡。東三省之鼠疫。有過之無不及。自莎車至和闐。桑株幾遍原野。機聲時聞比戶。蠶業發達。稱極盛焉。惟惜土人不知留種。自製蠶連。連紙皆購諸俄人。俄人寓居喀什者。就地取蛾蛹下卵。浸以藥水。棄其浮者。留其沉物。用顯微鏡察視有無病理。製爲連紙。分三等發售。上等一連（俗呼一匣）價銀八九錢。此項利權外溢。歲値十數萬金。近年雖經漢人鄧季雲劉朗山輩。自倡留種。圖挽利權。然纏民習用俄種。不用土種。一時亦無良好成績云。

▲七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七時發和闐。出東門。折向南行。四里。道右坡上有廢城。詢係舊漢城。現餘廢粮倉一。居民二家。廢城四近。𠪨扎爨爨。一里。官廳陳謝馬劉諸君送別於此。五里。玉隴哈什河沿。回語往取曰玉隴。玉曰哈什。譯言河中產玉。可往拾取也。陳謝諸君復來遠送。玉隴哈什河源出後藏北境雪山南伊西里庫爾。西北流。經和闐

城東下流。至玉隴哈什西。伙什拉什地方。與和闐河西源哈拉哈什河會。二源既匯。是爲和闐河。北流。又東北流。入溫宿境。至噶巴克阿克集。與葱嶺河。阿克蘇河會。下流曰塔里木河。渡口河幅廣約五里。水流歧爲四派。傍岸兩派須船渡。中間二派可騎涉。水流湍急。渡河甚難。車行至此。騾轅皆解。馬以水夫牽之。自上遊淺處覓水而渡。水沒馬身。車則扛入船中。與人共濟。今日以有官廳招呼。渡船蟻待。僅費二時卽渡畢。平日聞有候至竟日而難一渡者。水流太急。河幅太寬。渡船又僅只二艘故也。和闐洛浦以河中心爲界。東洛浦而西和闐。五里玉隴哈什八柵。居民二百餘家。漢人十八家。十七家爲湘人。而寧鄉籍又三之二。多借官款。典當放賬爲活。上年雲南張成濂來知洛浦縣事。藉省長重利盤剝禁令。勒令纏民勿償漢人債款。違者嚴辦。同時又收回發商生息官款本銀八千餘兩。自放八分重利。此間放賬漢人大受影響。多致絕糧。夫重利盤剝。爲南疆惡習之一。固須痛除。使改輕利。然極端禁止。亦徒爲英俄籍民之放債者。廣闢利源。蓋纏民性愚。最喜質物借債。英俄籍民。爲國力所限。不能禁令。自由其放債利息且視漢人爲重。債主不償。地方官並須爲之追索。兩害相權。不如任漢人放債。尙爲楚弓楚得也。傍午同鄉諸人邀便餐。獲飽鄉味。下午二時。復向南偏東行。二十五里。新八柵。居民四五十家。漢人六家。知事桂芬。管獄員張博洽。遠道來迓。茶尖卽行。葦湖彌望。碧綠可賞。三十里洛浦縣治。住。是日行七十五里。沿途村舍不斷。樹木成行。道路寬平。車行甚快。舍館甫定。前洛浦知事張成濂來會。張在前清供職廣西。以命案罣誤。發配來新。上年有偵報李榮夏鼎馬壹諸人謀變之功。當局委是缺以酬之。語言無味。似害有神經病然者。傍晚至桂張處報謁。縣署就前官店改設。狹隘特甚。各科辦事。歷租民房。業主屢請發還。桂知事因劃舊自治局與之。作對此後永爲官業矣。洛浦故和闐回

莊。清光緒二十九年。始設縣治。民國因之。東西一百七十五里。南北四百二十里。有三大明。四十餘小莊。地沙斥。宜苞穀棉桑果蔴。而爾絲爲最盛。織氄若絲。爲斑斕𣰽毲。施五彩。肖鳥獸草木尊彝鼎俎之屬。駁犖美觀。穀不足。仰于闐。皮山。其產玉之地。曰大胡蔴。小胡蔴。小胡蔴產脂玉。尤良。常以星輝月暗。候沙中有火光爍爍然。其下即有美玉。明日坎沙得之。然得者恒寡。以不能定其處也。玉大者尺咫。小者徑寸。售諸估客。至京師礱之成器。常獲數倍之值。妻子皆衣絺錦。玉上品者。曰如羊脂。製爲條脫決拾翎管鼻煙壺。其有皮者。爲價尤高。皮有灑金秋梨鷄血等名。蓋皆玉之璠璵者。一物往往值數百金。採者不曰得玉。而曰得寶。前清光緒之初。出玉尙盛。厥後貢例停。貴尙者稀。而玉出亦漸少。入民國。商販不來。採者絕跡。市場遂無玉矣。

▲七月二十三日。晴。　住洛浦。以車馬待理。休住一日。桂知事設午宴。洛浦無城。附治居民三百餘家。漢人十餘家。英籍民五十戶。俄籍四十餘戶。無京貨店。漢人需用什物。須自和闐購買。車店四家。現只一家。住客中有流倡容顏佳麗。勝庫車。縣境古城甚多。大小胡蔴二地而外。城西北五十里吉牙莊。亦有破城。墻垣房屋尙有遺基。縣屬向多金銀地課。今年概行改征正賦粮草。戶民以糧較課微重。屢請率由舊章。官廳未之許也。此項地課。即田賦之變相。和于洛且四縣皆有。若一律而改征之。亦歸併賦目之正當辦法也。縣屬纏民頗刁狡。知識亦較他縣略高。有買賣提者。竟能僞造銀幣用以亂眞。幸早查覺。明正典刑。後害斯杜。而鄉約阿渾。亦多朋比魚肉百姓。人死析產之際。尤爲彼輩發財之日。工藝甚有可觀。罽毯夏夷顏色。工作皆勝和闐。所產蠶業發達。直追和闐。財賦所入。居然大縣。有郜李雲者。就舊工藝廠。家具房舍。織毯製綢。獲利頗優。今年春間。爲馬紹武家有禮拜寺。代製絲質地毯一條。廣長

過財政廳庫藏之貨物價値現銀九百餘兩。彼教之崇奉教主。亦云奢矣。聞諸道路。馬君交卸疏附時。僞託虧欠公款。函致吐魯番屬小教回民籌銀二萬兩。旬日而集。立匯喀什。其在小教部分之勢力。實非等閑。蓋馬爲甘肅金縣馬元裝之侄。元裝創新教。乃回教中之馬丁路得。新疆廿回多奉新教。馬又小有才。足以操縱其間。楊省長洞悉回情。知非利用宗教不足言治。嘗予優遇以資治理。故恆語人曰。馬紹武才氣頗好。操守太壞。而今年入保考語。忽加以操守清廉四字。其殆反面文章。使之內疚也歟。洛浦城南六七日程。玉隴哈什河源山中。有一海子。周廣莫知。水深而清。潮現子午。海水所洩。卽爲河源。洩口之傍。有大玉石。重數萬觔。桓發寶光。昔有玉夫數十人。結伴往鑿。皆墜水死。後遂以有神護。毋敢犯者。和闐南山有野人。生而有尾。長四五寸。語言服裝。皆殊纏回。七八年前。有某纏婦。夫妻反目。逃迷入山。與彼野人同居數年。且育兒女。歸述家人。具云如是。又前年大水。河中撈取童屍。亦屬有尾。衆口鑿鑿。其事或確。按自和闐東訖婼羌。南連西藏。雪山綿亘。廣袤所及。杳無稽考。通藏山徑。自折毀於董福祥。人跡遂絕。其中番族異種。生息於是山中。爲吾人所未知者。必尙居多。苟有探險大家。絕幽鑿險。從事詳查。當能發見伊古以來秘密國家之大部部落。與極好領土。不僅此有尾夷人一種已也。新疆國志云。和闐每歲必產侏儒五六人。長不踰三尺。股骨只一節。常入會城。使人觀之。或歌舞以取直。余在和闐。遍詢土著。云侏儒（山海經稱竫人）雖間或見之。然未聞解歌舞也。

▲七月二十四日。晴。上午六時。發洛浦。東偏南行。十里。入戈壁。二十里。阿赫欄杆。小店一家。孤峙戈壁之中。詢爲安會帕夏所築。規模極小。不似伙什欄杆與綽洛克台之宏敞也。店前有烽墩一座。夜恆舉火。以爲往來行人目標。

有井一口。水味苦鹹。桂知事遠送於此。席戈壁談一時而別。桂外屬丰采。皆有可觀。新疆知事中之儒雅者也。過此。升降沙梁。車頗顛播。四十里。白石驛。回語曰伯什托和拉克。譯言五株胡桐也。官店一。驛舍一。破屋三家。井水鹹而臭。不可入口。午尖飲料。俱自數十里外馱來。下午六時。復行。仍多沙梁。二十里。阿息瑪欄杆。小店一家。二十里。乙根欄杆。乙根回語流水溝也。洛浦于闐於此交界。小店一家。二十里。赫爾巴托欄杆。居民二家。過此樹木稠密。村舍相望。二十里。赤拉遜。即策勒村。清於此設渠勒驛。取漢渠勒國名。官店一。居民三百餘家。漢人八家。織業極發達。所出綢布。暢銷市場。冠於南部。有稅卡。于闐西境一巨鎮也。（按現已設策勒村縣佐）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道北十餘里。有古麻扎。屢著靈異。土人往朝拜者踵相接。爲于闐四大麻扎之一。市傍有河。曰喀喇塔什。源于洛交界喀喇塔什山。東北流。有色勒克布隆水。合窩托拉克水。自東南來注。又北流。有阿拉隆伊拉克水。覺克伊拉克水。自西來注。又北流。經阿西欄杆。曰阿西河。又北流。經策勒村。灌溉田地。後入於沙。自發源至入沙。流長四百餘里。

▲七月二十五日。晴。下午四時。發策勒村。向正東行。五里。吉里木提拉克欄杆。十里。倭依達欄杆。居民二家。過此道傍皆沙梁。多旱蘆。無樹木。二十五里。蘇披欄杆。道右麻扎。壘壘有禮拜寺。道左小店一家。居民二家。過此。道樹成行。漸見村舍。五里。圖拉哈瑪八柵。居民二百餘家。漢人十二家。有稅卡。附近農民約三百戶。鄉約於此備茶尖。少憩復行。出八柵。過圖拉哈瑪河。源出卡依拉乞莽山。北流。經安塌莊。曰安塌河。經恰哈莊。曰恰哈河。至圖拉哈瑪。有源出莊東南六十餘里之泉水來注。合流灌圖拉哈瑪莊田。後入於沙。自發源至入沙。流長一千餘里。過河。仍東行。二十五里。過潘拉克水。入達木溝八柵。居民一百餘戶。漢人八家。附近農民約二百戶。道北二百餘里。有破城子。外人

曾往掘古物。無所得。茶尖後。出八柵。過達木溝水。行戈壁。間有胡桐紅柳。無楊柳。村莊三十五里。子木拉提欄杆小店一家。以乏水故。歲惟冬季有居人。十里。罕蘭溝驛。官店一。居民十二家。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知事馮四經。守備馬紹晟。遠道來迓。驛北三十里許。罕蘭溝莊。農民四百餘戶。有八柵市。民四五十家。漢人六家。自喀什東行以來。沿途護從一抵站口。必羣呼塔瑪果一度。聲浪盈耳。余詳詢之。始知纏語呼煙。卽稅則習見之淡巴菰也。其烟具以葫蘆爲之。上下嵌銅或錫爲頭嘴。中灌以水。納烟葉於下頭。以麩炭引火。而互相傳吸。其形甚笨。(間有全體以銅製者。則較美觀)繁盛八柵。亦有專營此業。如內地之裝水烟然者。又有一種取煙草製爲顆粒。含之口中。壓之舌下。咀其味而吐其渣。名曰納絲。纏俗男婦多嗜之。其烟草價値聞甚賤云。

▲七月二十六日。晴。　下午五時。發罕蘭溝。向東行。微偏南。過罕蘭溝水。有橋二空。罕蘭溝達木溝潘拉克三水。上源均爲細黑喇水。沙衣巴克水。努拉水。烏魯沙衣水。中流分合交錯。分析頗難。特敍述之。細黑喇水。源出細黑喇山。經細黑喇莊以下。分爲二支。東北一支爲罕蘭溝之初源。西北一支爲達木溝之分源。而沙衣巴克水。源出沙衣巴克山。經沙衣巴克莊。努拉水。源出努拉山。經努拉莊。二水合而北流。復分二支。東北一支爲達木溝之分源。西北一支爲潘拉克之分源。烏魯沙衣水。源出阿克恰克勒山。爲潘拉克之正源。細黑喇水東北分支。流至罕蘭溝老八柵南三十里。有喀喇蘇泉水自東南注之。合爲一流。灌溉罕蘭溝莊田後。沒於沙。細黑喇水西北分支。與沙衣巴克水努拉水東北分支合爲一流。灌溉達木溝莊田後。沒於沙。烏魯沙衣水自烏魯沙衣莊以下。與沙衣巴克水。努拉水西北分支合爲一流。灌溉潘拉克莊田後。沒於沙。以上三水自發源至入沙。流長各千餘里。過罕蘭橋。道傍紅柳叢

生。二十里。雅欄杆。二十里。西河里欄杆店。西有鄂和西河里水。二十里。雅和欄杆。俗呼六十里店子。欄杆一。民居四。附近農民七八十戶。鄉約於此備茶尖。過此。田園彌望。雞犬相聞。渠水溢道。十里。甲斯米欄杆。附近農民四五十家。二十里。新八栅。俗呼三十里舖。居民五十餘家。漢人一家。五里。倭頭提拉克欄杆。附近農民九十餘家。十五里。小八栅。五里蘇介提阿里克欄杆。附近農民一百餘家。三里官廳。馮知事馬守備劉管獄員先登。復來迓二里。縣署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沿途道路平坦。車行甚捷。自喀什回城至此。共程一千八百二十九里。于闐治克里雅城。漢爲扜彌渠勒精絕諸國地。東漢爲拘彌國地。建武中。莎車王賢爲西域大都尉。攻破拘彌。殺其王。順帝時。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而自立其子。燉煌太守徐由興兵討破之。更置王而還。其後于闐復攻破拘彌。王見殺。漢乃立其侍子爲王。自後不屬漢。元魏時。附併於吐谷渾。隋時屬突厥。唐高宗時。以于闐爲毗沙都督府。與龜茲疏勒焉耆並稱四鎭。而拘彌僅存故城。儀鳳中。于闐陷吐蕃。長壽中。復立國。石晉時爲紺州地。宋仍屬于闐。南渡後。于闐役屬西遼。西遼亡。屬乃蠻。至元阿魯忽分王于闐。其地屬阿魯忽。元末于闐數苦兵。其民轉徙山谷間。至明永樂時始定。其後遂爲回部。清初。併於準噶爾。乾隆大小和卓木之亂。將軍兆惠使伯克鄂對撫和闐。及黑水之圍。鄂斯滿據克里雅策勒村。塔克努拉村三城。副都統巴圖齊爾。哈爾瑚爾。起兵擊破之。始於和闐設辦事大臣。協辦大臣。轄回城六。而縣屬之。克里雅策勒村塔克努拉村皆屬焉。後再罹張格爾阿古柏之亂。未久皆復之。在未置且末以前。幅員遼闊。甲全疆諸邑。今猶東西九百一十里。南北二千四百九十里。領三明。有大小回莊六十。治境東西三面多溉田。沃壤饒小麥苞穀青稞棉桑葡萄胡麻。男子皆樸儉力農。女子劬蠶織。秉機。綀縹緜縳縞綃蜆布。猗猊滑實。揚采鮮明。冠於南

部。市廛之盛。不逮和闐。而牛羊蓋澤。一歲所孳。利常倍蓰焉。東南蘇瓦拉克山。西南宰列克山。皆產金。而玉出於南山。以流水山磔子為最良。其質雖遜大小胡麻所產。然得之甚易。故昔之礛諸者。專恃此以琢器售之遠方。蓋亦崑阜之支也。

▲七月二十七日。晴。　住于闐。于闐無城。俗稱回城漢城者。僅界渠水。實無城也。附治居民。漢城三百八十四家。回城一千零三十一家。漢人共三十九家。商務回城較盛。縣境英籍商民。男四十三。女二十四。俄籍商民男二百零二女二百零一。上年城東尼雅莊北約四百里。土人於其地發見破城。掘得紫銅鍋一口。量以工部營造尺。徑一尺五寸。周四尺八寸餘。高九寸。銅質甚佳。古色斑斕。紅袴一件。布質似嗶嘰。兩腿織有花紋。狀擬綠營戰裙。據纏回言係蒙古物。彼俗不着此也。靫子籠頭一付。繩皆獸毛所編。工作頗劣。外形猶新。正方銅印一方。字不可識。量以漢慮俿尺。方各四分。門戶裝飾品銅魚四枚。長約三寸。銅盃一隻。底已裂。把已毀。徑二寸五分。周七寸八分餘。高一寸四分皆紫銅質。扣帶銅鈕一付。其質黃銅。雕刻粗笨無足觀。矢鏃二枚。皆腐爛。長僅寸餘。三角之稜則井然也。其他銅器殘皿。尚有多件。缺不可名。此係迻存縣署者。其自存者聞猶居多。惜未得觀。辨為何屬。又馮知事前在焉耆任時。獲有土人於城西四十里舖迤南破城子中掘得木章二方。一長方形。長六分。廣五分半。一等邊三角形。邊八分。底八分。木質極輕鬆。若骸炭然。字體近漢隸書。惟不可辨。(以上寸分皆據漢慮俿尺)新疆地居高原。地氣高爽。古代遺物。掩埋砂中。經數百年數千年而不腐敗。外人常來游歷掘藏。彼國博物院中。視為無上珍品。其為土人所掘獲者。亦輒價購以去。誇耀國人。地方官吏。不知徵買儲存。以備攷古之用。致皆淪輸外國。滋可惜也。上年馮知事於城東

尼雅莊附近。新開二渠。一曰哈馬庫圖克。在尼雅東南二十五里。回語哈馬蒙古庫圖克井。謂昔蒙古人曾在此處住居掘井也。就舊渠口新開正渠一道。長四十里。寬一丈二尺。深半之。引尼雅河西源烏魯克沙衣水。灌地六千七百八十畝。現承墾者一百四十九戶。一曰札蘭和札克。在尼雅東南八十里。回語札蘭和札克譯言牧童戲吹之葦筒。其地水草肥美。牧童吹筒之聲不絕。非圖志所載扎蘭河也。新開中西二渠。長各四十里。寬一丈二尺。深半之。引奇吉罕河之水。灌地一萬零九百畝。現承墾者一百零九戶。下午。馮知事設筵於署後花園亭榭。二處皆朽陋不可居。同席有李湜者。字石渠。現英吉沙爾知事李傚蘭之兄。曾任巴楚疏附各缺。今年楊省長委查喀屬各縣財政。具有成績。蓋老吏也。回俗過年。居民必羣趨所在地大禮拜寺誦經。聽大阿渾演講。于闐大阿渾某。上年曾隨知事觀祭文廟。纏回以其反教。日昨過年。相約不至大禮拜寺誦經聽講以辱之。大阿渾未知底蘊。乃至某禮拜寺人多之處。質問衆人。衆人不之理。有俄籍纏民某。竟起而縛之柱上。將詈辱之。衙門聞信。派警兵往彈壓。始得脫。觸犯衆怒。幾釀鉅變。幸晤偕俄商約令彼纏民。向大阿渾陪禮敷衍。得消滅於無形。不然。余輩今日尚未能飲酒尋處也。于闐東走且末。北去庫車。大路而外。皆有小徑。其走且末者。則自城東行。六十八里。威托拉克。自此折東南行。一百十二里。上阿不拉子。欄杆一家。一百二十里。烏魯苦薩伊。欄杆一家。一百二十里。齊吉罕。欄杆一家。此處北距尼雅莊一百四十里。西北距大金廠八十里。皆有支路可達。自齊吉罕折東行。渡齊吉罕水。也亦克水。素蓋提水。玉爾滾布拉克水。四水兩岸皆高聳如小達坂。跋涉頗艱。共行一百二十里。至玉爾滾布拉克。居民五六家。過土郎和甲水。一百二十里。哈喇薩衣。居民八九家。過波斯塘托和拉克水。一百三十里。烏衣雅衣拉克。居民五六家。過黑斯哈克水。九

十里。墨勒恰。無居民。夏間有金夫於此河岸淘金。過墨勒恰水。九十里。哈四金廠。即且末縣轄小金廠。居民百餘家。有八柵。自此折東北行。過墨太提水。一百里。托乎巴依。居民四五家。過哈喇木蘭水。九十里。阿羌。居民約二十家。於此向東南行。有山徑。十一二站至婼羌縣城。一百二十里巴什塔。一百四十里且末縣治。沿途水草豐美。勝於大道。惟山多水。大氣候早寒。每歲祇陽歷八九十三個月好行。而正二三三個月次之。餘時非冰雪封山。則山洪阻道。殊難計日達到目的地耳。其赴庫車者。則自城北行。四十里傅斯塘。五十里鐵瓦額黑勒。六十里麻札。五十五里塔卡哈。五十里卡斯坎。六十里密沙奈。四十五里畢欄杆。五十里玉爾滾。四十五里阿克恰特。四十里。塔什肯。四十五里和什卡瓦什提。五十里。托巴克威力根。四十里辟恰里克。五十里玉吉格得多可。五十五里。波斯塘托和拉克。四十五里窩托奇。四十里昆木庫多可。四十五里克恰什。五十里庫木洛可。以上皆沿克里雅河。站口皆有羊廠。水草柴薪俱極充足。過此則行戈壁。惟站口少有水草。多不足用。約三四日。入沙雅界。漸入佳境。于庫商販近多出於是途。若得地方官。按站闢設欄杆。不難成一南北交通間道之通途。又城南有通後藏支路。折毀於清光緒四年董福祥。今已不通。

▲七月二十八日。晴。　住于闐。於上午督查印花一周。憩於某巴依家。其人歲一入蜀。販運川貨于闐。營此業者。共有七家。成都設有行店。下午。馬守備邀飲。馬喀什馬提復興之岳丈也。于闐鑛產。金玉皆有。而金最有名。玉惟縣南二百五十里流水山所產礫子稍佳。俗呼裕勒阿里克。以昔時回民之採玉者。多自裕勒阿里克卡倫來赴東西各城鬻玉故也。其色或青或白。質多雲翳。少溫潤。故值亦少貶。然大者重至千萬觔。亦希世珍也。產金之區。曰蘇拉瓦

克山。在縣東二百四十里。即大金廠。礦區面積二千四百方里。曰宰列克山。在縣西南六百餘里。礦區面積三百方里。其他努拉山。普羅山等處。雖皆產金。然礦苗不甚旺。故不著名。在昔開辦之初。適值兵燹之後。金業凋零。課額不足。（道光以後。定例和闐六城。歲納課金五百兩。）巡撫劉錦棠。檄嚴金清來設金課局。擇纏民富者。立廠頭四十九名。各派金夫五十八隸之。金夫一人。又派幫夫二人。通力合作。每三夫月納課金三分。凡採金之戶。悉免徭役。曩日派買官金之弊。咸予蠲除。然派充金戶者。多有業農民。舍其田廬家室。而驅迫入山。逃亡隱匿。金課無出。勢不能不攤派以取盈。始則催呼止於金戶。繼則追比徧及幫夫。自有幫夫之名。於是一鄉之內。無一人非金戶。無一戶不納金。益以頭人苛斂。倍征逾額。人民愁悃。不遑寧處。光緒十三年。乃裁金課局。改由民自採。經縣官發價收買。其貧戶之借貸資糧者。則令納金以爲償。定章交金一兩。給銀十四兩五錢。寓征課於平價之中。上益而下不損。然而胥役之浮收。鄉約之掊克。久之而弊又滋焉。二十八年。喀什道袁鴻祐。請倣漢河金廠章程。官商合資。設立保利。保大。保源。保興四廠。開辦之始。頗獲贏羨。乃成效未著。旋即停止。復歸于闐縣官。仍前定價收買之法。每歲公家所採不過千金。民國以來。雖節經整頓。而收數亦增加無幾。洎前年九月。現任馮知事來。極力整頓。照實報解。歲採砂金二千四百兩。隨收平餘二百四十兩。又重開已停辦十餘年之宰列克山金廠。定採年金一百兩。（今年增包三十兩）隨收平餘五兩。上年共採砂金二千七百四十五兩。每兩提支火耗五分。其解額課條金二千五百兩。平餘一百二十兩。（帕夏竊踞南疆之時。僅大金廠一處。每月須交官金四十八觔）每金一兩。現定發價現銀二十五兩。平餘不領官價。大金廠八柵。居山峽中。共計金夫六百餘戶。（冬季有千餘戶）八柵居民百餘家。漢人十餘家。皆放賬。

無採金者。廠外四面環山。水草皆無。平日飲水。須馱自三十里外。路徑險窄。兩日可馱三回。桶水價銀二錢。柴草食用諸物。近則購於往返二百八十里之尼雅八栅。遠則須來縣城採買。金洞百餘區。距廠十二三里或五六里。深達五六十丈乃至百餘丈。每洞金夫連什長或十餘人或七八人。洞口周一丈二三尺。口用木板周圍鑲緊。外方內圓。其形如栅。方用堅木鑲成圓圈。嵌於洞口。以防崩塌。洞之兩傍各栽一柱。高三四尺。柱頂如月牙形。安有鐵環。貫橫木其上。如車軸然。中懸滑車。繫牛皮繩兩道。一上一下。一人掌之。柱之兩端。各安輪軸。可旋轉使繩上下。提取礦砂（洞底金夫三八輪挖裝之皮囊。）傾之洞傍。每日可挖七八十袋。每袋重二三十觔。今日礦砂。須俟明日乾時。方能揚金。揚金之法。移礦砂於當風之處。布線毯於地。以木盤高舉。緩緩簸之。如此數回。灰土他揚。金砂落毯。光明奪目。手取而紙裹之。甚費手續。改用機器。則便多矣。金廠有口頭語曰。洞深一丈。銀用百兩。詢係專指金洞所用鐵器木器牛皮繩袋時有損害增製。以及洞中點用燈油各項費用而言。似此則採金亦非易事也。宰列克山方面山環水抱。金從溝中流出。金洞深僅數尺。或至丈餘。掏採較易。惟在後山面陰背陽。人跡罕至。瘴氣彌山。雹雪時作。氣候奇特。每歲採金之夫。舊歷四月入山。八月即出。不能長期駐採。柴草糧食。腳運艱遠。倍於大金廠。惟金苗尚旺。往採者少虧折者。又于闐多古麻札。其著稱者有四。曰策勒村。曰努拉村。曰博孜子欄杆。（纏民欲通經典者。必去該寺請經）曰尼雅莊。相傳皆屬纏回來新之初。與蒙古人爭地。戰死而權葬其地者。後人思其功德。為之營墓起寺。而朝拜之。纏族無載籍徵信。則極難也。

▲七月二十九日。晴。下午五時乘馬發于闐。二里。出八栅。向東行微偏北。一里。克里雅河。沿河出克里雅山中伊

西庫爾北流。至流水莊北。流水山水自南來注。普羅山水自西南來注。又北流數十里。經博瓦子欄杆莊。分灌斯卡太石滿莊。綽和拉克莊。昆巴莊。塔哈太石滿莊。伯什托和拉克莊。阿雅莊等處田地。流經縣城迤北自新莊。阿羌水自東北來注。又北流。數十里。皮介水自東南來注。又北流至庫木洛可地方。沒於沙。自發源至入沙。流長二千餘里。渡口河幅寬約一里。水流亦較玉隴哈什哈拉哈什二河爲小。馬可徑渡。其深處浸及馬腹。三里。伯什托和拉克莊。村舍稠密。樹木叢蔚。猶是附郭風景。馮李馬劉四君。送別於此。一出莊口。卽入沙窩。彌望皆沙。不生草木。沙梁起伏。宛若狂瀾。流沙鬆浮。馬行無跡。頭頭是道。最易迷途。道北數里沙梁中。有破城子。卽古拘彌城。基址甚廣。土人常於其間掘得泥佛銅章與綠寶石等物。十五里入乾溝。循溝行。溝名鐵列克烏羅幹。譯言白楊接胡桐。以溝上游。有胡桐一株。昔有土人接以白楊之枝。今成變種白楊故也。溝自東南向西北流。長八九日程。現無水流。僅見泥沙。詢之土人。夏秋之間。山雪盛消。始有水下。其上下遊皆有草湖。可牧牲畜。二十五里。溝中有涓涓小流。水色清碧。自此向左升沙坡。行沙梁間。策馬步月。遙聞犬吠。道石有麻札一。墓木孤聳。若爲路引。六里進莊口。名哈喇庫木什。譯言有黑蘆葦也。村舍夾道。樹木稠密。道北五里沙阜上。有古麻札。俗呼布古魯庫木。相傳纏民初來南疆。與蒙古人戰死於此者也。纏民多往誦經朝拜。有守墓阿渾數人。招待一切。十里。雅和普阿渾欄杆。以欄杆爲雅和普所築。故名。傍有渠水一道。流聲淙淙。有漢人一在此放債。五里。威托拉克莊。住。是日行六十八里。抵此爲夜九時二十分。莊東有安酋帕夏舊設欄杆。現往來旅客。與金廠金夫赴縣繳金領價者。多於彼處尖宿。附莊農民。連哈喇庫木什並計。九百四十四家。哈喇庫木什莊田。蔭出阿羌山之阿羌水。威托拉克莊田。蔭出皮介山之皮介水。二水下流。均入克里

雅河。

▲七月三十日。晴。　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發處托拉克。向東行。微偏北。八里。出莊口。入戈壁。亂石滿地。彷彿河灘。十里。升沙坡。入沙窩。流沙厚而鬆。馬行其間。難覓足跡。道南有遠山。峯頂積雪。又繞浮雲。望之若纏族美人。是山之麓。卽大金廠所在。十里。有支路。南達金廠。過此。沙梁升降。最費馬力。十三里。沙窩盡。復行戈壁。二十四里。乙斯玉洛滾。中經沙梁極多。俗呼七十二道沙梁子。若一一數之。猶恐不止此數。蓋數步一升降。十餘里。始出一轍。馬行經此。皆乏而喘。住欄杆。是日行六十五里。抵此爲夜八時半。莊東有小水。源出圖木牙山。下流會皮介水。入克里雅河。夏秋山雪大消。水流甚大。春夏間較少。故不能多種莊田。莊北二三日程。有破城子。澇壩房舍。基址宛然。蘆葦叢中。掘地數尺。卽可得水。土人有於其地掘得古物者。載籍無徵。不知爲誰氏城邑。大抵漢唐時建築也。

▲七月三十一日。晴。　下午六時。發乙斯玉洛滾。東偏北行。過水。入戈壁。初則碎石佈地。恍若河灘。繼則流沙滿目。沉厚好行。四十里。阿不拉子。譯言其地掘井無水也。欄杆一家。胡桐數樹。有三加水。源出蘇拉瓦克山。經上下阿不拉子。北流至破城子地方。伏於沙。水聲潺潺。味甜。中飲茶尖。小憩。復行沙梁。二十五里。遇一沙溝。現無水。惟見泥沙。過此。亂石塞途。馬蹄拚之。恆流火光。尋復升降沙梁數十處。月暗沙深。容易迷路。四十里。梭梭坪。東北距尼雅河約二里。而遙。汲水煮茶。休憩。始行。十六里。尼雅鄉約支帳道傍。設茶尖。過此。行戈壁灘。涉小水無數。詢皆尼雅河之歧流。十五里。坎生里克莊。村舍稠密。渠水溢道。樹木成陰。十二里。渡尼雅河正流。河源出俠馬山。恰哈提山。合爲烏魯克沙衣水。北流。經大金廠迤東。又北流至尼雅莊。曰尼雅河。分三四渠。灌溉莊田。又北流三十餘里。他拉竿水自東

來注。又北流三十餘里。薩拉衣水合乙也水格支布拉克水。自東南來注。又北流一百餘里。經大麻札。迤北入於沙，自發源至入沙，流長一千餘里，渡口有堤障水。循堤而過。二里。尼雅八柵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抵此巳亥八月一日上午五時矣，八柵居民五六十家，附近農民，連坎生里克哈瑪庫圖克蘭拔（尼雅八柵所在），三莊並計九百三十五家，俄籍農民四十家，種地約五千畝，莊北二百餘里，有古麻札，相傳為回教始祖摩罕默德之女，嫁阿扎提阿里，生子亦麻木玉遜，亦麻木玉遜曾孫甲披薩依的克，於回歷一百五十二年，因爭教行兵至此，戰敗身亡。遂葬其地，南疆纏回來朝拜者，絡繹於途，廟產甚富，有羊千餘隻，牛二百餘頭，驢百餘頭，馬數十匹，守墓者二十餘家，仰食窮民一百餘人，麻札北百餘里，有破城子。城垣房基，多有存者，唐辨機西域記云，自媲摩川東行二百餘里，有尼壤城。按媲摩川即今克里雅河。自于闐東至尼雅莊二百八十三里，尼雅又為尼壤之轉音，其破城當即尼壤古城。而西域記媲摩川東字下，或脫一北字耳。上年土人於其地掘得金條銀錠及他古物甚多，古物多為英人司德訥價購以去。其納官中者，具七月二十七日記中。

▲八月一日晴　下午六時發尼雅，東北行七里，出莊口。入草湖，初沿尼雅河岸行。繼折貫草湖中央，十五里，道右遙見哈瑪庫圖克莊。十六里，升沙坡，入沙窩，十里，胡桐窩子，八里，沙窩盡，行鹻地，多胡桐，三里，出樹窩，行曠野，道傍僅見紅柳短蘆，十三里，胡桐窩子，樹大合抱，且極稠密，月下望之，疑為村莊，五里，樹窩盡，過小沙地，復入樹窩，皆胡桐。八里，英達雅，回語英，深，達雅，河，以欄杆前有深河也，其水源出南山，上流為齊吉罕河，又名薩拉衣水，下流入尼雅河。住欄杆，是日行八十五里，抵此巳夜十一時，河水濁而微鹹，勉強可飲，冬時河水涸竭，須臨時掘井汲水，欄杆

迤北百餘里。有破城子。

▲八月二日晴　下午五時二十分。發英達雅。東北行。多偏北。流沙多。䕸旱蘆叢生。下多羊糞。十六里。別列克里克。回語別列克魚。里克有。以海子中有魚也。道左右數里以外。皆有海子。遙遙相對。中連窪地。水流相通。水深清碧。中產巨魚。右海之東。左海之西。皆有胡桐。茂密成林。五里。道南多胡桐樹。過此。越小沙山。復行䕸灘。旱蘆較稀。道北遠山多樹木。詢之導者。云自此至且末。道北數十里外。皆胡桐不斷。十六里。乾海子。月映䕸泥。望之若水。護從於此煮茶小憩。憩後復行。初行沙梁。尚見短蘆。繼走沙窩。不生草木。二十里。道右胡桐成林。當前土阜層列。過此。又行沙窩。十八里。雅通古斯。譯言其地昔多野猪也。住欄杆。是日行八十五里。抵此已夜十時二十分。欄杆後負沙梁。前帶河流。水味苦鹹。勉强可飲。欄杆一家。別無居民。雅通古斯河源出英吉介山。下流馬行二日程。入於沙。沿岸有胡桐。

▲八月三日晴　下午五時二十分。發雅通古斯。東北行。過水入戈壁。黑砂佈地。粗如芝蔴。旋行沙窩。道傍土阜迤邐不斷。間生旱蘆。四十里。茶尖。復行沙窩。間見紅柳。中經䕸灘。泥浮結殼。馬行其上。析裂有聲。三十里。雅可托和拉克。回語雅可盡頭。托和拉克胡桐。謂過此卽無胡桐也。住欄杆。是日行七十里。抵此已夜十時五十分。欄杆荒陋不堪。傍無河流。又無井穴。人到隨掘。水黃而鹹。不堪入口。欄杆前面數十武。胡桐成林。前清開國之初。於新疆定伯克之制。其最尊者爲阿奇木。次則伊什罕。此外伯克。各有職掌。司田賦者曰噶雜納晉。掌買賣田宅。平爭訟。收租稅者。曰密圖瓦利。整飭回教者。曰摩提沙布。管理刑名者。曰哈資。導水利者。曰密哈喇布。平市價者。曰巴濟格爾。管營造者曰納克布。司徵比者。曰阿爾巴布。榷商稅者。曰柯勤克牙拉克。掌經典者。曰朶布提然克塔布。典園林者。曰巴克

馬塔爾。警斥堠者。曰達魯噶。巡邏偵緝及主守罪人者。曰怕提沙布。平治道途者。曰色依得爾。大小相維。分科治理。有成周里黨。西漢鄉亭之遺風。卽今東西諸先進國之自治良規。亦有合者。清末開設行省。裁伯克。改鄉約。水利經典。仍各不廢。專司。而民之敬信阿渾鄉約。猶甚於官。蓋以官數年必一易。而阿渾鄉約皆土著。恆有不易者也。

▲八月四日晴甚熱　下午五時十分。發雅可托和拉克。初向東行。繼東北行。醎灘多旱蘆。十五里額底里什。譯言戈壁平曠也。道左遙見旱蘆。斷續叢生。三十里。茶尖小憩。仍行戈壁。醎浮成殼。馬行有聲。四十里。野馬井子。過此。土壤深厚。塵揚如霧。旱蘆叢生。地皆可墾。三十五里過安得悅河入且末境。住欄杆。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五日上午一時十五分。欄杆四圍多胡桐。大皆合抱。河水甜可入飲。安得悅回語有二義。一陡峻。謂河岸高而陡。難爲升降。一忙迫。謂河底皆浮沙。易陷人馬。須覓沙之硬處。催馬急渡也。河之正源。六源並導。（中有三源皆出且末縣屬阿斯墩塔哈山。一出玉孜塔哈山。一出克子里雅山。一出三加山）合流三百餘里。至波斯塘托和拉克。西源哈喇沙衣山水。東源阿卜山水。先後來會。又北流四百餘里。經安得悅欄杆。又北流一百餘里。至蘇武奇。東西兩岸各有居民八家。又北流二百餘里。入於沙。自發源至入沙。流長一千餘里。渡口河岸高十餘丈。河幅廣五六十步。水深尺餘。底皆浮沙。須得熟識路徑之人。導從硬沙地方以渡。方免陷落之虞。按安得悅一名安多羅。唐辨機西域記。自尼壤城東行四百餘里。至覩貨羅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覩貨羅。新唐書西域傳作故都羅。卽安多羅也。沿河地味肥沃。面積極廣。若從上游開渠引水。招民安戶。必成巨鎭。且地當于闐且末交通孔道。爲漢陽關古道之要津。將來西北交通大闢。商旅日繁。恐須於此增設縣治也。

▲八月五日晴甚熱　下午五時。發安得悅東北行。道傍圓阜纍纍。胡桐相望。間有旱蘆並多蚊蚋。四十里。茶尖小憩。十二里。踰沙梁入沙窩。六里卡瑪克子。回語卡瑪鳥克子鵝。以其地多野鴨野鵝也。于且舊議於此分界。胡桐三五交枝道左蘆葦叢生深沒人馬。小海子一。水味臭鹹。道南半里沙梁之背有泉一泓。水源甚旺味甜可飲。又十餘里。有牧戶五六家。道北數里有大海子。廣五六里。中產魚。水味臭。過此。流沙彌漫。頗易迷途。十六里梧桐窩子。四十六里樹塘。譯言樹木條達參天也。山水溢道。迤邐如河。樹木葱鬱。廣十餘里。地味腴美可墾成村。有廢屋基。傳曾經人開闢者。欄杆折毀于回隊。三年於今。尚未修復。夫且末爲新設之縣。正宜講求交通。以徠四方之民。大事墾闢。而如此通途。竟不設立欄杆守土者亦太尸位矣。住帳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六日上午二時。

▲八月六日晴甚熱　上午。日炎如火。熱不可睡。披衣出帳。露宿樹陰。土虻螞蟻羣起咬。入寢不安席。度日如歲。下午五時二十分發樹塘。先向東行。繼東北行。二十五里拔卡。譯言矮。以其傍有低小胡桐紅柳也。有井二口。水味苦鹹。二十里茶尖。道左右數十步外。皆有胡桐。過此多行鹻灘。時見低樹。四十五里青格里克。回語青格野蔴。里克有。以其地多野蔴也。住攔杆。陋穢不堪。是日行九十里。抵此已夜十二時。新疆昔爲牧國。今猶與耕並重。牧畜之中。以馬牛羊爲主。要馬十一月而產駒牛九月又十月而產犢羊六月而產羔。辨齒以知其歲。馬初生曰駒。三歲曰對牙。四歲曰四牙。五歲牙齊。十歲牙平。牛初生曰犢。其辨牙之法。亦如之。羊初生曰羔。周歲曰齧牙。二歲曰二齒。三歲曰四齒。四歲曰滿口。蒙哈之俗。馬牛及歲則烙蹄。羊則烙角。以別於他羣。馬有亡逸。輒伏地覘察。能知踪跡所向。雖叢草砂礫。尋跡求之。百不失一。往來歸化之駱駝商隊。亦習此術。然終弗如也。俗謂之打樸。

▲八月七日晴甚熱　下午五時。發青格里克。東北行。馳驅小圓土阜之間。恆見枯死紅柳梧桐。堆棄道傍。二十五里。過卡能密能水。源出麥衣提山。北流五六百里。沒於沙。現值山水漲發。赤濁流急。決岸有聲。春夏恆涸。故沿河無灌溉之利。下流二三百里處。沙磧中有破城子。城垣房舍。露出沙面數尺。上年且末英俄商約。覓人往掘古物。尋數日不見城而返。過此。多行沙梁。頗疲升降。二十三里。折道傍紅柳。煮茶小憩。十六里。道右有井。水黃而鹼。十八里。烏斯曼巴依。後負沙梁。彌望旱蘆。有井數口。一腰站也。無欄杆。二十五里。塔伊拉克托多罕。回語塔伊拉克駱駝。托多罕送。言昔有甲乙二人。邂逅此間。甲以駱駝贈乙也。自此行沙窩。沙梁糾紛。頭頭是道。行旅經此。最難覓路。三十八里。阿哈巴依。無欄杆。旱蘆滿地。並有遠樹。井水可為飲料。住帳房。抵此已交八日上午四時。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

連日皆在戈壁沙窩中行。天候又熱不可耐。每值風至。如近火焰。蓋風從戈壁中起。戈壁砂礫。傳熱甚快。積熱最多。非若海洋空氣。多含水分。習習吹人。足消暑氣。回憶讀書日本東京時。避暑日光大森諸處。不啻天堂地獄之別已。

▲八月八日陰　下午四時半。發阿哈巴依。東北行。十六里。入沙窩。升降沙梁。不記次數。沙流無定所。若非晝行。亦易迷路。二十二里。沙灘平曠。極目無際。三十里。以月未東升。懼入歧途。煮茶沙中。假寐待月。月出復行。升降大沙梁十數。三十二里。克提蓁。譯言其地多土台也。住欄杆。是日行一百里。且末知事龍協鱗。前知事任履正。遠道來迓。欄杆前有土台無數。月下視之。如城垣。如烽墩。抵此已交九日上午二時。自于闐至且末。計十二程。無一程無沙窩。行經沙窩。最忌遇風。大風過處。流沙皆平。杳無痕迹。其時雖熟識路徑之人。亦須跟尋牲糞。按轡徐行。欲不為逐臭之夫。則萬不可得。然無指南針以定方向。無燈籠而作夜行。猶是危險行動也。

▲八月九日晴　下午四時。發克提莽。東偏北行。多沙梁。十六里。喀拉斯的。回語喀拉頭斯的。縣謂昔有匪徒正法於此。縣頭梧桐樹上也。道左有井二口。蘆葦一區。八里。過一古渠。長約二百里。昔引且末河水。以灌克提莽迤北之田。今堙廢矣。過此。沙漠平曠。二十五里。坑沙洋塔克。譯言其地多駱駝茨也。十里。鄉約支帳道旁。設茶尖。燒羊羔以進。味頗可口。十三里。過渠水。即龍知事循第二古渠舊道而新開者。長百四十餘里。水流甚大。灌田可十萬畝。現正丈荒安戶。流水淙淙。聲幽可聽。過此。道樹成行。村舍不斷。十八里。且末縣署住。是日行九十里。抵此已夜十二時。西南距于闐縣治一千一百八十八里。于且分界圖說。作一千三百里。且末取漢且末國名。爲漢且末戎盧小宛諸國地。東漢屬拘彌。元魏隸吐谷渾。隋唐之際。城郭邱墟。地成甌脫。前清開省。劃隸于闐。名卡墻。設稽查局董民事。入民國。初南疆迭見戕官之案。其地僻在一隅。尤匪徒淵藪。于闐鞭長莫及。民國二年十二月。遂越境戕殺婼羌知事胡奠華。省長乃電中央。撥隸婼羌。於其地設幇審員。然勢弱權輕。不足資震懾。三年五月。復電中央置縣治。如今名。東以地明烏拉克界婼羌。南以崑崙山後碧柳察哈泊以南界西藏。北以沙漠界尉犂。西以安得悅河水心界于闐。東西一千有八十五里。南北二千五百餘里。面積約六十餘萬方里。東至婼羌。有驛卒遞文報。西至于闐。亦按程設欄杆。便行旅。西南阿哈塔克山。盛產金。名後山金廠。氣候過寒。頗難開採。而卡巴山小金廠。開採易而礦苗弗若。東南鄰青海之山。產紫銅。苗旺質佳。北拜城。地味肥沃。可墾之地。多至五百餘萬畝。（連克提莽迤北及安得悅樹塘諸處並計。當在一千萬畝以上。）開渠廣招徠。一大有爲之鉅邑。然不力通西道以來和于洛之民。亦無望也。現有民九百餘戶。熟地五萬餘畝。額糧六百七十餘石。牲稅牧稅四千一百餘兩。歲採條金九百三十兩。民俗同于闐而較

刁狡。東南行十二程。達青海邊境。並可通之以便商旅。

▲八月十日晴　住且末。全縣人口五千九百餘人。漢人五家。俄籍商民十五六家。英籍六七家。英俄各有商約。共種地四千餘畝。自于闐以東。且末婼羌尉犂三縣。皆無酒坊。無豬種。無漢人。日用京貨店。可見漢人之極少。而皆纏民所宅也。纏回者。漢西域城郭國諸種人也。高鼻深目。多髭鬚。與歐美人狀貌相類。但眸子黑耳。天山之南種族蕃庶。而分居北疆者。亦所在皆是。自昔聚族而處。閭閈房舍。皆與漢同。而門多北向。富室高樓重構。砌土爲榻。穴牆爲爐。圓上而方下。其高三尺。突出屋頂。謂之務恰克。然之則一室曣晛。而溫牆中皆穿洞爲閣。庋藏食物。謂之務油克。屋頂開天窗。洞達陽氣。謂之通溜克。四壁堊鏝。飾以人物花卉。競爲潔麗。富家鉅室。屋旁多築園林。溝以渠水。爲銷夏燕遊之所。謂之博斯坦。市居者。門左右築土爲台。旅陳估貨。謂之八柵。器用衣物飲食。多同哈族。衣曰袷袢。圓袂而窄袪。男右衽。帶擐。女有領無衽。橐首而下。生子則當膺開襟。便乳哺也。內襯長襦。下及膝。男子華冠。鏤金刻繡。冬以貂獺皮爲緣。夏以絨毧。女子冬夏皆用皮。前後插孔雀文翬毛尾爲飾。其幃紗謂之春木。斑絡髮謂之恰齊把什。富者並結紅絲成穗。上綴細珠寶石珊瑚諸物。韡之高袛者。謂之玉代克。平袛者謂之排巴克。履謂之克西。皆牛馬革爲之。入寺禮拜。必解履門外。此西俗之大同者。男子毀齒行割禮。（生四五歲割勢皮一週）舉家稱賀。稍長則尋爲阿打什。阿打什者。哈俗曰惡亦拉斯。男女交好之辭也。配偶之制。惟同出不婚。納采納徵。豐約視家有無。事定則延阿渾誦經。間立判書爲信。親迎之日。新婦帕頭騎馬。導以鼓吹。至夫家誦經成禮。易恰齊把什爲婦人裝束。即雙歧髮辮也。其俗。女子于歸。無過十五。齡者年逾二十。容色摧殘。同於老婦。夫妻離異。謂之零幹。夫棄其妻者。家中

什物。任妻取攜妻去。其夫者室中諸物。均不得持取。子歸其夫。女歸其妻。離異一年之內。生有子女者。夫皆承認之。離異逾六月。始許更嫁娶。望其悔而復合也。離異三次。回律無再合之條。儻欲合者。夫必親見其妻與人姦宿。始允復合。其法蓋爲人之輕於離異者恥之也。夷俗之淫陋。大都類此。故婦人鮮從一夫以終者。其喪葬之制。人死延海蘭達爾（猶漢俗香火道人。）集屋上誦經。戚友來弔唁。賻賵銀畜。即日以白布絞尸納穴中。阿渾誦經。家人皆純素冠帶。子女之於父母。妻之於夫。若兄弟親戚。持服四十日或百日。不薙髮。不華衣。封土爲墳。謂之麻札。上飾馬牛羊角尾。富家有覆綠介適者。間有築廬墓側。聘明經典者守之。朝夕諷誦。謂之唸素爾。春秋佳節。淪羊肉糜墓祭。謂之散尼牙子。不建廟。不樹主。有子者財產歸子。其女與前妻之子。得分子之半。無子有女者。則產歸女。子女俱無者。不立嗣。撫他人之子。不得分財產。兄弟及親戚均而分之。其妻無所出者。祗分女所分財產之半。子先父母死。父母財產。例不得及於其孫。其族有名無姓氏。父曰達旦子。母曰阿浪子。祖父祖母則曰穹達旦子。穹阿浪子。穹曰大。猶華言大父大母也。兄曰阿干子。弟曰伏干子。夫曰伊引子。妻曰和通。其伯叔舅姊皆以呼兄者呼之。甥婿妹姪皆以呼弟者呼之。餘則無尊卑長幼。概呼以名而已。其教專祀天。尊摩罕默得爲胳昂伯爾。譯言天使也。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奶瑪子。（日未出謂之傍不得。未時謂之撒綳。酉時謂之的格爾。日落後謂之沙瑪。戌時謂之火不得。）歲法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蘆然膏。懸之高杆。阿渾誦經。衆人羅拜。夜闌燈熄。蹴葫蘆於地。爭蹴踼碎。以消災厲。謂之巴把提。又十五日。齋戒。晝禁飲食。謂之若兹。（布回謂之瑪加克）言齋期也。彌月開齋。度歲。鮮衣華服。喧嗔鼓歌。男女往來相稱賀。如是者七日。謂之若兹愛依提。又十七日。刲羊

祭敎祖先世。謂之故爾巴愛依提郎一歲之終也。其走謁麼罕默得墓者。謂之阿吉。道死爲上返者次之。故多以此傾産隳業不稍顧惜。其仰天祈禱跪而端手平胸。誦經。謂之斗瓦。平民相見無跪拜禮式。遇尊長。交手撫胸。俯首誦賽那瑪坤蛞斯列海。再合手摸面。爲親敬。女子相見以唇相撫。掩尊長與卑幼相接以唇。宴客以多殺牲畜爲敬。瓜果餳飴湯餅肉臘之屬案榼紛羅。叉手大唉。樂賓之樂。以鼓爲主。大鼓以枹擊者。謂之東不拉。小鼓以手撾者。謂之達普。木管謂之娑拉依。葦笳謂之拉伊。三絃謂之拉瓦普。兩絃謂之色哈。銅絃謂之彈音。絲絃如琵琶者。謂之斗塔。如洋琴者謂之喀攏。男女當筵雜奏唱歌。女子雙雙逐隊起舞。謂之偎郎。間亦有男子偎郎者。淫聲哇鄙可以知其俗矣。然其民重信。敬老親仁。簡質循法。以醉酒爲恥。以貸貧民取息爲大惡。其俗信誓。誓者以足踏餐而言。謂之昂無孫。重則抱經以誓。無不惟命者。其鄉各設百戶長曰玉孜巴什。什戶長曰渾巴什。凡稽戶籍均差徭催科禁奸詰虣諸事皆以之。其司水利者曰密拉布伯克。司分水者曰扣克巴什。凡濬渠瀆築杠梁植樹木計畝均水。勸耕諸事皆以之。其司盜賊者曰拔夏普。凡捕竊盜守亭幛。委積聚橐授郵送迎諸事皆以之。其司禮拜寺者曰依麻木。凡誦經講善。和訟解紛。皆以之。官廳復於城中設總鄉約一人。有大興作徭役。由彼分檄各長。皆咄嗟立辦。此蓋古鄉官之制。治之有道。則一變至魯。猶反手也。說者謂昔伯克恣睢虐民。殘傷其類者。無所不至。故劉襄勤奏請清庭改行省。裁伯克之權。一統於州縣。所以救其弊也。雖然以冠帶之族。治闌哰謰謱之民。言語不相通。文字不相識。勢不能不藉舌人以宣達之。倚頭目人以號召之。假威弄虐。上下欺謾。無伯克之名而有伯克之實。民之罹其毒者。清末恒加劇焉。吏治之不修久矣。入民國。來省長楊公起家州縣。洞悉吏治。於兵革收拾之後。慨然以澄清吏治自期。慎

選廉員。嚴刑貪吏。又復參用纏民甘回。使不閱其宗敎。行之數年。成績卓著。吏治淸明。殆甲全國。而鄉約之肆虐魚肉其類。則猶未嘗絕跡也。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夫蜾蠃以異物之子負而敎之曰似我似我。久之未有不化者。而況於人之易化者乎。孔子曰。夫政也者。蒲蘆也。蒲蘆者。蜾蠃之謂也。楊公既於吏治整飭無遺。尤望就其致俗大興敎育。進渾噩諸纏於似我之域。使免苛虐於鄉約之下。則又仁者之用心。抑亦國家之要政也。

▲八月十一日晴　住且末。且末無城。無郵政機關。衙署係就前稽查局改設。塲廢不堪。規模陋隘。南山產猞猁狐皮及野牛馬皮。頗有佳者。惟製裘之術不工。且多用鹽硝。携至關內。輒潮濕腐爛。寖成廢物。近亦有解水硝法者。然終不及甘陝諸處。僅免脫毛及潮濕而已。自小金廠南偏西行四站。羊廠山中產銀。爲某英人發現。鑛苗成分不亞葉城。詢之土人。多秘不語。懼爲官探。永受派夫之累也。縣西南境有麥依提水。自彼開渠中經低斜達坂。可十餘里。盤旋引之。竟能通過。且灌坡上青稞之地。詳詢老農。謂和于洛一帶水性。皆能逆行。不必上流陡急。衝力最猛。因其勢而利導之。以升達坂。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無不如意。土諺有之曰。高坡開田。渠水利便。是亦足供物理學者之研究也。卡墻河經行縣境。沿河草湖彌望。可開稻田數十萬畝。可牧牛馬各十萬頭。惜未加以提倡也。（縣境宜羊之夏窩不廣。故不能多牧羊。獲重利。上年調查全縣羊僅六萬餘頭。不足供給本地人民之需要。此項草湖。夏多蚊蚋。羊不能耐。牛馬駱駝頗能受之。而牛爲最。）下午。龍知事設筵署中。余以日來傷暑。食一二味。即用

▲八月十二日晴　住且末。上午偕瑞徵烈夫策馬至城南（微偏西）十五里許。一覘且末古都城墟。亦卽唐之播仙鎭也。城基周廣約二十里。城垣數段。歸然猶存。房舍基址。區劃如新。每經大風。土人輒往是地尋拾古物銅章。間有獲窖鏹者。唐辨機西域記云。從覩貨邏故國東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卽沮末地也。城郭歸然。人烟斷絕。按沮末卽且末。則此城唐時已邱墟矣。旁有白骨塔一。中立古骸一具。恍若生理學用之蠟人。中身與手。全部皆存。安置失愼。惟脫頭顱。據土人云。十年前大風揚砂。流露古棺。啟視之。衣冠尙存。被風乃成灰燼。移置塔中以至今日。何代屍骸。無從稽考。大抵一古代木乃伊也。新疆地屬高原。土性乾燥。庋物土中。可數千年不朽。近世以還外人來遊茲土。往往於破城中掘獲多數古物。皆完好可觀。而吐魯番三堡之故高昌城。婼羌城東七站（赴燉煌之路偏北）之古撫順城。所掘古骸尤多。且具全體。苟由公家明令保存。更籌經費運賈外洋。則此項木乃伊收入。亦足少補新省之財政也。縣境有古渠四道。各長一百餘里。據老農言。古時水利鄉約。多至四十餘。人附郭西北東北皆屬莊田。廣長約及百里。今日所墾不過十之二三。此間金礦。後山最旺。惟皆凍冰。須自二三站外。拾馱野牛馬糞。還地焚燒。使冰解地熱。方行掘取。遇苗旺處。一掘可獲數錢。形同豆瓣。然非土著纏民。不能耐此苦寒。亦非有經驗者。亦難判苗所在。前知事任履正未諳此中情形。貿然發半價雇民夫前往採取。卒之費銀千兩。得金不盈一兩。而罷其工。且大招民怨。上訴大府。撤任查辦。可見致富之術。亦須熟習情形。而非可魯莽得也。下午三時。任前知事邀飲。六時。發且末縣署。北偏東行二十里。白列克庫爾。譯言旁有海子產魚也。鄉約於此備茶尖。四十里。阿哈提肯爾墩。回語阿哈白。提肯爾茨。墩坡。謂是坡多生白茨也。十里。斯窩塔哈。譯言其地多熱氣也。掘地得泉。嚴冬不凍。五十里。

塔他浪莊。有驛舍附近有破城子。農民六十餘家。有官地六十畝。歲收租糧一十六石。住民房。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交十三上午三時。沿途地勢平坦。地味肥沃。闢而墾之。可得良田四百萬畝。自此沿河北行七十里蘇伯斯肯爾。譯言河水環曲也。其地舊種稻田二萬餘畝。久荒未耕。上年有十三家前往續墾。地味甚沃。有成聚之望。

▲八月十三日晴　下午四時發塔他浪。東偏北行。莊田彌望。胡桐成林。蘆葦叢生。地味肥沃。十二里老塔他浪。昔爲村莊。今皆萊蕪。溝渠房舍基址皆存。就而墾之。奏功易易。且末田地開闢。此地與蘇伯斯肯爾。極早。新塔他浪莊次之。縣城附近。又其後也。八里卡墻河。沿卡墻河即古且末河。佛書所謂阿耨達大水也。有三源。一出烏魯克蘇山。一出阿哈塔克山。一出阿里雅拉克山。匯爲卡墻河。西流經摩拉布拉克山。覺可沙衣水。跳提勒水自南來注。又北流。經且末縣城東。灌附城莊田。又北流經塔他浪莊東南。灌莊田。又北流三百餘里。折東北流。入婼羌境。匯於羅布淖爾。自發源至入海。流長一千餘里。自且末城以下。雖不通舟楫。然夏漲而冬不枯竭。渡口河幅寬不十丈。流深而急。有三獨木舟（回語曰恰拉惡恰克）以濟行人。漢人呼卡蓬子。不識何義。相傳爲張騫乘槎之遺制。即易所謂刳木爲舟也。取大木空其中。以坐人。船首繫繩。拴於連結兩岸木樁大繩之上。徐撑而渡。龍知事遠送於此。上流二里。坑拉克。回語坑寬拉克能行。謂其河面雖寬。然淺而易渡。未設卡蓬子以前。行人多於彼處過水。渡河仍東偏北行。二里塔哈提帕爾。譯言胡桐成陰。夏可乘涼也。樹皮刮處。有近日且末查案委員俞次屏題筆。墨跡尚鮮。過此行曠野中。胡桐旱蘆入目不斷。四十三里。削庫爾。回語削嗛庫爾海子。以其地有嗛海子也。過此胡桐逐稀。僅見旱蘆。

莎車。又可徵收蘆課也。住。是日行一百一十里。驛舍東南兩面百步以外。皆多胡桐。

▲八月十四日晴　下午五時半。發沁庫爾。東偏北行。鹻灘。三里。入沙窩。道旁多旱蘆青格甘草諸植物。十八里。又入鹻灘。且多葦湖。二十里。阿斯湖舊驛。驛舍尚存。以西距塔他浪驛太遠。飲水鹹臭。前月移置沁庫爾。過此。胡桐蘆葦連綿。道左。二十五里。帕提莽爾特。回語爾特死。謂昔有纏婦帕提莽死於此處也。茶尖。小甜。三十二里。克列闊勒回語克列蛇。謂昔有蛇燒死此間也。胡桐數株。老幹槎枒。孤聳道左。十二里。敦的滿海子。周約五里。中產魚類。水清而深。味甚鹹苦。附近蘆葦叢密。深沒人馬。胡桐亦多。十里。阿哈塔子墩。回語阿哈塔子不生草木。以驛舍之旁有不生草木之白土墩數處也。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驛舍係前月新修。以舊驛路迂遠。新闢捷徑。特從阿黑里克移置此間。東北距阿黑里克舊驛五十里。

▲八月十五日晴　下午六時。發阿哈塔子墩。東偏北行。二里。胡桐窩子。五里。分路處。舊路由此折東北。循卡墻河岸。至阿黑里克。折向東行。至青格里克。道路迂曲。且多沙梁。近闢新路。尚未大通。蘆葦深密。人馬爲掩。鹻土鬆浮。馬行陷蹄。葦湖之間。並多蚊蚋。八里。升陡沙坡。曲循沙梁間行。鹻地。三十五里。布和拉克。回語布和鹿。拉克住。以有鹿羣居此也。飲茶。小甜。過此。折向東行。漸作下坂之勢。經小沙梁無數。十五里。過二大沙梁。會於舊路。道旁有井。可設腰站。自此升降陡沙梁三。循沙梁行。流沙滿地。聚散隨風。人行無迹。時虞迷途。沙厚而鬆。最費馬力。五十里。雅可托和拉克。道右有井與馬槽。從前往來商旅。有宿此者。十里。青格里克。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抵此已交十六上午五時。沿途多沙窩沙梁。跋涉之艱。殆等二百里云。驛舍四近胡桐成林。前面井水味鹹。迤北半里。樹林中有泉水甜

可飲。晉魏及唐中國僧人多往印度請經。其行程不外三道。一出玉門北行。至伊犂。西歷浩罕至撒馬爾罕。折東南踰鐵門。渡縛芻河。越印度庫什大雪山。入克什米爾。是爲西道。唐僧玄裝去時所行之程也。一出陽關。經于闐至葉爾羌。折西南行。循徙多河而上。陟葱嶺。至色勒庫爾。(今蒲犂。)再南赴印度。是爲中道。唐僧玄裝歸時所行之程也。一出陽關至和闐。折南行。經毒龍池。躡懸度。過沙河。入罽賓。是爲東道。晉僧法顯。北魏僧慧生所行之程也。今三道皆尚可通。而東中二道。尤印度商人來新貿易之惟一孔道。

▲八月十六日晴　下午六時四十分。發青格里克。向東行。升降沙梁十數次。流沙鬆而深。甚碍馬行。二十里。袷袢卡持。驛言昔有纏民於此遺忘袷袢也。胡桐一圈。可蔭行人。道旁有井。水不甚鹹。過此仍行沙梁。且易迷途。二十里。烏尊恰瓦。井水味甜。可充飲料。過此。漸入鹻灘。有路可循。二十五里。迫勒。回語交界處也。且末婼羌於此分界。胡桐樹上書有界牌。深夜冥冥。未之見也。且末界圖謂東界地明烏拉克。遍詢從人。皆莫能對。迤西草廠一區。水草頗豐美。且末未設縣以前。于闐婼羌。界在青格里克。草廠屬婼民收放。今劃歸且末。婼民頗持異議。將來恐有爭界交涉發坐。道旁有井水胡桐。於此煮茶小憩。折東偏北行。三十五里。破城子。唐之努支城也。周約三里。城垣房基。間有存者。胡桐合抱。儼然村落。五里。瓦石峽。河源出東南六七程外山中。即地志所述之托古斯達坂。曲折西北流。經瓦石峽。灌漑莊田。折東北流。經卡爾墩與寇昆玉洛滾及塔瑪哈斯干。至婼羌城西北七八十里。入於卡墻河。渡口歧爲五派。寬可二里。現只二派有水。深不盈尺。策馬徑渡。八里。瓦石峽莊。住。是日行一百一十五里。抵此已交十七上午三時。本莊居民五十一家。多和于洛三縣客籍。已墾中下熟地。共計一千二百餘畝。納糧三十五石。爲婼羌西境惟

一村落。據鄉約云。河水地段。皆可再墾一萬餘畝。特交通不便。農產物無外銷之場。人民以無利可圖。多不願居留此間。廣事開墾耳。

▲八月十七日晴　下午四時。發瓦石峽。東偏北行。過沙濤。間有涓涓小流。詢即瓦石峽水之歧流。踰沙梁。行戈壁。沙磧。佈地粗而平實。同於哈密迤東數程。南疆鮮見者也。道北數百步外。時見紅柳胡桐。五十五里。五受柯多。可譯言昔有纏民五受於此掘井也。井在道北數里樹窩中。水微鹹。差可飲。十五里。賒里克。譯言其旁有草名賒。足餵駱駝也。茶尖小憩。過此漸入鹻地。間有土阜纍纍。拱峙道旁。三十里。卡拉威洛竿。回語卡拉牛。威洛竿死。謂昔有牛死於此地也。二十里。溼里克。回語溼鬼。謂昔有人宿此見鬼也。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沿途地平而實。視行沙窩。則多便捷。驛舍就土阜鑿坎爲之。左近有一海子。回語溼里克布拉克。周廣數里。中有泉源。天愈陰雨。則水愈大。流經驛舍前。彷彿小河。下流數里。沒於沙。水味微鹹。勉強可飲。且末縣城無郵政。自城東來婼羌。按站設步差二人。遞送文報。步差皆健步。一小時可十三四里。且不休憩。余昔見四川友人。日行百餘里。屢旬不以爲苦。並謂川人皆能如是。因羨川人爲陸地神仙。今睹纏民。是又不僅川人善走也。

▲八月十八日晴　下午五時。發溼里克。東偏北行。數里。鹻塊塞途。如走河灘。不能馳騁。繼入戈壁。平實好行。三十八里。伯什拉克。回語伯什五。拉克草阜。以道傍戈壁中。有五土阜。上生草木也。二十里。塔底胡拉卡。道旁有廢井。久堙無水。茶尖小憩。三十五里。苦羅阿斯竿。回語苦羅野駱駝尾。阿斯懸。謂昔有人懸野駱駝尾於此也。十五里。新戶莊。回語曰特底浪。管獄員顧某。候迓於此。茶憩。復行。過沙濤一。新戶莊與老戶莊。於此分界。俗呼大河壩。夏令山水

盛發。始有水流。下入卡墻河。即圖志所載之婼羌河也。十五里。卡克里克八柵。市面遜於且末。知事廖振鴻來迓。二里。婼羌縣署。係就民房改設。規模雖狹小。視且末又稍勝矣。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自于闐至此。計程二千零二十三里。土人呼瓦石峽至涇里克。爲一百四十里。涇里克至縣城九十里。蓋睹闢也。婼羌取漢婼羌國名。後漢之時。巳爲大國所併。其後不見書傳。清同治間。南疆大亂。回民避難者多。雜集蒲昌海左右。流離轉徙。死傷過半。大吏勞徠安集。焚灌莽。起屋居。藝樹決渠。貸牛種鐵基。紝績組紃之具。敎以耕織。行之十年。民乃大殖。初設卡克里克縣丞。繼升爲婼羌縣。民國因之。東西九百零五里。南北八百五十里。有莊十一。其地沙鹵少田。多胡桐檉柳葭菼野麻。其穀小麥苞穀青稞。其畜牛羊。其人飽煖之外無贏餘。農隙則以樵以漁。無服賈者。其八柵一如各城。而不及其繁盛。羅布淖爾西北岸。有羅布起克二莊。望之叢薄蔚然。居民各十餘家。（清乾隆間共五百餘家。宣統時尚五六十家）昔皆不事耕牧。捕魚以爲食。織野紵以爲衣。䕶天鵝之毳以爲裘。藉水禽之翼以爲氊毯。操纏語而不善諷經禮拜。構木編蘆爲窩鋪。中懸魚餧。餒不可近。而彼亦不喜近漢人。近則必疽。二莊之人互爲婚嫁。亦不與他族通也。近年以來。其少壯者稍解耕牧。（耕則來城近處。牧尙就地爲之。）而與他族交通。間能粒食。不若昔之野陋。惟生齒日減。種姓將滅。其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天演淘汰也歟。

▲八月十九日晴　住婼羌。晨守備鄒維新來謁。午廖知事設筵署中。傍晚前知事李馨來會。婼羌僻處羅布淖爾之西。全縣人口。四千二百九十八人。戶六百八十四。常年收入。抵支本縣政費。尙不敷銀四千二百餘兩。現廖知事着手疏通由婼羌至燉煌間漢陽關古道。期與商務。調查大小屈莽暨縣西南一帶山中草廠。備擴牧政。治婼之策。

百年莫易。稍假歲月。必呈大效。本縣財政收支適合。猶餘事也。蓋婼羌東經燉煌安西直達國內各省。西道且末于闐。徑抵莎車喀什。西北踰尉犂可至庫車阿克蘇。東南越屈莽山可赴西藏川邊青海西寧。當孔道之中。權綰四達之樞紐。固商貨之天然聚散場。特交通未闢。遂無足觀。廖君今啟其機。發達當自茲始。此項先例紀載繁多。香港上海青島澳門。皆昔時國人所視爲荒島漁窟。無足輕重者也。由婼羌至燉煌。即漢陽關古道。（今南湖路）晉法顯北魏慧生赴印度請經。石晉高居誨使于闐國。皆由是途。據近經行者云。古道遺跡存者猶多。其路係用紅柳蘆葦。高墊若堤。用防沙掩。今沙磧中。隱見斷墻。如城垣然。若斷若續。無日無之。即古道也。眉前行程。歧爲二道。自燉煌西行者。曰西湖。自燉煌南行者曰南湖。分道而馳。會路於婼羌鹹水井子。商旅經行。夏秋多由南湖。冬春多由西湖。南湖沿山而行。水草豐美。惟未修治。路頗崎嶇。冬春冰凍。天候尤寒。西湖直穿戈壁。道途平坦。鹻多水鹹。草亦不豐。須至冬春。嚙冰而進。廖知事擬於南湖設欄杆。西湖酌樹路引。以便商旅。而利交通。已在乾站地方。鑿井得水。如果繼續進行。聯絡燉煌于且。分頭辦理。數年以後。陽關古道。必能復通。甘新關係。必益親密。商業上固多利益。軍事上尤便運輸。其功有足多也。

附婼羌歧路

(一)自婼羌東行七十里。羊大什哈。一百二十里。密遠莊。五十里。鹹水井子。五十里。大墩。水草有。一百一十里。葦子泉。水草有。過此。沿途皆鹻灘。一百二十里。高樓子。草有水苦。七十里火石鐮子。草茂水苦。人飲冰。婼羌燉煌於此交界。七十里。雙井。水草有。過此沿途皆鹻。極礙牲蹄。一百二十里。紅柳泉。草有水苦。八十里。沙泉。中有鹻灘三十

里。八十里。圪塔井有水草。八十里。臭水草有水臭。四十里。五顆樹。草有水不佳。七十里。小陽關。無水無草。七十里。淸水溝。水草好。七十里。後坑子。水草佳。七十里。卜羅湖。四十里。馬廠。四十里。醶泉子。七十里。下西寧。四十里。燉煌縣城。以上五站。水草皆有。自婼羌至此共二十站。一千五百一十里。此西湖道也。南湖一道。詳二月十七日記中。

按經行南湖西湖二道。自西去者。途用牲口。須自于闐直雇至肅州。自東來者。須自肅州直雇至于闐。中間除燉煌間有牲口可雇外。餘如且末婼羌安西玉門諸處。皆無此項專門營業。

(二)由婼羌經大小屈莽山口。東南可至青海西寧。西南可至西藏拉薩。茲紀其程途於下。自婼羌東南行。一百里磨郎。一百里阿五拉斯。舊有稽查防卡。一百里。特必達坂。五十里。亦立必契曼。六十里。噶斯湖。一名削庫爾。折南六十里。哈布圖布拉克。六十里。忙奇。六十里。噶順。一百里屈莽山南口。接青海境。再經柴達木川。一十九程。即達西寧。自山口折西南行。一百二十里。巴什托垓。一百里黑勒可罕。一百二十里。汪八扣什坎。二百里。勒謝爾烏蘭達布遜山。有鹽海。名庫木庫爾。接西藏境。距拉薩城約一月程。

△八月二十日晴　住婼羌。上午鄒守備就縣署設筵。同席即廖焉逵李孟然二君。婼羌除縣署與軍隊外。只有漢人二家。且皆改宗回敎。曩在淸末本有漢人二十餘家。民國二年。戕官案作。官軍來勦。曾匪土纏乘機。遂將所有漢人盡擊殺之。邇年以來。漢人經過此間。非得官署招呼。即無從購買食物。而外來纏民亦有作如是觀者。特無對待漢人之甚。是亦南疆之特見者也。縣署左近有古城墟。周十餘里。城垣存者。高尙盈丈。中早坵墟。悉成莊田。西南二里。營盤後方。亦有城基。廣亦數里。斷垣猶存。案隋書地理志。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鄯善郡。即古樓蘭城也。領縣二。

曰顯武。曰濟遠。此二城墟。或即隋之郡縣各城也歟。迤北半里。麥畦中。土垣數堵。高聳如新。詢之土人。則係安會帕夏監獄遺址。西南二十里許。沙磧中。土墩矗立。房舍數間。皆為沙壓。揭視牆壁。皆堊石灰。並遺朱跡。土人云。昔時壁上遍畫山水人物。為英人司德訥剷刨氈裹以去。審其形勢。似非城社。廖知事謂為古代佛宇或大喇嘛葬地。則近是矣。城東密遠莊東五里。亦有古城。周約三里。基址宛然。外人多往掘古物。疑即漢鄯善國之伊循城。案新唐書地理志。陽關西至蒲昌海千里。自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循城也。今密遠北距羅布淖爾一百里。準其地望。或非大謬。縣境巨浸。曰羅布淖爾。古稱蒲昌海。一名鹽澤。又曰泑澤。曰輔日海。曰牢蘭海。曰臨海。曰捕魚兒海。其異名也。東西二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大淖爾之傍。小淖爾環之。北則圓淖爾三。皆無名。南則方橢淖爾四。一曰鄂爾溝海圖。一曰巴哈噶遜魯奇圖色欽。一曰努奇圖杭阿。一曰塔里木池。西南距縣城百里。漢屬樓蘭國地。水經注。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彼俗謂之牢蘭海是也。伊古以來。皆謂黃河初源於此。伏流東南行千五百里。始再出于積石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其源渾渾泡泡。淮南墜形訓云。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即蒲昌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水經宗之。自唐杜佑宋歐陽忞元潘昂霄不取其說。齊召南作水道提綱。至斥水經誤依舊聞為非。紛紜聚訟。未有定論。案史記大宛傳。漢使使窮河源。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又曰于闐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漢書西域傳。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為中國河。秦漢以後。古圖書已不可得見。然山經淮南多本古籍。馬班所引。必非無徵。即以今地理釋之。產玉之山。多出于闐西圖以卡拉胡魯木遜坂。為昆侖正幹。與古圖正合。羅布淖爾恰當遜坂之東

北。達坂山脈綿亘東入青海界結。巴顏哈喇山。巴爾布哈山。阿克塔沁山。三山鼎峙。總名曰庫爾坤山。距淖爾東南千五百里。自淖爾伏流南行。至巴顏哈喇山之東麓。名曰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山下飛流。歕薄色如黃金。名曰阿勒坦郭勒。再東北流百餘里。有泉千百。燦若列星。名曰星宿海。蒙語謂之鄂敦塔拉。番語謂之梭羅木。元史稱爲火敦腦兒。是爲黃河之重源。史言其南則河源出焉。蓋指此也。東出鄂敦塔拉。東南流一百三十里。瀦爲扎凌淖爾。再東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爲鄂凌淖爾。自淖爾東北出。東流五十里。折而東南一百四十里。又南流二百六十里。折而東南三百里。經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南麓。又東流。折北。又折而西北。凡千六百里。經山之東麓。迄于僑渡口山。是爲古大積石山。黃河自此始大。郎夏禹導河處。淸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始探河源。乾隆四十七年。侍衛阿彌達再履其地。於是黃河源流。縈繞曲折。朗若列眉。光緖二十八年。置婼羌縣。縣令曾遣人隨纏民越屈莽山入西寧。歸詢其經行之路。高下屈曲。皆沿河溪行。或淺水。或涸瀦。疑卽古來南出積石故道。古人以葱嶺及于闐南山之水合流東注蒲昌。爲黃河初源。允爲不刊。惟伏流潛源之說。近人尙有疑之者。其所持論。亦近有理。此非得精與地學者履行探測。考驗地質。未易遽明。然觀近世以來。機器發明。雖懸崖峭壁。鑽深三百丈。無不得水。是水不能穿土石之說。實不足舉以發難。且安知古人非躬親勘測而云然邪。姑存其說。以俟世之知言者。

附南河北河辨　案水經注。南北二河同流注澤。(卽鹽澤)于南河下繫以牢蘭海。于北河下繫以蒲昌海。大敞後人之疑。胡渭禹貢錐指直以爲二海。固屬謬誤。徐松水道記不考古時南北河分行舊跡。而謂一川渠幷振古如茲。遽疑酈氏爲未審。李光庭非之。又不能確指南北河分趨故道。而定以今名。皆非確解。細繹水經所叙河

源。分南北二大支。源出葱嶺山者。謂之北河。自姑墨以西。兼喀什噶爾葉爾羌兩河言。姑墨以東。但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後人專以喀什噶爾河爲北河。葉爾羌河爲南河也。源出于闐南山者。謂之南河。和闐河東北流之水。即今額爾勾河也。何以證之。水經之叙北河曰。北河經疏勒城下。又東經莎車國南。又東經溫宿國南。又東經姑墨國南。姑墨川入之。此以葱嶺北河爲主。兼會葱嶺南河。又合於阿克蘇河也。其下文云。其水又東南流。右會北波河。又東經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又東右會敦薨之水。此以塔里木河爲北河。兼會渭干河開都河也。下文云。河水又東經墨山國南。又東經注賓城南。又東經樓蘭城南。而東注於泑澤。即經所謂蒲海。此言北河東經之道。墨山國地。西域圖志以爲在哈勒噶爾瑞。今哈瑞海東境。注賓城更在其東。當係今古斯拉克莊之東都拉里左右地。再東則爲樓蘭國地矣。故知水經之北河。自姑墨以東。皆指塔里木河言之也。其叙南河曰。南河又東經于闐國北。又東經扜彌國北。又東經精絕國北。又東經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于闐今之和闐。扜彌今克里雅城。即于闐縣治。自此東北行六百四十里至安得悅。爲古戎盧國。在精絕南四日程。漢書西域傳渠犂南接精絕。今塔里木河北岸。爲渠犂故地。是渠犂精絕之間。以河爲界也。然水經不曰北河。而曰南河者。當非指塔里木河而言。必北河之南。更有所謂南河者也。下文云。其水北流經且末南山。又北經且末城西。（今河流經破城東。微偏北。）此指阿耨達大水而言。下文又云。且末河東北流經且末北。又東北流。衛左會南河。上言南河右會阿耨達水。此言且末河左會南河。可見阿耨達是其總名。其流經且末國後。乃名爲且末河。右會左會。義爲環迴。實則阿耨達支水左流會於南河。其大股幹水仍北流。同入澤。非與南河合流同入澤。觀酈氏引釋氏西域記。

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其義自見。惟南河則通於北河。合而入澤。故下文又曰。會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又東經鄯善國北。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扜泥城。彼俗謂爲牢蘭海。會流者。會且末河之流也。通爲注賓河者。卽與經注賓城南之北河相通也。旣通之後。兩河遂合。故下文不復再言南河。而提出注賓河三字。以見南河至此。已合於北河而同注澤也。其注南河北河始分之跡。曰釋氏西域記。南河自于闐東北流。三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于闐東北之河。卽今和闐河。北流至布古斯孔郭爾郭處。此南河東北流之始也。下文又云。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卽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流。逕屈茨（庫車）僞夷（焉耆）禪善（婼羌）入牢蘭海。此以北河爲塔里木河。蓋四水交會。匯於北河。因岐沙阻之。故東分爲南河。曰二支北流。同經龜茲（今庫車）焉耆鄯善（卽禪善）者。已顯言南北二河。並流合於鄯善之跡。與上文南河東經于闐扜彌精絕且末諸國北。東逝爲注賓河。又東經鄯善國北而注澤等語。一一脗合。可見古時塔里木河之南。別有一大河。平行東下。至今之婼羌北界而合。兩河首尾。勢如廻抱。準語。謂河流廻抱爲額爾勾。然則定額爾勾河爲古之南河。應可無疑。徐松西域傳補註。謂傳於山有傍南山北山之別。於河但曰波河。不分南北。明西域中央只一大河。而疑水經注南河北河各自注澤之文爲誤。案漢書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句）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東南）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古時于闐諸山。通稱南山。曰傍南山北者。其故道當在扜彌精絕且末之北。與水經南河河流宛合。後人以北字連下波河讀。致多謬誤。北山波河故道。**爲今輪台庫車等地。卽塔里木河北岸。玩其句法。以北河屬北山。南河屬南山。分晰顯然。徐氏謂不分南北。於班**

書文義。尙少領會。夫漢魏至今二千餘年。南河漸爲沙山所壅。其流日淤日涸。淸乾嘉後。下流益短。後人求其跡而不得。或以卡牆河當之。已失古之南河。又昧於廻抱之義。至以塔里木下游爲額爾勾河。則並額爾勾而亦失之。去古逾遠而彌失其眞。非卽酈氏之說而鈎貫之。何以發千古之疑而通其蔀哉。

▲八月二十一日陰大風　此間時起大風。一起數日不息。殆類甘肅安西。案婼羌不在漢西域三十六國之列。太平寰宇記云。其俗民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妻後母。納釐嫂。如北狄之俗。故國無繇寡。種類繁熾。漢書西域傳云。小宛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戍盧南與婼羌接。渠勒西與婼羌接。于闐南與婼羌接。難兜南與婼羌接。以道里計之。婼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難兜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自婼羌至難兜。其地東西長至三千八百五十里。蓋包有南山一帶。皆其遊牧所依。隨水草。無城郭。定地十三州志云。婼羌國帶南山。西有葱嶺。餘種或虜或羌。戶口甚多。強則分種爲豪。酋更相抄暴。兵長於山谷。果于觸突。以戰死爲吉利云云。是知沿山布谷。皆其種也。至小宛渠犂獨言東西者。南山深廣。二國之城。當近傍南山。而婼羌則深入山谷。故得迤邐而西也。今由婼羌東行。入陽關至燉煌縣。共二十程。惟兩端百餘里內有村莊。餘皆戈壁草湖。卽漢陽關古道。據傳言婼羌去陽關八百里。則古婼羌尙在今治東南數百里。當時羅布淖爾逼近南山。今治之地。皆爲澤國。說文云。泑澤在昆侖下。水經注云。泑澤卽蒲昌海。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鄯善東連三沙。爲海之北隘。足見其地望所在矣。下午四時。發婼羌。北行。五里。托和拉克莊。居民環處道傍。共十餘家。廖鄒二君。送別於此。十里。二十里。鋪官店一。廢不可居。空屋數院。居民二家。附近皆種熟復荒之地。阡陌基址。均尙宛然。四十五里。大墩子。回語曰威拉溼。有廢墩。高丈餘。廣數倍之。土人謂係安酋

帕夏築以瞭望者。茶尖小憩。四十五里。羅布淖爾水畔。亦即卡墻河入海之口。回語曰卡拉死爾。譯言一望無涯也。有支路。東行二程至阿不旦莊。居民二十七家。再東二十五里。托素莊。居民十二家。風起水漲。汗漫無邊。午夜無月。難覓淺徑。偶有失足。輒陷泥淖。乃席砂中假寐。待旦。水面颯來寒氣。砭肌骨。重棉不溫。頗足惱人。坐至四時。東方既白。乃策馬隨嚮導以渡。計經深處不盈二尺。朝曦方昇。波光呈黃金色。水鳥浮遊。拍拍展翼。凝神而視。饒有逸趣。十里。羅布隄。經大橋一。小橋四。十里。羅布莊。官店一家。前臨海子。(纏民往來類皆東住民房)以久無居人。遂成鳥巢。鳥糞盈寸。陋穢不堪。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

▲八月二十二日晴　羅布莊。即古扜泥城舊地。漢代玉門古道。即由此西北行合今驛路。至鐵干里克。渡孔雀河。經乾草湖以達車師前王庭。(今吐魯番境三堡)隋唐之際。磧路閉。鄯善貢道改由高昌。唐貞觀間。鄯善王突騎支請開磧道。爲高昌所發。按磧道即自羅布東至玉門之路。沿途皆戈壁。古所謂白龍堆沙是也。全莊居民十餘家。男女共六十餘人。捕魚爲食。編蘆爲屋。眉睫壯者皆赴城郊種地。留者僅老弱二十餘人。有支路東行五十里。至加以莊托克莊。居民共六七家。北行四十里。至[illegible]克莊。牧民十家。亦以魚爲食。官店前後皆有海子。前者周約五十餘里。後者約十餘里。蘆葦叢深。皆編蓆之最佳材料。下午五時四十分。發羅布莊。北偏東行。繞行海畔。循堤踰橋。水鳥羣飛。頗有風景。哈蝨如蜂。(形似南方牛蚊而大。馬遭其咬。皮破血流)時驚坐馬。十六里。入鹻灘。亦有草木。但非繁茂。十五里。烏魯可雀。譯言其地低窪有水也。十五里。那摩庫爾。茶尖小憩。海子在路東五里。產魚。水鹹。過此折正北行。二十里。破城子。即和罕驛。有安會廢堡。周廣里許。驛舍居其中。前面圍墻。即舊堡垣。住。是日行六十六里。西近

塔里木河。水深而清。飲料極佳。柴薪亦足。

▲八月二十三日晴　下午五時半。發破城子。北偏西行。土原砂灘相半。四十里。胡桐窩子。胡桐成林。廣邃數里。十五里。亦克不雀莽。回語亦克草不雀莽深茂。以其地多亦克草也。此草葉類菖蒲。根同蒸筍。羅布莊食魚之民。用以佐餐。道傍有舊驛舍。無居人。右臨塔里木河。胡桐甚多。茶尖小憇。過此。折西北行。出入土阜沙梁之間。崎嶇屈曲。夜行殊艱。二十五里。托羅托和的。自此循塔里木河岸行。胡桐紅柳叢生道左。深夜馬行。時慮牽掛。二十里。托和莽驛舍寬敞並形完好。住。是日行一百里。驛臨塔里木河之汊。故飲水甚佳。無復于闐且末婼羌間之苦鹹汚濁也。

▲八月二十四日晴　下午五時。發托和莽。北偏西行。十五里。塔爾克沁草湖。彌望絕好冬窩。道右百步以外。卽臨塔里木河。十三里。阿爾莽却克。道右有二海子。一線曲通。形若拳術家用之流星。二十二里。阿干不喜把蓋耳干。回語阿干不喜繩把蓋耳干旋轉。謂昔有人於此旋織繩索也。茶尖小憇。二十里。阿拉干。住廢稅局。是日行七十里。驛舍在河北岸。廢無人居。商旅郵差。皆住此間。以稅卡已移夜密蘇莊故也。自羅布莊以來。沿途哈蝱之多。儼同蜂蜜。日晡尤甚。馬不可當。必須夜行。方免驚逸。孔雀河與塔里木河合流之處。在驛東二里。

▲八月二十五日晴　下午三時半。發阿拉竿。過塔里木河。（土人皆呼葉爾羌河）河始阿克蘇城東南三百里。噶巴克阿克集合葱嶺南北河。和闐河。阿克蘇河四水。東流爲塔里木河。其南支受和闐河水。並東流爲額爾勾河。塔里木河東逕沙雅城南。渭干河自北來注。又東北入尉犂境。至阿拉里莊南。合於渭干南河。又東流。瀦爲六泊。又東南流三百里。有開都河（俗呼孔雀河）自東北流。合渭干北河南流來會。又東南入婼羌境。經流二百餘里。匯

于羅布淖爾。渡口寬不十丈。深二丈。餘編五卡蓬如木牌。以濟行人。過河。初西偏北。繼折西北行。右見孔雀河水。十五里。廠札草湖一區。寬廣三四十里。夜密蘇莊。民多來此泡凍。泡凍水者。以春夏上遊農作葦興。水不下流。須至秋間水始上地。圍而蓄之。至冬成凍。來歲冰解。水皆入地。犂而種之。遂不灌水。坐待收穫。四十里。托和慢乃土屋數間。鄧卒居之。前臨乾河。現有水流。時見道傍。初視之疑爲孔雀河也。其河止於托和慢乃北二三十里。下流四五十里。通於孔雀河。水尚可飲。傍有水磨。後多廢屋。建築頗佳。茶尖小憩。仍西北行。多偏西。十餘里。又見乾河水流。自此經二沙山。沙流而鬆。亦易迷路。四十里。阿不旦庫爾。胡桐成林。十里。阿拉鐵里木河。塔里木河下游歧流也。自此循河岸行。二十里。夜密蘇莊。農民七十七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沿途草湖彌望。胡桐亦多。用興牧政。必能發達。

▲八月二十六日晴　下午五時。發夜密蘇。西北行。一望草湖。村舍不斷。十二里。阿拉鐵里木河。塔里木河之歧流。東通於孔雀河者也。水深而清。渡口以堤截水。行人循堤而過。楊柳拂堤。頗有風景。三十里。界牌。婼羌尉犂於此交界。道左右皆有土墩樹桿爲標。二十八里。蒲昌城。清光緒十八年築。二十一年。西寧回匪劉四伏之叛。被勦勢窮。徙黨西竄。新省大吏撫安於此。成聚數年。以交通不便。農業所獲。運銷無路。且値決堤。致成荒歉。旋各散去。結廬焉者河南。即今撫回莊民是也。而此間建築數十萬金。遂成虛擲。今日所存敗瓦頹垣。惟舊遊擊衙署三堂。尚形完好。其地草場廣衍。牧畜最宜。地味肥沃。並便稼穡。蓋大有爲之地也。詢之土人。草場之大。可牧羊六十萬隻。牛十萬頭。馬數萬匹。若再開溝洩鹻。用輪車汲水灌地。並能闢良田四五十萬畝。今宜南至阿拉竿。北抵古斯拉克。別劃政區。另

設縣佐。督興牧政。僉籌水利。更開通孔雀河至尉犂焉耆。渭干河至沙雅庫車。船舶航路。以便轉運。（二河平時水深六七尺。水大時深二三丈）疏通東至燉煌玉門古道。東北至吐魯番舊時驛路。以利行旅。行之十年。雖於此間增設縣治。亦無難。巳。茶尖小憩復行。三十里。鐵干里克莊。農民一百四十餘家。分新戶老戶。新戶人數較少。多來自吐魯番。有漢語學校及八柵。住。是日行一百里。有支路。折東行。四十里孔雀河。有卡蓬。居民一家守之。七十里。舊營盤。九十里胡桐泉。過小達坂。七十里。茨馬哈泉。經舊鉛廠。一百里。破城子。城周里許。皆敗壁。一百里。苦泉。九十里桑樹園。合大路。沿途平坦。可通車。昔曾置驛。今廢。若開通之。則由此進省。較繞焉耆尉犂近八日程。此弦直而彼弓曲也。又自茨馬哈泉分路。一百里葦湖地。居民二家。一百八十里吳尊布拉克。一百五十里阿奇河。九十里土拉。五十里。吐魯番城。此路多達坂。祇可騎行。商旅近多由之。以較大路及舊驛路為更捷也。

▲八月二十七日晴　下午五時。發鐵干里克。向西行。微偏北。草湖相望。三十三里。折入沙窩。間有鹻灘。三十里。沙窩盡。其地平坦可耕。三十里。古斯拉克舊驛。空無居人。過古斯拉克乾河。土人呼阿拉鐵里木河。亦塔里木河下游歧流。乾涸已十年矣。十二里。古斯拉克莊。居民四十餘家。分住三處。牧多於耕。住。是日行九十五里。

▲八月二十八日晴　下午五時。發古斯拉克。西偏北行。皆草湖。多野蔴。土人呼為青格。居民用以織褡哈。供自用外。有運銷尉犂庫爾勒一帶者。十五里。道右有乾河。詢即古斯拉克河故道。二十五里。赤格譯言莊口也。道傍有海子。水味苦。十五里。烏魯庫爾。居民三十餘家。住。是日行五十五里。

▲八月二十九日晴　下午五時。發烏魯庫爾。西偏北行。五里。道左有海子。多蘋藻之屬。似產魚類。二十六里。張戶

裏。道左土屋一。無居人。俗呼腰站子。其東北十餘里有英吉庫爾莊。居民三十家。十里過木橋三。道右有廢壘。周二里許。其東里餘又有小營盤二。皆早堙廢。祇存基址。詢之土人。則均清光緒中撫輯招徠局舊址也。二十四里楷拉莊。西距塔里木河約五里。居民五十餘家。住是日行六十五里。

▲八月三十日晴　下午五時發楷拉。向西行。微偏北。十里。特伊斯克莊。居民五十餘家。分住上下二莊。道傍水磨一盤。其轉輪之水。引自塔里木河。二十五里。塔里木河沿。秋水盛漲。流溢達岸。水深流緩。可通舟楫。自此循河岸行。三十里。右折。過一沙山。一海子。十里。葉洛瓦什道傍牧戶一家。亦食魚之民。沁庫爾鄉約來備茶尖。其東數里道傍蘆葦茂密。葉落瓦什以北。更港汊紛歧。曲行堤上。蚊蚋之多。殆過家蜜。鳴聲擬雷。刺人若蝎。幕面以行。猶多被咬。自見水自西北來。即渭干南河。小憩。復行五十里。沁庫爾莊。居民二十餘家。住。是日行一百二十五里。沿途草湖彌望。婼羌以來。沿途雖無日不苦蚊蚋。要以此日爲第一。渭干河即古西川水。有二源。西源出木素爾嶺。曰木素爾水。西南流。經圖巴喇特軍台東。折而東南流。出察爾齊克軍台北。曰木蘇拉特河。又東經鄂依斯塘北鐵廠。水南流注之。又經蘇巴什莊北。東流爲銅廠河。又東經拜城南。特拉布魯克河經城西。喀拉蘇河經城東。並南流來會。東源發額什克巴什山西南麓及南麓。並西南流。曰赫色勒河。其西百里爲阿勒呼蘇山。伯什克列克水出其南麓。西流經阿爾通伙什卡倫。折東南流。至尼扎伯卡倫。與赫色勒河會。赫色勒河又南流。過和色爾驛。經千佛洞西。銅廠河自西來會。合流出明呂山口。曰渭干河。出庫車西南百里。折東南流。經沙雅城北。又東分支南流。注於塔里木河。又東入輪台境。分二支。一東北流爲渭干北河。一東南流爲渭干南河。北河合孔雀河入塔里木河。南河徑注之。皆匯於羅

布淖爾。

▲八月三十一日陰　下午四時。發沁庫爾。西偏北行。五里。過英氣蓋河。卽渭干北河上游。又名恰陽河。寬僅丈餘。深倍之。架橋濟人。二十里。爾湼里居民數家。水磨六七盤。地味極沃。爲沁庫爾莊。民戶地多春來種麥。秋收磨麵。載以俱歸。鮮有常川住此者。尉犂知事畢桂煜來迓。畢係清同文館俄文學生。今黑省督軍畢桂芳之胞兄。人甚渾樸。小憩復行。三十五里。渡孔雀河。一名飲馬河。相傳漢班超西征時。曾飲馬於此。後有孔雀棲其上。故又名孔雀河。源出博斯騰淖爾。博斯騰淖爾者。蒙敦之藪也。左受開都河。右受奇爾歸圖河。溢出西流。入哈勒噶阿璘山溝。復出山折西南流。經庫爾勒莊北。爲孔雀河。又折東南流。爲共琦河。逕尉犂城南。仍名孔雀河。又東折而南流。至沁庫爾莊東。渭干北河自西來注。又東南流。至古斯拉克莊東南。舊有塔里木河下游支津曰古斯拉克水。自西來注。今已涸絕。惟分支東南流入婼羌境。瀦爲孔雀海。又東南流。約二百里。至婼羌夜密蘇莊北。有塔里木河支津曰阿拉鐵里木河。自西來注。又東南流。一百二十餘里。至阿拉竿。受乾河小水。入於塔里木河。渡口寬四五丈。有官設渡船以濟行人。過河。卽尉犂縣治。仕是日行六十里。尉犂。漢尉犂國地。南與鄯善。且末隔河相接。三國後。併於焉耆。清光緒末葉。置新平縣。民國三年。以與雲南縣名重複。改今名。東西一千二百里。南北三百六十餘里。有莊二十四。其地負曠沈斥。饒赤檉胡桐沙棗草。多蘆葦葭菼。而縣治初設哈喇滾。有官廨數椽。無城郭。尋圮。徙居茂林園。又圮。民國三年乃移築今地。其民皆纏回。無他族。男務耕牧。婦女秉機杼。牛羊之毳。以爲氆氇毲氍。而疏陋不華。又所出尠。故良賈皆舍之。地磽民寡。仰穀傍縣。回衆皆星居。相距或數百里。而長林豐草。多毛蟲。獵者得其皮以鬻。俗好遊。男女皆韃

鞍駁騾。謂之趕八柵。得麥數斛。則一妻二妾灑如也。

▲九月一日晴　尉犂地廣人稀。居民生計。牧多於耕。據本年調查。有羊十五萬二千餘隻。（實二十餘萬。多匿未報。）已墾熟地。僅兩萬畝零。故全年收入牲稅。（三千一百九十八兩。）牧稅。（三千四十五兩。）反較額糧及二五加耗爲多。（共四百七十五石餘。）縣署係民國三年知事韓子麟新建。規模頗宏。環治居民八九十家。漢人一家。近郊景氣。遜於婼羌。下午六時。發尉犂。向北行。微偏西。小阜層列。地性多鹻。二十四里。哈喇渀。尉犂舊署所在地也。衙署營壘學校民房。巋然多存。特崩塌不堪耳。人民亦多移去新治。留者。僅八九家。十里。道傍有廢亭遺址。相傳張博望西征時曾憩馬其地。後人建亭以紀之。三十五里。過一渠橋。水流甚大。儼然小河。尉犂第一大渠也。水自庫爾勒河引來。長百餘里。自縣治迄西寗莊。莊田皆資以灌溉。尉犂焉耆舊於此分界。一里。道左野中土屋一院。詢即克宜爾舊驛。四里。下西寗莊。居民十八九家。十二里。上西寗莊。居民十四五家。二莊舊皆焉耆管轄。民國五年撥歸尉犂者也。茶尖。復行。二十六里。又過渠橋。入焉耆境。十八里。庫爾勒回城。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西通阿克蘇喀什噶爾大道。由此出回城。折西行。四十里。上戶地。居民數十家。四十里。大墩子。居民數十家。四十里。大石頭。有腰站。三十里。胡土柯。多胡桐。有小店。三十里。庫爾楚。居民十餘家。庫爾楚準語忌諱之詞。以地多古塚。經行者多病。故名。新疆識略指爲漢烏壘城都護所治。非也。五十里。乾溝。入輪臺境。四十里。野雲溝。林深菁密。多藏獸類。四十里。策達雅。一名策特爾。回語謂氈廬也。舊曾安營於此。故名。居民十數家。爲漢都護治所。西域圖志一統志皆云然。自庫爾楚至此。三程之間。平原沃衍。南近河者。渠犂故地。北近山者。烏壘故地也。十里。克爾雅合的。十五里。卡巴呼圖買哈。二

十五里。哈喇卡奇。十里。八黑奇塔哈。五里。洋薩爾。市鐵爾比。河汊紛歧。居民繁庶。十里。雅呼立克。三十里。阿黑拉克奇。十里。土斯欄杆。三十五里。道南莊。五里。輪台縣城。輪台漢輪台烏壘渠犁三國地。漢武帝時。貳師將軍伐大宛。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其後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墾田。築亭以威西國。帝弗許。下詔深陳既往之悔。謂之輪臺之詔。昭帝時。以扜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屯田輪臺。為龜茲所殺。其後乃不復屯。宣帝時。鄭吉由車師還屯渠犂。旋為西域都護。蓋既破車師。降匈奴日逐王。遂並護車師西北。是輪臺亦為鄭吉所領。晉為龜茲國地。元魏以後。併於吐谷渾。隋開皇中。西域諸國。役屬西突厥。唐高宗顯慶中。徙安西都護於龜茲。統于闐疏勒碎葉。號為四鎮。輪臺在龜茲碎葉間。蓋四鎮之地也。儀鳳中。吐蕃陷四鎮。輪臺又屬吐蕃。代宗大歷後。龎特勒居焉耆城。稱葉護。後乃通稱回鶻。宋南渡屬西遼。西遼亡。屬乃蠻。至元迄明。為別失八里東境。清康熙中。併于準部。乾隆二十四年內屬。光緒間置輪臺縣。民國因之。漢書所謂葦橋之險。卽在城東。東西三百里。南北三百餘里。有回莊十八。地多沙鹵。有魚鹽水草。豐茂。蕃畜牧。而羊為夥。穀則小麥苞穀。果則葡萄杏林檎若白氈。皆常產也。西賈庫車阿克蘇。東北賈焉耆。其俗篤宗教。樸遬僿陋。故農工之業無所進。布衣草蹻以收。終歲守拙而不知變易。出輪臺西行。三十里大窮巴克莊。五里小窮巴克莊。二十五里。拉一蘇河入庫車境。四十五里。阿爾巴特。居民四五十家。七十里。哈爾巴。居民十餘家。七十里。托和鼐。居民二百餘家。清乾隆間。大軍圍庫車。敗援賊於此。八十里。庫車縣城。自庫爾勒至庫車。共程七百九十里。

▲九月二日早夜皆雨日晴　庫爾勒。有回漢二城。漢城在河北。周里餘。駐守備。現鄉守備出駐婼羌。新軍在此填防。回城居河南。周四里餘。舊設巡警局。今改承審員。有漢語學校。郵政代辦所。居民三百餘家。（漢八十餘家。甘回一百三十餘家。）附近農民二千五百餘戶。人烟繁密。商賈輻輳。爲焉耆之精華。當驛路之孔道。清同光間。安集延之亂。其酋阿古柏竊踞此城。儼然國都。厥後大軍進勦。連下古牧地紅廟子達坂城諸要隘。知難與抗。始仰藥死。可以見形勢矣。據熟悉南疆情形者言。此間與葉城坡斯坎和闐哈拉哈什。皆宜劃疆別設一縣或縣佐。方足以資治理。（夏間已呈政府設庫爾勒縣佐）而除積弊云。上午。新軍統領董明才承審員張文科前婼羌知事潘祖佑先後來會。下午六時。發庫爾勒。東北行。過孔雀河。有木橋。經漢城。八里。莊口。董統領列隊送別於此。二里。升坡入哈瑞溝。古遮留谷也。兩山夾峙。一綫中通。路倚危石。側臨深溝。水流湍湃。日夜有聲。灣環曲折。幽邃險阻。時有大風。行者心戒。十五里。闕都關。面山臨水。驛路窄狹。僅容雙軌。有一夫當關之勢。駐巡兵以稽行旅。對岸梨樹成林。梨實味甘。所謂庫爾勒香梨是也。農民四家。望衡而居。沃地一區。耕可足食。景致幽絕。鈞遊佳處。五里。哈瑞溝口。官店一家。牆高而厚。望若營壘。道柳成陰。夜景亦幽。大路東北。居民數家。小憩復行。過大石嶺。四十里。紫泥泉。途遇大雨。莫能前進。乃住於此。是日行七十里。紫泥泉。即舊哈勒噶阿瑞軍台。準語哈勒噶。道路。阿瑞山口。言地當山口也。唐鐵門關即在此地。形勢要害。今猶可觀。民店六七。皆陋穢不堪。午夜宿處滲漏。衣被皆汚。迤北有鹽灘一處。廣四里。長六里。色劣味苦。產額極多。迤西十餘里。有千佛洞。外人遊歷者。曾於其中掘去泥佛梵筴甚多。

▲九月三日晴　上午六時。發紫泥泉。東北行。地勢平曠。鹻灘綿亘。新雨泥濘。頗碍行旅。十里。紅柳窩。土阜重複。紅

柳茂密。二十里。四十里城子。市面居民三四十家。漢人十餘家。附近農民八十餘家。皆租蒙地而耕。焉耆知事楊茂春來迓。此地爲蒙古牧地。縣轄只驛道一綫。土廣人稀。地味極沃。舊時墾熟地畝溝渠舊跡。皆歷歷可尋。鄉約趙某。今稟請官廳。與蒙部交涉。劃撥地段。安戶開墾。其界擬自開都河南撫回莊大橋起。迤大路東南。接連唐王城。以抵四十里城子東面白墩子。長六十餘里。廣二三十里。可安民二千戶。楊省長恐礙蒙民生計。尚未准行。在理。似宜變通辦理也。早膳後。策馬往覘路東廢城。周約十里。垣基之高猶二三丈。五門舊跡。亦尚宛然。中有高阜二處。墻垣方穢若新。似昔高級官署中之隙墩。經塌廢者。附近掘穴極多。則皆土人挖尋藏鏹或古物所爲。每大風雨後。土人往拾碎金。有一日獲至數錢者。其隅亦有土台。高出城垣丈餘。土人謂爲炮台。數年前猶見旗杆石礎鐵環。今皆亡矣。城左里許。有二城基。規模不大。城右數里。驛路中亦有一城。內外二垣基皆顯然。城後博斯騰淖爾中。亦有城基。水涸則見。與此大城。互相犄角。默會形勢。殊爲壯闊。徐松水道記曰。漢書焉耆國治員渠城。後漢書曰南河城。袁宏漢紀作河南城。水經注。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是或員渠遺址歟。不然。烏能具此宏大規模耶。返寓少憩。仍東北行。十里廝扎。道左居民二家。楊柳叢蔚。二十六里。撫回莊。居民櫛比。水大或結冰時。由此徑渡入焉耆城。不必上溯渡口。三里開都河渡口。開都河即古敦薨水。俗呼通天河。有二大源。一曰珠勒都斯河。即古鷹娑川。亦有二源。一出珠勒都斯山麓。爲小珠勒都斯河。西流經楚爾嶺北。又西經達爾嶺北。折西南行。出巴倫阿拉之南。一出哈喇庫爾山北麓。爲大珠勒都斯河。經巴倫阿拉。東流與小珠勒都斯河會。二流既滙。東流經達爾達坂之陰。又東過哈布齊陔山南。至焉耆城北。其和屯博克達一源。自北來會。合爲開都河。折而南流。逕城西。又東南流。滙爲博斯騰淖爾。（

和屯博克達水。源出和屯博克達嶺南流。右會哈布齊陔水。左匯薩薩克水。復南分二支同入開都河）渡口河廣里許。有官渡四艘。以濟行人。脫驂扛車。經一小時。始獲渡畢。三里營盤。楊知事與管獄員周慶鏡復來迓。（周以賄買知事。案民國三年發配來新。楊省長爲之呈請赦免）二里進南門。住縣署。是日行七十五里。自焉耆至此。共程一千二百六十一里。焉耆回語曰哈喇沙爾。漢焉耆危須尉犂山國地。新莽建國中。焉耆叛殺都護但欽。後漢永平末。與龜茲共攻殁都護陳睦。約尉犂危須共拒漢。永元時。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斬其王廣。而立其左侯元孟。延光初。西域復叛。班勇討定諸國。惟元孟與尉犂危須不降。順帝永建二年。勇進兵至其境。元孟懼。遣子入貢。其後諸國併於龍氏。統於焉耆。晉太康中。王龍安遣子入侍。及子會嗣立。滅龜茲。據其國。而遣子熙王焉耆。遂霸西戎。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經理西域。以張植爲前鋒。熙率衆邀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降於宣。太元七年。苻堅遣呂光征西域。其王泥流率傍國降。其後呂光據涼。又臣於光。魏太武太平眞君七年。王龍尸畢鳩恃險。殺魏使。詔萬度歸討之。破左回尉犂二城。進軍向員渠。尸畢鳩軍潰。走山中。諸戎皆降。尸畢鳩走龜茲。度歸鎭撫其衆。置焉耆倉焉。其後車師王車夷落爲沮渠安周所逐。寄居東境。遣使乞援。詔發焉耆倉以給之。太和中。爲厭達所破。後復立。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來獻名馬。隋大業中。王龍突騎支入貢。唐貞觀六年。遣使來朝。後與西突厥婚。不復朝貢。郭孝恪討之。執突騎支。其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立。阿史那社爾擒阿那支。立突騎支弟婆伽利爲王。高宗上元二年。以其地爲焉耆都督府。是時十姓可汗。請居碎葉。詔以焉耆備四鎭。各征賈食其人。大歷後。突騎施破滅。開成中。有龐特勒者。據焉耆城。稱葉護。後

乃通稱回鶻。不復號焉耆矣。宋宣和。地入西遼。西遼亡。屬乃蠻。至元為別失八里東境。當世祖朝。外禦海都。內防阿魯忽。此地常為重鎮。及海都平。乃專屬阿只吉。明洪武二十三年。遣使送撒馬爾罕商人。道經其國。其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表尙稱王。蓋即其後也。自黑的爾火四傳至歪思。西徙。號亦力把力。然非其故地。其故地已入回部。清興。準部噶爾丹襲據之。乾隆平準部。其地內屬。有舊城二。皆廢圮。移建新城於哈喇沙爾。光緒初設行省。置焉耆直隸州。尋升府。民國改為縣。(按新設焉耆道尹即駐於此) 東西七百有五里。南北七百八十五里。統回莊八。自晉以來。焉耆為佛國。龐特勒以後。始有回教。其俗好爭訟。尙氣攻軋。硞磽難化。然勸稼穡。習工藝。氈罽毪布之美。內地不能埒。白彥虎之亂。關內回被脅。流離轉徙於此者。約數百戶。是為漢回。而漢回劉四伏西奔。官軍首尾夾擊。逋竄於尉犁蒲昌之間。先後就撫者。亦數千人。蒲昌地沈斥。乃受田開都河之南。是為撫回。其人狡而惰。陸梁不馴。其俗事天。有焉耆之風。寢兵後。噢豢生息。漸臻富庶。而土爾扈特和碩特兩蒙部。遊牧珠勒都斯之地。珠勒都斯者。焉耆西北山也。緜亙千餘里。其處綿曠。薦草多衍。宜畜牧。自蒙部納款後。旃帳雲屯。四擾藪谷。稱極盛焉。其人萬餘。露居剽掠。回民常苦之。而性嗜酒。馬潼牛酥。宿釀甚富。縣城當珠勒都斯東南。距四山之中。南有博斯騰淖爾。西有開都河。是生猞猁猻麋鹿牂羊鳧鷖鷺鴨之屬。而開都河多魚。大者至百餘觔。小者數十觔。古稱焉耆近海。水多魚。而山海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其中多赤鮭。其謂是乎。

▲九月四日晴　住焉耆。焉耆產馬最良。而小札薩(即和碩特)所出尤佳。夫伊犁巴里坤哈喇沙爾。皆西域產馬名區。而伊犁馬高七尺。龍顱努睛。長頸修尾。巴里坤馬。細腰聳耳。短小精悍。而性黠不受銜勒。往往張脈僨興。有

奔踶罡駕之虞。哈喇沙爾馬。馴良過於伊犂。而神駿不逮。故策馬之品格。巴里坤不如哈喇沙爾。哈喇沙爾不如伊犂。然今南北疆所服乘者。大抵皆哈喇沙爾產。蓋此間蒙部孳息。其俗畜馬爲生。故操術專而習業勤。孳生馬種亦稍知加以選擇故也。焉耆城周一里五分。築於清乾隆時。有四門。西門久閉。城垣多崩塌。城內荒曠。居民極稀。商務皆在南關一帶。前街尤盛。漢商大小約三十家。多京津人。土著甘回最多。富力亦雄於纏蒙。有貲數十萬者二三家。河南撫回莊。居民三四百戶。皆清光緖二十九年由蕭昌城移來之西寧降回。言語服裝。皆同漢人。故一入近郊。彷彿內地。婦女多效旗裝。好插草花。市遊不避行人。大方知禮。不似纏俗婦女。見生人則蒙面背立。者不可犯。遇熟人則在在皆桑間濮上也。惟地當南北疆交通孔道。甘回羣聚其間。彼輩愍不畏死。好亂成性。撫馭失宜。動輒弄兵。隔絕南北。勞我師旅。不無可虞。幸當局者其預防之。漢裝回多從河湟遷徙來。新括以文言。可名甘回。其人突厥種也。鼻高而眼微陷。男剔首。女纏足。居食衣服。皆從華制。惟寺中禮拜。戴六棱冠。上銳下圓。五色皆備。而白者爲多。以羊麀皮及布褐爲之。有古皮弁之遺風。市井貿易之徒。率戴白帽。男子年十二。女子八歲。謂之出幼。猶世所謂成年也。屆期延師誦經。以謝造我之主。生我之親。敎之禮拜諸式。責以成人之禮。婚姻皆家長主之。行媒締之問名納聘。以茗一緘。銀一器爲禮。男女主婚者。握手以天經爲證。納徵豐儉。視家有無。親迎之日。婿乘馬至女家。外舅迎入（無外舅者家主迎之） 拜於堂。命之坐。父母誡女於室。女拜辭以幪巾羃首登車。婿出門而先。女從之。抵家下車入室。姑去巾。命坐。主人禮賓於堂。饗送者。夫婦成禮。媒氏舉案。婦前。媳入合饌。饌畢。請盥。男先婦後。以婦盥之餘水。傾少許於室之四隅。夫婦並坐幃中。延老婦之通經典者。爲敎夫婦之道。與婦除飾。下幃出。翌日。婦出見舅姑。子拜告父

母伯叔。乘馬往見外舅外姑。三拜而返。三日。婦入厨操割。彌月而後歸寧。妻無故不得出。出則必告官吏。或申請市之主教者。防反覆也。喪葬不棺。不立主。不獻不祝。病者亟死。遺言書於方。既屬纊。首北足南面西向。亦有首東足西者。誦經更衣。遷尸於床。覆以白衾。鷄鳴設浴床。浴者盥手撤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覆衣)遷尸於浴池。以布幅覆下體。焚香傳盥。執瓶沃水以浴。拒用二巾。不梳髮。不齊鬚。不剪爪。婦人梳髮析二辮。以繩束其末。覆衾襲斂。設襲床。藉席奠枕。斂者盥手。鋪大斂。用布三幅。長等身。上下贏七寸。廣四尺五寸。鋪小斂於大斂上。布長與身齊。廣如大斂。施香屑。鋪襯衣。長自肩達於踝。移尸於上。掩襯衣。塗冰片於額鼻手足及膝。加冠巾覆面。乃斂。婦着褻衣。髮辮分垂其上。施褁胸布一幅。長三尺。析其兩端之緯。深四寸。橫而結之。絡頭用細白布一幅。長三尺。裂布為帶。綳束以葬。葬不出三日。穿穴奠戶。閉隧封墓。孝子遵遺囑。次第舉行。朝夕省墓。亦有廬墓側百日者。三年不宴客。不戲遊。不嫁娶。冠服皆素皂。遵華制也。父母生歿之日。誦經封羊以祭。取膏煎麥饊為餽餉。分遺戚鄰。謂之油餉。貧者不之强也。其教專祀摩罕默得。聖誕聖忌皆祭之。紀年十有二月。不置閏。一日五時禮拜。七日一小會。謂之主穆耳。月齋鷄鳴而食。星燦而開。謂之勒麥咱。齋期有故破齋一日者。補一日。無故破一日者。罰二月。否則食貧六十人。人麥二觔。彌月齋事畢。大會。越七十日。又大會。會之日。無貧富貴賤長幼。皆澡身盛衣冠入寺。序跪聽讚頌。各施數十錢於寺。謂之費的爾。譯言佈施也。回民相慶弔。無叩首禮。示不敢當致祖也。入學堂者。飲食教誨不取學費。皆禮拜諸寺給之。其字二十八母。橫行直書。讀者自右之左。用阿拉伯音。(纏回用法爾西音)與纏回異。寺中司誦讀者。曰掌教。司事者曰社長。教授經典者曰阿渾。號召大衆者曰滿耳金。誦經者曰海提卜。其教重愛羣合衆。有不能自存活者。相

與助貲財。謀生聚。遇餬口遠人。貲而遺之。死亡未有不收瘞者。食肉禁犬豕。戒烟酒。刲牲必延師誦經。不信堪輿坐覡。不演劇。不置木偶。汚濁之水。不以沐浴。解疑伸屈。捧經決之。凡營造遷徙。以禮拜四日爲吉。三日爲凶。此其大較也.

▲九月五日晴　下午五時。發焉耆。出東門。東北行。二里官廳。楊周二君送別於此。八里。五號渠。道柳叢茂。居民稠密。渡北數里。北大渠。舊名六十戶。屬蒙古牧地。劉希曾知縣。商于汗王。撥安戶民。濬渠已竣。共長一百一十餘里。灌地三萬餘畝。今冬丈荒安戶。聞可二百五十六戶云。三十里。土革達蹤小沙窩。即博斯騰淖爾北隅。年來水涸可以徑行。較昔繞北山麓捷十餘里。博斯騰淖爾即水經所謂甍敦之藪。長三百餘里。廣數十里。乃至百里。中有島嶼。望若大山。盛產食鹽及魚類。二十五里。樹灣。道左草湖中。有蒙民氈幕。十里。清水河。官店一。民店二。居民十五家。有地半戶。漢多纏少。有清水河。源出阿羅蘊山。南流一百三十里。經驛東。下流入博斯騰淖爾。住。是日行七十里。

▲九月六日晴　下午二時。發清水河驛。向東行。過清水河。流水淙淙。道傍芨芨。彌望茂密。勝四十里城子。所謂芨芨湖是也。其心堅實。可製食箸。二十里。塔哈齊。夾道居民五六家。租蒙地而耕。過此漸入戈壁。道左察罕通古達坂。綿亘東趨。近在數十里外。三十里。曲惠莊。漢危須國也。回纏十七八家。無復漢時戶七百口四千七百勝兵二千之盛。道北有廢城。周里許。墻垣多存。審其形勢。似清營壘。非古城也。有曲惠水。源出阿羅蘊山南麓。南流經此。溉莊田。下流伏於地。有歧路。折北行。五十里察罕通古。一百二十里。牛思根。過達坂。一百二十里。阿拉溝。過鐵格達坂。即塔什罕。高二十餘里。一百七十里。歐弗兒溝。一百五十里。歸湖。一百六十里。南山根。循山峽行。一百三十里。小東溝口。

九十里。迪化省城。此爲焉耆北通迪化之間道。歲祇夏秋好行。茶尖於纏民家。食黃羊肉。味同牛肉。小憩復行。戈壁平曠。過斜平大沙梁一。四十里。烏沙塔拉。市長半里。居民六十餘家。官店一。塌不可居。民店三。附近莊民五六十戶。全境人民。甘回最多。纏民極少。漢人只二三家。住是日行九十里。市西有舊營壘。規制頗宏。市北田中有玉石一塊。體積靦商方方樟略小。倭文端公紀行篇。載有密爾岱玉三。大者重萬斤。次葱白重八千斤。小極白三千斤。今殘存係大者。而次者小者早已被人零截盡矣。市南十五里許。大澇埫地方。地廣而沃。若從博斯騰淖爾開渠二十餘里。引水溉之。可安五六百戶。環市莊田。賴塔什海水灌溉。水出察罕通古西北二十里。三源並導。出山峽合流溉田後。伏於地。

▲九月七日晴　下午五時。發烏沙塔拉。向東行。彌望戈壁。漸上微斜之坂。南瞻博斯騰淖爾。海氣彌漫。北仍察罕通古山。勢蜿蜒。三十里。完瑤卽一土阜。高崎道右。登覽博海。烟水迷離。中有巨島。夕陽返照。頗饒逸趣。四十五里。新井子。驛舍數間。皆早頹廢。現無居人。小憩復行。六十里。入山峽。兩山夾峙。一道中通。頗佔形勢。五里。榆樹溝。以溝中歷歷多榆而名。卽舊喀喇和碩驛。官店一家。陋穢不若吾家之牛欄馬廄。住。是日行一百四十里。官書作百五十里。實無此數。不過戈壁長途中無井泉。不攜茶水。卽遭渴死。是足以困行旅耳。

▲九月八日晴　下午一時。發榆樹溝。向東行。盤旋峽路。寬不數丈。兩岸皆石。嵯峨怖人。童山無樹。惟榆數株。攀曲道左。形勢酷似猩猩峽。十五里。出峽口。前面有一山脈。自北而南。徑趨庫木什(回語銀也)一帶。唐書郭孝恪伐焉耆。出銀山道。此其銀山也歟。二十里。舊房川。道左廢屋基址一圈。涸井一口。吐魯番焉耆於此交界。四十五里。庫木

什。居民二十餘家。多纏民。昔回亂之。無漢人。車店二。小店五。官店一。規模甚宏。廢無居人。驛舍亦頹。道左高阜下出泉。溉地一頃。居民飲料亦資之。住。是日行八十里。沿途皆戈壁。官書作九十里。

▲九月九日晴　上午十一時。發庫木什。東北行。彌望戈壁之外。有遠山。三十五里。入山峽。兩山石骨砂膚。不甚高峻。驛路中通。頑石撼輪。曲折極多。三十五里。桑樹園。滿目童山。不見有樹。驛舍頹塌。久無居人。西有歧路通尉犁干里克舊驛路也。詳八月二十六日記中。其東里許。道右山中有小泉。行人多於其地汲水煮茶。小憩復行。地勢漸高。狹曲如巷。三十里。下斜坡。三十里。阿哈布拉。車店一。小店二。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竟日長途。僅食一飯。忍饑而臥。殊覺苦惱。小店之側。有龍王廟。滿壁塗鴉。湘鄉沈小慶於此遭水。未及於禍。有觀聯云。二十年五度長征。滄海橫流驚此日。九千里一家再造。玉關生入感尊神。蓋此溝夏令山洪暴漲。頃刻成河。北面雨來。爲害尤鉅。旅人經此。值天陰沉。小住爲佳。俗傳山頂有海。中潛妖鯨。能致暴雨。又謂暴雨將至之先。山有兩羊相角。皆好事者附會之詞。非實有其事也。店壁有落書云。對面不聞鈴子響。或疑無路過前川。溝路曲折。形容逼肖。

▲九月十日晴　上午十時。發阿哈布拉。北偏東行。一里。道左石罅出泉。行人多飲馬於此。三里。鉅石當道。梗阻征輪。重車過此。牽挽極艱。唐書地理志。自西州西南天山入谷。經礌石磧。西域圖志亦云。蘇巴什谷內有兩大石。其即此石也歟。清時大吏曾命劉晃榮張鴻疇前後兩度。鑿平阻路大石。轟以炸藥。今復頑聳。殆石得地氣。亦能生長。如吾湘長沙金子灣石山。歲鑿而歲長歟。有地方之責者。宜隨時治而平之。十六里。道左石壁有泉一泓。飛流而下。水**較前者爲大。行人有於其地吸烟煮茶。資休息者。十六里。道傍伏泉。澎湧水流溢道。如大坎井之水。五里。道右廢院**

一圈。詢係清中葉軍台廢基。十五里。蘇巴什。官居一。駐巡警二人。稽查行旅。飲水苦而臭。以遠自上流而來。中夾多少驢糞馬尿故也。自庫木什入峽。至此一百七十五里。皆在山峽中行。為漢車師通焉耆惟一孔道。今猶縮繫天山南北咽喉。盤旋曲折。險邃莫名。峭壁懸崖。迤邐夾峙。亭午子夜。方見日月。而阿哈布拉以北。更石壁陡峭。高插雲霄。中通一線。僅容雙軌。石徑磽确。車如簸箕。每當盛夏。山水暴發。汩乎橫流。順溝而下。洶湧澎湃。狀若奔馬。車不及迴。履不及納。呼吸之間。輒嘆波臣。旅行經此。視為畏途。小甜復行。折東偏北。升沙坡。即出溝口。路係新闢。可行轎車。（大車則仍循溝而北。以較新路須繞十餘里。方達托克遜）沙坡過畢。當前戈壁。彌望而托克遜街市。亦拉湖村舍。則皆遠在眼底矣。四十里。大河沿。實一沙灘。不見有河。當道纏民一家。道傍坎井二道。過此。入草湖。漸有村莊。十五里。托克遜。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

▲九月十一日晴。入夜大風。　托克遜俗呼九台。為吐魯番西南一大市鎮。市街居民漢人十餘家。回民一百三十餘家。纏民二十餘家。附近農民連亦拉湖寧夏工和屯柳樹泉諸莊並計。纏民一千一百餘家。回民百餘家。漢人二十家。坎井共百餘道。有郵局及稅卡。亞店四。官店一。地密南北孔道。形勢不亞庫爾勒。商務則遠遜之。傍市有三城。一在東南。周廣里餘。為安酋帕夏所築。當安酋竊踞南疆之時。守以次子海古拉。北禦官軍南下。今駐守備。一在西南。周積較少。乃回亂時土纏築以自衛者。一在正北。亦安酋築。與東南城為犄角。今已夷為莊田。有間道二。一向北行。四十里。伊拉里克。西入阿拉癸山口。經珠勒都斯。崆古斯。馬行十二三程。即達伊犁。阿拉癸者。準語危險。為焉耆吐魯番界山。今名阿爾輝。其谷長二百六七十里。一東北行。經頭道河。石窯子。松樹溝。四道橋。泉子街。馬行四程。即

達孚遠。其赴奇台者。由泉子街分道向東北行。多半日程。宋王延德度金嶺至北庭。即由是途。下午一時。發托克遜。過托克遜水。北偏西行。十五里。和屯坎兒莊。民二十餘家。過此極目戈壁。草木不生。五十里。腰站子。土屋一家。守以老纏。飲水馱自十餘里外。小甜復行。五十里。小草湖車店一。驛舍一。住郵卒。官店一。無居人。傍有草湖一區。旱蘆叢生。清氣油然。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途遇大風。砂石撲面如刺。所謂風戈壁是也。冬令常發黑風。行人遭之。恆多凍斃。

▲九月十二日陰。大風竟日　上午九時。發小草湖。北偏西行。戈壁十五里。左折循托克遜水。俗呼後溝。亦有車路。水消可行。盤旋曲折。過水無數。大風迎面而來。汲水揚砂。外衣皆濕。二十五里。折右入山。合大路。二十五里。後溝車店。一房舍較春間經此時穢陋稍減。詢係居停易人。曾加一番修葺也。茶尖。小甜仍循溝行。涉水之多。風砂之苦。一如午前。山麓水畔。前清潘效蘇中丞所修車路。存者尚多。若加塡築修復舊途。可免升降達坂之艱阻。特水流湍急。築岸架橋。須加注意。勿使再致沖毀。二十六里。出溝峽。循左山麓行。二里。道右里許河灘中。有廢堡。方廣約二里。蓋清同光間。安酋帕夏與回逆白彥虎所築。名曰達坂新城。守以大通哈。與託克遜互爲策應。扼守南北總隘。以防大軍南下。大通哈者。猶華言大總管也。七里。達坂城。住南門民店。是日行一百里。

▲九月十三日晴。大風　達坂城市民及附近莊民五百餘家。徵糧八九百石。有倉廒。設常駐司事二人守之。駐守備。以距城窵遠。守備恆收受呈詞。審判小案。自行政便利上言。是地與託克遜。皆宜裁撤守備。添設縣佐。酌增警察兵額。以資彈壓。於國利。於民亦福。上午十時。發達坂城。出西門。西偏北行。柳楡成陰。視初春經此。老幹枯枝。又饒有

多少生意矣。四十里。鹽海子。俗呼大墩子。有鹽池。廣長達數十里。歲產鹽額約三百萬觔。色白味純。省城奇台孚遠阜康昌吉呼圖壁綏來諸地食鹽皆資之。入歸官運局採賣。現由局派司事經理其事。十五里。馬蘭灘。三十里。柴俄堡。住。是日行八十五里。車行甚緩。抵此已夜十二時半矣。

▲九月十四日晴　上午九時。發柴俄堡。西北行三十五里。鹽池墩。有小鹽池。鹽色與味。皆遜昨日所經大鹽池。十五里。芨芨槽。茶尖。小憩。十里。羊腸溝。十里。十七戶。地道傍渠水。自西而東。復折而西而西北。立馬遙望。渠樹一線。蜿蜒坡陀間。地勢漸趨漸高。土人謂新疆水能逆行。信有徵也。二十里。南關。五里。新東門寓。次住。是日行九十五里。自焉耆至此。計程一千零四十里。迪化城西八里。有舊滿城。即鞏寧城。自此西南行。三十里入山。有間道通伊犂。水道記曰。阿拉癸山南有徑路通伊犂。自惠遠城西六十里至塔勒奇山口。又四百七十里。至哈什河岸之都爾伯勒津回莊。又五十里。至察罕拜甡。又七十里。至鞏古斯河岸之烏圖嶺。又九十里。至圖爾根河。又七十里。至奈蘭部勒。又二十里。至烏魯古特嶺。又三十里。至昌曼。又三十里至納喇特。又三十里。至大裕勒都斯河。又四十里。至阿爾沙圖。又百九十里。至胡吉爾台。又五十里。至哈屯博克達山。又百五十里。至薩勒哈郭勒。又百五十里。至烏蘭布拉克。又六十里。至達爾達木圖。又七十里。至烏蘭拜。又三十里。出山至鞏寧城。案自省城取山徑西走伊犂。約程一千六百餘里。馬行十一二日可達。又城南踰雪山。有通焉耆間道。詳九月六日記中。

▲九月十五日陰　往迪化。上午拜會楊督軍。易廳長。稍問中央政變。內蒙獨立。川滇兵鬨之事。皆莫得其詳。然較之戈壁僕僕。毫無聞知。則又勝一籌矣。下午易廳長楊督軍先後來報。謁曩者歐戰未起。新疆商務實權。多操俄人

之手。若俄人通商於我西土。始淸咸豐元年伊犂之約。洎光緒七年。改訂約成。遂以日盛。綜其商路。大別爲三。阿爾泰山東北爲東道。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屬焉。天山以北爲中道。伊犂塔城迪化吉台哈密屬焉。天山以南爲南道。吐魯番烏什阿克蘇喀什噶爾屬焉。而載在條約。劃有貿易圈者。新省轄境。惟伊犂塔城迪化喀什四處。然迪化至光緒二十一年始闢圈地。伊犂則於咸豐年間。早經劃出。迨經回亂。俄人代我收復伊犂。卽在城東自闢商場建造市廛。宏敞富庶。冠於各城。領事駐焉。塔城舊於漢城西北隅。劃貿易圈。居留俄商。駐紮領事。後經回亂。舉燬於火。至光緒九年。更於城東北隅特闢新圈。以建市場。喀什設領通商。成約雖在最先。然自咸同以來。迭更回亂。未遑建設。延至光緒八年冬。始設領事於城北。闢貿易圈地。猶未劃定。俄商但就北關價租市廛。與民雜處而已。又俄以光緒七年條約。有准在新貿易。暫不納稅之文。彼族視爲無稅口岸。奔走偕來。如水赴壑。商務蕃繁。駐喀英官馬繼業。乃援利益均霑之例。與我交涉。要求照辦。於是向照華商完納稅釐各外部商民。如克什米耳。如條拜提。如巴達什罕。如卡五洛。如阿富汗諸屬商稅。一律豁免。夫克什米耳。條拜提附隸印度。可稱英屬。若阿富汗巴達什罕卡五洛名爲英國保護。實則人民政事。皆由各該部酋自主。並不受英干涉。（今年阿富汗在喀商民。宣言不受英領管束。迭起衝突。）詢其商民言之甚悉。我國政府當時漫不加察。一律承諾。免納商稅。豈眞弱國無外交耶。

▲九月十六日晴　住迪化。上午。訪潘廳長。談督查印花情形。潘云。新省印花專款。財部來文提解。昨還歲解二萬元。已匯去一萬。新省解款中央。此實破題兒第一遭。旋偕赴楊督軍晚宴。同席有日本人佐田繁治。國際偵探也。藉名三井洋行。調查物產商業。上年已來迪化。能解漢語漢文。據稱遊歷我國已十餘年。足跡及十餘省。木屐兒之謀

我。蓋已深矣。席散後。楊督軍出示部電一封。拆閱之。係令余等順道調查阿爾泰特別區域財政。余性嗜遊。其地雖荒遠苦寒、未以爲苦也。傍晚。訪張子俊常篤生徐益三諸君。徐名謙。籍導河。卽喀什噶爾道尹也。清朝戡定回疆。聲敎所通。訖於葱嶺。葱嶺爲歐亞東西之脊。西洋之山脈自東往。愈東愈高。至葱嶺而極。中華之山脈自西來。愈西愈高。亦至葱嶺而極。故導山者必始葱嶺。葱嶺者。中國萬山之所自出也。大唐西域記。西河舊事諸書。謂其山高大。上多大葱。故名葱嶺。或曰山崖葱翠。因以名焉、唐書西域傳云。葱嶺俗名極疑山。環喝盤陀國。開元中。置葱嶺守捉。卽其地也。嶺上有水。曰龍池。爲河源所出。(卽塔里木河)淮南子。謂之蔬圃之池。釋典謂之阿耨達池。西域記云。自商彌國境東北逾山七百餘里。至波密羅川。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逾十里。據兩雪山間。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池水澄淸甘美。西派一大流。與縛芻河合而西流。達摩悉鐵帝國。(今什克南部)東派一大流。東北至疏勒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唐元奘還至于闐。大象溺死。卽經此池。其所云阿那婆答多。蓋阿耨達之轉音也。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卽禹紀所謂崑崙。據此則河源實出葱嶺。而葱嶺又名崑侖。故山經爾雅。皆謂河出崑侖。其山包西南北三面而空其東。形如半規。中爲虛地。是曰崑侖之墟。山海經不周之山也。葱嶺居大地之中。阿耨達池在崑侖之脊。回語謂之哈喇淖爾。哈喇之音與阿耨達相近。證之古今。觀河之所出。其葱嶺之爲崑侖無疑也。自葱嶺而東。分兩大幹。漢書謂之南北山。其南山由今喀什噶爾之烏孜別里山分支。經葉爾羌和闐南境。綿亙而東。抵於靑海。此唐一行之所謂北戒也。其天山一支。由喀什噶爾之喀喇租庫山迤

邐東北。繞烏什阿克蘇庫車之背。至於伊犂。乃折而東。又經迪化之南。鄯善之北。直至鎮西哈密。東止於塔勒納沁山。總名天山。一曰白山。一曰雪山。一曰靈山。一曰祁連山。其間隨地異名者。以百數。實居北戒之北。東西綿亙西域境內。乃一行所未及推論者。自天山之額布圖嶺。折北而西。由哈喇古顏山。蜿蜒西下。復折而東。出博羅塔拉歷塔爾巴哈台。循額爾齊斯河南。至於阿爾泰山。是爲北幹。此漠北諸山之祖。尤一行所未及推論者也。蓋西域諸山。出於葱嶺。故言西域山脈者。以天山爲之宗。而尤以中土之北戒諸山。漠北之阿爾泰諸山。爲南北兩出支幹之首尾焉。天山之首。曰喀喇和庫之嶺。喀喇和庫之水出焉。東流入於雅滿雅爾河。其上積雪。是生雪蓮。有草焉。其狀如韭。夏茂冬枯。根乃化爲蟲。是曰蟲草。（蜀西多有之。名曰冬蟲夏草）食之已寒厥之疾。有鳥焉。如雞而鶯羽。羣飛山谷間。名曰雪雞。又東北曰喀里塔達瀨之嶺。又北曰烏赤里之嶺。有水焉。東流入於瑪爾墈蘇河。又北曰瑪爾他巴之山。瑪爾他巴之水出焉。東北流爲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北曰哈喇別里之嶺。有水焉。南流與伊爾克什他木河匯流爲烏蘭烏蘇河。又西北曰以特特克之嶺。以特特克之水出焉。東南流入於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北曰哈喇卡拉之嶺。哈喇卡拉之水出焉。東南流入於得爾必楚克河。又東北曰達斯達爾之嶺。葉干河水出焉。又東北曰塔拉庫勒之山。又東北曰薩瓦雅爾得之嶺。其陽薩烏雅河出焉。東南流入於玉區塔什之河。又東曰色丹之山。有水出其南。南流入於玉區塔什之河。又東北曰塔拉格伊之嶺。有水焉。東南流至玉區塔什。入於玉區塔什之河。又東曰喀喇瑪阿蘇之嶺。石壁陡絕。峻不可升。玉區塔什河之西源出焉。又東曰吐子阿蘇之嶺。玉區塔什河東源出其南麓。西南流入於薩烏雅河。又東曰庫嘎爾塔之嶺。有水東流。會於乙尾河口。又東北曰伊提木阿蘇之嶺。有水東南流。會

於乙屠河口。又東北曰蘇約克之嶺。兩峯對峙。圖舒克塔什河水出焉。又東曰圖魯阿提之嶺。有水焉。西南流入於圖舒克塔什之河。又東南曰黑孜庫爾之嶺。塔司塔爾水出焉。西南流一百三十里。入於圖舒克塔什之河。又東南曰倭圖魯克之嶺。恰那特桿之水出焉。南流一百七十里。入於圖舒克塔什之河。又東曰鐵列克提之嶺。克科雅水出焉。西南流入於圖舒克塔什之河。又東南曰黑皮恰克之嶺。又東南曰博孜哎格爾之嶺。又東曰和堅特之嶺。又東曰庫倫杜之嶺。又東曰巴圖瑪納克之嶺。有水焉。東流入於巴拉棍代河。又東北曰烏魯之嶺。其稀布勒孔蓋河水出焉。東流爲畢底爾河。又東北曰奇恰爾之嶺。奇恰爾水出焉。東南流入於其稀布勒孔蓋河。又東北曰庫嘎爾之嶺。庫嘎爾水出焉。東南流入於其稀布勒孔蓋河。有獸焉。狀如馬。名曰騊駼。又東北曰喀克沙勒之嶺。其獸多豹豝。畢底爾河水出焉。東流爲托什干河。又東曰烏成庫什之嶺。托什干之水出焉。東南流入於阿克蘇河。其山產鉛。又東北曰別疊里之山。其上有安夷帕夏三廢卡。別疊里之水出焉。東南流會於畢底爾河。又東北曰可可容之嶺。可可容水出其南麓。南流一百里。伏於戈壁。又東北曰貢古魯克之山。有水焉。南流伏於砂石。又東北曰喀依庫之山。有水焉。南流入於戈壁。又東曰色勒克塔什之山。又東曰奇什罕布拉克之山。又東北曰英阿喇特之山。英阿喇特水出焉。南流一百五十里。伏於戈壁。又東南曰蒙科素之山。又東曰科克巴什之山。又東曰克底克之山。又東曰臻丹之山。有水焉。南流一百三十里。伏於戈壁。又東北曰烏爾蓋列克之山。又東曰木賚魯克之山。又東南曰烏玉布拉克之山。又東南曰烏魯呼雅依拉克之山。又東南曰哈沙拉依之山。又東北曰瑚木爾里克之山。有水焉。東南流入於庫克墨爾根。是爲瑚瑪拉克河。又東北曰薩瓦布齊之山。其陽庫克墨爾根之水出焉。是爲阿克蘇河東源。

有鳥焉。厥狀如鵝。名曰岔口雞。其嘴距千百爲友。遺卵冰上。遇寒而剖。翾翾飛去。於凌之首。又東北曰木素爾之山。廣員二百里。其上多千年之冰。冰橋之下。厥爲雪海。有鳥焉。如鴨而蒼白。名曰神鷹。聞之已逝。有獸焉。非狼非狐。名曰導途之獸。木雜拉特之水出焉。西流折而東南。入於渭干河。又東北曰阿圭雅斯之山。阿圭雅斯之水出其北麓。北流入於特克斯河。又東北曰汗騰格里之山。特克斯河水出於其陰。東流三百餘里。折而西以注於伊犂之河。其上多孔雀犛水獺鹿。又東曰達哈特之嶺。又東北曰納喇特之嶺。其陽塔里木哈達之水出焉。南流入於珠勒都斯河。其陰昌曼河水出焉。北流入於鞏古斯河。其上多鹿。有獸焉。狀如小兒。善嘯笑。名曰人獀。又東曰烏得音郭勒之嶺。其上多松林。其西麓鞏古斯河之水出焉。西流會特克斯哈什兩水而入伊犂之河。其東麓有溫泉。石甃存焉。又東北曰額布圖之嶺。其上多金。多硫礦。多野馬。黃羊。麋鹿。其陰額布圖河出焉。北流注於布勒哈齊淖爾。其陽札噶蘇台格訥特烏里雅蘇台諸水出焉。南流注於珠勒都斯河。又東曰恰克圖之嶺。濟爾噶朗之水出焉。北流注於布勒哈齊淖爾。又東曰古爾班之嶺。亦濟爾噶朗河之發源也。又東曰命各斯太之嶺。將軍河水出焉。西北流伏於戈壁。又東北曰額林哈畢爾噶之山。其礦多銀。多鐵。多硫礦。多煤炭。石油。其獸多虎豹獐麅狐鹿熊羆騶駼野牛野騾野豕。其陰奎屯之水出焉。西流於入布勒哈齊淖爾。和爾郭斯之水出焉。西流入於地。安濟哈雅之水出焉。東北流瀦爲小澤。巴倫哈布齊垓之水出於其陽。東南流注於海都之河。又東南曰古爾班多博克之山。其陰烏蘭烏蘇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瑪納斯河。又東曰衞和勒品之嶺。龍骨河水出焉。北流入於阿雅爾淖爾。又東曰哈屯博克達之山。哈齊克之水有三源焉。而皆出其陰。東北流百二十里。踰孔道入於地。瑪納斯之水有五源焉。北流一百里入

於烏蘭烏蘇。其中多碧玉。其陽多木。達都哈布齊垓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珠勒都斯河。又東南曰孟克圖之嶺。在昌吉縣南。多金鐵。其陰昌吉之水出焉。北流入於地。羅克倫之水出焉。北流注於呼圖壁河。又東北曰烏可克之嶺。阿勒塔齊之河出於其陰。東北流至省城南。分爲二支。北流一百里入於地。又東曰哲爾格斯之山。其西麓古爾班哲爾格之水出焉。西流注於塔拉斯河。又東北曰喀喇巴爾噶遜之山。其上多金多銅多鐵。又北曰博克達之嶺。天山絕頂也。其上有雲五色。其下有龍湫。七個達坂在其南。其陰多銅鐵。有草焉。狀如芙蓉。六十年始花。名曰石蓮。嗅之頭痛。有石焉。名曰雲母。切之光可以鑑。有蟲焉。巨身而赤色。重數十觔。名曰雪蛆。其鳥多鸚鵡。獸多狒狒。木多松柏。藥草多黃耆木通知母貝母柴胡白朮茯苓黃連大黃黨參防風甘草當歸細辛半夏牛膝獨活羌活前胡芎藭遠志川芎附子沙參茱萸黃柏款冬黃芩益智之屬。其陰庫里葉圖及多倫諸水出焉。北流入於地。又東曰達斯達爾之山。又東曰黑子爾坦之山。無草木。吉布庫水出焉。北流入於沙。又東曰凍度吉爾之山。無草木。固爾班托博楚克水出焉。北流入於沙。又東曰可洛之嶺。有草焉。名曰羊刺是其密。又東曰克立之山。木頭溝水出焉。又東曰阿拉類之嶺。龍口渠水出焉。北流分渠溉地。又東曰坎托海之嶺。齊克騰木水出焉。東南流伏於草湖。又東曰茂明之山。有蛙焉。吐冰[illegible]雹。名曰蜥蜴。凍吉爾水出焉。西北流入於地。又東曰薩拉海之山。白楊河水出焉。西北流伏於山溝。又東曰察罕托羅海之山。又東曰托來之嶺。托來泉水出焉。又東曰烏可克之嶺。又東曰和洛圖之嶺。又東曰庫舍圖之嶺。南通哈密。東北瞰喀爾喀。西達闢展古城。其樹多古松。煎膏食之。令人長壽。其花多雪蓮。其草多一枝蒿。招麐多之河經其下。西流入於巴爾庫勒淖爾。有唐碑焉。觸之則大風雪。其上多木客。或曰雲陽之精。又東曰塔什之

嶺。鞭桿之河出焉。西南流注於賽巴什湖。又東南曰必柳之山。必柳之泉出焉。其獸多兕。又東曰大羊頭之山。又東北曰雅爾瑪罕之山。又東曰塔勒納沁之山。其北四十里曰雪蓮坪。南山之首。曰烏仔別里之山。又東南曰綠伊巴勒孔之嶺。有水焉。東流入於木吉河。又東南曰阿里木圖之嶺。阿里木圖水出焉。東北流入于雅滿雅爾河。又東南曰阿哈比爾之嶺。又南曰郤和太之嶺。又東南曰喀喇蘇之嶺。有水焉。北流伏於戈壁。又東南曰喀因曼爾之山。有水焉。東流入於賽里河。又東南曰別爾解西之山。又東南曰申干之嶺。又南曰丕伊克之嶺。有水焉。東流注於賽里河。又西南曰鐵克里滿蘇之嶺。有水焉。東北流入於賽里河。又西南曰克克突聿克之嶺。有水焉。東北流入於賽里河。又西南曰阿格吉勒之嶺。其東巴格志之泉水出焉。東北流入於賽里河。又東南曰克里克之嶺。有水焉。北流入於賽里河。又東南曰明鐵蓋之嶺。有水焉。東北流入於賽里河。又東南曰紅孜納普之嶺。有水焉。北流入於賽里河。又東南曰星硤之嶺。有水焉。北流入於澤普勒善河。又東南曰卡拉胡魯木之嶺。有水焉。北流入於澤普勒善河。又東南曰昌器利滿之嶺。有水焉。東流伏於戈壁。又東曰札克安巴之嶺。又東北曰呢蟒依之山。一曰哈朗歸。南望渾都斯坦。東望和闐。和闐水出其陰。北流注於塔里木河。其中多玉。又東曰克里雅之山。克里雅河水出焉。多金多鹽多氂牛多猞猁猻。多野牛野馬。又東曰沙圖圖之嶺。又東北曰額勒圖郭勒之嶺。又東北砂磧中有山曰硇什達爾烏蘭達布遜之山。多紅鹽硇砂。又東南曰錫津烏蘭之山。又東北曰巴顏哈喇得里奔巴之山。再東入青海境。結關內諸山。北山之首。曰哈喇古顏之山。其陽哈什河水出焉。西南流入於伊犂河。又西北曰呢勒哈之山。呢勒哈水出焉。南流入於哈什河。又西北曰吉勒蘇胡之嶺。額林莫多水經其東。入於哈什河。又西北曰博羅布爾噶蘇之山。有

水焉。西南流入於哈什河。又西北曰塔勒奇之山。陰爲賽里木湖。周一百里。雪峯環之。水色澂泓。隕籜譙羽。不入於波。夜有赤光上燭霄漢。名曰淨海。有神羊焉。色青而大角。見則雨雹。其樹多林檎松樺㰐柳。多茶。多藥草。多禮鼠。元獺。有物焉。狀如常鼠。厥名曰鼵。有鳥焉。綠身而長尾。與鼠同穴。厥名曰鵌。其西庫色木蘇克之水出焉。東北流注於布勒哈齊淖爾。其南塔勒齊之水出焉。西南流注於伊犁河。其中多白魚鯊魚。又西北曰博羅和洛之山。鄂拓克賽里之水出焉。北流入於薩爾巴克圖之河。又西曰烘郭爾鄂博之山。產煤。又北曰薩勒巴圖烏蘭布喇之嶺。又西曰喀三之嶺。枯樓本水出焉。北流入於博羅塔拉河。又西北曰庫克烏蘇之山。博羅塔拉河水出焉。又東北曰得木克之山。其東枯樓本烏蘇白勒杞之水出焉。其南庫克烏蘇之水出焉。均南流入於博羅塔拉河。又東北曰薩爾堪斯克之山。薩爾堪斯克水出焉。東南流入於博羅塔拉河。又東曰巴爾堪斯克之山。札圖木歆之水。鄂里吐里克之水出焉。均南流五十里。入於博羅塔拉河。又東北曰庫克托木之嶺。有水焉。東南流入於博羅塔拉河。又東曰索嶺。有水焉。西南流入於博羅塔拉之河。又東曰阿勒坦特布什之山。又東曰喀爾之嶺。又東北曰巴爾魯克之山。其木多松檜。巴爾魯克水出焉。西流入於俄境。又東北曰固哲爾德之山。固爾圖河水出焉。西北流入於額敏河。又東北曰額依賓之山。額敏之水出焉。西北流注於古爾格淖爾。又東北曰賽里之山。餘流烏拉斯特水出其陰。哈布托幹烏拉生水出其陽。又東北曰納林喀喇之山。額爾齊斯河自其北過之。又東北曰古爾畢之嶺。哈喇圖水出焉。西南流入於額爾齊斯河。又西北曰庫爾圖之嶺。哈喇額爾齊斯之水出焉。西南流入於額爾齊斯河。入西北曰烏可克之嶺。又西北曰阿爾泰之山。是山也。周數百里。東望喀爾喀。西望準噶爾部。南望烏魯木齊。連峯突嶂。盛夏積雪不消。

其樹多松檜。其藥多野參。獸多貂狐猞猁獐鹿之屬。其陰多銀鉛。多黃金。阿爾泰之水出焉。其中多鱘鰉之魚。又東北入蒙古境。結薩揚嶺杭愛山諸山。

▲九月十七日晴　住迪化。上午。徐益三張子俊常篤生諸君。先後來報謁。下午杜門作日記。新省情形特別。各項行政多難按照法文規定與關內取同一之進行。而烟酒公賣局與官產處尤暫時無設立之必要。請先言烟酒公賣。新省以纏回爲土著。居全省人口十之七八。蒙古哈薩克漢人回民共祇十之二三。回纏哈薩皆宗回教。向禁菸酒。間有吸食茯巴孤與納絲。（皆回部煙名）若漢人之吸烟。然皆係農民自種自用。爲數無多。鮮有大宗販賣。爲專門營業者。漢蒙二族。雖多吸烟嗜酒。而銷數亦非鉅額。產烟之區。北路惟伊犁昌吉之旱煙。南路惟疏勒英吉沙爾莎車葉城之廠煙稍有所產。餘皆無聞。外來之烟。有蘭州水烟山陝旱烟外國捲煙三種。皆由關內輸入。以非大宗專運。向係併入雜稅征收。歲約一千五六百兩。統計烟稅一項。現在每年收入至多難逾四千兩。酒則北路各屬雖皆有燒坊。釀造黃酒白酒。然惟阜康省會二處產額較多。餘亦無幾。南路僅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尹駐地與疏勒莎車庫車和闐焉耆諸縣。有燒坊三兩家。他縣並燒坊或無之。以少漢人。蒙民無沽之者也。統計全省酒稅。每年收數亦祇五千六百三十餘兩。合之現收烟酒牌照稅銀一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元。（初祇七千餘元）新省菸酒釐稅。現在預算數目。每年不過二萬五六千元。聞之征收官吏。詢諸納稅商民。僉謂菸酒稅率（合牌照專稅）從價約在百分之十。比較百貨統捐。值百抽五五。（統稅率値百抽三附加二五商捐）幾重其半。若再重征公賣費。物價過昂。銷數必形銳減。而俄酒俄菸以無稅輸入。勢將全取而代之。似此情形。設局公賣菸酒。不第難期增加國庫收

入。且恐防害已征稅收。益以此間百貨昂貴。局費開支。亦屬不貲。不如變通辦理。於前征稅率之中。酌加成數。作爲公賣費。以祇稅及營業者之純益爲度。由原征機關帶征解庫。不另設局。此亦舍名求實整理財政之要圖也。進言官產。新省官產。土地一類。官荒甚多。惟是交通不便。渠井難開。關內人民。鮮來領墾。而荒者自荒。上年楊省長定章。由公家借款開渠。招戶領墾。酌收地價。抵還借款。正在進行。將來戶民領墾。繳納地價。除去開渠經費。即作官產收入。或不至如前此官荒等諸石田。公家毫無收入也。官牧場一項。南疆各縣。早於清末。先後變爲民業。現存爲數無多。北路牧場。多爲官有。近年於民間牧畜牲口。酌收租金。即報財部收入計算書中之年租金是也。現在收入。歲有增加。此外各縣官產。如官租地。鄉約養廉地。叛產充公地。及附城可耕之地。多經各縣知事隨時呈由財廳。呈部批准變賣。建築一類。據各縣冊報。除學校房舍可用者。現尚留存備用。其驛路官店公所等項。則當日構造既非堅固。日後又多失修。一時變價。承售鮮人。其可變價者。率多當時呈部核准變賣。統計土地建築兩項。截至今年四月底止。已共變價湘平銀十八萬四千六百八十九兩三分一釐。(內有補給照費銀三千兩)折合銀元二十六萬五千九百三十餘元。各縣價銀。尚未一律解齊。故財廳尚未據以報部。大約抵解自民國四年下半年起。至今年年底止。認解中央之二十五萬元。當有盈餘。省城各項官產。除已售者。現查冊造。尚可變價五萬五千八百二十兩。折元可得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六元零。財廳已將原冊呈部查核。各縣未售官產。亦多清查估價。呈由財廳彙案報部。其未清查估價各項。如各縣屬營產。與伊犁軍鎭兩標公產。已囑各地方官與楊鎭守使。從速清查估價。冊報財廳督軍。送部查核。變價開支一節。財廳則由科派員兼辦。向未設立官產專處。外縣調查。皆由知事帶辦。亦未另支開銷。省

城調查。則以官運局委員與警廳科長兼任。均無月薪。惟省城官產較多。調查處須用書記弓手各項薪工雜費。月支湘平銀三十一兩。自四年一月起至五年八月止。共支銀六百三十六兩二錢。節經報部有案。其承買官產無照一張。收湘平銀五錢。又註冊費銀七分。綜上所述。新省官產變價既非容易收入。又數祇此。本無設立專處之價值。竟有起而謀之者。未識是何居心。至新省官產究應如何處分整理。頗足耐人尋味。容後詳之。

▲九月十八日晴　住迪化。下午趨訪楊督軍。獲覩新近邊防文稿甚多。以關軍事秘密。未便宣佈。繼訪張賓於君。談新省軍隊整頓方策。張謂須實行兵屯。余曰此根本之良圖。眉睫恐不易辦。治標之策。第一須足名額。第二須勤教練。二者果能認眞進行。保護治安有餘矣。張君深然之。新省在前清時。歲受各省關協餉二百數十萬兩（參看四月十二日記）辛亥改革。協餉斷絕。民國元年新伊宣戰。耗費頗多。二年又增援阿援科軍費與伊犂善後諸款。收入支出相差極鉅。當時應付皆賴紙幣以維持。以前後印製一兩大票七百六十四萬二千兩二錢五分。小票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五十兩。截至民國六年三月底止。除存庫未蓋印十萬兩。編號錯誤廢票大票一千兩。存庫小票一十六萬五千兩外。實已發行大票七百五十四萬一千兩。小票一百零三萬三千二百五十兩。總計八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兩。前後收回焚燬大票七十一萬八千四百零二兩。小票六萬九千五百兩。總計七十八萬七千五百零二兩。前後收回蓋用銷字存庫備焚大票一百五十一萬六千七百兩。現在流通市面合清藩司所發老龍票一百萬兩計算。大票爲六百三十萬五千八百九十八兩。小票九十六萬三千七百五十兩。二共總額七百二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八兩。其價格於市面兌取現銀。每票百兩補水須七十兩而强。若由俄國道勝分行匯

往京津。（蔚豐厚天成亨殖邊分行及他辦理匯兌錢莊。匯往關內之款。類皆假手俄行。）每票百兩。補水四十餘兩而足。蓋現時俄帖價格京津較新省略高故也。此新疆省庫紙幣發行暨現在市面流通之情形也。此外尚有伊犂將軍前後發行紙幣（俗稱伊帖）二百八十五萬四千兩。（據知其隱者云只二百五十七萬兩。）節經新疆省庫收回一百四十萬九千九百零五兩。現在流通伊犂道屬市面一百四十四萬四千零九十五兩。其價格每兩值省票六錢。又塔城參贊因部協愆期。臨時支付經費前後發行紙幣二十七萬餘兩。其流通區域僅限塔城及附郭一隅。其價格與伊帖比例。大約為三與二。此又伊塔兩處紙幣發行與現在市面流通之情形也。夫新疆全省歲入未逾三百萬兩。而無準備金之紙幣。發出乃達八百萬餘。即無對外之貿易與俄道勝分行之操縱而準之需要供給。暨紙幣流通額諸經濟原則。亦難維持額面價格。活潑金融。不亟設法收回半數以減少紙幣供給之額。籌設銀行。以立金融根本之計。將來物價騰貴。市場蕭條。稅收減少。財政愈形支絀。民生日益彫敝。即英俄不我亡而我亦無自存之望。已至塔城紙幣。當時發行。原為臨時應付軍餉。不啻一種軍用手票。近頃塔城參贊欠餉。已經財部核准補發。似宜責令現塔城汪道尹。即以此次補領塔餉。收回前發紙幣。以清手續而利國庫。此處理新省濫發紙幣之各項辦法也。

▲九月十九日晴　住迪化。上午至鄒安純處閒敘。下午易式脊張賓於二君先後來談。頗形快暢。新省官錢局設立已久。既有足述。金庫制度未善。又宜整理。茲先述新省官錢局辦理經過情形。曩者新疆開省之初。巡撫劉錦棠發銀一萬兩。於迪化設官錢局。行使紅錢。流通市面金融。厥後喀什噶爾阿克蘇兩道屬。亦多由庫發給成本。次第

設局。辦理非人。獲利甚鮮。至光緒三十四年。王樹枏藩新。酌定章程。重爲整頓。大加推廣。於鎮迪伊塔阿克蘇喀什四道駐地。各設大局。府廳州縣。除蒲犂婼羌新平霍爾果斯四縣。餘均各設分局。共發成本銀一百二十萬兩。六成紙幣。四成現金。其設局情形。與營業方法。具當時設局章程二十條。匯款章程六條。放債章程六條。中民國成立。各縣錢局。類多停辦繳本。二年春。楊省長復加整頓。省城總局。改章專資兌換。停止放息。各縣分局未繳本者。或仍舊章歲繳紅利。或遵新章歲取定息。（每年八釐）上年冬。潘廳長以各局歲解紅利無多。按照歲按定息解繳者。不無過減。詳由省長令准自今年一月起。概按一分行息。包商承辦。仍由地方官廳監督。照依成本應得息銀。分月勻攤報解。其各包商取息。至多不得過三分。不准違章浮收。致累貧民。其舊有成本有尾零者。或令解庫。或由庫補足整數。以歸劃一。現除迪化局外。各局本銀。總共二十七萬九千八百餘兩。紙幣居其大宗。現金寥寥無幾。此新省官錢局經過暨現在之情形也。又平常商民交易。輔幣率用紅錢。而用制錢者絕少。現惟綏來烏蘇精河綏定伊寧霍爾果斯等縣。前爲寶伊局鑄錢流通地域。市場尚有制錢發見。外他皆未之見聞。此項制錢質頗佳。每千枚率重七觔左右。市面行使。以二文或三文當紅錢一文。目前寶伊局停鑄已久。其舊鑄之錢。又歷經商民挾帶入關與俄人收買鑄器。詢之商會。證以目驗。約略計之。各縣所有當難出十萬串以外耳。進述庫藏。新省輪廓二萬餘里。面積遼闊。交通不便。皆冠各省。又無銀行可以代理金庫。以故開省之初。除藩庫外。更於喀什噶爾阿克蘇伊塔三巡道署。設立道庫。就近收支所屬各縣局領解各款。而報銷於藩庫。相沿迄民國初未改。舊章三年取銷阿克蘇庫。其屬領解各款。悉由省庫經理。惟喀什各屬。距省遠者七十餘站。（如于闐）近亦四十餘站。（如巴楚）非設道庫。不

能就近收支。伊犂於民國二年統一之後。仍照舊章。設立道庫。全省金庫。附設財廳。喀伊二道金庫。附設道尹公署。各縣局領解各款。惟附庫較近之處。均係實領實解。各清各款。其相距遠者則以解款撥付領款撥付之外。應行找解銀兩。則多未能按期解庫。必隔數月或半年。始能清理一次。庫內帳目。其領解現金。均尙隨時收支。登記帳簿。其以領抵解之款。必俟帳目釐清。始行分別收付。未能月清月款。所用帳簿。尙沿舊式。今日尙欲統一新省金庫制度。宜由財部飭令中國銀行。來新組織分行。代理庫款收支。調劑各方金融。斯爲策之上者。否則亦宜飭令新省財廳。擴張原有官錢局辦法。使之代理金庫。取消現有省道各庫。不第年可節費六千餘元。並可謀全國辦法之一致也。

▲九月二十日晴　住迪化。下午至楊督軍及各廳長處辭行。以定後日往阿爾泰調查財政。順道塔城。由俄西伯利亞返京故也。入夜。赴屠椿庭陶明樾牟菅川三君公宴於屠寓。新疆圜法自昔紊亂已極（見四月三日記中）近雖稍呈劃一之觀。（最通用者祇紅錢省票二種。餘皆限於一隅。）然計算數目。猶兩錢分釐。而非元角分釐。至商民交易。並不知國幣爲何物。財廳報部計算書。雖以元計。而實際收支。則皆以兩。要之極目市場。固不見銀元銅元或銀銅元鈔票。卽調查簿記。亦莫睹銀洋幾元。銅元幾枚賬目。如依部議。驟將田賦改征銀元。官民均無所遵守。慮擬懸測。其妙莫名。自宜先使國幣流通市面。舊有諸幣。逐漸收廢。方能盡利推行。惟是新省財政。尙非充裕。建此宏規。頗非易易。今日惟一辦法。宜由中央提撥現洋二百萬元。中國銀行鈔票一百萬元。由新準備現洋一百萬元。（庫存金條及于闐且末今年採金。並庫存錠銀。約得洋五十萬元。再從喀什道庫提現五十萬元。）財部代印中國銀行鈔票四百萬元。合組中國分行。就現有各官錢局改設支店。以擴營業。於京津漢滬俄屬斜米諸埠設匯兌

處。以便商賈。以新鈔五百萬元。收換舊銀兩票。（按今市價可收六百萬兩。更指定喀什道庫現金解省滙水。（前現金一兩。滙省票二兩。今年減爲一兩七錢。年約七十萬兩。）阿克蘇道屬糧草增價。（四年增收十六萬零八百餘兩。五年十七萬三千餘兩。）與倉糧變價。（年約十餘萬兩。）兵糧扣價。（年有八萬五六千兩。）四宗款項。（皆係票銀）撥儲銀行。爲收回其餘省票伊票專款。一俟舊票掃數收回。即移作銀行附設運銷公司資金。運銷皮毛棉花葡萄絲繭於俄。藉挽利權而興墾牧。行之十年。不第國幣流通新省。足令田賦改征銀元。稅款有所專存。能使金庫制度統一。而新省財政困難。外人操縱金融。猶有如今日者。吾斯之未信也。

▲九月二十一日晴　住迪化。上午至財政廳。飲潘易三張五廳長餞行公宴。席間潘廳長云。纏婦以產沙雅者爲最美麗。又云印度木程人稱其祖先去自中國。過漢人輒呼鄉黨。余謂印度近海。廣東人僑寓其地者早而多。其初放洋。必道香港。展轉誤傳。鄉黨或即香港之音轉也。新省契稅。依清宣統二年部定新章。買業每價銀一兩。收稅九分。典價一兩。收稅六分。先典後買。補收三分。民國以來。率由舊章。旋經前國稅廳籌備處。擬定契紙契格各式。呈部核准發行。民間典買田房。一體遵繕報稅。以杜隱匿。詳定獎勵及懲罰章程。考成征收官吏。切實整頓。歲有增加。四年分收入已達二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元。五年收入。聞尚大有增益。部頒契紙式樣。新省概已遵辦。惟皆官廳發行。商場未設代售之所。契紙一費。則沿前清規定。每張收銀五錢之舊。但彼時爲藩司經征局。暨各縣官辦。收入概歸中飽。民國繼興。淨提歸公。較之部例徵收五角。實有過之。惟上年南疆各縣。徵收契稅不無弊端。楊省長當令財廳改良契格。加入纏文。使纏民皆知定章以免弊混。此項契格。上印契格二字。面中空白。以備書繕纏文。蓋從習慣而

便民也。印刷工本。概由公家開支。未取民間分文。而民間繳納契稅。亦因新省習慣。田房業價。一契多係數十兩或數百兩。鮮有千餘兩或數千兩之大宗業價。納稅無多。湊繳甚易。各縣收稅。類皆隨稅隨收。無有藉端滯納。總之新省徵收契稅。南疆各縣。恒估全額十之八九。北路各縣。從前戶民納戶領照。皆係客民輾轉頂種。置買田房。亦鮮投報契稅。征收官吏。以其無甚贏餘。多數不肯過問。前經財廳於驗契案內。訪查民間隱契甚多。屢令照章補稅。終以地價過賤。民多吝籍。迄未十分辦到。進述牙稅。新疆開省之初。北路只迪化。奇台。綏來等縣。商務較繁之區。倣照甘肅辦法。令商民承領牙帖。照章納稅。其餘各屬迄未舉辦。以故當時歲收僅銀九十六兩。自奉部令舉辦牙稅。當由財廳議定章程。詳部核准。通令各縣。陸續開辦。惟查各屬商民。多以領帖為牟利之具。任意擾民。頗礙進行。計目前所舉辦者。僅迪化奇台之舊有斗行組織。大貨牙行。與他縣牲畜之向有牙紀。向收行用者。其餘素無專行者。皆未開辦。當帖。磨帖。均經財廳通飭各縣查明。照章請領新帖。其迪化奇台兩縣。向有斗行牙帖者。亦經一律由廳飭縣換給新帖。各牙紀到縣領帖。除應繳稅款外。每帖一張。定繳紙筆費銀二元。以一元歸縣署辦公。以一元繳財廳。開支刊印帖照工本。再紀礦稅。新省礦產。如南路之且末于闐焉耆。北路之迪化烏蘇。皆產金。而以于闐為最旺。南路之疏附拜城庫車。北路之迪化伊犂。皆產銅。而以拜城為最旺。南路之英吉沙爾拜城。北路之孚遠。皆產鐵。而以孚遠為最旺。自設行省以來。疊經官廳開採。苦於不得礦師。覓線毫無把握。而挖礦鎔化。純用土法。利不敵工。往往虧折。即有商人承領官本。或集股開挖。亦多虧耗股本。屢辦屢輟。現只于闐且末兩縣之金。定為由官給價收採。先年每兩給價二十五兩。歲採一千五六百兩。自民國二年因金價昂貴。改定官價為三十兩。又自四年起。于闐歲採二

千四百兩。（參觀七月二十八日記）且未定採九百三十兩。計算成本之外。盈餘亦多。近以各處金價低落。自六年起。採價仍復二十五兩之舊。以現在省城金價。每兩值省票五十餘兩。計算除去成本。自屬有贏。惟以喀什紋銀一兩。作匯省票二兩核計。即無盈餘可言。此外則各處煤礦炭窯。如阜康鎮西伊犂庫車拜城等處。皆有稅入。又庫車磐礦年前包規湘平票銀三百兩。今年陳知事以銷數陡增。加爲庫平票銀一千二百兩。伽師鉛礦。上年曾由財廳飭令該縣知事試辦收課。目前收數甚微。皆在礦稅之列。各礦稅率。皆係包規。素無一定標準。揆諸中央法令。雖甚可議。然邊省情形特別。眉睫實無救濟之法。

▲九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八時。發迪化寓次。出新東門。東偏北行。十里水磨溝。居民十餘家。多業水磨。水泉清冽。樹木茂密。爲迪化近郊勝地。木葉青葱。較清明觀楊省長植樹時景氣。更多幽趣。遙望新楊。皆展弱枝向風裊娜。足令旅人生歲月之感。過此。折東北行。水磨溝水。繞流道右。岸樹成林。風景甚佳。十里。七道灣。即慶豐堡。牆多傾圮。居民三四十家。雞犬之聲相聞。二十里。古牧地。舊輯懷城也。清光緒二年。回酋王治等據此堅守。抵抗大軍。後經攻克。亡數萬人。平定回疆大決戰。此爲第一。諺云。打開古牧地。驚破紅廟子。蓋紀實也。舊城早毀。街市居民五六十家。有稅卡及郵政代辦所。車店五。附近農民五百餘家。迪化東境大聚落也。午尖小甜復行。十里西土道。左居民數家。狀似殷富。過此。循坡坨行。一望童山。十里。黑溝驛。驛舍早頹。荒店一。民居三。又升降大坡一。二十里入阜康境。道左右皆有小山迤邐。二十里。甘泉堡。小店三家。附近可墾之地。達數百戶。惟無水泉。審其地勢。逼近博克達山之麓。若開坎井。必能得水。三十里。阜康縣城。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阜康漢爲郁立師車師後國。後漢爲車師所併。三國屬車

師後部。魏為蠕蠕地。周為突厥。隋為東突厥。唐為庭州獨洛沙鉢諸地。元為回鶻五城地。明屬衛拉特。清初為準噶爾圖爾古特部游牧處。乾隆時內屬。設阜康縣。民國因之。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餘里。有莊二十七。閭市彫零。商務無多。而民風純樸。居民種秫黏。一歲千釀。西賈迪化。東賈奇台。歲恒數萬餘觔。所謂阜康燒酒是也。

▲九月二十三日晴　阜康城周三里三分。築於清乾隆時。知事李聲振。境內大小黃山。盛產嵐炭。博克達山。又名靈山。近距城南九十里。上午十時。發阜康東關向東行。二十里九運街。有土堡。周約二里。頗據形勢。居民二十餘家。附近農民二百餘戶。二十五里大泉小店二。居民一。泉水味甘。道南數里有村舍。四望皆茇茇。湖草黃可玩。二十里小泉樹林一叢。廢屋數院。二十五里紫泥泉。居民二三十家。附近莊民一百餘戶。住。是日行九十里。

▲九月二十四日晴　上午八時。發紫泥泉。東偏北行。三十五里。四十里井子。阜康孚遠於此分界。小店二家。窮民一戶。二十五里老三台。道傍有高墩與廢院。五里駱駝圈子。村舍樹木。連綿不斷。途多運炭牛車。十里三臺。街市齊整。商店三四十家。有稅局及郵政代辦所。商務之盛。勝於縣城。附近農民三百餘家。午尖於此。以攢程故。尖後復行。五里胡桐根格達。夾道居民數家。二十五里雙岔河。居民五六家。清乾隆三十六年。於此築育昌堡。新疆有名之孚遠鐵。礦在道南四十里之水西溝。其地岡阜平坦。赤赭黃童。不生草木。溪流潺湲。便於汲引。鐵質剛勁純粹。經久不蝕。又多炭山。以供煅煉。（煤礦五處。曰紅山。曰甘溝。曰南大槽。曰北大槽。曰西午子。產石炭烟炭嵐炭骸炭）有清乾嘉之際。商人崔占元。開設鐵廠。大興冶業。居民數千家。隱若巨鎮。斧斤之聲。聞於十里。全隴冶戶。皆取給焉。同光之亂。燬為灰燼。雖歷年興復。而墟落蕭條。終非昔比。又自俄國通商以來。洋鐵之輸入益多。價廉於我。幾三分之二。

（土鐵鑄器。實較洋鐵堅而耐久。爲三與二之比例。）於是水西溝礦利。盡爲所奪。開省而後。商辦官辦。屢易其人。其始全賴公家鑄農器軍器。維持其間。厥後廢而不用。承辦官商。遂因不能支。光緒三十四年。全礦遂廢。宣統三年。鄭有叙招集商股。擬再興辦。値改革。袁大化去新。提倡鮮人。事遂中輟。以迄於今。目前歐戰正酣。俄鐵不來。亟謀規復官督商辦。購買化鐵機器以新法。未始非挽回利權之絕好機會也。三十里。柳樹河。道北有農莊。十里。孚遠縣城。俗呼濟木薩。住。是日行一百六十里。抵此已亥念五午前二時矣。孚遠漢爲車師後國。車師後城長國。三國爲車師後部。魏爲蠕蠕。周爲突厥。隋爲東突厥。唐金滿縣地。宋高昌國北庭。元回鶻五城地。明爲衞拉特。淸先爲濟木薩縣丞。尋升改孚遠縣。民國因之。東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二百五十里。其莊分二十五渠。其民皆土著。重農。回民聚居廣泉子。率力田地。土廣民稀。市列無大賈。故其俗擴儕競錐刀之末。水西溝鐵礦佳而未開。大利坐棄。千佛洞景致幽絕。人稱述之。

▲九月二十五日晴　孚遠城周七百六十丈。無北門。重修於淸光緒二十年。附近居民不盈二百家。商務無足稱也。城北三十里後堡子。有破城基。周廣二十餘里。俗呼唐王城。淸嘉慶時。其地猶見金滿縣令殘碑。唐北庭都護府治金滿城故址也。有古鐘一。半埋土中。土人取以鑄農器。同治初年尙存。又淸故保惠城。亦在其地。上午十時。偕知事段永恩。策馬遊瞻千佛洞。出南門。西南行。十里。抵山口。新建王母宮三楹。規模整齊。工事甫竣。尙無居人。自此升坡。一里。千佛洞。梵宇一叢。修潔幽邃。足供遊覽。夏日避暑。尤爲合宜。孚遠近郊名勝也。正殿後倚佛洞。洞就岩鑿形爲半規然。燭入覩中臥睡佛。長約二丈。金面漆身。諸大羅漢。亦皆塑像。非若庫車丁谷山之僅壁繪也。按宋王延德

使高昌錄云。時四月。師子王避暑北庭。邀延德。凡六日至北庭。憩高台寺。又明日引延德遍遊境內佛宇。有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此洞蓋亦唐時高昌舊蹟也。相傳發見於清乾隆時。屢著靈異。士人奉之甚虔。香火極盛。舊曆六月六日千佛大會。演戲敬神。數百里內外士女皆來祈福禳災。車水馬龍。肩摩踵接。如是半月。歲以為恒。下午一時發孚遠。東偏北行。二十里芨芨窩子。夾道居民八九家。有小店。行人尖焉。十里頭工。民居六七。道右神廟規模頗宏。十五里大泉。小店三家。民居五六。過此卽奇台境。彌望芨芨。衰草呈黃。映以夕陽。頗有逸趣。十五里三十里舖。土屋一院。廢無居人。十里小屯。小店二家。前臨渠水。岸樹一行。其色青青。道北村樹扶疏。莊舍相望。十五里奇台西關。五里縣署前街住。是日行九十里。自省城至此共程四百七十里。乘台車三十六時卽達。速則速矣。惟不能多帶行李。（人五十斤。）又晝夜不休。容易疲人。斯為病耳。入夜知縣鄭有叙來談。鄭有幹材。連任八年。此間情形極其熟習。故語多中肯。奇台漢蒲類車師後城長國。東漢為車師後部所併。漢末屬匈奴。晉世匈奴南徙。屬鐵勒部。魏屬蠕蠕。周屬突厥。唐置蒲類縣。隸崑陵都督府。統於北庭。後置甘露州。（在今木壘河東北。）又設獨山守捉。（卽今城南百里松山。）貞元五年。沙陀叛附吐魯番。隨虜南徙。地遂空。其後僕固俊出北庭。取西州。其地併入高昌。屬阿薩蘭回鶻。後唐同光初。遼踰流沙。取浮屠城。西域皆屬之。宋咸平中。遼修可敦城。又以其城為鎮州軍。南渡後。為別失八里東境。屬亦都護。元太祖西征。至獨山城。空無居人。乃移唆迷國六十戶居之。再至則繁庶。後併於畏兀兒。封亦都護。泰定後。復以宗王鎮焉。明為衛拉特地。屬和碩特部。清初為準噶爾台吉游牧。康熙中。噶爾丹敗死。割阿爾泰山以西畀策妄阿拉布坦。地遂內屬。乾隆中葉。設奇台縣。民國因之。東西三百四十里。南北四百里。其莊有三

十二渠。其民漢滿回纏四種雜處。而滿人最貧。其地四達而當孔道。物產豐盛。穀酒藥材羚角鹿茸豺虎之皮革驢羊之毯。充溢駢積。華戎商販。廢居居邑者。皆至焉。轉轂數百。運駝以千計。北買科布多烏里雅蘇台。東北買歸化城。西買伊塔俄國。南買吐魯番及南八城。東路一都會也。其俗闒冗汚詬無節。好飲食賣漿者多倍稱。

▲九月二十六日晴　住奇台。上午。拜會道尹張鍵楨及其弟游擊張鈞與鄭知事。下午。偕烈夫逐生至東郊。觀水磨。水磨四盤。（分上下二處。一晝夜可磨小麥十二京石）屬滿營公產。可値銀四千兩。今旂糧停發。下磨已停待租而無人受。上磨建有亭舍樹林青葱。爲夏日官民燕遊之地。然大風一起。塵砂滿座。又非釣遊佳處。上磨上游。有多凌私磨二盤。皆引水磨河水以轉磨。（水磨河新疆圖志作阿布達爾托壘水源出城東十里之泉繞城而北分漑頭二三屯之地。秋冬餘水流而西北。瀦滿營湖地。至孚遠境之慶陽湖而盡。流長殆二百里）奇台城周一千四百五十八丈。近又增併滿城。闢六門。西與南皆有門二。城池之大。商務之繁。皆可擬於省會。城關居民一萬一千餘家。漢人較多於他族。商店多在城內大街。晉津大商三十餘家。俄國洋行八家。俄籍小貿商民二三十家。烏里雅蘇台。阿爾泰科布多諸地百貨糧食。皆仰給於此。奇台額糧九千餘石。今年鄭知事淸查地畝。增加約七百石。共地二千八百餘戶。較回亂前額地三千六百戶。尙差七八百戶也。

附奇台歧路

奇台地據衝要。四通八達。東至哈密入嘉峪關。東北至歸化城。北至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西北至阿爾泰山。皆於奇台發軔。今除阿爾泰山一途。余將躬歷。其里程俟逐日記載外。其餘三路。分敍於此。以爲旅行西北者之參考。

（甲）由奇台至科布多城北四十里北道橋。一百二十里黃草湖。八十里將軍戈壁。折東北八十里蘇吉。八十里元湖。過此折西北行。入阿爾泰境六十里科布溝。折北行四十里鄂倫布拉克。五十里錫伯圖。九十里布敦哈喇腰站。一百六十里察罕通古。一百里沙斯海。入科布多境。一百二十里玉音齊。八十里達布蘇圖。一百二十里博多渾。一百二十里蘇濟。一百二十里科布多城。自奇台至此。計程一千五百六十里。駝行須二十五站。由科布多至烏里雅蘇台。駝行十八程。由烏里雅蘇台至庫倫。駝行三十五程。按自北道橋至元湖。為元太祖西征經行之路。今皆戈壁。無水草。歲惟九十月可行。餘時皆取道罕溝煤窯芨芨湖南溟水以達元湖。

（乙）由奇台至歸化城東九十里三個莊子。一百里芨芨湖。此處有路通烏里雅蘇台。駝行計三十站。九十里黑山頭乾站。九十里臥龍居。七十里菜子地。七十里鍋底山。六十里娟金。七十里白墩子。七十里天生圈乾站。八十里三塘湖。哈密統稅局。於此設分卡。折東北行九十里木炭窰子。一百一十里老爺廟。九十里乾湖子。五十里柳樹泉。七十里哈達圖。六十里札木閃丹。七十里哈拉笛靈。七十里什拉胡力蘇。四十里老農鄂博。九十五里甲惠一百三十里。夾拉孟。六十里紅淳爾乾站。六十里甲罕莫多。四十五里小駝類。七十里夾干胡圖。六十里東紅圖口子。六十里西尼烏蘇。六十里賽胡洞。七十里白沿鄂博。七十里胡洞鄂博。七十里察罕部落。七十里察罕桃李該。此處有路通烏里雅蘇台。駝行計二十三站。七十里哈喇尼丁。八十里毛敦鄂博。六十里布克提。七十里玉石凹。乾站。七十里沙拉東力古。七十里紅谷嶺。八十里哈拉不該。七十里土不齊。八十里谷慶。七十里巴爾旦。七十里。烏拉胡洞。六十里耳得泥不拉。七十里駝類。七十里烏拉鄂博。七十里甲干圖。七十里巴爾慶。七十里賽林胡

同。八十里。不凍冒洞。七十里。蛤蟆口子。六十里。白沿善丹。七十里。哈巴湖。七十里。愛力素胡洞。六十里。木勒溝。七十里。烏尼烏蘇。六十里。哈喇桃力該。六十里。瓦窰。七十里。信爾冲兎。五十里。海德兎。六十里。白沿部落。五十里。石蘭板。六十里。大赫太。五十里。烏拉胡洞。五十里。台梁梁。六十里。空洞林溝。七十里。包頭鎮。七十里。圐圙。六十里。三卜樹兒。六十里。桃素好。七十里。二道河。六十里。北斜齊。九十里。歸化城。自奇台至此。計程五千一百里。按此路向爲京津商貨來新通途。入民國來。綏遠寧夏轄境。恒多匪徒騷擾。商旅於以不通。新省物價極昂。商稅大受影響。近雖匪徒盧占魁已受撫投誠。而餘孽未清。商貨往來。猶有全被刼掠者。其幸獲免。亦須費銀繞道。阻滯日時。不似曩年三月發張家口。五月到奇台。五月發張家口。八月到奇台之有定期也。

(丙)自奇台至哈密。城東三十里。三十里舖。二十里。四十里腰站。有店有居民。四十里。老奇台城。居民約二百家。三十里。西吉爾莊。二十里。東城口。居民六七。有樹木。二十里。咬牙溝。碎石徧地。清同治三年冬。奇台民兵設伏於此。殺回匪千餘。二十里。木壘河。唐蒲類縣地也。爲西富八站之首。形勢扼要。有營堡。駐守備。市街居民近二百家。附近農民一千餘戶。奇臺東境繁盛區也。近擬於此劃地設木壘縣。佐已呈請政府矣。四十里。一碗泉。舊有店與民居。今無水。皆廢無居人。五十里。三個泉。清康熙五十一年。和碩額駙阿寶擊敗準噶爾於阿克他斯。卽此。官店一。車店二。居民數家。九十里。戈壁頭。官店一。爲舊臺車廢局所改。掘井十數丈無水。取汲遠在六七里外。四十里。大石頭。四山縱横。中間平闊。官店一。民店二。居民七八家。近年新墾地五戶。五里。小石頭。三十五里。色必口。有腰站。由此分道。一東南行三十里。頭水驛。官店一。小店二。水微苦。自戈壁頭至此。皆在亂山中行。頗苦崎嶇。自此越

天山。九十里。至鄯善七角井子。接由哈密晉省之南路。一東行。三十里嘀順溝。入鎮西境。三十里。芨芨臺。四十里。沙溝井子。十里。烏兎水驛二十里。石裏泉。三十里。掛水井。三十里。下肋巴泉驛。五十里。鹻泉子。二十里。蘇吉。由此分路。一折南行。六十里。獨山子。十里。上肋巴泉驛。十里。陶賴達坂。五十里。陶賴站。四十里。西山口。卽陶賴溝口入鄯善界。距七角井子。四十里。又由上肋巴泉分道。折東南踰達坂。三十里。入哈密境。卽橙槽溝。距瞭墩四十里。一仍東行。四十五里。官卡。四十里。大墩。五里。鎮西縣城。鎮西漢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國於四山之中。瀕蒲類海。東漢時。屬伊吾廬。常爲戰地。三國屬鮮卑。元魏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郡。景龍四年。於伊州西北三百里。置伊吾軍。宋屬伊州。元爲別失八里東境。屬亦都護。明爲衞拉特屬和碩特部。明末固始汗遷青海。此爲準噶爾台吉遊牧。清中葉設鎮西府。開行省後降爲廳。民國爲鎮西縣。地居兩山之間。形勢陿阸。當孔道。康熙雍正。兩駐大兵。亦一都會也。東西五百七十里。南北五百九十里。地分三鎮。領莊二十四。有莊曰三塘湖者。在城北二百四十里。其地水草豐美。東通歸化。北通烏里雅蘇台。西通奇台科布多。商賈輻輳。天山北路通衢也。縣民多來自秦隴。其俗獷獷不均。然厚重多君子。黌序之士。祁祁知也。好稼穡。惡衣食。以致其蓄藏。有關西之風。當全盛之時。修邊備。列障起亭。旃旝相望。稞黍魚鹽之饒。甲諸部。其地四達。多重裝富賈。珍異物聚。前清道咸間。稱極盛焉。同治而後。數用兵。編戶彫亡。汙萊不治。商旅又多出南道。民鮮居積。而井邑日益蕭條。近雖稍稍恢復元氣。終難企全盛之舊觀。十里。大泉西渠。二十里。大黑溝。二十里。石人子莊。二十里。三縣戶。二十里。奎素地處四山之中。三十里。小莊。十里。馬圈溝。三十五里。石湖裏莊。十五里。松樹塘。三十里。天山二層台。十里。入哈密境。其地

曰柵門。十五里天山廟。廟在山頂。祀關壯繆。過此層折下山。十五里羊圈溝。三十五里煥彩溝。五里南山口。民國元年。纏民帖木耳等反抗哈密回王。扼此屢敗官兵。今駐汛兵。四十里黑帳房。六十里泥跡頭。二十里哈密縣。自奇台至此。計程一千二百一十里。按自小南路（由七個井子過天山峽至奇台頭水）開通以來。旅人皆出於其途。而由鎮西以達哈密奇台之路。行者極鮮。以故巴里坤昔號衝要。近則漸趨僻靜。滄桑之說。信有然與。

▲九月二十七日晴　住奇台。由奇台赴阿爾泰。向無車路。長途戈壁。馬行又難運料。故往來斯途。皆賴駝行。駝行有三種。曰騎駝。備鞍轡如騎馬。然惟振盪甚。使人腰痛。曰駝車。頗平穩。如坐大車。曰駝轎。一駝二轎。狀如駝貨。人坐其中。搖而且悶。又自元湖以往。無駝店民居。一切飲食家具。皆須在奇台辦齊。駝運隨往。昨日籌備竟日。猶多未備。今日尚須繼續辦理。上午至商會。集衆商民。勸導印花。隨即抽查一周。尚多合法。市街商店門戶。多售月餅水菓。購者甚衆。詢之鄭知事。云大後日即中秋節。居民預備過節賞月耳。下午就道尹遊擊知事公宴於縣署。傍晚始散。縣屬木壘河。距城一百八十里。戶口衆多。民刑事繁。縣知事實難兼顧。守備就近受理。又難辦理盡善。近由省長呈明政府。添設縣佐。若從奇台舊治西南八十里半截溝劃分。有糧四千八九百石。即改縣治。亦無不可。奇台在清時。駐滿營旗兵千數百人。分六旗。居滿城。統於城守尉。上年五月。解兵籍為編氓。歸縣知事管理。男女共千有五十三丁。高初兩等學生七十二人。其生計困難非常。多售子女以食。此雖天道好還。視之又殊可憫。其城守尉多凌現署巴里坤協台。旗民倚以衣食者。計十餘家。其公有財產。有公田千畝。每百畝耕以六十人。老滿營歲產枸杞四千餘斤。（不及迪化老滿營所產之佳。）公售而均分其值。而柏楊河地十三戶租入。亦係計丁平分。至滿營湖草湖一區。

向爲漢人租墾闢地六十二戶又半。每戶歲租一石六斗。津貼學生（每人一石。）之餘。則用以濟孤貧。縣境有蒙民五十一家。皆其王公頭目差徭太重。逼之使來寄牧。縣署歲增收入三百餘金。其人率多貧苦。爲漢人旗人代牧。獲辛金以給衣食。代牧之値。羊一隻歲銀五錢。駝馬一隻月三錢。牛一隻月二錢。

▲九月二十八日晴　下午六時。發奇台。乘駝轎出北門。東北行二里。通事店子。鄭張諸君送別於此。通事店者。爲通蒙語之漢回滿人所組織。專供科布多烏里雅蘇台一帶各旗蒙民南來購買百貨糧食而設。蓋南來蒙民。多不解漢回語文。羣居是店。委託店員採購一切。自性質上言。不啻一種仲賣營業也。八里。入戈壁。不見人烟。二十里。西地。附近熟地六十餘戶。十五里。東地。住。是日行四十五里。附近熟地一百三十二戶又半。人家散處。望似村落。

▲九月二十九日晴　下午一時。發東地。東北行三十里。水底窩子。道傍莊民一家。十里。罕溝。俗呼旱台子。連水底窩子並計。有莊民十家。熟地三十餘戶。歸西地鄉約管轄。地歇三四年一耕。皆賴道南二十里許兒昌廟泉水以爲灌漑。常苦不足。住帳房。是日行四十里。道北有駝店一。店後有土壘。廢無居人。

▲九月三十日晴（舊歷中秋節也）　上午十時。發罕溝。東北行。升降沙坡無數。沙厚而鬆。流散無定。路尚平坦。三十里。道左有廢房基。度卽昔時軍台之腰站。三十里。芨芨湖。關帝廟一。駝店三家。住。是日行六十里。此路春夏行人甚稀。一入秋冬。前後營（俗呼烏里雅蘇台爲前營。科布多爲後營。）蒙民羣赴奇台購糧。駝隊不絕於途。以故此間店民。春夏皆往罕溝種地。秋收後始歸來開店。一店建築。需新省票銀四五百兩。工資開銷。至全額三分之二。工價之昂。倍蓰省城。夕陽西下。散步草原。遙望博克達三峯。高出羣山。如在目前。以當天山絕頂。誠無愧已。

▲十月一日晴　上午十時。發茂茂湖。東北行。戈壁平曠。三十里。道左右數里內外。皆有小山迤邐。過大沙梁一。約在十度以內。二十五里。地勢漸行漸低。三十里煤窰住。是日行八十五里。有老君財神馬王三廟。老君廟頗修整。行人多下塌其間。附近窰戶十三家。窰工三十餘人。年產煤一萬六七千馱。每馱售銀六錢。稅銀三分。馱量極大。每馱四百餘觔。普通七馱。須駱駝十峯。始能運至奇台。煤稅由奇台統稅局派司事征收。征收之法。由窰戶隨煤價向馱戶扣收。交於司事。煤區極廣。礦藏最富。清道光時着火自焚。迄於今茲。已焚區域東西長約三十里。南北寬約一二里。其地陷落十數丈至數十丈。裂碎之狀。逼肖石砌假山。而此般亦灰白二色相錯。尤多可觀。正焚之處。日間放烟白若濃霧。入夜見火光。焰燭天。中含硫磺甚富。焚時硫氣。達於數里。其出火之口。環岸多白若鹹。即煤烟結成之磠砂。（土人有以石塞其口。蘊其烟。使燻石上。經二三月。往取而剝取磠砂者）有黃若蠟。則焚煤分泌之硫汁也。歐戰未起以前。俄人收買磠砂。百觔值銀五兩。今則無人過問。土人所屯積者。聞達萬餘觔。云宋王延德高昌行紀。北庭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若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獸皆赤。采者着木底鞵。取之皮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即以治皮。案迪化為唐北庭。宋時山北並隸高昌。而北庭之稱不改。則所謂北庭北山者。當屬今迪化昌吉阜康奇台北境諸山。而昌吉頭屯河煤礦。現亦自焚。與此間遙遙相映。是殆地氣積厚。煤藏太豐。當時亦曾着火也歟。幼閱說部西遊記。至謂火焰山為著者臆造。今觀於斯。又自嘆當時無常識矣。

▲十月二日晴入夜大風　上午九時。發煤窰。北偏東行。升降坡坂無數。山色濁惡。碎石滿途。一望戈壁。渺無人烟。至四十里井子。支帳而住。是日行八十五里。道傍二井。水味臭鹹。不堪入口。飲水自煤窰馱來。草亦極稀。

▲十月三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四十里井子向北行。微偏東。出入亂山之間。極目碎石不見草木。四十五里。南濱水。道右有泉一泓。味甚入飲有芨芨紅柳一區。駝隊多止宿其間四十里。元湖。住。是日行八十五里。草場寬廣達數十里。頗旺水泉。尤多胡桐黃羊白狼。成羣在野。民國元年外蒙作亂。新疆進勦軍隊後路大本營即駐於此。現有電局。即當時軍用電線之留遺品也。今紮步隊一哨。實額不盈三十人。哨官命令不行於士兵。詢以近汛道里形勢。與至科布多烏里雅蘇台行程。胥莫能對。果有緩急。恐無足恃。且戈壁中舍騎用步。亦非軍事所宜。是殆取古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之義也歟。迤東十里滴水崖。草場廣大。比於元湖。水草豐美。地味可耕。東北八十里白塔山中。亦多草場。汛兵馬草悉資之。駐牧哈民七八幕。趙哨官自放鄉約轄之。每歲冬令。恒有阿爾泰哈民數十幕。來茲寄牧度冬。

▲十月四日晴入夜大風寒砭肌髓　上午十時。發元湖。向正北行。戈壁曠平。一望無際。六十五里。入山峽。五里科布溝。阿爾泰新疆分界處也。住。是日行七十里。道右坡上有哈民麻札。塋若土亭。溝水向西南流。其下游有種地者。聞諸土人。溝中最忌鎗砲鼓號之聲。犯則暴風大雪立至。如河南之函谷然。詳審地形。頗據形勝。其殆古時戰爭殺傷衆多。陰孤之氣。積而未散。故著靈異者歟。不然無以解也。自元湖以往。須至承化寺。始見土房。沿途住宿。皆須支帳。

▲十月五日晴大風　上午八時半。發科布溝。向北行。微偏西。十五里。升陡坡。高原平曠。當道有廢屋基與烽墩壘石。詢係科布溝軍台舊址。二十里。道右有宿帳一幕。從布爾根河貿易歸來。就詢前途道里。飲茶小憩。二十里。固爾

圖。有水草。過此。行亂山中。頗疲。升降。七里。明安。有水草。十三里。那木圖。住。是日行七十五里。泉在道西。味甘可飲。草亦足供駝食。

▲十月六日陰　上午九時。發那木圖。東北行。二十里。鐵木兒哈喇。有小草無水。六十里。烏什克台。住。是日行八十里。草場寬廣。水泉亦旺。地面多鹻。闢墾難期豐收。有廢營壘。即民國二年新疆援科之役。察罕通古後方掩護隊伍所駐者也。有歧路。東北至察罕通古（一百二十里）。有阿爾泰哈民牧羊二千餘隻。前往白塔山度冬。亦在此間止宿。羊聲唧唧。午夜猶聞。

▲十月七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烏什克。向北行。微偏西。前站無水。馱水而馳。初順溝行。多芨芨紅柳。誤行十餘里。始右折合大路。五十里。（誤路除外）當道有山。自東北趨西南。蜿蜒甚長。是爲白雅爾圖達坂。路在山脈斷處。兩岸壁立。陡頑可怖。一線中通。碎石塞途。盤旋曲折。殊礙駝行。十五里。始達山陰。地勢開曠。多駱駝茨。十五里。乾站。住。是日行八十里。

▲十月八日晴　上午九時。發乾站。初向北。後東北行。戈壁平曠。五十里。入山峽。漸上漸高。三里達嶺。道左半里以外。有四石阜。駢列聳立。高數十丈。膚剝色白。昨日晨間。即遙見之。宛如蒙古包。乃一天然路引。蒙語曰古爾班扣克。因以名山。古爾班。三。扣克。乳。以三石阜似乳也。前望羣山層褰。勢漸下趨。皆大阿爾泰山脈之餘支。五里。坡盡復升降無數小沙梁。二十里。明南得阿瑪。蒙語山口曰阿瑪。自此入峽。路多坡坨。又極盤曲。道傍恒見廢井。詢爲昔日採金之洞。十二里。出峽。望見布爾根河。其流如帶。五里。河沿地名哈茨。住。是日行九十里。由那木圖向正北行。經哈喇

烏蘇水。兩程卽達此間。余誤行歧路。多一日程。兵法云。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信然。附近哈民二三十幕。皆自阿爾泰山來茲度冬。

附蒙古軍歌

可汗如太陽。高高坐東方。威德之所被。煜爲天下光。部屬如草木。小醜如冰霜。草木日以長。冰霜日消亡。太陽有出歿。可汗壽無疆。

惟我大可汗。手把旌與旗。下不見江海。上不見雲霓。天亦無修羅。地亦無靈祇。上天與下地。俯伏肅以齊。何物蠢小醜。而敢當馬蹄。

獅子夜呑月。可汗朝點兵。兵符一以下。千里不留行。壯士得兵符。中夜起秣馬。秣馬望天明。長嘯大旗下。

美人送壯士。手把黃金巵。朔風栗以烈。凛凛傾城姿。美人語壯士。此去無濡遲。生當立功名。死當隨鼓旗。無爲作降虜。令我無容儀。壯士拊手笑。何用多言爲。我有七寶刃。礪志與相期。悵望日以久。而今乃得之。躍馬一揚鞭。去去不復辭。白馬濺赤血。少女施焉支。壯士赴戰場。還似新婚時。

馬首入刃林。死士呑生人。馬首塵埃舞。生人驅死士。嗟彼土室人。智短神亦昏。上天天無梯。入地地無門。我命如獵犬。爾命如狐兎。兎走不及林。爾走不及墓。戰場風獵獵。滅裂風凄凄。嗟彼土室人。勇士兒女啼。

▲十月九日晴　住哈茨。自奇台以來。皆乘駝轎。駝步遠歎。至足悶人。欲易以騎。而人地生疏。無從雇用。頗憶楊督軍有致蒙古貝勒瑪克蘇爾札布公函。用早膳畢。亟遣陳僕飛馬送達。並託渠以民價代雇乘馬三匹。傍晚得回報。

允明日執行。心甚快慰。布爾根蒙語柳樹也。以沿河柳樹叢生。遂以名河。源出新和碩特旗西北烏梁壩。曰塔拉格拉河。東流。右受哈布荄皆水。英得爾圖水。濟爾噶郎水。八音滿水。左受竹爾甲土爾干水。胡吉爾圖水。恰奇查水。又折南偏西流。左有烏里雅蘇水合沙扎蓋水來注。又折西流至哈喇蓋鹿奪。右有青格里水合察罕水來注。又折西偏北流。曰烏倫古河。經行之地。曰薩倫托海。曰哈喇布爾滾。曰耳冲托羅海。曰哈喇瑪矮。曰布倫托海。設治局。豬為布倫托海。一名烏倫古爾海。自發源至入海。流長二千餘里。阿爾泰東南境一巨川也。哈荄河幅寬三四丈。現時水深。可沒馬腹。春夏水漲。闊甚泛濫。深達丈餘。沿岸多草場。並有墾熟之地。河中產魚。冬時鑿冰以馬尾繫之。一人日獲數十觔。乃至百觔。新疆蒙古。大別為四。曰額魯特。曰察哈爾。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遊牧焉耆伊犁精河烏蘇塔城。阿爾泰山各處。逐水草遷徙。靡定所。冬窩曰玉木種。夏窩曰錫林。氈房曰色格勒。即今諺所謂蒙古包也。房式如覆釜。大周十餘丈。小或三四丈。當門為上。右偏供佛。下置箱櫃。再下為賓客坐臥處。再下則繫牛犢羊羔之所。左偏為主人臥塌。蔽之以幔。下為廚室。中設竈。冬然。夏熄。其墻謂之特勒木。（用圍寸餘之柳條。以皮或繩貫串成斜方格。長七八尺。立而為墻。高四五尺。）三面合圍。一面留門出入。其門謂之烏迪音。其蓋謂之噶拉。此（頂有圓圈周鑿小孔。閫插木杆。杆長八九尺。上繫繩索二三尺。匀排結木墻之上。）上下均覆白毡。謂之德屋。頂有方孔。式同天窗。謂之鄂爾庫。（上掩方氈。晝夜啓閉。）氈簾謂之玉敦。壁襜謂之庫什克。（蒙古包內壁。春冬皆用氈圍。上罩花布。富家有用絨毯者。夏秋多用布圍。或芨芨草編簾襯之。取其透風生涼也。）床謂之鄂倫。人馬牛羊。雜栖一室。富有之家。則牲口廚竈。皆別有室。媳女亦鮮同房而寢。惟不數數覯耳。婦女晨起。啓氈窗。汲水燀湯。提壺灌頭面。捉用白巾呼

家人同起沃盥。烹茶。和以鹽。濡以牛湩。獻佛而後食之。（其法熱水煎茶。入鹽少許。俟茶色濃厚。以漏巵濾去渣滓。調以牛乳。先挹一杯供佛。而後人各挹一椀。雜食餑餑炒麪。或食酸奶。是爲早餐。）食畢男女內外各趨其事。執其業。午餐亦如之。日晏。牧者歸。取牛羊乳以備宿餐而後食。（日落牲畜自牧所歸。婦女持壺取乳。羔犢駒分繫他所。取畢而後合爲一處。）其食湛麪肉於湯而瀹之。即古禮所謂爛也。食畢就寢。不然。燭籠燼面匽。凡食以茶乳爲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釀之。（每日食餘之乳。盛皮囊中。以木杵搗之。酥油浮於面。取油後。傾乳於釜。釜上安無底蓋木桶一具。上覆一釜。滿盛涼水。水稍溫則易之。桶腰一小孔。插一溜管。熱氣蒸騰。氣水滴下溜出成酒。是爲奶子酒。）釀餘之乳。餾糝爲餅。名曰奶餅。亦有爲酸奶格答者。釀酒備客至。必延坐。豔飲而後已。其禮服同於滿人。喜着青裲襠。冬襲素質羊裘而無面。謂之勒楷得。擺周緣絨邊。副以青釧。（緣邊以青絨或青布。闊四五寸。）男女冬夏單袴出門。或貫以羊皮之褌。女子布袍無緣。綢繆緄佩。髮辮繁鬟。耳環腕釧約指。多以珊瑚金銀珠寶爲之。矜尚班麗。婦人冠金絲氈帽。頂結紅絨或紅絲長穗。小幘。長袍瘦袂。接下長帔。（婦人長袍如兩截衫。窄袖對衿。下截如圍裙曳地。）外罩長袖裲襠。直衿鈎邊。周以編緒。此婦人禮服。有事必服之。童子冠式不一。製與漢滿同。其貂皮冠謂之窩爾圖。其式如儀帽。頂綴紅絨毬。後簷開縫。綴四綢帶。漢人多倣效之者。孩童出痘。謂之熟人。始與論婚。未出痘者。謂之生人。有疾延喇嘛誦經服藥。不效則穿耳一孔。貫以銀絲。墮珊瑚一粒。謂其易於養育也。婚禮男家贄哈達羊酒。請媒道意。哈達有布有綾。綾以有佛像者爲貴。諸則結哈達酒壺蓋上。媒乃携婿登門。禮見外舅外姑。復進哈達。藏膠其內。（取膠結之義）獻佛座前。來者均稱賀。謂之哈達主蘇特畢漢。於是致聘禮羊酒布帛。視家有無。女家受

之。分饋戚友鄰。示得婿也。親迎到門。喇嘛誦經。新婿跪拜。然後入。行謁見外舅外姑禮。迎新婦以歸。新婿新婦皆有伴送之人。所謂伴郎伴姑是也。新婦冠呢禮紅纓大帽。皮靴朱袍。長衿袙腹。泣辭父母。以衣翳面。伯叔兄弟抱持上馬。同騎歌吹導行。至門。喇嘛誦經。男女持羊膀骨。拜天地及佛。跪地。嫂氏析新郎新婦髮。交合而梳之。取結髮也。同起入門祀竈神。次拜舅姑。禮畢。嫂氏引入氈房。易婦裝。合髮結二辮。長垂胸左右。袋以布囊。嫂氏復引禮竈神。拜舅姑。次拜諸戚友。回房坐。鄂倫垂帳幔。賓客各薦紅布一方。饋飴果爲禮。團坐飲茶酒。道吉辭。彈登木。(長二尺餘。二絃。) 男女背柳。雙雙逐隊。唱歌爲樂。背柳者。蒙古跳舞之名。猶纏俗之偎郎也。三日之內。出入言動。皆嫂氏導持之。過此始執婦職。諸事皆躬勤操作矣。凡有妻者。不得再娶。其有男女成年而貧不能嫁娶者。官長知之。鳩衆集貲以助之。人死尙火葬。貴人歿。浴尸韜以白布縢囊。舁至高原。平奠柴上。喇嘛誦經。舉火焚之。骨燼則交相慶賀。謂亡者生無罪惡。獲昇樂境。取灰和藥屑淨土(其藥來自西藏名干勒哩或艾底斯) 摶像卜地葬之。壘土作塔形。亦有尖頂似矮屋者。常人死。則以常服衣冪其尸。喇嘛取亡者年命卜地。馬載之往。誦經投烏鴉狐犬啄噬。傍熾火一炬。送葬者。躍火而歸。不得數返顧其尸。食盡則大喜。越三日不食。舉家惶惑恐懼不懽。謂亡者罪大。鳥獸皆不食。將獲陰罰。復延喇嘛誦經。驅鳥獸速食。謂之天葬。葬畢。相率遷徙。以死者地兇惡。絕履迹。復延喇嘛誦大經。以死者衣服什物牲畜。持半施庫倫。乞誦經祈冥福。冥福厚薄。視施送多寡。故庫倫喇嘛。皆擁厚貲。富與萬戶侯等。又有人所稱慕爲大喇嘛者。藏獨角獸角。以之畫地。長與尸身齊。置尸其上。是地即爲亡者宥除一切罪孼。非生前有大善。不獲遘此。遘之則羣舉爲慶。子爲父母。妻爲夫。均持百日服。平人則持服四十九日。服期不著鮮服。髮不梳櫛。不宴會嬉

游。服闋始出門。婦人守節與否。視其志。無强之者。親歿。無廟祭。忌日。然酥佛燈座前。焚香奠酒禮拜。富者以銀畜送庫倫。貧者獻哈達。爲亡者誦經。元旦至元宵。凡十五日。爲誦經之期。男女爭携銀畜茶麪至庫倫。告以死者之名。祈喇嘛超薦。牧所禁殺牲。每過佳節。子孫延喇嘛至葬處追薦。哭奠如禮。天葬者。誦經於室。仰空哭奠而已。其俗不講宗法。曾祖以上無稱。祖父曰阿布苦。祖母曰阿布苦哀吉。父曰阿博。母曰哀吉。伯父曰阿博喀阿卜。叔父曰阿卜喀阿噶。兄曰阿哈。嫂曰畢里肯。姊曰阿格啓。弟曰底呂。弟婦曰底擺哩。子曰庫本。媳曰擺哩。女曰扣肯。孫曰阿奇庫本。父業子受。無子者。繼兄弟之子或近族者爲後。不得撫異人子。親長見卑幼者。以吻接面。卑幼屈膝拜遞哈達。退還與否。視尊長便。弟婦見夫兄。奉茶座前。（有人在側。則接而轉遞之。亦授受不親之義也。）命之坐。然後坐。問則俯首低聲答之。賓客至門。聞馬嘶聲。主人趨出接轡。下馬。男西女東。啓簾讓客。由右進。坐佛龕下。（客坐在右偏佛龕下。）薦乳茶乳酒乳餅。奉納絲。納絲者。烟葉搓末加麻黃灰製成。久食可固齒少牙痛之症者也。久則烹羊留食。其不相識者至門。富有而好客者。必飫以酒食。住數日。敬如初。無辭客者。貴人官長止其家。更情禮稠疊。屠羊饗客。必請視之。頷而後殺。食則先割頭尾肉獻佛。乃饗客。食必家人圍坐。餕哎林（猶一村）父老。爭携酒肉壽客。謂貴人至其家。將獲大福。歌以侑之。卑幼者至門。繞舍後下馬。置策而後入。婿至婦家。以饋熟羊頭及蹶骨爲敬。蒙俗樸誠肫摯。雖遜纏頭哈薩。而人情風俗。則多先進之遺。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說者謂蒙古崇事黃敎。家有三子。必使二子爲喇嘛。此無稽之言也。子爲喇嘛與否。各隨其家人志願。如作喇嘛。必告佐領。執有憑書。始入寺。至佛前頂禮。聲鐘鼓號衆。賜滿吉名。其父母有子死無後。報諸佐領。則其別子之已爲喇嘛者。

仍使之還俗奉親。不之强也。每歲四月。官民貞吉祀鄂博。（以石堆積高三四尺。形圓若塔。）庫倫喇嘛持法器。誦經刲羊。以其皮及頭角。虢尾蒙鄂博頂。以栢枝插其上。而以哈達懸結四周。官長率兵民自左之右。繞走一匝以行禮。且走且歌。一人唱之。百人和之。類皆禱祝太平之語。祀畢。年壯子弟相與貫跤馳馬以角勝負。貫跤者分東西列二人躍出場。抗空拳相持。搏格手。膠足。牛奔虎躍。勝者扶負人起。以靨相撫掩。官長高坐監鬬。連勝十人者爲上。以次至五等。其賞皆有差。馳馬者。羣年少子弟。選善走名馬。集數十里外待命。門勝負。整蹶飾。齊月題。治鞍筴。恐其蹶於虢也。爲之刻其甲。防其愊於力也。爲之剔其毛。慮其篤於行也。爲之餓其腹。緩之縶之。控之縱之。聞角聲起。爭叱馬鞭其後。疾馳趨鄂博。先至者謂之奪彩。其賞亦列五等。各得銀布有差。五月。復大祀鄂博。禮帥初。（是日入馬益加衆。即漢人禱祀山川。禳除災疫之義。）十月二十五日。爲祀佛祈壽之期。官民相率懷資赴庫倫喇嘛設壇誦求壽眞經。高構木棚。羣携自製酥油燈。（大如酒杯。）密奠棚上。（一歲稔然火一莖。十莖合爲一縷。縷計年之數而然之。）距庫倫遠者。則餕哎林諸衆自堆鄂博然燈祀之。春秋佳日。諸庫倫喇嘛。駕佛巡游。謂之轉默特。（春巡一日。秋巡三日。）家家獻哈達。夾道跪拜。首觸佛座。祈倖福。縛縛總總。衣履潔齊。是日飲茶不殺牲。凿奠之蟲。肖翹之物。皆不傷折。謂違是則攖天怒。佛不福祚也。蓋其狃敎迷信。習久性成。西人所謂種可絕。國可滅。其積俗不可移者。異族之人。大抵皆然。不足深怪。獨怪西域氈裘湩酪之民。强嗜抄掠。自古爲邊境患。今一受羈勒。而皆馴恂慤愉。敗乃至此極。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必有道焉以化其陋。而非任其盱盱睢睢。長此以終古也。

▲十月十日晴　住哈密。今日爲國慶雙十節。羈旅西域。擁被戈壁。莫睹天安門大總統閱兵之盛。殊覺悒悒。上午

瑪貝勒遣總管偕通事來。云馬已履安。明日可前進。通事係一直隸漢商。居留烏里雅蘇臺。庫倫科布多一帶三十餘年。蒙古風土人情。頗能道其梗概。而言外蒙自治以後。漢商所受損失與所處地位。尤有不勝今昔之感。科城有大商號四家。曰大盛魁。曰天義德。曰元盛德。曰義和敦。大盛魁本號在歸化城。蒙古各城皆有分號。資本達千萬元。每年所得利益。恒數百萬金。駝隊守夜之犬。多至四五百頭。又蒙古游牧貿易。大小商人多產自直隸深州。不似新疆華商。牛耳執於天津人之手。新土爾扈特二旗。自為一盟。曰青色特啓勒圖。舊分五蘇木。親王密什克棟固魯布轄三蘇木。貝勒瑪克蘇爾扎布。轄二蘇木。上年密親王之子。納木加旺登晉授鎮國公。分轄蒙民百幕。另立一蘇木。今共六蘇木矣。其牧地東西長而南北短。全有布爾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諸流域。新和碩特一旗。地介中央。即察罕圖與瑪雅圖兩山脈間之谷地。其沿革。宋以前不見於史。元初為乃蠻國地。太祖滅之。屬和林行省。明屬衛拉特。清平噶爾丹。於科布多設屯田。駐大臣。以地當孔道。乾隆間賜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為牧地。隸科布多參贊大臣兼轄。歸定邊左副將軍節制。清末。阿爾泰設辦事大臣。改隸辦事大臣。民國屬阿爾泰特別區域。轄境。其牧場。密親王駐小龍口。嘗有土築王府。自民國元年喀匪獨立。密親王率所屬蒙民徙牧新疆孚遠。漸就傾頹。今已不可居矣。瑪貝勒駐扣克海。輔國公愛里宰的里克。駐哈格沙爾。納公爺駐達什完次。新和碩特小扎薩克鎮國公達木定側得。登駐巴格齊郎。除小龍口一處屬察罕河流域外。其餘皆沿布爾根河相望而牧。然此屬冬窩也。至於夏窩則皆在英得爾圖與瑚布圖一帶山中。其四界。東以和敦鄂博。玉舉那克沁鄂博。村巴察罕烏蘇鄂博。界扎哈沁蒙旗。南以白塔山。哈爾塔拉山。界新疆奇台。北以布爾根河。英得爾圖阿瑪鄂博。西以果爾宗達坂。羅英鄂博。西南以烏蘭

博木界烏梁海蒙旗。

▲十月十一日晴　住哈莰。晨間。馬已備。行李已馱。亟待出發。舌人忽逸。須另雇。而所經地方。多哈薩克游牧。非兼通蒙哈語言。莫能。一時更難其選。阻滯一日。環誦行路難以自解。悶。蒙古以武立國。元代鐵騎。振撼歐亞。實爲全盛之時。有清輯定藩服。特用宗教迷信。以羈縻愚弄蒙古。披覽乾隆御製雍和宮碑志。一則云興黃教。卽所以安衆蒙古。再則云。或有議爲過興黃教者。使余徒泥沙汰之虛譽。則今之新舊蒙古畏威懷德。太平數十年可得乎。其不欲蒙族之知識開發。而自炫愚民之效大成。固已情見夫辭。又嘗讀大清會典。如云蒙古不得延請漢人教讀文牘。不得擅用漢文。姓名均取滿洲蒙古名義。不許擅用漢字。違者治罪諸端。其制限蒙民進化之毒謀。更昭然若揭。時論多謂蒙民至蠢極愚。雖有善良教育。而無所施。允爲亡國賤種。而不知實有清故意造成之罪。現在蒙民之中。無論識漢字者。千百無有一人。卽識蒙文者。亦屬鳳毛麟角。貴遊子弟。多誦滿文。各寺喇嘛。祇知藏字。蒙文書籍流傳者。僅有成吉思汗傳。清理藩院則例。蒙古律例。蒙古源流。蒙古王公表。清聖諭廣訓。三字經。小學。三國志。列國志。金剛經諸書。爲今之計。外蒙自治勿論已。內屬蒙古。亟宜擇其重要地方。酌設漢語學校。使之粗解漢語。略識漢字。樹立施教之基。期收同化之效。萬不可再行愚民政策。自壞藩籬。引狼入室。禍我神州。當局者。請於此一加意焉。

▲十月十二日晴　上午八時。發哈莰。向西行。左傍山。皆戈壁。右望河。多草湖。三十五里。道左有山曰雅瑪沁。蒙語野猪也。山中有草湖。可牧放。隔水有山曰烏倫布拉克。山以北皆新和碩特轄境。河沿住哈民三十餘幕。二十五里。雅林台。河岸有白楊一行。蒙民呼爲烏拉牲。沿道多會種之地。過此。哈幕相望。三十五里。蒙亥克山。河水右折。出山

北麓。河沿有白楊。大者合抱。自此登斜坂。十里。達最高處。道右亂石一堆。上揷樹枝。卽蒙民之鄂博。十二里。坂盡。右望。見河西流。哈幕連結。二十八里。壹失工托羅罕。哈官貝力登台吉駐牧此間。（轄帳房一千二百餘頂。人民三千八百餘口。羊十萬有七百隻。馬五千三百匹。駱駝七百峯牛三千二百頭）住河北岸。是日行一百四十五里。附近渠跡。縱橫甚多。自達什完次以西。至布爾根河。會青格里河地方。沿河水草饒足。地多肥沃。駐牧蒙民。早赴孚遠。現在牧民。悉屬哈薩。且係冬窩。土廣人稀。荒蕪可惜。苟在墨罕托羅蓋（地在達什完次與哈茨之間）設一縣治。正名布爾根縣。將此空地。劃爲縣轄。移民墾闢。酌駐軍隊。不第密親王所屬蒙民。可歸原牧。邊因以實。而新土爾扈特和碩特諸留牧蒙衆。亦得有所懷投。杜絕喀匪煽誘。守土殖民。一舉數得。亟望當局善爲籌圖。勿以荒遠視之。滋貽後患。

▲十月十三日晴　上午九時。發壹失工托羅罕。向西行。右折入山。一望戈壁。二十里。道左有鄂博。過此下坂。八里。青格里河沿。水勢視布爾根河略小。源出烏梁海蒙旗山中。前後二源。幷導東南流。至哈喇烏蘇達坂北麓。入新土爾扈特轄境。經伯失喜兒左受察罕河水。再南流三四十里。至哈喇蓋鹿奪入於布爾根河。流長四百餘里。沿岸草場寬廣。楊柳成林。大皆合抱。十五里。過察罕郭勒。郭勒蒙語河也。水流不大。源出西北百餘里山中。南偏西流。左有哈拉滚水。合綳布圖水。哈拉蓋圖水。來注。沿岸舊多屯田。自蒙古徙牧孚遠。遂皆荒蕪。其入青格里河處。在渡口下流里餘。立馬可望而指之。策馬過水。濡及馬膝。過水以後。道南北皆舊屯田。無慮數百餘頃。溝渠阡陌。遺址井然。十二里。伯失喜兒。蒙語二水合流處也。自那木圖西北行。經拜牲泉兩站。卽達此地。有臺吉布羅台駐此。（轄哈民一

千五六百幕。現在多數寄牧新疆迪化東至鎮西諸縣北境。有羊六萬餘隻。馬二千匹。牛七八百頭。駱駝五百餘峯。）小甜。復折西偏北行。左望青格里河岸樹叢密。十里。道右草湖中有新麻扎。望若土樹。過此入山升降沙梁六七五里。始達平地。草湖寬廣。羊羣唧唧。十五里。哈喇木墩。蒙語黑樹窩子也。有扎蘭巴彥巴依駐此。（轄哈民三百餘幕。歲有六七十幕。遠赴烏里雅蘇台轄境過冬。有羊一萬餘隻。馬千五百匹。駱駝五百峯。牛三百頭）住河沿。是日行八十五里。

▲十月十四日晴大風　晨間解棉袍。易羊裘。以此間氣候特別。大風一刮雪卽隨至。不能不預爲防範也。上午八時半。發哈喇木墩。西北行。右皆童山。極目戈壁。左望河沿楊柳成林。樹林深處。時見哈民冬窩木屋與土築麻扎。若有漸進居國之機。不似蒙民今猶純粹行國也。十五里。道傍多屯田遺址。十七里。折右入山坡上有麻扎一圈。升降四五沙梁。五里。青格里河渡口。水深達馬腹。大路本由此折西入山。以探詢前途有無哈幕。循河上繞八里。至一哈民之家。就詢一切。方折左入山。循草溝行。漸上漸高。七里始合大路。向西行。依溝曲折。道傍時見野麻黃。蒙語曰則爾格林。土人取以製鼻煙。二十五里。哈喇烏蘇達坂之巓。道左有鄂博。過此下坂二里。第一哈喇烏蘇。水草充足。夾道哈民四幕。小甜。復行。三里。折右循山腰西北行。過沙梁無數。左望地勢開曠。雲霧之間。遙見烏倫古河。恍若白練。二十三里。第二哈喇烏蘇。水泉頗大。草不甚豐。又升降無數沙梁。十五里。第三哈喇烏蘇。草固無多。水亦汚濁。五里。下陡坡。卽木呼魯納與山峽出泉。水大成溪。可溉莊田四五百畝。地亦可耕。六里。沙拉布拉克。哈語曰薩拉把失奪泉水亦大。足灌耕地二頃。有赴薩倫托海過冬哈民十五幕。道宿於此。住。是日行一百三十里。昨今兩日所經青格

里河流域。樹木稠密。草場廣寬。地味肥沃。舊多屯田。若在倫失喜兒建一縣治。正名青格里縣。自赴阿爾泰山大道。青格里河渡口。起至是河會布爾根河口止。沿河地面劃歸縣轄。更就察罕河流域舊墾屯地。繼續移墾。由縣節制。移民墾闢。不數年。闔必成大縣。其希望且較布爾根縣爲優。

▲十月十五日晴　上午九時。發薩拉把失奪。西北行。右循山麓。左望戈壁。二十七里。阿拉工忒克山。蒙語野山羊山也。其麓兩處出泉。有哈民六七幕。散牧其間。十二里。道左戈壁中有小山。其右一嘴。皆白石結成。天然路引也。十三里。塔克里忒。蒙語三泉也。道左有小山。其下有溝。長約數里。多芨芨旱蘆。有哈幕六七。過此升降三四沙梁。十八里。哈喇通古。左右皆有小山。右傍小山之後。仍大山脈環牧哈民六十餘幕。小憩。復行過哈喇通古水。水不甚大。又踰汚淖。易陷馬足。過此道傍時見熟地。蘆葦深沒人馬。三十五里。道左對岸山嘴。有土築廟扎一圈。望若亭榭。十里。下哈喇通古住。是日行百有十里。哈民四十餘幕。皆赴薩倫托海過冬者。哈喇通古水至此已伏流。居民鑿井而飲。臭濁不可入口。

▲十月十六日晴　上午九時半。發下哈喇通古。西北行。鹻灘多草。右仍大山。十八里。華額爾齊斯河。俗呼爲二次子河。源出烏梁海右翼蒙旗扣克托海山中。二源並導。東曰土爾公。西曰烏爾公。哈衣爾特合而南流。左受哈喇通古水。後折而西流。右受蘇布圖水。固爾圖水。至卓斯圖錫伯圖山麓。合於哈喇額爾齊斯河。自源至合流處。約程三百餘里。自此循河岸行。十二里。二次子河渡口。哈民二十餘家。夾岸而牧。南岸尚有種熟之地。河幅廣布爾根河二倍。水量甚大。深過馬膝。過河折入亂山。較循河大路稍捷。二十二里。蘇布圖水。夾岸皆熟地。水出北面山中。南流百

五六十里入於華額爾齊斯河。道左麻扎纍纍。三十五里。哈喇江根。道南山峽有泉。哈民三幕牧其間。過此。折西循山峽小路。十三里固爾圖水。源出西北山中。東南流百餘里。入於華額爾齊斯河。上流沿岸有種地者。水量與蘇布圖水相埒。視哈喇通古水為大。環牧哈民十七八家。住是日行一百里。哈喇通古與華額爾齊斯河沿皆地腴草茂。可興農業。將來阿爾泰地方發達。可擇其一處。設置縣佐。將蘇布圖固爾圖兩地。劃歸管轄。就已種之地。力謀擴張。移民住居。斯亦聯絡布爾根青格里兩地。赴承化寺交通必要之着也。

▲十月十七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固爾圖水。北偏西行。一望亂山戈壁。十里。芨芨溝。二十里。下坡循沙溝行。五里。折右升陡坡。亂石嵯峨。一線危徑。劣容單騎。過此。升降大小七沙梁。曲折行溝峽中。十里。喀喇額爾齊斯河。俗呼喀喇二次子河。源出達音淖爾西南大阿爾泰山中。東南流。曰加馬特河。至鄂博圖嶺南麓。左受一水。折西南流。右受哈喇汝水。曰節爾特河。又西南流。右受察特爾拉什水。折東偏南。曲折流。左受三小水。至卓斯圖錫伯圖山麓。合於華額爾齊斯河。自源至合流處。約程四百餘里。渡口河幅廣數十丈。水量大於華額爾齊斯河一倍。深浸馬腹。西岸麻扎一圈。皆石壘。東岸獨松一株。生石中。折左入山。漸上漸高。下坡循溝峽行。十里。道南塔里賽。哈民五六幕牧其間。迂往飲茶小憩。復行。越沙梁無數。下坡。逕穿戈壁。地勢平曠。沙溝五六。皆東南流。匯入喀喇額爾齊斯河。現涸無水。三十五里。上扣克布拉克水。沿岸有熟地。哈民十餘幕。皆赴烏倫古河冬窩。而途宿於此者。住是日行百里。飲水吸自澇灞。遭牛羊之踐踏。臭濁不可入口。

▲十月十八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上扣克布拉克。北偏東入山。循溝峽行。水傍見熟地。出峽。折北偏西。二十七里。

中扣克布拉克水。現涸流。道南數里。水傍有哈民五幕。道北山麓有泉。泉下有熟地半頃。有土築廠扎。十八里。下扣克布拉克水。在切白特亂山中。其流甚少。亦有熟地與廠扎。二十里薩拉布拉克水。與上中下扣克布拉克水。皆南流百餘里。入於額爾齊斯河。流聲淙淙。草場頗廣。牲糞滿地。若牛圈馬廄者然。循水行七里。道右草場一區。地廣而草豐茂。折左入山。斜度甚大。十五里達巔。下坂越一沙梁。八里烏圖布拉克水。下流即扣克烏蘇。道傍有熟地。道左山坡。兩廠扎隔溝對峙。遙望酷似蒙古包。過此日色西沉。星光暗淡。奔馳亂山中。行二時半。望火覓宿。道右偏北扎布蘇魯喀喇烏蘇。有俄商老蓋依人行幕。下馬小憩。倩繙導引入大路。向罕達蓋圖進發。岑參磧中作詩云。走馬西來欲到天。辭家見月幾回圓。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默誦再三。百感交集。行未數里。聞東南隅有犬吠聲。復折回。尋聲而往。約七里。抵扎布蘇魯胡圖克。住。是日行一百五十里。（繞道約十餘里）蒙語扎布蘇魯人家二三。胡圖克水井也。環牧哈民二十餘家。飲水濁而臭。

▲十月十九日晴　上午九時。發扎布蘇魯胡圖克。北偏西行。道右見大山脈。詢係罕達蓋圖山。其上多松樹。道左數十里外。見扣克烏蘇水。自東而西。岸樹成行。哈幕相望。下流瀦為哈喇富爾孫淖爾。與扣克布孚淖爾復溢出注於克崙河。二十五里罕達蓋圖水。源出罕達蓋圖山中。左受哈拉拉特水。西南流百餘里。入於克崙河。過此熟地相望。遙見村莊。左見克崙河水。源出承化寺東北羣山中。西折南流。經承化寺前。出山峽。至紅峒渠莊南。左受罕達蓋圖水。南偏西流。左受扣克布孚淖爾水。折西流。經巴里巴蓋南。曰巴里巴蓋河。又西流。右受克木奇水。與土爾公水後。注入額爾齊斯河。二十里。紅峒莊。莊民四十八家。皆漢人。少息。復行。沿途風景同於孚遠近郊。三十里。將軍山麓。

隔水家屋一圈。詢爲俄兵避暑之建築。甚扼形要。今年由阿爾泰辦事長官公署以四千餘元贖回。軍事與主權。均宜如此辦理。自此入山。道路崎嶇。頑石塞道。漸升漸高。五里達巔。承化寺全市在望。五里出山。右循山麓。五里承化寺。即阿爾泰辦事長官駐在地。哈語曰沙拉遜。自住公署。是日行九十里。自奇臺至此。共行一千七百零五里。阿爾泰兩漢匈奴地。三國屬鮮卑西境。北魏先屬高車。後蠕蠕殺其王。盡有其地。而國益强。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五百家奔茹茹。(疑即蠕蠕之異譯)世居金山。工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至西突厥大邏便。勢益强盛。其地東距都斤。西越金山。唐景雲中。葛羅祿三姓。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五代宋初。不見於史。南渡後。似爲乃蠻所轄。元滅乃蠻。遂爲太宗之孫昔里吉(憲宗子)脫忽(滅里大王子)海都(合失子)三王封地。明爲車臣汗所屬。俄羅斯取之。清初爲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綽羅斯牧地。康熙雍正兩朝。兩次出師西征。皆以阿爾泰爲駐兵之處。乾隆平準部。綽羅斯徙牧青海。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烏梁海種人。哈薩克柯勒依分牧其地。轄於科布多參贊大臣。同治初。新疆回亂。西寧大喇嘛棍噶紮勒參。率隊出關助剿。立營青格里河。轉戰阿山。所向有功。朝廷倚之。勅建承化寺。俾久駐以衛邊疆。尋與土著蒙哈不相安。光緒十五年。乃徙居新疆烏蘇縣屬八音溝。俄人乘隙頻肆蠶食。厥後伊犂將軍長庚。議於阿爾泰山設專官。經理蒙哈。藉資守土。政府納之。遂於光緒三十一年。設阿爾泰辦事大臣。民國成立。改稱辦事長官。轄境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一千餘里。東與東北連科布多。西北鄰俄羅斯。西南接塔城所轄蒙部。南隔沙漠界舊迪化府屬。西北極邊重鎭。新疆北面屏翰也。蒙古哈薩克爲土著。而哈民特多。漢纏回三客民皆最少數。(戶口另詳)蒙民悾而愚。寡識鮮智。蠢然一物。而敬老親上。克守信禮。哈

民竭而賊劫掠盜殺互相矜詡而善騎好勇不避艱險地味膏腴物產豐富而金礦尤盛近年採金之夫達萬人財政歲恃協餉支軍政費部協恒愆期庶政皆停頓無進步脫倣伊犁將軍改鎮守使塔城參贊改道尹併隸新疆置鎮守使兼理民政或設道尹兼辦軍務屯兵招墾具興百政積極經營疆理而郡縣之次第於承化寺布爾津河布爾根河布倫托海哈巴河吉木乃青格里河諸地設立縣治進行國爲居國則茲寥廓沃壤不至長淪荒野資外人蠶食而規劃外蒙亦具實力之優勢不然歐戰一停俄人元氣恢復勢必捲土重來侵我阿山以償所喪吾恐西陲益多事矣

▲十月二十日陰薄暮微雨　住承化寺辦事長官公署係就舊喇嘛廟修葺而成長官程克以領欠餉晉京署務由總務處長易彥雲代行(易字步青光山人)財政兼墾運局長何鳴鳳外交局長李垣警察局長徐志禾審判所長張桂江軍務科長劉耀德軍械科長張佐漢與騎兵一營步兵一營砲兵一連電報局郵務局各機關皆設署內或署近傍故昨晚今日均能先後晤談卽商民亦多隨時接洽官不甚尊而民亦不甚卑塞外風光自與內地不同頗有樂趣阿山曠漠荒原純係行國狀況交通梗阻較新疆尤甚電報則電桿距離過疏時有倒折巡差少而性又惰倒折多時尚未査覺繕修綫電同時發出往往綫到而電猶未達郵政則郵差逃假誤差無時不有發信至新往往遲至月餘方可收到而由承化寺至吉木乃一路郵權且爲俄領事侵去亟宜設法自行開辦於吉木乃設局援郵政同盟章程與俄郵交換郵件方足以保主權而重交通道路則野行露宿頭頭是道人有楊朱之哭其較有站名可舉者亦祇數途(一)赴新疆省城自承化寺啓程南偏西行一百二十里巴里巴蓋七十里沙拉呼遜亦名二

次子河。九十里木呼爾岱。百里哈喇托羅蓋。亦名黑山頭。七十里烏圖布拉克。八十里布林。八十里和什托羅蓋。今年新疆於此設縣佐。有電報及郵局。居民十餘家。八十里庫克申倉。九十里烏納穆河。百里黃羊泉。折東南百里庫朝渠。折西南百里三岔口。折東南九十里小拐。新疆新設沙灣縣治卽在附近河西地方。九十里新渠。八十里沙門八十里擡田。折南行。八十里綏來。合由新疆至伊犂塔城大道。折東南。七十里樂土。九十里呼圖壁。九十里昌吉。九十里迪化。是路通車。郵電皆由此遵行。糧草轉運。軍隊輸送。亦以此路爲便。其由迪化經黃草湖。逕穿沙漠。十一二站。抵阿爾泰。快馬九日可達。惟可騎行。中間一二站。尚須駝水而飲。若竭力疏通。亦一新阿連絡之間道也(二)赴奇台。經布爾根河元湖一路。具前月二十八至本月十九諸日日記。其商民通行駝路。則自奇台啓行。半站。八戶地。半站頭道城。又名小井子。二站二道城。又名大井子。三站哈拉瑪已。四站青格里河。三站。二次子河。卽華額爾齊斯河。一站青山嘴子。二站承化寺。計十六日可達。奇台商貨輸入阿山。皆由是道。惟中多乾站。非駄水無飲料。故祇便駝行。若鑿井多處。使便車行。亦屬運輸捷徑。(三)赴塔城。其經黑山頭察罕鄂博一路。詳後赴塔日記。其經吉木乃一途。則自承化寺西南行。一站克木奇。二站樹窩子。三站布爾津河。盛夏水漲。俄國小火輪可由齋桑湖泝額爾齊斯河至此。四站恰齊。五站烏蘭斯臺。六站吉木乃。有汛卞。漢人莊民五家。以上各站。俄人皆駐戍兵數人。儼同辛丑和約。許列國由北京至秦皇島沿途駐兵故事。而俄郵亦循此路。出境一站至齋桑。二站至土葫蘆。俄語曰陶卜勒米斯。再乘火輪行兩晝夜一日。卽抵斜米。其赴塔城之路。出境西行。七站莽噶拉克。八站喜里克。九站苦準。(塔城轄)十站莫音奇。卽烏什水。十一站錫伯圖。十二站塔城。(四)赴科布多。除由哈喇通古青格里河一路外。尙有冬

夏二途。夏則自承化寺北行。一站烏里雅蘇土。二站烏什嶺。三站額勒木階吐。四站達彥淖爾。五站霍托羅蓋。六站沙克賽。七站克蘇托羅蓋。八站吐魯巴淖爾。九站黃固魯艾林。十站黃花曲魯克。十一站沙拉布拉克。十二站科布多城。此路山勢崎嶇。積雪不化。每歲僅陰歷五六七三個月可行。冬則自承化寺南行。一站巴里巴蓋。二站額爾齊斯河。三站布倫托海。四站克克阿噶什。五站司額勒格。六站得勒。七站哈拉鄂博。八站土克鄂博。九站恰庫爾達。十站薩倫托海。十一站冬欻。十二站孟楚克。十三站沙拉扈遊。十四站哈噶沙吐。十五站沙子蓋吐。十六站納林。十七站達布蘇吐。十八站布圖渾。十九站蘇計。二十站科布多城。是路前清曾設臺站。夏令雪消水漲。涉渡艱難。其餘三時皆便騎行。惟較遵由哈喇通古。為程迂遠。不無缺憾。將來人烟增多。氣候變暖。哈喇通古一帶。雖嚴冬而雪不厚積。改道斯途。交通更便。要之經營阿山。須先從交通入手。第一須將郵電力加整頓。現時弊害。一掃而空之。方足與新塔奇臺。以及關內各省。消息靈通。藉助外交軍事行動。第二須將綏來赴新經察罕鄂博赴塔經布爾根元湖赴奇台三大路。倣左文襄開闢新疆。由甘肅出嘉峪關一路。安設臺站。即以之為官店。辦法逐站建築臺房。招徠纏民經理。就地種糧。刈草儲薪。以備旅行尖宿購用。而綏來一路。郵電所經。尤當提前積極安設。以利交通。否則阿山永無發達之希望也。

▲十月二十一日微雨夜雪　往承化寺。阿山種族複雜。漢回蒙哈纏民相與聚處。各為禮俗。自成風氣。漢商戶民。計共一百一十餘戶。(金夫除外)。丁二千餘口。多居承化寺及紅峒渠莊。回民亦二千餘人。多在金廠傭工。單身作苦。而有家室務農商者絕少。纏民八九十家。丁計一千餘人。多務力田。而經營商業者。亦在在而有。蒙民為最初

土著人數較多。原有二千一百餘戶。喀匪擾後。密親王所部徙牧新疆。現祇一千餘戶。丁約五六千人。其職官。計有親王一。（即密親王）。貝勒一。貝子二。鎮國公四。輔國公二。副都統二。台吉三。其牧地。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三旗。詳十月十日日記。烏梁海左右翼七旗。（按烏梁海部。著名者三。曰唐努山烏梁海。凡四十五佐領。曰阿爾泰烏梁海。計七旗。曰阿爾泰諾爾烏梁海。計二旗。今除阿爾泰烏梁海外。其餘二部。（皆牧外蒙區域）。舊日牧地。東由都魯淖爾起。至哈叨烏里雅蘇台止。接額魯特。再由哈叨烏里雅蘇台起。至錫伯爾沙扎蓋山烏圖淖爾之南山止。接喀爾喀屯田。東南由盡圖僧庫爾起。至都魯達僧庫爾浩賴僧庫爾之北山。哈弼察罕克止。接扎哈沁。再由哈弼察罕克起。至綽和爾淖爾那郭斡淖爾之中山。清吉勒河。那彥鄂博。昌罕阿瑞。烏蘭博木山。接新土爾扈特。和碩特。南界由烏蘭博木烏倫古河起。至巴噶淖爾止。接塔城舊土爾扈特。西南界由巴噶淖爾起。至布倫托海北岸納林哈喇山止。接塔城舊土爾扈特。再由納林哈喇山起。至碑爾素克托羅止。接塔城。西界由碑爾素克托羅起。至巴爾哈斯淖爾止。接卡倫。北界由巴爾哈斯淖爾起。至哈寶里達坂止。接卡倫。東北界由哈寶里達坂起。至哲斯達坂蒙古勒雅素。沿索果克河。科布多河西岸。西集克圖河止。接杜爾伯特。厥後哈薩克內徙。借地安插。佔地日多。今烏梁海牧場。縮在科布多河上游鄂依古爾水。查布葛勒水。（皆匯入科布多水）科布多水。薩克賽水。土爾公水。諸流域一部分地方矣。哈薩克者。舊分三部。曰左部。曰右部。曰西部。左右二部。昔皆我屬。今隸俄疆。西部則最初即屬俄。有左部東南接準噶爾。西接右部。北接俄羅斯。其會庭曰葉什勒。以河得名。其部曰鄂圖爾玉孜。東距塔城。南距伊犂。皆千里。全境東西千里。南北六百里。四山環繞。水草皆茂。右部東去左部二千里。東南與伊犂西北境接。南與布魯

特及安集延塔什干諸部接。西踰塔什干西六百餘里。北至伊抵克山。接西部。其部曰烏拉克玉孜。其地在康居國西境。西部俗尚寇鈔。昔時恒擾俄邊。俄宿重兵以防之。其地當東俄南俄之交。其庭去莫斯科約三千里。其徙牧阿爾泰者。皆屬左部。雖內徙在蒙古後。而生齒繁衍。人口倍徙蒙民。庫倫未獨立前。有一萬三千餘戶。嗣多徙牧新疆轄境。現只七千二百八十餘戶。丁約三萬六千有奇。其職官有郡王一。（名愛林）貝子二。（一名扎克爾雅一名適敏）臺吉十二。總管十三。副總管八。扎蘭二十二。章蓋七十九。昆都七十五。其牧地係借自烏梁海蒙部區域。日擴凡額爾齊斯河流域。與烏倫古河一帶。皆有彼族氈廬。近以新土爾扈特牧地空虛。而青格里河布爾根河白塔山諸地。亦爲若輩牧場。全境僑寓俄民。亦有數處。以哈巴河阿拉克別克河二處爲最多。計有二百一十餘戶。皆耕牧。兵士各十餘名。布爾津河次之。俄商四五家。莊民六十餘戶。馬隊二十餘名。承化寺又次之。俄商十餘家。無莊民。軍隊經本年五月交涉撤兵後。現存騎兵兩連。

▲附哈薩克源流　哈薩克有左右西三部。左部爲漢堅昆地。右中部。右西部。則漢康居地也。隋時屬西突厥。唐武德中。統葉護徙都千泉。西域傳云。碎葉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南雪山三垂平陸。多泉池。突厥可汗避暑其中。西贏百里至恒羅斯城。漢書所云。王冬徙樂越匿地。至夏所居蕃內。馬行七日者也。唐末屬葛邏祿。五季後通稱回鶻。元爲察八兒寬簡封地中部。其自立國自明中葉始。清乾隆二十年。準噶爾平。阿睦爾撒納旋叛逃左部。誘其汗阿布賚拒我。我軍敗之。明年將軍兆惠等西追。深入。阿布賚遣使請罪。獻良馬。且遣兵嚮導前驅。誓擒阿逆以獻。適阿逆先覺。遁俄羅斯。阿布賚所遣前隨阿逆之和集博爾根。遂率三萬戶款於軍門。尋遣使鞏噶喇入貢。稱

臣內屬。受封爵。是年秋。參贊大臣富德。率兵追捕準夷餘孽。至右部境。會其汗與塔什罕部搆釁互攻。阿布賚使。與我侍衛蒙古爾岱單騎入兩陣前。指揮宣檄。皆解甲聽命。右部汗阿布勒比斯。卽日遣使入貢。其書略曰。左部與右部。同爲雄長。今得均隸臣僕。請陪左部自效。使至。均賜賚優渥。二十八年。西哈薩克啟齊玉茲部之努喇麗汗巴圖爾汗。烏爾根齊部之哈雅爾汗。同遣使奉表入貢。賜賚如左右部例。左部逐水草爲行國。其常所會庭曰葉什勒。傍葉什勒河。東去塔爾巴哈台。南去伊犂皆千里。東南去巴里坤四千五百里。其地曰鄂爾圖玉茲。地廣人稀。甲於他部。設汗一。轄衛遜諸鄂拓克。附控郭羅卡倫。及鄂果蘇勒卡倫。在伊犂西。素宛諸鄂拓克。附沁達蘭卡倫。在伊犂北。爲最近。阿塔海瑚素蘭諸鄂拓克。則去伊犂稍遠。右二部。有城郭。右中部置汗一。又置王一。其部曰齊齊玉茲。轄色斯密奈曼。及斯班奈曼諸鄂拓克。皆附塔爾巴哈台北。爲最近。右西部無汗。置台吉四。其部曰烏拉玉茲。轄喀喇拜古特諸鄂拓克。處極西。爲最遠。蓋哈薩克之有三玉茲。如準部之有四衛拉特也。諸部均三年一貢。其俗類近回人。惟不禮拜諷經。宴會以牛羊馬駝爲饌。馬湩爲酒。以衣多爲華美。其各鄂拓克。雖有頭目領之。然攘竊成風。漫無約束。其汗與蘇勒坦。亦不能禁。向例。每遇冬季雪大。許其附近卡倫放牲畜。暫爲度冬。每馬百匹。例收稅馬一匹。夏季展放卡倫。其潛留者。驅逐淨盡。每年秋間。其頭目各率所屬。分運牛羊馬匹。至伊犂塔爾巴哈台來易綢緞布疋。各卡官兵。查明禀報。始準放入。及貿易。則另派官照料。台吉頭目。照例筵宴。按新疆識略。哈薩克世系表。三部共一百五十一鄂拓克。同治三年。中俄塔城記約第五條。內載該人丁向在何處住牧者。仍應留於何處。住牧地面。分在何國。其人卽隨地歸爲何國管轄。倘有由原住地方。越住他處者。卽行撥回等

語。又記約首段內載自沙濱達巴哈起。至浩罕邊界之葱嶺止。兩國中間應分界址。順山嶺大河。及中國常住卡倫議定交界。又第三條內載由奎屯河西邊之奎塔斯山頂行至圖爾根河水從山內向南流之處。即順圖爾根河。依博羅胡吉爾奎屯齊齊幹霍爾果斯等卡倫至伊犂河之齊欽卡倫過伊犂河。經西南行至春稽卡倫。轉往東南至特穆里克河源。轉東由特穆里克山頂行。圍繞哈薩克布魯特遊牧之地。至格根河源。即轉向西南格根等向西流水之處。爲俄國地。溫都布拉克向東流之水。爲中國地等語。又中段改定條約第八條內載。同治三年塔城界約所定齋桑湖以東之界。應由兩國大臣勘改。並將兩國所屬之哈薩克。分別清楚。此左右西三部哈薩克歸入俄屬之由也。據檔冊。今伊犂所屬。僅一台吉部落二。一曰黑宰。一曰阿勒班。光緒八年六月。黑宰台吉胡岱們都。暨薩三伯里克德巴依等。由伊犂東北山。率領大小頭目二十餘人。並氈戶三千餘人。前來投誠。將軍金順知照俄官。遵照條約收回。因黑宰哈薩克舊屬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所轄。現塔爾巴哈台無地安插。暫令博羅塔拉北山一帶住牧。奏請設立頭目三名。放爲阿哈拉克齊。交察哈爾領隊大臣就近管束。旋經署將軍錫綸奏請將阿哈拉克齊改爲千戶長名目。護將軍富勒銘阿復奏定津貼。二十五年。將軍長庚因哈薩克生齒日繁。奏請添設千戶長二名。加增歲收租馬一千匹。並添設辦事筆帖式毛拉等員。照章給予口食銀兩。由租馬項下支給。二十六年。俄國送回哈薩克昆布拉特所屬一百三十戶。男女大小七百十三丁口。昆布拉特本黑宰同族。黑宰千戶長伊斯拉木堅情願於所管遊牧內設法歸併。騰出却爾角塔科克特齊地方給昆布拉特住牧。即歸該千戶長管轄。其百戶長即以昆布拉特派充。二十七年。將軍馬亮奏據索倫領隊大臣志銳勘得兩部落哈薩

克。共有八千九百餘戶。丁口已至四萬餘名。黑宰部已添設五名外。應再添千戶長三名。每千戶長屬下應有百戶長。五十戶長。照章添派。其台吉阿拉巴特原有焉耆戶口百餘戶。現已奏請承襲。應將焉耆戶口撥出。外有昆布拉特一名。從俄國投歸。作爲中民。應賞給千戶長職銜。令其管轄投誠之戶。阿勒班一部。亦增有四百餘戶。原祇百戶長一名。難資約束。應賞給副千戶長職銜。並添百戶長三名。以資分管。又三十四年。哈薩克部內。有索勒唐克一族。分隸千戶長略爾迪斯孜及額斯坦阿克兩人分管。稟請併歸一處。另立千戶長管理。又鄂囉宰一族稟稱該部人衆本係鄂囉宰一人之後裔。當日內附闔戶不足千戶。致將迪毛鄂夏克兩個百戶長所管戶口分隸千戶長努素普屬下。拜提色克齊菊巴昆泰嘉仿克拜四個百戶長分隸千戶長布勒渾齊屬下。骨肉分離。請將鄂囉宰一族併歸一處。另立遊牧添設千戶長一名管理副千戶長一名帮同照料。經署將軍廣福奏請均先後奉旨准行。今塔爾巴哈台所屬。僅一公。其部落二。一哈爾齊立。一塔爾齊立。光緒十七年。哈蘇木罕病故。二十一年。護將軍富勒銘阿奏請以其長子徵色罕承襲。卽哈薩克王阿布勒必斯之裔也。蓋自劃界以後。南自善塔斯嶺。北抵阿爾泰山。沿邊壤地。皆俄屬哈薩克游牧之區。往往闌入卡倫。肆行刦掠。加以陝甘叛回。曾投俄籍。亦假冒俄屬哈薩。出入兩國界內。殺人行刦。且有科塔兩城哈薩克混迹於俄屬哈薩克之中。紛入兩路各山。占據草廠。遊牧牲畜。驅逐不出。二十九年。奉旨清查。經駐迪化俄領事。知照有俄屬哈薩克氈房六十四頂。發給執照。以憑查驗。俟科塔哈薩克一併逐回。再行分別去留。照約辦理。三十二年。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安成。新疆巡撫聯魁。會派員弁沿山搜索。押令出境。各回科塔本部落。計共遷哈薩克一千餘戶。東路一清。又安參贊奏稱俄國

哈薩克越居塔城境內支架氈房牽牧大羣牲畜有執照者少無執照者多明為謀生暗作不法每經破案緝獲報官照約送交俄領事懲治彼國刑律較輕罪止押罰毫無儆畏其聚居遊牧內之俄屬哈戶侵食水草占住場窩應納馬租曾未取給遊牧公費更未攤出分毫柔懦者相安無事桀黠者不免因牧場互相爭奪控經中俄局知會俄領事傳訊逐回詎以牲畜銀物被我收留領事偏信橫爭遷就了結尤有甚者本係早年分界劃歸中屬哈民一遇作姦犯科認成俄屬串通同住之俄哈賄通俄國邊界官員力為索交歸俄冀圖免罪虛添無數之流氓實受難窮之隱害若不設法整頓日久牽居人衆恃俄領事為護符喧賓奪主甚爲可危迺於塔城城關設立巡警清源局檄委各員飭令趕速查明城鄉以及蒙哈各遊牧內所有俄籍哈民是否單身攜眷受僱傭工牽牧牲畜何年月日越界來塔有無執照附居某頭目鄉約名下詳細編牌造冊一俟彙造齊全能否逐回俄境抑另有妥為安插之處再行知照俄領事會商酌辦並將中屬哈薩克一律查明遇有過犯藉口俄籍脫卸可得箝制地步云云又清末特克斯川俄屬哈薩克闌入邊界搶案疊出經將軍長庚飭於阿東格爾沙圖阿瑞吉蘭泰霍諾爾四軍台由左翼備挑兵內派兵八十人駐紮沙圖阿瑞吉蘭泰霍諾爾四軍台由左翼備挑兵內派兵八百人駐扎沙圖阿瑞防守四處軍台其博爾台索果爾海努爾三軍台由沙畢納爾備挑兵內派兵四十名駐紮博爾台防守三處軍台護送行人以免失事後復飭於博羅塔拉設立巡警西北兩路攘劫之風因而少戢云

▲十月二十二日雨　住承化寺阿山處萬山中居額爾齊斯河上游又有布爾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匯為烏倫古河諸流域水草豐美天然牧場地味膏腴無物不產動物如牛羊馬驢駱駝為蒙哈游牧之生命畜牧極多無論

已。此外貂狐猞猁鹿茸蜂蜜魚類。亦在在皆產。而魚類產額尤多。有名鯨鰉魚者。骨翅酥碎。食味極佳。俄人最嗜之。價亦較昂。每觔須銀六七角。又有一種小鳥。名曰靈鷰。其窩係各種獸毛結成。緊厚而煖。嚴冬不透寒氣。性能祛濕。及治蒜氣疾。蒙哈多採以賈諸迪化塔城奇台綏來諸地。每窩一隻。値銀一兩有奇。以之舖履襪。視甘肅所產金獅猴皮尤佳。植物如松杉楊柳樺樹(其汁可製橡皮)諸種。一至後山。彌望長林。藥材多至六十餘種。而黨參百合參稱首出。百合參者。相傳爲元代人蔘之變種。以明清帝都在燕。王氣東移。人蔘遂產於關東。是雖無稽之談。而土人固言之鑿鑿也。礦物如後山之金。烏什克南銀墩子之銀。布倫托海迤北之煤。達們淖爾固爾圖阿拉卡克三處之鹽。以及某地之水晶石油白鉛。皆屬著名礦產。而金礦獨旺。目前已開採者。計有七處。曰哈雄溝。(距承化寺兩大站)曰東溝。即喀喇額爾齊斯河源。(距承化寺二站)曰前溝。即打隆鄂博。(距承化寺一大站)曰後溝。俗呼後山。(距承化寺兩站)曰板場溝。(距承化寺半站)曰中溝。曰西溝。(距離不詳)其成色以哈雄溝後溝爲最佳。可比關東所產。其產額亦以哈雄溝爲第一。而東溝次之。哈雄溝今年挖出塊金三大塊。一重二十九兩數錢。一重六兩數錢。一重四兩數錢。金苗之旺。可知。惜交通不便。有此寶藏。而政府亦莫能大加採治。用以饒裕財源。而爲金本位之準備也。上年採金之夫。達四五千人。今年又倍其數。採得之額。達六七萬兩。多爲俄人收買而去。

▲十月二十三日雹　住承化寺。阿山僻處西北極邊。孤懸新疆之外。兵力單弱。居民稀少。交涉邊防。皆多棘手。守斯土者。無不時懷失敗之危。交涉一端。自帕勒塔任內。允許俄人在布爾津河行輪通商。旋又藉端調兵千餘。駐紮境內。遂至在阿拉克別克河。哈巴河。布爾津河。冲呼爾各地。侵種我土地。砍伐我樹木。設渡斂資。刈草捕魚。侵佔軍

營板廠。擅入金廠採金。貿易圈之擅築。兵房越出界限。不先照會。待覆允許。任意圈佔園地。哈民喀別。住阿已百餘年。猶復認爲俄哈。俄軍荷槍巡街。辦公文武入夜不敢出署一步。縱兵到各游牧搶掠牲畜。種種不守條約。自由行動。怪像百出。迭釀重案。嗣復藉撤兵問題。提出六款向我政府要求。限制阿爾泰內政。發展其丁款。且明言認阿爾泰爲俄國殖民地。目無我國主權。至不可堪。阿山危亡。甚於纍卵。幸歐戰頓開。俄國內顧不暇。阿山交涉漸以和緩。否則俄人早步唆庫倫獨立故智。脅誘我蒙哈。傾心外向。而攘我領土於彼統治權下矣。防務一端。地面遼闊。防線極長。兵不足額。難敷分配。欲加整理。須俟改爲道區。併隸新疆。積極招墾。使足民足食。次第設縣。使守疆守土。方可呈功。計其防戍之地。可分東西南北四路。東路以防科爲最要。宜宿兵於察罕通告。以扼其來路。而布爾根河青格里河。亦宜擇要設戍。以通聲援。西路以防俄爲最要。宜駐軍於吉木乃。哈巴河。以譏其出入。而哈拉奇階。阿拉克別克河與瑪尼圖、噶勒干所轄四卡倫及比拉扣。暨哈喇烏蘇諸地。亦宜擇要設防。以固疆圉。南路以布倫托海額爾齊斯河布爾津河爲最要。然不直接受敵。除宜駐重兵於布爾津河爲吉木乃及哈巴河後路。與承化寺相援應外。其布倫托海。額爾齊斯河沿岸。扼要設卡三四處。稽查匪類。彈壓地方。已足無慮。北路以烏什嶺霍木河爲最要。然崇山峻嶺。積雪不消。僅於陰歷五六七三個月間。派兵防守。並巡查昌吉斯所轄四卡倫。即保無虞。要之。阿山孤懸西北。土沃水深。爲我國最良好之殖民地。俄人覬覦。已非一日。今幸彼國外困强德。內鬨黨爭。獲以苟安目前。不亟極力經營。厚畜實力。將來俄人元氣恢復。勢必捲土重來。肆行侵略。交涉愈加棘手。邊患愈形滋多。然中央迭遘政變。庫空如洗。何能歲撥鉅款。爲根本之經營。治標之策。惟改道區。併隸新疆。責成就近疆理。使日闢爲郡縣。以殖民

而實邊。茲以躬歷所得。審其形勢。詳擬建治地點。以備治阿者之採擇。道署宜建於巴里巴蓋。是地屬克喬河下游。地居四達。平原廣衍。地味肥沃。宜牧宜耕。道治建此。不第足資居中策馭。得交通形勝之便。卽兵屯墾殖商務諸端。亦無往不較現駐長官之承化寺為優。承化寺。布爾津河。哈巴河。吉木乃。阿拉克別克河。布倫托海。青格里河。布爾根河八處。皆可設立縣治。薩倫托海。哈喇通古。察罕河三地。皆可設立縣佐。各治治名。卽用原有地名為之。各治戶民。一面極力獎誘曾經種地之蒙哈。使由游牧漸進為居民。一面就近從新疆招徠纏民。許以特別利益。使之源源負耒來耕。似此辦理。果主持得人。十年內外。則阿山曠野。必能漸成新疆現在局面矣。

▲附三設治局。（按皆成立於民國三年劉長官任內）

（一）布倫托海。在承化寺南。距離三馬站。（一巴里巴蓋。二額爾齊斯河。三布倫托海。）當四達之衝。為新疆門戶。前清守邊諸臣。咸議於此建城扼守。舊有防營。現有莊民三四十戶。設治局以布倫托海得名。海東西廣七十里。南北袤三十里。一名固札爾巴什淖爾。盛產魚類及食鹽。

（二）布爾津在承化寺西南。距離三馬站。（一克木奇。二樹窩子。三布爾津。）為與俄人通商商埠。吉木乃之後路。俄人於此駐馬隊二十餘人。亦要地也。漢纏莊民共十餘家。設治局以布爾津河得名。河出哈拉斯淖爾。南流曰哈拉斯河。左受科木水。松代勒克水。至冲呼爾渡口。右受喀爾郭唐水。曰布爾津河。曲折西南流。注於額爾齊斯河。

（三）哈巴。在承化寺西。距離五站。（一克木奇。二樹窩子。三布爾津。四阿拉哈克。五哈巴河。）地近俄疆。實全邊

門戶。重要不下於吉木乃。俄人於此駐軍隊十餘人。莊民二三十家。（俄莊民近七十戶）設治局以哈巴河得名。河出奎洞山。二源幷導。東曰納林哈巴。西曰都隆哈巴。西南流曰阿克哈巴河。右受由俄境來之哈拉哈巴水。折南流曰哈巴河。左灑鐵里愷渠。皇工渠。烏衣滿渠。阿斯台渠。右受四小水。下流歧爲二派。入於額爾齊斯河。清光緒七年。俄人欲於哈巴河劃界。自奎屯山過黑伊爾特什河至薩烏嶺。劃一直線。經升泰再三爭執。始退至阿拉克別克河爲界。即此河也。（哈巴河距阿拉克別克二馬站。中經畢里子克河。）

▲十月二十四日。早晴午雨。舊歷重陽節也。　住承化寺。早餐後。偕張景軒。策馬出公署。東南行數十武。有騎兵營房。壁壘整然。營房後方有舊俄國機關鎗隊兵房。現無居人。其左之前面爲俄領事署。高插俄國國旗。飄揚空際。由折繞向南行。約半里。登小阜。上建關帝廟。北望承化寺。全街在目。東中西三正街。當中駢列。南北二橫街當其兩端。漢人商務多在中街與南橫街。纏商俄商概居西街。北橫街則漢纏雜居。東街正在興築。漢商共六十餘家。以永吉慶天一慶爲大。纏商二十餘家。以薩的爾阿渾爲富。其店洋樓高築。華麗冠全市。俄商十餘家。刻多歇業。合之附郭居民。不下二三百家。南望克崙河。自西北曲折向東南流。三道橋屹立其中。對岸舊日俄兵避暑營壘。歷歷可數。北岸沿河一帶房屋。爲俄騎兵營房與郵政局所。（此間郵件由俄郵寄京。快則兩旬。遲則一月可達。信面須兼書俄字。普通信平時俄幣一角。現加一倍。）上流數里。有房舍一圈。亦屬俄國兵房。現駐馬隊三四十人。下小阜過南橫街。向西北行。經砲兵營房前。入山。遙見谷中房舍一圈。環植楊柳。境頗幽邃。詢係舊第二營兵房。策馬經其前。立馬四望。承化寺三面環山。惟東有缺口。以流克崙河水。魏子猷深謂阿爾泰形如箕。蓋非虛語。缺口之左。崇山屹峙。

俗呼將軍山。相傳元時西征曾屯大兵十萬於是。其上地勢平濶。並饒水泉。環市樹木多爲兵民伐以炊食取煖。滿目童山。官廳宜設法造林以調和氣候居民以天津四川湖南爲多。各有會館籌議自治諸事。人口男多於女全市漢人婦女不盈二十。纏妓亦僅七八人。入夜集飲署中。以應重陽佳節盡歡而散。阿爾泰舊本科布多參贊轄境自清光緒三十一年。設阿防辦事大臣與科劃境而治。歲由中央協餉三十萬兩。嗣核減二成民國成立庫儲支絀改給二十四萬元。按月撥發以爲軍費之支出。本地收入。初僅哈薩克馬租四百匹。（帕任改收千匹。劉任仍四百匹。後經新疆楊督軍電請政府。減爲三百匹。現程任收四百匹。）他無所有。洎民國初元。帕勒塔莅阿撥租俄人布爾津河商埠地點。年得盧布一百二十元。又租爲俄領事署二營房租除分給外每月盧布六十五元。厥後劉長炳程克次第籌款目下收入又增五項一曰戶租據該公署開報。今年開辦納戶。每戶給地一百二十畝。輸租五石入官。其納戶地方。一爲克木奇。計一百二十戶。二爲紅峒渠。計二十戶。而實地調查。其收租方法。係按所發籽種爲比例領種一石。繳糧三石。（耕牛一對。繳銀百元。）克木奇租入除哈民外。漢民纏民各納租六百石。紅峒渠戶數實四十有八。此外種地莊民尙有承化寺八家。布倫托海三十餘家。哈巴河二十餘家。木蓋圖十餘家。布爾津河八九家。吉木乃五六家。阿拉克別克河五六家。哈布圖十餘家。烏蘭斯臺六七家。哈喇通古蘇布圖一帶十餘家。（以上四處皆哈民無漢纏。）是否一律納租尙未徵實。二曰金課阿山金鑛極多現開採者計有七處。（鑛區詳前）採金之夫舊歷四月入山。八月出山。上年金夫最多之時。四千餘人。今年將近萬人。征收金課上年每人每月三分四分

夫無元可交。改收砂金。酌定成色。人收二分或三四分。上年共收砂金七十二兩。大洋三百八十六元。今年尙無總數。三曰駝車捐。惟承化寺有之。由警局征收。作警察經費。計分三項。一爲駱駝。每峯收銀五角。今年各地來駝約二千餘峯。據該公署開報。上年共收三百八十六元二角。今年一月至九月。共收七百四十五元二角。二爲牛車。每輛收銀一元四角。今年各地來車。約一千三四百輛。公署開報。上年由七月起至九月止。共收四百七十六元八角。今年由七月起至九月止。共收三百五十九元八角。三爲驢。每頭收銀三角。今年各地來驢。約一千五六百頭。實收若干。未據開報。四曰魚稅。上年由公署招商承辦。每魚一馱。計三百觔。收稅一元。共收八百元。以承辦失人。肆爲苛索。哈民漁者。相率輟業。商民知今年稅收。必形銳減。無敢再行承辦。由官設局。則委員通事。開支太多。得不償失。現已停止征收。五曰印花稅。今年五月。始由財部頒發印花千元開辦。其貼用者。除在公人員俸給收據外。祇商民交易與蒙哈赴俄護照兩種。而護照較商民需要爲多。發賣印花一元。收取紋銀一兩。以上各項收入。果能切實整頓。涓滴歸公。則戶租所得。歲可三萬四五千元。金課可二萬五六千元。駝車捐可三千餘元。魚稅可一千元。印花稅可二千元。馬租可二萬元。合計每年收入。約可增至八萬五千元。此現在已經征收各項歲入也。其現在可籌之款。亦有三端。一曰牧稅。阿山本屬遊牧。征收牧稅。最爲合宜。亟應仿照伊塔成案。開辦牧稅。特開辦之初。稅率只可値百抽一。重恐激而抗納。生心外向。哈民牧牲總額。雖無精確調查。約略計之。當有伊犂所轄二分之一。以上伊犂値百抽三。上年收洋三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元。聞諸道路。尙未涓滴歸公。阿屬如果征收得法。辦理得人。每年牧稅收入。總可獲七八萬元。嗣後逐年整理。尙可希望增收。二曰皮毛稅。阿屬土貨輸出。以皮毛爲大宗。向由俄商以茶布

雜貨。在各遊牧物物貿換。公署屢欲設法收稅。皆為俄領抗議未行。近有商民議乘俄貨缺乏。組織皮毛公司。承征稅款。如果見諸實際。則塔城所轄哈民遊牧祇千戶長四。上年尚收皮毛稅銀一千九百二十五兩餘。阿屬有千戶長十三。當能三倍其收入。每歲所獲。約可八九千元。更能仿照前清伊犁將軍長庚奏准官商合辦皮毛公司章程。鑒其已往之弊竇。改訂現行之良規。厚集資本。擴充營業。遇有無資牧民。准由頭目介紹向公司貸借牧本。定以官息。迨至次年。即將所牧牛羊。按照市價抵還本息。自留羔犢。俾無本者有本畜牧。由以大興。則又善之善也。三曰商捐。阿山商號雖不盈百。近以俄貨不來。商務日有起色。每年輸入。聞在三四十萬元。若倣新疆統捐章程。試辦商捐。稅率從輕。值百抽二。每年歲入亦可得五六千元。是地商民。多來自京津。知識早已開通。征收商捐以為國用。默察情形。當能辦到。總計三項收入。每年可獲八萬餘元。此現在可籌之款也。兩項合計。每年收入約洋十六七萬。用以維持現狀。尚須中央歲協七八萬元。方足濟事。欲謀庶政畢舉。墾殖大興。開發地方。鞏固邊防。似非每年加協數十萬元。按月提前撥儲。準備支用。殊難奏功。安得有善點金術者。流出司度支。立籌鉅款。以經營此大好殖民地耶。金融機關。全市無有。市面流通貨幣。以俄國盧布為主。兌條次之。新疆官票又次之。(近以俄票價格暴落。商民甚珍視新疆官票)。解來協餉之中交鈔票。皆由商民攜回京津使用。市面絕跡。兌條者。即公署自發紙幣。用以兌協餉之鈔票者也。性質本屬期票。初按每月協餉二萬元之數發行。(每張一元)近以協餉愆期。已逾九月。增發之數達七八萬。且成不兌換之兌條矣。商民平時執條兌鈔。每一百元。須按中交價格補水十元或二十餘元。其由公署財政局匯至京津兩埠。由公署駐京辦事處領取者。每一百元。又須酌收匯費十元或十餘元。且多推延。不能按時取

得。甚有遲期至八九月者。此皆足破壞財政之信用。而自陷於窮途。望當局者。亟加覺悟而革除之。斯利國便民之道盡矣。至支出一項。阿爾泰本屬防營性質。故軍費居全額三分之二以上。現下兵額騎兵一營。步兵一營。砲兵一連。以人口稀少。百物昂貴。（現米百斤須砂金六錢。蜡一燭須盧布三元。）招兵養兵。皆極困難。歷任因循敷衍。從未足額。若按兵馬實數發給餉乾。每年支出尚可節減數萬。用以擴充屯墾政費。方面無可核減。惟以道途迢遠。人才缺乏之人多兼差。於政務進行。不無妨害。則亟應設法咨調人員襄辦。以專責成者也。

▲十月二十五日晴　下午一時。發承化寺。南偏西行。過克崙河。有木橋二。右循山麓道。右水磨一盤。承化市民麵食悉賚之。十里。俄兵避暑營房。係劉長炳任內俄領事自由行動所建築。屢經交涉。皆無結果。今年始由長官公署以銀四千餘元贖回。面積廣約三方里。可安農民數戶。過此升黑山嘴。陟降無數山梁。十五里土爾圖鄂博。下坡地勢平曠。道右數十里外。遙見克木奇新闢農莊。三十五里。哈喇蘇道右山坡麻紮三五道左山崖泉水一泓。過此馳騁亂山沙溝。路頗曲折。十五里出山口。地復開展。詢即巴里巴蓋之平野。路爲下坂。馬行甚疾。四十里巴里巴蓋舊軍台駐有汛兵郵差。五里巴里巴蓋河北岸。（即克崙河下流）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抵此已夜九時。沿途天上月光。遠山雪色。相互映射。景致幽逸。惜寒風凜冽。未能駐馬靜玩。

▲十月二十六日晴　上午七時。發巴里巴蓋。南偏西行。過巴里巴蓋河。水量頗大。深浸馬腹。魚類滋潛。羣遊掩砂。沿河楊柳成林。地皆可墾。三十五里。阿克奇。哈語白芨芨也。哈民冬窩夾道相望。或以土塊築成形如方盒。或用柳條編圍式仍氈幕。二十里額爾齊斯河。沿遵而西行。十五里沙拉呼遜。元大河驛故地也。住是日行七十里。自科布

溝至此。共行阿爾泰轄境一千四百二十里。

▲十月二十七日晴　上午七時半發。沙拉呼遜。南偏西行。渡額爾齊斯河。河爲西伯利亞三大河流之一。唐之多邏斯川也。二源並導。皆出大阿爾泰山中。東曰華額爾齊斯河。西曰喀喇額爾齊斯河。會而西流。經布倫托海北。折西北流。逕納林哈喇山北。克崙河西流來注。布爾津河西南流來注。又西北。哈巴河西南流來注。又西北。哈布干河。東北流來注。又西北。畢里子克河南流來注。布洛滾河北流來注。又西北。至阿拉克別克河口。爲中俄新界。又西入俄境。經瑪尼圖舊卡。南噶圖勒干舊卡北。又西北流。左受嘎拉奇爾河。塔戛爾河。後潴爲齋桑淖爾。齋桑準語大臣也。準噶爾舊有二十四鄂拓克。游牧茲土。各置齋桑領其衆。爲數六十有二。淖爾爲橢圓形。周四百餘里。俄儂河。果莫孫河。注其東南。納林河。哈流圖河。注其東北。阿布達爾摩多河。注其西。羣流畢匯。復從淖爾之西。溢爲河流。沿河沃衍。最利耕牧。我國杜爾伯特與烏梁海蒙古。皆曾遊牧其地。今隸俄斜米省。下流經斜米巴拉廷斯克省城。阿姆斯克省城。曰俄畢河。北流入於北冰洋。渡口河幅頗廣。水亦甚深。策馬而濟。沉沒馬腹。夏秋水漲。不能逕渡。（渡船渡口在德爾班津。東距此間三十餘里）渡河而南。即新疆塔城舊土爾扈特蒙古轄境。升可登山。循山腰行。不甚崎嶇。四十里。左合電桿綫路。據土人云。自巴里巴蓋至此。若循電桿南行。較遠三十餘里。十里入納林哈喇山。漸升漸高。臨巔左望布倫托海。水天一色。極目無涯。其南雪山一線。是爲薩勒巴里山脈。二十五里。左合阿爾泰南赴綏來大路。十三里。海子沿。道左土屋一圈。詢係軍台廢址。有行人揷帳其地而尖宿焉。五里。海子盡。登斜坡。白石滿地。如桃如李。中有透明美石。五色皆備。四十五里。入哈喇托羅蓋山北麓。遍野冰雪。映以皓月。宛如琉璃世界。寒風刮

面如刺。痛不可當。三十四里。折入亂山。過一小水。流聲出冰下。潺湲可聽。水傍有芨芨湖。二十八里。黑山頭。住。是日行二百里。抵此已夜十時。軍台早頹。只存墻基。郵卒住氈房。距道尚遠。是地荒僻。屢出刦案。數日前有漢人某自金廠返迪化。經此被哈民劫殺。刻正緝拿正兇。尚未破案。有地方之責者。當於此間特築汛卡。駐兵防範。旅人固受惠。而交通亦便利多矣。

▲十月二十八日晴　上午八時。發黑山頭。右循山麓。南偏西行。十七里。圭的克。道左右有氈房三十餘頂。三十里。烏圖布拉克。草湖廣大。水草亦多。軍台塌廢。牆垣尚存。自此折向西行。微偏南。左右數十里外。皆有山脈。左曰阿拉蓋台。羣峯斷續。右曰哈喇蓋圖。蜿蜒西趨。五十里。錫木能庫勒。漢曰喇嘛廟。住僧六十人。皆舊土爾扈特蒙古左翼六蘇木之人。二十三里。哈布塔賒魯。六蘇木札薩克駐所也。是日行一百二十里。札薩克名棍布札布。轄蘇木六。爵輔國公。爲舊土爾扈特北部落副盟長。

▲十月二十九日晴　上午十時。發六蘇木。向西行。十二里。壹克庫勒。住僧二百人。六蘇木大喇嘛廟也。十里。納布倫庫勒。住僧五十餘人。廟在道左數里以外。三十二里。道左爲舊親王府。房舍皆塌。道右有俄商老蓋依人四家。土屋一圈。相傳爲厄魯特蒙古舊城。六里。俄博圖。卽親王府。衙署建自民國元年。規模新整可觀。其右漢商住宅一家。其左大喇嘛廟一院。親王名鄂羅勒莫紮布。轄蒙民四蘇木。夏窩在札木布拉克山中。住。是日行六十里。入夜借觀鄂親王家藏清乾隆時受封舊圖。方知北部落當日牧地。西北界直至齋桑淖爾。溢出之額爾齊斯河下流朱爾郭音郭勒入口之西。提哩賽里克山之北。則西入齋桑淖爾之磴吉里津郭勒。與朱爾郭音郭勒兩流域。及二水間之

莽噶爾山脈。皆爲中國版圖。嗣經同治三年光緒七年中俄劃界。俄人兩度侵略。其地遂屬俄。有王府南距新設和什托羅蓋縣佐治所。馬程一日。其地距額爾齊斯河五站。距沙灣塔城皆四站。糧運便捷。氣候溫和。地味可耕。若宿重兵於茲。實行屯田。厚儲餉糈。則西足聯絡塔城。北足援應阿山。南足翼蔽迪化。兵家所謂爭地者。其在是乎。土爾扈特北部落。漢爲匈奴西境。烏孫北境。北魏爲蠕蠕地。後周入於突厥。唐爲西突厥地。明爲衛拉特地。清初爲準噶爾台吉游牧。乾隆平準部。地屬塔爾巴哈台轄。尋賜北路舊土爾扈特爲牧地。今界東至布倫托海。西至察罕鄂博。南至戈壁。北至額爾齊斯河。共三旗。自爲一盟。曰納恩素珠克圖盟。舊歸塔城參贊大臣兼轄。伊犂將軍節制。今爲塔城道尹兼轄。新疆督軍節制。

▲十月三十日晴　晨餐後。遊瞻喇嘛廟。頭進即誦經堂。甚廣大。可容三四百人。中設高座。墊褥五六層。紅黃相間。活佛朔望升坐講經。堂中臭氣薰蒸。令人掩鼻。與內地佛堂適成反比。經堂之後。又有佛堂三龕。幷設各供。塑像數尊。兩壁滿懸繪像。筆墨頗有工者。龕前三案。陳酥油燈數十百盞。晝夜常明。龕上絲布帛幡。重重下垂。龕下地窖無數。黃白充塞。皆信徒敬獻之物。聞達數百萬金。其西北隅巾帛重掩之中。藏有神畫一。青牛壓一女子。上流血匝地。相傳爲蒙古種人所自出。嚴秘不以示人。亦猶北京雍和宮歡喜佛之故事也。上午十二時。發鄂博圖。向西行。微偏北。草湖戈壁相間。左右仍見山脈。左近（山名阿得里克係阿拉蓋圖山北之小山）而右遠。三十五里。過哈木土斯圖水。上流歧爲三支。皆自東北而西南流。至道左數十步外。匯而爲一。繞阿得里克山西麓。折東南流。會源出和博克賽里山正源。爲和博克河。又東南流。經庫克申倉北。左會博依倫水。又東南伏於戈壁。渡河七里。哈木土斯圖

台。道傍蒙民八九家。望衡而幕。十五里。蘇布爾滾托海。八里忒布克。有喇嘛廟。曰博果庫勒。住僧二百餘人。皆後四蘇木之蒙衆。廟後土屋一家。俄商老蓋依人居之。是地札薩克名倉得格。轄四蘇木。爵輔國公。爲土爾扈特北部落右翼。俗呼後四蘇木。是日行六十五里。阿木士斯圖水以西。道傍恆見阡陌之跡。至忒布克益多。

▲十月三十一日忽晴忽雪　上午九時發忒布克。西偏北行。升斜坡。彌望戈壁。二十里過一水。沿岸有草場。哈民數幕。交牧其間。雪自山來。斜飛撲面。十六里青登鄂博。山頂石堆高聳。叢草葺葺。數十里外皆見之。鄂博之傍有水成溪。岸樹一行。哈幕十數。過此折西偏南。雪漸稀。天微晴。涉二小水。與上過二流。皆下匯入達米耳河。三十里出山口。渡達米耳河。源出和博克賽里山中。曰克特和博水。渡口水深尺餘。河幅頗廣。下流左受青登諸小水。右受塔克爾根諸小水及固爾滾水。爲和博克河之正源。過水後戈壁平曠。繼入亂山。雪片橫飛。人馬皆白。二十里塔克爾根台。台幕遠在道北數里。有一小水。自北截道南流。過此復升降五六山梁。十四里塔克爾根水。哈民七家沿水而牧。住。是日行一百里。

▲十一月一日雪午微晴　上午九時。冒雪發塔克爾根。西北行。循塔克爾根水。入忒布克山。即察罕鄂博。漸升漸高。雪亦漸大。二十里折左登嶺。路雪盈尺。大風刺面。痛逾刀割。眉毛鼻鬚皆結冰線。手足麻木。鮮能屈伸。加鞭急馳。追隨導者。心懼凍殭。轉忘疲勞。十五里達巔。循察罕郭勒水源。盤曲而下。風勢稍減。體溫漸增。二十五里哈喇蓋圖台。台房二幕。遠在道右數里山峽之中。右有歧路通俄屬都窪。過此折左升坡。循山腰行。天忽微晴。地勢漸曠。十五里。右望隔水山坡。土房一遍。詢爲俄卡兵營。十里道右山麓土屋一圈。有俄富商居之。專買蒙哈商貨。立馬遙望。草

湖廣大。直抵莽噶拉克山麓。哈民呼其地曰克列干塔什。周約二三百里。中無積雪。農莊相望。莽噶拉克山脈。係接察罕鄂博。蜿蜒西北。成一天然界線。清同治九年。中俄會立塔城界牌。俄將是地界牌。移建中國界內一百餘里。不識當年勘界諸人。胡竟昏瞶若此。割棄沃壤。尙不足惜。阻梗交通。實制死命。蓋由阿爾泰至塔城。計共四途。一出吉木乃卡。經由俄境。共十二程。二卽此途。共十五程。三由和什托羅蓋分路。共十八程。（此路多風雪戈壁險阻難行。）四繞綏來烏蘇。共三十二程。今第一路。大段早隸俄疆。第二路又爲俄卡截斷。阿塔苟有緩急。徵調應援。極其困難。孤立兩地。任敵略攻。將來中俄如有改約機會。宜據地勢與舊約文爭回此地。以利阿塔之聯絡。過此折西南行。七里道右數里。薩里克特山麓。又有俄國戍兵營房。過此入戈壁約八九里。當路有牛犂小溝。自東而西。導者謂爲中俄國界。歲由俄人私犂。華官從未過問。守土者無乃太溺職矣。又過一小水。下流入於察罕郭勒。十五里阿里溫山麓。哈民五幕。住牧於此。住。是日行百有十里。自塔克爾根經察罕鄂博。哈喇蓋台至烏蘭弗準。夏間華人經此非有護照。俄兵輟禁通過。否則卽掠所有行李而去。以故商賈旅人。多從崇山峻嶺迂繞而過。嗟我華民。深滋苦已。

▲十一月二日晨夜雪晴　上午八時半。發阿里溫山麓。西偏北行。左循山腰。過大小山溝四。次皆有流聲出冰下。三十三里烏蘭弗準台。有水焉。曰瑪尼恰布圖。西南流入額敏河。四里。下陡坡。亂石塞途。馬行石罅。時虞顚蹶。四里額敏河源。沿岸有樹。過此彌望紅茨。（蒙語曰哈拉蓋郎）二里折右下坡。過額敏河。升降陡坡。過一小水。循河右岸曲折行。岸樹成林。大者合抱。道右山曰白楷忒里克。卽賽里克特山西段異名也。山陰有車路通塔城。十八里升坡行山腰。過三大山梁。八里仍至額敏河右岸。十二里過一小水。卽烏蘭哈達。蒙語紅石崖也。道右石崖高聳紅頑可

怖。三里。烏蘭哈達台。台在道左山坡。貧蒙二幕居之。過此。折西偏南行。地勢開曠。道傍皆種熟之地。二十里小烏鄂博。十六里霍拉果賧可水。源出塔爾巴哈台山。西南流入額敏河。沿岸皆可耕之地。哈民種地者計百餘家。皆住土屋。制雖小陋。亦行國進化爲居國之先徵也。沿水東北行。有車路達俄屬都窪。住。是日行一百二十里。

▲十一月三日晴。晨夜皆雪。　上午八時。發霍拉果賧克西偏南行。所履皆熟地。右山曰塔爾巴哈台。左山曰額賓。皆白雪皚皚。饒有幽境。當前地勢平曠。漢人農莊相望。二十六里。道左有岐路。西南行五六十里至烏什水市。居民二三十家。商店五六。再西南行三十里。即額敏河市。近擬於此設縣治。塔城第一鉅鎮也。四十二里。乾河子。十二里。扎拉圖。哈民千戶長唐古特冬窩駐此。茶尖於其家。建築陳設。一若纏族巴依之室。富甲塔屬哈民。環居土屋二十餘家。哈民土房能成村落。自伊犂迤古斯河塔兒特而後。此僅見者也。（唐古特轄百戶長七。氈房一千六百餘頂。羊十餘萬隻。馬二萬餘匹。駱駝三千餘峯。小憩復行。草湖彌望。哈民土房時觸眼簾。四十五里。錫伯圖河。河幅廣數百步。刻已乾涸。只餘石灘。環牧哈民二十餘幕。土房亦五六家。住。是日行一百里。

▲十一月四日陰。　上午九時。發錫伯圖河。向西行。微偏南。地勢開曠。道路平坦三十里。恰察。數里以內水渠五六。深逾馬膝。儼然小溪。道南二十餘里。有官店。塔城至額敏河市要道也。二十五里。固子達克。草湖寬廣。哈幕甚多。有水一泓。數步一曲。流溢而緩。頗有逸趣。自此過大沙梁。塔城全境漸次入望。四十里。過一水。三里。塔城東關。住恒泰昌。坐甫定。而涂芝蓀來。堅邀移住縣署。是日行一百里。自承化寺至此。共程一千一百九十里。入夜。鎮西劉雋倫宗倫。宛平勾增澍。新自北京來。談時局頗詳。聞之甚快。頓忘連日風塵之苦。勾爲俄文館學生。由外部分發來新。二劉

係孿生昆季。一參議員一衆議員。而售倫又部派調查新疆官產者也。塔城漢匈奴右地。呼揭車犂烏藉閏振郅支。伊利目六單于迭居之。三國爲鮮卑右部。北魏爲高車國。其西境爲蠕蠕國地。隋爲突厥地。唐屬車鼻。其南境爲葛邏祿雜居。葛邏祿南徙。始盡屬結骨。後改名黠戛斯。後周太祖時入貢於遼。宋南渡爲乃蠻國。其後元太祖破太陽罕於杭海山。越二年而稱帝。伐乃蠻。禽不魯欲罕。太陽罕子曲出律奔也兒的石河地。入於元。後封諸王。屬昔里吉。昔里吉既叛被誅。始立塔爾八合倫驛。明屬衛拉特。爲土爾扈特部治。雅爾。清乾隆中內屬。名其地爲塔爾巴哈台。其地舊爲準噶爾遊牧。西北數千里。皆哈薩克部落所居。形勢邈險。四戰之地也。清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又置糧餉理事通判。光緒十六年。裁通判。改置塔爾巴哈台直隸廳。民國初元。改爲塔城縣。而參贊如舊。五年改參贊爲道尹。劃轄塔城烏蘇沙灣三縣及和什托羅蓋縣佐。蒙哈事務。仍兼理之。東西八百六十餘里。南北七百五十里。有大莊九。而東鄉之額敏河。號稱殷賑。地罔歲十四。皋澤沉斥。廣磧流沙十三。陂茇草萊十二。農耕良地十一。城西北隅。爲俄國貿易圈。築市場洋宇林立。詭賂充積。水陸便利。新疆北徼一大都會也。其民蒙哈漢處。族類紛歧。（詳後）向歸縣轄者。漢回纏三族而已。故其俗刁悍少智慮。而外屬哈薩克之奸闌者。或鈔竊牛畜。侵佔水草。與吾民積釁。官司處置一不當。則外人從而持之。守斯土者。類非習於外交。具剛柔之才。擅操縱之用。鮮不受其齮齕者。其額魯特察哈爾舊土爾扈特各蒙部。及四哈薩克。皆隨畜遷徙。逐水草。牛羊馬駝駱駝山谷間。而羊最多。富者以谷量。貧者亦數十百。足博古圖河兩山產野馬。（馬身首騾鬃耳驢蹄尾。俗呼三不像）騊駼騠駃。其羣千百。土人搖罼而服食之。轉相斥賣。而額爾齊斯河多冰魚。每歲販迪化及他方。其羨無數。大都商業以畜牧爲最優。而皮毬衡鹿之

利。皆見攫於外人。獨哈圖山之金。爲我所固有而或作或輟。終無補於折閱。是可惜已。

▲十一月五日晴　住塔城。塔城有滿漢二城。相距里餘。滿城居東。城周三里。闢三門。築於清光緒十四年。道尹駐焉。漢城居西。城周二里七分。亦東西南三門。築於清乾隆三十一年。知事協臺同駐焉。早七時。警察廳長劉宗海來會。下午乘馬車訪道尹汪步端。卽前塔爾巴哈台參贊。敍談頗久。次訪蒙哈科長陳紹廉。外交局長奇蘭。前塔城知事張景南。協台馬福明。及劉宗海諸君。歸就芝蔴晚宴。汪亦在席。性豪於酒。且善聲歌。自撰酒令。多至一百餘種。其文酒風流。方面大員中所僅見者也。城東南四百餘里。齋爾山陰。有鐵廠煤窰。鑛質皆佳。而富山陽卽哈圖山金廠所在。蓋塔城東北諸山。皆有金山之名。菁華早露者。惟哈圖山爲最。縱橫百餘里。碁布星羅。苗綫皆自西而東。或伏或顯。或聚或分。寬狹淺深。俱無一定。有亂如髮絲。縱橫交插者。有蜿蜒盤曲。忽上忽下者。有細而漸大。大而漸無者。有鑽透成沙。積各石層下者。在清中葉。內地商民聚此開挖者。幾數萬人。舊有十廠。頹垣敗井。斷瓦破窰。目其遺址。勢若大鎭。追詢十廠始末。無知之者。惟札工廠開辦最後。清咸豐初年。有關內商民劉光和卞極明等五大股。聚此開鑿。公舉劉光和爲首。號金頭。跟苗追鑿。五年而小效。又四年而大贏。嗣鑿至旺地。適値甲子回亂。塔城戒嚴。劉光和等率鑛夫往援。而哈民乘機剽掠。因棄礦遠逃。年久洞水積九十餘丈。繼往作者。去水無方。坐是以廢。光緒二十三年。俄商涎之。請於撫臣饒應祺。撫臣不欲外人專其利。疏請華俄合辦。公置機碾。於二十五年興工。新開之井。一無所得。惟運碾舊年棄鑛。五年之久。虧折二十四萬餘金。其工遂輟。二十九年。撫臣潘效蘇念廠舍機碾之廢壞也。復立實新公司。招集股本。改爲官督商辦。委縣丞施再萌董其役。仍運礦先年棄鑛。三年。復折二萬餘金。而其役遂

又中輟。

▲十一月六日晴　住塔城。早餐後以假由俄國西伯利亞回京。出境護照。須粘像片。乃偕烈夫至漢城照相館。各撮一影。旋繞游洋街。其地週約八里。（東界財神廟。西界龍王宮。南抵漢城城濠。北界劉猛將軍祠。）自東而西橫亘漢滿二城之北。即中俄條約所許俄商貿易圈也。洋樓歷歷。市街整潔。惟自歐戰以來。俄工商業停滯。百貨不來。市場商況。蕭條不堪。向來塔城商權。握於俄商。俄商之中。又以老蓋依人為首。出其著名富商三家。曰塔斯曼。曰兒能廝爭。曰排勒希滿。漢城東關。有日妓三人。一中年。二少年。皆今春來塔。中年者有夫。居塔已數年。操裁縫業。其椅棻信函。均居留迪化浪人佐田繁治所投。此項妓女。意即佐田招來。為將來要求設領事地步。此項緘札。或即指示機宜。呼朋引類。圖擴勢力者。噫。日本學士大夫。皆謂女子為彼國力向外發展之急先鋒。余觀日妓之來塔。深滋危慮。方今新疆逼處英俄兩大之間。交涉已極困難。脫再益以日本。自更不堪設想。當緘式皆聽長促令地方官傳諭限期出境。絕斯禍根。免貽後患。結果如何。尚難逆睹。塔屬哈民歲納馬租銀一千四十兩。駝牛羊草場稅共銀一萬一千零二十二兩七錢五分。（駝一峯銀三錢。牛一頭銀二錢。羊一隻銀三分）皮毛稅銀一千九百二十五兩二錢五分。共計三項收入歲銀一萬三千九百八十八兩。定案每兩收俄帖一元。而道署所派征收非人。每兩恆收俄帖七八元。又有草場二區。亦歸道署經管。一曰庫庫哈爾達。一曰主馬的。皆係撥自十蘇木蒙部。備當時參贊領隊兩大臣牧放貢馬。歷租某哈民牧放牲畜。歲收租銀八百兩。儲備參贊署補助各項開支。一外銷之款也。今年汪道尹某公子。加價改租他人。某哈民大起反抗。眉睫正在爭議中。近來參贊撤。領隊裁。蒙部屢請發還。是[illegible]自拓生計。

間道署已允所請。不然。亦應列爲國家收入。不得擁爲陋規也。又道署所轄官產建築共十九處。除各衙署營廳局所學校外。尚有水磨一盤。前本用供各衙署局所軍隊推磨食麵。近年租與人民。酌收租金。亦未上報

▲十一月七日晴　住塔城。早偕烈夫芝蓀赴俄領署。訪多領事。請發稅關證書。以免沿途檢驗行李之苦。又請其傳諭貿易圈內俄商。購貼中國印花。渠執條約暫不納稅爲言。余謂約文所指。係貨物稅。印花乃行爲稅。性質各別不能牽混。渠語塞。謂當囑俄商約來。與余輩接洽。返寓未幾。而俄商約來。婉詞開導。並解釋貿易圈爲中國假與俄人通商之地。非屬俄國領土。不能不按華章購貼印花。且南疆英俄籍商皆已遵章貼用。渠輩唯唯而去。正午馬海樓協台招飲。同席即昨日共飲之人。塔城有二公司。皆經報部註冊。領有執照。一曰。振華木料公司。總理劉子英。資本盧布(即俄帖)三萬元。專採巴爾魯克山木料。運城銷售。公家年收林租市銀五百兩。即盧布千元。木稅一項。民國三四兩年。皆收七十八兩零。上年增收至三百三十二兩零。二曰。興業皮毛公司。總理張可昇。資本洋十萬元。專販皮毛茶布雜貨。及支放牲畜。皮毛皆轉售於俄商。未能製成熟貨。運銷國內外。以擴利源也。

▲十一月八日晴　住塔城。早送劉劭藜兄弟返省。飯後至文豐泰。集各商民。勸導購貼印花。並語以塔城市場全恃俄帖流通。權操外人。殊非金融佳象。亟宜乘茲俄帖價格低落。信用喪失之時。集股十萬兩。向省庫請領官票。辦一官錢局。與迪化奇台吐魯番聯絡匯兌。使官票流通市面。取俄帖而代之。於國於商。兩皆有益。衆商深然之。擬即着手籌備。又此間自歐戰發生。俄貨不來。華貨輸出。遽形激增。惟俄國庫如洗。濫發紙幣。兌現久停。故華商所得皆屬紙幣。且爲五百元千元大張。而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諸小票。竟如麟角鳳毛。商民有懷俄帖千元。而面形菜色者。

待赴道勝銀行兌換零票。一概拒絕。因此釀成風潮。已達數次。官廳雖屢與俄領交涉。彼稱實無零票。遂亦末如之何。俄國經此挫敗。將來戰後財政之整理。殊非易易事也。旋赴各店督查印花。雖皆貼用。而合法者。總屬少數。入夜。汪道尹招飲。余以連日筵席疲乏。又苦汪之酒令。食二三味。即歸寓休寢。塔城參贊畢桂芳。汪步端。兩任以財部協餉屢有愆期。陸續自發紙幣。以資周轉。其發行種類。有二十兩。十兩。五兩。三兩。一兩。(有布紙二種)五錢。二錢。一錢(有布紙兩種)之十一種。總額共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七十六兩六錢。(商民云有三十餘萬)發行益多。信用愈壞。尋幾無人過問。現參贊已改。道尹欠餉。已補領國庫證劵。待期兌鈔。揆諸情理。應將此項軍用票性質之紙幣。如數收回。方足以保政府信用。而免商民損失。汪君君子。當早籌及此也。刻下各商羣將此項紙幣。謹藏待收。並不願如伊犂紙幣之作省票六折。其期望於政府者。至為殷切。汪君勉乎哉。

▲十一月九日晴　住塔城。上午汪道尹來談。參贊任內經過諸事。暨治蒙哈情形。歷二三時始去。下午。張子泉。劉湘圃。涂芝蓀三人。設公宴於振華木料公司。汪道尹與馬協台對飲。聯歡飲至半夜。始各扶醉歸署。塔城人種龐雜。大類伊犂。漢纏回三族而外。又有所謂滿蒙哈薩克者。滿民稱新滿營。係清乾隆間撥調東三省索倫錫伯二營駐防伊犂。編為外八旗。同治初年。逆回倡亂。該旂人民。多數逃難到塔。前榮參贊。就其民編置索倫八旂。光緒九年。政府令該八旂調回伊犂。前錫參贊。挑留選鋒二營。其餘全數回伊。十四年。富參贊改選鋒營為新滿營。分左右翼八旂。設協佐防驍等官。民國元年。畢參贊呈准裁旂歸農。二年。汪參贊賡續撥地安戶。今年春間。完全辦竣。所有撥歸旂民地畝。定為七年升科。蒙古稱厄魯特營。卽今俗呼之十蘇木是也。是營係清乾隆三十一年。偕察哈爾由伊犂

分防到塔。每年換防一次。又有哈薩扈特。於清道光十三年。由俄國霍立套投入中國。住牧塔境。共六牛彔。（環居瑪納斯呼圖璧達子橋一帶者四。住牧巴爾魯克山者二）同治初。回匪叛亂。額營蒙衆。挈眷逃往阿爾泰布倫托海科布多一帶避難。旋投棍噶札勒參部下。隨同剿賊。屢經征戰。至光緒初。新疆平定。始率衆返塔。照舊住牧。旋撥爲八旗。合察哈爾一旗。哈薩扈特一旗。共十牛彔。設領隊大臣（民國元年已裁）佐領。總管。驍騎校等官。暨披甲五百八十五名。半甲九百七十二名。（披甲半甲皆蒙兵名稱）疊經裁減。現存披甲五十名。半甲四百名。其牧地。春秋牧額敏河流域。夏牧額賓齋里南山。冬牧齋里山陽。其俸餉。每年額支銀四千八百六十兩。按月由總管支領散放軍隊官兵。馬匹均各自備。哈薩克有大部落四。曰柯勒依。曰唐古特。曰吐爾圖勒。曰曼畢特。小部落二。曰舊烏瓦克。曰新烏瓦克。大部落設千百五十戶長。暨總海查各頭目。小部落無千戶長。其餘頭目同大部落。柯勒依一族。計七蘇木。係清同治三年。現封鎮國公瑪木爾伯克。由阿爾泰遷移到塔。兩烏瓦克亦同時偕來。唐古特一族。計四蘇木。係俄屬哈薩克晋隆。於清光緒三年。由俄率衆投誠到塔。當放晋隆爲千戶長。管理部衆。吐爾圖勒一族。計四蘇木。係俄屬哈薩克倫拜。於清光緒十一年。由俄率衆投誠來塔。當放克倫拜爲千戶長。管理部衆。曼畢特一族。計四蘇木。亦係俄屬哈薩克加勒拜海。於清光緒二十一年。收回巴爾魯克山時。人隨地轉。當放加勒拜海爲千戶長。管理部衆。哈薩克四大部落之中。以唐古特爲最富。以柯勒依爲最庶。牧地散在塔城轄境。生齒日繁。體質強悍。無復蒙古之愚懦。以官廳撫馭失宜。差徭過重。柯勒依一族。近有率衆徙牧他屬。不願駐塔之舉。道署日派多人馳赴遊牧。意欲阻止其行動。然非釜底抽薪之至計也。

▲十一月十日晴　住塔城。下午馬協台招飲。傍晚始散席歸寓。縣境大水曰額敏河。源出額賓山。西南流經布爾噶蘇台南。遐格額敏喀喇額敏二水西北流來匯。又西經錫伯圖台南。匯錫伯圖水。又西阿布達爾莫多河西南流注之。又西固爾圖河右會察罕博爾里河。左會游達蘭圖水。合西北流注之。楚呼楚水經縣城東。烏拉斯台水經縣城西。合西南流注之。又西右會烏宗戛什水。又西經瑪尼圖卡倫西。西流入俄界。又西流一百四十二里入阿拉克圖古勒淖爾。近議於距城東一百六十里。額敏河市增設縣治。梗於蒙古頭目。尚未實行。(按近已設額敏縣)惟查是地情形。僅有設縣之必要。市街位河西岸。纏民五百餘家。回民三四十家。漢民二三十家。俄商十餘家。哈民爲人傭工者六七十家。附近承糧種地之民。漢人二十五戶。市西有元瀋邸舊城遺址。市東有清參贊錫綸行轅。地勢寬敞。可改縣署。再東有清參贊扎拉豐阿所修領隊衙門。從事增葺。可駐軍隊。此治城可就河市改設者也。進言可耕可牧之地。其轄境西距官店九十里。南抵烏蘇之西北山。東抵舊土爾扈特轄境之素滾台。暨沙灣縣屬之唐朝渠。北抵錫伯圖山後俄境。南北約近千里。東西八九百里而遙。南之齋哩山巴爾魯克山。北之錫伯圖山塔爾巴哈台山。東之額賓鄂爾和楚等山。層巖疊嶂。水草豐美。皆屬冬夏良好牧場。其可耕之地。則距河市七里之下錫伯圖水出北山。源泉四道。地腴而闊。向給滿族耕種。旗丁寥落。荒棄良多。現有蒙民耕牧其間。估計水源。可安五六十戶。折東三十里。有地一遍。其肥美與下錫伯圖地相埒。係蒙古阿爾次朗藏根轄地。有泉水三道。皆源北山之下。可安民五六十戶。再東二三十里。爲蒙古參音藏根轄地。土肥水少。祇能安三四十戶。再東爲三十里堡。距河市東北三十餘里。經前參贊錫綸。於清光緒七年。安民三十九戶。納糧耕種。水出額敏大河。灌溉餘裕。如將渠道擴充。尚能安十餘

戶。自此折東北行。二十三里。俗呼上戶地。爲蒙古棄伯克藏根轄地。縱橫約四十里。若由額敏河開渠灌地。可安五六十戶。再東北。地名滿漢營。北依錫伯圖山。東接烏什水。曩有戶民耕種其間。今爲蒙哈隨意種牧。安民二三十戶。尙有成績可觀。其東面烏什水地方。距河市八九十里。平野湧泉三道。有回漢人民三十一家。於清光緒二十五年。由屯改民。在此耕種。地多水少。再難丈加。惟東南三角庄子地方。東瀕額敏河北源。又有泉渠二道。足供五六十戶民耕之用。向爲旗族屯地。現有漢回五六家。私相租耕。自此涉河而南。卽哈喇木墩。水勢橫流。地亦沃美。係蒙古烏魯木藏根轄地。縱橫六七十里。水出烏蘭哈達台北山。西瀕額敏河源。有泉三道。彌望芨芨草湖。可安六七十戶。自此折東順額賓山南下。至普定寺。五六十里。皆平壤可耕。由寺南行。二十里過額敏河東源。上層地勢較高。從河源開渠二三十里。卽可下灌。下層地勢平坦。查係蒙古鄂羅瑪札普藏根轄地。水出鄂和楚爾。俗呼哈喇沙河。可安五六十戶。再南三十里。係蒙古本車格爾阿里凱。各藏根轄地。面積達二三百方里。地勢寬平。且屬肥美。中有布魯勒大河。又有東山三四泉水。纏回漢人。在此私相租種者頗多。可安民二百戶。再東南爲高吉墩。距河市東南七八十里。向歸察哈爾領隊管轄。地腴而廣。東山有水。曰郭哲爾河。可安七八十戶。此外距河市東百六十里之哈薩古東南二百里之多蘭圖。以及附近之二道橋。二支子河等處。均可安民三四十戶。統計舊有新增。能編農民一千餘戶。歲征京斗額糧約三千石有奇。地固肥而且多水。則微苦不足。將來設縣之後。若照吐魯番掘坎辦法。耕地或能再加。自來蒙哈各族。率以游牧營生。迄今生計日艱。貧者亦甘心耕種。塔屬民戶。僱用哈民犂耨者。幾於無戶不有。然既能爲人耕種。則能爲自芸也可知。且哈民工廉耐苦。又較滿蒙人民。軀體強悍。前清歷任疆吏。往往視同化外。教

育不施。任其蠢蠢蠕蠕。戶口牲畜。均無正確調查。其牧地多與俄蒙鄰接。若不妥爲安置明定範圍。一旦見用於人。其爲患也尤難思議。倘早編成戶籍。納稅承糧。授方任能。進敎勸學。期以十年。進化程度。當與南疆纏族並駕齊驅。至若蒙族。近雖在額敏河蒙管地方近水諸地。或舍己芸人。或自行耕種。種熟之地。往往多有。唯未講求耕法渠水任意流溢。地方實多未盡。甚至壯丁服役。家餘老幼妻孥。抑或家計窮寒。農器無資購備。形容槁瘁。情境可憐。不亟杜絕頭目苛徭。力籌貧蒙生計。則生機殆盡。誠不足以昭優待而示其和。矧又回漢錯處。循良者固彼往此來。無虞無詐。而狡黠者一味盤剝重利。任意淩弱。例如蒙哈嗜茶。而奸商則以值市銀一兩之塊茶。於三四月間借予。至七八月。則索二齒羊一隻。或麥一石。時期價格。爭議頻生。距城既遠。訴訟無門。有時蒙民心啣回漢之奸。遇公正戶民。亦無端遷怒。現在滿旗已改民戶。計年升科。蒙哈亦屬國民。自應改土歸流。設官分治。以該蒙哈之地。丈給該蒙哈之民。按水計田。按戶授地。各給執照。使個人承戶自種。照額完糧。土地所有權。從茲確定。其願牧者。仍舊指定山場。便彼游牧。戶口既清。耕牧既定。則額糧牧稅。收入皆有端倪。又況蒙古現有之區。均係已熟之地。如能改流成戶。當年卽可升科。渠道宛然。毋庸另掘。利民福國。一轉移間。此額敏河之利於改縣。實在情形也。綜上所述。亟宜改設縣治。歸塔城道尹管轄。將從前蒙哈總管藏根諸頭目。一律取銷。倣照南疆辦法。設立水利鄉約。當丈地之初。卽於適中地方。酌丈上地數十畝。以爲鄉約酬勞及辦公之需。庶民戶不致攤派。而地利亦有責成。更於治城駐馬隊一營或二連。以輔縣役緝捕之不逮。其人民當兵辦法。仍遵挑選滿蒙人民補充舊章。擴及哈回。規定入伍退伍年限。以符徵兵良規。疆理十年。必成大縣。而邊因以實矣。或謂先宜設立縣佐。俟發達後再升爲縣。默察蒙部頭目阻梗情

形。亦一權宜辦法也。

▲十一月十一日晴　住塔城。下午國會議員奇台繼孚俄文學生裘大亨。自京由俄道來。述沿途亂兵肆橫。乘客如饑。困苦艱險。平生未嘗。余聽之不啻朗誦蜀道難與哀江南一遍。蓋余將取是道還都也。城東南五十里。渡阿布達爾莫多河。二十里官店。三十里渡錫伯圖河。六十里額敏河市。九十里老風口。九十里托里驛。七十五里雅瑪驛。七十五里崑都驛。七十里廟兒驛。七十里什納驛。三十五里爛房川。入烏蘇境。三十五里。鄂倫布拉克。俗名漢三台。六十里小草湖七十里車牌子。又名二台。九十里頭台。五十七里蓮池。三里烏蘇縣城。合由伊犂至迪化大道。塔城蒙俗習慣。遇事任諸頭目主持。平民鮮知個人地址所在。遑云土地所有權。悉由頭目指定。云耕則耕。云牧則牧。凡百土地。多由頭目租與回漢農人耕種。所得租入。概歸頭目私囊。例如纏民尼牙子。租種哈嚕岱總管耕地。歲納租銀八十兩。益敏租種車格爾地。歲納租銀五十兩。回民星奎。租種阿里凱地。歲納租銀四十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平民莫敢與聞。稍生爭議。而遇正常差徭。需費若干。仍由平民按戶攤派。且頭目一人。日需四人供給差使。或耕或牧。平民處於積威。惟命是從。罔敢違抗。守斯土者。亟應籌設縣治。改土歸流。編為農氓。出蒙民於水深火熱之中。以符優待而鞏邊疆。新疆人類龐雜。甲於行省。漢滿蒙回纏哈布塔八族。錯居各為禮俗。自成風氣。漢滿蒙外。皆奉回教。語言文字。咸與漢殊。自清同光之交。收復全疆。改設行省。劉襄勤撫新。始於各縣建立義學。教授漢文。粗立教育基礎。嗣以官吏習為敷衍。辦法不良。多有名而無實。而州縣牧令。復以語言不通。治事棘手。於例設六房之外。增置通事毛拉兩房。（回俗教律。習漢語者。禁讀回書。故遇回文稟詞。須由毛拉誦讀。通事靜聽。據以繙告問官。蓋重譯

也。）通事人材。概自義學挑取。薪資極薄。名爲當差。遂滋彼族疑慮。相戒裹足不前。州縣迫於功令。從事強迫。富戶乃各出貲。僱一貧民子弟。就學義學。故辦學二十餘年。鮮有成績。洎夫與辦學校。科目繁多。驟施彼族。扞格實甚。且各縣學校。類就義校改換名稱。以爲掩飾上官之計。教育實際。毫無進化可言。民國代興。雖經略加整頓。亦五十步與百步間耳。現有初級師範一。學生四十餘人。縣立高等小學六。學生共約百六七十人。國民學校五十六。（內私立三。）學生共約一千五六百人。漢語學校三十一。學生共約八九百人。女子國民學校一。學生二十餘人。以視東南各省。不敵一大縣。全年教育經費。幾經籌措。始獲官票銀九萬餘元。折合內地現洋。不過五萬餘元。與晉湘一省立中等學校相埒。有時或不及焉。此烏足以言教育振興與推廣耶。又纏回迷信宗教最深。謂讀書爲替漢人當差事。故學生時有逃亡。動須官廳票緝。強迫過甚。則相率投入俄籍。以求庇護。清末提學使杜彤。積極辦學。時其左驗也。況夫語文殊漢。必以漢語學校爲施教之階梯。若吾人之留學外國者。然夫新省振興教育之難若此。而教育經費之少若彼。是實駭人聽聞。今宜權由國庫歲撥數十萬元。以充新省教育經費。普設漢語學校。多方獎誘纏生。（於阿渾鄉約子弟。尤宜多令入學。）利用宗教信仰。特訂教科專書。（最好採取土耳其教科精神。比附漢儒學說。謂漢回初皆一源。消滅其歧視思想。）使之耳濡目染。日趨同化。或可望其永作藩籬。不然。風俗習慣語言文字種種不同。儼然異國。又有某國從中扇誘。若輩顓愚無比。惟強是從。恐終非我所能有也。

△十一月十二日晴　住塔城。上午偕烈夫芝蓀至俄商人中信洋行。請塔希曼掌櫃致信彼之斜米分號。囑爲余等照料乘車諸事。塔係老蓋依種。賈新三十餘年。資本雄厚。迪化奇台伊犁喀什與俄屬斜米海參崴塔什干諸處。

者有彼行分號。傍午至道署。與汪道尹詳談新省情形。遂在署中用午膳。新省曩在前清。固爲受協省分。自入民國。協餉斷絕。當局力謀財政整理。以圖自立。經營六載。成績斐然。以余所見。猶多整理之處。爰申述之。以備當世採擇。竊維理財之道。不外二端。曰開源。曰節流。新省自民國成立。迄今六載。楊省長儉樸自持。羣僚用命。唯謹政費撙節。再無可裁。軍費一項。雖有浮報濫支之處。亦邊省情形特別。不能不以此爲他項用途之彌補者。默察現勢。新省財政。節流方面。似無可言。惟是遠居絕域。年來政變相尋。影響未及新省。楊君又能澄清吏治。加意撫綏。蒙回纏哈。相安樂業。民生日裕。稅源日佳。若從開源方面以言整理。尚非甚難。今就歲入各稅。權衡輕重。斟酌情形。本實地調查之所得。通盤籌畫。其應加改良應行整理之處。蓋有五端。一曰田賦。二曰統稅。三曰雜稅。四曰印花。五曰官產。

田賦第一。我國國家歲入。向以田賦爲大宗。居今日而言理財。治標之策。亦以整頓田賦爲惟一辦法。惟是各省田賦。多沿清制。而清又復襲自有明。賦額不均。賦則不均。畝法弓法更不均。甚至田少者糧多。田多者糧少。有田而無糧。有糧而無田。飛灑詭寄。百弊滋生。官無可考之糧書。吏有私藏之秘冊。一言整理。戛戛其難。頭緒繁頤。猶其餘事。查新省田賦。在關省以前。向有兵屯遣屯旂屯回屯戶屯之分。授地既不一致。計畝亦多參差。自左文襄劉襄勤輩。收復全疆。開設行省。審度地勢。清丈升科。漸有劃一之規。然北路計畝。多循昔日屯制。南疆各城。又本善後局章。故地畝雖分三等。而實際多失均衡。民國繼興。相沿未改。且豪强兼併。在在而有。名一畝而實只二三畝者。猶爲守法良民。流弊叢生。不知紀極。自應切實調查。以圖根本之改革。茲就現在情形。詳慎研究。其亟待整理。且淺而易舉行者。約略舉之。蓋有五端。一名目宜統一也。新省田賦名目之多。甲於全國。正賦糧之外。有一五公耗。二五私耗。（北

路各縣私耗。有六升者。有一斗二升者。有一斗五升者。名目更多）正賦草之外。有草捐草耗。（北路各縣向不徵草。）而畝捐。糧課。與糧票費諸端。猶不在內。此屬於現在正式田賦者也。其他實即田賦而稱謂各殊者。又有園地課。稻田課。官地租。金地課。銀地課。蘆課。欄杆課。苜蓿課。棉花地稅諸名目。紛糅雜錯。莫知究竟。今除糧票費一項。宜令取消。另從附加稅中。酌提幾成。作爲徵收經費。南疆各縣。附加鹽課一項。暫須仍舊帶征外。其餘一五公耗。二五私耗。草捐。草耗。畝捐。諸名目。亟宜概予廢除。統名之曰糧草正賦。其賦率即合上列各項舊所應納之數爲之。查新疆田賦。名目雖多。而賦率究非甚重。詳詢耆舊。參稽卷宗。綜核糧價。統計現在人民所納田賦。不過每畝收益百分之四。（兼併地畝。尚未入算）較之東西諸先進國。固爲最輕之率。即視古代什一之稅。部定每畝一元二角之率。亦相去尚遠。今以前日應納之稅。作將來課稅之率。亦猶二五一十。人民有觀聽齊一之便。將樂從之不暇。決無起而梗阻者。此統一田賦之第一步辦法也。園地課。係徵其地所產蔬果棉花葡萄之稅。吐魯番。鄯善。迪化。綏定。伊寧。于闐。洛浦。和闐等縣。均有之。此項征收方法。亦皆計畝而征。每上地一畝。征銀二錢五分。或二錢。中地每畝一錢五分。下地每畝一錢。或九分。亦有不分上中下地。每畝征銀三錢之處。稻田課。惟伊犁綏定有之。亦係按畝納課。每畝征銀一錢。官地租。惟南疆各縣有之。即人民承種驛站官地。伯克養廉官地。與叛產充公官地。納租公家者也。其征本色。則每畝收糧一斗或二斗。其征折色。則地分等則。每畝收銀一錢五分。或五分。或三分。金地課。銀地課。惟于闐洛浦且末三縣有之。初按採金之夫。每夫收金五分。嗣因金夫多寡靡恒。課額無完。迺改攤田賦之中。完納苦樂失均。頗爲民累。厥後遂將新墾地畝。酌量提撥。定爲金課地銀課地。上地每畝征銀八分。中地六分。下地四分。棉花地

稅。惟庫車有之。每畝征銀八分。不完糧草。不分等則。蘆課惟疏勒莎車兩縣有之。蓋官荒草灘生長蘆草。人民刈爲蓆織之用。因就其地酌量征稅。此外葉城之欄杆課塔城之苜蓿課。亦皆官地租與人民征收稅課者。以上各項地課。苜蓿課蘆課欄杆課類皆按畝而征。且多分別等則。固儼然田賦之類也。今除官地租欄杆課苜蓿課蘆課四項宜特別劃出併歸官產處分。令由承佃人民繳納地價。同時更酌定等則。併入正式田賦辦理徵收外。其餘園地課稻田課金地課銀地課等。亟宜清查畝數。各按新省地糧升科章程。分別等則。一律改課爲糧。計畝徵收。其賦率必使相當於現徵田賦值百抽四之數。以保均衡而昭劃一。此統一田賦名目之第二步辦法也。上述二項辦法。果能切實改革。次第進行。不第新省田賦名目。一洗從前紛糅之弊。而財部將來實行歸併賦目。即可據此以爲標準矣。

一地畝宜清查也。新省自淸康雍乾三朝。相繼屯田墾荒而後。迄於宣統三年淸丈地畝。確數共熟地一千五十五萬四百七十五畝五分五釐。其時當局修訂志書。且謂豪強兼併者流。往往有數十戶冒爲一戶者。倡逐一清丈以杜隱匿而均貧富之議。民國繼興。於今六祀。鉤稽卷宗。截至民國四年底止。地畝之數爲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畝八分三釐。以較宣三清丈之數。僅增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六十二畝二分八釐。雖有冊報尚未到齊。或數目錯誤發還更造者。約略計之。當不出二萬畝以外。合之上年新墾地畝。(上年墾地甚多冊報皆未到省)僅憑將來冊報。至多恐未增至三萬畝。以新省面積如是之廣。地味如是之沃。地方安寧如是之久。(元二年伊犂革命南路戕官阿科用兵皆未擾亂地方)出關來新種地者如是之多。(據安西知事楊昌祿云上年出關種地經過安西登記循環簿者。男女一萬三千餘人。漏列者暨取道草地或俄道者尚不在內)纏民生聚如是之容易

繁殖。前後五六年間。墾地畝。至少當有三四百萬畝。今猶未及百萬者。其中估墾隱墾之多。顯而易見。余督查印花。道路所經。南北各縣殆遍。節詢執政紳耆。僉謂每戶所估實在地畝。超過法定數倍以爲恆（巴楚縣麥蓋提莊額地萬餘畝。經劉人俠淸丈實八萬餘畝。阿瓦台莊瑤樂阿奇一戶。納糧只地六百餘畝。經李湜淸丈。實四千餘畝均未上報）而官書地畝之非確數。民間兼併之爲故。常殆新省各界所公認也。今而遂一淸丈固竣事需時。用費又鉅。新省瘠貧。目下萬難建此宏規。即依部頒調查田畝辦法大綱。亦難望其實行。蓋新省地邊俄國。土著纏民。在在中俄分居。逃俄歸中。逃中歸俄。平居無事。歲恆數睹。倘調查田畝。依法積極進行。愚纏無知。勢必疑慮政府將加苛稅。或有沒收行爲。相率投俄以求庇護。因整理內政而牽動外交。欲增加賦入而轉致民散。先在公忠體國者。流斷不忍發生此種惡果也。詳察此間情形。似宜斟酌地方習慣。採用特別方術。漸進以達最後之目的。其法惟何。即明定歇地畝數是也。新省地廣人稀。農業極其幼穉。農民既習於淺耕。又不知採集肥科。全特天然地力。故今年耕甲地。明年耕乙地。其停種者是爲歇地。宜就其習慣。酌定歇地畝數。不徵糧草（向無歇地者不在此例）先期用漢纏合璧告示。曉諭人民。令其自行報告縣署。或委鄉約代查呈報。除明定應有歇地畝數外。一概不准隱匿。並責成各鄉約農官。互相稽核。訐發以徵其實。宣言一年而後。派人逐一淸丈。若再發見隱匿地畝。則將嚴重罰辦以策其後。新省士民。巽懦畏法。既知歇地不征糧草。必將據實呈報。各縣同時舉辦。一年即足竣功。一俟冊報到齊。得知各縣地畝確數。即再曉諭農民。勤加糞治。禁止歇耕。限年升科。違則嚴罰。又新省人民。從前領荒面積。廣汎界限含糊。近年生聚漸繁。爭界之訟。紛紛而起。宜由財廳通令各縣知事。遇有此等訟案。務須認眞勘辦。照糧劃地。其無糧

者。祗爲隱糧。再令升科。其於新墾地畝。則隨時切實勘丈。分別備案。以省將來清丈之煩。又各屬旱地。（無一定水注之田。南方所謂靠天收者）開墾極多。向未納糧。亦宜倣照明定欵地辦法。更特別倍給畝數。酌定爲中下二等。按則納糧。嚴禁隱漏。如果天旱無收。准遵災歉條例。呈報政府核明蠲免。務令增賦於國。而無病於民。似此就其習慣分年分別次第辦理。如能運用盡善。毫不敷衍因循。不第將來實行調查田畝有所依據。而省手續。即目前國家賦入。亦有日增之望矣。一戶冊宜亟編訂也。新省設省之初。各縣徵收糧草。均有定額。花戶名冊。載在官中。即所謂魚鱗清冊是也。迨後歲有新墾。隨時增入。率皆有案可稽。洎夫民國成立。機關改設。南疆各屬。又復相繼兵燹。官中一切卷宗。存者無幾。戶數糧額。類難稽考。前由國稅廳籌備處行查各縣。以民國二年應徵之數。作爲額徵。嗣於三四兩年。續有新墾隱墾升科糧草。計截至民國四年底止。共征額糧三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餘石。額草二千八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餘斤。而按之實際。花戶多仍舊名。地則屢易其主。甚有其地已荒。其糧攤入他戶而貢納者。及今不加詳查編訂戶冊。再逾數年。則納賦之人。皆非戶冊之名。而有田無糧。有糧無田。田多糧少。田少糧多。飛灑詭寄種種弊端。將從此而滋生矣。今宜用纏漢合璧告示。曉諭人民。倣各省田地易主丁漕更莊辦法。令各現有田地者。即以其名報官。定爲納賦之人。其已荒之田。則另招民承墾。再行升科。暫廢其賦。依次編號。訂爲戶冊。藏之官中。將來新墾隱墾各戶。以及田地易主之名。以次登記入冊。似此辦法。數年之後。必有完全戶冊見於新省。不第征收官吏。得以原原本本。按圖索驥。而清查田畝之後。改訂賦則之時。亦不致茫無把握。即現時飛灑詭寄諸弊。亦得藉茲以施稽核之方術矣。一等則宜重定也。新省地雖遠在邊徼。然古籍數稱牧畜蕃盛。水草豐美。則其地質肥腴。宜禾宜

悉。概可想見。當清開省之初。招徠孑遺。計戶授田。大抵上地六十畝爲一戶。中地九十畝。下地一百二十畝。然亦有多寡不一致者。北路各縣。上地每畝科糧九升六合三勺。或九升及七升五合七升五升四升五合不等。中地每畝五升及四升五合不等。中中地每畝三升。下地每畝三升或二升。下下地每畝二升或一升。南路各縣。上地每畝科糧五升五合或五升及四升五合四升三合三升不等。草五觔。中地每畝三升或二升一升不等。草三觔。中下地每畝二升或一升八合。草三觔。下地每畝一升五合或一升。下下地每畝八合。草二觔或一觔。迨後新墾地畝及新設各縣。隨時稟定章程。有上地按中地科征。中地按下地科征。並有下下地科糧七合五勺及五合之處。其在等則初定之時。雖多以土宜爲準。生白蒿者爲上地。生龍鬚草者爲中地。生蘆葦者多鹻爲下地。然任意指配。毫無標準者。亦所在而有。不均之弊。誠所難免。亟宜斟酌情形。重定等則。以求人民負擔之均衡。余行經各縣。詳加咨詢。僉謂新疆地屬初闢。在在皆爲沃壤。其間稍有區別者。只在水源旺與否耳。今若重定新省田地等則。似宜取舊有之成規。衡以現在之水源。參以地質之肥瘠。收益之多寡。詳愼斟酌。勉求合夫三等九則之常經。使南北兩路納賦之率。漸相接近。並宜釐定賦率。以合爲單位。合以下四捨五入。舉凡從前勺抄撮圭諸名目。概予豁除。斯亦整頓田賦治標之一辦法也。一征收經費宜明定也。新省征收糧草。現係一期舉行。無東南各省歲有上下忙之別。每年自七月起至次年正月止。七閱月間。是爲征收糧草之期。土著纏民。恭謹畏法。向無滯納情事。故征收期限鮮有延長者。其征收經費之開支。亦只在此七月。餘時無有也。上年楊省長釐定征糧規則。定每糧票一張。收銀二分五釐。除製票工本准支八釐外。餘概以充征收經費。其征糧較多之縣。所收票費而有贏餘。一律解繳歸公。征糧少者。不敷開支之

縣。准其照章請領。均於預算決算造報備核。其征收員役。除各縣額設斗級各役外。則以征糧之多寡。定司事巡丁之額數。亦有臨時派委監收委員者。其特設司事巡丁薪工。與監收委員俸給。皆由征收經費項下開支。全年開支。約須二萬元左右。糧票之收入。歲僅一萬六千四百餘元。截長補短。計尚不敷三四千元。須另由正項開銷。查新省征收糧票費。係採比例稅法。最失人民負擔之公平。有納糧數石或數斗。僅糧票一張者。有納糧數合或數勺。亦須糧票一張者。每張平均收銀二分五釐。在糧多者。或不及百分之一。而糧少者。或與正賦相埒。有時並或過之。不均之甚。無逾於此。亟應廢除此項收入。遵照財部定案。每年另於正賦之外。按糧分配。征收附加稅銀二萬元。作為征收經費。似較現征票費。人民負擔得其均衡。此征收經費。亟宜明定之辦法也。至糧草改拆與改征銀元二項詳細情形。暨辦法。具九月十七日日記中。

統稅第二　我國商稅。以與友邦有稅率協定。利益均霑之約。保商政策。既失自由。而謀歲入增加。亦多困難。釐金惡稅。復遍全國。以致國貨銷場。日形縮少。華人商業。日趨銷沉。財政經濟學家。僉謂吾國稅制。為獎勵輸入與東西諸先進國適成反比。不亟謀根本上之解決。加稅裁釐。改訂商約。列邦即以此亡我而有餘。雖然。此猶未足以語新疆也。新省自前清光緒七年。中俄改訂約中。有俄商在天山南北各城貿易。暫不納稅之文。厥後俄商進出口貨稅釐。概行豁免。而華商則照內地重重抽稅。是同一商民。而俄人獨佔優勝。同一貨品。而俄貨獨見暢銷。獎勵輸入。於斯為盛。於是我國奸商。相率賄託俄商包庇。謂較赴局納稅。尚為合算。俄商復視為利藪。不論土貨洋貨。輒行包攬。甚至屬中回民。亦購俄領通商票。冒稱俄人。抗不納稅。一經查出。確係冒籍。則又揑報俄領。俄領即出而橫加干涉。

文牘往返。轇轕滋多。有時事前並未購買通商票。而一報俄領。俄領且硬爲之辨護。或臨時補發者。近更愈出愈奇。俄人違背條約。於南北各城委放商約。我國奸商。欲求免稅。卽向此項商約賄買手書小條。遂爾肆行無阻。稅局無敢留難。雖經新省長官。與俄領事迭次交涉。俄領允爲取締。然亦徒託空言。實際上俄商約之出手條。仍自若也。以我華商片面應得之稅。節經俄人多方包攬。幾盡隱入俄商之手。事理既太不平。而時至今日。俄之通商票且成爲華民冒托俄籍之證據。不加預防。害伊胡底。今宜由外交部乘俄殘敗紛擾之餘。與俄駐京公使提議修改條約。（約文原定十年一修改。今距辛酉尙有四年）取消暫不納稅之條。以謀根本上之解決。不第新省商稅。立按現額增加二倍。而內政外交。自此亦解除多少困難。然茲事體大。效果良否。關夫國力。恐未可以空言相爭。片面動議。遂能坐操勝算也。茲就關於新省商稅整理。救濟目前治標之策。按諸情形。實行尙非甚難者。略舉六端。以備採擇。一通商票宜嚴加取締也。通商票之制。本於中俄陸路通商章程。卽係俄商來新貿易免稅執照。便各關局卡倫查驗放行者也。其票面須註明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並以六個月爲滿期。嗣因俄商暗中包運華貨。華商亦賄買俄通商票以圖免稅。於是俄國領事所發之票。漫無限制。且蔑視條約。既改期限爲一年。或任意以塡寫。逾期仍爲有效。復不詳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只於票內載俄商某人赴天山南北各城販貨。隨帶成本俄帖若干銀兩若干字樣。以致稅局稽查。無從着手。一遇持有通商票之俄商。只得聽其通過。不復稽查。以圖省事。百弊滋生。莫可究詰。將來新稅率規定。似應一面由新省省長與俄領事嚴重交涉。此後發行通商票。務須按照通商章程。只發眞正俄商。且必詳註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嚴定期限。逾期作廢。並不得於稅局查覺無票廢票替票（卽甲商持乙

商之票）之後。更爲補給換給。一面由新省交涉署。凡俄領備文咨送通商票來請蓋印簽字之時。須據約詳加審查。期限非六個月者駁回。商人姓名貨色包件數目以及販貨地方出入國境程途有一未詳註者駁回。確知實非俄商。而爲中華奸商者駁回。萬不可圖票費之微項收入。僅憑一紙空文。來票若干。卽蓋印若干。再蹈從前之覆轍也。一俄商約手書小條宜實行取消也。查中俄條約與通商章程。俄人在華設置領事。固有專條。委放商約本無舊例。今俄在我新省各城任意委放商約。固已違反約文。而各商約復縱恣無度。忌憚毫無。恒出手書小條。以爲貿易免稅之據。且時濫售於我奸商。以盡其包攬商稅之能事。駭人聽聞。莫此爲甚。俄國領事。不第不加取締。而且暗中縱容。其有意與我爲難。昭然若揭。宜由新省省長據約與之嚴重交涉。能從根本上取消各城商約。固爲策之上者。否則。亦須責以國際信義。令彼約束商約。嗣後不准發出手條。包攬商稅。以除稅局稽查之障碍。而裕國庫之收入。一出產稅宜及時試辦也。查新省土產爲俄人所必需者。以棉花葡萄皮毛牲畜蠶絲爲大宗。歲約値銀五六百萬兩。將來新稅率規定。卽及時興辦出產稅。稅率定爲值百抽五。果能切實辦理。歲可獲銀二三十萬兩。蓋此項稅金雖徵之於出產。而商民加價出售。則皆轉嫁於俄商者也。其抽收之法。棉花葡萄則就園地按畝而征於種戶。皮毛牲畜則就牧場按隻而征於牧戶。蠶絲則按出絲多寡而征於養蠶之家。此係就場征稅。手續不無繁重。惟查俄商在新收買土貨。多係假手華商。鮮有直接前往鄉間收取者。若能飭令出產所在地各該知事商會或商總。就近調查此項經手收買俄貨商民。令其代收代解。則更省事。一面酌量收數。與以相當之報酬。則各商民亦必樂於從事矣。一俄商販運貨物應有一定行程也。此後俄商前往各地收買葡棉皮毛牲畜蠶絲諸土貨。固須於通商票上明

載地點。不能如現在之統書天山南北各城。即其出入國境。亦宜與該領事明白交涉。必由指定卡倫行走。不得繞越他處。以便稽查保護。有此地點。將來改訂條約。征收洋稅。亦易防其偷漏。其指定卡倫之處。喀什道屬西由明約路。西北由小阿圖什。北由大阿圖什。阿克蘇道屬。由衣不拉引卡。伊犁道屬。由尼堪卡倫。塔城道屬。由葦塘子。凡俄商運貨往來。除以上指定地點外。他處皆禁繞越。違則一體扣留。交俄領事分別罰辦。一俄商運單。宜再勵行辦理也。查新省從前以俄商藉票包攬華稅。弊竇層出。會由統稅局議定章程。預發空白運單。交存各縣知事。俟有俄商來其地販運某貨。即將貨色包件數目。塡載運單。粘連俄領原給通商票後。以便經過局卡。查驗放行。曾經新省長官照會俄領有案。乃俄商多未遵辦。以致查驗徒託空言。將來新稅率規定。宜由新省省長重辦此項運單。並與俄領嚴重交涉。凡俄商販運土貨。確有不能預在通商票內詳註貨色包件數目之處。即以此項塡給運單爲憑。一至稅局。必須貨票相符。方能免稅。否則認爲包攬。照約罰辦。一包稅纏商。宜加嚴密監督。此查新省南路各城。與伊犁商業較繁之區。多係纏商包辦統稅。若輩與各纏商。語文一致。里閈多同。稽查易周。其有華商賄庇英俄商約。希圖漏稅者。亦易得其底蘊。不致任其包庇。是其利也。然包商多取殷實。殷實多係土豪。土豪多喜魚肉鄉里。今假以收稅大權。難保不無違章浮收。妨害商業情事。且纏民平日。於頭目人服從敬畏。視知事有加。以知事無終身頭目人皆土著也。有此俗尙。更難保各包商不與阿渾鄉約(即頭目人)扶同一氣。朋比爲奸。從事橫征以苦斯民。倘有此項情事發生。漢纏語文皆殊。地方官監督查察較難。而纏民又懾於土豪頭目人積威。莫或控訴。益爲可憫。今宜特訂章程。一面仿照新省現行纏民控告知事辦法。遇有稅局弊端。即准密控。遇控即行嚴查。情實即從嚴辦。不以其

爲纏民而稍事優容。一面凡各統稅局長。酌易漢員。至各分卡概包纏商分辦。使之相互牽制。勢分力弱。而局長係漢員。纏民亦易控告。地方官亦易監督。似此辦理。果能得人切實進行。纏商包稅之弊。或可少爲救濟。然亦人治主義。究非法治之能持久也。以上所陳。對外皆爲爭約而非改約。果得熟諳外交人員。嚴愼辦理。多方交涉。堅持不懈。未始不可如願相償。至興辦出產稅。與監督包商。皆屬內政範圍。今楊省長優爲之。特恐其愛民情深。愛回尤切。未肯立即積極進行耳。對內對外。如能一一辦到。新省商稅收入。雖未必即如議者所云。改訂條約。兼收洋稅。年可增至一百萬元之多。然較現額增收一倍。則似確有把握也。

雜稅第三　新省雜稅雜捐。名目不下數十種。除契稅牙稅當稅斗秤稅外。尚有牲稅。牧稅。年租金。皮毛稅。火印稅。孳生稅。過境稅。洗羊毛捐。皮張變價。水磨課。水碓課。旱磨課。油磨課。葡棉秤稅。蠶繭稅。蠶繭行用。油稅。油籽稅。門市捐。山價捐。地攤捐。肉價捐。及其他種種名目。其徵收各項稅款。均由各縣知事帶征。向未另設征收專局。或督催員。各縣知事。征收此項稅捐。有自行派人征收者。有包商承辦者。其經費開支。則按缺之繁簡。酌設收稅司事及巡丁之額數。其收數至多之縣。准用司事巡丁各三四名。少者各一二名。近年以來。各縣稅捐。多係包商征收。此項司巡。遂多次第裁撤。至其收入。則位田賦之次。爲新省歲入大宗。別其項目。又以牲稅爲鉅。契稅次之。牧稅斗秤捐又次之。其他則非大宗收入也。今欲整理稅制。增加收入。牲稅牧稅。固最有望。契稅斗捐。亦非無着。蓋新省爲天然遊牧之區。自昔民尚牧畜。恒耕四而牧六。近雖漸加墾闢。而牧畜猶屬不少。伊犁一隅。鎮守使所管遊牧地方。征收哈薩克一部分草頭稅。上年册報已達三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元零。聞諸道路。尚未涓滴歸公。牧利之大。可以知矣。

據民國四年分收入檔冊。牲稅五十二萬一千八百五十餘元。牧稅一十一萬七千七百九十餘元。火印稅六千四十餘元。而皮毛稅附入統稅比較之中。孳生稅過境稅各處征收不同。曾囑財廳分別調查。以備專案整理。大約牧畜諸稅。現在稅收當在七十萬元左右。余督查印花經縣甚多。沿途詳加查詢。此項收入若能切實整頓。每年尚可增收一二十萬元。蓋牲稅從價值百抽四。估價多有不實。牧稅按頭分別征取。頭數不無少報偸漏隱匿之弊。在在而有。今於牲稅宜由財廳按照市價。酌定價格。分飭各縣知事。分別辦理。牧稅則參酌草場廣狹。與牧牲頭數。稍加稅率。核實徵收。孳生稅則併入牧稅。過境稅則歸之牲稅。兩項名目。隨即取消。以謀稅目之單簡。或謂參酌伊犂鎭守使署徵收哈薩克牲租辦法。不分牲稅牧稅。按頭值百抽五。一次徵收。以省手續。而一稅目。此種主張。若能辦理盡善。別無障礙。經理得人。涓滴皆能歸公。亦未始不可藉謀歲入之增加。而免現制之繁複也。皮毛向爲新省出產大宗。此項稅收。宜從統稅中提出。專案辦理。以便隨時得以斟酌情形。整理增加。而火印稅向係按照張數抽稅。實質上殆與屠宰稅相同。新省目前若不開辦屠宰一稅。則宜併入皮毛稅或牲稅內徵收。勿須另立名目。要之上述牧畜諸稅。果能詳定專章。嚴加徵收官吏以考成。派委稽查。嚴防商民之偸漏。其於收數較多之縣。更臨時酌派催提委員督查。一切。認督辦理。以較現在收入。當能增加一二十萬元。而生聚日衆。畜牧日繁。生活日進。需要日多。商販日增。物價日昂。各項稅收更有日增月益之望。此牧畜諸稅整理之意見也。契稅一項。民國四年收入二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元。南疆幾居十之八九。而又以喀什道屬爲最多。阿克蘇道屬次之。北路則土曠人稀。向來戶民承種地畝。領有執照。展轉相頂。並無買賣。其有買賣者。厥惟城市之少數房屋。今若專就賣契典契收稅。則北路幾無稅

可收。自應凡係領地執照。於升科時。一律按照地畝時價。完納契稅。蓋此種執照實即管業憑據。而契稅原則。又為保障人民權利而設。以言本質尤屬相當。刻新省前於驗契案內各屬執照。亦曾一律調驗照章收費。今而開辦執照契稅。尚非無因而來。民間必能遵章納稅。一面由部頒發特別印花。以資黏貼而表證明。一面由新財廳。勵行新省現行稅契規制。以促進行而杜隱匿。果能切實整理。步步積進。每年收數。當可增至三十萬元以上。至斗秤捐一項。自奉財部章程。倣照山西辦法。開辦以來。歷時不過數年。上年收數。遂已達到九萬餘元。若再加以整頓。廣義推行。亦可再增三四萬元。他若葡棉秤稅與鹽繭行用之應併入牙帖或斗秤捐內辦理。年租金之應特別提出。與房租一項。作為官產收入。油稅油籽稅之宜併為一目。水磨課水碓課旱磨課之宜統名磨課。則又整理稅制統一名目之不可少者也。

印花稅第四　新省開辦印花稅。始自民國三年四月。其初不甚發達。嗣經財廳電呈財部。准由商民購帶入關。以資匯兌。銷數稍形增多。洎奉財部頒發罰款章程。頻經勸導檢查。商民踵相購貼。頗形踴躍。其間銷數最多。首推喀什交涉局出國護照一項。蓋是地為入中亞俄屬各省及小亞土耳其國要道。纏民赴外貿易傭工朝汗（纏俗以赴麥加朝拜摩罕默德坟墓及降生地方為無上光榮名曰朝汗或稱朝山）者多故也。自歐戰發生以還出國人數日形減少。護照印花。亦遂滯銷。又民國四年奉到財部訓令。各縣知事。准提三成。銷數尚形踴躍。是年十月。提成減至一成。銷數又覺稍減。五年上半年報部銷數之少。一因禁止購帶入關。一因各縣多未報齊。截止五年年底。全年共售印花稅票。除提成暨開支外。共獲稅洋六萬九千零九元二角二分四釐。至前呈准商民購帶內地銷售之

案。奉到財部飭令早經取消。所刊執照、亦經停止。並於印花票面。加蓋財政廳字樣。防止商民購帶入關。（實際尚未盡然）南疆纏民僱工租賃析產借約合同各項。亦知書立字據。經阿渾摹印爲憑。財廳曾飭各縣。除離婚詞訟兩項經阿渾蓋摹者。毋庸黏貼外。（呈詞每紙已遵部令黏用一角）其餘無論何項字據。但經阿渾蓋摹者均由阿渾。按章代貼印花。嗣據沙雅縣知事。魯效祖呈報極力闢導。民間漸知購用。歲可銷售二千餘元等語。亦由財廳據案通令各縣。切實照辦。此新省開辦印花稅以來經過之情形也。今日整理之方。不外三端。一推行宜積極也。南疆民間。固應照財廳通飭各縣。與沙雅縣呈報各案。切實辦理。一面由廳酌定知事罰章。以戒不力。一面由縣督率阿渾逐一代貼。一面將印花稅章程譯成纏文。說明每分印票只售紅錢三文。每銀十元合銀七兩五錢。天罡一百二十。遍貼通衢。或禮拜寺與人烟繁盛之處。以杜阿渾與頭目人從中舞弊。多收稅銀。過貼印花。而省城與北路各縣傭工租屋借約各項。人民習慣。雖多不書據立摺。然記載賬簿。則各家一律。此種記載。即變形之契約。又南北纏商。與非繁盛地方漢回商店。年節收帳。習慣多不送給賬單。僅憑賬簿收取。其賬收畢。於債務者名下書兩清或收訖字樣。或將數目圈圍。此種辦法。即慣習之銀錢收據。應由財廳通飭各縣。曉諭商民。凡各賬簿有上述各項情事者。均須按照章程。黏貼印花。俾廣推行而暢銷數。此外南北各城。率有英俄籍民商舖。多係批發行莊。直接令其貼我印花。或爲條約所限。諸多交涉。設若暗囑我國商民。有與彼商貨債往來者。如發貨票提貨票（俗者呼清單）銀錢收據（俗呼收條或賬條）之類。非貼印花。拒絕不取。間接爲之。似尚不難辦到。余督查印花。曾在溫宿等處試行酌辦。英俄商人多有貼者。應由財廳密飭各縣知事。暗傳商總阿渾等。囑其如此辦理。凡遇外商清單收條。未黏

印花。概不收受。堅請依章購貼。果能運用得法。不致惹起交涉。不第印花藉以大廣銷路。卽條約喪失新省對外商稅之課稅權。亦可暗中收回少許也。一調查宜認眞也。新省商民。自經官廳歷年勸導。曁余此次督查。各帮商民。多知購貼印花。而黠詐者流。以平時官廳查驗。只在賬簿。鮮有及於發貨單提貨單。以及銀錢收據各項。以故各項遂皆不貼。以圖隱漏。沿途各縣。發見此種情事。幾於無處無之。曾經抽罰一二情節較重之商。俾知此後加以注意。應由財廳通飭各縣。嗣後於每閒六月例查印花之時。務須按照章程。認眞查驗。勿徒以查賬簿爲畢乃事。並宜變通辦法。犯漏貼者。與受同科。養成注意黏貼習慣。以儆商民而免再犯。一印花票宜預多頒存也。新省距京八千餘里。行程至快。亦須三月。各縣距省復多窵遠（由省至于闐七十五站。至蒲犂洛浦莎車疏附且末婼羌諸屬。皆四五十站以上）省不多發到縣積存。以備零售。則一時告罄。請頒往返。動需數月。銷數輒多妨礙。然部不多頒到省者。省亦無法寬爲分配。應由財部嗣後對於新省頒發印票。宜按每年定額。多頒數倍。使財廳恒有積存。各縣不致中罄。尤爲至要。以上三端。若能皆加注意。分別積極辦理。此後新省印花銷數。較現歲定八萬元。定能大望增加。默察情形。每年銷數。當在十餘萬元也。

官產第五　新省遠處關外。地方遼闊。土廣人稀。地價極廉。故土地一類。官產雖多。而承售者寡。建築一類。出售較易。惟省土房。一無人居。時爲修葺。經過數月。卽就頹敗。京省文報往還。速則三月。遲則半年。往往建築在完好時。有人承售。而未奉財部批准。經售人員。莫敢擅主。及奉部准。而房舍傾圮。無人過問。一文莫値。苟由官廳時加修理。坐待善價。則百物工價。昂貴非常。所費不貲。而監督偶疎。且錢費而工不堅。無濟於事。途經各縣。耳目所及。在在如是。

殊多可惜。再四思維。含變通官產出售程序。予以便宜處分之權。別無良策。應由財部將新省官產建築一類。暫由省長主持。勿庸先期呈部核准。致失出售時機。妨害國家收入。惟於出售之際。務須隨將詳細情形。即時報部以備查核。若價格數目相差太遠。卽可由部行查。或委託勝任人員。就近密偵。以憑核辦。復咨省長。屬其嚴密稽核監督。以整飭承辦官產人員。詳定告發懲罰各項專章。以杜以多報少假公濟私。與其他各項弊混。果能依此切實辦理。官產無過時損失之虞。而有可靠收入之益。新省有辦事敏活之便。而無周轉曲折之煩。兩利俱存。無便於此。愚見所及。較前必須呈部核准。官產方可出售。因以傾圮減價。或竟不能得價者。似爲得計。至現收房租之各項官房。如開省以前。舉辦善後由局查出叛產。或無主房屋。提歸公有。與設省而後。官民虧欠公款。以房屋抵交之類。皆可次第依此辦理變價。以裕中央直接收入。勿庸仍收租金。此關於處理官產建築一類之意見也。新省開省之初。南疆舉辦善後之後。有驛站官地。伯克養廉官地。叛產充公官地。嗣後逐有變更。有變賣爲民地者。有留存未賣者。據民國四年收入計算書。是年收入銀二萬八千八百八十四元九角五分。所謂官地租是也。其次則爲官有草廠。民國三年。由財廳定章。除與民有草廠普通征收牧稅外。另收年租金。蓋民間牲畜租地牧放。必與地主出租。習慣已久。牧畜官廠。自應一律出租。方昭公允。征租章制。每駝一峯銀五分。馬一匹銀四分。牛一頭銀三分。羊一隻銀五釐。惟是南疆各縣草廠。先年多已變賣。前經財廳行查。喀什道屬。僅疏附巴楚兩縣。尙存官有牧廠。阿克蘇道屬。亦只輪台婼羌尉犁三縣有之。其餘各縣。悉歸民有。北路各縣。除伊犁官有牧廠。現歸鎮守使署經管。不分收稅租金。按頭値百抽三。(俗名草頭稅)上年收入已達三十九萬四千七百六十四元零。外其綏定霍爾果斯以及迪化道屬各

縣。應收此項年租金。有自四年開始征收者。有自五年始行照辦者。參差不齊。且多未據報省。綜計民國四年份歸財廳所管者。已報收銀五千二百八十餘元。今年聞可增至一萬五六千元。此外疏勒莎車諸屬。官荒草灘。生長蘆葦。可供織席之用。前曾定章征收蘆課。四年冊報亦有銀二千一百二十四元。葉城之欄杆課。塔城之苜蓿課。亦皆昔日官地。現各歲收達數百金以上。各項土地。在未經變價以前。皆宜特別劃出。作爲官產辦理。其收入卽爲官產收入。另案報解中央。愚見所及。新省官產土地一類。如現征官地租。蘆課。欄杆課。苜蓿課。諸官地。尚可次第招民承售。或繳地價。以裕國家直接臨時收入。至收年租金之官有牧廠一項。熟察此間情形。似宜仍舊辦理。力圖擴充。作爲國家官產經常收入。尙較得計。何則。新疆爲天然遊牧之區。所有牧廠。水草皆極豐美。俄人久已垂涎。近邊諸地。俄屬哈薩克常來偷越牧放。辦理交涉。棘手已多。設若估價標賣。難保不無俄人假冒華籍。或賄託勾串屬中奸民。出而承售。辦理員司。偶有疏忽。土地所有權。卽入强鄰刁民之手。救濟善後。交涉之難。當百倍於今日。而我西北民族。素尙畜牧。蒙回纏哈。生聚日多。不若留爲官有。聽民牧放。歲課租金。既可預防土地所有權之外失。又可徐圖官產常收入之擴充。一得之愚。皆由實地考察而來。幸於新省官有牧廠。目下不宜加以變價處分。必俟人民稍多。地價稍貴。國權稍張。官民稍有愛護主權程度。再議估價變賣。或可以免上述對外交涉之意外也。又余督查印花。行經庫車。據知事陳宗器面稱。新省人民。昔向官廳領放牧地。認納些須課金。備繳例出照費。官廳卽依該民自註四至。塡發執照。一照之地。恒數百里。四至界畫。又多含糊。近年以來。爭界之案。層見疊出。宗器擬在庫屬草廠。由官給還原領照費。一律收歸官有。作爲官廠。年收租金。民間爭界糾葛。可以淨絕。國家官產歲收。可以增加。利國便民。無

途於此。現在着手籌辦云云。全疆情形。率多類此。所經各縣。此項爭訟。亦時有所聞。今若一律給還照費。免除課金。或依課額。酌予牧地。餘則一律收爲官廠徵收年租。如果辦理得人。當時不生別項擾民之事。每年租入。又能涓滴歸公。則新省官產經常收入年租金一項。當較現額增加數倍不難也。利國便民。誠有如陳知事所云者。宜由財部咨商新疆省長。斟酌情形。妥擬辦法。通令各縣遵照試辦。以觀成效。而定進行。此亦整理新省官產不可少之一辦法也。

▲十一月十三日晴　住塔城。正午。汪道尹宴待繼裘兩君。邀余等作陪。飲至傍晚方散。新疆輪廓二萬餘里。面積之廣。伯仲關東。地味饒沃。礦藏繁富。物產之豐。甲於寰宇。以言農田。膏腴美地。徧天山朔南。以言畜牧。羊馬牛駝羣繫原野。以言森林。樹木參天。濃蔭紛乘。朽枝老幹。橫滿山谷。以言工藝。旃裘齒革。霞夷氍毹。屯積都市。遠銷英俄。以言礦產。金銀玉石銅鐵鉛錫石油石臘硇砂白礬之藏。孕育環瑋。夙閟未宣。而鹽鹼炭煤之屬。尤質美而良。徧地皆是。以言漁業。羅布淖爾額爾齊斯伊犁諸水。鱗介滋長。卵育繁盛。既多巨魚。又生小鮮。東西遊歷人士。咸謂我國財物富厚。首推新疆。實地調查。殆非虛語。徒以土廣人稀。道路迢遠。交通梗阻。開發無由。坐令天府之區。長爲荒漠之域。外人覬覦。勃發野心。苟能籌措鉅資。興築鐵道。便利交通。組織公司。雄厚財力。開辦銀行。流通金融。遠合華僑。近聯纏商。內外貫徹。竭力經營。舉辦新疆豐富之物產。運銷於國內外各商場。不出十年。新疆富力。必埒全國。直魯江浙粵蜀諸省。號稱財富之區。以有產鹽場井也。而新疆之鹽。無地不產。兩湖江西。迭罹兵禍。庫儲極絀。今日財政。尚能支持。以有煤鐵各礦也。而新疆之煤。俯拾即獲。平遠鐵質。比於大冶。吉林龍江。遠僻東陲。夙號貧瘠。晚近以來。已

臻富庶。以多金礦與荒地也。而新疆金礦之旺。不亞漠河。荒地之廣。尤勝龍江。執甲例乙。故敢斷言。然環顧大局。財政困難。無論修造西北鐵路。路線太長。需款過鉅。即求其本省交通便利。亦爲不貲。奚能遽籌數千萬元。重困腹省財政。斟酌情形。祇可依其現狀。別籌進行。其已興辦之實業。如墾務則廣事招徠。力謀擴張。懲惰獎勤。重農貴粟。務令已墾之地。服疇力穡。而不失農時。未墾之荒。逐漸開闢。而增加國賦。如工藝則明申勸工之令。特訂獎藝之章。務令推陳出新。以廣外洋銷路。閭閻需品。不再仰給俄物。如商務則勸勉商人。聯合各族各幫。籌集雄厚資本。土貨概自運自銷。不令權操外人。茶布皆自採自售。不令俄貨倒灌。如蠶桑則授以焙繭繅絲之法。致以染采紡織之方。自留蠶種者。特別褒揚。出品新奇者。優予專利。如畜牧則組織公司。貸貧民以牧本。使畜牧繁興。兼運銷各皮毛。使漏卮堵塞。至應開辦之實業。如回俗冠履喜用皮革。向來各種材料。多由俄地輸入。應倣伊犁製革公司。寬籌資本。推廣於喀什莎車阿克蘇庫車和闐各城。多爲製煉。徧設分莊。以應人民之需要。而杜權利之外溢。如糖爲土民食用所必需。布爲人生章身所必要。二者皆非新產。多藉外來。（糖皆俄製布則尚有國貨）漏卮鉅萬。殊爲可惜。若就菓杏最多之庫車。與桑葚最多之和闐。設立製糖公司。講求新法。取汁製糖。散銷南北各城。擯食俄國所產。就產棉最多之吐魯番鄯善地方。組織紡紗織布諸廠。購置機器。織布紡紗。運賈天山南北。俾便商民購用。不第利益甚多且能提倡國貨。他如俄人嗜酒成性。可就吐魯番葡萄產地。設立造酒公司。造酒行銷俄國。墾牧需資繁多。可於迪化伊塔諸城。特設實業銀行。貸資濟助貧民。此皆急應興辦之實業。而確能裕國便民。利益較大。開辦較易。收效較速。切近易行者也。

▲十一月十四日晴　住塔城。下午。商會邀飲於文豐泰。適見由京寄來順天時報一束。亟展閱之。詳載段內閣命傅良佐督湘。譚組庵督軍去職。湘南自主。與北軍在衡陽激戰。頓憶故園。橫遭兵禍。食不甘味。潦草終席而歸。新疆地域遼廓。伯仲滿洲。物產豐盈。天府奧區。擁方里四百五十萬餘。才人口二百一十餘萬。雖殖民之未講。亦建省之匪完。溯自清同光間。左文襄劉襄勤翦削平回亂。勘定全疆。開設行省。建牙烏城。廢軍府之制。擴郡縣之規（今迪化道屬諸縣。多設於清初康乾兩朝。）厥後因地制宜。逐有增設。迄於今茲。行政小區有縣四十。又縣佐三。分五道區以施管轄。一曰迪化道尹。向駐省城。今移奇台。轄縣十。曰迪化。曰昌吉。曰綏來。曰阜康。曰孚遠。曰奇台。曰鎮西。曰哈密。曰鄯善。曰吐魯番。又縣佐一。曰呼圖壁。二曰塔城道尹。新就參贊改設。仍駐塔城。轄縣三。曰塔城。曰烏蘇。曰沙灣。又縣佐一。曰和什托羅蓋。三曰伊犁道尹。駐伊寧。轄縣四。曰伊寧。曰綏定。曰霍爾果斯。曰精河。四曰阿克蘇道尹。駐阿克蘇。轄縣十一。曰阿克蘇。曰烏什。曰溫宿。曰拜城。曰庫車。曰沙雅。曰輪台。曰焉耆。曰尉犂。曰婼羌。曰且末。又縣佐一。曰柯坪。五曰喀什噶爾道尹。駐疏附。轄縣十二。曰疏附。曰疏勒。曰伽師。曰巴楚。曰英吉沙爾。曰莎車。曰蒲犂。曰葉城。曰皮山。曰和闐。曰洛浦。曰于闐。現時建置舉備若斯。一縣所轄。動輒千里。或戶口已庶。生聚有失機宜。或膏壤廣遠。墾闢正賴專官。益以蒙回王公采地。錯處犬牙。內政鮮齊一之觀。土地呈榛蕪之象。急宜統籌全局。增改縣治。從事疆理。廣徠移民。並興墾牧樹實邊之宏規。謀國力之發展。就余實地考察。應增應改。爲縣二十有三。又縣佐八區。迪化道屬。呼圖壁須升爲縣。鄯善增一縣。治魯克沁。割吐魯番二堡三堡洋海諸地屬之。哈密回王采地改二縣。一治塔勒納沁。東山諸地屬之。一治三堡或回城。附城暨迤西諸地屬之。奇台增一縣。治木壘河。（已呈政府設縣

佐）迪化增一縣。佐治達坂城。吐魯番增一縣。佐治托克遜。鎮西增一縣。佐治三塘湖。劃奇台元湖屬之。塔城道屬和什托羅蓋縣佐擴轄境於蒙部。升為縣。塔城增一縣。治額敏河。（詳十一月十日記）北部落蒙部改一縣。治鄂博圖或六蘇木。東部落蒙部改一縣。治四顆樹或將軍溝。伊犁道屬博羅塔拉設一縣。治大營盤。（詳五月六日記）錫伯營設一縣。治河南。新舊滿營設一縣。治托古斯塔留。（詳五月十九及二十一日記）哈什河設一縣。治十二圍場。喀古斯川設一縣。治塔晃特。（詳五月二十二日記）特克斯川設二縣。分治河沿適中膏腴之區索倫營設一縣。治廣仁城或瞻德城。西部落蒙部改一縣。佐治大河沿。阿克蘇道屬。柯坪縣佐升為縣。焉耆增一縣。治庫爾勒。（已呈政府設縣佐）南部落蒙部。除沿驛道地撥隸焉耆外。（詳九月三日記）餘地改二縣。一治玉津阿拉。一治龍王台。尉犁增一縣。治鐵干里克。劃婼羌夜明蘇屬之。（詳八月二十六日記）且末增一縣。佐治安得悅。劃于闐沿安得悅河地屬之。（見八月四日記）喀什噶爾道屬。葉城增一縣。治波斯坎。劃附近莎車地屬之。和闐增一縣。治哈喇哈什城。伽師增一縣。治北鄉大阿圖什。（見六月二十四日記）于闐增一縣。治尼雅。劃大金廠諸地屬之。疏附增一縣。佐治安鳩安。（見六月二十九日記）巴楚增一縣。佐治夏和爾。（見六月十七日記）莎車增一縣。佐治黑孜吉爾。（見七月八日記）增改諸治。具如上述。其於蒙回采地諸縣。第一期知事宜令該管王公兼署。因勢利導。着着進行。俟具規模再加任免。妙其運用。自易奏功。又阿爾泰特別區域。今日實難獨立以發達。余極主改道區併隸新疆。（詳十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記）果能實現。即併阿塔為一道。鎮守使駐承化。道尹仍駐塔城。劃烏蘇及烏蒙新縣隸伊犁。以符原案。當是之時。新疆轄地更廣。控制更難。即宜區為山北山南兩省。分理百政。山

北設省長。兼督兩省軍務。駐迪化。隸以迪化阿塔伊犂三道。四十二縣。又七縣佐。（阿爾泰八縣。三縣佐。）山南祇設省長。駐阿克蘇。隸以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三十二縣。又四縣佐。（阿克蘇道伊宜移駐庫車。）惟是新疆財政。自來北絀於南。軍政經費南又少支於北。將來實行分省。兩省軍費。固須平均分負。以資調劑。即山南應解中央專款。（現皆由中央協新歲餉四十八萬元內劃抵。從未實行解部。）亦宜撥解山北。備與庶政相助為理。畛域毋分。共圖富強。競求進步。十年而後。西二省。不難與東三省爭雄長矣。按據十年調查新省已分八道。曰迪化。轄迪化昌吉。綏來。阜康。孚遠。奇台。哈密。呼圖壁。鎮西九縣。木壘河一縣佐。曰伊犂。轄伊寧。綏定。霍爾果斯。精河。博樂。五縣。曰塔城。轄塔城額敏。烏蘇。沙灣。四縣。和什托羅蓋一縣佐。曰阿山。轄承化寺。布爾津。二縣。布倫托海。布爾根二縣佐。哈巴河吉木乃二設治局。曰焉耆。轄焉耆。輪台。尉犂。婼羌。且末。吐魯番。鄯善。七縣。庫爾勒一縣佐。曰阿克蘇。轄阿克蘇。溫宿。拜城。烏什。庫車。沙雅。六縣。柯坪一縣佐。曰喀什。轄疏附。疏勒。巴楚。伽師。英吉沙爾。莎車。蒲犂。七縣。曰和闐。轄和闐。于闐。洛浦。墨玉。葉城。皮山。六縣。策勒村一縣佐。

▲十一月十五日晨雪日晴　住塔城。入夜芝蓀設筵署中。同席裘勾繼劉四君外。祇汪季華一人。席間勾唱京戲數曲。聽之歡然。飲至午夜始散。新疆孤懸西陲。幅員廣遠。種族紛雜。文化簡陋。交通滯阻。強鄰英俄。耽耽虎視。防務稍疏。立召危亡。安內攘外。皆賴軍隊以為維持。脫有勁旅常川駐紮。則內而蒙回纏哈。知所懾懼而安心內向。外而沿邊卡倫。戒備有資。而外侮潛銷。然現在新省兵力既異常單薄。（合省城一混成旅。伊犂喀什兩混成團。及各回隊防營。與阿爾泰塔城兩處陸軍。兵額實數僅七八千人。）軍制復異常複雜。（陸軍與回隊固各營自為編制。額

不一律。防營步兵有百餘人或百八爲一營。騎兵有五十騎或六十騎爲一旗者）軍容更異常腐敗。軍官多數不知學術兩科爲何物。兵士終歲飽食從未校場教練野外演習。鎗則連發單發之毛瑟英製口裝旋條爆管之來復俄製之滑筒諸舊式廢鎗。無營不有而中央發去之新式快鎗亦多銹蝕損廢。責以安攘宏圖實南轅而北轍。自非別籌辦法切實整頓。斷難壁壘一新。資守邊防而固疆圉。整頓之方不外四端）一宜擴充兵額統一軍制。新省輪廓二萬餘里。沿邊卡倫多至數十百處。交通極其梗阻。形勢極其散漫。現有兵額實在難敷分配。須將現有各軍名目一律取銷。從新編練陸軍四混成旅。以一旅駐省城。分防奇台哈密。一團駐阿爾泰。分防塔城和什托羅蓋。一旅駐伊犂。分防精河烏蘇。一旅駐喀什噶爾。（喀什噶爾提督裁改鎮守使由駐防旅長兼任）分防莎車巴楚。一團駐阿克蘇。分防烏什焉耆。輪流調戍瓜期一年。藉諳各處地形。攘外諸多便利。復盛軍容。全境安內亦具實力。其編配也。以二旅由甘陝晉豫直魯鄂川八省。酌量認挑並攜眷屬。每三年挑調二旅至四次而止。（能永久續挑更佳）運輸旅費。暫由各該省份分擔。各軍餉乾。亦由中央補助數成。一俟新省財力稍裕。次第籌償。其餘二旅。卽就新省現有各軍實地檢驗。留其精壯。去其老弱。再從土著漢滿蒙回纏哈諸族。揀選徵募。以足其額。與由關內挑來二旅混合編制。分駐各處。不第模範兵多。訓練不難着手。而各族雜處。習尙亦易同化。軍制統一。軍紀一新。精勁之陸軍可計日以練成。國防之緩急。亦有恃而無恐矣。二宜同時編練各縣警隊。警察。警隊警察。皆負保護治安之責。東西列邦。無不視爲重要內政。新省警隊。各縣僅具形式。毫無精神。警察則祇省城伊塔喀什莎車數處有此名目。他縣皆未興辦。今宜極力整頓警隊。使具實力。遍設警察。一律武裝。完成保衛地方之責。藉紓國防緩急之力。警隊大縣

額設八十人。中縣六十人。小縣與縣佐皆四十人。警察額數。視警隊二分之一。（伊寧。塔城。奇台。吐魯番。庫車。阿克蘇。疏附。莎車。和闐。九縣。各增兩警三十人。或二十人。）足額編設。同時進行。服裝期其整齊。訓練略倣陸軍。率以新式軍官。使會新操。授以存庫舊鎗。使資實習。警隊巡邏縣境奸宄。警察專保縣治安寧。指揮於知事。賞罰於道尹。節制於省長。統計全省四十三縣。（縣佐准縣）約得三千數百餘人。益以省城額練警察五百人。當有四千人而強。訓練得法。舊習淨除。一旦有事。亦足調備攻守。全省兵力。不又增厚於無形乎。三宜兵額求足。軍械求精。新省軍隊腐敗。甲於全國。軍紀風紀。不識何物。空名缺額。久成習慣。（喀什提督馬福興吃缺至全額四分之三。）今宜嚴令各級軍官。遇有兵士缺額。隨卽徵募補充。違則軍法從事。而新省生活程度過高。縱以財政困難。不能按照各國遠戍兵士通例。發給雙餉。亦宜比較定額。稍予優給。使之安心在伍。否則兵不足額。平時既鮮整齊之規。戰時復減戰鬭之力。至新省現有軍械砲位固少。又皆舊式。幾若廢物。而良好鎗枝。亦祗五六千桿。餘皆舊物。不適射擊。（見上小註。）宜由中央一次配備三混成旅全部精良武器。裝運到新。俵發新編陸軍。供演習攻守之需。如不敷用。或須補充。隨時再向中央請領。其舊式鎗枝。一律收回。發給各縣警隊警察。俾資操演。似此辦理。兵士必常足額。軍械自皆精良。則政府耗一份餉糈。卽得一完全戰鬭員。裨益國防。豈淺鮮哉。四宜實行退伍。籌辦屯田。新疆國防極關重要。足兵至計。亟應早籌。而惟一辦法。端賴兵士定期退伍。隨卽屯田安戶。（警隊警察各兵。亦須退伍屯田）寓兵於農。養成國民皆兵。蓋兵士入伍。既經三年。軍事學術。當然嫻熟。遇有戰守。悉足調用。各國續備預備之制。實有深意存焉。默察新省情形。尤應積極師法。況復官荒極廣。沃壤極多。退伍弁兵。容易安插。能耕者耕。願牧者牧。謀生致

富。胥無所難。如在伍期間。即能就近撥地。以操練之餘閑。從事於隴畝。預立基礎。藉裕軍食。更爲上策。如果辦理切實。進行銳猛。至十二年而後。國防有事。下令動員。則隨時可集十萬勁旅以應戰守。且增戶民十萬。墾闢荒地。租稅所入。又足稍裕財源。一舉而數善並陳。此之謂也。進論國防應整頓者。亦有三端。一卡倫防守。宜專責成。曩在淸時。北路卡倫。爲滿營專責。南路則由標營擔任。（後於伊塔改僱哈薩克。喀什則僱布魯特及塔吉克諸民。因其就近遊牧。放充伯克。兼管卡倫。惟與俄民多屬親故。遊牧草場。私相租借。每逢春夏。俄人越界遊牧甚多。弊端百出。）今既概編陸軍。應歸各地防兵。就近更番戍守。並宜體察地形夷險。比較原定兵額。酌量增加。以防疏漏。更倣俄卡兵弁換防之例。均其勞逸。雖在極邊。每間半年。必往梭巡一次。駐卡弁兵。應將逐日經過事實。與鄰國邊防狀況。隨時報告以憑核辦。預籌防守。一沿邊設防務扼險要。新省邊防。其重要者。東北防科布多。正北迄西防俄羅斯。西南防英吉利與土耳其。三防之中。又以俄爲第一。英土次之。科布多又次之。起蒲犂烏仔別里山口。訖阿爾泰奎屯山。蜿蜒七千餘里。處處與俄接壤。保境守國。允宜扼要。天山以北。當分宿重兵於伊犂塔城阿爾泰。更扼守布爾津河和什托羅蓋。與阿塔互爲犄角。設防精河烏蘇。使伊塔各壯聲援。駐兵霍爾果斯博羅搭拉。嚴備敵人輕騎相襲。天山以南。當宿重兵於喀什噶爾及阿克蘇。扼守烏什安鳩安。鞏固屏藩。駐軍巴楚。策應阿喀。如斯佈置。防範嚴密。俄人即欲進攻。亦非一鼓可下。獨惜我之西北大鐵道未成。長途戈壁。交通阻滯。關內派兵增援。輸送費時。不若彼有斜米巴拉廷斯克。阿里瑪圖。皆通鐵道。齋桑淖爾。復有輪船。包圍之勢早成。轉運之便神速耳。蒲犂葉城皮山和闐四縣。與阿富汗條拜提北印度相鄰。阿富汗附土。土倚德以强。阿土皆回敎。恆欲利用宗敎上之勢力。操縱我回民。蠶

食我領土。故防土須與防英並重。苟預扼守蒲犁與卡拉胡魯木卡。更駐重兵莎車策應。聲援即有緩急。亦無足慮。科防方面。扼守察罕通古以遏其衝。駐兵元湖。聯絡奇台。戍守布爾根河青格里河。聯絡阿爾泰。東西援應得力。敵即莫敢內犯。蓋外蒙自治作亂。稱兵俄實爲之主謀。今俄西敗於德。東復內訌。自顧不暇。安能助蒙擾我邊鄙。外蒙即不自量。竟欲自張旗鼓。與我作戰。亦無多少戰鬬能力。獅子搏兔。不必用全力也。

▲十一月十六日雪　住塔城。竟日檢點行李。頭爲之暈。入夜馬協台設筵餞行。飲至夜深。始歸就寢。新疆開設行省。始清光緒八年。左文襄建議於前。劉襄勤踵成於後。於是軍府之制。一變而爲郡縣。其初守牧諸官。多取才於戎幕。一官出守。閱歷殊深。萬里于役。經驗愈富。乃越時漸久。老成凋謝。絕塞遐荒。碩彥裹足。仕途流品。逐漸混雜。州縣牧吏。羣習貪枉。以狡詐爲才。以鑽營爲能。政治道德。淪亡以盡。禮義廉恥。喪失無餘。封疆大吏。監司諸員。尤各養尊處優。驕泰成習。僚屬之賢否。黜陟胥以逢迎之工拙爲衡。上下相蒙。積重難返。殃民病國。行若無事。政府則離隔太遠。視察難周。閭閻則語言不通。冤痛莫訴。生民塗炭。於茲有年。民國代興。今省長楊君繼任封圻。本其經驗魄力（楊任州縣二十餘年。洞悉州縣積弊所在。）奮起整飭。奬勵廉能。劾罷貪婪。派主計淨提各縣陋規。駐密探偵報知事賢否。明令各縣纏民。隨時得以據情郵控。控無不辦。辦無不嚴。（間有上控未理者。祗二三特別知事。）知事知所儆畏。鮮敢以身試法。行之數年。舊式吏治。遂臻清明之域。移較關內各省。皆勝一籌。惟是一意孤行。拘守成見。矯枉過正。不無間然。旁觀熟察。應改良者。尚有二端。一知事俸給公費。宜較關內各省加優。勿仍包辦之現制。蓋知事爲親民之官。政治之良窳。民情之向背繫焉。不有相當廉俸。備供仰事俯蓄。內顧無憂。誰能安心勤政愛民。潔己奉

公。不稍額外苛歛。況夫新省生活程度。高於內省。知事由省赴任。交卸返省。遠程數千。近亦千里。隨帶眷幕僕役。旅費已屬不貲。在任期間。差使之供張。僚屬之酬應。衙署之支出。俱有難言之隱。而近年各縣陋規。又復節經提淨。挹注彌補。何去何從。以故自好之士。恆視縣缺爲畏途。裹足不前。不肖者流。竊恐別開生面。取償人民。且藉自肥。脫或大吏偶欠精明。監視未周。清末弊政。何難復起。今宜捐棄人治主義。建立法治精神。於各知事俸給公費。按照政府定章。每月加給一成。廢除現在不問公費俸給。一等缺每月總支省票銀五百兩。（兌現合四百六七十元。去定章八百餘元尚遠。） 二等缺四百兩。三等缺三百兩包辦之制。以養其廉。赴任交卸往返川資。分別遠近。由公家酌量發給。以示體恤。佐治人員。征收司事。薪水伙食。酌量規定。作正開支。上官過境。供應所需。亦訂專章。使資遵守。嚴禁浪費。似此辦理。儉樸知事。自贍之外。尚多剩餘。用裕家計。必能爲國宣勞。盡力職責。苟有自甘不肖。枉法貪贓。卽行盡法懲處。以儆其餘。勸以重祿。繩以嚴法。貪汚亦必自新。廉能將更自勵。吏治清明。奚止今日已哉。一宜釐定知事保障條例。勿任奸民揑控無罪。新省纏民。巽懦者固多。刁狡者亦所在而有。民國而後。楊省長痛清末官吏之貪殘。動謂有壞官無壞百姓。遇民控官。輕則立予查辦。重則撤任後查。僅憑呈詞。風行雷厲。查無實據。亦不罪民。有時傳訊。並無主體。好訟之風。於以大啟。漢回奸民。落魄遊幕。習知其然。往往挾以要求知事。稍有不遂。揑控隨之。公呈私訴。連篇累牘。務去其官而後已。說者謂新疆知事。祇值郵票三分。（纏民上控。揩用郵票。不須躬遞。） 枉曲之情。可以概見。今不亟定知事保障條例。於民控官。失實治以相當反坐之罪。奸人揑名誣控。懲以匿名揭帖之律。則剛直知事。又無特別奥援。將受無窮之委曲。奸狡之徒。勢必聯絡鄉約阿渾。結納遊幕莠民。朋比爲奸。相倚牟利。朘膏削

脂。暴斂橫征。無惡而不作矣。此外糧草征收局。部不無情弊。採辦軍需。官價半飽胥吏鄉約。採銅派工。採金發價。舊日積弊。皆未淨除。車馬之應役。人民之當差。漢人之重利盤剝。種種弊害。留遺尚多。亟應愼選廉能知事。統籌全局。遴派廉潔委員。認眞監收。妥委公正頭目。承辦一切。明訂與押放債章程。（利率須照英俄籍民放債所取爲標準。過低恐不能行。且爲外人增利）使之遵守。隨時隨事。兢業以行。峻法嚴刑。務去民害。又皆澄清吏治之要點也。

▲十一月十七日晴　住塔城。上午汪道尹來送行。並貽屏聯與方物數種。入夜芝蓀設宴祖餞。決定明日首途返京。新疆比鄰英俄。交涉素號繁重。自清光緒七年。伊犁約成。門戶洞闢。更任外人操縱。莫可如何。（伊犁塔城喀什阿爾泰四處。俄領事署。衛兵皆超定額數倍至十數倍。兵房佈置。如我營闉。通俄之路。均設台站。戍以兵士。兵士出入卡倫。不服盤查。甚至迫我卡兵。供應一切。）守邊官吏。又不熟諳條約。迭喪主權。遷流至今。積重難返。英俄領事。日益驕橫。每運用其外交手腕。恫嚇欺詐。力爭約外權利。我國官吏。毫無能力。遇事退讓。卒將條約以內細微權利。放棄無餘。間有幹吏。能持條約與彼交涉。彼必揑詞不諳約章。不能保護外人。咨請大吏撤換。大吏亦不加察。徇情曲從。國威國權。任其損失。閭里編氓。沉冤茹痛。誠篤者吞聲。狡黠者外向。幸近俄勢日即衰弱。英地去我尚遠。危全疆得延殘喘。不然。新疆土地人民。早已非我屬矣。不亟預圖補救。後患設想何堪。約其大要。蓋有四端。一宜刋頒條約。令各知事卡弁。悉心研究。國際交涉。本視強弱爲轉移。恃武力爲後盾。衰國弱民。公法且無效力。約章概屬具文。西儒恒言。有強權無公理。固也。然肆應有方。理由充足。於公法約章之中。保持固有權利。亦恒多有。新省官吏。無論各項條約。研究鮮有其人。卽普通常識。充實亦難多觀。（某知事至謂外國領事爲上司。某知事至執纏民捐助

土耳其民收條。爲出籍證據。）交涉失敗。自在意中。今宜編列條約。有關新疆各條。暨與俄英歷辦交涉案件。摘要論列。指陳得失。頒給各縣知事及守卡官弁。飭令細心研求。所有損失。如何挽救。所有權利。如何保持。既經熟習於平時。自能運用於臨事。處以機警。持以和平。根據約文。堅持公理。雖小故而不輕予退讓。遇重大而不跡涉張皇。更委曲周旋。期無僨事。從容討論。務保主權。行之數年。必呈大效。英俄領事。亦必不如往日笑謂華無人矣。一宜重竪正北迄西各界牌博。勘定西南國界。新疆正北迄西。蜿蜒七千餘里。皆與俄鄰。沿邊牌博。有已設者。有應設而未設者。有已設而現在實際又多錯誤者。（參觀六月三十日記）無形喪地。莫知紀極。查清光緒七年中俄續約第九條內開以上第七第八兩條所定兩國地方。從前未立界牌之交界各處。應由兩國特派大員安設界牌。……俄國所屬之費爾干省。與中國喀什噶爾西邊交界地方。亦由兩國特派大員前往查勘。照兩國現管之界勘定。安設界牌等語。按其詞意。自以中國界牌爲憑。但訂約迄今。俄國從未派員來華。會立眞確牌博。其蓄謀侵地。匪伊朝夕。今應亟商俄使。各派大員。勘明續約所定確界。會立石質牌博。詳刻地名方向。編列號次。註明由甲至乙。計若干程。載入約章。永遠遵守。更訂明會勘期限。如期舉行。不得飾詞延宕。以防傾塌模糊。水冲沙壓。經久失實。暗遷混佔。致滋爭界。横生交涉。至西南一方。久無定界。不第防俄侵佔。又與中英兩屬之坎巨提毗連。雖經蒲犂於各要隘增設卡倫。沿邊並無牌博。不亟明確設立。竊恐將來議界。英俄又執中國卡倫爲憑。（我國卡倫不過就設要隘而有水草之處。稽查出入。並未安設極邊。卡倫以外。其地尚多。）致喪領土。亦應勘明我與坎巨提。條拜提克什米耳各部接壤。舊界安設齊全。地名方向號數距離。皆須詳明列刊。並應知照英國政府。永爲定界。又蔡滿卡倫。最關邊要。自清

光緒十八年。總署電撤防兵。俄遂借駐。防英北來。故現蒲犁邊俄各境。迄無定界。（指俄侵佔我帕米爾諸地。）是應向俄索還蘇滿舊卡。與俄劃清極邊境界。安設牌博。免致邊徼再為俄侵。一宜添設亞俄各屬領事。保護華僑。新省人民居留亞俄各地。經營商業。從事工作。人數之多。達十餘萬。（薩瑪爾約一萬人。阿拉木圖一萬一二千人。塔什一萬六七千人。浩罕及窩什共約三萬餘人。哈喇湖一萬二千餘人。斜米省城。阿依庫斯。亞莫斯可。托乎瑪克。阿里瑪圖等處。各數千人或數百人不等。）寄人籬下。聽人驅策。偶因口角之爭。賬債之故。幽執囹圄。動經數年。罰作苦工。亦須累月。甚至被劫街市。呼號無救。殺害郊野。含冤莫伸。種種凌虐。更僕難數。僑衆疾首痛心。因擇明白幹練之人。出充商約。希圖自治。奈無政府保護。仍難執理面爭。與俄官吏平分曲直。祇得俯首帖耳。聽其指揮。顛沛流離。至堪悲憫。然此蚩蚩謀生之衆。皆我喁喁向化之民。其在俄也。固厚財力。而在新疆。亦廣田園。長無保護。任人魚肉。俄必多方煽誘。使出華籍。於我既失僑民。又喪土地。交涉後患。愈日益深。亟宜查照咸豐十年中俄條約。（第八條有云。中國若欲在俄羅斯京城。或別處設立領事官。亦聽中國之便。）與俄商定所有亞俄各屬居留華僑之處。就地方之繁簡。分領事之正副。一律設立。庶華僑得有保護。國權藉資發展矣。一宜清查俄英籍民。杜絕葛藤。新省腹地。寄居俄英籍人。種地經商。到處蔓延。俄英領事。隨在各處設立阿克薩哈爾。（職權如我鄉約。記中皆稱商約者不認其在新有土地權也。）受派各人。類皆刁狡土棍。狐假虎威。驕橫姿肆。遇有交涉事件。隱然與我各縣知事抗職爭衡。擅作威福。彼邦領事。又復故為庇縱。使之勾誘華民。入彼國籍。吾民外向。逐日加多。近且明售通商票。為入外籍之據。交涉愈繁。困難愈甚。今宜遴派洞明交涉委員。會同英俄領事。詳查各城外籍戶口。編造清冊。分存各縣。

作為定案。嗣後如有外民內附。華民出籍。皆須依我國籍法令。備案華洋官署。方能有效。不能如前此任意為之。又纏俗已嫁女子。得分父母遺產。並任債務償還。近來俄英籍人。娶有纏女。不負償還之責。徒起析產之爭。交涉迭釀。支節橫生。亦應併案聲明。嗣後華洋通婚。須赴兩國官署註冊。開除女子華籍。斷絕家產關係。不能如今日之無理爭執。餘如外民種地。須照華章納糧。放債典押。須按華章取息。通商票不得冒濫發出。哈薩克不得越界遊牧。皆應附案妥商。詳定辦法。載之盟書。期斷葛藤者也。

▲十一月十八日晴禮拜　上午十時。發塔城出西門。向西行。道路平坦。草湖無際。三十里巴克圖卡。駐汛兵一排。稽查行旅。十里過水。有木橋。中俄於此分界。自哈密咬牙溝至此。共行新疆境內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里。（內行阿爾泰轄境。一千四百二十里。）又五里葦塘子。哈語霍霍托瑪。俄屬邊塔大市鎮也。商店莊民。共計二百餘家。車店三家。華僑二十六家。駐俄兵百餘。有稅關。關吏以余持有塔城俄領稅關證書。不驗行李。即放前行。余索加給免驗證憑。以免沿途意外留難。渠約明晨辦送。乃舍於華僑薩答阿奇之家。是日行四十五里。涂芝蓀劉香圃二君。偕來遠送。談至午夜。始各安寢。

▲十一月十九日晴　晨間俄稅關總辦幫辦來寓報謁。並送免驗行李證憑。藉通譯略與寒暄。彼遂辭去。早餐畢。握別涂劉二君。乘車西進。升極斜之坂。登山梁。頗據形勢。當年劃界諸人。胡竟夢夢棄此與俄。致令塔邊無險可守也。踰山道南北莊舍十數家。草場寬廣。過此彌望戈壁。鮮見人烟。五十四里阿塔楷台房一所。民居七八。又踰山梁。不甚高峻。二十四里阿西拉哈。民三家。傍道而居。皆土屋。路東二里。道右有新廟。扎磚壁。琉頂。建築精緻可觀。三十

六里瑪嵌青台房一所。市民三百餘家。華纏有室家田園者九家。單身工商五六十人。漢商一家。住華僑阿依斯拉阿渾商店。是日行一百一十四里。自塔城至俄斜米俄人皆設台站。共計二十四台。台各養馬若干匹。轉運官物。兼載商旅。各台換馬不換車。日可行四五台。猶吾清時驛站之遺制耳。

▲十一月二十日晴　上午十時。發瑪嵌青。向西行微偏北。道右小山之後。有大山脈。迤邐而西。白雪皚皚。前行數里入戈壁。道路平坦。車行尚捷。五十六里巴拉克擺台房一所。哈民十餘家。台左有泉成溪。水自地中上湧。躍高數寸。清亮可觀。喂馬小憩。西偏北行。道左水沿民居不斷。五十四里武兒準八棚。商務勝瑪嵌青。有街九條。序列甚整。車店二家。華纏三十餘家。漢商七家。單身商工漢纏各三四十人。附近農民約千餘戶。住華僑沁阿渾家。是日行百有十里。

▲十一月二十一日陰　上午十時半。發武兒準。西南行。循舊台路。道傍皆莊地。十六里入山。踰大沙梁。折西行。過一水。深及馬膝。二十四里壹肯蘇。草湖寬廣。哈民十五六家。夾道而居。舊台房廢無居人。小憩復行。地勢漸高。二十五里入山。積雪滿地。映以早月。殊多雅趣。踰山下坂。車行甚捷。三十五里忒斯把干。哈民二十餘家。土屋相望。住是日行百有十里。新台路自武兒準折西北。循電杆。經棗瓦提。鐵里克。哈喇伙。新阿壹。四台至青個甲。合舊台路。較舊路捷程二台。沿途且多莊舍。給養易易。惟皆山路。坡坨頗疲。升降不若舊路平坦。故商賈貨車。仍由舊道。

▲十一月二十二日晴　上午八時半。發忒斯把干。西偏北行。草湖彌望。道路斜平。車行甚捷。四十里卡拉噶爾哈民二十餘家。儼然街市。茶尖小憩。折北偏西行。左見小山。三十里道右坡上。廨札一圈。二十五里甲兒打斯。哈民十

二家。住。是日行九十五里。住處有五齡小女。舌妙胡歌。能解旅愁。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風雪夜雨　上午九時發甲兒打斯。北偏西行。右旁小山。雪花斜飛。漸行漸厚。白沙黃草。皆絕形影。四十四里阿壹。哈民十六七家。散處水沿坡上。臺房已就頹廢。小憩復行。升降斜坡無數。冰雪載途。車行頗利。五十六里青個甲。哈民九家。環道而居。住。是日行一百里。於此會新臺路。

▲十一月二十四日細雨竟日　上午九時。發青個甲。北偏西循電杆行。右仍小山。升降斜坨。不甚吃力。風從雪生。寒威凜冽。六十四里。過一水。抵阿依庫斯。住。市街整齊。居民約三百家。老蓋衣族居多數。有學校三所。是地東適齋桑。西達阿里瑪圖。南至塔城。北走斜米。皆於此分道。蓋兵家所謂衝地要地也。由塔城至斜米。共程二十四臺。至此已行一半。

▲十一月二十五日陰雨　上午九日。發阿依庫斯。北偏西行。升降坡坨。惟倚斜平。五十四里阿東和拉武。臺房一所。哈屋五六。茶尖復行。盤旋坡坨。泥濘甚深。三十六里。過一乾河。上架木橋。詢之車夫。盛夏雪消。水流甚大。十里英格里克台房一所。哈民九家。住。是日行一百里。沿途兩見軍隊聯車。迎面而來。一次約兵一連。

▲十一月二十六日陰霧　上午八時半。發英格里克。向北行。微偏西。雪深路濘。車行殊困。途遇漢人五車。彼此皆由車夫哈薩克間接咨詢。不敢直接談話。此亦我國僑旅外國人民怪現象也。五十三里吳宗布拉克。哈民三四十家。環道而居。儼然市鎮。台房一所。茶尖復行。路雪深。逾午前所經。烟霧迷漫。四望無涯。如航太平洋中。景象寒冷異常。噓氣成冰。三十五里。過一土橋。十四里阿耳甲台房一所。哈民八九家。分居南北兩處。住。是日行百有二里。午前

旁。晚。皆見俄軍向南開拔。詢係前敵退伍。運至原籍安插者也。

▲十一月二十七日陰霧正午微霽　上午八時半。發阿耳甲向北行。坡坨上下。惟尚斜平。四十八里阿爾葛武地居山坡。哈民二三十家。台房一。電局一。路西南隅石巖一線。嵯峨可觀。小憩復行。路爲下坂。五十三里。克茨莫拉哈民七八家。台房一所。住。是日行百有一里。睡至午夜。俄兵兩度叩門投宿。室爲之滿。防其竊物。秉燭達旦。

▲十一月二十八日忽晴忽陰　上午九時。發克茨莫拉。向北行。路在山間。惟不崎嶇。五十二里。家爾打斯。哈民二十四家。台房一所。小學校一。茶尖復行。十四里土果。哈民三家。夾道而居。二十九里阿吉西庫里。哈民十二家。台房一所。住。是日行九十五里。日間途中。迭遇兵車聯隊南下。自塔城以來。沿途電柱。有夾石礎若樹梲桿者。有插鐵釵若鼎足而立者。堅穩非常。大風難拔。回視新疆阿爾泰所見。傾斜倒折。入眼不絕。腐敗難堪。眞足令人氣煞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陰霧　上午五時。發阿西吉庫里。向北行。東方未明。寒威甚凜。重裘不溫。牙鬬作顫。烟霧迷茫。莫辨東西。五十八里博兒羅。台房一所。哈民十三四家。茶尖復行。地勢平曠。四十五里烏魯古斯台房一所。哈民十餘家。停車投宿逆旅。主人云。經軍隊指定。無房安歇。乃即催車前進。道路平坦。車行甚疾。三十六里額爾齊斯河南岸。住。是日行一百三十七里。

▲十一月三十日大雪　上午九時●發額爾齊斯河南岸。向北行。一里入市街。一里至河沿渡口。（源出我國大阿爾泰山。詳十月二十七日記）結冰尚薄。不堪載重。迺繞至上游里許。踏冰而渡。河幅廣一里許。中夾一洲。楊柳一叢。萬枝皆白。河冰碎聚。狀擬魚鱗。遙望一處。尚未凍合。急流而湍。凜凜戒心。眞所謂如履薄冰也。過河又曲折行市

街。二里。住。是日行五里。途遇華人數起。來詢何往。懼爲紅鬍子匪黨。均未置答。自塔城至此。共程一千一百七十八里。旁晚。仁中信洋行薩脫巴依來。招待一切。以塔行塔斯曼巴依緘囑也。是地屬俄斜米巴拉廷斯克省會。市廛之多。比於迪化。而整齊宏壯過之。俄駐防軍混成一旅。大小學校共二十餘所。人口十四萬人。女多男少。詢係連年戰死之故。有大影戲園二。一在大禮拜寺後。曰霍羅普。一在巡撫署側。曰巴拉勒斯。歐戰未起以前。此間爲新疆輸出入貨萃會之所。商務極盛。自開戰後。俄工商業。次第停頓。遂日以衰。近又大軍過境。率多滯留。軍紀不肅。商店類閉不敢開。市場益形蕭條。夜間行人。幾至絕跡。京津漢商。乘此貨缺價昂。羣相運貨來。茲零售人數之多。達六七百。亦一幸事。惟所獲皆盧布紙幣。將來價格低落。仍難贏重利耳。俄屬回民。哈薩克最多。自塔城至此。所經皆彼族牧地。次爲老蓋衣。進化程度。伯仲俄人。多富商巨賈。亞俄暨新疆諸埠。無不有彼族商店。大有吾湘諺語無江西人不成口岸之概。其種人以居莫斯科東卡薩地方爲最多。數又次爲纏民。羣居安集延塔什干諸地。風俗慣習。視新疆纏民。無大差異。亦力農事耕作。額爾齊斯河流。盛夏冰解。可航輪舟。由斜米上溯。直達齋桑湖北土薊盧。（俄語曰陶布勒米斯。淺水小輪。可再上達阿爾泰布爾津河。）須時三晝夜。下水二晝夜一日而足。由斜米下駛。直取阿姆斯科。須時兩晝夜一日。上水須四晝夜。（輪船俄語曰魄勒火特。）

▲十二月一日陰微雪　上午偕烈夫乘扒犂。（哈語曰恰納。每小時盧布二元。）繞遊街市。軍隊蟻聚。生意零落。無甚樂趣。廢然反寓。適德和洋行棨依麻爭巴依來訪。且邀晚宴。亦以塔希曼巴依之紹介也。下午四時。棨依麻爭以車來迓。遂至納特兒麻哈莫德街德和洋行。吃抓飯。同席薩脫滿巴依外。有德盛洋行阿麥張巴依。若輩將赴京

津辦貨。欲求余等爲之關照。故招待極其慇懃。六時席散。復至樸兒里希乃葛司典兒街九十八號。薩脫滿巴依家夜飲。有留聲機佐觴。其女公子數輩。隔簾依聲而和。促音促節。清脆娛聽。余平生於戲曲喜聽小調中之大沽短曲與鳳陽花鼓。老蓋衣曲樂。音節抑揚。大與類似。甚爲醉心。幾如劉後主此間樂不思蜀矣。九時半乘車至火車站。（俄語曰惡塔魯八。）距市約六華里。中間隔一草湖。廣無居人。十時抵站。票房正開始售票。向購直達哈爾濱通票不能。僅購至滿洲里。二等每張盧布六十三元又二十鐵里。鐵里者。俄輔幣名。以百鐵里爲一盧布。乘客攜帶行李。無論頭二三等。人准帶一藩同。合華衡二十七觔又半。過此須打保廻息。（猶華言行李票。）按重量納運費。旋拍二電。一與伊爾庫斯克魏領事。一與塔城汪道尹。電局收費。俄國境內普通電每字十鐵里。謝賀電六十鐵里。此與吾國電章不同處也。諸事既畢。乃入候車室候車。至鐘鳴十一下後。準備登車大鈴之聲。鏘鏘然作。逾二十分。又聞大鈴之聲。起視乘客。則皆紛紛登車。大鈴連響三聲。火車遂開。此次由斜啟程。上車得薩脫滿招呼。一切自身頗覺安逸。不然又須飽受多少無謂驚慌矣。開車後。取指南針視之。向北偏東行。移時遂入睡鄉。

▲十二月二日陰晨微霧　早七時醒。車向北偏東行。路傍地勢平曠。積雪甚深。彌望皆白。無多農舍。九時抵一站。不識何名。停車四十分鐘。正午至淡次雅勒斯陔。停車半小時。二時一刻。四時。六時。三站皆停車二三十分鐘。忘詢站名。沿途大站。均有售賣食物小店。與公共吸取開水地方。（俄語曰沙瑪瓦爾。）自由吸用不取水資。車中軍隊甚多。其蠻橫腐敗之狀。似甚吾國國。軍車中無電燈。燃洋臘。一如上年所經東三省之中東鐵道。

▲十二月三日雪　早七時。抵諾夫尼克乃斯克。下車。語文不諳。人地生疏。情形茫然。東西莫辨。幸有薩脫滿巴依

囑託車掌爲我叫搬運夫。（俄語曰諾希司。）搬取行李。領赴候車室。中當酬車掌盧布十元。搬夫二元。自斜米至此。共行六百一十三里。合華里一千二百二十六里。平時車價頭等十六盧布。二等九盧布六十鐵里。近加五成收費。（各路皆然。）頭等須二十四盧布矣。此段鐵道。俄語曰阿爾泰支路。意在以此路經營我國阿爾泰特別區域也。邦人其重思之。綢繆桑雨。疆理阿山。固我邊圉。諾夫尼乃斯克。屬俄托穆斯克省。爲西走俄新舊京城南達斜米之分途。市鎮之大。商務之繁。均視斜米爲優。我國僑俄鬍匪。在此設有碼頭。其頭目曰張麻子。東歸華人至此。無不凜凜戒心。懼爲所劫。其劫人之術。羣圍索錢。不與則橫施種種恐嚇手段。俄警來干涉。則謂爲彼親友。昔曾負彼有債。警察遂置不理。又俄律詐欺取財罪極輕。犯者不過拘留數日。若輩習焉。遑不爲懼。在承平時。解俄語者。猶可訴之俄警。請求保護。今俄外有强敵。內有黨爭。秩序破壞。已達極點。自顧不暇。警察車掌。復受鬍匪賄買。匪遂公開劫人。肆無忌憚。昨今兩年。華人經由斯道返國。不受財物損失者。百不獲一。余今僥倖未逢匪類。偶爲漏網之魚。中心竊喜喜也。正午十二時登車。即西比利亞幹路。向東行。微偏北。軍隊乘客。相互擁擠。坐席固無。即比較乾淨插足地亦不可得。乃偕烈夫鵠立廁側。挨至午夜。始於通過甬道中。獲一尺地。席手提行李而坐。然起立之苦。亦極難堪。夜十二時。抵代伽大站也。已行二百十五俄里。衆皆下車吸飲水。購食物。余力忍飢渴。不敢輕離。恐人據此一尺地也。

附諾夫尼克乃斯克至俄京里程。

自諾夫尼克乃斯克西行。五百八十七俄里。阿姆斯克。俄省會也。二十六時可達。平時車價頭等十五盧布五十鐵里。二等九盧布三十鐵里。由此分路西北行五百三十七俄里。昭明。三百零四俄里一根。哲勒不兒克。三百五

十五俄里。鷲林四百五十俄里。鴉得克五百九十六俄里。惡羅克打。五百五十七俄里。彼得波勒。卽舊譯之聖彼得堡。俄新京也。自阿姆斯克至此。共程二千七百九十九俄里。約百小時可達。平時車價頭等八十盧布五十五鐵里。二等四十八盧布三十五鐵里。赴俄舊都莫斯科瓦者。則自阿姆斯克分歧。經赤列濱與吉聶聶諸地。約四晝夜可達。再由舊都向西北行。一晝夜一日。卽至彼得波勒。車價待詳。

▲十二月四日雪　早六時。取指南針就電光視之。車向東偏南行。七時。抵一站。停二十分。乘客爭下吸開水。佐早餐。其勢洶洶。如軍隊接仗之衝鋒。過一橋。長五六空。站名水名。皆不詳。下午三時。過一橋。抵一站。乘客下車吸水。擁擠情形如晨間。可笑亦可憐也。夜十一時。抵卡拉斯卯雅兒斯克。爲俄葉尼塞省省會。計行五百俄里。市街向北延長。電燈萬盞。光耀奪目。蓋亦繁盛都市。乘客上下頗多。一時。愈形擁擠。停車約二小時。又四俄里。過葉尼塞河鐵橋。長度埒我京漢黃河鐵橋。俄自與德宣戰以來。壯丁皆赴前敵。農事多廢。糧食極其缺乏。近頃限制賣麪。一人一日半哈達克。（合華衡五兩五錢。）且有多處集中民糧。由官設局發售。人民懦而弱者。並此半哈達克麪亦莫能購得。吁。俄民生計。苦斯極已。

▲十二月五日雪　車仍東偏南行。上午九時十五分。抵一覽斯克。計行二百五十七俄里。停車半時。乘客多下車。購麪包爲早膳。隨過一橋。十二時。又過一橋。抵程斯蓋站。過此。鐵道沿線柴薪堆積。入眼不絕。詢係備供火車燃燒。蓋俄屬亞境產煤極稀。火車輪船機輪之發動。皆賴木材燃燒。故自諾夫尼克乃斯克以來。沿途培植森林。極爲注意。隨伐隨栽。力謀蕃蔚。日在車中。極目四騁。輒見森林一望無際。回憶上年陝甘道上。日睹童山濯濯。轉覺多趣。而

車中擁擠之苦。爲之一減。下午二時十分。過一橋。長度遠過午前所經二橋。至一站。俄語曰水也底坑。九時半。抵義梓聶吾今斯克。亦大站也。計行二百八十三俄里。停二時許。始開車。俄語呼中國人曰克塔。卽契丹之轉音。近頃彼國中下社會。羣以夥計呼華人。是蓋邦人僑寓彼土。苦力居多。若輩互呼爲夥計。俄人習聞之。不知爲中國下等社會稱謂。遂普被諸華人。余初聞之。甚不懌。細溯其源。則又自怨國力不雄。工商業廢。多數有用之工人。轉徙他國。爲人執賤役也。

▲十二月六日晨雪午微霽　車向南行。微偏東。上午九時二十分。至吉馬。計行二百四十俄里。停車甚久。接過一橋。長十餘丈。下午三時。至博拉章辣。計行一百三十八俄里。停約一時。復行九十七俄里。抵伊爾古斯克。時已夜十時矣。自諾夫尼克乃斯克至此。共程一千七百三十一俄里。合華里三千四百六十二里。平時車價頭等三十盧布又五鐵里。二等十八盧布。又三鐵里。俄屬北亞鐵道。劃分數段。不相聯絡。猶吾隴海鐵道之有洛潼汴洛開徐。自阿穆斯克至伊爾古斯克。曰西伯利亞綫。伊爾古斯克至我國滿洲里。曰貝加爾綫。滿洲里至五站。曰東中綫。五站至海參威。曰烏蘇里線。各有轄車。不互借駛。故抵分段車站。非遇郵政通車。乘客雖持通票。亦須下車換乘。而伊爾古斯克與托穆斯克兩大站口。卽郵車亦須換車。是可怪已。下車逕投候車室。坐候東行之車。室中設備。除二三食案前有坐椅外。空無所有。乘客多自席行李而坐。雜沓紊亂。極不雅觀。不謂我國車站腐敗。無獨而有俄站爲偶也。物價昂貴頗駭聽聞。修一度面二盧布。喝一杯茶三盧布。用一頓便飯八九盧布。是皆俄庫濫發紙幣價格暴落之故。史載胡元以鈔票亡國。有由然已。飲食既畢。悶坐無聊。室中華人。莫辨良莠。又不敢輕與交談。致近鬍匪。（有華人

數輩。迭詢余將何往。察其狀非正人。未與置答。皆忿忿然去。）乃購紙烟（俄語曰巴巴羅斯。）消遣。正與掌櫃扮啞人作手勢。適一俄軍下級軍官名陽夫者。久居我國烟台。頗解漢語。為余通譯。選購諸物。尋與扳談。知非敗類。託覓妥人。導赴中國領事館。與明日照料上車。渠旋引二兵士（俄語曰稍塔子。）來。且語余曰。近頃沿途各站。乘客上下。搬運行李。幾為兵士獨佔事業。而額設之諸希司。反退處客位。蓋以兵之暴力。可壓常人佔優勢。遇兵士亦能抗衡爭坐席。乘客恒利用之。請公勿惜小費。余唯之。卽令雇車導去領事館。渠輩面呈難色。僉謂夜闌人稀。懼為翳匪要殺於途。須俟明晨始能。余遂倚裝假寐。靜待天明。

▲十二月七日雪　上午。偕烈夫乘扒犂至中國領事館。訪領事魏渤叔虞。接談頗歡。館署陋隘。公役亦僅二三。且皆俄人。望而知為弱國領署。余羞述焉。就詢外蒙政況。與此間華僑情形。移時始返。前清治蒙政策。不以兵力而以財力。故經濟全權。恒握漢人之手。洎入民國。大清銀行停辦。俄資乘之輸入。代我握蒙財權。近三年來。俄以內訌外敗。財政破壞。已到極端。亟欲收回蒙債。以資挹注。所得權利。盡放棄之。亦不惜也。現計外蒙負俄總額。以盧布暴落。僅合華幣一百萬元。自治政府。見俄勢衰。甚望中國政府。貸借此數。清償俄債。都護陳籙。據以入告。政府納之。飭由張家口中國分行。如數匯解庫倫公署。以備撥用。其借款契約要點。債額華幣一百萬元。年息七厘。償期二十年。擔保以全蒙稅收。聞將正式簽字。約中取得權利。大者四端。（一）收稅權。自治政府每年收入正雜稅課。約華幣一百十餘萬元。得由都護公署派員監督徵收機關。（二）金鑛權。外蒙富產金鑛。曩由俄人代採。自治政府稅其十分之二。最旺時歲得砂金一萬五千兩。俄人採得。實達十二萬兩。鑛工漢人居多。（俄人五千。漢人約達五萬。）歐戰開

穫。即已次第停採(三)開墾權。由庫倫至恰克圖。已墾熟地達八萬頃。耕者皆漢人。輪種其地。三年一轉。每歲收穫。較內地上田。可得十之七八。(四)森林權。由恰至庫四百里間。柘樹成林。不遜奉魯。柘蠶出息。歲可千萬。他處森林。亦多薄蔚。此皆俄人六七年來。慘澹經營。非輕易所肯放棄者。今以區區百萬現款。取而代之。是誠千載一時之機。深望當局出以恒心。持以毅力。積極進行。務令外蒙實權。仍操諸我。留為他日國力大發展地可也。伊爾古斯克。本俄北亞一大省會。市街廣大。商務繁盛。數倍斜米。華人居留極多。華商大者二十餘家。大春裕號尤稱富有。售品大宗。惟茶與布。其他行街小貿各項勞動。難更僕數。遊行市上。無一分鐘不見華人。成羣結隊。往來熙攘。鬍匪總埠亦設此間。其首領為山東人。佚其姓氏。能文善俄語。前清曾任某縣知縣。以事被議。北走俄國。充俄華事偵探。甚獲信用。一國賊也。其黨十餘萬人。西起阿穆斯克。東至海參崴。鐵道沿線。皆彼勢力範圍。哈爾濱。赤塔。滿洲里。威爾赫聶烏今斯克。卡拉斯卯雅兒斯克。諾夫尼克乃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皆有彼輩碼頭。昔僅損害華人。今則遍及俄商。昔僅詐欺取財。今則殺人越貨。今年此間搶案。經俄人破獲送交華領解回祖國懲辦者。日必數起。至十數起。手鎗匕首。兇械累累。此因俄國中下官署。軍警車掌。無不受其賄賂。與之交通。故敢猖獗如斯。按是類匪徒。多籍魯直與東三省。性強悍而富冒險。得人導歸正軌。政府從而保護約束之。未始非我國外殖民之良好急先鋒。獨惜當局正務內訌。無暇勤此遠略耳。下午九時。東行車到停站。上游半里。屢携行李之俄兵。恐乘客衆多。爭得坐席匪易。當即導余預隱其中。以便捷足先得。洎開抵站。亂兵蜂擁。破門登車。毆人搶物。兇不可當。余之狐裘斗篷。俄國毛毯。隨被搶去。人先遠避。身體猶幸未傷。此次上車紛擾。與兵士蠻橫。視前經各站。皆甚數倍。蓋俄被德戰敗。尼古拉斯廢曾

遠竄以來。國內黨爭愈形激烈。兵連禍結。方興未艾。眉睫黨派大別爲二。一激烈派。即現組織彼得波勒政府之列寧一派是也。伊爾古斯克以西。如卡拉斯卯雅兒斯克。托穆斯克。阿穆斯克。斜米巴拉廷斯克等省。皆其勢力範圍。歐俄殘存之地。無論已。一穩健派。即前組織臨時政府之坡塔寧與克倫斯基一派。其勢力圈在伊爾古斯克以東。(北起尼古拉愚斯克。南訖海參崴等處)伊爾古斯克適當兩黨勢力分野之交。而當地軍民長官。又贊同穩健一派。前昨兩日。居留此間激烈派首領數人。均被捕禁。且謀舉兵西進。打破激烈派亞俄地盤。組織西伯利亞共和國家。激烈派聞此消息。亦正拔隊東來。準備戰守。戰禍發生。迫於眉睫。此間居民。異常恐慌。紛紛東走哈爾濱滿洲里。以避戰禍。而前敵潰回之亂兵。衆多一如前昨。故上車艱險。與乘客擁擠程度。隨而增高。亦勢然也。處此絕境。無法覓爭坐席。祗得攢立甬道人羣之中。苦熬待旦。十二時半。抵貝加爾大站也。計行六十八俄里。

▲十二月八日雪　車向東行。早七時半。沿貝加爾湖岸行。一望汪洋。何止萬頃。驚濤駭波。排山倒海。沿岸森林叢蔚。人烟亦多。風景佳絕。惜未駐玩。過小橋十餘。水皆北流入湖。流急尚未凍合。聲潺潺然。猶可靜聽。十一時餘。湖岸始盡。下午三時二十分。過大橋。長十數空。五十分抵威爾赫聶烏今斯克。計行三百二十八俄里。是地四圍皆山。頗饒景緻。市街宏整。鬍匪設有碼頭。殺人越貨。悶坐車中。不敢下車購食物。吸飲水。傍晚過一大站。俄名機威托義烏今斯克。下車。從亂兵叢中搶吸開水。佐午膳。適當前房內有一乘客下車。余棄麪包。急攜衣服佔其席。爲午夜假寐地。入夜。烈夫持仁丹鏡盒。取仁丹一。俄女孩(約六七齡)經其側。見而悅之。屢來牽衣相索。烈夫靳不予。最後將盧布來擲余懷中而去。欲余代彼購玩。余愛其稚態綽約。呼之前。取己有者。附盧布與之。彼狂喜躍而去。旋又來張

口笑且喃喃語。察其意。似道謝也。車中夜燃洋蠟。無電燈。光線暗淡。與人影紛亂相倚伏。愁人睹此狀。甚悲慘。尋遂側身坐而假寐。防人竊物。未能深入睡鄉。連日沿途所見鐵道掃雪鑿冰鋸木諸工役。華人居十之六七。毡靴毛冠。狀極怪穢。彼此相呼以夥計。詢之。若輩多籍魯直兩省。

▲十二月九日霽　早間火車出入羣山間。方向靡定。大約東偏南或東偏北。凭窻遠眺。松林蒼鬱。入眼不絕。俯視地平。積雪甚薄。心竊快之。早餐後。有俄兵操漢語語余曰。頭等車第一室乘客。在赤塔下車。君可搬去。余尾而視之。卽昨索仁丹鏡盒女孩之家庭所居。渠輩睹余去。胥起敬表歡迎。余笑頷之。下午一時。抵赤塔。計行五百二十一俄里。其西有大海子一。曰因爾葛特。周積甚廣。刻已凍合。上可走馬。是地屬俄貝加爾省省會。市街櫛比。規模甚宏敞。匪立有碼頭。華人不精俄語善俄裝者。不敢下車行走。女孩家庭下車。余以先入。又有俄兵爲門衛。遂得與烈夫共佔一席安坐。斯時快活。雖一甲一名。大魁天下。不是過也。五時。抵家里穆斯克。亦大站。計行九十一俄里。有支路折東北行。繞黑龍江岸。經黑河波里。(俄名哈巴羅夫斯克)折東南至海參威。計長二千八百零六俄里。卽俄最初經營聯絡歐亞東出海口之大幹路也。

▲十二月十日晴　車向東行。微偏南。上午十時。至滿洲里。屬我黑龍江省臚濱縣轄。爲中東鐵道極西首站。亦卽中俄交界地方。計行五百五十三俄里。自伊爾古斯克至此。共行一千四百三十一俄里。合華里二千八百六十二里。平時車價頭等二十七盧布五鐵里。二等十六盧布五鐵里。自葦塘子中俄界橋至此。經行俄國境內。計省五。曰斜米巴拉廷斯克。曰托穆斯克。曰葉尼塞。曰伊爾古斯克。曰貝加爾。共程八千六百八十八華里。自斜米以來。火車

機輪發動。多係燃燒木材。車行速力極緩。平均每時。恒祇吾國火車二分之一。此因西伯利亞一帶產煤甚稀。歐俄煤觔亦僅足給本地之用。不能向東輸出。歐戰未起以前。俄人急欲奪我新疆與阿爾泰。歸彼版圖。以其富有煤礦也。政府不乘斯時積極自謀固邊之策。將來俄國恢復元氣。仍將繼續實行侵略。與言及此。不寒而慄。車甫抵站。滿洲里交涉局長何如銘。即遣繙譯宮泮清巡長王德山登車招待。余輩囑勿下車。恐再上時不易覓座。余深然之。當檢稅關證書暨護照。交宮去海關交涉檢驗行李。（僅驗而未查）取盧布與王購赴哈爾濱車票。頭等五十四盧布。此增價也。平時頭等三十六盧布。二等二十二盧布五鐵里。（現須三十三盧布五鐵里）並可買逕至長春及海參威通票。此地市街。東西長約六里。南北四里。餘建築多屬俄式。通貨全然羌洋。（盧布俗稱）商賈以山東人爲多。出口以絲綿織物爲鉅。僑寓外人首推俄國。次則日本。（營稼業者最多）下午一時開車東南行。一望平原森林鮮見。七時抵海拉爾。市街頗大。商務尚佳。計行一百七十六俄里。前清於此設呼倫府。民國改爲縣。並駐副都統一員。撫綏蒙部。今年秋間。都統勝福叛變。擾亂地方。旋爲國軍擊散。地方始獲安寧。傍臨海拉爾河。架鐵橋長十餘空。夜間過一山洞。行十五分鐘始出。據車掌云。此爲俄有亞洲鐵道第一洞工。然則西伯利亞東通海參威大幹鐵道。工事之易。易於此。足見一班。

▲十二月十一日晴　火車仍東南行。平原廣衍。宜牧宜耕。上午十一時至昂昂溪。計行四百四十七俄里。市街長約二里。頗有商務。糧食堆棧極多。有輕便鐵道東北至黑龍江省城。即黑省商辦之齊昂鐵道是也。下午六時至對青山。九時過松花江橋。（行五分鐘）抵哈爾濱。自滿洲里至此。共程八百七十六俄里。合華里一千七百五十二

里。下車寓道裏大通旅館。每日羌洋八元。十時膳畢入寢。未幾。頭痧腹痛。寒熱交作。四肢軟弱。起臥不安。若大病之在躬。粘頭痛膏。飲如意油。胥不應。是皆旬日辛苦。精神太耗。積而發洩。遂劇如此。烈夫亦復同病。愁容相倚。恍若楚囚對泣。倘在家庭。又使吾父與妻。生多少驚惶憂慮矣。特誌之以紀行路之難。

▲十二月十二日晴　住哈爾濱。早起。取鏡視面。睛赤。顏黃。唇焦。胎厚而白。顧而自憐。感嘆無既。館役進早膳。望欲作嘔。擁衾高臥。挨至日午。痛漸少止。扶病驅車至吉林交涉局。訪阮祓之。云閣者辭差。經年不知現寓何處。折至道外世一堂。購買蔆茸數事而歸。用飯少許。如嚼糟糠。乃倚枕閱報。消遣預備。明日力疾還都。傍晚卽就安寢。哈埠近受俄亂影響。亂兵麕集。形勢極為不靖。激烈派兵工會長柯丁氏。迭向中東鐵路總辦霍爾瓦特中將。要求移交政權。未得要領。乃電彼得波勒政府。欲訴諸武力。霍中將亦攬組衛隊。準備敵抗。險象環生。不可終日。我國官廳。已請政府調兵來哈。維持秩序。余望當局乘此機會。將中東沿線前此放棄之行政權。一舉收回。淨絕亂萌。固我東圉。庶足以明主權者之地位。而舉保護治安之實。列邦洞悉是路歷史與時勢。度必無有對我持異議者。此間習用俄幣。匪伊朝夕。前以輔幣缺乏。小貿找補。極形困難。代以郵票。又易汚壞遺失。華商商會出而維持。為發一角二角小票數十萬元。流通市面。兌換仍合羌洋。不兌現金及他種紙幣。又俄國近新發行千元一張大票。商民以其票面未載發行機關與年度。極不信用。强制使換。亦較舊發盧布價格減三四成。羌洋千元。折合華幣僅小洋六七十元。吁。俄國紙幣價格之低落。為古今東西各國所未有。戰後財政之整理。（聞發盧布達四百三十億萬元。）不亦戛戛難耶。

▲十二月十三日晨雪午晴　哈爾濱至長春車價。平時頭等九盧布六鐵里。今則增至十五盧布矣。（旅館起票。每張須三盧布小費。）上午十一時半。乘車赴車站。與門役一鐵里。遲登火車。無甚擁擠。回憶上年經此。初睹門役索錢。甚非笑俄政之腐敗。昨乘俄車經旬。備受上車擁擠之苦。轉覺門役阻門索錢。乘客藉獲魚貫而入。秕政不啻爲良法。天下是非。可謂至無定者也。登車後。覔坐席。房門皆扃。不能入。復賄車掌五盧布。遂得舒徐坐臥。錢可通神。諺語誠未我欺也。下午二時四十分開車。南偏西行。五時至雙城堡。七時五分至石頭城子。九時三十五分至張家灣。十一時五十分至長春。計行二百二十二俄里。合華里四百四十四里。下車寓悅來棧。每日小洋四元。用膳畢。視時計已二時半。預計明晨不能趕乘早車。迺偕烈夫乘人力車。繞游街市。藉消飽食。兼吸新鮮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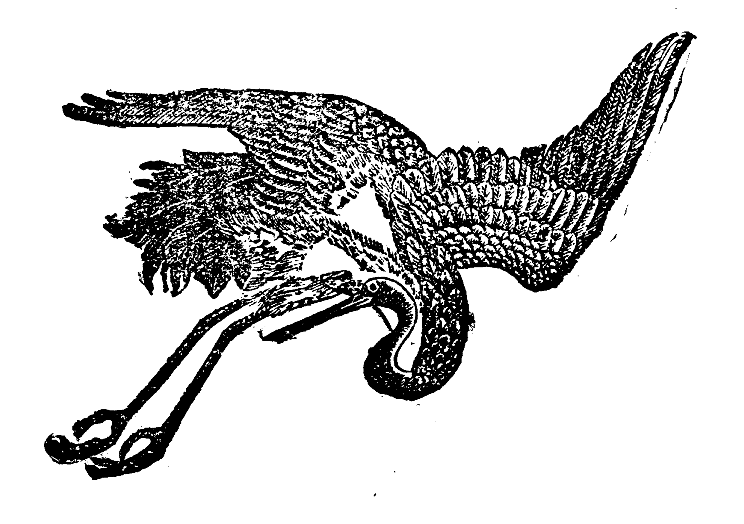
▲十二月十四日晴　以避奉天購票過磅之煩擾。特購直達北京通票。二等車價日鈔二十七元八十七錢。日人繳我京奉所得車價於我路局。皆以中交鈔票。銀水損失。殆已不貲。思之慨然。正午十二時。開車西南行。車輛均新製。設備精美。且極完備。窻明几淨。一塵不染。廁所盥場。各別爲室。尤便乘客。眼簾所觸。無一非興國氣象。警務員席亦撤去。較上年武裝火車。又增一些文明。惟車掌與查票員役。慢待華人程度。毫未少減。國勢孱弱。國民到處受人欺侮。嗚呼傷已。一時五十分。至公主嶺。三時四十分至四平街。有支路西達鄭家屯。上月路工完竣。本月一日試行開車。每日往返二回。中間停車場大者。爲八面城。傅家屯。三江口。三處地皆寬敞。可建儲藏農產物之極大倉庫。所有橋梁溝渠。聞均木造。將來修葺。恐費鉅金。路長五十三英里。即民國二年十月十五日中日約建滿蒙五鐵道中。四洮鐵道之一段。（四平街至洮南。長二百三十英里。）路局會計。運輸。技術。各專員。皆屬日人。不啻南滿鐵道一

支線。滿鐵會社。又於鄭家屯設農事試驗場。日人赴茲務農者。胥獲特殊權利。彼蓋以此路爲侵略我內蒙之大本營。慘淡經營。不遺餘力。勢力日增而未有已。不識當日政府何苦鑄此大錯。壞我北門鎖鑰耶。五時二十分至昌圖。六時二十三分至鐵嶺。九時二十五分至奉天。計行一百九十英里。合華里六百二十七里。本擬不住旅館。接乘京奉前進。而氣候過寒。來車機房火力較減平時。到達時間。遂誤。法定京奉火車於數分鐘前已開去。乃下車。寓悅來棧。候明日西行之車。被褥置行李車中。不得取用。又不能獲。貼臥蘆蓆。粗硬難耐。病骨遭此。徹夜未眠。

▲十二月十五日晴　上午九時。登京奉火車。十時四十分。開向西行。十二時五十分至新民。下午三時二十分至溝幫子。有支路東南達營口。（見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記。）四時五十五分至錦州。六時五十分至寧遠。八時至綏中。十時至山海關。精神困頓不堪。旋即假寐。

▲十二月十六日晴　火車折西偏南行。上午三時至唐山。七時至天津。折北行。七時五十五分至楊村。八時五十分至郎坊。十時十分至黃村。十時三十五分至豐台。京漢京綏兩路。均於此地接軌。五十分抵正陽門東車站。自奉天至此。計行一千七百二十八里又百分之八三里強。自滿洲里至此。共行四千五百五十二里而弱。稅局檢查行李。倒篋傾箱。自用貉皮灘皮袍料二件。與人葠鹿茸數兩。均須納稅。出陸軍部財政部護照與觀。證非商人夾帶貨物。皆不發生効力。稅務整理至此。可謂極端認眞矣。下車。寓西河沿宴賓旅館。房舍卑陋。價又奇昂。雅不欲居。無奈精神疲敗。遽事遷徙。又以奔命爲苦。遂少安焉。然茶役之强拉旅客。滋可畏已。自上年十月十六日由長沙來京。往返東三省。經由陝甘大路。出關至新疆迪化。遍歷天山南北及阿爾泰。折循俄屬西伯利亞鐵道返京。計四百二十

有七日。共行四萬六千一百一十一里而强。



新疆遊記跋一

曾熙

自顧紀方輿。魏圖海國。既詳地形。復備風土。為政治家所參考。然援古證今。每多隔閡。得自傳聞。難裨實用。吾衡謝子曉鍾。前歲以財政部委員。出查新疆阿爾泰財政。行四萬六千餘里。所至必書。所書皆實。至其建議之宏遠。紀事之精密。尤為自來規畫新疆者所不及。鄉者創建南學。曉鍾方以中學卒業。但見其言行謹慤。文章爾雅。不知其政事文學。皆過人也。熙老矣。倘望積學養才以俟時。毋為亂流所得。其庶幾乎。甲子三月。農髯書後。

新疆遊記跋二

趙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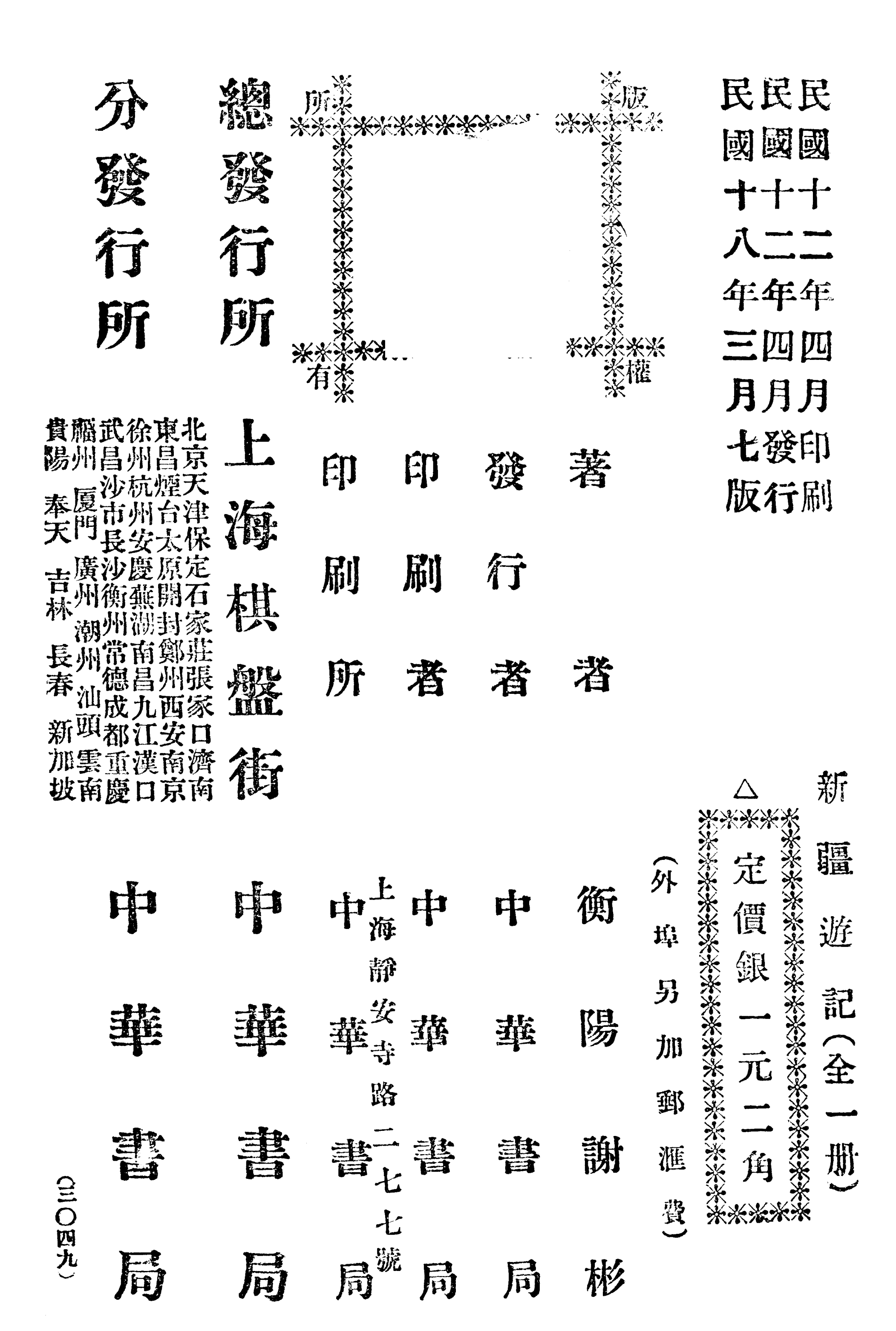
衡陽謝君曉鐘著新疆遊記。中華書局已收入新世紀叢書刊行。癸亥秋。君作滇游。款我廨。處出書相餉。雒誦一過。君以財政部委員奉檄出查新疆阿爾泰財政。凡行四萬六千餘里。歷時十有五月。成書三十萬言。其於所經之地。政俗道里名勝險隘。無不詳記。所注重尤在政俗險隘。時時發抒意見。條陳規畫。多得要領。足資經營西北者之參取。非第載筆翔核而已。君志趣既宏。年力正盛。此次爲東南之遊。吾知又將有遊記出。以供海內人士之考證。摩挲老眼。以俟快讀。先綴墨書尾。誌傾倒焉。癸亥秋九。石禪老人跋尾。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四	十五	撤	撒
六	十二	余欲詳其地勢故也	余欲詳其地與歷史故也
一二	十二	厥土壤黑	厥土黑壤
一八	二	知淮君已來京	知淮君已來京
二八	十五	鑾	鑾
二九	五	海蘭	隴海
三六	九	北距固原九十里亦古要隘為渡隴咽喉之區漢隗囂開洛陽陷即使牛邯扼守此處可以見形勢矣	為渡隴咽喉之區漢隗囂開洛陽陷即使牛邯扼守此處可以見形勢矣北距固原九十里亦古要隘
三九	十一	海蘭	隴海
四〇	十一	陳欄	陳櫚
四五	三	車籐未成	車簾未成
四五	十二	欲撤五千金生意	欲做五千金生意
五〇	十二	昔南廣總督	昔兩廣總督
六一	四	清有雕欄	皆有雕欄
六三	四	勤樸數義	勤樸尚義
六三	九	肅洲	肅州
六三	十二	蘭洲	蘭州
六四	七	五望平闊	四望平闊
六四	十三	騸馬城	驪馬城
六五	五	當據此	常據此
六六	九	城內四望	城外四望
七四	八	自涇川疆楊坡至此	自涇川白楊坡至此
七四	十二	凹凸崎嶬	凹凸崎巇
七七	十五	橋車	轎車
七八	十二	馬蒙巾帨	首蒙巾帨
八三	六	英芨湖	芨芨湖
八四	五	車站	車店
八七	六	三年一淘	三年一淘
九二	四	湖水淙淙	潤水淙淙
九二	十一	經輿古物	經與古物
一〇一	七	速烏魯木齊者	居烏魯木齊者
一〇六	六	勒山之四	勒山之西
一一一	二	科塔爾城	科塔爾城
一一九	二	紅制	紅錢
一二一	三	有瓦罕什克南	有滾瓦罕沙克拉什克南
一二一	三	霍罕納木干塔什干	占霍霍罕納木干塔木干
一二一	四	哈米爾拉虎爾	什米爾拉爾虎
一二五	十三	達塔什噶爾	達略什噶爾
一二九	四	上半增發	上年增發
一二九	九	指令收回	指今收回
一三〇	十	紅士	紅灰
一三一	一	於闐	于闐
一三四	一	勅某阿渾	勒某阿渾
一四三	十二	四偏南行	西偏南行
一四六	十二	今官做	今宜做
一四九	五	入溝峻	入溝峽
一五〇	十	皆於漢民	皆與漢民
一五〇	十四	析南	折南
一五二	二	在稚馬圖	在雅瑪圖
一五八	十	尤未能　選入腹地	猶未能　漸入腹地
一六三	八	下長城	下長坂
一六六	七	給褲	給袢
一六六	七	左衽掩腋以皮帶	左衽掩腋束以皮帶帶襟金銀
一六七	八	皮裏	皮裏
一六七	十三	婿臥處	婿臥處
一六八	十二	頭目用戮印	頭目用鐵印
一七二	十五	敗色巴勒敵勒圖	巴敗色勒敵勒圖
一七三	三	貝十一	貝子一
一七四	十四	巾和　河屯	和屯　和屯
一七六	十五	即欲往避	即欲住避
一七七	六	無此間	惟此間
一七八	十五	遺扞彌王子	遺扞彌王子
一七九	一	路斬姑翼	遂斬姑翼
一八〇	一	百穀果疏	百穀果蔬
一八二	三	情無時間	惜無時間

一八六	十	選本地	選本地
一九一	九	八七月年	八年七月
一九八	五	食饌飲水	食饟飲水
一九九	六	間可	聞可
二〇四	六	若所稱	昔所稱
二〇六	五	實則	實質
二一一	一	俄新	俄疆
二一二	二	餓名曰	俄名曰
二一五	三	其查二	其二查
二一五	十三	訖蘇里克	訖蘇約克
二一六	二	諸處牌界	諸處界牌
二一六	二	並無建正牌博形跡	並無建過牌博形迹
二一七	九	伊斯里克阿卡	伊斯里克兩卡
二一七	十四	平均估洋	平均估洋
二一八	七	計三萬三千	計二萬三千
二一九	十三	留除幹	留徐幹
二一九	十四	徙舊臣	徙舅臣
二二一	三	塔什噶爾	喀什噶爾
二二四	六	十輕	十里
二二四	十二	過新渝橋	過新劉橋
二二五	二	長三百六十餘里	長一百六十餘里
二二六	一	一百七十三里	五百七十三里
二二六	五	鈪槻華眡切錯	鈲摫華晍切錯
二二八	一	于勒	疏勒
二三一	九	合關內五百斤	合關內百餘斤
二三一	十一	伊黎	伊犂
二三二	八	營壘	營壘
二三六	六	闐和	和闐
二三六	十四	于闐王	爲于闐王
二三七	四	嘉穀果隋	嘉穀果隋
二三九	十	上等連一	上等一連
二四三	七	壓箸靈異	壓著靈異
二四五	五	漢爲扜彌渠勒	漢爲扜彌渠勒
二四六	八	軟子籠頭	軟子籠頭
二四九	五	買官金之幣	買官金之弊
二四九	十	公家所設	公家所採
二五一	六	古拘彌城	古拘彌域
二五二	十一	途一沙溝	過一沙溝

二五二	十四	杕舍理窨	村舍窨稠
二六〇	十二	西時	酉時
二六一	四	以抱擊者	以枹擊者
二六二	二	蜾嬴	蜾蠃
二六三	十	拾馱野牛馬糞	拾馱野牛馬糞
二六五	十	阿哈里克	阿黑里克
一六八	十二	用戮印	用戳印
二八三	十一	林檎	林擒
二八六	九	植擊敗之	植擊敗之
二八六	十四	婆伽利	婆伽利
三一一	四	贏餘	贏餘
三一三	十二	鐵印	鐵礦
三二五	十	我爲七寶刃	我爲七寶刀
三二七	五	以木忤搗之	以木杵搗之
三三〇	一	貞祀吉鄂博	貞吉祀鄂博
三三二	七	久爲亡國賤種	夰爲亡國賤種
三三三	五	黑罕托羅蓋	墨罕托羅蓋
三三九	四	布解根河	布爾根河
三四一	四	可額勒格	司額勒格
三四三	十三	回鵬	回鶻
三四四	四	馬爾根齊部	烏爾根齊部
三五六	四	遇納林哈喇山	經納林哈喇山
三五九	九	沿水而牧	沿水而牧
三六一	七	富甲搭屬	富甲塔屬
三六二	十五	轉相斤賣	轉相斥賣
三七五	二	苴課	苜蓿課
三七五	三	苴蓿課	苜蓿課
三九二	二	衡陽	衡陽
三九七	十五	種阿富汗	與阿富汗
三九八	九	養尊處擾	養尊處優
三九九	十三	郵票	郵禀
四〇一	一	暨於	暨與
四〇五	一	妙舌胡歌	舌妙胡歌
四〇五	九	北偃西行	北偏西行
四〇九	十四	乃克斯	乃斯克
四一一	九	海蘭	隴海
四一五	十二	中東鐵路	中東鐵路
四一七	五	闍云者	闍者云



民國十二年四月印刷
民國十二年四月發行
民國十八年三月七版

新疆遊記（全一冊）

△定價銀一元二角

（外埠另加郵滙費）

著者　衡陽謝彬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石家莊張家口濟南東昌煙台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徐州杭州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沙市長沙衡州常德成都重慶福州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雲南貴陽奉天吉林長春新加坡　中華書局

（三〇四九）

